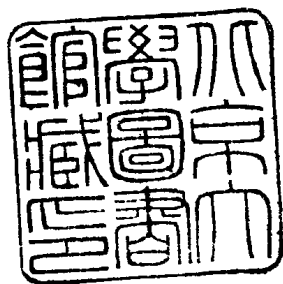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一三册目次

棄草詩集七卷文集八卷棄草二集二卷（二）

〔明〕周之夔撰

明崇禎木犀館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棄草文集卷之八目錄

表

銘

狀

棄草文集卷之八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劉惟衡公偕配

孟恭人墓表

國家用兵西南最久水藺播三土司居黔蜀間三
省八路之師勦之而公獨當合江一面遏其相錯
如繡撫馭稍乖輒易變動緩之則自相圖急之則
連結爲逆萬曆甲午播酋始難賴項陽劉公身入
酋穴諭酋使獻首惡入贖金納貲予稍息征伐其
後主者復失馭巳亥播酋遂反合兆突道最險飛
輓於懸崖削壁之間引兵深入以庚子六月六日
破海龍囤獲酋尸播州平主者按圖索界於水藺
二酋大譁公謂安奢侵之楊氏耳非攘我疆宜可
勿問且兵燹初定姑與衆休息而邀功者群擿公
不數年水西先逞公之議始白延禍至於今垂[illegible]
十餘年安奢並戕殺撫臣黔蜀騷動雖漸次剿[illegible]
而縻爛已極向使行公先見之畫當不至是君

觀劉公之深於兵明於計忠於國家而惜時不能
竟公之用也公諱一相字惟衡初號靜所後更頖
陽先世自寧津遷長山六傳爲公之祖父伯能生
贈君天賜配高安人舉二子公其仲也公生十一
齡而贈君沒高安人苦節底公學成進士任高平
令鋤邑之大猾民德之歷二考多異政選吏垣坐
蜚攺南上疏請治故相餘黨以定國是遂多側目
側出爲隴右僉事減秦州所輸西鎭餉千金定
文集卷之八
歲額僅七十兩秦人獲甦而前孽重擠之左降茂
山衛幕秦人涕泣建祠祀不輟改令稷山遷南駕
部董艅艎著船政要覽諸奸斂戢會播酋萌逆治
兵司馬特疏請公爲贊畫公力主勦議時酋擁衆
萬餘嚴陳待勦公神色不變酋服其言遂無用兵
而平報命陞刑部員外會倭奴犯朝鮮咸推公爲
職方將軍李如松尼之不果　兩宮三殿災公
疏亟請撤榷使不報陞刑部郎中播酋反敉

以少參備兵瀘敘諸路兵未集而公先檄調永寧
鎭雄諸司兵損貲廣募不數旬得主客土兵五萬
餘瀘惡市少周老虎熊似龍因兵爲亂掠青衿貲
公皆擒殺之鎭雄馬湖二渠帥杯杓起釁相賊殺
公單騎入其壘立解散隨廉得搆禍李茹甕之杖
下及先操戈燕慶潤寄令土官隴澄計斬之兩軍
遂安師次合江燕子垻大雨立泥淖中指揮轉輸
糧餉親冒矢石斬獲獨多酋閉海龍囤雉經自焚
文集卷之八
而公所任大將吳廣投身烈焰中攫酋尸廣身死
其功爲他路所攘遂以議水藺圖界不合被誣罷
大計平調後事白叙功優賞復職補貴州都清道
旋改商洛道兼署關中藩臬六篆裁決如流陞清
軍兵備副使經紀屯政郵傳武閱井井有法因高
太安人春秋高遂以入賀乞休抵家閉戶披混元
服坐蒲團讀書咏詩與舊遊爲五老社隨丁高
安人艱時公年七十一年矣哀毀如少壯或勸

禮七十居喪得飲酒處內公不應葬太安人畢
優游雲水十餘年正襟危坐而逝而公元配孟
人同里孟翁女也生三子長即公名鴻訓今爲右
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次曰鴻範曰鴻采初孟
翁俠而善鑒以恭人歸公時年纔十三事高太安
人孝謹節盥厠牏必躬公自諸生至孝廉所入自
行金恭人悉恣伯氏取給公祿食後恭人又力推
腴田宅奉伯氏而以東垣陿地居諸子自太史而
下師友供饋皆出恭人手同學至有感泣別去者
公與太史連貴而恭人尚服澣濯茹葵藿不蓄一
錢咸以予親屬而惠臧獲從公於川南兵亂憂悸
成疾兩足痺瘃又踰二十年始先公三載而卒公
與恭人可謂合德者矣先是　光廟庚申改元太
史實啣命使朝鮮明年辛酉　今皇帝御極時奴
酋阻茹三韓道梗太史從海上踔風濤歸十三閱
而孟恭人卒甫禫太史陞宮允中憲公語太史曰
史官里居遷秩爲異數　上念孺子海外勞瘁
親辭不一覲講筵非臣節也其促行太史不得已
以甲子春入都甫兩月而公訃至此太史之所爲
自傷也公生於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子
時卒於天啟四年四月十二日巳時享壽八十三
恭人生於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亥時卒
於天啟元年七月十　日巳時享壽七十有四其
他婚姻子姓碑銘詳焉太史以是年臘奉公與恭
人葬於祖塋之左屬予表其墓嗚呼公屢蹶而直
不衰至老而學不倦其清風高節如却藺茵行帳
之獻陝屬夫金之餽皆土苴千金尤章著秦蜀所
著述詩宿諸書皆可以嘉惠來學若夫片言定亂
先幾料敵違公成畫至釀二十年無窮之禍卓哉
夐矣予又聞公祖父伯能感玄武錫號曰古玄如
趙簡子故事而公又於夢中神爲之更號頊暘
歿之先見仙人牙纛來迎然則公之德旣已協於

神矣神所知者人不能及惟天福善自太史而下顯揚公與恭人未艾彼齮齕公者今安在哉予興公誼篤再世誦讀有素考黔蜀用兵始末重有感焉故表公大端若此嗚呼後之為忠孝者聞公夫婦父子之風可以興矣

中憲大夫永州守游九臺先生偕元配林恭人合葬墓誌銘 代

九臺公歿十三年其子諸生益昌先以幼今廼克奉公與宜人合葬以狀馳滁陽俾余銘之悲夫余自為諸生時與公切劘浹密公才名在余上余幸先公舉公竟艱一第及公教國學司中臺郎民部余時適受事掖垣復得與公晨夕撫臆論天下事後公出守永州以伉直歸予亦言事被謫居林間又得與公為文酒之盟無虛日時同盟者為同守周君天寧藩相謝君天池司理倪君謙菴令君彭公心田比部蔣君確箴司理張君沙嶼未七八年而公最先歿周君繼之今復無幾何時而耆舊皆已凋零所存者獨蔣君張君與予而已悲夫公與余誼若此余安忍無以銘之且十餘年間使予前銘周君今復銘公悲夫公少負奇其贈君雖隱于賈已逆知公非常人特卜居會城使就豪傑贈君

歿而公益貧益豪爽文日益奇巳卯幾第一以
奇厄居第十連困公車勉就肅寧鐔造士有法厥
時却贄周貧臺使者薦其才品晉六館益以文章
氣節勵士士爭出公門下公時負人倫鑒擬司銓
務不果改司中臺廉慎峻整無敢以計事干公者
尋遷計部未幾即以度支郎出榷滸墅關正額之
外一無所取惟節汰浮費積爲美緡報上　天子
嘉其廉能予考最贈公父母如公秩隨出守永州

遇旱步禱致雨又按季給與渭南宗祿蘇其困宗
人甚德之葢力反前守所爲也典廢舉壞自譙樓
以及學宮不遺餘力尤雅愛才惜士有詿誤試牘
二生雷時行湯述中者于公無夙知公皆黙全之
明斷畫一踔厲風發不避豪彊楚弁多悍驕有高
指揮尤擁貲自雄恃其婦翁陳御史侵東湖爲宅
公按籍清復陳御史不能屈湖左輝山綠井亦爲
豪據民病汲以公之能治高弁也並走愬公皆求

騐時按治還民監司某欲爲豪庇公爭執不下投
牒納印去兩臺交直公民遮道哭留勉卒郡事[illegible]
入　覲畢竟解組矣公清白著聲雖修郤者日謀
中公不可得僅繩以別調而公泊如也永州之人
思公祀公名宦載傳郡志公家居惟以文史自娛
不治生產與子及二三兄弟過從之外一切貴游
却軌兩臺藩臬皆聞公名直指湯公邑齊方伯范
公希陽尤重公每薦辟勸駕公堅不起天性孝友

兄弟族屬多所分甘林宜人賢又力贊之痛念贈
君及先宜人不逮祿養歲時享祀必涕泣先是贈
君徵時爲邑人齮齕不能保其居宅臨歿以此囑
公比公成名復故址建祠祀贈君以上載　綸寵
其中邑人榮之今元輔臺山葉公爲記其美甚悉
如公者可謂直能生民孝能成親者矣公生嘉靖
某年月日卒萬曆某年月日其子益昌今始弱冠
甚賢有父風以某年月日奉公及宜人葬某山銘

日生爲直臣齊德日新永藏厥眞于以利其後人

同年鄭我石公墓誌銘

同年鄭我石公以明經領天啟甲子順天鄉薦未放榜先六日而公病卒在京縉紳大宗伯翁青陽先生大司空陳培所先生少司農池州鄭玄岳宗師率知交醵錢殮之爲歸骨焉公房師中書舍人歸安吳儉育先生哀公死以公後事馳書托吾閩邑侯定遠盛桂海先生盛侯召見其稚子撫摩嗟嘆給飲食筆墨并指俸召之夔爲襄葬事而公門

士鄭芝者自公始訃及今竭力經紀其家不懈于是鄉先生暨同盟同籍及門咸有賻初公喪歸權厝於東郊蒲嶺祖父墓側謀遂窆焉地有蟻患鄭芝遷避之奔走來告又慮蟻蝕木內莫可啟視筮之得睽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亾也咸喜無恙又筮塟地得蹇利西北不利東南利見大人貞吉遂擇西郊保福前坑其地坐

乾向巽亥龍入脉氣從右耳綏受法用金星掛鈴
形家范應鵬度之鄭芝朝夕營之而葵爲之銘鳴
呼士患不能固窮不患終無所遇患精神不足以
動人不患身沒而名不彰如我石公修身積學堅
凝蠲潔本末罔愧家酷貧鮮兄弟而卓絕狷介不
假助于人學窮百家才兼衆妙生徒遍通國交游
盡豪傑而恂恂粥粥無文士浮薄及感憤不遇之
氣其事親孝能以色養其處友信能捐其至急者

以急人至于今無問知不知皆曰我石才人廉士
令德君子身不及榮必昌厥後哀痛嘆息不絕于
人意然則公之德既有終而名且不朽矣夫何憾
焉公諱奇字雅遠別號我石先系遠不可考其高
祖政有德生二子長曰琚爲公曾祖琚生鏞爲公
皇祖鏞生孔亮爲公皇考有張衡巧思以技顯名
于時妣曰李氏尚及公之得雋建聞訃悲慟以死
公以嘉靖丙寅十二月初五日某時生以天啟甲

子八月二十四日某時卒於京師享年五十有八
元配張氏無出再娶萬氏生男子與方五歲又娶
都御史陳則清孫庠生陳士駿女二十而寡遺腹
生男子與方二歲陳氏誓死勵節爲公鞠二遺孩
噫可謂積善之報矣女子二人長適張廷緯次方
十歲皆萬出也鄭芝既以乙丑十二月二十二日
奉公之妣李合葬于蒲嶺先塋并埋張氏其側茲
穿三穴以天啟丙寅二月二十日寅時葬公左祔

萬右侍陳明秀完堅寧魄祚胤群德協力天人合
發應幾筮之利酉南見大人貞吉者銘曰
售之遲而有身後之知教之垂而有無已之思廿
娶節烈兩見岐嶷吾何以定其後之戩穀馨宜兮
蓋德巳叶乎筮龜

先考奉政大夫江西贛州府同知天寧府君

行狀

嗚呼府君既棄諸孤而良屏兄弟咸泣謀曰日月有時將葬矣曷請銘於長者屏惟府君生平慷慨直遂事求不昧心而絕意身後名孺子碌碌又焉用違厥志以文之第念沒美之罪甚於違且以其知之之深者銘之或亦違而道也嗚呼府君今已矣要以府君恩怨誹譽安危悲喜之態存諸一二

知我者之心目而亦不能掩於今日之定論非良屏所敢飾詞非長者所忍曲筆倘得徼惠長者吐深知之肝膽留既死之面目即使府君實名退實尚將撫臆地下謂此心之終得不昧也必不罪屏等之違而文其美矣惟長者哀而曷之死且不朽府君諱仕階字用晋別號溪源山人晚更號爲天寧子其先固始人也唐時祖縦岳爲翰林學士隨王入閩卜築三山石井至宋而希孟公博通五經

官國子四門助教與海濱西先生之號元末子孫避地分散或在城或在瓜山洪武初有子諱福號澤齋徙居藤山是爲周氏別子焉其在瓜山者諱傑號育蘭登正統丙辰進士授戶部郎中扈從土木死難事載郡志忠節傳其在藤山爲澤齋之子諱教號斂軒斂軒之子諱宗賢字克紹生子諱易號質菴與傑同時性至孝刲股廬墓質菴生明號南坡領弘治己酉鄉薦同守太倉州有功德於民

禦倭深入民爲死戰邀還南坡生夢桂號貞巖力學好施予事後母孝謹貞巖生文煉字伯熙號肖巖領嘉靖癸卯鄉薦爲三水縣令祀名宦治行載廣東通志又爲六合縣令民皆有去思肖巖公生三子其次是爲府君府君少英敏六歲就塾每授簡畢即成誦辭歸塾師奇之後故多設篇牘無以難也七歲隨王父廣文天台與群兒戲山寺踣甃巖下有白頭翁負歸授王父其人旋忽不見既遂

甦泉詫爲神居久之倭亂作避入杭州僦舍市𨚗
王父或挾奚奴上謁竟日府君即主賔客治辦亘
不失一同避亂人皆奇之倭靖還天台府君少喜
經畧厭伊吾一日忽自思曰吾欲經世而不緐劇
舉將何途之從遂詣塾師求爲文師稍稍指授即
落筆如神皆與法合長者驚遜既而王父𡍩三水
令以勤於政治得疾病府君時年十二延醫禱祀
夜不解帶間代批決胥吏莫辨其非王父手蓋少

而明習吏事若此而王父竟以疾失　覲當免御
史愛王父才特爲部請破格予養病旋調六合丁
大王父艱遂致仕凡王父之調及奔喪也皆府君
以一幼稚途中綜理𡟨相營喪故王父貧病且喪
而無憂卒府君之力也府君之外祖鄭少白先生
善相人好臧否後進畏之獨於府君無所詰難府
君詢其故乃知先所寄伯父詩已雅爲先生賞也
故時挽府君就榻上下今古其見寵異若此既而

府君年十六補弟子員暇每奏一篇先生輒稱奇
不置而是時王父隱居性豪爽輕財利不喜事家
人生産日以詩画博奕歌舞自娛家益貧府君雖
兄弟三人伯善病叔任秩獨府君左支右吾以承
歡焉年十九娶屏母蔡宜人宜人與府君同里素
耳府君賢入門即敬事府君爲操井臼不懈時藤
山故居遭倭燹避城賃湫隘巷中貲益傾而念重
闈甘旨無措不得已就市爲廛酤且自當罏夜則

篝燈受書工苦百端居無何當嘉靖之甲子歲時
府君年二十三以禮經領福建鄉薦第五人其文
一洗靖季冗習獨出新裁乙丑不第迄萬曆丁丑
府君既累困公車尚以偃蹇中代王父婚叔氏遣
諸姑葬曾太王母太王母俱各如禮當王父心念
家貧親老遂授教職于順昌縣鑄士有法得雋倍
前翰墨流布至今寶之諸生孫姓者貧不能娶府
君捐俸俾得受室一時監司李公臨川聶公崇野

太守管公慕雲皆以國士遇之時縣民有訟令于
中丞耿公楚侗者耿公怒移牒逮令府君適入省
上謁耿公便詢令狀府君極言令無害詞甚侃旁
轂立者皆色變而耿公故大儒也悔而追牒繇此
奇府君即邑諸士人人多府君坦易而有大節也
已卯督學趙公心堂試應聘第一分校浙闈以銓
部虞公淳熙爲首虞公文倔奇奧博時眼槩不能
讀獨府君因文而心知爲異人今虞公清名滿海

内矣次翰林王公荁繕部張公集義史公記勳輩
皆時名雋庚辰以廣文再上春官復不第尋陞南
雍助教每以文章氣節勵士時江陵太夫人病百
官爲祈禳府君獨託月課士子杜門不出同寅博
士臧公諱懋循負才名忌者聳司成揑奏之其事
鄙穢汚衊府君廷爭之曰博士之過無所稽不宜
論也且舊制師儒官無論覈所屬例即使臺省風
聞　朝廷猶以覈實之權歸吾黨參驗稍不合終

無動重儒之意至明也今輒以博士狂簡供睚眦
之意擅開大釁令後無所示重上負　天子下羞
師儒其寧爲魯連蹈海耳不忍見舊典之隳自今
日也時爭之疆辨之疾寮友諸生人人稱快而主
者益怒博士不得雪府君因幷獲罪既而公論騰
沸主者尋致仕去而溧陽趙公繼爲司成趙之妻
弟上舍某揚于列府君召責之上舍挾趙請假府
君又抹其狀不許上舍譖于趙趙反以此奇府君

其前後司成高公崑崙王公忠銘習公豫南皆愛
重焉時府君直聲著應部選銓曹陳公瞻岳注曰
素有博雅之稱絶無脂韋之態而脩博士之郄者
中擠之遂出爲四川達州守到州適歲旱薦饑疐
死相望府君討請賑莫能需乃解資行糜粥稍紓
旦夕赤日步禱幸天雨苗活一州獲安居無何當
大計吏修博士之郄者又適典考功欲中府君以
浮躁時溧陽趙公爲少宰正色曰此固直節敢言

士也大丈夫遇事言所當言何浮躁之有遂得無動府君在州聞之曰吾一官如粟大坎坷若此何以官爲第既有人知我吾奚可不盡心民事以圖報稱又州民瘠且矜愼伎前守多爲訟賄去府君乃刻意厲節操訪利弊戴星出入蜀中丁糧輕重相倒每丁或稅至六七銖而田糧反不及丁三之一以此無田者多流亡戶益耗達州尤甚府君慨然太息曰丁不必皆富也而田則非富莫有今法若此非所以業貧民也遂苦心均畫立九則圓法毆丁隨田田多則麗丁多田少則麗丁少無田者身錢之外悉無所稅其以田相貿者即以所麗丁轉相授其他諸差庸一準麗公條鞭行之初行而連阡陌者稱不便期年而逋逃盡復他州郡聞風爭效法御史下其令爲蜀賦經則至今賴之當府君之力行賦法也退語屏曰吾昔爲孝廉時曾及侍馬恭敏公與諸公論麗中丞條鞭恭敏時贊麗

議而特無以塞減縉紳優免一節吾時辟席而請曰中丞之惠縉紳無已也縉紳子孫異日爲士大夫之日少爲庶民之日多久固當思中丞耳恭敏大擊節吾語悉報可于麗故吾閩中至今受其利人皆知其創于麗而不知其成于恭敏也蓋府君服膺達識又蒙印可究心日久故得以毅然自任若此而聽訟精敏往往朝投牒暮即獲理民信之每訟即兩造自集于庭隸不得下鄉追呼曲直即于衆中宣決吏不得高下其手良民衛德等四人段朝富馬象才等九人皆誣服大辟已經部覆府君一訊輒解盡附生比御史以之請獲原不死而州有奸人歲假百戶衣冠索軍需侵擾甚苦府君睫而辨其僞喝虢服乃蓄髮僧也杖遣之從此侵擾遂息州嘆爲神明而州故邊夷劇盜袁茂瑤莊奉奇憑陵爲寇日尸五人急即走夷勤州縣之兵莫可詰府君計致之僇于市賊黨解散民出入無

譽又創翠屏書院修六相樓以館諸生所育士有瞿公溥冉公德升若而人皆成進士有聲州監司房公吉原周公友山夔守朱公烱菴皆折節攡甚而友山公故著直節于江陵府君始受事反以有忤旨不阿成臭味尤篤焉秩滿上計兩臺監司交薦聲譽嘖嘖遂上考受奉直大夫堂江西贛州府同知以　恩例進階奉政王父封如府君官王母鄭母蔡俱宜人　命下未踰時而王母鄭宜人之訃至府君奔喪歸自責恨以宦遊不得侍疾送終慟屢絶朞年而逹州之豪紳有給事中某能文而好持守令短長前守多中其毒府君素葢不善事之求請輒不如意故憾乘府君凶歸造蜚語于所善他道直指爲阻府君復用地府君在家聞之曰富貴在天彼焉能使予不遇哉且吾少歷艱辛壯歳走長安風塵中十五年不博一第吾于耿公趙公周公宜忤而反合于諭臧博士宜廢而且庸莫

非天也且士苟一得當未爲不遇彼江右謝養和先生與吾公車傾葢耳而調吾疾于途中遂輟試朞不赴吾以口舌獲戾而吾郡陳雲門鄭惺陽二公不避覆轍出死力相拯方其一念所至孤燈藥餌天涯骨肉同讐分謗遺榮如屣寥寥宇宙彼何人哉卽吾何以得此于三君子以吾所得于諸公及三君子然則予固未爲不遇也今老母旣以天年終而父尚良食無恙吾其居耕以養吾父乎王母喪畢遂絶意營進料治喪所餘俸金而別尋鳳凰岡其地沙土八耗宜荔子諸果樹穀則厥壤中下驅傭雜蒔其中四時乘小艇往落其實又與僮僕同苦樂節衣損食屏聲伎遊宴居數年業稍稍息乃休始家人樵蘇不繼旣分甘伯叔兄弟終王父之世迄于今咸就食頻嫁娶喪葬不衰皆刻苦所遺也癸巳王父卒哀毀如禮而府君之天性故最孝友少時爲王母病陰告天減算請代叔祖病

寢床下侍湯藥所受業師郭患疫生徒親戚散避獨府君朝夕左右卒爲之喪葬晩因伯父七十尚未舉子捐貲兩爲置姬竟有子而尤篤念祖宗墓祠宇修墳墓故歲在甲辰始祖墳之在洋洽山者府君爲往護其侵損幾死于豪吏陳元端之手續又幾死于虐令袁世用之筆非賴當路之明公仁人同盟之義士長者冤不得白嗚呼府君之遇可謂數奇矣爲友躓微官爲民生讒口爲祖殆稀齡

而府君毎在非意相遭中無介容暇郎與山人陳振任先生吟咏往復不輟或就枕上索句苦吟達旦詩清逸如孟浩然眞率如儲光羲尤長近體書法學獻之間出孫過庭及吾閩鄭繼之先生體餘無他嗜惟喜爽喜與人爲竟日談而已居常訓子弟爲文及行事以古人爲宗不欲其射名趨時見兒輩有佳友至輒亦欣欣就之而藤山故有天寧寺府君素不事浮屠至晩則別有會心遂易號爲

天寧子而王父先所手建里社衆仍推府君更新府君亦諆終事而別營精藍棲大士率所知踵進社之舉有志未遂而卒自病及卒竟絶口不及身後事惟臨終之日呼弟之夔令朗誦觀世音普門品一遍遂脩然而逝身業淸淨顏色如生先是里人咸夢府君緋衣幢幡爲社主而府君亦預知考終之期百無顧戀議者或以府君生多直節宜爲神或以其往也與能仁之旨合宜不止此嗚呼痛

哉府君以嘉靖壬寅年二月十二日申時生以萬曆乙卯年三月三十日申時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將以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未時奉葬于城西南隅三十里之山名柔蘭谷府君生不肖等六人長卽良屏邑庠生娶故庠生林公惠女次長倩郡庠生娶故同年伯雲南曲靖州知州陳公公太女繼娶故指揮僉事李公廷輿女次之蕃娶故兵部員外陳公時霖女皆毋蔡宜人出次之夔邑庠

生娶同年伯工部侍郎署尚書事林公如楚女次之龍娶故庠生楊公道泰女次之鳳娶癸卯舉人署甌寧教諭陳公汝嘉女皆庶母吳氏出女二人長榮與屏同母適故尚寶司卿林公應訓男太湧榮今夭卒次秀庶母吳氏出適庠生吳公炯男璉孫男八人濬良屏子聘太學生林世馨女澤濤長倩子淑憓之蕃子淑聘庠生黃一陽女溥渤之夔子渤聘故庠生林荃女渼之龍子孫女十一人良

屏女達適太學生孫昌祚男太學生元禮瑛適庠生陳千蕃男彥脩瑞許庠生劉伯元男子達球適庠生林大屏男雲螭璋許庠生石汝礪男士元長倩女敬之蕃女珠雀之夔女瑾嗚呼以屏等不肖無可藉手以干長者之筆明矣要以府君亦敦孝友亦尚節俠亦善經濟亦崇風雅而皆不以此沽名至令終則尤奇大君子秉闡幽之仁司採風之職憫先子之苦心鑒諸孤之無誑庀言吹朽百世

如新屏等不勝感激悽愴之至

生母吳孺人行狀

嗚呼夔不天先君方踰小祥而夔所生母繼歿歿有間將謀祔府君窆于禮宜有銘夔當述生平以請長者蘄片言爲不朽悲夫夔將焉述夔母哉即使夔緣飾微薄摭古賢媛之遺以干長者長者雖哀而賜之誣死愧生夔謂心何而幸嫡母蔡宜人尚康居無恙夔母子夙荷螽斯之庇以有今日居恒追昔日與府君艱辛備至及夔母所爲祇事狀

輒泣下言酸楚可念悲夫主妾之間上無施妬下無獲戾足矣不謂生而見禮死而見恩雖古季興之遇趙姬仲任之被莊姜不是過也然則夔母何以得此于主哉故夔敢援嫡母之仁以論夔母夔母姓吳諱慶家世順昌縣父曰吳新全母曰廖媪吳翁之先農也至翁豪喜不事生產然氣葢一鄉爲縣三老有主斷邑子弟皆服與里中富兒張友梅爲任俠交張倚重翁翁婦無子從翁求夔母爲女張後坐事抵法翁爲營救并繫而張家產盡斥計無復之遂歸夔母爲巳女婦府君府君時署教順昌也比吳翁釋繫乃知之念旣巳破家亾身爲友卽捐女亦莫可奈何見府君長者及母宜人仁則又喜時夔母纔九齡母宜人女畜之而夔母淳厚恭謹侍母宜人跬步不離母宜人愈益暱一切委積葢藏付筦籥焉時兄姊自仲以下尚皆少梳櫛浣濯唼嚼多出夔母手旣隨府君之南雍母宜人

遂勸府君立爲側室府君剌達州甚有治績戴星出入閱五載而夔母恒起先時寢後時府君簡朴不以官渝素夔在哺三歲夔母皆自辭也自府君宜人以下衣綻無慮皆夔母手紉府君奔祖母喪歸家素貧念重闈色養旁昆季皆待餔莫能支讙母宜人俾如始字我日而夔母無忘其在張也夔母御命椎髻操作手無擇事經畫醯醢鹽豉米糵繰紡各有法無縷粒妄出入者事大小咨而後行

弗自建也息耗減益美否必覆罔敢私畜母宜人
雖數數休之弗懈也無非時之言無踰等之服有
婦而弗自姑有孫而弗自媼年先矣其於夔之兄
若姊也長嫂也其相謂也則皆從其初也而復敢
自倨雖至節約而府君宜人之所推予若金焉匾
焉銖焉鎰焉俾如取諸懷而未私有裁也其有以
夔諛者則曰任渠儂底事吾福薄夔累試弗售無
慍色母宜人晚得足疾五載不覩事夔母始攝然

皆肆宜人所爲其咨而後行美否必覆如故也蓋
事府君宜人四十年曾不稱衣帛之妾焉母宜人
嘗語夔曰汝祖母性嚴吾猶記昔汝母曾夜持紙
炬翌我下樓祖母喚時急不得赴受杖而不自明
也此爲我受杖也吾至今念此心痛府君亦謂夔
吾承歡有日而未得當逮汝母舉汝於蜀汝𢓵母
手書示我曰聞汝妾近復得一子頗可愛弄汝事
我孝天行以劾子報汝府君之述斯語也亦輒[illegible]

愴泣下顧夔母子勉之無負太宜人之德悲夫夔
母今已矣夔輩復碌碌將安不負乎哉先是夔母
病中母宜人時敕諸孫及他婢無譁頻呼夔詢病
勢及卒夔與二弟奔號母宜人榻前承所爲　皇
明孝慈錄載庶子與嫡母在室得爲其所生母斬
衰三年例是事異於古宜人慟哭慰諭曰善哉一
切哭泣擗踊任汝爲之莫以我在抑汝情也其頹
具命諸兄厚治周悉暇泣語諸兄曰吳事我多年

無間言今遽死那得不令我息伊轉悲也汝父去
年死吳今年又死那得不令我轉凄凉也即三長
兄所以哀夔母者亦難以形至悲夫臣事君子事
父妾事主一也爲人臣子而得當於君父者臣必
忠子必孝然則夔母之行固莫大於此矣他無所
庸夔喙矣方府君之沒也夔母日戚戚不自得積
息減食豫製送終綦履無知者將殮夔發笥取衣
始知之悲夫異地九齡得接君子其勤三紀後[illegible]

歲而歿其生其死似皆爲府君焉夔母生於隆慶
丁卯年二月十八日辰時卒於萬曆丙辰年六月
十二日午時享年五十將以本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酉時祔葬府君兆蘭谷阡右壙子三人長即不
肖夔娶工部侍郎署尚書事同年伯林公如楚女
次之龍娶故庠生楊公道桊女次之鳳娶癸卯舉
人署甌寧縣教諭事陳公汝嘉女女一人名秀適
庠生吳公烱男吳璉孫三人溥渤之夔出渤聘故

庠生林荃女渼之龍出女孫二人琿之夔出仲之
龍出嗚呼春秋之義事有關焉雖賤必書以夔母
克究厥德副仁嫡逮下之心昭先君刑于之美以
禮終始倘亦採風者之所必錄乎唯長者哀而賜
之銘夔母子死且不朽

先室林孺人墓誌銘

閩邑周之夔妻林孺人諱瑆柱故少司空碧麓林
公諱如楚之少女也母曰龔淑人以萬曆丁亥七
月十一日丑時生孺人司空公與夔先奉直天寧
公嘉靖甲子同舉於鄉常謂是女哲而靜宜配士
人夔幼粗有文名然出庶孽龔淑人頗難之司空
公竟許焉年十六于歸與夔生四男一女皆自乳
之同執先奉直及夔母吳孺人二喪如禮素病悸

比得肺疾享年僅三十八卒於天啟甲子十二月
二十五日卯時夔適以恩貢入京領順天鄉薦復
試春官不及一訣嗚呼痛哉遂以天啟乙丑十二
月二十六日申時葬于樟林之蘆坑夔因自爲之
誌蓋稱實也孺人事舅姑不失大節處妯娌無貴
倨進退應對姿度閑雅雖閨閣燕褻中亦不爲媚
其剛腸似男子介色似學人靜態似淡友凡事與
夔先迕後合即之不見可親離則思之意欲以戒

勗夔學也夔時過弗售多涉患難家日益貧孺人之
于得失之際畧不爲動見夔先人敦睦嫡母仁慈
夔母恭謹及夔事兄長事父母疾病日夜不替與
嫡庶兄弟和好無間輒感泣曰爲人於世宜如是
也吾父不虚以吾委身于子家矣性精絜焚香掃
室日一蔬食旬躬浣濯暇則持佛名號非病未嘗
不早起御下有恩見人孤獨饑寒惻惻涕零拔簪
餌解衣服與之以此中道而奩空知書識字而不

肯弄筆札常云婦人不宜使墨跡流布閫外𡚒嘗
議雖疾篤前期寄夔訣詞尚令兒子代錄其慎也
如此夔嫡母蔡宜人尤篤愛之謂是婦福當過我
傷哉不驗也夔既貧又久客京師孺人之歿夔兄
弟醵錢殯之斂以嫁服焉四男長曰溥邑庠生娶
夔友庠生郭克卿女先孺人四月卒有一孫而殤
次曰渤聘夔友庠生林荃女次曰潛九歲次曰渾
方二歲孺人病篤遂託撫于夔從兄嫂女曰琿[illegible]

夔友林紹寵次男庠生林泓其墓坐坤向艮[illegible]
壙以待夔合葬銘曰
汝之存姑有美詞汝之歿夫有餘思諸兒長知學
幼有託或稍解地下傷悲吾志在四方如不死于
疆埸刑戮歸骨有日千百載魂魄尚來與汝相依

瞿稼軒先生賜語

先公祖仁心仁聞久而益[illegible]
遺愛在人柳亦直道在世也不肯
卻自惟蹇備性成動與時違然
所見宦海中欲得披肝露胆廉
所不盡急病讓夷廉所不周如

老公祖者真有識以來未敢第二
倒猜加以純孝根心蠹指知痛
斯真天界之完節以作末禩之
榜樣者縱餘子何足供
通懷靜裏之一哭乎承
賜尊刻碑板之文光照四壁詠歌

之什娘美三唐讀卷首弁言益
知夙授性成匪獨家學淵遠也僭
屯一議爲民將世之奉爲典刑矣
甘棠之思寧有量耶不肯自揣菲
陋學殖荒落林居以來偶亦效顰
覓句無學嘎小兒絲愧不工

尊刻當如命草引以綴其附驥之
篇一第恐見笑方家耳
別諭此中自有公道何必慮及
貴屬師即日抵家尚當與細商之
決不敢負
爲道仁人且自負緇衣之好也菴園

既許品題鳥歌魚詠供東望以武
帷不靳魅具調飲真蘿蔔但爲
生色矣　佳既遠頒不敢不拜然
得無重指清豪乎肅勒布謝愧
之俯拭小詩係士扇頭聊見近況
病中

慈炤臨楮不任瞻馳

仲夏廿五日式耜頓首

左　玉

棄草二集序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是二語亦有得失。鑒多言之窮。庶幾全身盡年。恃知希之貴。未免輕世肆志。君子謹用之可耳。夔本不能文。故不敢求序于人。兼負罪之身度無肯序吾文者。惟

虞山錢牧齋瞿稼軒二先生最知我。許爲之序。方屬筆。而爲奸人張漢儒所螫。逮入　京矣。丁丑夏。

夔伏

闕于長安中。見奸疏內一款。以夔去位誣爲錢先生所驅逐。夔恚曰。此婁東甚奸人。卸禍移獄。以害先生也。肺肝昭然。卽欲昌言于小疏中。時

司理許青城公。愛我曰。俱在危疑之際。恐不諒者謂子爲錢先生游說。不若自鳴可無相累。且

主上神聖。兩必得俱白也。旣而夔疏幸徹

天聽。而螫錢之奸。亦先僇。果如青城公識焉。今夏過

程江。

陳仲謀年兄。間燮文何以獨少書牘。燮曰。尺牘非當行家。間有爭事理辯是非之辭。又不敢出。仲謀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庸何傷。歸簡篋中。將授梓。諸兒慮禍跪諫。因慰之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聖主在上。爾以今非有道時乎。諸子遂不敢對。念無序文也。仍録錢瞿二公原札。以當玄晏焉。寥寥宇

宙。一人知我尚不恨。況于兩乎。彼甚奸離正者。可以替矣

崇禎戊寅歲重九日周之夔書

棄草二集卷之一目錄

書

閬中周之夔章甫著

上文湛持太史論漕儲書 甲戌三月

蘇州府推官周之夔。爲護漕貫罪甘求褫斥事。職以閩海陋儒。備大邦刑吏。深愧負乘無補。蒙老先生推國士之愛。嘗引以爲孺子可教。盟之幽獨。惟有刻勵奮庸用報知己。自台旋入 朝後。安守遠臣之職。不敢以片字通候左右。茲有不得已之鳴

者。職衙門舊。只刑名查盤而已。近無任督兌漕糧軍民互爭。稍有失錯。性命隨之。不止一參罰已也。去冬十一月內。太倉州劉知州申文兩臺。欲以本州額派十一萬五千石內。減出四萬五千一百二十八石。撥派各縣。爲之代兌。而盡收各縣之軍儲。輕糧四萬五千一百二十八石。歸州。益從張受先張天如二公之議也。其時二張公。日催促職。轉詳兩院。職以爲本州漕糧額派。自國初久定。一旦欲

減其成數。派之他邑。須達戶部。更改冊籍。此一難也。運軍所至。從南京衛來者。即以南糧准去行月糧。從江北衛來者。有過江六升米。俱坐派所受兌之州縣。今推出漕糧。則并當推出行月糧。及過江米。又須關彼地衙門。更改糧單。此二難也。四萬五千餘石之糧。計用運船九十餘隻。其船單皆半年前總漕部院派定。今既推出漕糧則陸續到。太倉之河。下九十餘隻。欲令其安往乎。必遣撥其衛其

隻到其縣。而彼縣必不肯受。此衛必不肯去。須申請總漕。追原派船單。盡行改換。此三難也。如此大事。自此三難。非有司所敢任。非倉卒所能辦。雖兩臺亦須具 題。下部覆議。動駛旬歲。今兌期已迫。勢難輕動。必不得已。亦須此番兌畢。俟來年。與各縣鄉紳士民。從容傳議。詢謀僉同。方可舉行。此職在賓館。在胥門舟中。在受先宅上。往復辨論者。而受先堅以爲無難。且云若謀各邑。定不肯從。老公

祖只容客速速照依劉父母中文一轉詳。吾之能
得之兩院批允事決可濟矣職見其說之難合且
其時本州糧僅僅報完一萬石。二張公一倡而州
民咸欣欣以爲真可減免觀望停斛事危勢急職
不得不面禀兩臺揭禀總巡二漕臺。以沮其說。以
速其免。又遍拜太倉諸先輩大老轉諭諸耆里良
民。幸皆以職言中理。節次徼免矣。不意越十二月
十二日。劉知州因署崑山印。與泗州衛官張景文

爭踐糧脚價激變而總巡二漕臺。追取職一月前
言太倉州不宜減免之揭。併以入
告。奏
明旨重處州官降四級調用。則皆意料所不及之事
也。今二張公憤其議之見沮日夜圖爲州官報復。
初則煽動崑民謂職助衛官害知州。職不得已。出
申明職守。辨明心跡一揭。而崑民始曉然。知職之
言州官者。太倉減免事。漕臺之參州官。崑山激變
事。兩不相涉也。繼又主使門客生徒。于四月初一
日。粘謗帖。誣職受林州同賄。爲容揭害劉知州。本
月數十青衿。攻入州同衙辱之。州同叩頭誓天。劉
知州爲之解救。夫職在漕言漕。並未牽州官纖陰
事也。而爲州官報復者。必欲壞職名節。即
聖主所以處分州官者。不過降級調用。而二張公所
以處分本職者。必欲禁錮斬除。盛明世界有此法
乎。近又聞其譖毀職于老先生之側。致老先生不

察。亦在長安中語人云。蘇州只有兩箇好官。一爲
劉知州。一爲吳同知。俱被周推官害去。又聞老先
生云。劉知州何嘗誤漕。不知楊總漕禹漕院。何故
惑于周推官之言而參他。二月中初聞之不信。以
爲老先生決無是言。後比來者。絡繹咸叩職。何故
得罪文老先生若是。嗟夫至老先生。亦以職爲非
則誠非矣。然事之顛末。恐老先生所居高遠。未必
洞照。不得不詳悉具覆。夫漕糧。今日功令嚴切。米

旣乾潔十分軍又加索數倍計每石非一兩二三錢不能辦也且又迫如星火百姓不暇顧妻子身命而軍儲輕糧每石不過五六錢且可隨時緩給此其輕重緩急間民不啻爭利害且爭生死之關也今太倉州盡收他人之輕且緩者歸巳推巳之重且急者與人職忝郡佐即欲曲從二張公之命以取其悅亦安能割他邑之肌膚以奉一州之口體乎然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倘職識見鄙陋而二

張公之議論可行則祈老先生主持從台門始凡有軍儲盡議太倉凡太倉欲派長吳二邑漕糧貴家即爲之任充且倡率五邑之紳民咸爲太倉議儲爲太倉代充各邑奉老先生德意咸欹然無言如此則貴郡美事庶幾三代以上議畔讓途景象而六邑之民人人皆能爲墨子摩頂放踵損巳利人之學職亦樂觀厥成也然後老先生正告
君父治職以妄撓成議之罪著爲令甲自崇禎七年伊始太倉州漕糧減出四萬五千一百二十八石散派五邑其五邑軍儲盡歸太倉永永無變如此則爲真是真非也然職竊計人情不甚相遠恐台門貴族先未必有損巳利人者况其他乎職爲貴郡五邑出死力均痛癢杜紛更即台門貴族漕儲利害亦在職所爭之中也太倉紳民事久論定反作平恕觀除二張公氣脉生徒外無深尤職者何况他邑即老先生佐

聖王中興平章天下進退予奪必有一真是真非于胸中而非但以二張公之是非爲是非明矣至于謂職害吳同知一語則尤恐傳者之誤夫吳同知之不悅職也起于初任時適値舊海防王佐舊督糧王德純同時被學臺李　復命按臺陳　入境論劾吳同知不察而從旁發憤形之言語謂職後進而害兩同官職不辯而屈巳下之去夏吳同知忽假傳撫臺批之意促職動文改教職信而從之

及覩遞文書。而撫臺變色。謂從無此意。陰目而晏
同知見撫臺。又催其批職文書。撫臺大怒云。如此
明是汝欲逐周推官去。以此晏同知彷徨不安。求
去。職與同官鄉紳慰留。江臺郭又爲題改海防。此
則貴郡之所共知也。今屯臺郭　不知何以彈及
晏同知。倘果出職私揭。則乞屯臺如總漕近事。明
將職揭示人。職更何辭。以掩飾乎。此則有屯臺明
鏡在。無容職辯也。去歲縣官入

覲。漕臺禹　深慮署印乏糧有誤。偶詢常州府蔡同
知。以蘇州情事。蔡同知據實對。某官署某縣。次及
晏同知署嘉定。而崑山無人。係劉知州兼署。其時
漕臺。語蔡同知曰。嘉定漕折之縣。晏同知聞其有
才。何以不掌崑山而掌嘉定。明是避難就易。立令
蔡同知作書傳語晏同知。欲其改署崑山。而兩掌
本以蘇海防衙門在嘉定。與常州海防衙門在江
陰。爲汛地防守計一體。就便委署。未易更置。及劉

知州崑山變起。正合漕臺先慮所及。此則蔡同知
身知曲折。一問可知。無容職辨也。上臺諮詢屬官
某某賍私。職據實爲辨其無此。卽學臺甘　每每
嚴誡職云。刑官須要風力。不宜庇護屬官。長事軟
怯。職每向上臺。極言才之長短。不敢爲人隱諱。至
賍私一事。名節性命所關。非親見真知。不敢輕易
舒筆。戊辰甲科十二人。宦江南三年而壞去十人。
辛未甲科十四人宦江南。兩年而壞去八人。蘇州

府五年間。聽官壞去二十四人。無一善去者。豈到
江南官盡不肖哉。議論苛而法網密。以四郡不滿
四十員之官。時時應朝夷暮跖之月旦。歲歲供十
三上臺之糾劾。故江南有堯舜禹湯並立。亦須用
湯之笑談也。職同選時。凡掣江南籤者。在吏部堂
上俱號哭。謂此行不知一年半年。不知爲降爲黜。
不旋踵果皆斥去。其寥寥挹蔓之餘者。心力皆分
于憂讒畏譏。無暇牧養小民。慚以得全身而去爲

厚幸。職居此地。際此時。亭自甘庇護屬官之罪。先求諭飭。不敢妄捍他人賍欵。傷天理害子孫。時言之痛切涕下。蔡同知亦共在座親見。出而吁舌曰。予舍身救人至此。有誰不知者。夫上臺方尤職之庇屬。蔡同知方危職之救人。而今一旦加職。以害人之名。不亦寃哉。即今春送官評于屯臺郭。　職又明開劉知州晏同知。俱一時賢者應薦。而劉知州不幸。因漕糧事。被叅漕臺。近訝晏同知不署崑山。

而署嘉定一節。要皆于大體無害。盖故事。各臺意向。俱責刑官通開。益恐有舉劾互異也。其冊揭具在屯臺處。想不至泯沒無稽。夫職之不害晏同知也明矣。劉知州相好同年。從無齟齬。以漕規爭論。從古之聖賢豪傑。一家父子兄弟。不能强同。使無崑山之變。安有今日。况當崑山軍變之時。張鼎文嘵嘵爲旗軍索命。又欲燒船縱軍逃。大以此甚州官之禍。職身膺殘局。一肩擔任。以大義禍福曉諭軍弁。爲調停交兑。仍不加耗于民。費盡心力。中文爰書可據。常鎮徐道。臺督糧王道。臺所共睹目擊者。使職有害劉知州之心。則于斯時。稍稍陰陽。肘足其間。船燒軍逃。糧不可兑。崑之民命。不知死所。州官之局。不知作何收拾。恐漕臺所叅。與

明旨所詰。尚不止此也。州官。奉

旨處分之人。而輙欲倚紳報復。既屬昧心。二張公代州官報復之人。而每欲設穽過。情尤覺太毒。且受

先公向嘗語職曰。蘇州官。當蘇州人做。太倉州官。當太倉人做。職不覺正容對之。天如公亦令一書生來游說曰。天如是吾東南墻壁。老公祖凡事委曲。彼必幇助。老公祖做起。職笑而答曰。吾與天如。十年前布衣交矣。何待今日要津。而始投降之乎。近五月十七。職與天如受先。亦面相詬誶。一州咸知。既褻官體。又傷友道。勢難苟容。爲今日者。得罪

君父。猶有可生之機。得罪二張。决無不死之理。職言

亦殺身。默亦殺身。留亦糜碎。去亦糜碎。即有篤惠哀憐者。欲用調劑法。無如職之眉宇原乏斌媚。欲用羈縻法。無如職之項脊不勝刀俎。義不受辱。業已盡遣妻孥南歸。孑身與一二僮僕杜門候 題褫斥。要以職官可去。身可僇。而貴郡五邑之肥瘠。決不可偏。 國家二百年之漕規。決不可壞。兩奉森嚴之

明旨。決不可滅。職孤立無援。惟有一腔熱血。向天一

灑而已。老先生每每逢人說項。他不具論。即去冬寄書。與敝郡慕公恭奉卷。猶言職之淸苦勞瘁。敝郡縉紳。咸喜謂文公見推。臨別時。老先生語職曰。老公祖淸則淸矣。淸而無作法。恐終受淸之累。職佩金石之言。猶在耳。今時日無幾。何以雌黄頓易。不過鑠金銷骨者。借老先生以爲其用。而非老先生蕩平正直之初心也。故敢以書獻而始終。願老先生用胸中之真是真非。毋以二張公之是非爲

是非。則地方利弊幸甚。天下人材幸甚。職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答張受先書 丙子暮月

自戊辰京邸蒙下交投分及辛未逐隊進賢謬叨大邦刑吏心慚蚊負出都時凡相知大老皆豫弔其蹇蹶矣私心猶恃有台兄與天如兄之庇少逭吏議不意癸酉冬二兄倡以漕易儲之議弟顧職掌不能奉命直指祁公謂官貴地事難認真只宜姑許來年目前催兌而弟私慮言之不早則有徐碩菴代上海棠折乾之禍故以告兩臺者揭告之

漕院劉映薇無端滅崑山遼米脚價激軍變而漕臺録叓一月前言貴州灑兌之揭入疏弟罪從此始矣賊倅秸謗誣叓名節引分求退大賢策去籠檻所加入復思出念既已棄官誦過所生割禁甘與草木同腐二兄將終哀而赦之去秋抵家得及先慈含殮敝師董見龍先生來弔慰曰外吏無省覲送終而子兼之此

主恩也一日之訣三公不易斐泣對曰微受先天如二兄逆以相成安得此荅已刑心知感誓當相安忘言矣苦塊餘生忽奉有詰問去位情蹤之

嚴旨能無懼誅不測徐詢其故乃因覆李弁前疏二兄主令郡守稱并無爭漕之名道臺擬説謊欺

君之律欲斬弁致其辨冤而遂彼此

旨也果爾則二兄已甚所致于人何尤

廟廊舉動草莽難知而有識仰思

聖意或必得斐去位實情以定弁之欺謊與否然後

處分則斐之進退輕而弁之生死重大辟是何容易今聞二兄仍主兩院執原無爭漕以對如此則奏朝入而弁夕死哀哉弁于斐去後出位多言固非吾意然義激所及彼或附于張金吾稱陽城之事屈法以誅斐焉能無伯仁繇我之痛乎去秋松陵蕭寺極懇郡守陳默菴年兄周旋此事訂其勿傷高明而于弟之乞身弁之建言兩全之勿偏軒輊益深恐

主上英明、洞見萬里、必將窮究徹底耳、道臺猶曰後
來若陳默老在南農部時、曾爲夔策去代鄭玄岳
老師、速夔行避禍者、今昧心稱並無爭漕習殺人
媚人之事、天道神明、人豈可獨殺乎、刺譏鄉紳者
死、則指斥　乘輿者何罪、此夔所謂費東之功令
尊于　朝廷、而不得不直求兩臺持平、以答據實
之
肯、寧弟與二兒及劉映薇、各受憤爭之過、可居之名、

毋使
聖世有殺建言之事、而有司吾輩、有朋黨歟
主、臣作威福、貽譏後世耳、方今所爭、在弁之應死與
否、弁之死否、在兩臺之據實不據實、兩臺之據實
不據實、權在二兒耳、若使　朝廷不能得之兩臺、
遂兩臺不能得之二兒、則弁惟有俯首就戮、而夔
將別蒙羅織、此正所謂蘇君之時也、弟亦義命自
安、俯身俟死而已、凡弟所惓惓者、乃君臣大義、人

命重情、而台兄不諒、反摭往事起辨端、謂弟欲借
不合時宜之人、爲功名顯達之路、不亦謬乎、人苦
不自知、二兒既以壇坫自命、又好以門戶傾人、順
已者輒曰聲氣、違己者輒曰逆黨、近何黃如年兄、
傳台教謂夔肯默、則二兒方許兩臺爲然死灰、夔
置辯、則推入陸文聲一流、送入逆黨、令不得自白、
弟不覺失笑、夫官　朝廷之官也、二兒能予奪任
意乎、陸生何人、與二兒何郄、冷煖自知、弟不屑辯、

竊計二兒與夔登第、在戊辰辛未、逢
主上誅凶塞愷、手闢乾坤、蕩平正直之後、身未嘗預
三案是非、崔魏禍福也、而欲依門傍戶、每借以立
威恐東林君子、亦厭爲叔敖衣冠、況餘人乎、且弟
爭執漕規、原非得罪名教、二兒憤而求勝、譖謗不
已、又欲陷之以逆、噫嘻亦太甚矣、兄既欲理往事、
弟豈終無說、勿論以漕易儲說不可行、就如台教
謂貴州軍儲、存留歸併、本縣

祖制以變所聞　國家凡軍之有儲比于兵之有餉
必分派而不使合聚且以他郡邑協濟蓋使如雖
難于措手耳此
祖宗立法深意可使蹤不可使知也如軍兵糧儲聚
于一處綰于一人則藩鎮跋扈之患生矣夫
祖宗欲軍儲之分而二兄欲軍儲之合京倉邊儲皆
分派協濟而貴州海濱險阻必欲奪各縣軍儲盡
歸併入己其意欲何為乎況既名救荒矣歸併軍

儲但可賑軍何救于民于是不得不自露本情曰
本州無米以漕易儲灑派五縣令代完夫都圖爲
怨孟子惡之況于同稱此貴邦大賢如許石翁鄭
玄翁二老師錢牧翁申玄翁瞿稼翁魏仲翁諸大
老咸竊笑而令師姜燕翁于閭門舟中面質兄短
者也而曰因風災爲桑梓亦上臺代兄釋憾文以
美名耳二兄旗鼓自雄稱神稱聖人莫敢仰視故
直言莫聞不覺學足以殺人術足以誤國至于漕

議在癸酉十一月中州申月月可據其肯各邑開
行貴州僅虛報完萬石觀望灑兌之成弟費辭習
罪而兄謂請行于九月請止于十月又州人前之
州人止之果爾何以咎弟揭漕臺害州守乎漕泰
嚴峻次年正月方競出米自贖爲過淮開復地而
今詫曰州獨先完無誤使變不爭州能無誤乎豈
兄真于陽病忘者乎貴鄉何辜不惡二兄主持大
老咸仰受約束凡公書序爵序齒漕儲之議秉筆

刻說者伊誰而今歸于諸老此王時翁陸足翁諸
老之所不服也十年登壇執耳號召海內之身今
甫爲兩杜門之人此天下所不服也兄罪弟忘仁
孝之思霧露之感敢不自反然亦有說方兩嵩[illegible]
養之時南臺欽揭是不可已乎微直指祁公力[illegible]
周旋其間不又一舉劾互異之局乎兩臺諭弟[illegible]
服辭　廟而行以重春
君養親之典此無非爲二兄消融形迹也而貴生徒

數百、拍掌噪訴于臨出之頃、是不可已乎、諸老以禮祖送矣、而二兒坐沈𥘵薛河房晏飲、惡覩逐臣之狀、又伏惡生再噪、賴隨首揞聮舟獲免、是不可已乎、日推索某鄉紳、某孝廉、某諸生、某吏書、某犯人、坐以指使挑激而陷害黜革、送訪夥告之令紛出、煩院道力護術弭、某紳僅惕息苑全而又夔疑似、數命于杖于獄、令終之以殺弁、是亦不可已乎、彼無因受螫之人、皆怨弟波累、男兒去即去、死即

魂耳、安能戀爵位、累他人乎、奉命再出、而都門有調停市德之言、思毋乞身、而貴地有貨醫酖毒之慮、無恥所關、性命是愛、固其所也、此皆已事宜忘、因兒下責、故復吐露、要以放歸不死之年、皆二兒所賜、而據實待生之弁、望二兒施恩、人各有本末、事各有是非、勿以陸文聲反逆、當覺推則厚幸矣、廢棄狂瞽、言無倫次、知兒惡其太盡、然道遠難面、不禁覼縷、伏惟炤亮、并致天如、同祭至感

上南冢宰鄭玄岳老師書 丙子八月

之變在門墻以來、砥礪至今、居官無狀、賴老師栽培有加、兩度掛冠、亦區區名節一念不負知己、昔蘇子瞻云進退之際不甚慎重、于定命無分毫增益、而于道德有丘山之損、佩服斯語、常懷警惕、前多得侍先慈一月之養、去秋得及先慈一日之訣、人謂外吏中所難得、貧常死絡亦復何憾、而藉庇視息、今猶能事詩書、執筆硯、人謂憂患中所難得、

造物于夔不薄矣、所恨進不能展幼學以報
主、退不能徼一命以榮親、忠孝兩虧、此生虛度、刻責怨艾、上之求性命了悟、次亦以著述自見、天假之年、所報師恩庶幾在此乎、老師碩德鴻名、海內望爲霖雨、而或以時局紛囂、過引功成名遂身退之義以相規、時無禹稷、則巢許何所置身、其然豈其然乎、董履恒兄道師念夔不置、爲作書于薊守陳黙庵、曲全討典、感愧何已、逐臣削跡、古今常事、所

望大君子主持公論兆夔已安心林埜無復妄求爲二張公者亦可以任麋鹿生全矣前承台教謂夔不宜獲戾于文湛持且向人勿言爭漕規殊感箴砭但文翁實夔李郭相師之人前揭不過虞芮質成之意同人於宗何如同人於野夔實不才但生平未嘗自外名教卽以國事人材論凡身操激揚者正當收剛介不詭之士庶時平能潔己奉上事急能禦侮死節若幾微異同便分途徑恐夫子

之墻變爲及肩而堯舜之朝不容吁咈矣湛持以天下爲己任必不宜有此意恐萋菲者誤之望老師開以廓然則天淸日朗夔仍爲草莽完人不惟稱師門弟子文公外臣卽二張公疇昔論文同箭之誼何嘗不全而無恙乎董見龍師八十精神不減姜子牙月從海上土堡銃城桑土綢繆率猪指揮想老師所慨然欲聞者也

上蘇松撫院張玉笥中丞第一書　丙子九月

之夔待罪屬吏向蒙提挈有加卽去後猶屢台念真難報稱自分安身林壑砥礪終身乃忽有沓諸去位情跡之

明旨細詢知是二張主有司拗夔原無爭漕欲以欺誑殺李應實致

聖明洞照必徹底窮究然則爲臣子者寧據實以對

聽

主上寬嚴輕重其罰倘夔稍掩飾其罪當萬死卽爲夔與張溥張采掩飾恐亦有未便也當夔忿爭漕規之時三四動文實求憲臺徑行參處而遇蒙恩念俯策以告養善去雖再出又以告病微罪行本情過抑私心從此長謝世緣相安忘言矣不意二張嗜殺伎倆使夔又不容默默也

主上聰明神聖古來無比凡遠近情態洞若皎日勿論爲臣子者不忍欺且亦處不可欺不敢欺之勢

昔高允直認爲崔浩僉筆得以不死出語人曰吾恐負翟黒子彼衰世之臣猶爾況吾輩值
堯舜之君哉若必盡抹夔與二張爭執不合之故萬一
天威不測夔死不足惜其累憲臺不既多乎萬望勿爲遮護直據實以奏
明旨免夔未逐臣叩
關艱危即再造之德也情急不知所裁

上蘇松撫院張玉笥中丞第二書

之夔荷推誠培植辜負至今自反真不比人數而猶蒙俯念無已不啻造物之于百昌榮枯並潤也前爲
天詰去踪與申憲臺仰未據實掌科何黃如年兄歸述台諭謂逐臣宜用呈不宜用詳茲備補牘又何年兄與錢牧齋先生陳升翁侍御俱傳台意令夔忘言以全憲德受恩屬吏敢不仰體惟是此番
聖意重在究粦之欺誑與否先從夔之有無爭灒以定案凡局外之人爲夔欣然死灰與嚇賠逆黨皆膈靴痛痒反間游說祈憲臺一切拒絕之何則
主上英明非臣子所敢嘗試即令有一心一德言聽計從可爲
主上婁東以官償之夔聽
天子殺無罪乎又可爲
主上言之夔不才乞盟城下消融形迹求

天子不殺無罪乎又二張肯聲言夔再肆詐嘗[illegible]
臺執夔病養二巾嚴叅其反覆竊計後二巾已蒙
據入
告矣夔敢不承寧煩再據且後巾可據爭漕求去之
前三巾未有獨不據也生逢堯舜豈甘巢許棄官
何辭難以鶩爵祿欺人况欺
天子乎凡此皆二張恫疑虗喝夔信憲臺不爲動也
錢牧翁日牽連鄉紳兩臺難于下筆夔亦思之矣

今日若使據實指陳則憲臺初不欲官紳互爭原
爲取上恩禮及夔冉去而憲節御戎疆上夔未嘗
以長禍隱情面訴但哀其病而賜之骸骨此則夔
之罪然於憲臺之仁無傷也至若同官忿爭律無
大咎鄉紳特世代不乏人就令盡法以繩夔不過
規避二張不過把持皆可居之名易赦之罪不猶
愈于陷
聖天子以殺無罪乎望憲臺以

君父大義生殺大權爲重夔與二張爲輕則下筆易
易矣或語夔曰上臺終不便據實須子叩　閽夔
曰
主上原責兩臺據實耳未許逐臣躐訴也况受上人
之恩造敢忘報乎一再求而不得然後更請益焉
不可告之上臺者必不可告之
君父望憲臺鑒夔此心今日實求貧弁一死他無所
覬也倘二張必欲置之死此

主上所無如之何夔亦安托命哉惟有身殉之而已
昔李白救郭子儀于死及白陷法子儀又含官爵
以救之孔璋匹夫請代李邕死而邕卒不死千古
未聞李白子儀孔璋李邕之爲小人也噫夔詞止
矣河海有盡血淚無窮不勝惶恐死罪死罪

上蘇松按院路皓月公祖書

之夔多凶多懼之身蒙老公祖推念譜未舊部裁
培無已賜書春溫既寬其往愆又勗以謙靜棒讀
感泣宜洗心緘口以報知已矣獨近奉查詰去位
之
明旨竊
聖意似欲徹底窮究夔有無爭漕以定弁欺謊與否
大處分一番耳倘仍王原無爭漕之名以對則弁

尚無生理老祖臺那之司直也幸憲節沚吳在夔
去後前事前題未經台手正可持平揆枉審如道
府原勘果謂劉州守無改漕申文二張無軍儲邢
謊箕鼓變亂乎夔未嘗爭執觸忤被詬被辱屢號
呼求去而上人勸令改題終養乎漕院無疏參夔
揭無上達
御前無屢旨爲致怨召禍之基乎二張不遷怒移
師並與大獄致夔侵去乎如此情蹤節節俱有何
以罪弁欺謊也二張爲政有司弁息道尊循日後
來若陳郡守同鄉同年曾共憂患先事策去及夔
實行又懇以平心兩全者一旦稱弁無爭漕之名
生此葛藤則眞不知其解矣勿論世爵運弁在漕
言漕不可輕殺即不肖夔三載欲氷專爲五邑漕
儲利害棄官全法人臣死職道當如是然何至苦
心畫行湮沒又借門戶陷邪逆使其身無容足之
地乎倘上臺不爲剖白則二張必以欺謊死弁又

以奇計死夔均之死也寧叩
閽泣血就死法庭但得
聖天子洞照有海濱孤立護漕忤紳之癡臣焉一瞑
而萬世不恨矣旁觀不察謂夔有乘機營進之心
非以腐鼠相嚇則以黃葉止啼使夔而病狂喪心
焉則可不然未有妾東司令殺人之時而夔於此
求官者也況夔以漕規獲罪二張天下共知豈有
明月遂聰之

聖天子而可欺者就令據實以對則丁吏之憤爭規
避與上臺之畫禮去養廉恥皆臣子可居之名易
赦之罪不猶愈于相率爲欺乎今有平交於此三
問而不以實對當必起而怒安有
明明聖天子欲詰一七品小臣去就之因而終于不
可問國家法度將置之何所乎伏惟老公祖大奮
糾繩以功罪還有司以刑賞還朝廷并達撫臺具
嚴

天威從國家起見以
君父爲重則區區負固之盟王與戚戚不自得之逐
臣其頭顱俱可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變雖糜棄
然戴天率土誼無可逃但知有
朱家之典章不知有張氏之功令待戮餘生情詞悲
愴不知所裁

與蘇州太守陳默菴年兄書　丁丑正月

不肖弟幸托老年臺桑梓蘭譜之末兼台節留部
比新種種披示夾持感不去心初意謂從此長侍
雲霄不料不才蹇蹶徒負夙心所幸者老年臺專
城之地得以成人美而掩吾過耳居官領法難矖
故人使弟有犯義垢辱敢過望台慈哉獨是爭漕
觸紳棄官死職小臣無計報　國自分止此而已
去就本末昭人耳目饑寒顛沛適慊寸心去春慝

計典求台念裁培去秋爲
上吉詰逐臣去因未知端的求台念提挈此外無所
于也不意查詰去因之端乃因李弁前疏而牽擬
欺誑之典乃起年臺勘語年臺縱不念孤臣盡忠
棄如遺芥然獨忘留都策我避禍台札宛存乎使
弟不爭漕紳不肆毒當時年臺何故速吾轍乎李
弁疏中嘆息語即年臺書中籌策語也年臺昔爲
指迷藥石李弁今爲殺身禍基天乎冤哉弟松陵

蕭寺臨別面懇武陵却謝申囑刻冊原案悉在左
右一旦但顧鄉紳不顧事理落一筆曰推官菲無
爭漕之名可以服人可以對天乎使年臺如弟前
懇歸于州守予孰何嘗不可薇護鄉紳而不煩
聖聞下詰且免上臺閣筆乎弟今婉辭哀辭正辭危
辭總不足動年臺盛心然私計宦蘇之善厚鄉紳
者無過貴郡陳同寰與熊魚山諸君子及今劉映
薇也果盡卿相乎弟處前郡伯冠禮亭史念沖陳

饑我前理上聖木前令陳育海之後皆爲補葺闕
復甚且被詬者亦多方善後今身非彈官人遇年
友反不食其報亦夙生獲戾匪敢怨尤也男兒貧
賤不足悲而坐視伯仁繇我了無入井之念非至
不仁孰忍居此昔者哨官徐文英以捉白丹私鹽
觸冒執事弟何如布髮掩泥獨不足當范叔綈袍
哉王雲翼直指黃雨公寅翁弟自反多愧反蒙其
汪視乃爾年臺不拔我于沉錮足矣何至教人訴

僇莛言以快吾仇哉今計兩臺仍行道送臺下覆
查藉手以報
明旨倘悔禍脩仁爲幸也必翦爲寇讐亦惟命更有
告者史念沖之以劾合事降去也實吾鄉彭讓木
與之同門向兵部中爲尋此出路親以語弟陳屢
我之以計典調簡也乃身自作計求脫清心真才
百矣俱備無如方禹脩只以參罰坐松江八年矣
弟雖不才猶得附于急流勇退之義視前跌者差

未傷足此亦異中得失之林也富貴在天計年臺
爲二張作快心至此未啻二張亦能以一蹴卿相
報大德乎書曰天下無事漢過不先又曰焚林而
畋後必無獲望老年臺審之今日者惟以
君父爲重則弟所禱祠也窮途盡言死罪死罪

答錢牧齋先生書 丁丑五月

夔待罪貴邪、無一善狀、惟漕糧一事、三載竭血私謂藉此得自見、不意反以蒙禍、且下石誅鋤我者、即舊交之二張也、讀老先生一旦摧殘至此之惜、眞夔知已、死不恨矣、回奏一事、關之夔進退事輕、關衛弁生死事重、老先生試思

主上爲不世出之英明、凡事洞徹底裏、倘兩臺于今猶瞻顧而不肯據實、則李弁欺誑之罪、何以解免、

觴于人井、猶怵惕惻隱、豈運官言運事、于民惜官府不選點次鄉紳二字、

主上又無深求、便引用紅牌處以極刑、于臣子之心安乎、于 朝廷之法得乎、夔今日所爭在此、無非欲求尚言轉達院臺、須以

君父大義、及生殺大權爲重、縱要宛轉周旋鄉紳、亦何至恐心屈殺世爵、

主上責撫寶戒、猶倚而不之[illegible]、[illegible]死不足惜、夔

㑹不足惜、異日枉殺無罪、

聖主震怒、何人承當乎、兩臺不便牽連鄉紳、夔豈不知仰體、若堅執原無爭漕、不惟弁死不服、即夔死亦不服、叩 關刎頸之事必見之、何則弁因夔死、夔誼必不獨生、況

聖主無意于誅建言、而下必屈法以誅之、天下事不可收拾、年來局面、多從小化大、此不敢不直爲知已告也、若夔死灰已定、不覬復然、有老先生、爲寥

寥宇內知音、又許序拙集、以垂不朽、夔終身寶字畫、諸于智者讀書、愚者力作、亦可度日待死、大丈夫豈向二張乞城下之盟、靦顏求出哉、衷曲詳在上許老師書中、想必見之、撫臺奏箋、亦錄稿奉覽、五十年間、大豪傑大君子、所扶植者、綱常節義、所爭論者國本朝政、所結局者、殺身成仁、今不知二張創立復社、身作盟主、爲何事、彼座師姜居之先生、曾面數之曰、言經濟學問、而軍儲一說出門便

差、此數語是照妖鏡辨奸論也、清夜不知自反、一

議不合逐官、而繼以殺人、天下何所措手乎、昔者

楊墨言盈天下、度其氣勢威焰、不減今之二張、不

審孟子匹夫、何以力排而身不死、蓋奉于天矣、吾

輩論學術事功、須有極則正宗、若如復社妄作、亦

聽其依附門墻、此不亦認賊作子、聽紫亂朱乎、輿

言及此、變又起世道之憂矣、許老師多情仁人也、

未免尚受二張所欺、望老先生主持而痛絕之、則

吾道幸甚、語曰智過于師、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

師半德、其然豈其然乎、何時得侍左右、一吐胸中

所欲言、夢寐不遑、死罪死罪

答瞿稼軒先生書

之變愚戇禍狷、不識時宜、而老先生獨鑒語形迹

之外、握手論心、不啻骨肉、今既放棄疏遠矣、猶哀

其風木、吊賻責臨、詩章慰贈、撫心雪涕、屈指受知

諸長者、未有如此之深也、引身之後、私意可高臥

海濱、乃爭漕之前釁尚未消、而查詰之

明旨又森棟矣、變當日去就本明、而以過相遊護之

故、使不明今

天威照臨、臣子孰敢懷欺、即變亦安敢望上臺為變

欺、以重變罪哉、與其以欺嬰戮、孰若披瀝直告

聖明、而一認規避、一認把持、即上臺亦認調停、庶

聖主尚或哀而赦之也、伏祈老先生、邀鈸攸翁、鼎言

兩臺、早賜解紛、毋使天末逐臣、有徒跣伏

闕、退就理獄、羞大邦而辱當世耳、詳文中借重許

老師語、不過謂畏禍本情、雖老母師長、皆為籌策

耳、別無他意也、欲如道府原勘、勿論欺誑應死、且

漕儲既無爭矣州官何以降處豈
至上亦當向婁東謝過乎貴邦三百年文獻之藪變
每見先文懿與王唐歸薛諸公不招徒衆而文章
愈傳不逐有司而品望愈大今何爲復社猖披乃
爾乎億老先生東皐促膝語曰是兒口尚乳臭聞
者代爲汗下不識夜郎自大何也東皐勝槩心目
宛然累欲矢音爲苫塊蹇遲尚思洗心同餞牧翁
奚川圖卷作長歌以獻茲先以扇頭拙繪小言懺

[illegible]二集　卷之一　三七

罪耳拙集蒙許大序何德以堪望歳饑渴知季諾
必不吝也臨楮神馳

上陳升陝侍御書 丁丑正月

新命巡江文武震動遠近輙寧不勝加額先慈家生
舅之腸前附台使一函中有破之感并求洸洗舊
吏罪狀想徹台鑒矣近來學術之詖淫邪遁士風
之囂陵詬厲叢于江南復社二張擅作盟主自擬
桓文秋持官府進執
朝權甚且收縉紳之悖逆子弟爲内應倒攻其父兄
又廣招長目飛耳云命不逞之徒詗陰事而以燒

[illegible]二集　卷之八　一

捲嚇之變親見陸足吾朱雲來二公首被其毒真
指祁世培公祖楊息調劑親語藂慮禍至之無日
令道尊周二咸多方弭壓僅免爲宜興之續蓋至
堂上錦屏頌文發端有今天下大勢盡在婁東而
婁東大勢盡在二張之句前太守史念冲諸公咸
相顧咋舌此何語乎尋盟結社七省咸集千艘臨
環釃酒于五人墓前郡縣有司亦俯首聽執牛耳
此何象乎當時賢紳高士早懷私憂戒子弟若

足或祈祔刻除名蓋上其惡妄不止于齊丘稷下
馬與同其黨類已盡有四公子豪俠奸邪之人共
縱恣無忌輒曰
朝廷爲東漢而以顧厨俊及自此不亂天下不止
夔不幸以爭執漕規首嬰其鋒號乎有厲僅乞餘
生今猶懷矰繳之慮也伏惟台臺密詢嚴備之扇
頭小詩微寓此意亦杞人漆室私憂耳至于撫臺
令夔作手揭自陳去位非因爭漕與二張無涉又

托台臺封節以違然後代題開出山之路此明欲
夔立供狀而借江院爲證佐將李弁身首異處而
夔亦嘗進蒙誅矣婁東筱計若此惜撫臺大人長
者亦不察而狗之也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不繇其道男兒豈向婁東乞城下之盟燃
既死之灰乎望台臺峻拒之臨楮惶恐

上許石門老師書丁丑正月

不肖夔祿祿去就之際煩老師台念屢欲援之塗
泥而不可得此夔夙業深重造物不能救然而辜
負洪恩久矣此生難酬惟矢來世而已拜讀台章
撫心感泣百自慙責夫復何言惟是老師謂夔是
根未破敢不直陳貴鄉待夔厚如錢牧翁諸老之
高誼不下老師其他持正論惜孫塞但畏盟王而
不敢抗者亦復何限夔無所疑于貴鄉也若今日

詰問之
旨明明因二張兒欲殺弁及他過
上聞所致不然當夔再去之後二張倘平心自反曰
之夔亦人耳爲漕規與我齟齬至棄官爵棄功名
棄父母封典并棄去就辭名以謝我于我處分之
意已快矣彼李弁者局外發憤固屬可憎然吾州
人會保留奉
旨降調之官而無罪彼弁郎豚稱周司理一一嘆息

幾語亦人各為其所知彼本為司理而司理終于
不可為亦徒然辰語干于是奸教有司叫勘將我
二人深藏不露但以之夔與士斗地方官為地方
漕事不妨明爭且有文案
屢旨難掩諱之事也劉守以崑山軍變去明係兩事
司理以同年同官見一人受過不安亦求去上司
以劉守奉
旨處分法無可加司理據職而爭道無可去故不允

所請越半載而司理以母老乞養　朝廷以有兄
于例不合令再來比來而思母成病放歸一日而
妨遂故前後情節皆真蓋爭漕實有爭漕之事但
去不以爭漕之名去李弁局外風聞屈法薄懲足
矣此夔臨別時曾囑陳默菴太守者就令二張與
他人爭構夔旁觀持平周旋二張為豫杜異日葛
藤亦必出此而況于律文只有出位言事擬杖奏
事不實擬徒二條並無說謊欺君一條說謊欺君

乃　官門紅牌上語雖設以妨奸然
列聖以來凡有罪俱下法司並未用紅牌殺一人也
如李弁者在漕言漕雖擬以出位言事旣不服實
實爭漕擬以奏事不實亦稱屈況于欺謊擬斬用
列聖所不用之法乎此　朝端驚疑謂二張帝制自
為而夔冷眼只笑其不學無術可惜有司承望風
旨殺人以媚人耳老師試平心俯繹夔語然乎否
乎使二張當日覆李弁疏而知出此尚有今日開

言語乎然有識者晒夔曰子何騃至此方子甸甸
鼠竄時二張視子如杌上肉耳勢之所集旣以欺
謊杖殺一弁又羅織子他罪不難日者衙門影吾
之局正為張本幸上天不稱其意
主上微聞其過故留子辯端耳藉令子此番仍受人
腐鼠相嚇城下詭盟子纔退步一席兩臺仍執無
爭漕以對則弁欺謊還在也子禁錮如故也彼明
言要送子入陸文聲及逆黨一流局面筭計已定

鷙鳥將擊但伏其形耳旁人慫慂非受愚弄即代
其游說此皆不可信也夔曰唯唯亦聽天命而已
似此至情敢與師長客言之若計典旡全倶荷師
恩與諸老之德夔有感而已更復何疑君前之策
去與繼之速來總皆老師深心遠慮因時變化台
札現在夔朝夕焚香捧誦玆摘録上呈台覽以見
夔爲弟子真步亦步趨亦趨不命之退不敢退不
命之進不敢退也況復施疑于其間乎惜二張芑

箝人口戕人命必不容剖爭漕去位之因則夔當
當出台書及臺札以示信又恐難乎君子敢與老
師豫商之更有囑者老師泰山喬嶽之品柰何與
二張論交並頓忘前教乎華歆拾金管寧割席今
無端小書生弄筆尖號召天下自稱盟主逐官殺
人兩臺亦在其束縛掌握中其意不誅鋤豪傑壞
亂天下不止吾輩惟有遠之不速況于推波助瀾
乎自古朋黨之禍與國家終始試問婁江創何局

翁孟肖翁程我翁三老師陳芝臺先生皆曰夔所
往如遷謫俱曰壞定是壞只管冷面硬腸做去務
猶恐棄于他人他事不意發難即二張結局只是
漕糧噫已矣錢牧翁所云摧殘至此真仁人相知
之言也敝鄉先達亦多勸夔息爭如師指夔對曰
待高峯頂上參狗子無佛性話頭豁然大悟方到
究竟平等地若是儒門寧有兒作稱廉舉卓之官
有功無罪父母不得封典亦無憾乎諸老皆泣下

罷箸告病時兩臺已于疏末引順德令漆嘉祉例
留後地二張亦把持削去此兩臺令人寄聲致意
于夔甚爲嗟恨者老師以二張尤人理中所有乎
男兒不得志于今必有傳于後二張欺世盜名欲
睎一時并欲睎千古夔力不能叩　闕達之
君父惟有筆之于書以示後世而已饑寒所迫恐旦
夕塡溝壑後無言期長歌當哭想老師亦遥爲之
下淚也

拈何宗不過藉聲氣以釣取名利恃黨以挾持官府而已夔寧死不敢附斯類也受先來書總昧心飾說老師尚爲其所欺以其意甚平何也如其意不惟李弁說謊并爭漕之名是夔今日新方創立羅鉗吉網正在此處亦毒甚矣若夔螳臂當車自分已無生理況覬出山至服闋之日交章引薦如秀才不中人慰以下科但感言者之意豈遂黄葉可止啼畫餅可充饑乎夔爭漕出愚憤奮死當日

遣盡兒子不使在側方索筆直書十宜去文與湛老書此何預貴邦賢者教導而二張猶有遷怒移師者李弁無知一言猶不保首領夔自吐露心跡辨○明○宛抑猶豫設穽謂與陸文聲作應兵走邪徑逆黨不審更何人敢薦二張所惡之周生寥寥王雲翼直指能有幾人噫已矣記春官講缺老師因夔辭常州勸曰常州尚可爲若吾蘇州人却不敢強門生以蘇州何則吾郡再無出頭之日也周挹

荅吏部徐虞求書　丁丑三月

夔海濱疎賤徒、以待罪吳門、獲備蜉蠓之末、而台臺有意栽培、噓咈之身雖跧伏、而感均蓋帷也、鼷技蟲音、至煩珍荅愧濫百朋、若沈令親事、夔偶効螳臂、今不憶何名何事、而台念猶及此、則不遺小善、天下誰不知奮哉、伏讀台教、惓惓恐夔陷于過謬、藥石生我、將終身戴之、惟是瘝人衷曲、向未達左右、茲不得不長鳴者、爭漕往事也、夔既已捐功

名事業及所生封典、俱付夢幻、惟以忠孝兩虧、深自怨艾、意謂二張兄、可哀而赦之矣、不意銜弁于行後、是言、此亦有善處之術也、乃二張必欲殺之而後快、主持道府、擬以欺謊、大辟致弁、泣冤荷

聖明洞照、識者揣

聖意、欲以夔之有無爭漕、定弁之欺謊與否、今二張又尼兩臺不使據實、勢將欺吾

君而陷以殺無罪、此其關國典匪細、夔奈何愛身而

亦哀求貸弁哉、萬不可得、誼不獨生、此實情耳、非
爲陸文聲作後勁應兵也、人各有本末、各有德怨、
爭漕一事、在崇禎六年仲冬、豈豫知三年後、有陸
文聲、而伏此後勁乎、七年以後、夔被謗辱、號呼求
去者非一次、上奏
屢旨、下布海内、豈待陸文聲今日行險、夔方爲之應
兵乎、二張紊亂漕儲、憤而求勝、逐官未已、終以殺
人、如此行、徑、正鄉黨自好者所不爲、鬼神怒之、豈

夔所能文致、陸文聲不知何人、報何怨、夔爲職守、
爲廢逐、爲弁冤事、不相蒙、循之乎、昔日夔言濯兗、
院泰激變、明是兩事也、昔猶以漕中兩事、牽爲一
局、今乃以漕外兩事、牽爲一局、此正二張羅織故
智、殺人滑手耳、況今日不奉
明旨下問、夔亦豈能無端伸訴、台臺試思均一漕規、
而誤事之州守猶向庸守法之節推反永錮、均一
爲上官而保留

旨譴之、州守泰然嘆息、徵罪之節推獨發二紳爲政、
逐官而官不敢自明、殺人而人又不敢自明、稍一
自明、即陷以他故、恐仁人君子所同憤也、昔山濤
見王衍曰、亂天下蒼生者必此人、王安石未得志、
而蘇洵先作辯奸論、及其參知政事、雖君實尚不
知其奸、獨呂誨先彈之、今之二張、恐即昔之二王
也、使其得志、勿論吾屬無噍類、天下事不可勝壞
矣、台臺異日、當思夔言也、伏乞鼎言轉達兩臺、珍

重
明旨早爲據實、以救弁死、夔雖永錮、實所甘心、知己
之前、無所遮飾、亦以敝同年林侑庵事、知台臺天
下有心人也、故敢倚命焉、情詞懷愴、不勝惶恐隕
越之至

上林讓庵吏部書 戊寅正月入朝經省出

台臺王樂管葛旦夕不次綸扉爲救時宰輔、夔巳
廢棄陸伏、分不當通姓名、惟是在任、以護漕網恨
于婁東二張、遭其錮逐、亦已安命忘言、而尚欲殺
人以逞、故去夏局脉伏　闕、詳具疏揭實、捨身以
救義士、非求仕以燃死灰也、疏上得
旨、心跡獲明、便徒步南歸、聽兩臺屢奏、不意行後黃
石齋先生、大疏侵及幸賴

聖王嚴旨斥詰、無待小臣伸辯、況夔爭執漕規、正爲
朝廷守法、何得罪門戶、清議、且任內職掌、何得罪
同鄉先輩、彼二張、創復社、聚惡黨、三吳切齒、海內
共非、不識黃石老、方以百世自任、何見欲收不忠
不孝之人、以敗壞東林家風、夔在長安、向鄭玄岳
老師、及諸大老、言東林自有正脉、即偶乏人、決不
宜收及復社、使天下後世、謂魚龍混雜、牛驥同皂、
疑門戶後半截人品、不過如此、是正愛門戶之極

也、台臺到春明、爲是非之宗、祈以此意轉達黃石
老馬、使復社可護、三吳在　朝賢者、何以無一人
爲二張發憤以誅、夔必待吾閩人自相攻伐哉、語
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梁鴻滅竈更燃曰童子鴻
不因人熱、蓋君子恥寄人籬下、吹人餘焰也、夔于
黃石老、事事敬服、獨不服其收二張而輔復社、即
黃石老文章行誼、已足單行一世、遭時際會、便作
一宰相、亦分內事、何必假竊東林、依傍復社乎、夔

生來勁骨、窮老不悔、今絕意功名、堅心學道、望黃
石老勿視夔太重、誤謂夔異同門戶、亦勿視夔太
輕、誤謂夔覬覦仕進、則夔本來面目了然矣、倘黃
石老必別白是非、乞指出復社中事、何者此國本、
何者此三案、何者此忤璫、又指出復社中人、何者
敵涇陽、何者敵景逸、何者敵楊左、又指出爭漕規
原案、何者爲夔罪、何者爲二張功、并前後
聖旨、何者爲

主上不是處、一一明白到底、則雖殺夔無怨也、若但
曰復社不宜攻、二張不宜忤、夔斷斷不服、告
主上之語、只合吐刺譏、不是非明白、恐天下亦斷斷
不服、億在都時、黃石老使人逐夔曰、如此 朝廷、
如此世界、黃石齋要抓出不可得問、周章甫要鑽
入何為、夔私歎
主上神聖、今日無兩、即夔非為求官、而黃石老上怨
懟

君父至此、下輕辱豪傑至此、出都時、鄭玄岳老師、示
夔曰、此事不必論理、并論理則吾子已居二十分
是、二張已居二十分不是、只無吾子開口處、夔感
師言親切至此、又嘆理權頹喪至此、知台臺亦付
一慨也、夔都門以致仕禮遍見貴人、俱蒙優許、茲
謁台臺、只具名帖、詞無文飾、以明非向吏部乞官
之人、亦望台臺鑒之迹外、待以山林遺逸、不勝厚
幸

上南大司馬范質公書
之夔久在下風幸備漫渤先生以玄岳見龍二師
之誼又加意汲引卒未受任出都詣見潞河便蒙
開示道德事功之要至托周蓼洲公祖身後及其
死友朱祖文誨諭諄諄夔亦銜命恐後到任即區
畫周蓼老祠宇宦窆朱生以布衣巍然崇祀并資
其子朱壽增車馬入京襲職一時人心震掉自奮
如周朱之再生知節義之可為也方蓼老之在閩

夔以艱居閉門絶足公庭亦不以文字自見蓼老
固不知諸生中有之夔也乙丑下第過閶門拜哭
蓼老于槀葬所長公周子佩誤以為門生既詢得
實聞者為夔危焉于是吳中漸知人間有周之夔
矣此亦何所為哉且亦何能豫料後來宦跡在此
地哉潞河德語適協夙心姑蘇飲氷稍愜輿論然
夔私心竊感台教陶鑄而已不意濟覘職守所在
同事意見生端始之以護典章終之以愛名節遂

殘潰網決踏割臍躬之不閒命寔不猶亦復奚憾
然夔既自遠于湯火之中而人便欲推諸名教之
外是琴瑟必欲專一而羮咢無用盬梅也夔何足
惜如世事何事後追論反以依附貽不知已者詬
厲惟是老先生奬誨周旋心境如在或鑒其不謬
耳夔毋已及訣幸歸葬身已廢棄幸不死家已酷
貧幸尚能文而諸子亦肯向學造物之成全至矣
人生大都電光石火豈從前是非得喪不夢幻泡

影乎事外相愛咸爲夔慮洗垢索瘢而頑心似石
拙計如山何則以有老先生主持清議在也寠人
無可申敬詩畫扇一握聊引意其他事刻則進退
本末備焉聊備電覽伏惟覽裁不宣

上南司農錢梅谷先生

之夔　海濱庸碌得侍大君子之門自辛未都門拜
受漕運議単一書晝考夕斜罔敢失墜三載督兌
調劑軍民用是無誤昔孫仲謀於呂蒙范希文於
秋青咸授書勖學咸就勳名夔　膠柱鋼瀋乃至棄
官全法雖區區不負教誨然不幾于不龜手而洴
澼洸乎憶錢御冷學士大拜上京舟過閶門目擊
兌軍耗賠虐民之苦嘆息曰剜民肉以救軍矣將

剜何物以救民乎夔　對曰惟有清屯田一策奪其
兼併歸還其田可資運軍軍皆殷殖朘削漸減民
可蘇息綱旗得人水手不偷漕欠漸少官得生還
此誠兩救之術錢公稱善但曰難夔　曰
君相設誠力行有司殫心任怨亦易耳夔　以告張
簡中丞因命夔　清蘇州一衛屯田軍儲每一運軍
給屯田二分其田隨船而不隨軍蓋軍有更番船
無改易非運是船者不得食是田也餘採守各給

一分裁軍儲中無名不急之費專意貼運造船頗
有緒刻成書中丞公方欲施之太倉鎮海松江鎮
江四衛而變以爭漕規罷行事待後人又貴邦
自無錫洛社呂城奔牛以上至於丹陽丹徒一帶
河道名曰吳地實東南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運
河耳故事年年於冬初開濬其七郡導河夫銀那
移無存獨派丹陽一縣民夫號痛不均苟且了事
開不踰尺河泥方上零雨復墜舊水既泄新流弗

盈計開與不開等耳方其開也勿論商旅阻塞關
稅告匱即回空不至盼望焦危害多利少而莫敢
不開者畏功令也變愚意待屯儲清畢建議于夏
末秋初大集七郡導河夫銀鳩集閒民濬深至丈
餘兩岸用木石砌障功不求欲速役不專苦丹陽
方其開河設壩也先以孟河一路聽商船通行不
足則暫弛福山港之禁一兩月與之則無病民矣
開鑿既成必復奔牛呂城丹徒三閘如淮徐以上

內河規制以謹蓄洩年年但做嘉湖挑挖用船裝
泥為培田糞桑之用亦能使河益深如此可以十
年不開無病運矣孟河多壅以開大河之餘力餘
時亦大濬之聞國初運船亦有從孟河出入者以
青洋江潮悉遂專從丹徒出瓜州要之商船可行
運船何害不則方開河設壩時回空自孟河入正
兩利而不可不深濬之耳今身退而議未吐思此
事實河渠大利大害不忍終秘敢私告之下執事

倘有可採則舉而行之亦一快事但費宜豫立勞
須得人必入
告乃可大成不則小小阻滯便為罪端非有司所敢
任也老先生留心國計嘉意桑梓必不罪狂言耳
身賤不敢寒暄家貧無可芹縢拙刻二封詩畫扇
一握引意統惟鑒原

上南司空蔡元岡書

之變以桑梓末才荷介恩培植凡駑駘不及與功罪是非之際義聲正論振儷彈壓俾負軛稍遵途而離局能出渰登日少補哉人之智量不同或任天下而有餘或司一方而不足夔惟自咎敢復怨尤惟是爭執在漕規齟齬起紳貴王陽遇坂回轍卧潛因事順心罪或可原望老先生開執讒慝保全枯朽使夔還乞身本色吾願足矣方今之論曰

門戶方張雖作閹人無援易除擊異已以樹其威加惡名以錮其出宇宙廣大王道蕩平何門戶可依乎閹人海濱鄙嗇知我其天不求援于人也在漕言漕非苟為異勇退甘瞑亦何用錮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台臺王持天人義命之學或鑒鄙衷不妄乎留都此時江防事重聞冊師之製倚命冬官台臺營之都水董履弘度之龍驤截海蒼兕持旄在此行矣兢伏潛山太湖一衣帶水險設天塹工

恃人謀留都安則漕渠安東南半壁俱安經緯啓勿折衝整暇真社稷之福也

上南總憲程我旋老師書

之變初以文字受知、比在門墻、而老師獨鑒品形迹之外、以道德事功節義相勗、今鶩蹇棄捐如此、則所謂事功節義安在哉、啚報師恩、惟有文章道德、而才質不逮、疾病饑寒亂之、雖然男兒窮堅老壯、固不以境遇限也、憶乙丑京邸趙儕鶴先師、在家寄變曰、平生握手道故者、一、朝畏禍散去、子書生、策蹇驢送我數十里、勉之哉、器 才富貴易、置身

豪傑難、此言猶耿耿、辛未變受 知蘇、出都別老師、時蒙惻然曰、惜子材品、而入風波荊棘之中、變退語人曰、吾此行、已是貶謫、而程老師別語、已是哀吊矣、之任五月、便乞休、至再至三、至十、皆不遂、終以漕規忤同事、藉師庇、倖免彈章、猶及親訣、巳属厚幸、餘更何憾哉、福輕于羽、禍重于地、同受師知者、有傳生啓光、官榮于夒、而夒差勝、一 未死而巳、天地生材實難、而成之更不易、想老師不無興情于憔悴也、夒不敢復談天下事矣、惟是名節、悠關進退之義、既備在前事、而放廢寥落之狀、亦無足深求者、人情難料、君子自反、恭逢老師總憲掌察、品流待命、縱有萋菲、實侍苑全、夒別無希望、只求作林壑完人、度

君父師長不罪其自鳴也

上趙二瞻侍御老師書

之變海濱孤子淺陋寡聞憑臆信心轉咽觸諱不
意荷師臺格外特達之知方鳴騶茂苑夔正臥牀
屬吏之禮盡荒可憎之而未瞻而公移上下輒賜
獎詞利弊條陳更承許可及夔已乞身矣猶俯採
增兵留餉二議入
告錄其去後之忠夫身廢道行退忝于進人微言重
知勝于恩郎四方顒首傒志思　治平況身受

抽揚者乎此夔所以傾處樂籠　子弟知師臺
嘉與于前必不拒知于後也昔鄭于瞻以未親事
范文正公爲恥夫當時子瞻知有文正文正未知
有子瞻也使其受知文正則感激又不止此矣夔
今遭遇過之而疎賤放棄則所矢國士之報何地
意者惟刻意尚行教子孫而垂身後乎去秋抵家
一日及與先慈永訣黽勉襄葬今廬居誦讀尚能
不以窮餓水火動心家有七子六孫及女婦四百

指意則責文字詩画苟活然身既隱矣焉用文之
愧不如嚴君平日賣卜百錢便垂簾講易也近況
若此聊爲知己道之耳

上左左添侍御書

聖王當陽值臣明涓留都根本頼紀綱激揚不宵山甫之與周汲黯之強漢也夔向以屬吏誼切門墻

聽

明旨停止訪拿一事獨憲臺首提丁壬訪案吊銷不行萬姓歡呼夫造訪至三吳而虐極害至造訪而惡極上利其贖鍰下藉以脩郄丁巳九死十空九空卯如了壬輩不過千百戶及爭領屯糧數

百錢不均分黨相攻相訐株連非賴憲臺仰體

聖仁則畿軍之填塋多矣夔濱行條陳中誦憲德爲法雖無增高深然藉放凋瘵王雲翼趙二膽二師咸是夔言

天子宵旰求治改絃更張精明綜覈意多高者爲吉日卑攻次亦何減三宗七制乃令出而人以私學議之有司奉行泄泄夔以爲忠臣不如是也使人人皆如憲臺同心一德則

詔書宣布朝織夕郊垌旬而遍天下雷動風行斯民無不被其澤矣此亦僅憲臺萬善中一事而忠與仁已爲臣鵠況悉数有更難僕乎夔吏狀無似但昔以漕規職掌與紳貴州守異意棄官全法詳具別刻進退本末頗明而風波中傷難料望憲臺俯念勞臣王持公論或亦大人長者所樂與也

答刑部薛歲星年兄書

先祖、昔受年伯祖方山先生特達之知、而艱一第以相負、不肖夔、又負老年臺桂籍之末、而又債蘇以相負、何施受之乖也、前歲蒙賜扇頭佳句、期許過當、每詠吟感涕、懷神清風兩載、睽和者、二豎姤之耳、去秋抵家、一日及訣先慈、風木窮愁、兼百口之累、雖學君平賣卜、百錢番籌不可得也、饑來驅我去、扣門拙口詞、淵明咄咄迫□□爨進退若此、

聞以爭漕規前罪、盟主之怒、尚□□、豈一丘一壑、亦不置一問、生乎望老年臺主持厚道、公論毋使後來者、望吳門畏足焉、昔子皐葬妻、犯人之禾、有司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于斯也、買地而葬、後難繼也、弟護漕、與犯禾殊科、又以棄官庚之、是亦不可以已乎、聊以解嘲、毘陵諸老先生君子、見愛甚多、而不詳姓名、莫敢觸諱、煩老年臺代為稱謝、幸甚

上沈雲升中丞公祖論夷絲書

敝邦之獲有寧宇也、蓋賴老祖臺盪滌式遏之功焉、民間樂生、伊始而無端、有奸人勾引小夷買絲一事、以跡觀之、若屬夷求市之常、而實非琉球物也、倭資本也、非琉球意也、倭所使也、琉球介兩大之間、猶日勢不得已、乃奸人馮季鼎輩、因以為利、夫小民通番緝獲、必殺身破家、今小夷挾倭以要我、而季鼎輩、又挾夷以為通番窩主、非大罰漏、殊

非法之平也、况
祖制從無買絲之條、又蒙憲臺具題奉
嚴旨申禁之下、而群奸公然誆夷銀四萬兩、日夜出絲、今廠中現有真倭、奸人導以行兇颺脫之術、琉球奉倭、而陽作恭順、哀請動曰、無絲歸國、必駢戮、果爾亦栢宜武所謂自殺他家婢、何預鄉事者、倘過信而徇之、或明知而縱之、此不首反居下、足反居上乎、試問琉球人民幾何、財貨幾何、而歲歲貢

絲、試問琉球自 國初附屬二百年何以向不買
絲而可立國、今不買絲而遂無衣、且
天朝不許買絲、小夷何得發使、亦發甚矣、馮季鼎輩、
覬其銀、為之設策、絲可出則享五倍之利、絲不可
出則曰銀已散、而官不肯奈何、況絲既禁矣、何價
可許、五倍之利、歸奸橐、又哄夷詐價五千金、謂代
打點衙門、餽送鄉紳、此語流入外夷、不笑中國而
辱體統哉、伏讀憲臺批詞云、夷人未曉國法、彼蒙
昧、此通融、何所底止、數語、已洞徹骨髓矣、而諸奸
魍魎、尚思逃秦鏡、欲求寬政、為去年權宜、既已一
誤、豈容再誤、士紳誰任其咎、倘奸人不還夷銀、倭
奴必稱兵索逋、宋素卿林道乾殷鑒不遠、銀現在
馮季鼎輩之橐、而詭曰散之絲客、必留吾出絲以
媚倭、則馮季鼎輩、明為今日之素卿道乾、必厝毒
吾中國、如請季故事、變以為季鼎輩不斬、倭變之
作、遠不出三年、伍子胥所謂請抉吾目以觀越之

入吳也、變言出禍隨、然以桑梓根本各家祖父在
受倭慘可夷簡、今日不言、萬望老祖臺、力持法紀、
擒奸追銀給夷、早遣還國、峻以絕之、庶敝邦戴台
德于世世也、小揭據實、聊備台裁、輕重施行

合郡紳衿稟福清令公貴父母訟寃公啓

福清一邑瀕海沮洳民貧俗猾素稱劇邑加以奸
徒富豪結黨通番勾引海寇闌入大兵凶年饑饉
薦告前任父母今被參聽鞫貴道用孝以少年有
骨遠方無援之身飲冰馭朽跡其在任籌畫殫血
苦心善政難以枚舉大端如錢糧禁火耗矣又嚴
收頭剪邊換堤之弊懲吏書妄那混派之條舖户
無官買矣又拘人只委原告自提以省下鄉之擾

番里不召保家以省冊認之費爰書揮毫立就紙
供時常供免關賴則先審而後驗能户必照米以
均差至若脩城堡貯倉儲開水利捌橋梁恤貧困
立義塚核戈船練民兵捕通番禁接濟新文廟葺
泮宮建射圃復學田教養具備文武兼資五載一
日萬口一詞屈指邇來良吏蓋無仁明敏無兩者
不意因捕通番緝衙蠹取怨于林瑶琳何景等騰
謗造揭蒙前按臺張公祖風聞未諜訪遽再加詳
察而坐不白之寃罹不測之禍也今下之日百姓
樹旗聚哭罷市三日遮道萬餘至今追控怨慕無
已此可以徵民心矣在巡方察吏志在鷹鸇之擊
初何容心而某等子民見聞較真腐心酸鼻敢附
于剖向訟陳湯孔璋救李邕之誼疏款內如陳克
徵乃陳氏胞兄而謂其行賄以坐妹之姦陳金劉
子孝皆無是公而謂其營私到任家伙發還而謂
其責換野排解户均差而謂其賣免何中靈林士

起林中純林行庶等實勾引窩主地方出首上臺
票拘而謂其漏容妄拿方紹日實著名強盜爲未
任前之署官保釋本官現拘其妻子方紹日終至
受擒而謂其徇私釋放他如設櫃投匭而匭實無
其人獲難掩萬目脩城銀兩允詳後銷非敢冒濫
又有前官之斷移入當身未審之事提作豫罪惟
出謗者故爾失實夫林瑶琳等之造款揭証貴令
也益先一歲傳播士民共憤貴令上日見矣敝鄉

海濱鄉界即鄉紳從不敢把持中傷長上一旦何
使通番奸徒可以害吾賢父母且　朝廷方申飭
海禁上臺方窮詰通番而真實通番之人反與衙
蠹比而害吾賢父母　某等恥之至于軍糧完欠各
有經管分數責令為前人補解居多其民欠之在
故者勢難窮征與化衛因爭折色本色輕重搆
龍亭哭訴實與福清無涉種種冤狀老公祖台臺
一吊卷案查時日鞫證佐必昭然立睹況

明旨致重錢糧查有無侵那情弊倘據實以無侵那
具對
聖主明照覆盆必弘開一面今所珍重者院疏森嚴
耳而蘇州府吳縣知縣陳志廣與通州知州
皆被按劾而問官據實平反後院據實回奏皆
蒙
聖恩浩蕩予以原官調補此乃近例可援伏懇老祖
臺考民心扶公道援沉冤執讒慝不惟貴令得說
天月凡後來廉吏誰不競奮
聖主在上　某等敢阿私効官阻撓明法則誅殛隨之
合詞瀝血不勝激切之至

與邵劍津諫止魚牙書 崇禎　年正月十[illegible]日

昨冒雨入城嵩造值台兄赴林得山兄席而弟頭風發遂歸家所啓者弟自去臘廿六日先慈入壄而築坎工夫至十一日方畢工下山在家一日便聞南臺魚牙一事議論沸騰不可殫述大都為小販強賣之横不能為之懲一也諸牙既報閩安關量船頭大稅矣于此又報總牙私稅是一貨兩征民不堪命二也既兩稅矣又當官行不能為之勉

行又不能為之代行三也此三事者無分毫効力何名坐抽其稅乎況報官之稅只一百二十兩彼輩謂雖一倍再倍皆自任之何煩吾輩費其不貲而且爪牙之外復有爪牙抽分之外重有抽分勿論士大夫不知即士大夫之子弟亦不知者如此則利歸于人害歸于己輸之官帑者不過十之一而散之奸豪者已居十之九彼輩不甘方議插血于一真庵鳴鑼竪旗阻撓兄說弟見聞真確敢以直告弟決不預斯事乞台兄詳察並行報罷以息衆口安民心為美

與都水董履恒世兄書

前附敝門生吳賓門一函想徹台覽矣承台教知都水簡命與龍牆新式倚重營創眞社稷之福也船既閩式則工匠舵手必須閩人不易之法老師礽欲台兄不離膝今見　朝廷事重江防事急又欲台兄展布以報　國眞一門忠孝哉造船必須採木弟在姑蘇督運知運船材料市買于天寧洲蕪湖間而胥領者誑言往江西湖廣價先別用急

則封河下之木致有主者伸訴不則鄉紳出庇日廹工遲或催募剽運或苟且脩艙雖係別廳職掌而弟恐誤多稽察之既得其情遣役押催于市買之地僅得脩造趂時三載中不誤運然以此得罪同僚謂侵其權覺其短且扼其利也今戰船情景稍不同時平泄泄無裝運之期以廹之事急則在眉睫非若運船之有某時開駕某時過淮過洪可節次鱗進也私計留都採木只在蕪湖不在江寧領買之人定須有親信腹心督押前往尅期限日無聽其誑言遠採曠日持久木料既集錢糧無耗以台兄精心妙手行之吾知其工不踰時而速艘列隊也吾閩海船特底閒龍骨方可匠風截浪與見蘇松水兵虎船皆平底而綫艕蓋因海有陰沙恐碍耳然制狹體輕不可以施技遇風浪輒震眩大敵更駭散矣據老師言大江中與吾海同船底當造龍骨變言視吾海船龍骨之畨長稍去一分

老師以爲然敢吐一得未知有當否也又勞苦中用人軍旅中用人稍寬一分與之展布鼓舞或不妨與綜覈並濟乎芻蕘迂濶伏惟裁諒

上督學吳謗齋文宗公祖論庶子喪服書

老公祖胸澄天鏡手握魁衡所得多奇士如首取救郡邑鄭羽侯蘂瑛齊巽王紀才張鳴時等皆文壇飛將人爭服老公祖之巨眼如程坤陳聖泰爲人排陷者立雪而拔置高等人爭服老公祖之大度至于録文過長取才過奇驟覩不無望洋然邇來社派惡習以腐爛枯槁假稱先輩識力頹靡弗振所至輙誤 國家則以昌大之詞救哀文以奇

拔之氣策儒士正其宜也敢爲世道稱謝獨有一得之見不禁瑣瀆愚忠者

太祖高皇帝開創悖庸力駁前代父在爲母服朞及妾子不爲其母服爲漢宋諸儒生附會之失令天下子爲其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煌煌鉅典載在孝慈録與

御製序文及

欽定大明律例三父八母圖遵行蓋三百年矣變此亦妾子不幸生母没時嫡母尚在詎遵

祖制行過喪敝師董見龍先生爲墓誌中闡此義前宗師鄭玄岳樊大瀛葛屺瞻諸公咸申飭學宮時有不遵者或黜或降又二十年矣今夏過順昌縣有諸生廖元岳者嫡母已没而不爲其生母通喪變力諫不聽因責善于學官同年鄭逢蘭逢蘭曰其父廖有暉亦教官也堅禁子服其詳宗師蒙批令服朞故吾不敢爭耳及歸偶與閩清縣學官同

年劉中藻談此中藻頗見曰吾實不曉惜學中有羅綺者亦蒙宗師批令服朞柰何夫三父八母圖中嫡子尚爲庶母服齊衰杖朞子爲出母嫁母皆服朞矣今使庶子但爲其母服朞是夷所生之大恩于出母嫁母而身儕同嫡兄將天下有無母之子也于心安乎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也

孔孟並不著父母異服庶子不服之文

高皇帝萬古一君與孔孟同德開天下後世人子無

憾之途矣今廖元岳羅綺忍忘所生廖有暉鄭逢

蘭劉中藻巳服官矣未讀孝慈録獨不知律令乎

褻不忍坐視人子陷不孝而學官蹈生今反古且

上誤老公祖之明也敢抄

御製孝慈録序及大明律例上呈台覧伏祈行學改

正申飭焉草莽小臣仰體

高皇之威靈深愛老公祖之舉動不識忌諱冒昧狂

瞽死罪死罪并祈炤亮原宥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上巡道汪承景公祖論假兇扳獻書二首

老公祖文武憲邦北門鎖鑰海濱恬特日久褻在

生成中以卑賤未能請益然仰止私心實不後哲

人也偶有親知見聞不平之事敢爲披陳之諸生

翁自嶽者褻交兒婦母舅也與諸生陳立綱之子

弟無識隨俗雅化各誤買假兇于洪施二家又轉

授歸玩于陳策一時彼此樂售事後䜛折何怨郡

城祇增笑柄豪家便張訟資陳策以兄諸生陳欒

索價于翁巳非矣然何預諸生薛履埰事而代爲

主訟求憲臺批解乎薛侗孺昔年曾與褻共讀華

林寺誼同不薄及其罷官衷明也僅養梨圃自給

品亦可稱獨惜其子履埰不讀父書好爲武斷去

年受葉心宇之子投獻父田致貧官亦隱忍被奪

今年春擒華林寺僧心和入家刑拷勒其衣鉢六

十兩是日荷亭按臺祖席敝城諸紳共知而切齒

者心和僧現賴林得山農部救護避地于鼓山静

室今又無端以諸生虐諸生幸蒙捕館周公祖直
攄事情而委曲調停遞斷原主簿慰履埣逞身索
哺之意使有血氣心知當恥爲金錢愧 心矣猶欸
欸不服不亦異乎埣亦變通家子況附老祖臺年
姪然所爲若此恐玷家聲而負明教不得不訟言
鳴鼓于左右也計捕斷平恕翁陳洪施諸生咸無
言獨臺解森嚴而薛子部下多有無賴拳勇之士
翁陳輩亦懷盛氣以防之萬一又起釁爭于解時

殊增罪咎何如寬與招詳則造福于黌宫正大也
愚見若此未審有當與否統惟察炤若履埣事定
之後煩台誨制約俾守先德以涖後愆即侗孺亦
感激地下矣變率直不阿語皆胸臆併祈原亮不
勝惶恐

又

假兇之禍起于漳棍作俑一月而轆轤聳敝郡數
萬金如逝波焉非敝郡有恥諸生所爲也即變公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棄草二集

閩中周之夔章甫著

奉賀大中丞沈雲升公祖奏績序代

閩海十餘年募延不絕隨滅隨發之寇至劉香
而始盡東浙南粤往來商販十餘年爲賊所梗塞
者至劉香殲而始通故今歲艱食南北米艘日至
人心無恐烝民什伍相賀於途莫不歌舞我中丞
雲升沈公祖之休澤以爲公之生我實繇殲劉倡

哉烈乎此從來所未有也會公以冏卿前資合下
奏績郡士大夫命予擇言予於前歲華祝中已揚厲
梗概矣然於公成功之美居功之善尚未暢言之
也凡功必運之以才定之以識濟之以和守之以
謙非才罔與勘亂非識罔與決幾非和且謙罔與
集思廣益而受其禎祥兵法批亢擣虛形格勢禁
則自爲解然其幾在速速則敵不及覺而毒易收
蔓則難圖劉賊狡猾閩粤及浙皆被其毒旣劓於

粤而欲甘心焉誘挾道將伺便窺閩以乞還其母
妹爲詞公毅然不許親行貙劉潛令鄭帥合舟師
出其不意渡南澚殲之於田尾洋焚奪其舟擒馘
無筭又自小徇洋嵬雞餘黨戒北路猶肉防其逸
乖其所之又殲諸竿塘鏡澚邀回道將公之神武
奮揚如雷轟電掃又如決積水轉圜石于千仞以
速爲功此與韓襄毅王文成直擣斷藤峽相似但
水陸異用耳豈非才獨過人者乎將爲國輔輔周

國强又兵貴先知先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
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公推誠鄭帥授之方畧
一切得便宜從事知狗嗷國助之可間也招以携
之知賊戰必用大船逃必用小船也豫扼于衝又
開誘獻逆投生送歸道將之令於沿海賊黨咻信
等果應命如奕先着早定布置精詳形人而我無
形故能不動聲色旋踵撲滅此與高仁厚破阡能
曹璋購賞撲敦無異何其識之明也心開熊公之

撫吾閩也用人行師能已見於前事矣公與同心一德以誘以掄兩相爲用至於補偏救敝渾然無跡讀公疏一則曰粵督臣咨札請援再則曰與浙師約剿三則曰粵督臣貽臣書言侵免死票於康承祖令作開誘計凡諸將戮力之情形時地名數無微不錄而巳若無與焉此其和衷謙柄有虞廷交讓姬公孫膚之風矣夫公不自爲功而功歸不自爲才爲識而天下卒莫能及易曰謙尊而光傳

曰師克在和豈不信哉公爲政清淨寧一愛民如子嗜善如渴出於天性無所勉強造作其間閩望德器既足以鎮服天下今嘉績升聞

帝心簡在不日入管樞機持衡政本計非閩之所得久私者公猶勤商閩便方且建行臺於東岐造銃城於東岱倚民堡於黃崎奇達岌岌然若風雨飄搖之後至而綢繆不及者至哉公心雖古定封疆安社稷大臣何以加焉昔周中興有方叔召虎吉甫赫赫勛猷著於吉日車攻江漢常武諸什咏歌不倦予愧無穆若之誦昭揭公之盛德大業於千萬世徒以所窺一二占綴之諸大夫曰於都哉允若時自爾師虞庶言同遂書之以爲賀

蘇松常鎮武舉錄前序

今上聖神文武綏靖四方士宇版章咸禀勝
廟算思得羆熊不二心之臣敵王所愾懸彤弓以覺
報宴歲癸酉復當賓興次第舉武士大江以南才
勇之藪躍躍棄征
舊制三試馬步射及策論入彀今增試刀石用力徵
技用技徵畧上兼全次專精直指山陰祁公奉
璽書主衡鑒先檄郡縣遵

新令群搜簡拔進諸治兵使當湖沈公姑蔑徐公復
加精擇于是公親較視其引重超距聲控洞穿者
各極其致不啻以錙稱銖而後取所條對者品藻
之得五十人其難其慎士之預是選者真若合育
育逢甚傾牧爲一身蓋不特豪傑之氣視昔倍奮
而遴選之心亦視昔倍篤夔何幸以下吏躬際其
盛也先江北萑苻之警窟穴鶯遊山出没廖角嘴
薄我崇沙大中丞成都莊公謀猷淵遠授方畧于

文吏將士樓船鐘鼓錚于丁寧海波盡應焚其賊
艘狼奔豕突盡殲諸陸其竄伏婁江毘陵者皆艸
薙禽獮之一月三捷士知有戰勝自此始人人思
得一當以滅奴平揷矣夫士未有不戰而能強戰
未有不鍊而能精者中丞公鍊之于克敵而士可
用直指公鍊之于比耦而士又可用何代無才顧
所用如何耳劉孔才論士有得英之分多者有得
雄之分多者而以英勝雄李文饒謂相之相在乎

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而以兼而有之者歸諸粹
美此亦相士之律令也必王仲德詘力左文右武
之說彼兎罝所稱赳赳武夫江漢所稱膂力方剛
者伊何人而月令有養壯佼贊傑俊遂賢良舉長
大者復何法群天下習爲靡靡不振有未戰而先
怯耳此
主上所爲慨然更始也三吳非乏勇力智謀之士而
嗔目扼腕勇私鬬而怯公戰者不足以言勇消息

辯護齊遨提紿耗心于無用者不足以言力陰陽
白黑諭訊噂沓工飛箝抵巇之術者不足以言智
苟友此三不足者卽爲三有餘氣勇骨勇而進諸
神勇治力治氣而歸于治心守如處女發如脫兔
動九天出九地而無智名勇功焉凡此皆多士所
熟聞而不厭諄復者夫
人王所嚮天下之精神才術爭赴之爾多士第本其
所自有餘者居恒則策慮愊臆以報王爲心臨變

則戕愚隨敵以全國爲上將江以南皆淸明雄傑
之氣四征不庭盪滌者定不難矣詩曰肇敏戎功
用錫爾祉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敬以爲多士
勗

生生錄序

生生不息之謂仁仁者與天地同體天地之性人
爲貴聖人人倫之至也故其道理人焉而已矣孔
子志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不過男有分女有歸
幼有長老有終疾病有養聖人愼疾而推以及人
此參贊之實事也天布五行人肖之爲五藏經絡
俞府陰陽會通欲候知四時正氣爲病及時行疫
氣之法皆當按斗曆占之內經曰冬傷于寒春必

病溫張仲景王叔和解之曰從霜降以後至春分
以前凡有觸冒霜露中寒卽病者謂之傷寒其冬
有非時之煖名曰冬溫其毒與傷寒大異從立秋
節後其中無暴寒又不氷雪而有人壯熱爲病者
此屬春時陽氣發于冬時伏寒變爲溫病從春分
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爲時行寒疫三
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爲寒所折病熱
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則重七

月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
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聖賢所謂若此而問俗
信巫不信醫凡傷寒變溫爲四時正氣之病時行
寒疫爲四時相反之病率舉而歸之鬼巫祝假魑
魅惑人白晝設怪像建壇場暮夜燔楮船喧鐘鼓
民間破家蠹子多殺生命以禱祀至死不悟官既
弗能禁間有求醫者而庸師不知傳經節候逐日
淺深按方施治誤投速斃神亦莫能救即故事有

施藥之政率空文無實意小吏因緣乾沒醫學苟
簡殺人法又不及糾嗟夫傷哉今
憲長竹孫徐公與
方伯泰符張公咸惻然憫之同心一德首捐清奉
共施仁術以
慕君仲休李公脩淨業好陰功者董其事設局于
開元佛殿擇儒醫陳夢徵及名醫茅德本吳興仁
王朝紀張日曜輩咸仁心爲質素食三月清晨早

集市藥必良炮製必精考方必確近者診脈遠者
問症叅詢必協同時
藩臬府運館縣文武將幕諸公各捐俸共得五百
三十餘金協成厥德自六月初二日起至九月初
二日所施六萬九千餘劑全活貧病二萬八千六
百餘人無一誤者又以其餘資振婺旌孝作佛事
馬時他邑考生麟集遠方商旅輻輳並受其福一
歲中鬼巫遁藏疫厲不作甘雨應節景氣清和是

役也有五善焉以官涖師施濟悉中得周官分治
制食十全爲上之法一也行于夏秋之交揭傷寒
變溫之旨破信巫不信醫之惑二也至誠覃敷和
衷敬應取資清豪不費公帑委心廉吏叅用文士
無媿岐伯難問伊尹湯液三也望聞問切毫釐不
紊合于倉公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
陽四也佛殿祝
聖之地臨之以慈悲動之以因果使衆醫齋戒將事

拯救阽危徳合神明自天陰騭五也今日之治賦
治兵治盜賊治夷狄種種不得其方起手痛癢不
切學問不明意見不消任用不當苟師兩公之治
疾者治他事師公之治閫者治天下三代之英大
道之行與叅贊之能事盡在是矣夔伏讀上下條
教惻怛精詳不特起瘵一時實可垂範千古恐俗
不察僅以為公移也故梓而序其所以為後之讀
是編者可愓然動好生之徳矣

藤山馮巷舖保甲冊序

保甲所以弭盜安民也盜不去民不得安盤庚曰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
之無遺育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
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然則相收連坐之
法非刻也匹夫有善不善可得而誅賞有而不以
告是謂蔽明厥罪均鄉約以訓迪之保甲以稽察
之肯者愧悟者懼民其有瘳乎予藤山素稱仁里

三百年來之風社臘醵飲縉紳與齊民齒讓貴族
毋憮毋傲遇負戴者必下之子弟驕侈里父老可
譏訶也禮義所敷以故民無不率兒于盜乎況于
盜而且刼乎今乃有剽掠公行連夜桴鼓其咎安
在侈而啓戎心歟富而無好行其徳者歟相親相
敬之意衰而饑寒失職眈眈欲起歟今是數者而
或潜身鯨鯢聚貨為家鼓刀屠牛嘯聚宵行人不
敢議議必有禍諸小偷勾引外大盜以逞固其所

也今我
邑侯張老父母嘉惠吾民諭行保甲爲巷舖保長
盧君廷珠里之端人也奉命户稽而人覈之不必
假借于善其册取以爲大廟覩橋二舖式自此善
不善可得而誅賞其有不吉不迪不恭不典者
賢父母將行盤庚康誥之法矣若置柵門更樓照
祴守望相助皆
上人所諭行保甲中事另有册

藤山大廟舖保甲册序

郡城文秀鍾于南方吾藤山居白龍江前案之左
則邐迤蓊葱如瓜藤鳥衛于山谷民居東西坡各
踞陟而大廟墩者全藤之最高處也祠文昌而翼
士穀故名焉代多顯人予大父與先子兩賔脩葺
之任又拓其宇以飲射讀法彬彬如也往時馮巷
覩橋二舖各有鄉約所後以湫隘棄歸大廟然則
衣冠之所集禮法之所施父兄之所敎子弟之所

率與夫官師之所村鬼神之所福咸服斯地今
賢父母張侯申嚴保甲大廟舖盖其謹也先王以
本俗安萬民凡制五刑必即天倫郵罰麗事近世
羅近溪先生講學以孝弟慈爲宗而推尊
聖諭六言直繼唐虞十六字心傳大廟既爲鄉約公
所
聖諭又爲本俗要言寔章率繇責在吾輩孔子曰天
下有道盜其先變乎彼保甲若與鄉約相表裏

朝廷諄諄然命之未可謂商君荊公苛政棄置不
行容隱苟安自干臬事也保長鄭貞元著姓能子
其爲我
賢侯布和焉可矣

藤山覩橋舖保甲冊序

藤山迭道至覩橋而橫渠過橋以往爲舖頭舖尾
民居尚稠密形家言龍氣旺礽多產怪人故濬渠
截之或言渠浚則不利于二舖今水涸如陸矣生
計日盛文物將出矣但二舖多佃作細民往往爲
無賴者所苦一二大姓又懼禍而莫敢過舊保長
林春生避不任事衆推老成許國禎繼之國禎復
逡巡咸曰無患有
賢父母張侯德威臨之彼不率者大憂焉耳其冊
籍詳一如馮巷每戶雖幼不遺以遵
侯稽察盡慮也始予幼時稍着鮮衣則里父老必
叩以安往童嬉失節長者互誚譏焉及壯讀書于
二舖間數椽籬落樹木交蔭或獨坐夜讀徹明或
訪友步月竟夕弛方不聞鈴柝之警未三十年俗
變矣乃以盜聞甚恥之返樸還醇使民興行是所
望于諸君子以無負　賢侯意也

福郡伯吳九見公祖壽序

漢室循良首稱黃霸龔遂其守潁川渤海皆偭法令嚴酷盜賊並起之時黃霸獨用寬和爲名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龔遂罷逐捕盜賊吏單車詣府盜聞教令卽時解散棄兵弩而持鉤鉏天子或下詔稱揚或嘉其有讓後皆卿相壽考子孫嗣侯累世爲二千石者五六人寬仁之明效也今九見吳公之來守福郡也遭際與龔黃同海

適多盜于是通番接濟二禁愈嚴其走利如鶩者反漏網呑舟而告密疑脂率不用贓證科罰籍其家貲以充軍餉甚至民間輸米粟出閩安鎭者槩指爲接濟自閩邑之嘉登合北至福清吳田成海邦隸版籍者槩指爲外洋有司于米票用掣盤法剪角銷票白役兵哨因以虐民于家海上甚苦之公知其病凡言海禁者必覈實非違制贓據者槩從原省上人或疑公寬又勤行積穀集士紳議在城家廩備騰踴緩急務實根本不區區專塞其流寡識者或疑公迂而公不恤也民卒賴以安堵客歲上游洊饑吾郡無恐其聽斷多平恕遇大獄尤惓惻或以深文聳公者公持寬和如故久之上下相信翕然頌聲作其待士尤恩禮備至諸生如程坤陳聖泰之爲黨陷者公立雪于學使者盛怒之際至于廉吏如費令尹爲奸人林瑤琳蜚中院劾萬姓訟冤公力雪于奉

旨嚴詰之下此又寬和中强毅而今時承風旨重官爵者所不敢爲其治法亦與龔黃同而所力雪之事抑又過之則其功名事業爵祿壽考宜亦遠過龔黃無疑也抑予于寬嚴之際有感焉成湯至聖克寬克仁孔子論治首曰寬則得衆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故無爲自正清淨自化未聞寬之獨累治也自申韓名法興而吏治尚矯虔卓鷙視循良寬仁者反以爲無奇要以太和元氣之流行生

皆爲物爲而不宰成而不恃非若煩苛急轡不可終日此其治之收効與身之食報固自殊也是以子産遺愛擅名于衆母卽漢宣綜覈齊嚴于龔黄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又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臧公之謂也公懿美難殫述其門士以予知治體擇言爲壽亦以明其非私德而致諛辭也

候官邑侯趙玉淑父母入覲序

今上御極十年又屆朝覲之期蓋重熙累洽而歌蓼蕭湛露者三矣先是有詔曰四方艱難凡長吏爲朕字民務俾寧宇毋勤玉帛來同且省郵以靖事節費以贍師其爲朝宗莫大焉既而曰三載述職將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誅其未可盡廢長吏中擇有勞勩歷才節懋著者對揚予休咨詢民瘼朕得簡畀左右輿輔吾理于是閩令長首

以侯官邑侯趙公領瑞蓋侯先令同安再令侯官歷年多膏澤久當膺
天子不次之擢雖吾民依戀不忍侯釋乚于懷而勢不能稽
天子股肱心膂之任以私一邑且奴虜跳蹦郊畿深入內地犯兵家所忌自取誅夷
天子神武內勑大司馬躬擐甲鍉伐外徵節鉞大臣提師入援務殱此而後朝夕我侯又況毅忠勤思

敵王愾然後受彤弓而覺報宴且爲
上條所以用人行政足食足兵驅夷安邊之畧則勢
又不能稽
天子輦轂四方之事而私一閭然則侯從此遠矣然
而閭故侯所生息侯亦未能忘閭也南北連年用
師其爲困轉輸妨耕耨愁人民召荒饑以一閭之
利病計四方之利病固相同而侯輿咻補救不遺
餘力以其所治一邑者治天下亦相同此可以入

告之吾
君也虞詡設三科以募壯士龔遂單車詣渤海而令
其帶牛佩犢光武賚銅馬綠林下江以中興曹孟
德收黃巾三十萬以靖河北宗汝霖賴魏勝草澤
之豪以遏金人蓋濟大事者以人爲本善用師者
因兵于民今之流寇始皆民耳五合六聚不可勝
誅宜有方畧收爲兵而用以禦夷賢于召外兵當
多事之後宜行寬大之政蠲稅不能核徵可也古

所稱得一賢令如獲勝兵三千得一賢守如獲勝
兵萬人豈非以去暴去貪休養生息治之于未亂
而無所用武乎此皆芻蕘無奇然或可藉公而轉
告之吾
君也昔周宣得其臣申甫方召相與戮力必先有黍
苗鴻雁之什而後能著吉日車攻之盛千古以爲
美談公今佐
天子吾將進而求之以公德壽並萬福攸同則天保

以上治內釆薇以下治外不難矣

賀建寧縣侯左三山父母年兄奏績序

三山左公文章命世忠孝起家天下士聞其風而悅之治吾閩綏城三載政成其蘇歌舞門士廖元廸曾光弼李鳳翔董邦言槃諸蒸髦來徵言夔向司鐸樵陽綏為接壤知俗淳澆之故最苦朋家作仇以拳勇部勒子弟撒錢持父兄陰事次即飲藥投繯傾人貲財尚少盗也後煩寇令然率縱舍渠魁僑郡遂欲矣公下車聰明剛毅恭儉篤誠不用

鉅箝鉤距而主名得抵讞息其法綏小弱而懲豪強明以遷善易惡之意同時光澤諸邑咸以懷磚揭竿聞君獨吏畏民依盗不敢入其界歲偶大祲公首捐俸勸糴先䊮獨而胥沾故荒政冠他縣平生不假顏笑士之請謁者遠之亟進以道藝人知自好文雅彬彬乎產髮汰奢而與忠儉宓賤棄陽鱎而收魴鯉公其兼之昭升數聞需不次之擢秉衡補袞陟于台階非難也憶甲子之春公豫夔與

夔同榜既而果然蒼嶼先生悉見夔論才品三人夜坐幾徹曙不復知為今人也是冬璫禍作因蒼嶼先生并跡及公夔為公畫微服避難計戊辰璫誅忠雪夔力爭揚左謚卹宜同後得與公第長安談患難酸楚共勉勵報

主而宦轍參差夔以漕規觸時引身公今赫赫澤生民建事業士遭逢異致抑度量相越哉公屈指名流扼腕時事輒引夔為氣類正宗太息于依附之

僞排擠之巧欲昌言號乎揚于庭聞者動色謂公深知夔至此然公惓惓于未識面之同年鄭我石而卹其孤何況吉凶同患者乎真正英雄豪傑皆從戰競惕厲中來公從此佐

天子致中興遺大投艱定傾戡亂蓋取諸平日與其治綏[illegible]如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又曰之紀之綱燕及朋友公之謂也夔報所知敢忘久要而飾諛詞諸士遂書之以為序

福安令尹巫疑始父母陞戶部序代

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孔子不得中行而思狂狷天之生才實難人之才全而德不形者尤非易易予嘗與友人劉薦叔連其玉諸子言南北剛柔異齊南人須剛克乃可濟世聖門之狂狷皆剛德也然孔子生東魯當衰周巳曰吾未見剛則剛亦非獨厚西北而偏限後世蓋無慾乃剛狂狷之進取不屑皆剛體君子之

自强不息乃純乎剛也今覩于疑始巫公殆庶幾乎或曰巫公之爲人也温瑩如氷玉綽約若處子即之如光風霽月未嘗有專直在雄之色其治福安也不言躬行道德齊禮務養人廉恥不以鷹擊毛鷙爲能大似古之摧剛爲柔守清道而抱嶋節者予何以命其爲剛也不佞曰吾聞巫公始成進士之日即條陳時務十二策
天子嘉納下吏部議行中有刺譏守令及銓政事爲冢宰所不喜遂以公宰蜀富順與鄉紳不協螫之于辛未大計
天子又令公回奏公因痛言彼中鄉紳之橫愈觸時忌辛蒙
恩旨調吾福安憾者又不釋每語纖斧蹤跡之而公清操稜稜卧理不擾無可瑕疵兩臺交以此多公醇悶七載書幣不通僅晉戶部雖拙者之效是不亦剛德之徵乎一躓于時宰而不悔再躓于蜀紳

而不悔上受
九重特達之知惟刻意潔脩撫養黎元不肯以結納徼譽躐膴此謂之不屑焉可謂之進取焉可謂之無慾焉可易曰確乎不可拔乾乾因時而惕皆所以學剛而公庶幾知此乎今天下賦日增民日貧盜日熾綜覈吏治以錢糧爲殿最則戶部考成權重于吏部四方用兵庚癸之呼擯肴仰屋則戶部府怨責重于他部在外禁火耗在内禁苞苴而脉

紋之敗日聞則戶部處膏不潤其風勵倡率道宜先于文武此非以無慾之心亢不屑之趣而抱進取有為之才者居之必不能勝任而愉快今日得公居戶部正左宜右有之會從此而轉銓秉軸正百官而慮四方竹帛鐘鼎

子所倚毗海內所期望者固未艾也昔朱晦庵云英氣害道而王陽明亦云其初進安邊十二策殊覺英氣然英氣與剛德不同亢而悔者涉英氣確

而惕者純乎剛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皆所以自強不息磨厲吾剛而足為公勗也劉薦叔連其玉諸君子皆飫公德而率其邑之士民矢去思者咸曰善哉遂書之以贈公行

送閩聖洋督學鎸級歸楚序

楚黃聖洋陶先生素以直節聞其督吾閩學政三年秉公衡文簡劲不阿當路無所掣其掛縉紳莫得窺其意学中失以教子弟否則威之而有其肯能使良士蹶瞿罷士無伍而申功令者報𣶶一二試牘先生遂為法受過怡然就道多士皇皇如離怙恃縉紳中至有欲誦先生而不敢者隱可知已或曰非衡文有爽時局尚通先生以執賈罪是為

過嚴或曰裁鬻宜刻不妨誅事外寡怨咎先生柰何輕巳官而重士氣是又為過寬之變曰師嚴然後道尊而書稱敬敷五教在寬寬嚴不互用哉且敬敷之敬固至嚴侯明撻記欲並生耳未聞以士類供喜怒也我　國家罷詩賦而專經術其制科取士廢唐宋延譽薦舉諸競賓而專糊名豈不公無私乎君文有奇正士有過否而衡文者之心力與其責任則一公焉盡之矣絕無所求矣勿論知

先生者謂先生公卿輩先生者有舊公瑨公之謚而終不能泯先生之一公嗟夫　昭代同文聖學無二而别有婁東復社之壇坫號令奔走天下其言詖淫邪遁怪異縱恣先生獨用楚風扶閑學從先進不較舊乎變待罪吳門側聞緒論曰吾縉紳子弟不事考德而徼　朝廷之㢀爵何至絜才而鄙督學之高等又日人生富貴適志耳仕途須以鏡花水月行之何用認真刻苦先生獨抑貴游而

録寒畯彼識蒔者明此棄菀集枯不較瑨乎然則焚椒蘭者所以揚其芬烈伐鐘鼓者所以發其音聲先生之公愈章是輩先生乃誦先生于先生無害也吾郡馬還初給諫語變屈指從前督學無如先生公其某公最尚通官亦弗逵夫恩濫則人反不德骨鯁則任必不勝君子籌之熟矣升沉有天命予奪皆

主恩劉華容吳獻臣非先生鄉乎百折不回大就如

彼先生暫羈級耳

聖天子方思勁直任事之臣以消偏黨頗側先生夙夜在公精意所裡用未艾也噫先生之式士與士之繫心先生皆以公卿　朝廷初用先生造士終大用先生進退人才亦皆以公公未有負于國未有負于先生也獨惜一時有以公去國之賢使人不得深言其故天下事可勝道哉變蹇人也未就予忌姑將以為親心不云然敢奮筆以為贈行序

許穉旋叅軍公祖壽序

雲間多君子顯人其兄弟濟美競爽可繼古之二陸者則許氏稱首伯曰給諫霞城仲曰叅軍穉旋或直節名臣或雅才時彥上天篤生申甫之意真有爲也予既退處里居效徐孺子不談國事霞城亦務[illegible][illegible]山川睽隔徒㥔心期幸穉旋公來佐閩[illegible][illegible]彬彬質有其文當事以公才署吾漳長泰方[illegible]君有晉接撝光粥粥自下鋒芒含粹其視霞

城則蘇子由之于子瞻間也方公攝總捕時吾里中大寇猝發率水上殘兵合臺江奸人或假官符導從或假移居鼓吹或假文儒課歸呵開欄柵遂肆火械旬月驚擾莫可誰何公密召素知盜情之陳雲委以腹心授以方畧不數日大盜盡得至今安堵蓋公擒盜用間不于其聚而于其散合古兵法以慈祥愷弟之心而行趙廣漢尹翁歸之事尤難也閩鹺政弊極因闗之私鹽充斥妨正課滯正

幇當事以公署分司至則捐槖募工造浮橋新船十四隻以足舊額二十四隻之數添橋夫二十四名以邏伺馬私販稍戢故事閩鹽新舊引一百八十六封七萬五千道三年分銷計歲行鹽五百幇期七十二日宜銷引二萬五千道而奸商自爲私販一切支鹽上倉出包銷剪不如期歲僅行二封猾者借懲公完課之名搭幇凌次故積引至于五六年不銷新舊交搆公條陳首禁搭幇列行鹽十

五縣之引目按季僉解水客若干依期赴闗照額承買季終各縣將銷過引目赴分司查對彙報院道考成殿最疏通積弊出于代庖當事題之商人德之宜其值公覽揆請予文以祝遐齡也自昔唐虞以聖人之才終身專治一官孔子不敢忽委吏乘田考亭先著聲常平提舉精神所到大業生馬後世有傳舍其官之心方在事而躬已儻然如不終日安望祿位名壽之必得也如公之捕盜行鹽

暫展一班條理已燦然精神已完固
聖主方破格用人倘以公施之天下垂之後世其迹
大當何如也公高堂有壽母聞吾閩誦視之言必
色喜曰霞城難爲兄稚旋難爲弟
天子異日璽書賜冠帔如蔡君謨故事忠孝盛名人
倫樂事盡在雲間許氏矣

董見龍老師八十壽序

吾師董見龍先生倡道海濱其學以達天爲主以
不私已不欺人爲體以濟世安民各得其所爲用
深有得于格物脩身誠明合一之宗其宦蹟自學
博士歷戶銓常伯廷尉冏卿大中丞少司空皆
忠孝節義文章經濟赫赫耳目光于史冊不可勝
述天下無問知與不知皆曰先生聖之任也先生
安揷逋民所全活以億萬計志在救民雖危疑不

恤使屯田之策得竟行于西北疏積引通淮鹽之
法得竟行于東南國可富彊奴可殄滅不至所在
加賦困窮流寇倡獗爲腹心根本之患也而奸人
與榷璫合螯先生實大奉先生以山水優游之樂
而先生憂民之志終不衰家居海上日進佃傭樵
悴者問之苦心焦思必出諸湯火而後快其大者
壺江廾石館頭定海北茭奇達六澚先被南路奸
商巧派爲幇接盤硬販擲勒民貴買其鹽至于斷

爛魚網賣鬻妻子加以兵哨看航諸害民不聊生先生建議散帮復課課一定則海上自産之鹽爲漁民自醃之用鹽悉官鹽而認課比于商帮歲又增三分之二益國利民其功無算所全活又以億萬計屬海寇内訌先生間節衣損食鬻田鳩金多方爲海濱造土堡築銃城敵臺使鄉村有臂指之援而省城獲鎖鑰之固共家居十餘載精神無息不與民同患無息不與天相通登年八十虛明洞

達壽考且寧望之有嬰兒之色凡侍立先生者恍如身在黄唐虞夏間也仲春哉生明覽揆之辰六瀕海民感恩上壽命夔申視夫斯民誰毁誰譽天道不怨不庸先生饑溺繇己痌瘝乃身道如是學如是此之謂自慊耳矜何心于人之我德乎必人人我德則畏壘乃祝桑庚楚之所不悦也而奚足以稱先生哉然伊尹以不克俾厥后爲堯舜愧若撻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周公誥君奭首述伊尹

格于皇天而期奭以天壽平格又兢兢慮耇不及耇造德不降鳴鳳不聞矧有能格夫平而後能格天格天而後爲天之所壽天眷下民視聽不爽好去惡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此亦王道之至平無奇者尹之所以格乃尹之所以任而周公之所以相勗也後千百年而有先生起而任之格之此亦何間于任與隱久與暫哉而後之學者區區歸廉隅騰口説聚徒衆炫聲名分門立户伐異黨同

其心純乎人欲其學主乎欺世視紀綱敗壞夷夏交猝生民塗炭不足以動其愧恥之一二毋論進退皆爲民害是不亦聖之所聖而天之所棄乎如先生者砥柱中流多歷久視隨其所居皆作民依蓋斯人有怙恃而吾徒有依歸　朝廷苟復用先生則以伊尹格天之學合于呂望遇主之年未老也即不然而脩月告存日有秩期頒珍從之典實天所以逸先生而介之景福矣先生没引後進有

一善惟恐其不彰爰受學之初即教以達天其詳
譽得失之際相照也吾斯未信今隨先生偕隱矣
用行舍藏未敢謂庶幾有是第以不離左右爲樂
其以天壽申祝蓋不特及門之志沿海之志抑亦
斯世之志也

吳愼旃太史封翁省予暨母胡太君雙壽序

代李元君給諫

漢史稱萬石君家不言躬行以孝友聞諸儒皆以
爲不及石建既貴猶爲親滌厠牏建老白首萬石
君尚無恙張酺位三公二親皆齊壽天子令公卿
羅拜其門是二者皆人倫之選也而難其兼今太
史吳愼旃先生班侍從日夕論思取媲公制作佐
主上致太平文質彬彬非萬石董可比然予每從愼
旃遊因叩其家學世德所自知太翁省予公天性
孝友重然諾急知交義至不留一錢又未嘗一日
雖家貧標期廓落務持直絕而無藏覆多賢豪交
而獨不喜近富人德教漸于鄉邦月旦推之太母
胡老夫人齊德偕孝白首相莊身操作以佐賓祭
翁之不治家人生產實母力也曉暢經書大義口
授愼旃最以聖賢雖長且貴稍不當猶嚴督不懈
其培植之厚訓迪之深造愼旃以禎　國家有以

也慎旃本山陰名世隷籍京畿文行爲四方指正
二親咸視養焉辛未成進士而太翁奉其祖母諱
南還廬墓孺慕不衰遂徜徉會稽山水足不至公
庭有司憲德乞言焉今歲大比予奉
命副慎旃較閩闈五月二十一日拜太夫人壽而並
出都慎旃急王程雖過里門不敢入省覲泣闈矢
公矢慎旃放榜所得皆奇士而文能復古才可經世
則慎旃品藻功多歸途道浙越而十月十八日值

太翁誕辰蓋壽登七十餘矣謹旃得以展綵服稱
觴而予亦率諸門士之計偕者升堂而拜是役也
惟
天子使衣冠之會豈後張酺宅哉多士以予一日長
屬先捧觴撑言翁逡巡避席曰奴廖匪茹　朝廷
方徵師用武臣子不遑啟處予老矣徒抱耿鳴皷
敢私飲食衎衎爲敬不舉公之觴夢辰再拜而進
日向知公之孝今乃知翁之忠也夫毀干藩國寧

必居位獨武退師豈出方剛鬻熊年九十自稱曰
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
王師之衛武公耄而作詩猶兢兢于脩爾車馬弓
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抑何壯也翁齒尚遜
于鬻熊衛武其著書不下鬻子二十二篇酒德
比鄭玄過石精明庶幾衛武溫齊聖夫詢茲黃髮
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慎旃爲國得
人龍蒸豹變我翁又面命耳提之其忠義謀猷當

愈奮勵郎明哲如太母亦樂知狐趙皆卿材也此
可以報
天子矣翁曰善吾當褁糧躍馬偕吾兒及諸君子入
京公其[illegible]我見
天子上太平方畧敬舉公之觴門士遂書之以爲壽

霞陽伍先生拂衣錄序

功名之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聖人也可為則為不可為即不為者豪傑也至于尚可有為而不為則豪傑之意更難識矣予嘗怪太史公不以張孟談范蠡合傳而僅附之趙越二世家夫張孟談既滅智伯强趙遂退耕負親之丘及韓魏齊楚謀趙乃行其妻子于四國以敗其謀范蠡既滅吳霸越遂泛湖浮海然居齊齊重居陶陶重咸致富而

好行其德二子者去于可為之時而無濡戀又為于既去之後而非槁寂不愈奇乎予童時讀霞陽先生庚子焦㯋知為奇人三十年間進退遲速畧相當然者先生所令之龍川役只六局糧僅七千水陸交衝盜賊盤踞始至之日值功令裁革局里公費先生損橐拮据以給輪蹄又為前人完夙逋萬金海寇劉香歷挾道將以亂粵山寇曾六滿連鍾凌秀郊淮鼻之虐與郟豺子合為內應先生神

機妙畧以區區彈丸之地兵餉鷹臻而所用者不過七約鄉兵及千長李大章約正王應紳鄭任禮袁田諸生廿承謨輩耳先生知賊黨有袁穗若可誘而閒知賊有兩窩一在東塘隸龍門難剿一在探坊隸和平界易致遂從下背屯高嶺皆搜捕縱火逼六滿遁逃于探坊命諸生廿承謨率二十餘人扮商賈以訪之李士章等大兵繼進不旬月果生擒曾六滿而巨寇平兩臺方為先生敘奇功屑

不次之擢而先生以勤勞事藥餌且童烏感愴遂堅乞拂衣上下交留章凡六上不得已姑從先生為請遂志

上允以疾赴補破格起用古之善居功者或以辭盈避忌或以推善讓能或以平生所欲為既快郎止甲者曰鳥盡弓藏高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無以加矣先生發硎建奇非盈也上下相信無嫌也報國孤忠與經綸大業未竟也而遽飄然高

蹈人莫能測識此其去就之迹視張孟談范蠡二
君子不更奇乎夫干越之器芒寒五色光逼二腥
匣而藏之其用無窮非鉛刀一割而不可再試也
方今東西虜未戢中原流寇未靖即海氛時時竊
發無才者求進固難有才者求退實不易先生功
見名著恐非高卧自適之時矣乎不才鶩蹤雖伏
固宜而先生乃謂其不趨時耽祿誤妆同調千里
問序夫同其退而不同其所以退人其謂我何書

之此亦以明先生之高也

旗陽林三先生詩集序

吾郡之世並正卿代多才德者莫如林同時有東
西南北林之號其居水西旗山稱西林則太守贈
司空人端公司徒肖峯公司空碧麓公三先生是
也夔爲皇子巳知四林官爵勳業心艷之先君子
與司空公同籍夔年十二頗能文司空公爲少女
擇塉才夔不鄙庶孽遂許委禽并授史記焉而司
空公即以是年從田間起爲粵東憲副敭歷至九

列又二十餘載夔尚困諸生無從追隨請益然自
人瑞司徒皆工詩與司空之外祖鄭繼之先生齊
名夔祖父言詩亟稱數君子故夔困而知詩獨司
空公處[illegible]潛心性命出則殫力經濟不以筆墨見
及萬曆戊午公懸車夔始執侍四載問公著述大
旨公曰凡者著立言不得志于時所爲耳人才難
兼精神有限且名固造物所忌也夔服格言又心
知公未弱冠已博極群書下筆驚人公終君虛若

無間日少時專力漢書一部及佛書五燈法苑二
種皆自作小楷詮釋評次自謂超出諸家上朝夕
自隨不幸遭䫉火後追作難及矣以此終莫能窺
其者述公沒既久其孫遵黙孝廉君始從鎗篋中
發而梓之如龍甲鳳毛奇秘希有于是司空之詩
遂與人瑞司徒一脉愚足凡夔數十年間堅請而
不可得者今既快其及見又歎其出之遲傳之少
也君司空公真無意於名孝廉君真能述厥述者

矣古之君子處功名之際皆恬然弗居故福祚既
流于子孫精神卒傳于後世易曰脩詞立誠子曰
以約鮮失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而況詩聲
一途長沙靡競勝之會乎三先生之行誼事業已
表表不具論矣即其詩風骨高入漢魏次亦選體
初盛宇內自有定評而夔獨于司空公之恬淡高
介生平不輕作一事輕出一語深取以爲立德立
功立言之法以其所親見若此則其先世所未

見者何如也噫自童稚受知今復蹇蹶回思司空
公矜以風節林居十五載足不出戶坐破蒲團摧
剛爲柔無施不可夔負公訓多哉遵黙追琢金玉
幼爲司空公所器其尊甫爾錫公積行累仁有劉
愷丁鴻之節家學光大鍾于是矣昔漢詩首韋孟
其子孫韋賢韋玄成繼美致位卿相唐之蘇瓌蘇
頲亦庶幾焉進而求之則周魯之豳風閟泮召康
穆之卷阿黍苗江漢遵黙余德友也將厚望之不

專專言詩殆可與言詩矣

陳日觀先生詩序

吾藤山有先儒曰吳聞過者繼程朱之學恥仕元傳道于王孟陽勵其父子雙忠用是里中多哲人國初總憲陳叔振公為清正名臣日觀先生蓋總憲之裔也始異童稚即知先生為學有法心師之萬曆壬寅方總角先生與異先君子及父友陳振狂先師鄭元升遊梅塢中異得侍杯杓筆硯時先生貌偉皙又披白鶴氅映照花香飲數斗不亂望

之若玉山命異圖梅花圖而題詠其上幾不減西園雅集焉癸卯先生賞異闈牘以為宜第一而不果既而先生官九江吾友盧坤復偕在署異寄詩有霸氣尚餘英布地玄風猶接遠公廬之句先生又擊節而寄異以所刻陶靖節集蘇黃歸去來詞狄梁公碑及先生歸里異與其令子太朴同盟課藝每每以詩文相質正不旋踵而先君子與先生相繼即世二十年間文章之變風俗之更與夫是非得喪之致不得起九原而問然使先生反見必洞心駭目悲其去古之日遠也嗟乎先生遠矣獨其詩在耳溫柔敦厚之旨既深得風雅之宗讀先生詩如見其與先君子倡和音容汲引後人不倦至意若不勝存亡之痛知己之感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今吾里中如先生數姓皆三百年不易宅子孫清門事詩書平居交游咸道誼相規憂患相恤膢臘齒讓不以枯菀殊態出則砥礪名

節困窮不悔如陳元愷諸君子皆可以廉頑立懦蓋先輩學問之教執持之久感發之深視彼炎炎偷薄喜敗惡成倏忽轉受與哀貽笑者真不以彼易此也耶吾鄉先生之名與言行亦可以風矣

顧侶鷗在茲集序

漢興自蕭曹起家椽史而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薛宣之流咸功名奕奕史載韓延壽議罰騎吏後至者門卒當車引孝經明騎吏以敬父見罰爲虧化延壽謝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如此然予歎卒之奇惜史逸其名也理吳三載所接人才不可勝數一日太守史念冲造堂落成徵

名予摘韋蘇州宴寢凝清香之句命曰宴香陳眉公曰不如凝清合麗而從廉耳史公索韋全詩予無舍本理廳一宣日史在傍應曰家有宋刻史公亟取觀之大喜問其名則顧復字侶鷗也本儒生治舉業不售父爲吏年老退休代傭取直養親而已非其好也而史公命誦韋詩琅琅舉止都雅一座改觀吏治體嚴官與吏無倡和侶鷗方職筭漕數勞劇多病適同儕有奸人忌侶鷗才匿名巾傷無所得即撫取呈韋詩一節誣侶鷗以書籍餽予又文湛持陳芝臺二先生索予詩畫予以侶鷗知風雅于衆中給直命市綾幅匿名者又誣侶鷗以綾絹餽予後跡得奸人爲陸世傑獄旣成侶鷗慨然嘆曰士各有志吾安能鬱鬱與雞鶩爭食自觸雉羅哉堅辭而去厥詩于山水之間踰年而予亦因事順心奉

御再出仍以病乞身將母不幸又居廬毀瘠侶鷗皆

其詩友王雙見踰峻嶺下危灘遠來吊問以師生禮見出所著在茲集生平耿介孤狷夷然不屑之韻具見于此宜所如不合終困且貧讀厥李斯終篇常㬎厠中鼠自處已云非之句幾與騏驥伏櫪壯士暮年共擊碎唾壺也　朝廷方破常格蒐異才侶鷗安知不爲陶魯況鍾蔚能諸人與漢才匹乎然功名一途終非傲骨可任吾知侶鷗之無意于人世矣遇山川之奇輙留連不忍去以親老未

能割情遁跡計武夷太姥諸山掃白雲以待子矣
子有禪友曰空生青林越山曹源皆久脩大乘了
悟無生子往依焉侶鷗能從我遊乎處世皆在敎
身用豈得失于胸中矣

王雙晃先生瓢憎集序

古今詩人之窮陶靖節至于饑來驅我去叩門拙
言辭杜子美至于諸家憶所歷一飯跡輒掃予嘗
怪蕭鄼侯韓淮陰皆人傑也並在微時鄼侯即能
佐給漢祖起事淮陰乃寄食漂母豈命然乎抑才
殊乎涉世愈深拙宦愈困謀生愈窘方知嘆一飽
之無時退之非激語也才有可以衣食千人者有
不能自給一身者如范少伯蕭鄼侯進亦贍退亦

贍如陶靖節杜子美退固窮進亦窮若淮陰者進
則助興王取天下如反掌退即窮餓而無所之耳
嘗以此語人并解兒子之愁饑者未之信也惟禪
友青林曹源二公近在玄沙夜談鎚鉗予日用工
夫實皆以塵俗間斷二公曰此事不分居山居家
如以應跡則吾之置一笠一鉢較難于子之養數
百指也雙晃王先生吳中之高隱能詩者今貧老
蕭然僅一身耳吳俗好名喜交遊事干謁雖驕人

不免先生絕跡深山結伴落穆即筆墨才華恥落人間供俗賞況可以聲跡求之乎予理與三載未識先生之面今退隱矣先生聞閩山川之奇與顏侶鷗挾策來遊又以予能安貧知道者過而出瓢憎集相示骨遒氣雋無窮態谿刻之相予方始知先生而先生已早知予者糲粥莧羹刻燭對咏倍相得也先生無所求于人義不苟留真如麟鳳之難狎臨別語予曰閩山果奇絕吾子果奇窮予治

一家不足吾治一身不足從此休矣雖然予亦豈能治一家者哉昔仲長子光依王無功而無功尚有東皐酒田卓契順徒步訪蘇子瞻于海南然未聞契順能詩也夔見品兼子光契順而音出金石雲水響答一時勝事過古人遠矣予既無酒相餉又不能如蘇公書歸去來辭以贈其行也聊舉青林曹源二公法語焉宇宙大矣無處置王先生一瓢當亦無所用愛惜其簡也

閩遊合草序

閩山之奇如武夷三十六峯列峙溪濱每峯皆摩天峭起太姥則玲瓏層疊居大海中日月所照化為金碧予四過江郎咏三片石日近天猶特立並地不相依差彷彿形似其餘非巖广石室延袤可家則瀑布水簾懸天飛灑從下入多杉篁香草石熏水駛出奧怪幻雲烟噴薄千形萬態從上觀曉則白綿布地螺髻浮空晝則坡埯奔伏如海濤翠

浪今王夔見顏侶鷗所見乃道傍一二猶紀咏清絕使盡覽見遍述吾知筆端造化閩山之奇當何如形似也噫山川所限風氣藏蓄支提有數千年之木環若蔚藍芥片莫施人物乖崖欽崎亦多如之二子能數遊乎包靈納秀于胸中毋盡泄吾奇使異日有儵忽鑿混沌之咎也

賓宇宗兄六十壽序

禮稱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近曹能始觀察爲予言古賢未有不遷居即如予家濂溪先生道州人遷南康余集生中丞曰是無異蓋孔子巳自謂丘東西南北之人耳予深服其說然則局一室而滯一邦皆非男子事也吾宗派之在宋可考者爲右丞相益國文忠公生於廬陵遷於沙縣宅兆尚存子孫

循繁益因排權倖而改福建提刑再入相退居十五年號半園老叟意或樂於閩耳今宗兄賓宇其苗裔也賓宇祖居沙縣至高祖遷囦溪又遷福郡或寄籍玉融其置跡巳異昔文忠公之爲學也謂謙六爻皆吉恕一言可行故處巳以謙待物以恕今賓宇布衣耳邑長一舉義士再舉飲賓三舉里正皆堅辭不受何謙也事其兄安宇如父而以其子子之及兄有子而退治煑海業富而好行其德恧囦窮爲人排難解紛而重厚少文與物無競何恕也文忠公之家學昔以顯而今以隱乃賓宇有子六人皆才且賢隱將爲顯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吾宗其昌乎賓宇今年六十矣從貿遷有無化居中觀天地消息則沙縣與福郡之源流葦布與宰衙之往復總謙吉與恕行之妙用在廟廊則爲祈天永命在山林則爲深根固蔕一而巳矣古六十曰耆指使而賓宇操作不懈古六十杖於鄉而賓

宇登陟如飛向平婚嫁既畢爲五嶽遊司馬子微陶貞白陳希夷年壽皆不可極天地四方之事固不止功名而在道德矣賓宇聯姻貴族上客盈門凡進壽臧言熾者不乏詞而予獨稱說恬淡仰合謙恕蓋行葦之義不可同于他人也賓宇曰善哉吾不及此抑起家艱難命諸子載歌幽風以佐弧矢之觴遂爲序

薛慕堂太翁暨元配七十雙壽序

古今以儒術通顯壽考如漢張蒼伏生申公梁丘賀韋孟疏廣受董指不勝屈蒼明律曆爲計相最貴壽最久孟之子孫皆至宰相然未聞有偕老之賢配也若禮經一家首稱高堂生徐生大小戴徐傳子孫皆不過善爲容戴聖之治行多不法宋儒術獨著朱文公欲以周禮儀禮爲經戴氏爲傳不果我　朝以小戴列學宮爲禮家言者固多彬彬

然無過于玉巖黄叔陽先生所著日錄其据櫽貫穿按圖考義廣大精微往往超越馬端臨方陵巖而上之眞足以補朱子力所未及今又在慕堂先生父子矣先生與黄叔陽同里蓋聖學萃于吾閩而禮經又萃于長溪不可誣也先生初失怙侍卒瘏拮据太母崔同心茹苦其夙興夜寐早服重積多人所不知若夫創闢堂構妥侑宗祠族之貧不能塟者捐賑之邑有與梁之役力任之又爲親屬閭里排難解紛卓然自立其于禮也匪徒言之實允蹈之使先生見用于世必將釋回增美措正施行旁皇周浹曲得其序惜但抱規矩以匡一鄉也中年傳道于令子當世公庭訓備至果以禮經上公車名滿海內于是薛氏之學始顯其骨力才品文章經濟發先生所未發而與前賢大儒比肩匹區徐生父子善爲容不足道也先生與太母登年載德俱過七旬機汜之恭不釋衛武之抑維偶室

對鴻光庭趨曾閔侯魯燕喜令妻壽母業身備之禮七十授几杖行糜粥君問則席先生年高于人教穀于子令長式廬後生避席太姥支提杖屨遍及夫克己復禮爲乾道乾健也健則不息然則以禮脩身及家平均天下固悠久之理也當世公旦夕上第大用整齊經緯揖讓而治使暴民不作四夷賓服百姓無怨天子不怒天下咸稱之曰幸哉有子如此而先生與太母又以期頤聿觀厥成

天子晉錫有加令公卿羅拜于庭若漢張蒲盛事然
則其經術尊矣福履大矣夔世習禮又與當世公
驚國士交故所以壽其親者不越禮家言敢附一
觴而進之

陳九環先生七十壽序

吾鄉先達多名公鉅人其以經濟稱者則林竹田與容所二司馬戰功炳史冊馬鍾陽著績司農歸定條鞭賦法百世賴之林甬澗爲名總憲居家卓騎平進貴之亂使王文成得以返旆討宸濠奠社稷近者有葦溪以監司代中丞討賊功成受忌放浪山水其豁達風流如東方曼倩今吾九環先生又經濟中人豪也先生髮未燥受知于邑侯周顯初與曹能始齊名時有鄉人持金求伸訟者先生拒之其舅氏林止梧已定其品識不凡庚子先生得雋夔始學舉業讀其文而知其人先生七困公車以母祿養急勉就建安鐸萬曆丁巳春夔遊武夷道過先生其齋頭有雙桂參天香聞十里留飲其下以豪傑相待賦詩論文神明奕奕至今追憶不忘其時又見先生清隱田捐瘠稾以葺學宮直貧士之爲巨室螫者同官卓司訓藹選旅窮先生

爲制其豪僕自京師身挈之歸又延譽上下俾擢
去臨別揮涕已而令陽山不鞭朴而樂輸訟簡囹
空治行冠一時歲庚申猺與獞構先生曰獞吾民
也有吾在猺敢爾嚴駕詰之猺懼釋獞寨去及署
英德當水陸衝供張罷民先生行條鞭法出贖鍰
令吏胥具備民獲甦著爲令連州猺起他官畏縮
先生毅然請署事時我師數潰春耕未畢公帑不
足先生曰是不煩吾兵且兵有先聲後實遂設伏

而身率敢死卒徒步詣賊壘諭以禍福始賊皆露
刃張弩以待見先生突至驚愕感激羅拜乞降其
部落中桀驁者素驕悍欲求魚鹽放麥若干斛
牛若干頭先生陽許之以散其黨俟春耕畢遂合
恭師勦之猺人藏馬連州安堵秩滿晋貳辰州守
酉偏沅扺鱷魚堡苗賊與老化率部落攻堡南門
甚肅先生歸先生曰遇賊而退是無勇也且賊是
[illegible]以待之不如急趨東門守者盡空先生親督

婦子負石登陴僅簡壯士十餘人設伏賊闘先生
從東入分其師攻東門先生發伏殺與老化餘遂
懼而散安會亂黔　朝廷用兵先生所治正黔咽
喉水陸飛輓多停朽不可問先生請兩臺檄下鎮
揚分三等上運入黔中給軍所下以飼畜精積米
七千餘石當事器之令前戰功上最議補黔中鈐
轄之任適陽山有寶陽墩舊傳鑛穴
竹廟時開一開棵而罷奸商以二千金賄貴人請復

開兩臺下其議縣從吏之先生曰此禍吾民也力
持不可貴人以利害要說先生屹不動且誓棄官
以全民議竟寢貴人領之謀下石而先生見幾拂
衣居數歲母林太夫人以壽終有
旨復用先生先生曰子欲養而親不存君雖知而貴
人側目安能俯仰不知已取訴厲哉杜門課子及
壻蓋其子庶咸最賢而壻林用始即竹田司馬之
裔皆能文有以發先生之意性嗜飲今登年七十

精明強固文酒之會大斗不亂卒度卒獲真得全于天永錫難老者夔嘗與董見龍師𢓜論謂人材惟經濟最難經濟而壽考尤難盖理學易託虛談文章名隨資筆節義遭逢不得已之數獨經濟必具真才真識真膽而出爲實用實事實功不可虛憍假借自古立功造事之人其精神耗于履險運奇夙夜櫛沐加以齟齬拂鬱所傷實多卽諸葛孔明猶蹈之若范少伯張子房郭令公李長源盖百

不得一焉然古今稱長生久視必首黃老黃帝十歲而開物成務兵法至役鬼神駕鳥獸智亦勞矣百餘歲猶鑄鼎乘龍太公望八十遇主華商興周封齊復相迄無休息百餘歲猶鑄山煑海豈獨其數過人哉盖黃帝有崆峒之訪太公有敬義之學此天所不能違也今先生爲治主寸不擾民用兵以寡擊衆出奇制勝急流勇退逍遥無爲考其始終本末覺竹田容所鍾陽南澗董溪諸君子不得

擅美于前假名位既不能德而先生更杜德機重襲自晦真學黃帝太公之學壽黃帝太公之壽是先生所取于天與天所以厚先生者自有在而留竹田諸君子事業以待後人不專爲一身鍾鼎竹帛起見也用始兒與夔同師見龍者謂夔知先生最深徵文爲壽夫以先生之才德獨令失時不得志如夔者颺言而先生反色喜焉則其襟度過人遠矣若經濟壽考真足爲楷式後之人知學先生

庶知吾郡有人而夔言不謬也

潘養所隱君七十壽序

朱晦庵夫子始入閩也避地于海濱之合北里象洋間題躍龍津得月潭于其地叢石至今筆畫古勁如生吾師董見龍先生率及門郭役之鄭子玄潘世會潘道駿諸子建祠其地以祀晦庵春秋釋奠講學焉二潘居象山之麓固晦庵過化存神之地其尊甫養所隱君又日以考亭之學力行諸已內教其子外化其鄉宜海濱才彥之美風俗之淳

異于他處也隱君登年七十聰明强固壽考且寧鄭子元語燮曰隱君七歲喪母連事三繼母如一父晚得風痹朝夕扶侍衣不解帶其叔母貧而無子衣食殯葬之自伯叔兄弟及宗族咸賴以舉火或為之任婚喪償夙負解紛難又損貲以脩族譜飭祀典使潘氏為望族復比于陽節則隱君力也辛酉歲薦饑隱君出粟以為其地義倉躬攢役繁苦三十年毫無所取於人暇則疏溝砌塗海墊埋

齒不使人知子孫之師若友禮遇特隆其以非意相加者鞠躬引咎而已居恒惟以種德勤學廣量保身為務先字曰德敬後更曰養所蓋其志也子能一言為之壽乎燮曰美哉洪範嚮用五福而先敬用五事孟子善知言養氣而生于集義夫舉貌言視聽思而一于敬舉剛大塞天地配道義而善養之方不過持其志無暴其氣夫敬義立而德不孤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君子之養蓋在敬君子之

敬又在養君子之敬養也終身焉矣敬之體至于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之方至于勿正勿忘勿助長微乎其微不可以聲色求不可以魄力當世儒無着手處遂以一念不起歸之禪以調息止觀歸之玄而其心為文章事功之儒其弊為利欲為明黨貽禍於世此有志之士所以卓然反其本于是主敬必不愧屋漏養氣必距邪說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凶邪氣不息正氣不著自堯舜至考亭自

考亭至今日士所以養其身君所以養萬民天地
所以養萬物不外是也今隱君始稱德敬繼稱養
所其于聖賢之學已見其大端其于帝王奕敬德
祈天永命之道雖未行之國而已行之身其子若
孫紹明闡繹内以父為師進而考亭又進而洙泗
使孔孟王敬養氣之傳興起不墜一旦出而用世
以致知愼獨者上不欺天子下不欺庶民以浩然
無害者兼夷狄距詖淫救民于水火之中造士于

陷溺之後其為隱君之壽蓋在此矣其他引養引
恬之說固隱君所鄙夷而不屑即祝哽祝噎備三
老五更近天子之光又隱君敬養中所自有而無
事于尊高其詞也

陳母鄭太君壽章

陳聖謨之節母鄭太君年三十五而寡今壽六十
有二聖謨之友周之夔為稱觴擇言曰古稱婦德
無非無儀似不以才顯然孟母陶母曾敬姜杜太
姬葷成子令名皆以母任父具聖賢之才者鄭太
君相夫勤事舅姑孝稱未亡人水漿不入口者六
日德至矣聖謨時纔六齡兄弟皆稱太君見聖謨
穎異必成日課誦以百數聖謨之文雄奇與博名

布儔輩淵源寔自哉尤有異者方其大父庚戌從
居海濱不十日太母泣曰此沮洳鄙僿非吾兒就
學地力請還會城親師取友不移時海寇內訌得
免逃竄甲寅大饑福唐倉攘太君令聖謨之兄鴻
韜載稻往糶節平價先自極貧糴少者始民得安
堵勿論教子即其幾先之哲弭變之畧遠矣天下
多故賴才以濟
天子方求不世出之士以廓清敉寧聖謨本受成母

教者報王弟翟薦加竹帛昭灼其爲母壽大矣易晉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太君與聖謀憂勤惕厲以有今日異日錫馬三接夔之祝固未艾也

董元夫時文序論格物之學

董元夫將遊南雍梓其所作時文行世問序于夔蓋昔李漢序昌黎文首曰文者貫道之器先儒非之謂道能貫文而文不能貫道然道處器也必有一焉以貫之此其說實始于夫子惜李漢僅以文當之耳古今論文或以氣爲主或以格爲主或以意爲主獨子瞻所云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爲文不可勝用一語爲得文家不傳之秘蓋文也而進

乎道矣是物何物乎元夫爲吾師見龍先生之侄家學淵源獨不見其所著大學中庸畧乎其文確其道該獨格物一義尚引而不發夔以爲大學所格之物非他物也身之視聽飲食爲物莫大焉至于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則不格之過也致知在格物者格其視何以見聽何以聞食何以知味格此之謂知本此物一格物物了然而后知至意誠心正身脩于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無

難事矣凡謂之物者不必皆外物也詩曰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禮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詩與禮之所謂物即大學之所謂物皆即吾身而
示之也晦菴釋之以窮理反涉義外陽明釋之以
格其非心又屬對治皆非聖人絕頂之學其于知
本意義毫釐千里矣丁丑寒夜與劉薦叔侍坐師
次拈此質疑劉子曰子之言物是矣子之言格以
何爲義夔曰大學首章言格物而末章言絜矩矩

之爲物方也格所以定方之器不離乎格尺格式
之格故渾天至大一格尺可量制器尚象一格式
可就吾身視聽飲食之物必有定則賢知者過之
愚不肖者不及皆非至善皆不可以明德親民而
治天下國家故大學始事在先格此一物無他格
其孰爲至善而尺寸釐毫不使差謬於止知其所
止而仁敬孝慈信一以貫之矣夫反諸身曰格物
舉而措諸天下曰絜矩無二道也視聽飲食了了

常知則一物如是物物皆如是即格即絜也上下
左右前後所惡勿施隨處不昧則物各止其所物
物而不物于物即絜即格也以矩明物以絜明格
無餘事矣劉子曰子言辨矣然以格尺格式之義
施于視聽飲食不亦拘乎且格物在致知誠意正
心以上精微之格經明言定靜安慮豈有定靜安
慮境界可施格尺格式乎斯義未安夔曰大學曾
子所述而曾子魯者也其學力從忠恕入門從三

省起手日積月累至于悟一貫之後始作大學觀
其雜引詩書如顧諟天之明命如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保赤子心誠求之
皆證明格物之義亦良苦矣此可謂之有格尺格
式乎無格尺格式乎而況顏曾同得聖宗參也魯
其學以恕爲宗其功在格物致知回如愚其學以
仁爲宗其功在克己復禮己與物固屬對待之義
而自善學者觀之有物有則之物物即己也舍己

從人之已已卽物也胸中物則一毫未安則已必
不克胸中已見一毫未化則物亦必不格故愚妄
以爲顏之克已曾之格物無二道也絜矩而天下
平復禮而天下歸仁無二道也克已之目在乎視
聽言動則格物之目亦在乎視聽飲食無二道也
夫是之謂一以貫之也劉子曰子于和會聖賢似
矣然格物一義在致知誠意正心以上吾終疑之
從古聖賢亦安有心已正意已誠知已致而獨物

不格者乎故從來謂格物特虛立之名不了之義
子何獨信其如是幸舉一聖人之格物者以明之
夔曰大學之格物原以止至善至善不過孝弟慈
曾子孝者也顏淵學舜者也姑以舜孝言之舜之
事瞽瞍也可謂其心不正其意不誠其知不致乎
心正矣意誠矣知致矣何以瞽瞍尚不悅蓋瞽瞍
身有侯封象欲殺舜以奪之舜初但知求之子職
未盡但知求之親心未順號泣旻天窮人無歸究
竟此一物果安在哉及云焚廩浚井萬死一生入
宫一見灼破病源惟茲臣庶汝其于治一言遂使
傲弟變嗔爲喜父母亦允若此處方是物格知至
底豫而天下化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破竹之勢也
使舜微見已爲孝微見象爲傲前無號泣之誠求
後無臣庶之絜矩所謂已見未化物則未安欲帥
天下以仁其可得乎吾爲之說曰欲致孝之知在
格孝之物聽于無聲在聽處格也視于無形在視

處格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
在愛敬處格也物格而后知至天下無難事矣此
格物所以在正心誠意致知之上爲衆本之本確
然無疑也劉子曰善哉從舜孝論大學從孟子于
田數章得格物之義殊快人意憶丙辰丁巳間與
元夫孟溪讀書論文日提醒此事而二十年間困
心衡慮皆向外馳求負君親而愧聖賢思之渾身
汗下元夫將本家學以用世者能使是物了然于

心乎豈但文不可勝用哉書以遺之亦祈海內共
證吾師友之學不專在文章事功也已

家姪子羨時文序

吾姪子羨始生而先人豫識其奇長值文名試輒
高等癸酉闈中為郭宇山趙玉淑二公合取第一
因二公愛才太篤批語太長主試遂異意丙子闈
牘出予甚奇之仰董見龍先生亦許應第一而不
售益刻苦讀書其為文也每置身于聖賢問答之
外求所以立言之意恥作塡詞及依文解義法有
時不持寸鐵有時萬騎齊驅同儕多稱之抑予有

感焉先祖早年專攻許石城十六藝文便到家薛
方山讚作會元先君宗尚昆湖會闈亦兩擬元予
不才思補祖父之遺為諸生時薛求仲見吾文向
章酉生言曰海內後進可元者三人夏長卿曹允
大周章甫獨允大符其言自念三世皆學元而不
遂兒輩多思為必售之業則元家衣鉢子羨能無
意乎同年俞彥直語予雲間董玄宰張瀛海張侗
初三人皆欲作元侗初甲辰以闈牘質陶石簣但

許以必售意甚恨及放榜問所以先元之故石貧曰先在精工倜初汗浹重裘恨心遂無影響予辛未首題本意謂事慨上下先後正反之勢不宜作一倒語并不容一對語而末路力竭徑犯手時自知與倜初同病蓋茲道之難至此近來元宗寥寥才情及别派反得之私謂許子遜而下終以韓求仲曹允大爲正宗振衰起敝今又有吳行若此于時諭不合于元法合予羨試與同志商之然許敬

庵語人曰文字打破第一關決可造命袁予兄舉而歸之脩善行積陰功二公益深遠矣

卓伯艮年兄香山草集序

吾閩福唐多名勝産異人如黄蘗石竹福廬瑞巖及濵海諸巖壑難以枚舉而卓伯艮香山讀書地其一也伯艮爲予同選第一人今北行春秋兩榜應當不落第二生平磊犖大節亦難以枚舉若文章之奇雋襲微重妙出天入淵恐香山泉石花木未能點綴其萬一也今歲居屋被海寇焚蕩一空伯艮無慍容昔陽明先生將撫南贛出都王晉溪

語諸老曰陽明此行必建大功人問何故晉溪曰觸之不動敢以此爲伯艮賀記予甲子赴試道會稽雲門寺晤湛然禪師語予曰子文工若矣今當取蘇秦張儀范雎蔡澤與人主面陳時勢立談取卿相之文讀之彼皆流自胸臆隨機應變無所勦襲與吾禪家悟後信手拈來者同也秋闈後晤趙儕鶴先師曰子文從外打入若一日不讀書不窮理不鍊習便任脚故售遲然至功成亦能役使百

靈吾文從內打出所謂借他家糧草攻他家城池不用多力故少年赴第每誦二師之言耿耿至今敢以此爲伯艮勗山中方息心参究斷諸結習不談文字久矣走筆書此亦率胸臆知伯艮相視而笑也

趙則行小題序

童時讀錢鶴灘小題驚爲賦手後見歸震川大題理題亦典制宏博有廻天浴日之勢然後知此道法界無盡書生家含毫舐筆從語脉字脚處生活眞尺蠖伸詘耳趙則行生居海上凡日月吐吞烟雲出沒之象泱皆盪胸不可遏抑加以沉酣百氏寢食六經家近龍城日侍吾師董崇相先生抵掌千古宜其筆之傲睨凌轢不可以一端盡也邇來社黨與名根熾士之無識者咸束書不觀馳逐依附見用古疏實依題切理之文反唾爲不合時宜及鎖闈白戰丐薦書免黜落倖而詭遇潤色空疎以欺世猶相標榜曰名士名士吾甚羞之讀趙則行文庶幾醒斯人之聾聵乎賚其小題數種以存鶴灘衣鉢其他適時名世者尚多或與震川相師友可也

讀殷介平湖游明州紀游詩序

童時學詩有尊宿戒勿讀杜只從高岑王孟入心甚疑之既而見名人持論謂并不宜作唐詩于是一切語錄訓詁方言俚字盡入詩咸自負新體心益厭絶然人間感觸應酬率以詩言志嘗于近來諸家詩中道義最喜吳門王百穀七言律吾閩陳白雲五言律剪裁風骨逼真盛唐近更得嘐城王簡平集其五七言古風疑是古人樂府其七言絶

其草　二集　卷之二　八一　大匠館

句直凌太白而上之今讀吳中殷介平詩又與三先生相掩映百穀白雲往矣簡平尚在閩徊介絶俗而中具風流豪宕之氣介平方精舉子業博達康濟將有用于時與簡平異趣然二君子者皆吳門人傑就其詩論之皆可自我作古寥寥宇宙知我者希冀後人不昧此語耳同在西湖而予以學誦佛書于詩不能作一句介平乃信手拈來出風入雅明州踏燈竹枝詞感時紀俗殊非苟作者予

未得見簡平介平試以七言絶往質之龍象相蹴棒喝交馳後以語我增一快事也

其草　二集　卷之二

林敬瑞澹語題辭

童時學詩喜王楊盧駱富麗一法見徐陵玉臺序大雷書香艷逸發恨昭明已死不及收入選體當使顏謝掩色也文章家動稱太羹玄酒朱絃疏越然而澹泊一家易于藏拙倘核其富麗則非石崇王愷之數尺珊瑚百斛明珠難以鬭勝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儒行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噫豈易言哉吾友林敬瑞博洽多聞錦心

繡口家無寸儲而筆端五色屢困于時而悠然自得多流連風景寄情花月之作夫士有不可測識若楊子雲湛心太玄而好沉博絕麗之文宋廣平鐵石心腸而梅花賦清麗敵徐庾中峯廣錄白玉蟾文集皆藻奪雲漢聲出金石絕無禪衲羽士寂寥枯槁之氣此數公者可以位置吾敬瑞而爲酸腐針砭寒儉衣履也或曰敬瑞信麗矣何以自命澹語乎爽曰山川之蒼翠欲滴也烟雨澹之大庖之調和雋永也椒桂澹之絕代佳人以臉去一盼不留片語使人澹遠此敬瑞之所爲澹正敬瑞之所爲麗也否則以水濟水而不可食野無青草而不可爲國吾何取焉友人陳炳尚雅好敬瑞文謀梓之予爲簡其題武夷數大篇純六朝初唐者意足單行于世其他應酬近體時之所共姑俟外篇可也

林懋禮蒹葭集序

予讀詩至小宛谷風兄弟朋友相戒之際而悲焉其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曰如集于木如臨于谷如履薄冰語孝思也曰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曰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語交態也古之爲詩非苟也盛則矢鳳鳴雝喈孔碩肆好之音衰則效蟲飛弋獲職涼善背之譬其于道德功名憂樂禍福惓惓三致意焉

不如是寧不作可耳詩道微交誼薄唱和僅在宴游贈送比于筐篋懽娛未畢譏訕隨之遇鼠食小利害轉盼下石而猶號文壇稱詩社不亦羞乎友人林懋禮爲鄉先正林湛玄公之賢子公清介貧甚諸子莫能自給懋禮以筆硯所入事長兄如父友諸弟有加撫亡弟之子鮮生如已子其姊嫁于薛夫亡目瞽僅一甥又爲豪所殺懋禮迎姊養于家大節若此人罕知之而才實可用世尚困諸生酒酣牢落放言觸忌予既婉之山前明哲猶望懋禮以南容白圭惜其太丘道廣爲妄交所累與吾少時同病懋禮曰丈夫當以身許人予曰世無嚴遂燕丹安可輕作荊軻聶政乎懋禮詩文才名籍甚身日困窮鬻書鬻屋二吟傳者悽愴而交游莫能爲之地懋禮方悔壯心思爲挫銳守雌之學蒹葭伊人果在何方意惟少伯友計然子房師黃石耳吾輩不足當之也或譏予曰與斯人遊咎將及

子予曰嵇阮並狂取禍輕重卽以詩論元白同調知己也微之與裴晉公異意而樂天優游其間兩相得焉今晉公雅量元白碩交千載如見未聞有軒輕也懋禮于予顚躓疾病旣有同患之誼矣至予有過失未嘗不正色相規又況孝友忠信皆我師表使旦夕策名清時必以敢言敢爲報國生死不二其心者異日視懋禮又將以爲蒹葭伊人而予竊比于小宛谷風相戒庶幾可幸無罪也

閩督學使者宗師譚公去思碑代

凡同譚公以風紀藻鑑聲聞于朝奉　璽書督吾閩八郡一州學政三年凡再試之所設施悉如功令士風文體翕然丕變秩滿遷去踰時而公門士公車及選人入京者趾相錯于門求文爲公紀石予方急營田未暇及踰年而閩士之思公者益深馳書來促文者益切予曰是不可無文矣憶公課士時予適居里門聞諸生等私相擬曰某負奇某

績學宜膺公鑑惟公辨鑑某某已而皆然士人人意得方事之殷公嚴扃鑰簡廚傳絕郵筒罷叅謁當途及諸縉紳無敢以聲跡干公者既竣事而予始以禮一接賓館論文可否之外他無所及予自分狷耿寡合顧視公執性微相近辭色嚴冷抑又過之予惟今時風尚之弊學者以空幻爲高司衡者以通脫爲大謂用六經史漢語爲填實謂讀綱目衍義及　本朝憲章典故諸書爲不急初場謂韓歐文體爲板謂程朱傳註爲拘謂宋儒性理語錄皆爲迂爲腐一切棄去頹墜廢散莫可摸索于是立身則賤簡柙而貴放達講學則畏實踐而喜頓悟作文則畧丰骨而尚機鋒甚至糊名射覆之際遇有奇譎古字及博綜世故者反疑其爲淹積擯棄弗錄惟汲汲于掇拾餖飣翻弄尖新者利其年力英強收爲後勁上下相爲鍼芥響答若此安望平居之有實心實學當官之有實品實政也今

公之論文以博贍雅醇沉厚奇異者爲最寧贍實無蹈虛寧真誦讀無僞名理寧用古未化無趨時弗根故公所收率多才人學人予甚嘉公能力挽風尚公亦謂予曰先生所論中理此予之所深知公者也公較文甚神速大郡不匝月可了巡歷終始自刻期日不爽置卷閱卷之所雖朝夕服役者不敢輒近夜分秉燭危坐點竄既就寢或聞有鼠物聲必親起搜索慮有懸伏諸奸弊其敏信精密

強力不懈率多此類御士雖所賞愛言笑坐立不
輕假借然務持大體不以苛繳鉤摘挫其氣骨不
以問候送迎聚講立社諸無益事妨其誦習長其
浮競以故士咸憚公威嚴而樂公簡易至今思之
先是督閩學者倡古則稱胡二溪宗方城知人則
稱王麟洲吾師耿叔臺執法則稱熊思城鄭玄岳
公上下其間可無愧焉公名昌言浙江嘉興人萬
曆甲午鄉試第一辛丑進士前三爲常熟婺源灤

城令歷南北兵曹粵西試皆有聲績卓越今遷山
東登萊備兵折衝東夷水道經紀調募撫循凋敝
秩秩整暇大司農汪澄源先生亟稱之朝文武德
業共𣲖有艾公以萬曆巳未秋蒞閩其遷也爲

今上改元辛酉之冬

辭曰惟古于文恒依質有鳴皆條奏應律彼根芽
着地出包含元氣充果實因文觀人見心術由心
達政無所窒浮風迹降稍淪汨欲棄典籍抉微窅
窮決空攢斵蕭瑟異端蠭涌事回喬魏魏譚公大
表帥範蕪劇精稽厥疾六經七略汲脩綺五期三
名濟濟蹕上下輕重錙稱鎰玄鑑湛湛皎若日于
是士風返于一狂濤怒瀾此焉謐維公弘毅信且
一不可以撼聳卒律視彼通人渺蟣蝨求諸前哲
或可匹凡今綱紀頹顛躓力控其銜乃無逸豈獨
蠻夷有不率華言無根熾淫泆便佞所喜神聖嫉
大勇當之無所怵文開武節並迪吉彝倫攸敘協

陰騭風教不墜誰之泐爾士之思視余筆

建陽縣弇丘沈侯生祠碑 代

弇丘沈侯素以文章孝友及才節聲聞江南其令吾建陽也下車適值大造黃冊舊有僉點三坊一十六里中以大名充縣里總書例貼公費銀九百六十兩侯首裁之又盡革錢糧火耗于是清譽蔚起人咸曰令而清難也令建陽腴地而清愈難也予聞之曰清貴有才伊尹不取與非義之一介而自任以天下此其才也清而無才則瑩石而不可

生五穀潔淵而不能蓄畝龍耳今天下急需才以救時侯才必有過人今歲山郡皆大祲倒輸下流之粟遡洄絛棣而不給侯澤素孚令素行設方畧使富人各出米四十石賑其地而徐償之其法富哺貧而貧衛富閭井晏然鄰邑咸取則焉惟崇安荒政無術民嗷嗷欲得侯活已建陽之民拒之曰我侯也兩邑爭侯上入卒俾侯均撫之兩邑俱安既而秩滿入　覲士民皇皇知侯之華要而離也

于懷也水客行戶某等謀建生祠來求予文紀石且曰吾邑額鹽歲銷引日五封輸鹽五十逢蓬例納砝價五錢計歲入庫一百二十五兩沿陋久矣侯悉觸以甦吾困使引易銷又水客之患向以殷戶久充不更致困侯按籍依糧均點除役重及糧少免派外計酌編分番僅一蓬半蓬復以慣熟者領之不累餘人上著絜令細民世世不淡食若其薪米給直餘無絲毫擾行戶即今食粗衣敝蕭若

寒士此吾所以德侯予曰侯德當不止此又曰縣輸額米二千九百二十餘石于省歲派水脚六錢船價五分計銀一千八百九十餘兩實半入解官之橐致外縣雜職營覬侯酌定每石歲豐二錢歲歉三錢以邑丞解運捕暫署丞民節其半而運不愆焉向江右寇發上杭用師在在震鄰侯增埤濬濠造兵械蓄硝磺取皂兵六百四十名汰其老弱簡其虛冒延技勇以訓練之頒陣圖以講習之給

衣糧鹽菜以恩恤之親較試賞罰以鼓舞之得精兵四百名復于險隘之處每五里建報房計二十三所以防守傳警其極衝者隊長一名民壯十二名次衝則隊長一名民壯半之其鉦鼓相聞烽火相望有會哨有密令又躬巡而誅其怠兵律整暇以故劇賊黃赤呂逆老輩三十餘名就擒磔外寇畏而不敢入境吾民至今安枕焉其他若射匿產以補崇太嘉禾二餉之乏禁詭灑而以米二十石

定坊長十石定里長之班革私牙之猾租以縉疲驛建瀛洲拱辰二橋以便利涉裒益得宜營創適舉民不知費也若其恤孤振困掩骼埋胔則侯之餘仁剔蠹明讞禁賴懲刁則侯之剩技勤政之中輒以興學育才汲引善類爲已任雖吾儕小民亦訓以考亭學脉宥民之誤恕士之犯從未嘗見侯一怒吾幾無以名之矣予曰善哉于救荒練兵吾服侯才可以大用遂爲記之侯名鼎科字鉉臣別號斧丘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辛未進士詞曰

維古論治能哲而惠及其艱難匪才弗濟倬彼沈公業業熊熊文種武植仁昭義融柔嘉維則愛威允克荒政十二終除盜賊受王嘉師孑然荆尸天衡地軸胸中握奇律臧貞壯儒者可將六衛五權三至無擴不懾不驕功成澹然得一良令勝兵三千師旅徒御以燕譽處平準均輸飲食厭飫民之殿屎攸塈攸歸維公無欲維民去非致遠不泥道

德齊禮考亭九峯有用有體遂掃欃槍扶日月光赤芾璁珩衮衣繡裳維民生厚維德不朽何以思公在帝左右

順昌縣侯余公去思碑

余公治順昌未朞年其蘇者歌舞之惟恐公去已
之速葢公合前績譽聞望日久果不旋踵而刑曹
之
簡命下闔邑士民旁皇扳留無術上人以候代慰之
擧欣欣喜色相告曰公留一日即吾儕安一日是
天以公一日賜吾也又相與謀曰衮衣繡裳于汝
信宿幽民尚不能久私𢡟公也况吾儕乎曷祠而

誌諸不諼僉命夔屬筆夔辭不文孝廉吳樾聖諸
生馮泰來吳演林撰太學蔡立言輩咸曰子毋家
在吾邑是世民也且幸與公同門同官知公深勿
辭讓夔唯唯夫古之南山泂酌甘棠黍苗皆下頌
上也後世文而鮮實故畏壘尸祝庚桑帡悅鷄集
稱鳳張敞彈譏順昌民樸而愿士慤而靜從無諛
上之詞片石之斲公又施澤未久孺慕不置若此
信仁聲之入人深也公美難具陳謹錄其大者闕

自撫惺菴中丞行條鞭百世賴之凡扛舉兵站四
差之銀皆鞭入條糧輸官供費民不復預知也順
昌僻處山溪正貳膳羞上官廚傳反派坊長直日
其坊長僅四姓皆宋元舊户既窶且貧無肯更番
代承者率釀下丁鬻子女以應相沿無訴公下車
慨然曰此即宋之免役錢也何以重困吾民凡薪
米蔬豉躬自刻約一切平買雖上官行部亦取諸
官中坊長若釋重負焉[illegible]家亦坊長敝民也役

正在來年父老泣語夔曰公在而吾來年得免
役之惠噫今未可知矣夔亦相對嗚咽今歲江右
妖賊張普微震鄰邵武郡縣皆登陴公鎮定綢繆
先慮無迹轅門所遣援勦千兵經過公捐貲豫辦
人米二升肉二觔酒一甕布十尺鹽菜稱是就舟
犒之不使騷陸有悍卒毆奪重子菜壞其籃公密
讓其帥曰節制安在苟以上聞于君不便帥懼而
鞭卒貫耳以殉立號令疾行及㨗歸復經公地遵

公約無敢窺民戶蕭民亦不知有刁斗之儆前令
催科急至自入民家恣胥役攫釵釧禽畜以去公
立法平恕盡蠲耗羨不事鞭笞民益樂輸至六年
以前追呼令下公曰民力竭矣吾甘受恭罰奸民
以假命搶掠多誣官遣佐貳捕役收屍先傾其產
公槩窒不行重懲誣者刁風遂息詞狀不下房科
兩造投到立判朝訟夕結案無留牘竟公手施鞭
無過十五未嘗繫一人□獄其廉仁至此公禮賢

如不及犯而不較課文□台理拔士先孤寒與人
言仁義藹如也其大度出于至誠故順昌以爲百
年間僅有之愷悌父母云云變憶在吳門共事公所
區畫泗洲兌弁王立勳事先優以恩禮後雖斗斛
不俾侵奪吾民其遼米脚價每石官戶七分民戶
一錢四分軍無敢譁上臺著爲絜令公去踰年而
泗州軍鬨于要東玉峯變之同心亦勇退今聞衅
價反數倍踢斛淋尖之外所需愈虐民臨兌時至

大呼乞依余公及變法而無應者驕軍甚且露少
刼監兌而莫制語曰愛民害民之端偃兵造兵之
剝豈不信哉公務持大體不皦皦立名在松陵于
周道立賀國良諸巨憝不少貸其挾上人交螯公
者毅然獨立不懼今治順昌閒閒似容與蒲剛柔
異宜亦各處其地然也公名朝相號君卜江西九
江府瑞昌縣人登崇禎辛未進士初授直隸蘇州
府吳江縣知縣治有聲□以奏最適外艱歸服闋補

任嘉思茲十今陞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敭歷清
華勳名未艾銘曰
太上因民獨居思職不競不絿溫恭允克胥匡以
生匪尸我德痌瘝乃身小大視力獅峯嶷嶷龍湖
瀰瀰公來保障滌彼繭絲吏愚役懦坊里嬉嬉厥
樂何如百役罔羈妖氛戎索距躍千百繩其否臧
餉勞貊貊有聞無聲過師枕席跰躚熊熊莫菽弗
跡始公未來躑躅煩限公之既至解慍阜財有杞

有李有臺有萊童牛積豕雨𣪺風胏公之未去以
燕以譽宿息井樹言言語語公既去于彼汾沮洳
日居月諸不遑𢻱處山高水長景岡夕陽照臨下
土公在廟廊式茲來許粒我無𩍐鐘鼓既設四國
是臬

澹寧居文集十卷詩集三卷

〔明〕馬世奇撰

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圖書館藏

馬文肅公文集

校刻馬素修先生文集序

從來成仁取義之士其遺文必俊偉光明足以扶植綱常維持世運其不以文名者零篇斷句傳于人口猶必寶貴而存留之況其在文章名世者乎吾邑先賢馬文肅素修先生當前明末造從容就義身殉國難固已彪炳史傳光日月而金石矣其舊刻澹寧居詩古文集梓行未廣歷今百有餘年後嗣式微板片零落幾至廢失周子千京大懼先賢遺集之失傳也出貲購買遺版刷印校讎志欲補其殘缺悉心訪求而刻板得全至文集則零之舊本殘缺相同得華鳳超先生遺筆所識乃知先生適當殉難而刻未竣貯其遺稿以俟後之君子編輯成書惜乎鳳超先生後嗣無人遺稿不可復得然其殘缺者亦不過什伯之一二而已嗚呼先生之文鳳超所云讀之猶凛凛有生氣者其光芒不可遏抑天地神靈黙為呵護歷百有餘年而乃得周子授輯而梓行之以傳于不朽也豈偶然哉乾隆丙子清和月朔同里後學吳培源識

澹寧居文集目錄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先帝死社稷吾　師從容殉節是時無錫之在京者
獨先生與焉謚文忠迄今讀所著澹寧居集猶稟稟
有生氣惜刊刻未成適殉　國難允誠謹貯其遺稿
以俟好學君子取而編輯之

梁溪華允誠謹識

澹寧居文集卷之一

梁溪馬世奇素修甫著
同邑施元徵曠如甫閱
門人王永積崇巖甫較
後學周原溥重校

疏

寬假疏

奏為　工程不敢稽時臣病萬難就道謹瀝苦情仰祈
聖鑒事臣先于崇禎七年三月內將親老子夭悲思成
疾事具呈堂官吳士元代題蒙　恩准假臣于五月終
抵里臣父母並以逾七之年兼抱痛孫之戚一見臣歸
拭淚相視臣父母既歎若更生臣亦霍如立起每庭闈
晤語惟有鄉　生成高厚之恩勉臣子忠孝之誼而已
不謂臣當水陸馳驅之後未免于勞中積勞父母值血
屬完聚之餘亦復覺痛定思痛一室之內藥餌不離數
月之間呻吟居半至正月初旬擬力疾赴京供職而流
寇竊窺廬鳳江南迫在震鄰臣出則勉從有司稍效未
除之害入則覲偕僮措畝營拚日之裝瘁已極于五官
痛忽劇于右脅益夜不能貼席者二十餘日晝不能舉

筆者又四十餘日醫治匝旬畧存生氣然痰嗽間發頭
目並暈衣櫛無不需人運動俱難如意臣念　嚴限且
迫憂心如惕而詢之醫者云杜門靜養庶可望痊若復
跋涉舟車將爲膏肓之證有性命之虞臣母偶聞此言
見臣假裝一慟幾殞臣戀　闕之思與絕裾之悲兩念
交切百病皆臻不得已謹縷悉情事籲呼于　皇上之
前倘得照臣同官吳偉業例逭其嚴程及于寬政俾臣
心安而臣病亦以漸安臣病安而臣二親之心亦以偕
安則臣舉家頂踵皆　皇上之造也臣緣病勢纏綿頃

始獲强起草疏愆期之罪統惟　聖明鑒察

江西場事回奏疏

臣於崇禎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自江西出場即聞父
喪回籍守制跧伏苫塊見聞俱廢忽於本年二月二十
六日接邸報　益王一本爲闈卷中式故遭抑裁事奉
聖旨覽王奏取中易去奉咨搜中是何情弊着馬世奇
尹洗徐養心各據實回奏由穄硃卷進覽不必分藩仍
照舊行該部知道欽此臣聞　命自天惶悚無地已思
硃卷得呈　御覽闈中之甲乙自明宗額不准分藩

聖鑒之主裁已定臣復何言正擬具疏剖析間又於三
月初五日接邸報禮部一本全前事奉　聖旨覽進卷
內批評明係副榜不得輙稱取中欽此恭誦再四　皇
上瞭然微天光而下燭之矣臣又何言伏念微臣夙稟
頑執之性祗奉　功令之嚴每於各房送卷反覆推敲
始定去取朱統鈫朱由萩卷皆係書三房推官吳鑄所
取統鈫理真詞雅於宗生卷得之最早由萩文亦朗暢
以限額故置副榜此當日分考各官所共見臣無容一
字之飾者至奉咨搜中闈中識防加慎咨何從入且糊

名易詳又孰從而搜之乎臣揣其說所自來或本府宗
生因目前得失爲此以動益藩之聽亦未可知然　天
潢一體原無爾我且學殖在人進之何限安見今科之
絀不取盈於後科而介介爲也　皇上譽髦斯士宗才
蔚興知　聖心所鑄鑿有進於科第者各宗生亦相與
念其遠大以仰承　皇上廣額篤親之意於無窮可矣
臣遠處江南尚未見　益王全疏恐回奏遲延敢陳梗
概兼附芻蕘惟　聖明電察施行
呈

給假呈

呈爲親老子夭悲思成疾懇　恩給假歸省以遂苦情事職係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繇崇禎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六年八月除授今職伏思職一介書生三年史館讀古人語早盟報國之心受　聖主恩敢遂懷歸之志顧以職父年七十七歲職母年七十三歲地聨雲樹景近桑榆而職止二子其長者年一十八歲復以疾夭開職父母一慟幾絶當此景暮更值神傷親因痛孫而轉念子夢魂長繞于京華職因悼子而更思親聲

息頻懸于鄉土毎馳一訊語必含辛毎寄一書墨俱縈淚職自惟家傳清白叅食寠貧職父口授經書辟晅不分予寒呼職姊躬親哺乳提携無間予晨昏職所以得仰承　聖世之薪燎幸厠　清時之鵷鷺稍窺忠義皆出恩勤而菽水多違陔陽爲患職身在遠兒柩在家惟餘嚙指之喻莫解傷心之戚親病非刀圭可療職衷亦針棘靡寧雖復黽勉班行何顔視息人世據　大明會典京官有給假省親之例如先年翰林院簡討王鐸于授職本年編修何瑞徵于授職次年俱蒙　恩賜給假

歸省職之事例實與相符而職之事情較爲更切伏乞俯憐眞苦允許代　題不惟職荷再生而職父母餘年無非鴻造矣爲此激切具呈須至呈者

啓

啓諸藩辭宴賜

伏惟　殿下明德懋昭賢聲遠著維城之誼　聖天子實洞鑒之邇因豫晋之間一二違越　皇上頒示勅諭嚴行戒敕凡在　天潢理難異同職啣　命遠來入境而聆載道之頌即東平河間不是過也伏讀會典一欵

朝廷一應公差人員及經過見　王官員人等或與酒飯或不與亦可不許賞以物件項　欽定規儀再經申飭　殿下祇遵功令宜先自職始職涉歷三省往返近二萬里奉　旨勒限回奏勢難頃刻遲延正合　會典不與亦可之例至于物件下須尤不敢開釁職此行與冊封不同　冊封事止一　府職奉差凡十四　府一府之賜有限十四　府之賜不貲以　聖明親親仁民至意而職微之爲厚實義所不容心所不安也職但願殿下弘宣　聖訓詒謀　宗儀俾　天朝爾爲本支之

眷而使臣與沾將 命之光則厳拜 賜重百朋矣謹
此豫啓伏祈 鑒允

啓岷藩

職吳蒙樸邀祇覲 淸光如登閬苑至于 鳴金戛玉
之咏 龍翔鳳翥之書佩以周旋不但祥風盈袖亦幾
明月滿懷矣更荷 賡賜稠疊 諄諭再三 吾天之
誼非有朐無心敢不仰承實緣啣 命出都謹守 會
典不許賞以物件之文遂不能有異同於各 府然所
領于 殿下破例已多感且不止隰桑之三章也硜硜

微諒伏祈 鑒宥此去三湘七澤皆側聆 賢聲聰懷
明德之日神情往來有深于筐篚者職臨啓曷勝顒切
之至

啓榮藩

職銜 命湖南聞 殿下賢聲眞不減東平河間而武
陽一帶仰藉 雲芘室廬安堵民人嬉游獨爲三楚之
樂郊固知 宗子維城非虛語矣昨伏謁 休光竊見
殿下拜跽之恭顏色之戚忠孝兩盡旁觀動容使臣沾
寵已逾百朋嘉賓旨酒之咏未足云也再承[illegible]賡賜感

娓交并祇遵 功令不敢叨物件之 頒謹拜 寶刻
肆種煌煌天球弘璧歸示鄉里兼訓兒曹 殿下之德
寧有諼乎率爾勒謝統祈鑒宥

華陽王

廿餘年仰止以爲東平河間今不可再見者幸藉 絲
綸獲瞻 丰采而 殿下亦似不相鄙褻辱之以六甲
之厨示之以二酉之秘嚌落九天風生四座自謂此身
眞在蓬瀛矣捧誦 寶咏愧荷交并依韻奉賡二首非
敢學步直是 瀉均所播瓦釜皆鳴不自知其未諧于

律呂也別賦三首稍志謝忱 殿下高誼吾天亦非筆
墨所可謝惟願益敦明德加樹豊功體一人宵旰之思
爲百辟藩屛之倡奇雖有愧昔賢尚能濡毫紀之附我
明盛事述典言及此想 殿下欣然以爲先獲我心矣
奇臨啓曷勝顒切之至

又

恭惟 賢王殿下秀鍾七澤名著三雍衛風斐金錫之
儀魯頌固岡陵之慶昔人所云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
能服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者于今日若再見之世奇

幸藉　絲綸獲贍　星斗但覺片言接塵供分　若木
之華杯酒論心亦把　天潢之潤名園覽勝如陟瑶臺
祇帳貪歡猶依金谷自此北登峴首南眺鵲磯訪二姑
于雲邉問九華于天際皆爲　殿下祝　帝中而無替
聆與誦以載欣之地也夏抄抵家舟車積勞幼兒病痘
老親病脾仰藉餘庥次第勿藥方當望楚雲而知還佩
澧蘭以思馨而　殿下不惜瓊瑶用光蓬蓽旣愧多儀
之賚彌承過善之譚雖鄒枚之集梁園應劉之游鄴苑
隆恩殊錫傳美千秋然方斯瞠乎後矣世竒感深知已

慨從拜登獨於折程未能破例非敢引世法而存形骸
之論實欲堅初心以酬宵旰之知意殊痛乎末俗之篚
筐誼遂虛於　賢王之圭璧在世竒自慚其蒭蕘惟
殿下或賞其硜硜附貢一芹聊當貳箴念可稍資清供
即如長傍微垣謬倣奉尊貴簡之文兼志論交似水之
義率爾蒙瀆統宥　謙光

祁陽王

天語風行六轡祇承乎　休命德輝日麗十行幸及于
名藩謬辱多儀彌慚徑守恭惟　殿下夙稱人傑蚤擅

原缺第九葉　原缺第十葉

侯孤情絶炤此眞無愧殿下璇源珠水之派者并以報
命棘心勞勞詞不盡意統祈鑒宥

華陽王

兩年不覩龍光函三名勝時存心目每披誦韻談正覺
無談亦韻寒梅欲花新桐初引皆想見殿下清心麗藻
合王趙陳之日也竒客秋承匱江右出關即聞家戚艱
蹌東歸附身附棺幸得無憾而日來人情洶洶歲若佐
之賴聖主神靈瑚璉旋謐然而積薪伏火一發恐不止
星星之燎矣昔子建文人猶云閉居非吾志甘心赴國

憂殿下雅志維城間此得無吐哺輟箸乎若竒性本迂
踈晨昏子舍無復小草之思感荷聖恩仰惟知顧時爲
中宵奮起抗聲而吟江漢六月之章然如貧人之言熊
蹯豹胎耳而殿下過相推奬至以康濟大業勉之又幾
如向壁入而言重跰百舍矣遠辱德音臨以隆賜殿下
緇衣至誼不敢不承犀爵二進敬貢下執事雖觰於奚
毛然以佐賢王設醴之雅猶時侍左右也另進呈江西
錄一冊并奉膚覽務苑末議可入典論之一二否

賦

商霖賦

維泰運之肇啓迺兌澤之旁敷緊日輪月光之遁徵其
瑞亦下濟上行之適奏其符玄鳥降而開正域莘野求
而垂前桄三聘聿勤六事終乎爰及孫子克廣令圖念
河亳兮空邈陟景山兮作都學蔿彌頌帝商可呼嚴維
空谷夢賚借汝當其兩美冥尊三年茹荼神若焦思若
枯壑山川之幾濟慮徑寸之將墟虐如惔者誰與之療
憂如焚者誰與之蘇縱靡神而不舉猶圭璧之疑誣迨
夫玄感通明良聚求者鍾應者虞一以為從龍而雲一

以為離畢而雨爾乃薦沃心之功闢納誨之府志番稿
而忽迴德方予而儒輔擬國步於逢季寬宸懷於惲暑
爾惟鹽梅以調其俎爾惟麯蘖以釀其醑胡蟸蟸之蘊
隆有與與之我黍豈傳巖之甫寸不崇朝而率土于是
則引新命服先疇恩天率乂法祖揚休降康穰穰乃亦
有秋生商之億秭於焉斯留六七作之薦褒於焉斯收
意將九閫之永式豈曰涓滴之可侔以至同心暨僚虛
位招賢升俞彙而為廩宮商合而成弦響之飛或在霄
見或在田無萋萋與祁祁無瀌瀌與涓涓皆足資芃芃

之膏而慰無耦之十千若夫甘澍既渫歲功始陟去其
螟蟊與其蟘賊入荊楚之阻罙表商邑之翼翼幅幀廓
而愈修三蘖苞而仍息禹績不磨鬼方必勀赫聲孔張
濯靈無極雖烈凝於火炎抑濟終於雨德然後風自朝
宁動乎四方流金解酷鑠石霽芒共球奉其厎京大穡
享其豖粢矢專美之罔俾保後生之未央允矣良臣之
維聖詎惟濬哲之長發其祥我懷古昔綜叙有商珠源
淼淼玉水洋洋既優既渥乃積乃倉為孟冬之祈年則
桓撥之玄王也為孟春之祈穀則秉鉞之成湯也中葉

栽瞢我畝就荒胥靡一升復見溥將天降卿士揚前之
光帝賚良弼以其後昌雖開天嗣武之差池而首出中
興之頡頏是以一年之計樹穀者良百年之計樹人者
長癘滯不生疵龍類府不植棟梁雨師乖澤匪洵沫之
可量賢相勸勳匪累若之攸望倘有授顯名為接跡標
覇功為雁行何異以桔槔之灌畦盆盎之潤物而栩栩
于兩涯渚涘之旁亂曰軒得六相兮以盡其塵舜得五
佐兮以助其薰孰謂君臣兮不叶天文說本列星兮時
嘗隱淪借喻於霖兮誰爲氤氳一念恭默兮膂穹若聞

磻溪得之兮尚父是尊淸明在躬兮堂陛凭埴後車絕跡兮帝座九關人徯德音兮西郊客雲一言拜兮安足論十事要兮徒紛紛金笏挾兮終無靈蒲輪召兮孰與中頌聖主賢臣兮視湯孫

箴

視箴

心猶淵鏡視傳其形取象於麗正乃化成聖人性之周覽兩儀賢人翼翼曰寶在喬惟慎不視是明之祖

聽箴

耳愛五聲其險曰坎因物有遷或入於啓何必屬垣而勝懸統萬里之聽在寂匪感

言箴

夫文人文言則賁之以立其誠匪緊修辭辭之不忒如絲如綸忒雖三緘默與躁隮心如穀種根深而華守瓶非訥懸河非夸治言之玷曰於未瑕

動箴

人生而靜動載之馳聖賢臨之舉步皆非如墜如登辨之於微震爰以艮豈止是希無咎之動行乎天機

頌

堯仁舜知禹儉湯寬四頌有序

葢聞瀉功易揭至德難宣雖神聖皆歸渾樸之無名而史牒更有精微之獨注自星垣別野而後逮雲鳥署官之餘統際代興治當俯羨惟元后稱父母則仁體大德以爲生迺時乂在聰明則知象重離以作照豈必遇奢而示儉錙銖恣天地之脊何俟救猛而用寬動植總淸寧之命故仁知儉寬四者精一之所以傳心而即曆數之所以嬗世也雖然仁必物而借之洵將無九載之懷

襄以試可傷[illegible]慈乎且疇咨敬授而外堯仁之紀於典何寥寥也時[illegible]至而枯槔廢微仁者其莫淵於康衢矣知必事而予諸[illegible]祭將無三旬之逆命以徂征貶識乎且登元舉愷而外[illegible]舜知之傳於書何寂寂也大明出而爝火微微知者其[illegible]莫遂於擊壞矣儉而斤斤効守財之智其儉幾何況所[illegible]云客主之害甚於費夫安得儉也古自有西被東漸[illegible]訖爲聲而彌以儉者儉如禹迺知儉之爲遠圖也寬一[illegible]沾沾市委戀之恩其寬幾何況所云多赦之國政必[illegible]夫安得寬也古自有載旆秉鉞三蘖莫遂

而愈以寬者寬如湯適知寬之爲慰析也懸祇冒前塋
欣逢　聖代竊見宵旰思艱痌瘝一體則仁必師堯豫
清覽奏牘徹八荒則知必師舜綜核度支痛哉倖濫則
儉必師禹申嚴棘寺屢恤幽沉則寬必師湯固無待展
琁璣披寶軸而已勅唐虞於金石鏤子姒於冊青矣不
揣爲聞揚鑣之路并尋合轍之車爰濡毫而頌之繪函
蓋之高深愧莫窮其要妙析乾坤之廣大更自覺其支
離嘗聞赤水之珠得以罔象龍津之劍失於鍥舟如必
分仁知儉寬而以爲開堯舜禹湯之生面者其猶鍥舟

之見也能自得師意在神而明之乎頌曰唐侯之升雷
雨方盈誰遇聖神作息不驚如乾資始如坤資生雖在
其谷範圍平成帝力何有民智難攖堯所留者井鑿田
耕被之格之氣至自行維堯之仁仁以無名右堯仁頌欽明
啟運舜乃重華共驩比周始殛其邪維十六族以乂皇
家光如幄劒舜爲鎮鈃一藏一顯光則何加邇言之察
匪曰披沙行地皆水麗天皆霞舜也知邇所以知遐右舜知頌
帝統之垂土堦茅茨禹首王風猶用爲儀貢金九牧
匪虞不支雖嗣解阜如仍胼胝浮濟達河豈惟民脂從

理者飾從欲者靡禹所怵然入道微危大寶曰嗇何戛
其師右禹儉頌紘懸無聲治懸京坻誰云梁肉必在昇平御
衆以寬聞於帝廷夏禹泣罪湯爲之承況以代虐亦用
求寧雖火烈烈匪寬不行解網三面以及羣生維湯之
寬赫聲濯靈右湯寬頌

泰伯三讓頌有序

稽古南河讓唐陽城讓虞而後揖遜無聞爲歷千餘
年而有泰伯之事又歷六百餘年而宣尼表之曰三讓
說者謂岐山走馬王跡肇基傳歷及昌古公寔多大志

荊蠻之藥隱然首陽之蕨也於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君子絕交不出惡聲而况父子之際念慮之間歟且夫
兵法莫惜于志臣戒無過于將恭默嗣興殷邦載靖印
蠻夷編髮重譯來王而冠帶西藩頊謀改玉此亦莽溫
之畢竊懿操之賜張古公必不敢以事其君泰伯必不
忍以疑其父者也蓋聞之大暑鑠金其候將寒于德七
作至武丁而盛意者其鑠金之月乎原泉盈坎其流將
大姬胙累功至古公而昌意者其盈坎之泉乎知幾其
神而先去爲葉偷亦伯之謂矣故曰後天而奉天時惟

武以之先天而天不違惟伯以之若乃文王之長系以蕆王採藥之遊闢乎帝錄宣尼猶喟然于無稱末學徒紛如于聚訟斯又縣樂之爭精未能殫而淵雲之墨妙未能傳也言寄枌榆景行行止聊據臚日之見作三讓頌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乃眷西顧寔繄其時漆水發祥篤生聖裔神靈所鍾季也雖弟以索于震以潛于乾震曰主鬯乾終在天殷祚式微九有誰尊非伯之子惟伯之孫鴻飛忽遠儐于殊服有與偕隱仲來穆穆謝彼崔嵬在岐之陽謝彼逶迤在渭之將式啟克明其勤

王家載壇文考柔順孔嘉赫矣我武克紹先烈十有三年以守臣節伯寔至德樹之前茅迨于甲子桓桓商郊禮樂改觀鐘簴非舊繄伯之靈內省靡疚生爲吳君沒爲吳神毋周烈祖寧商逸民人心悠悠疑是與非爲肉爲禮千載同議聖者知聖肉光肇揚廉頑立懦今古棟梁徇與吳都入文雍容一變至道惟伯神功伯嗣姬德王猶反掌大有不居高蹤罕兩概風之菲癉附炎趨利不盈眦香餌相漁爰想遐軌渺渺我思願言砥柱三讓爲儀

議

士品臣品議

論人而言辨才不言辨品此執貌而遺神者也雖然品未易言也古農而秀者爲士釋耒耜即事詩書士無可以品見也士論定而亦於王曰俊士造士進士明乎離士無臣也記儒行一篇言士盡於此言臣亦盡於此臣無可以品見也自士與臣之徑分而品士者意微主靜謂躁而來山靈之移乞波臣之潤者非品則恬而取十啟之泄矢獨寀之寬者品也品臣者意微主動謂逸而

偷在牀之假養風議之高者非品則痺而殫脊力之剛甘劬勞之慘者品也此猶之執貌而遺神者也夫士果具先憂後樂之概即秀才以天下爲已任不妨其靜也胥靡而謀納游渭濱叟而述册書非越俎也當局也臣果能令人主知四方艱難即物論比之無戶匏不妨其動也善則歸已過則誰歸非畏事之言也任事之言也故靜與動總未足以辨品也然則何以辨之曰辨其根器之淨與不淨斷斷之真與不真而已矣一士也趨而之榮澤則癯趨而之聲實則馨而其爲士品之標一也

一臣也競而之比周則賤競而之孤激則尊而其為臣
品之雜一也故品無如其不見不鬪之貴也一士也類
之以蕭艾則與類之以椒桂則喜而其為士品之僞一
也一臣也伍之以轡銜則倔伍之以鼎彝則欣而其為
臣品之僞一也故品無如其獨往獨來之貴也易之節
士品臣品所考衷也而初九不出戶庭則无咎九二不
出門庭則凶夫其沾沾焉摹一轍以言品者又何異以
二之失時而驕語初之知幾也耶此吾所云根器之淨
與不淨斬斷之真與不真不可不議也今　聖明御極

士好東脩臣懷精白亦復何言然士即譽涌於公卿而
深求之有月旦評所不得而知者其可問乎且如鉛槧
之業童而習之而猶未免捨其家珍拾人牙慧彷徨予
史之門躑躅庸奇之路求一卓然大雅不羣者無有也
況其上焉者乎臣即望祟於影若而深求之有考功法
所不得而加者其可問乎凡如公車之牘旅而奏之而
猶未免昧其懷來寄人籬落繆附當壩之射半為觸地
之鋒求一皎然公爾忘私者無有也況其上焉者乎古
人之學要於明體適用有體無用或失則守株也有用

無體或失則泛駕也是兩者愚皆不敢以論品愚所以
論品者必先辨其根器次辨其斬斷而後參伍以劉邵
諸家之志則亦猶馬服求良士懃求智明體適用並行
不悖之意也然愚以為存其意在下轉其意在上西京
之於功名也東京之於風節也三唐之於詞華兩宋之
於理學也人主一念之向而天下精神心術奔走以應
之者也故曰祿餌可以釣猥士名航可以載庸材不獨
其士與臣之品非也所為品士與臣者亦非也乃甚至
祿與名之不獲而操一切法隨之則所謂以僕隸待人

人亦以僕隸自為不復可與論品矣夫師而帝賓而王
令夏楚可以作士則薪槱之誼何必紀於棫樸哉令桎
梏可以御臣則車馬之貺何必矢於卷阿哉愚益不勝
賈生之涕而有一言以箴也先儒曰無欲之臣然後可
與言王佐愚請先之曰無欲之士然後可與言王臣斯
言也願士與臣之以品自砥者思之先儒曰有犯顏敢
諫之士然後有仗節死義之臣愚請先之曰有崇儒重
道之君然後有犯顏敢諫之士斯言也願　聖明之以
品為士與臣砥者思之

選擇將帥之術議

向之將不可無議以將輕也天下雍容修太平之貌而耻言介冑至使奇材異能之輩槁項於腐儒墨吏之門而不得一展故無將也今之將不可無議以將重也宇內晏安多故欲寄九㝢一綫於師貞之手而或見挽強引重市井之粗材以爲可當避殿授鉞之選故亦無將也古今言將者奉岳少保武臣不惜死一語爲三尺然非少保之言也尉繚子固有之曰將者死官也受命之日忘其家援抱而鼓忘其身此即不惜死之旨也而閒

繇之譚兵家言指又似不專於死者語之死事易成事難愚請得廣少保之言而衷之一曰藏機之深與淺當議也浮圖之爲望樓競渡之爲水戰不必兵而兵形在也故躁而露奇者非將也一曰持識之堅與瑕當議也金城之論罕开河東之爭石堡不必勝而勝筭在也故鹵而邀功者非將也一曰立志之貞與貳當議也力辭天子之治第泣謝都統之名姝義激而勇自倍也故養敵自重者非將也一曰撫士之慈與殘當議也分甘更甚於投醪衈苦或加於傳藥恩至而法自行也故安忍

無親者非將也一曰決策之敏與濡當議也大雪定蔡城之謀半宴度崑崙之隘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故狐疑失勢者非將也一曰量地之明與暗當議也一旬畢離石之功三城拒漠南之險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故貪賕棄利者非將也一曰臨財之廉與貪當議也實賜盡以予軍吏市租悉以輸幕府將清而後能以利勸也故處膏爲潤者非將也一曰砥節之勁與靡當議也天子之詔可不聞梱寄之使可立斬將重而後能以衆威也故望塵獻媚者非將也一曰御戎之暇與迫當

議也武鄉之綸巾羽扇忠襄之掃地焚香以靜待譁之法也故未陳而驚者非將也一曰蒞事之勤與寙當議也荆州運甓以效勞青澗懸金而教射以治待亂之法也故敵去而忘者非將也一曰居功之損與滿當議也豪健讓道左之恭面湼留軍中之勸所謂有功如幸也故虛憍難制者非將也一曰取材之宏與狹當議也畢辭將與善之誠開館示招賢之意所謂用人如己也故喑啞自雄者非將也一曰整衆之嚴與弛當議也遺弦卜鍬之必罰犯田繫馬之必誅以有制勝無制也故卒

如駒子者非將也一日赴敵之勇與蒐當議也破釜沉舟之必克入穴取子之必獲以先入爲奪人也故令人薄我者非將也是數者皆將之事而選將之術十是可得而議也不然但沾沾一職目語難不惜死者而用之甚且以選偏裨之術選大將又甚且以選兵之術選將此吾所云將重而愈以無將者也而或遂一言概之曰無將材夫以南宋之不振猶有如韓岳兩忠武者出爲如雲如雨之領袖而堂堂全威其于城腹心至不能與中林兎苴後先爭暎亦論世者所深訝而未信也且夫

縕畫英一幹官耳乃借張惟孝空名三十騎以舒鼎澧五州之危而韓范二公負千古人倫鑒顧交臂張元吳昊而貽之爲邊患將固不易選選將亦何容易言也漢唐宋以來言人人殊其最約而該者無如鄭端簡所言求將任將求之之道曰廣以致之於先精以擇之於後任之之道曰言之專以責其功馭之嚴以儆其志今日者條之公車懸之令甲未嘗不娓娓而申之也而效未能一二見者言之不行而行之不實也果其言必行行必實吾以爲遠而草澤之間未始無將也但儆富彥國

藩鎮大臣各舉武略之例而即以爲撫按監司之殿最不必專責之武功也歐陽文忠曰有智略之人勿徒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勿得薄其貧賤淮陰之亡命英布之徒隸衛青之人奴無不可破格以取也其在閒散如陶新會之流又可因而推也近而閥閱之間未始無將也熊貴子弟席高曾之名氏憑朝廷之鼓鐘二百餘年中堂無沐恩褒郭定襄其人者而使坐糜於帑梁裘馬之場無論負國恩且如家聲何哉弓冶之子學爲箕裘周南仲方叔皆係世官肄而胥之亦猶論兵而求士者

當百倍乎爲鳥獸散者也殷憂方啟治日再中傳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初此其時也其降而爲各衛所之世職者又可因而推也而或更一言概之曰此三年之艾吾未見今日拳勇之士必賢於古之坐不跨馬射不穿札者而貫魚而進之遂可終朝奏勿藥之喜也雖然兵與民分非古將與吏分亦非古也裴晉國之視師曰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相印將也廉雲中縛炬爇火以勝虜張代州刈幟燃芻以却敵守郎將也彊項令在洛陽人號爲臥虎至有枹鼓不鳴董少平之謔

令郎將也淮南王之謀叛不畏發棠振落之公孫弘而畏一守節死義之右內史右內史郎將也畢翰林之論索項援古據今具悉方略至入主爲動容稱禁廷頗牧翰林郎將也然則今日而必以選擇將帥爲言亦所謂卿大夫之耻也昔方郎中儲自奏文武兼備在所施用已奉命理繁亂絲援佩刀三斷之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而吳潘濬之策樊伷曰伷弄脣吻實無才略向爲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吾謂今之任事者皆一饌十餘起而不知援刀斬亂絲之用者也故因議選擇將帥而并議及於司選擇者

包荒渙羣議

士大夫好別門戶以植聲譽而跬步之外使人至於無所棲此非國家之福也然或過爲寬深不測之量而悠悠泛泛曰涉世末流其誰能不波此亦非國家之福也易泰之九二曰包荒言君子之能容小人也而其卦曰小往大來于小大之辨斷斷若畫界而區之則又非一意爲容者也意所云包荒亦猶之置虎豹于山林置蛇龍于丘壑不務搜其根株窮其窟穴焉則已矣必引而同升於儀廷之羽在囿之輝雖君子不能也此包荒所以系馮河也渙之六四曰渙羣言君子之能散小人也而其卦曰王假有廟利涉大川一似萃天下精神與對越於愾若有聞僾若有見之際而又似集天下心力與號呼於渺若無涯茫若無畔之時則又非一意爲散者也意所云渙羣亦猶之還照臨於日月還膏潤于雨露不務私其光華竊其洵沫焉則已矣必欲却而自遠於拱北之芒零滴之澤雖君子不能也此渙羣所以系有丘也繇斯以觀天下未有君子之介不清而可容小人君子之氣不聚而可散小人者也愚所患者正爲人多自予以君子之名而予人以小人之實自予以君子而人不必許則彈射生予人以小人而人不必甘則玄黃角其主鬬者翹然曰梟與鳳爭也其觀鬬者莞然曰觸與蠻戰也其幸鬬者欣然曰鷸與蚌持也一鬬不勝而天下事去一鬬勝而人蓄餘力以竢其三鼓之衰天下事亦去矣而矯之者曰與其激也毋寧其靜也夫三代以下之亂激成之者半養成之者亦半激成者常借君子別薰蕕之說以濟其同異愛憎之見始猶棄他山之

石而不頑縱且鋤當門之蘭而不惜是則不能為包荒不能為渙羣所謂激之之過也養成者當借君子混黑白之説以決其是非邪正之防始猶縱出柙之兕而不知縶且豢入室之虎而不戒是則欲為包荒而不能為馮河欲為渙羣而不能為有丘所謂養之之過也然則何以救之曰以其包荒渙羣者救之而已二之訓包荒也初則先之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何象也庶官師師周禎濟濟之象也雖有小人如蓬在麻不得不直將愧而今[illegible]不然兼而生之天壤無異共驩之在幽

州羽山也所言君子之介清而後小人可容者此也四之訓渙羣也二與三則先之曰渙奔其机悔亡曰渙其躬无咎如是乎君子立身之固而視身之空也若曰吾無所據為用武之地即此身未堪輕擲吾此身利害褒議不能捐以從君父而期天下之人捐其形骸封畛以從我又必不得之勢也所言君子之氣聚而後小人可散者此也故有認包荒而誤者不為容納且為調停夫官爵朝廷之官爵賢則登否則黜何調停之有調停不可而紛紜又起更與於南北部之甚者也有認渙羣而誤者不為堅決且為游移夫政議朝廷之政議當則從否則違何游移之有游移不可而迎距又起更與於左右袒之甚者也是兩者皆避激成之釁而就養成之釁所不可不議也文潞公之於唐子方不惟容之且薦之初相詆甚厲者究相得甚歡論者曰大臣待小臣之法也然而潞公自成其潞公不為子方彌縫也韓魏公之於富鄭公以撤簾事見疑鄭公至望望終其身而魏公遇之無失禮論者曰大臣待大臣之法也然而魏公自成其魏公不為鄭公釋憾也故為包荒渙群之議者求

如潞魏二公焉可也而愚總以兩言括包荒之中行渙群之元吉曰任天下事心不可不實心實而天下無不可任之事處天下人心不可不虛心虛而天下無不可處之人

恢登善後事宜議

曩者登兵之變疥癬耳竭年餘徵募之力而僅芟之則病不獨在一肢在四肢矣且登郎復而其生齒盡於刃其室廬盡於燹雖有膏腴猶之石田不可耕也且登郎復而借鏡於　丁借材於羣盜其以毒驅毒也權也一

毒去而一毒留未可恃毒之不發而秦越人不見而卻走也且登卽復而一二首惡未正蔡街其據尾閭以爲固不齊堅城也或曰萃數千人而寄命于波臣之手名雖出柙實則游釜知賊之逋誅必不久也然不能戢諸登而謂能戢諸島有識者所未敢信也且登受賊則登一隅耳萬一入島而鯨鯢之不卽靖也下自淮海上至津門皆足以多我之備而分其力者也旅順一師先擬仗爲滅虜之前驅而今至不敢躡逋寇之後塵逍遥河上狼子野心安知其不陰媾賊而爲之執殳也海中諸

島星羅棊列實繁有徒多文龍故部曲及其族姓與賊肺腑也不亦陵孝也安知其不借饑鷹以風而功之颺也淮兵積弱聞於東南蹄涔之濺猶能寒其膽以落之而使角勝於海外其不敗而填之壑者幾希且尋兵不善擊賊而善爲賊吳橋之事可爲前車奈何其無鑒也至登之有兵率步騎耳今議改用舟師矣此步與騎者留之乎撤之乎留之則糜餉以奉不事事之衆惰而虞潰厄或驕而虞脫巾無一可者撤之則自來塞灰復然以致燎原者不少也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可遂晏然而

忘後患之甚哉然則如之何得以善其後也曰賊誅之後而濟以陽侯之險也此可計破不可力勝者也法曰飽能饑之佚能勞之又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賊饑矣且夕不能無出而求食出而求食所謂饑與勞兼焉者也吾整暇以俟其出而水陸協圖之所謂致人不致於人之勢也遷海村聚堅壁清野使之進無幸弋獲而退且懼邀擊也此坐困之形也　丁之悍也入登而剽婦女以爲嬉漸見端矣　錯趾而居未有不恣其[illegible]者亟還之[illegible]可也曹濮之盜聞其殉兕鋒者

已什而七八其存者或未可盡爲解縱也蔡人亦吾人然似不宜處之齊地也淮兵之調無裨於登而淮加虛焉自馬射陽之間赤白尤時聞雖發言盈廷無敢執其咎而當事者不可不爲南天半壁熟思之也旅順之師疑矣疑而無以扼其命與島上之鳥合舟中皆敵國也寓衛聚於鼓鞞士感恩而後將畏威有如李泌之入陝州余玠之制王夔此呼吸間事不宜聽之首鼠兩端之輩也若登城生聚惟有富鄭公招撫流民暨晁家令募民實塞下兩法耳然而殘燬之餘卽春燕之巢林木而

思歸哀鴻之望中澤而欲返者有幾而夥民則窮與富又無一可也富者去溫飽而之青燐白骨之墟情既萬有不能貧者舉如洗之身而盡仰衣食耕作於縣官且一一應之耶否耶愚謂莫若留內地之兵而以攻守兼屯種自流亡歸復田廬有主之外按兵而量給之較塞外不毛耕耘便而收穫易一年餉可省兩年餉可廠矣如是庶幾可為也至近登諸邑賊在而杼軸空於軍興賊去而麥隗又驁于吏怒賊死之兵死之賦又死之天下事一誤寧堪再誤則愚謂蜀後之必宜急而催科之

必宜究也嗟乎朝廷可與言催科者討賊之百姓耳若為賊之百姓而可與言催科哉此又病不獨在四肢而在腹心愚所願太息陳之而非止為一登城善後議也

說

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說

天下未嘗無才也特慮人主精神不足以致之耶人主精神未嘗不鰓鰓於天下之才也特慮其精神不以為挺攬人才之用更以為猜疑人才之用夫猜疑與挺攬兩者非獨人才所以分消長而人主所以分勞逸也漢王褒之頌聖主得賢臣也當孝宣綜核之時臣下救過不給即趙蓋韓楊俱以譴聞而帝齋居求治于上勞矣而褒之言曰聖主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似借頌為規者此何說也曰帝之意主於疑不賢而不必主於求賢此古今不可繼之理而蓋臣所務白也夫用人有要兩言盡之曰疑人勿任任人勿疑唐虞之官六十夏之官百二十商之官二百四十周官三百六十若以為可疑亦不勝疑矣若人人疑之而代鳥飛逐馬走亦不勝煩矣聖人而耳目人無巳時是終其身與天下俱勞而未得

一日之逸也聖人曰莫若求得一二賢人而吾因之挈衣振領以為治勿論三代明盛即三代以下如賢良之降而門蔭門蔭之降而詩賦詩賦之降而帖括格愈卑途愈襍而豪傑之士未始不後先彪炳於其中以成一代得人之運夫今昔人才又何必甚相遠哉周文武時中林兔罝皆中公侯之選而漢世販牛卜築之朋亦皆登為公卿然而周以之治漢以之亂曰周則前之人棫樸薪槱以植之而後之人車多馬馳以求之者也故雖唶之響盛於卷阿而其君優游以收馮翼孝德之報蓋

勞在先逸在後故以之治也漢則高帝思猛士矣志未志焉上也武亦懷佳人矣無如橫汾之後也渥洼之產猶將歌而傳之而賢無聞也其所求貧俗而致功名率帝所玩弄可願指命者術上旣多竊鈇之疑下轉增積毒之嗟輪臺一悔終於迷復蓋逸在先勞在後故以之亂也易泰之彖曰內陰而外陽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非是則否聖人之言治亂如斯而已矣然而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於陰陽健順長若反覆三致意焉若是乎其勞者何也曰凡以求賢也夫求也者眞見天之

畀賢如取水於泉取火於燧吾可求之泰山梁父之陰而郝車以載也且又眞見夫賢之畀於天如鳳在庭如麟在郊猝得之或猝失之而不得永據爲吾靈臺靈沼之景色也是以布而列諸位惟恐用之遺其材也范文法而御之惟恐無以展布其四體也吾臣之爲臣而禮樂工刑終身守其一官假令易契而明刑易稷而敷教易咎繇而樹藝諸臣或不必游刃以從而堯舜亦且紛紛于疇咨四嶽之勞矣三載三考之咨而便宜所在不從中制如後世中庸之論則奉命專征而三旬振旅不

當引逗留誤國之例歟高自稱譽而誠其主曰傲曰虐曰慢不當坐放恣亡等之議歟夫如是諸臣或不必坦懷以應而堯舜亦且紛紛于周旋形跡之勞矣桓公之於管仲也一則仲父再則仲父或曰易哉爲君曰未得仲父則難旣得仲父則何不易也夫桓覇主也然其言猶古帝王求賢之意也雖然未易言也求之曰賢得之則曰人求者得與得未可知之辭而人之衆或未必如賢之獨也故聖人之求賢所謂雲從龍風從虎其於得人則所謂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也劉邵之志人物曰英

分多者可爲相不可爲將雄分多者可爲將不可爲相英與雄合之謂賢堯得舜而十六族升武得公而朝讀書百篇夕見士七十人其英與雄足以攝之也夫然後而可語求賢而可語得人故人非得之難而求之難又非求之難而識之難吾所謂當求之人主之精神者也至精神薄而視天下無人不可疑無事不可疑則勞不繼而倦隨之夫勞猶人主自若耳倦而天下事不可言矣無逸之言保惠訓誨也曰無或胥譸張爲幻夫人主不務求賢而一意疑不賢勢將有譸張以伺之者又寧

直勞逸之故哉吾請推本而爲之說曰人主必知無逸之逸而後可以知求賢之逸此又聖主得賢臣之本而漢人未能窺見其微者也

辯

忠清仁辯

忠清仁不可以分言也其分言之者聖人權詞以教天下之臣子而非其難言仁易言忠清也何也聖人論人有因其國而稱之者有因其事而稱之者有因其時而稱之者齊楚之大夫則與之爲齊楚之大夫其忠於楚

清於齊從而忠清焉可也不必旁及齊楚以外也所謂因其國而稱之者也兩大夫之本末著於春秋瑕與瑜無相掩也然一念之忠清從而忠清焉可也不必苛引其平生也所謂因其事而稱之者也且夫臣節至春秋難言之矣去國之流人見其似吾人者而喜聖人睠美人而懷西方見有若兩大夫之忠清者從而忠清焉可也不必厚責以古純臣之誼也所謂因其時而稱之者也故曰此聖人權詞以教天下之臣子也而或遂借以爲口曰天下亦有忠清而不必仁者是誤執聖人之權詞而沒其教天下之苦心也夫言忠清之不必仁者曰忠可告君而未必可告天也吾謂未有不可告天而可告君者也清可潔身而未必可潔心也吾謂未有不可潔心而可潔身者也赤子之爲其慈父母也牽衣眷戀飲食之教誨之甚而檟楚之而眷戀如故不知孰爲忠而孰爲非忠也青蓮之藏其根也終日於泥滓之中至迎風爲香襲露爲珠映日爲鮮而泥滓如故不知孰爲清而孰爲非清也故一意而無所蒙焉者忠也一忠而無所蒙焉者仁也一意而無所介焉者清也一清而無

所介焉者仁也此忠清仁之不可分言也夫忠之分言於仁自人知有忠始也爭之以意氣矯之以風節而不盡循乎忠之本也有貌比干之栖楚遂指栖楚爲比干是面目自欺其肝膽與於非忠之甚者也清之分言於仁自人知有清始也假之以恬脩附之以寂處而不盡循乎清之本也有學伯夷之仲子遂擬仲子爲伯夷是聲跡自累其肺腸與於非清之甚者也故忠清仁之分言聖人之權詞以教天下而不意其開後世之徑也吾請爲正言之曰楚大夫之忠忠而非也南風日競劬宗

不開謀國之忠未足以蓋其謀王之不忠也齊大
清清而非也縱賊不誅出境自免見事之清未足
其見義之不清也斯言也論忠清之案而仰論仁之宗
而謂忠清仁之不可分言者也易之蹇系王臣曰匪躬
匪躬者匪但不有其身也并其身之是非毀譽而不有
也忠之至清之至仁之至也狄梁公委蛇養晦卒以奏
五龍夾日之奇令房州末返而公稍稍以忠見唐之事
去矣郭汾陽窮奢極欲而天下不以為貪人謂其智於
自全然當功名震主譖謗交騰之日而公稍稍以清見

即公不得一日安其身唐之事亦去矣故吾於兩公而
知忠清所以為忠清因知仁所以為仁統之乎無所為
而為焉者也嗟乎天步艱而志士顯疾風之勁非國家
之福也世混濁而一人享其獨清獨醒之名益非國家
之福也故凡矯矯以忠清見者皆匪躬之臣所不忍言
而無當乎忠清之極致吾所以一言蔽之曰忠清仁不
可以分言也雖然為人臣者言則可也黜之忠而可寢
悍宗之跳梁黄裳之清而可折强藩之跋扈兩人者不
亦繫國於九鼎哉故人臣之於忠清則惟恐其見也而

也而人君之於忠清則又惟恐其不見也然則有分言
之以寛鼓舞忠清之路者此亦燕昭市駿骨楚王式怒
蛙之遺意而聖人所爲權詞以教天下之臣子者也吾
又不可以無辯。

梁谿馬世奇素修甫著
同邑曹　荃易庵甫閱
門人徐調元貞庵甫校　後學周原溥直校

論

寧靜致遠論

天下無遠功有遠神遠神者其神無不為天下用而無一為天下用為天下用者天下所得而盡而不為天下用者天下所不得而盡也何也見跬步者致跬步而止

神有盡於跬步者也見莽蒼者致莽蒼而止神有盡於莽蒼者也見千里者致千里而止神亦有盡於千里者也故無一為天下用而後無不為天下用此吾所言遠神而武侯寧靜致遠之旨也聽靜聖動王古人之以靜為動根久矣乾之靜專而動直也而大生坤之靜翕而動闢也而廣生皆靜功也而申之以寧有深焉者歟曰是吾所謂神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易有太極實生兩儀動而陽靜而陰以陰陽言動靜者對待言之者也夫寧則極也蓋陰陽皆有動靜焉徑寸之珠置之水即寒置之火即熱寒熱者水火而珠無有也故對動而言者靜也合動靜而皆靜者寧也有終日息心而動者有終日不息心而靜者有終日絕物而動者有終日不絕物而靜者無他寧與不寧之分也故人知隳體黜聰之為靜而不知腁手胝足之為靜人知綸巾羽扇之為靜而不知竹頭木屑之為靜人知匡床玄塵之為靜而不知運甓草檄之為靜何也其靜焉者寧也所謂無不為天下用而無一為天下用之神也庖丁之刀十九年而新發於硎紀昌飛衛之矢交觸於地而塵不揚雖善

別者不能分其孰動而孰靜也此寧靜之說也今且有人於此囂囂號於人曰吾不為利利引之而落落焉靜也然能擲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夫利心弗寧矣且曰吾不為名名歆之而漠漠焉靜也然能却伯夷之譽而不能不頓足於盜跖三至之惡言夫名心弗寧矣善言寧靜者無如易之艮艮之兼山靜象也時止時行合動靜以言靜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艮其背不獲其身則靜而寧焉者也舜之君而可懲曰儆禹之帥而可箴曰滿武之王而可呼曰怠韓范富之同心而可相

爭如虎所謂不見其人者也箕之正而可以蒙難狄之忠而可以用晦汾陽之勳而可以欲自汚鄴侯之智而可指家族以摽猜主之逆鱗所謂不獲其身者也諸君子處驚波沸蕩之中卒不失海晏河清之故而後知諸君子之靜非天下所能動并亦非諸君子之表奇樹駿於天下者所能動也何也寧也易之言神六子一也而始終萬物獨盛乎艮艮者神无方易无體之全卦也故曰聖人事雖絲棼理則棊布道雖虎變心則鱉行蓋不但寧靜以致遠而致遠皆寧靜也所謂無不爲天下用

而無一爲天下用其視致千里猶之致莽蒼與跬步而已矣武侯之自表曰不求聞達曰鞠躬盡瘁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固深於不見不獲之艮者而尚論者脈之曰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此又所謂不爲天下用者天下不得而盡隱如武侯乃可與言寧靜致遠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仁者而有體乎哉是亦戴員履方託命於天地萬物者也仁者而無體乎哉是亦莽莽蕩蕩無以爲天地萬物之托命者也然則如何曰仁者無體而有體者也無體而仁者未嘗見其身曰身能隔天地萬物於一體也有體而仁者未嘗不見其身曰身即能不隔天地萬物於一體也愈此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說也夫仁於乾爲元天之一德耳會之而亨和之而利幹之而貞而元從起焉是則萬物以天地爲體天地以仁爲體而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也曰天地萬物以仁爲體生天地萬物之仁也仁以天地萬物爲體成天地萬物之仁也故天地能窮萬物萬物能窮天地而不能窮仁

者天地萬物之體始終於仁也仁者不見天地萬物之無窮而見仁天地萬物之無窮仁之體亦始終於天地萬物也是以堯之體不居於平陽舜之體不居於蒲阪禹湯文武之體不居於安邑於亳都於豊鎬也天地萬物無之而非體也堯之體不以百二十歲終舜之體不以百十歲終禹湯文武之體不以百歲終也天地萬物在而體在也堯授一時舜彈一絃禹泣一罪湯祝一網文武瘞一骨蔭一暍而渾然天地萬物之體挈一髮而週身爲之動也何也仁者之體天地萬物以爲一者也

然而天地於仁者豈盡有正命無違命哉其萬物亦豈盡有順命無衡命哉九年以水之七年以旱之龍蛇虎豹以警之暴君侫臣以危之宇内儳然幾不能終日矣而仁者遇之如瘫疥在體一經吐納導引而旋爲勿藥之喜也卽從仁者而爲天地萬物西京苦戚東京苦黨唐苦鎮宋苦夷苦小人不亦岌岌乎肉盡而皮焉附哉倘有國手得仁者方寸之刀圭以療之吾知血終歸經而體之沉痾立起也何也千百年之天地萬物皆仁者以之爲一體者也故曰仁者無體而有體也然則將揭

仁者之范圍不過曲成不遺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者謂是足盡仁者一體之心乎未也一代之事文失而巧質失而蠢忠失而野仁者有不能保其終矣百代之事易失而賊書失而誣詩失而愚禮失而煩樂失而奢仁者有不能保其終矣而仁者未始不如長桑君之隔垣以見也周公之策齊魯於立國之始而舉其數世之後如燭照而數計焉而公無如齊何且亦無如魯何此仁者所愀然負痛於天地萬物也故堯舜而兢兢而業業禹湯文武而孜孜而戰戰而翼翼而亹亹終其身也

終其天地萬物也此真仁者一體之心也雖然仁者不求之天地萬物也吾之身所謂能隔天地萬物於一體亦能不隔天地萬物於一體者也易之繫乾坤六子而總無不象焉範之演五行而體無不事焉令仁者舍此中處之七尺而總總然爲天地萬物斷乎治譬猶憂河水之濁而以流清之也故仁者之盡人性盡物性而盡天地之性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仁者之盡其性以一體爲天地萬物也而其究不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萬物亦仍以仁者爲一體天則星爲景雲爲裔

而露爲脂也地則嶽爲神山爲秀而泉爲醴也萬物則游於郊儀於庭窺於囿而中外相與賡解阜之歌中光華之頌也其於仁者如磁之應鍼如雉賓之應鐵如銅山之應鐘鱗至麏集而無不可得故曰天地萬物亦以仁者爲一體也然而仁者不敢知也曰吾而沾沾據此以自多是亦戴員履方託命於天地萬物者也吾而舍吾之可知而徼其不可知是亦莽莽蕩蕩無以爲天地萬物之託命者也故於其無體而有體者終言之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聖王明教化以善俗論

治天下之法未嘗不在天下而能治天下者必歸聖人非聖人之能行其法而能明其法也何也天下而行善不善之分非聖人所忍也然必舉天下而責之曰爾爲善無爲不善此又非天下所明也天下不明吾所以善俗之意而小易方大易性貿貿焉仰望而不見斗杓吾不明示天下以善俗之意而所爲整齊之約束之者天下且疑吾不安其性命之情矣故謂聖人于民而將以愚之不知聖人治天下之法者也夫聖人者無之而不用其明者也天下原無不善則必令天下曉然各見其本心吾原不待天下以不善則必令天下洞然俱見吾初心而吾所以善天下之意明千古之聖人所以善千古之天下者其意亦明此教化之爲善俗本而深有味乎聖王明之之說也夫人非性無生非教無化如以教則一極開天而高卑以分上下以辨固無言教之矣河獻圖雒獻書教之又不啻言矣且聖人繼天立極而作之君師者自結繩畫象以垂之文字洎之衣裳又諄諄耳提而面命之矣然而天下聽之藐如也何者天與往

聖陰行其教以善俗而天下未必明也即有聖王首黜方寸之矩凝神恭默于上將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方共于善天下亦既不下堂階而有餘而天下未必盡明也聖王曰吾務明之而已何也聖王所操以教化天下者法而所以教化天下者法與意兼者也春夏詩書秋冬禮樂明之則時習之指而不明則矇瞍之誦也離經辨志敬業樂羣自小成而入于大成明之則日進之功而不明則里塾之程也車服以示庸鼓鐘以示既曰士無善于幽不旌于顯者而明之則好爵之縻不明則與累累若若者等也輕之而犢楚重之而郊遂曰姑懲以儆其後而明之則頑鈍之砥不明則以罷民之不齒終也故聖人不恃教化之有其而恃其所以明之者也且夫教亦何定之有其以教民專屬司徒之職此論官之言也虞廷秩宗之降典士師之率又誰非教者周禮太史內史掌八法八柄八則之官皆隸于太宰又誰非教者甚之大司馬伍兩軍師之法以親百姓而一其心志又誰非教者故不明則教有專官而明則無官非教也有教一方而一方善焉如文翁之化蜀卓

茂之化審其心足以明之乎一方也有教一鄉而一鄉善焉如彥方之化其里公藝之化其族其心足以明之乎一鄉也而况以元后爲天下大父母者乎然三代以前其民優游自得上嘗見渾會之淳而不見其漓下嘗見勞來匡直之樂而不見其苦而一二不善者卒不勝善者之多三代以後教之之法愈密防之之法愈詳上嘗以不肖疑其下下亦或甘爲不肖而不疑而一二善者且孑然獨立而懼孤芳之難振也何也教化之法在而所以教化之法未明也夫做聖人之巠歌奏雅而賡颺虞廷首于前叶采齊肆夏于後遂以爲教化在是皆所謂愚民而非以明民聖主善俗之所不爲也雖然易不云乎聖人作而萬物覩教之者後也作之者先也堯欽明而康衢應舜文明而擊壤應兩聖人者亦何嘗家喻戶曉而責當時之必爲唐虞哉是以明教化者未有不從自明始

人君道德益高則益尊

人君之尊非尊于權也尊于心也非尊于聖明天縱之心尊于變化日新之心也夫人君亦人耳而何以獨推君之尊也歟嘗試論之人君之尊亦碑矣高拱紫垣黃屋挾長策以馭海內海內尊之如神如日如雷霆如帝而人君者益深其營壘閉其情形以恫之不可測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候植於交河之北夫人君之尊亦碑矣何益曰如以權則人君之尊毋可益也如以無權則人君之尊毋不可益也不益焉而損矣夫今古言人君之尊必曰堯舜曰禹湯文武然天下有上熙熙下皞皞垂裳拱手而治者則尊有日爲光月爲華遊汾河之陽而窅然喪其世者則益尊有問道廣成問治牧童適藐姑射之山而窅然喪其我者則益尊有晝乾坤配六子扶龍馬之秘而窅然喪其河汾與藐姑射者則益尊夫尊何不可益之有然而惡乎益也曰有物最尊先天地生後天地老曰道與德夫道與德虛位也何益之有曰否光之生也影隨之光移而影亦逝光益影乎影益光乎空谷之響百叩百應一掩口而漠不聞空益聲乎聲益空乎夫道德者亦人之影與空也而其爲之影與響則人所以取之之心而已矣嬰兒取併鄙夫取金聖人取道德取道德者取之變化日新故百二十

歲外而有堯焉堯之欽明未已也百十歲外而有舜焉舜之就業未已也百歲外而有禹湯文武爲禹之祗台湯之日躋文之緝熙武之就將未已也無他堯舜禹湯文武之取道德猶之嬰兒取餅餌夫取貪其心益精其取益高而堯舜禹湯文武之名亦因以益尊於千古然則道德者其即人君之權也歟三代以下代不乏君孝文一滿於易元而西京道德下矣光武一滿於禪梁父而東京道德下矣太宗一滿於征伐玄宗一滿於張燈賜酺而貞觀開元道德下矣夫四君者皆世所爲太平美事夏絕一時之君而必引而置諸堯之左舜之右禹湯文武之中央則四君亦將却步而不前夫非四君之尊日降以卑而四君道德日趨以下也嗟乎其亦知尊而不知益知益而不知損之過也耶善言益者莫如易曰見善則遷知過則改其象與損之懲忿懲慾相爲表裏說者謂聖人示卑之不暇而何尊曰此聖人所以尊也帝王之色損而益帝益王矣聖神之念損而益神益聖矣夫惟聖人不見道與德而但見遷與改故聖人道德益高而不可及聽其亦吾所謂變化日新之心也歟

雖然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言益之難也適越者北面而不見冥山言復之難也故與已高者語益與未高者語復說在師曠之語晉平曰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明秉燭之明孰與昧行夫知明者知高乎知高者知尊乎吾故曰人君不尊於權而尊於心

權者聖人之大用

天下未有權而不妙乎經者也聖人之經滿天下聖人之權滿天下聖人之用亦滿天下聖人者經之主也而貫權之衍也故未有權而不妙乎經者也自小儒離權言經爲鍥舟爲膠柱其摩聖人如優孟之摹孫叔三年背之而不可一日相也則用小矣僞儒反經言權爲破觚爲斲雕借神化之名以蓋其奸雄如盜夜半入主人之室而據之而不知其非主人也則無用而有害矣夫聖人于權無之而不用者也即天下萬世於聖人之權無之而可不用者也聖人有之而不用則小無之而不用則大天下萬世于聖人有之而不可用則小無之而可不用則大故以權者決溜于仞之谿累石千仞之上非聖人不能用也而聖人以爲取水於澤取火于燧雖

欲不用而不可不用也故曰權者聖人之大用吾所謂權而妙乎經之說也雖然聖人言之矣學而適適而立立而權斤斤辨之如畫界然而權固可若是其用歟曰學不權是舉一不反三也聖人吝其復矣適不權是東望不見斗杓也聖人嘅其背矣立不權是正牆面也聖人危其頗矣故三者無一而無權而特險用于權而不覺聖人則明之以大用于天下者也大鵬之絕雲霓背負青天而上也蜩與鷽笑之曰惡乎用大而蜩與鷽一日不在雲霓之下青天之內安所得槍榆枋哉聖人于

權胡以異是楊之義墨之仁子莫之中皆聖用以教世之名理也而小用之爲異端爲賊大用之爲聖人爲君爲師何也權也善言權者無如易易之乾統易之卦也而吾以爲統權之卦也飛而天見而田躍而淵潛而勿用天下之變盡矣而聖人有憂之系之曰惕曰亢夫自古聖人有不飛不見不躍亦不潛者乎自古聖人有有亢而無惕者乎卽天下之人有不知亢之窮而惕之無窮者乎然則聖人之用固不離乎人也而特人不能用于聖人故以神明不測歸之而權卒爲聖人之大用也

嘗觀諸開天之聖人矣當狉獉之世結繩耳茹其毛飲其血衣其皮耳浸假而庖犧氏開以一畫則幾鑿浸假而伊耆氏開以耒耜以日中則幾械浸假而軒轅氏開以上衣下裳上棟下宇則幾靡然至于今無敢易也聖人之權而天下萬世之經也猶未也堯舜以訟獄謳歌之共主忽焉棄其子繼其賢殄唐虞之世而不自謂不慈湯武以夏殷之康侯不思維屏維翰而南巢牧野偃然行之而不自謂不忠孔子以尼山布衣之筆舌取二百四十年之君臣而衮之而鉞之而不自謂不虔然至

於今以爲堯舜不讓洪荒未平也湯武不起桀紂亦未得長無事也無孔子天地且長夜也是聖人之權而天下萬世之經也猶未也堯舜之命官咨岳觀象授時古有之歟湯之禱桑林聘莘野武之訪洪範受冊書古有之歟孔子之章甫於宋縫掖于魯轍環于風塵絃歌于杏壇洙泗古有之歟而至于今不勑諸政府則考諸師說罔敢置一喙也是聖人之權而天下萬世之經也猶未也西漢之勢而權之無虞戚也東漢之勢而權之無虞黨也唐宋之勢而權之無虞鎮與夷也惟一二任議

家固守其格套而不變而且明示人以利器如有干將莫邪而執之無柄則不能傷物反爲物傷至于今設身咨嗟恨不起聖人以救其敗是天下萬世而無聖人之權不成天下萬世之經也故聖人于權無之而不用天下萬世于聖人之權無之而可不用所以爲聖人之大用也非獨聖人也天地亦然夫東方木而冊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阯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隴蜀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沙漠之地天地之錯綜以均其有無也權也且統紛而或豢以懷安聖賢而或薦以

拂亂中主而或奉以清燕庸主而或示以殷憂天地之顛倒其機以鍊人也權也而識者謂不如是則天地不靈是天地之權皆天地之經而皆聖人之經天下萬世之經也人用于天聖人用天于是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而總之合其權權之爲用大矣哉抑易又言之員神而方智智之用動也而方之神之用靜也而員之經權之際微乎微乎吾謂非誠不能制權非明不能相權非正不能御權非斷不能行權而非神也不能兼運四者以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之權則于

權終未敢輕言也請申之曰權者聖人之大用神者聖人之大體

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

道統惡乎一一於是非是非之統惡乎一一於道而道與是非之統惡乎一一于心何言乎道統之一于是非也曰天下明道以言晦道亦以言言者道之大利大害也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譬暗室而一炬焉瞭如矣故曰道之統一于是非何言乎是非之統一于道也曰合道則是離道則非道者是非之鏡也譬適莽蒼者東西

易形望斗柄焉瞭如矣故曰是非之統一于道何言乎道與是非之統一于心也曰道虛位也微幾也道所主而樹異者奴之道所奴而樹異者主之如隙中覩闘莫適爲衡反闘諸空空洞洞之心而譬之堂上人辨堂下人又瞭如矣故曰道與是非之統一于心噫此非吾之言程氏之言也心通乎道然后能辨是非請申之天天下有不辨而可爲是非者哉是之判于非也晝之有夜陰之有陽中國之有夷狄也辨而不辨而天地之位易矣是之疑于非也光霽之晝與雲霧之晝大明之陽與

爝火之陽冠殿森嚴之中國與首尾衡决之中國也不辨而以爲辨而天地之位亂矣故天下不可一日無者是非也不可一日有者不辨之是非也雖然是非亦何難辨之有道不變是非亦不變而天辨之人淆之先聖先賢辨之后之人淆之愚夫婦辨之聰明才智之人淆之何也曰其所辨者權也意也名也辨于權以袞鉞通之然而赤芾可辱鼎鑊可榮則誰與辨之辨于意以愛憎通之然而鮑魚可馨芝蘭可臭則誰與辨之辨於名以毀譽通之然而匡章可游於陵可斥月旦可翻陽秋

可僇則誰與辨之曰有無權之權無意之意無名之名曰道心通乎道而后能先爲是先爲非如鏡之明以辨形有餘也心通乎道而后能不先爲是不先爲非如谷之虛以辨聲有餘也于是則有辨玄黃於駿逸辨術絕守墨之容於解衣盤礴之致而人之是非通于天矣于是則有辨偕位於正位辨小宗於大宗辨螟蛉之系于云仍之系而后人之是非通乎先聖先賢矣于是則有辨私評于公評辨橫議于輿議辨且甞喙喙爭鳴之見于清夜不言同然之見而聰明才智人之是非通于愚

夫婦矣人曰是非之辨無所不通如此而不知其是非通乎心心通乎道也堯舜登十六族除四凶堯舜曰當天下萬世亦曰當孔子誅亂賊貶桓文而仁窮餓之夷齊賢陋巷之顏回孔子曰當天下萬世亦曰當無他會心與道之通以會天下萬世之通也非道則立是非愈晦是非而生議論者一議論矣非道則調是非愈亂是非而救議論者又一議論矣非道則去是非愈滋是非而息議論者又一議論矣夫道不立是非不調是非不去是非而能辨是非何術也心通焉故也三代以下是

非數變一變而是非于漢天人三策與曲學之公孫並用其究爲劇秦美新又爲誅三君錮逐俊及顧廚諸賢而是非迄東西漢終以不辨載變而是非于唐原性原道諸書無能奪柏梁西崑之好其究爲此輩清流盡投濁流而是非迄三唐終以不辨三變而是非於宋關洛諸賢垂星辰而揭日月不能撲金陵妖彗之一芒其究爲錮元祐元定徙六君子而是非迄南北宋終以不辨故三代之治天下以是非而三代之下亂天下以是非豈是非能亂天下哉心學不明而無提衡道術者爲

之堂上人以辨堂下人曲直故能察天下也吾故曰道之統一於是非是非之統一于道而道與是非之統一于心無他一之于通也雖然通何容易道通乎心者寂而通之心也天也心通乎道者復而通之心也天人參焉者也徇欲則道隔徇意則道　徇名則道隔一心而隔者三夫又何以通之曰莫如無心無心莫如養心養心者養其本來有是無非之體也則吾又為之說曰為堂上之心通乎道而后能辨是非為室中之心辨是非而后能通乎道

君人者如天運于上

人君居天之位為天之子予代天之工則不可不法天之為大天于天下漠然無所為者也而萬物之繫命于天者不許而無寃不謁而各得其欲如置樽中衢而惟所酌之天于天下又似無所不為何也夫有所運之也為之者可見運之者不可見一二日而萬幾為之者也口不煩言手不煩麾執玄德于心而化馳若神運之者也戶樞不運而朽流水不運而敗天不運而積積也者蘗之漸也必一一而為之者又積之漸也故曰天道運而無所積則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則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則海內服合帝道與聖道而協諸天道焉之謂人君范華陽氏嘗論之曰君人者如天運于上而為之申其說曰君司要不可不逸臣職詳不可不勞然則有法天之君子所其無逸者非乎且夫乾統天之卦也體仁以長人嘉會以合禮利物以和義貞固以幹事行此四德者而後為乾君子孜孜焉如不足也若夫坤則承天時行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而已而必曰君主逸臣主勞令尊九五者優游襲垂衣之跡以擬于清虛

碧落之體此不必然之論也曰非也君也者勞于運而逸于為葢無所不勞而逸用之故逸而有功也今夫君于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無所不總如天于陰陽寒暑之無所不包也晅之而日散之而風動之而雷潤之而雨止之而艮說之而兌有一不至惟天之過產之而春長之而夏揫之而秋藏之而冬有一不應曰惟天之過而天無有也天能運六子故不與六子爭能而六子各效其能天能運四時故不與四時爭序而四時各式其序使天必一一為之而為所及者運為

所不及者不運將山澤不通氣雷雨不相薄而水火相射矣將四時一極備一極無而流金之下無凝寒裂膚之餘無負陽矣詩云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言日猶不當以月自處而況天之以日月自處也故不明于天之運者不可與言爲天不可與言爲君何也懼其積而至于廢也皇帝王以來不一君矣有君焉東至開梧南撫多顕西服詩靡北懷儋耳而亦或視不逮帷牆之外聽不徹十里之墟慮不周三畝之宮無他運之者殊也運目者不以日聖王所以貴目不見之功運耳者不以耳聖王所以貴耳不聞之功運心知者不以心知聖王所以貴心知不至之功所謂目不可見耳不可聞心知不可至者何也天也天之去地九萬里遥矣而其于地如車與蓋之相倚也誰爲之運也天左旋而日月星辰俱右轉背矣而其于日月星辰如編珠連貝之相貫也誰爲之運也且自七十二候累之至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遠矣而元如其會會如其運運如其世世如其一晝夜也又誰爲之運也易之系天曰健詩之咏天曰不已謂天專主逸而予陰陽寒暑以勞者非也陰陽寒暑

之勞皆天之勞而天總之以有成所謂勞于運而逸于爲者也故天之象聖王以器驗之天之度聖王以筭窮之而天之運聖王以其君人者究之朝與公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宣序民事夕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而運于上者如是彈五弦詠南風膳肴不收于前鐘鼓不解于御而運于上者如是一曰若何及二腥之所燭一曰若何服四荒之表一曰若何治青北九陽奇帷之所際而運于上者如是一身不出合宮而聽盡一足不下衢室而聞盡一席不越總章而訪盡而運于上者如是何也剛柔吉凶消息旺衰之故窮而變變而通通而久無非聖人方寸之矩之所運而機之顯若聯其無與焉者也堯舜之被四表訖四海也所用二十二人也此二十二人者堯舜嘗以其心一夕再撫函蓋而知函蓋所藉以造命無如此二十二人且若同此二十二人者偕作偕息于明堂天府之間而舉其村品以詳騰之以一人精神兢兢業業而運之天下又以天下精神師師濟濟而運之一人此天運于上之說也今且令堯爲馭舜爲左禹爲右然入山不能不問牧童入澤不能不問漁師

之也堯舜之用二十二人亦猶入山問牧入澤問漁之智而千古尊之曰如神非神于無所不爲而神于無所爲也凡英主所恃獨明爲利器獨斷爲營壘者至堯舜而見其一無足恃此憂勤儆戒之深而堯舜之神也故曰爲之者可見運之者不可見也六子變化著乎萬物然必曰帝于是乎出于是乎齊于是乎見于是乎說于是乎勞于是乎成六子之位不敢不虛以奉諸天也何也天運之也四時各自爲帝而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四時之位不敢不虛以奉諸天也何心哉運之也故臣有翼曰予欲左右臣有爲曰予欲宣力臣有明曰予欲觀臣有聽曰予欲聞臣卽退處于四肢而其位仍不敢不虛以奉諸君也何也君運之也萬斛之舟運于盈尋之梳三十六幅之車運于盈尺之軸天下之勞無不運之自君而君更見逸焉所謂勞于運而逸于爲者也記曰著不靜者天著不動者地夫勞之不必動而逸之不必靜也亦各言其運也故惟所其無逸之君子然後知君不可不逸此天之所以爲運天之所以爲徤爲不已也雖然謙之彖不云乎天道下濟而光明有運之上者以空文法議論之卑瑣而一天下之志卽有濟之下者以攬策力智能之紛錯而盡天下之心濟正以成其運也不然土鬱而憤國鬱而沴天下搖搖焉望九闗而疑其不可叩而天之不運亦甚矣雖有要惡得而執諸

汲黯社稷臣

社稷臣之難言也不於任社稷之日其性有貞焉者也吾綜其說始於記之少儀而雜見於晏子之對景公莊於莫敖子華之對楚威晏子之言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使得其理制百官使得其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是社稷臣之餘也非其正也記之言曰爲人臣下者頌而無讇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是社稷臣之用也非其體也莫敖之言曰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暝而萬世不視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是社稷臣之一體也非其本也善言社稷臣者無如易易屯之經綸明夷之用晦蹇之有功

皆社稷安危之會而概之曰貞雖處極變不失其正所爲社稷臣也吾以爲嚴助之論汲黯近之其言曰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不能奪此即易所謂貞也夫貞也者正也真也黯數質責公孫弘張湯等於上前謂弘阿人主取容而湯專深文巧詆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其論之正侃侃若金石乃黯所最切齒於弘等在懷詐挾智而其援爲漢武帝肓之症盡於內多慾而外施仁義一語何也黯之真不能須臾容漢君臣之僞而斷斷焉爲引

繩而批根也故黯者正與真合以成其貞焉者也而吾言之曰正曰真帝言之曰戇助言之亦曰任職居官無以逾人嗟乎社稷臣難知哉難言哉夫黯嘗爲謁者值東越相攻奉詔往視不至而返曰越俗固然無足辱天子之使時帝新即位耳而後之開邊黷武已了然隔垣之見而欲攻之於湊理是社稷臣之審微也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黯還報以爲不足憂而特於河南貧人水旱急不避矯制之罪假便宜持節發粟以賑之豈惟爲災黎請命恭儉寒盜賊之因黯所彌縫多矣是社稷臣

之達權也黯先後兩守劇郡擇丞史責大指不出閨閤而東海治淮陽民方盜鑄錢黯至一如治東海法不刑一人不褻一鉞而淮陽政清其意大抵以不自用而用人爲主是社稷臣之識體也故謂黯戇不解事與任職居官無以逾人者未知黯之深者也嘗論黯天性近宋司馬文正而微遜其學力黯官禁闥用脩絜直諫拾遺補過爲事文正在熙寧中自爭新法外亦無他建明然淮南謀逆玩丞相如發蒙振落而獨心憚黯謂守節死義難惑以非文正起廢籍相中朝遼人至爲戒其下無

生事開邊釁兩君子一身屹然雄於數百萬甲兵也無他其正氣之足以懾伏人者真而已矣史稱黯性倨少禮士多不附方其爲九卿久心不能無少望積薪之嘆帝至以無學少之夫是何足病黯令黯折節養交脩公卿間聲或欵曲自媚佯飾爲寵辱不驚之態亦何益短長之數者黯之率直少文瑜與疵皆可一見而得黯所以爲真也韓魏公言成大事在膽生平未嘗以膽許人吾觀黯不愛其身犯主顏色幾中危法者屢矣即匈奴渾邪來降所爭長安令馬不具與長安賈人私市買兩

事豈躡嚅守經墨者所敢吐一語哉然則黯非惟識勝而胆亦勝所謂正足以持之眞足以赴之而合以成其貞焉者也故使黯乘權藉勢即不幸經綸險阻而爲屯爲蹇爲明夷則如記所言者黯守城深堅中事也如晏子所言者亦猶黯治兩郡任人責大指而辨之有餘者也如莢放所言者黯審擇而處之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者也何也社稷臣之本植而社稷臣之事無不可兼而舉也夫黯以後難言之矣自張禹孔光用而人慕婞阿不復知社稷臣之正至陳蕃竇武貴而人尊矯激不復知社稷臣之眞甚有反覆如唐蕭瑀者流亦得借人主疾風勁草之日以踵長孺之後塵噫又何異引里婦里毋而坐之乎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列乎哉吾故論社稷臣而終辨之以眞且合君臣以申之曰臣與其爲瑀之禰毋寧爲黯之戇知臣者與其爲板蕩識忠之唐文毋寧爲不冠不見之漢武

太祖留意賞罰

語曰龍不離淵虎不離山主不離柄賞罰也者亦主之淵與山也雖然有萬世之賞罰有一代之賞罰有一日之賞罰萬世之賞罰誅四凶舉十六族如龍之雲有餘澤焉如虎之風有餘嚮焉得賞罰之奇亦得賞罰之大一代之賞罰尊申屠嘉而絀鄧通止輦受賈山而賜錢誅薄昭如龍之吟尺鯢鷩焉如虎之嘯猛獸恐焉得賞罰之貞亦得賞罰之利一時之賞罰賞曹彬罰全斌賞義倫罰仁贍如龍之睡而覺焉如虎之卧而怒焉得賞罰之後然幾於悔且吝矣嗟乎太祖開國有道之君也彼直留意賞罰强同光帝爲兒戲而欲以一劒莫社稷于太山而上不得彷重華之逸軌下不得踵孝文之後塵亦有說乎曰有主有淵又有淵之淵主有山又有山之山無他賞與罰之心也賞與罰之心上告諸天下告諸人前告諸九廟而後告諸千百禩故賞不衮而華罰不斧而懼夫親北面稱人臣子偃然反戈內向陵其孤寡而奪之令世宗之靈在天姑無深文而平獻焉太祖在所賞乎在所罰乎如筠如重進非周懿親則周元勳當改玉改步之餘不吝九死以謝故主即不望裂土然有殷頑民倒在也而生膏斧鑕死爲若敖可以爲罰歟王溥范質之流濫竽台座辱身販國石守信輩鷄鳴狗

盜之雄乘時倉卒以邀富貴所謂奸人之尤有王者起必引飛廉惡來之律者也而紆青拖紫藏汙新朝可以爲賞歟且如彬如義倫誰非委贄周庭者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而敢顏事宋受命臨戎沾沾取圖書數卷裝篋蕭然之節以拜司勲之殊賞將無令田横之客咲人也故太祖留意賞罰以定平蜀一時之功罪則可以定帝王一代之律令則不可則又有解之者曰賞不疑功罰不疑罪易訊耳至賞疑罪罰疑功鮮不上下其手者夫全斌元戎敵行手取蜀門劒閣千里方面之

勝而藉之職方勲不爲不崇矣仁贍歷發諸將之貪横而百口讐彬爲一時分淄澠而辨薰蕕即奥以自解免然誼不爲不壯矣而太祖斷斷無少借卓哉以愛民之思行馭將之權惡乎不可爲一代律令也曰固也大器先自治而後治人明主之賞罰亦如之夫周世半壁之金甌可取而責人於圖書衣笥之外不染一指乎譬諸番涎千乘之鼎而語人爲織屨辟纑之行其誰信焉故漢之賞罰以用而强宋之賞罰以用而弱一變而賞罰于熙寧而君子去官爵如屣再變而賞罰于元豐而君子甘炎瘴如飴三變而賞罰于建中靖國而長安石工且反唇而議其後矣是豈太祖貽謀之不善或亦賞罰之原未端而不覺釀成一代之陰氣歟吾故曰得其優而不免于侮且客也雖然太祖英主有爲之孽者曰趙普彼開寶之季尚誅其罰于雷德驤而况其他乎故龍有淵狐亦有城鼠有山鼠亦有社留意賞罰者龍而淵之毋狐而城之鼠而山之毋鼠而社之

一榜盡賜及第

吾讀宋史至太宗之奇眷張齊賢也爲賜一榜及第未

嘗不嘆其破格而終惋其拘于格也夫藝祖幸西都而得齊賢不曰可及第也曰可作相耳縲可相屠可相釣可相甚者胥靡可相罪人之子可相相寧必及第也人重及第及第何能重人必及第而相將不及第而不相乎且一榜而及第將一榜而盡相乎吾有難于此王維以鬱輪袍第矣張奭以曳白第矣必及第而相是無相也吾又有難于此天下之爲齊賢者幾何矣天下之爲齊賢者不聞于藝祖而聞於太宗又幾何矣必及第而後重齊賢是無榜不及第也凡此皆太宗所不能解也

三代取士法莫備於成周中林兎罝人人干城股心未聞有及第科也臯夔稷契無書可讀而况于及第及第始于隋煬彼所爲追琢風雲流連月露直玉樹後庭之續耳獨不曰春華何益殿最哉嗟乎欲以齊賢重及第而及第適以輕太宗於及第褻矣魯穆之謀相公儀子也而問之子思子思曰使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耳不然臣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然則太宗之待齊賢魚鳥也一榜及第其操竿下釣以蕩之者也嗟乎欲以及第重齊賢而齊賢適以輕太宗於齊賢又褻

矣昔秦坑詩書漢高易以馬上大風猛士豪傑氣短天人三策以後賢良而門第門第而詩賦舉天下龍驤虎變之才耗之于虫臂鼠肝之內識者扼腕背之唐人詩云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諷之三復流涕而惜乎太宗終不能破也破之何如曰齊賢之賢太宗固一稔之于藝祖矣朝而嗣位夕而虛百揆之座而待焉不必以級也不然以布衣備顧問有見焉而弁之相不必令試進士科也卽試進士科矣卽落落後勁矣拔之散列超之上僚不必濫及于一榜之及第也而貰花賦詩之主方且咨嗟于翰林之清要學士之貴重恨不得一登其座然則太宗猶未離乎文士也而何足以得才士雖然太宗英主也以齊賢爲秦芽而以一榜爲連茹吾猶謂愈於嘆積薪者一第而曾再第而琦如庠如京若犖犖焉卽式微之季而猶有天祥文龍輩彊項與天爭宋鼎也及第得人于是爲盛嗟乎此亦天之所以報太宗也

表

擬　上率　皇太子及　皇孫恭詣　慈寧宮遂

御門左　召輔臣并部府大小九卿堂上官并科道官諭以保愛　皇太子至意　廷臣謝表萬曆四十三年

伏以

天顏日統百年增子道父道之光　慈殿春溫片語疏宮中府中之脈遡　璇源而潤海近　瑤嶺以呼嵩國本長安人情胥忭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虞廷大孝固本尊親夏王盛德尤歸傳子詩歌思媚已發祥于渭水之將書紀丕承實式廓乎豐芑之祚風

殊後代誼薄古初植五嫡子於齊伯圖中絕借四老人
於漢炎鼎幾搖堪㖡傳望之華崇臺思子淚語瀛洲之
選同室推戈岱嶽章符應歸東序吳宮更樹色冷西池
是皆君臣之義疎漸致父子之恩薄咲應劉之何補空
開燃豆之疑幸鄴侯之有功獨下摘瓜之淚　聖爲倫
至　天亦言傳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運撫日中
統傳乾一　神阿手攬瑶圖鞏萬曆之長　帝範躬親
金鑑式千秋之永而　皇太子殿下龍種五采鳳毛九
苞當明兩繼體之年正涵三御符之日但以豐亨運久

悖大禘成聿追　孝廟之宪仁稍倣　肅皇之恭默
玉階仗冷徒聽劍佩之迎花　金闕鍾寒空想旌旗之
拂椰雖聞聲稱　聖龍柄豈離于在淵顧蓄廳窺天鼠
謀蓮生於憑社百神作護　九廟有靈幸碧石增巘仍
依閶闔之固非青鏤多福幾虧　宮殿之尊恐驚　慈
聖於在天怳措　膺躬於無地式展栝棬之慕彌深堂
構之思道路風聞竊鈇之猜蝦施于　君父　禁廷目
近在桑之笳遍諭於羣工載復泰交𨕖中　渙號謂大
僚固希恩於待鵠而小臣亦充牘於汗牛市馬無端杯

蛇何彤臣作股肱耳目豈同村度於他人　予敢心腹
腎腸敢惜保持於　吾子舉頭　睟穆引瞻天上之仙
握手叮嚀取譬人間之父豈惟復以不遠兼亦乎之自
中　如綍眞綍如綸眞綸皆下逼九閽之隔　重聯又
聯重潤又潤　宮中聚三代之春此皆　聖母坤德之
無疆具見　皇上乾綱之獨斷臣等幸遇　堯年欣逢
舜日　禮渥家人之晉接先承下濟之明識迷大有之
豫防深愧上行之益　而對而一籌莫展退食而千慮
滋殷筵寂　虎闈璇海之澄清安在苕橫　鶏戟銅扉

之宿仗胡存在　聖明禮義不忽固人言之何恤而中
外視聞未定覺　睿算之難窺念切杞憂或冀伏蒲之
可諒情深緯恤庶知折檻之爲忠伏願　保以兼師
愛而能教於　聖母則妥其靈而因妥其志于羣臣則
諭以實而毋諭以言將　豐水之聲再傳彌振而　棠
泉之派百禩逾清仰酬祿後於　聖祖　聖宗俯作恭
先於　文孫　文子

擬宣鎮軍餉告鈌　上從戸部請慨發　聖母宮
餘積銀三十萬兩又　允借別項銀八十萬兩分

濟各邊仍　勅會議財用經久之計以　閣部臣
謝表
伏以
熙朝注意籌邊渙居甦地曹之困　明主留心計國巽
中披　天語之温惟孝子能爲仁人乃先事不忘後備
氣添投距喜溢呼嵩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國
事在戎軍需係食故師臣卜曆寓農制善於周官家令
陳書貴粟論傳於漢册金刀鼎奠轉漕推萬世之功木
馬名高運米奏三分之績自中外之情調而君民之足

分呼癸呼庚吏舌敝而主不恤轉溝轉壑士命盡而上
不知庭撤幕南忍聽孔桑之心計倉開洛口徒資翟李
之盜粮烏面鵠形半是無定河邊之骨羸羨菜傒妄窺
人盈庫上之標貯封樁以備兵荒僅聞宋祖府軍錢以
酬歌舞堪哂唐宗卽或剜肉以醫瘡彌覺捉衿而露肘
自非説道疇念勞人玆益伏遇　皇帝陛下至孝格天
好生協帝總梯航而集玉帛南達舜梧北平堯柳皆獻
琛納貢之鄉稟鉄鉞而肅疆埸東漸玄菟西踰白狼悉
干城腹心之士豈惟人效其順抑亦天不能災何意旱

蝗之荐併遽罹祝融之祖乎民既懸室中之罄上將脫
道上之巾四顧諸邊適先宣鎭維　文皇帝六飛頻駐
統留赫濯於金湯矧常開平三箭猶存如挹趙桓於鎖
鑰緊畿甸咽喉之地兼山陵腹背之區慨天地人之全
乖恐戰守和之失策用是計曽借箸仰效日中之圖豈
期　天聽轉關俯垂益下之慮謀始庸詣　延宗善實
擴自　宸衷特推錫類之恩遍作敵王之愾頒私帑爲
公帑陋彼移粟河內移民河東散小儲成大儲自我善
繼人志善述人事馳襄蹄於四塞疑承天雨之珠飛

鳳詔於九霄恍下年豐之玉猶以地形繡錯九邊無異
於一邊而國勢縣連分濟止成其合濟城非青海同悲
秋月之空懸磧是黃沙誰見春光之偏度傷雖居於爾
體痛實在於　朕躬既展前籌載申後　命倘費有伸
於軍國卽那移別項不妨典衣典冠之司如策可著於
經常縱區處多端益徵同室同舟之誼莫恃火薪之未
燃務俾泉府之長流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
之征仍須用其一而緩其二爲一時之計爲百年之計
爲萬世之計毋徒攝以東而尤以西彼泰國投醪僅出

一簞之惠乃蜀江賜帽盧傳千里之恩未有　康莽遠推撫析月屯雲于掌上　德施宏沛呼巽風解雨於日前如今日者也臣等識謝智囊才疎武庫冇懷肉食妄思聚米以論兵無力畚趨深愧散金以酬士仰屋而歎鮮爲巧婦之炊築舍而謀多畫嬰兒之餅第虞掛一而漏十或合慮衆以爲千伏願智用民之中德法天之大止戈爲武遥看日月之光聚人曰財永息金銀之氣垂周裳而治合華夏蠻貊率俾彈虞絃而歌自南北東西思服

擬陝西撫臣奏蘭州界黄河清廷臣賀表　泰昌元年

伏以

乾德玄通靈府報太平之盛　坤元協應神丘占至聖之典瑞可軼於龜識祥適當乎鶉首喜騰西甸頌滿中區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河來天上流出地中秘一闕夫羲圖蹟載徵于夏禹赤文啓帝聯飛五老之星册書奉王偕践四神之雪榮光既涉休氣罕通商徙五邦僅衍本支於玄鳥秦傳二世曾推德水於黑龍侯漢日而再中莫救金堤之潰行周駿以萬里徙

誇寶器之陳竹楗下淇園痛勞人於長茭美玉椰垂板渚悵勝事於錦纜牙檣方未能捧玉以塡河况復可借膠以止濁變五色於三日人誠鮮遘其奇俟一清於千年天亦重惜其瑞有如　昭代叠薦嘉徵首啟　高皇受命之符申示　世廟發祥之兆跡已絶隆于古事更晅美於今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膺毓天根靈通性海心法百川之下謀卿謀士而謀庶人望尊四瀆之宗作君作師以作父母傳箕衆於　先帝如探源星宿之墟集琬琰於百王似造極崑崙之嶺方無遠而不届乃

有開而必先順叶靈川時逢隹節按紫雲之娟娟當銀橋三五之辰濺白石之粼粼在金城百二之界珠宮細浪宛披芝函玉檢之圖貝闕晴瀾恍辨蘭采朱文之籙甫爛湘紋之五采復澄江練之十尋引滿月以同輝疑把夜光之粲共長天而一色非關秋氣之清徹似鏡懸可數水中之藻荇皎同犀照俄驚潭底之魚龍歡呼近億萬人響接於松舟桂檝彌望亘百十里波恬於竹箭桃花用之薦馨可資玄酒紀以昭瑞無遜甘泉是福兆將興河伯獻奉三之象而政當更始陽侯欣得一之寧

雖錫畀貺於　泰昌巳擘休光於　天啓臣等情均向
若誼切朝宗幸際清時遂范滂登車之志喜承嘉應謝
鮑昭作頌之才治象率土一新快比神魚之舞渚　恩
光自天三錫慚同偃鼠之飲流徒端居而耻　聖明豈
欲濟而無舟楫伏願　習德於坎　養聖以蒙　道岸
先登清虛來而渣滓去　仁波徧樹陰陽和而風雨時
則　紫極可固於金甌而黃河永奠於衣帶矣
擬　上覽文書奏遼河西情隨　勑吏部都察院
諭大小臣工各殫力協心輸忠盡職羣臣　謝表

天啟元年　元年

伏以
天啓赫濯離明徹大有之光　聖啟殷憂巽命通中孚
之志　王一怒以為安書十行而成扎　天步佇看於
再造臣共巳歷於同心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內
治外嚴功關宵旰主憂臣辱義激寅恭故平勃歡而名
重安劉廉藺交而功高存趙霍嫖姚絕幕南之績矢憂
虜以忘家裴晉國勒淮右之勳誓滅賊而歸闕惟四士
可照千里即一臣巳足長城茲世叨豢養之恩祇奉楷

矢之貢突興蛙臂肆起狼心漁陽鞞鼓連天輙敢陷我
城摧我堡上谷烽烟接地爭欲食其肉寢其皮　神廟
四紀鴻功負恨於金甌之有缺　貞皇三旬遠畧縈思
於玉燭之未調當　黼扆之初臨正干羽之載舞而暘
和方布鷹眼尚存中林可懷鴞音莫集不思束身司敗
儆兩稽命中樞彼肆其天驕目憏衣冠之塗炭我失其
地險心驚婦子之流離河東巳委犬羊河西亦孤唇齒
垂涎山海將欲投符氏之鞭眈視神京豈止負㚇霄之
志是匪輸攻多智能成破竹之奇祇因墨守乖方坐取

觸落之困築舍既忘乎曲突枕戈可憚于卧薪雖癰疥
之疴無煩洗胃然卧榻之鼾恐反噬臍遐亂略而在人
式　王言以作則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靈通性海扆
統天根有道聖人為堯為舜不忝　先皇之弓冶少年
天子乃武乃文先聲萬里之金湯而重軫危疆聿求全
策念虜氛之正熾方聽鞞而思將帥之功慮國是之未
明更借箸而問廟堂之勝雖風雲韜略側席于塞外之
范韓雖日月絲綸搬僤於禁中之頗牧猶以臣作股肱
耳目無大無小以從公予鼓心腹腎腸勿二勿三以悉

命而銓衡萬品柄歸玉尺之司表紀千官權屬鐵冠之長抒音鵠陛傳諭鵷班闢羣策羣力之門矢一德一心之鑑謂羽馳赤白僉驚冠在門庭豈血戰玄黃忍令鬭典同室大僚避嫌却掃林泉之卧何安小臣伐鼓樹旗宫府之嚴安在況　兩朝綸綍且輝宗祖以裕子孫而一日膏肓致爲門戶以忘　君父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冀勿專美於前人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恍似借規於異代誤毋再誤庚幾此一時彼一時　君總吾君誰曰東人子西人子倘乎堪盈缶便擬横行匈奴之

中果恍可補天遂須痛飲黃龍之府豈倖神功於風鶴但祇泰運於雲龍在此酋數值將亡固無戰守和之三策惟舉朝力期攸濟寧特戶兵工之一心功惟志業惟勤不惜俯提共耳賢則推能則讓直俾永勒於胸臣等才謝請纓願深掃穴讀聖賢書以事主敢云有德之二三學孫吳策以匡時自揣無兵之數萬覩　至尊之憂社稷片晷頻繞於三韓從小醜以玩　朝廷尺書遠漸于十部聞言踏地當共捐水火之形拜命矢天或稍賛雲雷之治伏願武以神武威尚德威中命用休消心讐

而後消邊烽丕基克弼振　皇靈而先振神宵則無敵惟仁翹首遼西之露布而有　王雖小傾耳海表之風聲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性謹奉

擬　上諭內閣責成史臣纂修　皇祖實錄供令在館供事刻期告竣謹將先完書帙恭呈　御覽進表　天啟五年

伏以

天語有嚴借左史右史以寄羹墻之慕宸衷不匱綜分陰寸陰以程翰墨之勳孫繩祖而得師情生文而示志

愧畜山之欲仆捧帙覩馳懈蘇海之方遥聆音心切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一聖之興皆有萬年之載勳華受祉典謨垂渾噩之編亳鎬膺商盤誥撒質文之要或義隙隻字寶便擬于天球或玫悉累言珍更浮于岳貢慨自君失其職以至史溺其官大風雖軼乎紫庭新語何關乎青簡西京非無紀載竟爲腐遷之謗書東都亦有編摩僅屬孟堅之私乘録脩晉代猶資崔氏春秋訛訂宋朝特取范家朱墨仰惟昭代世有鴻摹潤以青鏤勿替梧棬之澤尊以金匱聿當弓劍之遺而如神

宗顯皇帝者服有歷年近邁有明之列聖臨以多壽遠
兼無逸之三宗乾健行天赫濯式靈於初馭坤厚載物
含弘彌盛於季年綜其大則平播平夏而平倭東西朔
南欣欣思服括其全且爲君爲父而爲祖聖神文武蕩
蕩難名雖有筆如椽豈能繪天高而摹地厚乃稽今爲
鑑尚期絲祖德以溯宗功道已嗣于箕裘蹟更光於琬
琰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心無畔援學有緝熙祗德而
六服承握鏡之風逾遠作善而百祥降垂裳之日方深
遐澤覃津恍統四瀛于舜抱窮詹荷燭儼棲十景于堯
襟志銳啚新維今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念懲小毖喤
前代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既凝神于萬幾復瑩精於六
藝作不自聖述以稱明謂貞皇遠略三旬固已勒千秋
之鏡而神廟芳摹四紀亟須澄乙夜之觀鳳閣弘開豈
止給尚方之玉管龍顏頻霽幾思撤御座之金蓮蓋夙
興夜寐以無忝所生爭寵聖主絡庭之切惟朝研夕摩
以靖共乃位盍督儒臣居肆之勤望溢瓊瑶情方傒渴
猶謂屬詞比事雖緝東壁之啚書挈領提綱實係中台
之職掌特洒披雲之藻爰昭刻日之嚴臣等書未窮于

五丁識有慙于二酉豈能字生珠玉一空故紙之陳言
妄意行吐風雲盡揭先朝之生面且展翰而情凝咽或
搴髯而涕欲零况九道之成化滋濃兼晩歲之留中不
少倘貴聞而賤見恐筆花半涉于杯弓非合野以徵朝
將諫草終湮于芸蠹纂修不易哀輯爲艱集千狐之腋
以成裘尚費經年之機杼鎔五方之金而在冶匪由一
匠之鑪錘是用祗惕孝思仰希寬政先借顯皇之朝氣
以供文子之宵衣式如玉式如金豈敢挂一而漏萬奉
之師奉之保惟期得意以忘筌伏願率祖承乾奉先接
下念始終典于學日有就月有將明禮義達諸人志善
繼事善述嗣徽者如燈取影更絃者擬石補天而且繇
兩朝以及累朝盡洗祖號兄年之誤因一祖以符列祖
旁收鴻猷大政之篇則史可無忝於經而守亦兼能爲
創矣

擬上御文華殿講讀畢召見部院諸臣諮詢時
政俾各條陳職掌隨出御札申誡大小臣工務修
實事共佐平康羣臣謝表 崇禎元年

伏以

晉明出地日新懋典學之功巽命行天風動廣集思之
益羨牆于祖功宗德肇陛面對之䂓模範于大法小廉
儆惕耳提之鐸三省而玄黃已化十行與册絲偕番臣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得師者王義先稽古好問
則裕誼重徵今故衢室弘諮彌著尭文之煥總章下訪
益呈舜哲之華一哉心大哉言乃咸有德學于訓監于
憲其永無愆音嶽漸稀典刑如在延英談理無妨屏上
之皇墳崇政說書仍給閣前之賜札雖無關乎贑舉亦
祖致于小康於鑠熙朝代傳勝蹟延鮮黃于左室文皇
之問切宵晨接劉李于平臺孝廟之歡同魚藻夜池侍
讌君臣歌相說之詩暖閣籌邉安撥勒並行之計明巳
懸之日月事猶韻于宮商然多逮綸扉視草之班亦或
出楓陛歷年之永未有德元筵御講幄方臨一新列代
之儀遍及九卿之署如今日者也玆盖伏遇　皇帝陛
下瑞叶龍啚祥開鳳邸聖神文武自唐承木德之傳恭
儉寬仁起代纂炎靈之祚禮樂征伐自出聰明慮智有
臨寶冎窮奸洒狂塵以肅地金既命相呼時雨以成霖
覽徹宵分英照麗再中之日箴題座右清心印常止之

波群龍御而軫念忠䰟華發指邪之莢振鷺盈而睠虞
賡籍香披紉佩之蘭旰食思炎如睍玉禾之萬種宵衣
停織恍傳銀漢之七襄物變謳謠風移筐管在工僚祇
順于外惟恨咏短而思長乃聖明允執其中更發天高
而聽下銅龍講誦正秉初日之陽金鳳馳宣載錫康侯
之晝訓詁破書生之氣經綸尊王者之師册字聯翩甫
縱覩于大酉一小酉一紫泥璀璨忽留神于先甲三後
甲三謂官分天地春夏秋冬式重五辰之寄而臣作心
膂股肱耳目可忘一體之情雖小臣陳謨泰階未必奴
討耕而婢司織惟鉅僚翼和冎寶應知川歸瀆而曜歸
經誰謂諫夫孔多好言莠言之自口誰謂聖朝無闕典
衣典冠之有人日近舉頭疑覩蓬萊之五色天承造膝
幸依鵷鷺之多時聆音巳朗于指杓捧札更逾于建鼓
勿存揀棘樹籬之見會遵義遵道遵路而反于平無飾
採華擷秀之觀統立德立功立言以歸于實用佐雨裳
之化茂爽握鏡之風臣等志切傾陽恩需望畢濟川何
術操檜檝于龍津爲室非宜荷梓梁于雲構適參一得
之采無忝三人之迷慚呫嗶之無功神惕横經之席愧

蕩蕘之未逮覗擡問政之堂敢不仰奉宸謨勉抒迻懐
欣如有喜終期開角徵之韶蕩莫能名更欲接羲軒之
武伏願兢將緝學蒞業啚幾去勿貳任勿疑凜儆戒爲
怠荒之漸勸不賞威不怒運剛柔爲正直之隆何須見
睍而消直似未陰而雨則四瀛環抱漏蟻罪津十景棲
禨榮螟荷照允茁登三咸五不止滌殷瀯周矣

擬 上御文華殿召見天下入覲監司徧詢地方
利弊諭以訓飭有司愛民勤職羣臣謝表 崇禎四年

伏以

帝瑞班而飭吏離明徹三接之中皇極建而敷言巽命
出四朝之上萬里情形供矚一堂董戒交嚴快承軒鏡
之光愧接蓂堦之武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天
子君重而馭輕聖人安內以攘外故虞咨十二州牧鳴
琴宣解阜之休周采十五國風再裳奏旬宣之烈宸聰
漸隔蔀隱滋深鐸守晉陽猶薄繭絲而言保障誼前宣
室乃舍蒼生而問鬼神西京察重六條豈人盡龔黃之
績東雒詩酬十韻或聲非徵角之傳淮南之去轍不還
而言終悲投老汴北之行塵自遠縈心猶羨登仙即列

屏記姓名貞觀遂爲高山之止若入閣問疾者永巖亦
成空谷之音上不思治吏以治民下何難誤民以誤國
臣心似市多看寶玉而厭清貧宦橐如山尚對農桑而
嘲俗吏縱催科政巧無過剜肉醫瘡至撫字心勞牛已
捉衿露肘柰瑣尾望天光之照徒嗟豹列九關況苞苴
分盜槃之餘輙恃兎營三窟毎覘錢神之速化愈傷虎
翼之橫飛自高皇更行省之名迄列聖重方州之選録
監司於西序迎牌定甲乙之銜召郡守於文華造膝等
鼓鍾之貺是皆先朝之濟美聿開今日之立隆茲葢伏

遇 皇帝陛下德貫函三化隆鼓萬禮樂征伐自出聰
明睿智有臨銀牓蚤題蓰女士錫萬年之衛金甌拱治
率羣匹爲四方之綱合意言名德以脩刑王恩用三驅
而吉統侯綏要荒以翼甸聖勇大一怒而安旰食圖艱
何憂堂遠千里門遠百里宵衣覽奏寧啻賢惜寸陰聖
惜分陰頃殷憂啓聖之餘正壽考作人之始愷悌夙通
於馮翼光明載照於逃亡萬國趨朝方引穀蒲而薦璧
一麾遠闕重開閶闔以鳴琚鳳詔傳宣風落九天之珠
玉龍顏密邇雲依五色之蓬萊有懷疏逖之踪忽聆清

華之漏娓娓詢其利弊德音藹冬日之温了了驗所設
施明鑒洞秋毫之察祇慮誨諄而聽藐孰爲大法而小
廉雖計典初嚴知螣賊螟蟊之已去顧時艱正切恐蜩
螗沸羮之尚存閭閻已値三空忍見南有箕北有斗蕃
臬義同一體庶幾伯吹壎仲吹篪春方載陽務謝陰凝
於東淛興其視夜須懲息偃於在床勉師百同協追三
異儼示我翰我屏之勑惟佐予以明明怳申爾俸爾祿
之章勿視天爲夢夢益將瘼彼大兕拊衈求其壯猶匪
獨惻此哀鴻調饑想其令德繄知安之兼握允今古之

稀聞臣等志在素絲才非文錦所幸聖朝無闕不煩范
滂之澄清終嫌綿力易窮遠遜朱熹之政事王言提耳
忻指杓於汎海之槎民瘼關心懼縱轡於駭輿之駕引
睠淑景誰云春明之隔天涯言念周行猶似長安之近
日下敢不畏簡書以咨政共成賣刀買犢之風奉聖訓
以作先永華飲酒游山之習未竟捧盈之惕聊抒補衮
之忱伏願舜德誕敷文功畢郎憂先集澤寛抒軸於大
東小東脩豫撤桑蕬綢繆於先甲後甲治水火之救聚
如京如坻而福如茨萃雲雨之賢才省日省月而王省

聞

擬奉　旨恭進十三經註疏表 崇禎六年

伏以

運啓圖書化成値再中之日道隆作覩經明開首出之
天璣鐫典聖德偕新緗帙視祖功彌熾敬佐酉陽之訪
祇承乙覽之勤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萬物紛
錯懸諸天率而性脩而教衆言淆亂折諸聖存其人亡
其書故邇語孟以上十三經口澤共乾坤不朽而推軒
羲以來四千禩心傳惟文字可徵易綜三古之微言凳

三爲道書列百王之典義總百成篇詩深于美化移風
合貞淫以咸備禮重于承天事地兼經曲而始完麟史
之臚爲傳者有三不獨體存屬比孝經之得其宗者惟
一豈徒義託顯揚記善言爛並日星賢堯舜而承周統
闡正學源從洙泗闢楊墨以配禹功至若津萃九流述
通六藝廣釋詁釋言之類裕稽謀稽德之資總之作者
聖而述者明晳諸經則海而傳則瀆顧以秦亡金鏡莫
尋秘笈于灰餘漢理珠襲僅辨隙光于雲際九師興而
十翼遠詎盡折角朱生四派歧而六情淆空羨解頤匡

學文傳孔壁古今各泝其源流記彷曲臺南北分標其
門戶註周禮者數本乘厓集不爲多箋儀禮者二家雙
梟飛不爲少語貴安昌之說何堪鼓吹尼山經推天寶
之傳久已頒行京兆罽三傳之同異亭疑難折以片言
叩七篇之要歸聚訟更滋夫多口豹文可辨久若終童
蛇足誰刪差稱郭璞即水窮見石不必登古聖之堂然
襍蓋呈金恍擬覲先賢之面自九經篆頒于宋代迄一
眞丕顯於明朝高皇帝類要之編嚴孝衣而振領文皇
帝大全之賜復聚腋而爲裘至顯皇帝繼集大成肇新

舊典勒諸冊府不欲說書者因宋儒以廢漢儒置在賢
關特俾嗜傳者緜經學而及史學薿隱于程朱示先河
之祭且明爲郯啓留印月之川欣古色之陸離家襲尊
彝之好嘆陳編之漫漶人生追蠡之思聖適中興事疑
有待恭遇　皇帝陛下理隨心印天自面稽膺功以戡
萬方際赫聲濯靈之會文德以洽四國當議禮制度之
餘玉軸宵披函無分于部甲部乙金華晝啟講靡間於
日隻日雙固已黙契畫前驅經作註猶復尋源紙上借
註窮經特渙明綸重釐脫簡首咨周禮挹文謨武烈于

羨墻載輯諸經引玉色金聲于几席字不煩乎三麗如
窺斛斗之文卷無事于五車業盡蓬萊之秘將用爲清
神濬慮抑資以保國安民昔晉立傳士十九人無裨羽
翼至宋行字說廿四卷更益荊榛石渠幾涉爭鳴崇文
未免溺志何如聖世右文之盛兼之神孫法祖之殷先
朝儷鐘簴于辟雍覺落爲珠而粲爲宿今日擬刀球于
廣廈眞日重光而月重輪雖曰坐對聖神冊青炳千秋
之上實則業傳弓冶勳華聚一姓之中臣等居負三餘
功慚百尺粗通章句敢希夾袋之携間有遺忘爾愧巾

箱之冐拭目作新于槐市驚心疑照于黎端齋紱恭呈
蹐跼進獻竊念士無通識世囿顓門讀書未見身心即
尊聞行知亦贅明經祇取青紫幷手繩口誦皆虛甚者
義涉拘牽胡傳尊而三傳幾於虔闍書沿傳會戴禮行
而二禮等于覆瓿是皆考求經藝之當詳或以廣厲學
官之未盡伏願身先敷錫學進就將秉初出之陽直期
書蓋言言盡意法又新之日時思賢希聖聖希天自此
經正民興世歌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且見教行俗美人
知子言依孝臣言依忠即儒林亦快其截蒲編柳之懷

而萬邦俱游于獻雒浮河之代矣詿曉隨表上進以聞

判

舉用有過官吏

衛棄干城之變祇緣二卵微瑕漢疑冠玉之平亦爲受金細事豈其薦賢以爲國妄擬觀過而知仁今某弄法如兒借官爲穽錢果神也輒敢覆作雨而翻作雲貨其信乎說云玉有類而珠有考薦剡可據多疑爲棄公似是之龍彈墨方新未知是叔子猱蝉之鶴秉銓愧清氷矣論罪司白簡哉

錢糧互相覺察

周太府立九法義取會同宋民部設二曹法防偏任盖處胥不潤非所望於恒情而近黒易緇或可懲以互察今某保奸如子呼錢曰兄妄疑兩袖本無清風猶謂竊鉤者小誰信一手可遮白日意其金注而昏猥云細朽之陳半消蠹底壯哉雀鼠之耗盡入囊中汝飲河而飽乎我隔垣而見矣

船商匿税

關市之征國家本以抑末船車之賦商賈亦以供王故筭錢筭舟漢武雖非雅事輸錫輸粟卜式仍享時名今某心屬蠅營志如狗盜潮平兩岸輙沓然乖棄以來風正一帆敢倏爾携囊以過鳴雞出關猶曰某赤手耳攫金出市此殆其踵轍乎欲儆奸商勿宥宪政

致祭祀典神祇

薦祖考配上帝易垂豫樂之文望山川徧群神書詮明禋之典有其舉者莫或廢之非此族焉罔敢祀也今某心渝如在義豈必爲縮酒不供輙希璽絳節之前祖先弗祀顧皈命玉樓之下霜自降露自零意若放之覡巳

餒歌卜晝舞卜夜何黎丘之鬼反神棊已罹于幽非其載加以顯責

奏對失叙

虞廷俊乂相讓敷言漢法森嚴越次有罪以班聯之大小爲吐露之後先今某但欲盡言罔知守法豈殿前之作賦聲欲摩空抑同類之相爭氣猶如虎雖忠誠爲國引裾之意可原顧心口自籌舉劾之恭安在薄懲不悋用勵惟寅

失占天象

帝乃命官首留心于欽若箕以陳範尤動色于時恒𡻕
惟天子將脩德而脩刑必星官能徵休而徵咎今某職
司厯象意蔑躔垣熒或守心猶沓然于宋野白虹貫日
仍寂若于秦庭倘江南處士之星若罔聞矣郎天上真
人之宿胡以知之昔曾命征于瓴侯今當議罰于司敗

邊境申索軍需

周番寓農之制養民兼重養兵魯存峙糗之書用勇原
先用飽必内外同臂指之應庶將士如心手之和今某
恩異役謬志忘敵愾青海城頭空有月忍聽呼癸呼庚

黄沙磧裏本無春誰憐尉戊尉巳將如坻如京之積爲
公乎爲私乎彼司庾司會之官胡天也胡帝也其剪此
以朝食方破敵而傳餐

官司出入人罪

貫索之星在天麗三辰而成照象刑之典自帝弼五教
以爲敷惟耆一乃可遵行不奉三何以從事今某私家
于獄罔恤于刑財可通神便謂蘇公之天有二貪如徹
骨誰識皐陶之宥有三爾曰鬼神莫知高其手下其手
不思天日難昧出乎身反乎身欲仲廷尉平先正上師

法

潛寧居文集　卷三

梁谿馬世奇素修甫著
同邑秦鏞弱水甫閱
門人顧樞所止甫較
後學周原溥重校

策

問詩小雅先大雅而序謂小雅盡廢四夷侵豈先攘外與夫天保釆薇先後整如或云大雅順而小雅逆何也一宣王詩耳就子貢所謂續小正先狄而後蠻安輯居末反似逆耶續大正自根本及蕃

嚆仰用兵先淮南而後淮北又不翅順矣書無宣王事考通鑑宣北伐當在共和時元年惟命召公伐淮耳順逆可覆說與自東事起始以天下事一隅而繼以一隅救天下至狄蠻兩急加以曲從之鳴者數起[illegible]今銳師已甚於大凌而皇上嘉意常武武試倣文科轉如驅為馬蕭蕭悠易易耳惟瞻兵亦加賦安攘相叚標本交急區區逆方人足泥也取十百韓元結布之郡國哦咨咨與振恒桓果有相成之道與

天下之勢未有不先內而後外者六經皆然無論詩詩四始皆然亦無論雅也二雅之有大小曰大以述大政小以述小政而要歸於重內一也文中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請其說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然則謂小雅偏攘外者非也自鄭康成以大雅從下及上小雅先內後外為順逆之分而端木氏續小正續大正所引宣王諸詩其順逆又微有異焉者吾以史與詩參而核之宣即位首命吉甫伐玁狁而有六月也已命方叔征荊蠻而有釆芑也已巡狩東都因朝會

以講武而有車攻吉日也已安集流民而有鴻雁無羊黍苗諸什也序無不與其年符也所謂小雅順者不盡先內後外之說也其先遣召虎伐淮南而有江漢也已自將征淮北而有常武也已撫北土封韓侯而有韓奕也已營謝邑封申伯命樊侯城齊而有烝民崧高也已側身省早而有雲漢也序無不與其年反也所謂大雅逆者不盡從下及上之說也而大雅先變民次用賢征伐後之先其重也小雅先北伐後南征外攘四夷而後內修政事先其急也故小雅治標一時之權也大雅治

本爲世之經也然則雖謂大雅順小雅逆可也至采薇
出車皆文王詩而於續小正收之蓋以采薇玁狁之故
與六月采芑所稱玁狁合而不知玁狁爲周之世患也
以出車王命南仲與常武所稱南仲合而不知南仲爲
周之世官也如是者不必皆出端木氏君子所疑而闕
也今　天子神武比隆唐虞非周宣中興可方執以進
乃遜者天變於上地變於下厲訌于外賊訌於中論者
以爲此三反不執擢士爲相夷狄不恭拔卒爲將之時
而執事遜揩二雅翻覆于内外之順逆夫加以内治

聖明亦既集蓼而圖之矣怵惕宵興庭燎之勤政也靖
共申儆涉水之念亂也綜核同寺無羊之考牧也誠諭
巡方黍苗之南行也周咨吏治崧高之蕃宣也懲歩遏
亘韓奕之蒐經也而執事又肝衡而思一不忍加賦之
元道州昔恨不得結萹十數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
令萬物吐氣者吾聞之足寒傷心民寒傷國夫今之民
則幾乎寒矣又聞之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夫今之
所取於民者則幾乎寃矣師省不已而加派加派不已
而搜括而撥軍之　逃兵之賊變饑民之附亂强半

三者之所致也昔有富人爭一金之費而頹垣敗瓦甌
擾風雨卒以千金爲巨盜擲而莫之誰何此今日之事
也乃　皇上又斷斷虞群臣爲雀鼠而挈其權歸之中
央夫心不同有如其面安見夫外之必疏而内之必
也昔有蓄馬者患牧人欺已而益其芻菽也復使一人
爲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此又今日之事也賀琛
之策梁事曰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
呼擾惟事徵歛民不堪命各務流移令駿駿與同事而
欲無與同病不可得也語曰强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

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故執事之惓惓於道州不徒哉
嗷嗷亦以振恒恒也雖然今今日當事者聞之未有不
以爲筭之左者也何也今赤白羽日見告迫促猶未濟
而更譚寛大焉是望冥山而適越也曰非也財有息而
愈以生者有損而愈以益者有立法平而致効愈以久
者唐安史之亂戸口十亡八九所在宿重兵皆倚辦
於劉晏晏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請道罷知院官每旬月
具雨雪豐歉所當蠲助之數晏不俟州縣申請先奏行
之繇是戸口蕃庶初歲入四百萬緡季年乃至千餘萬

開用機智變通不過貴糴賤糶視四方物價操食貨輕重之權耳故財有息而愈以生者此也德宗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諸藩鎮州縣違法聚斂自匿不言者請赦其罪但令華正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淪沒者重罪之帝曰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曰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爲蔽蒙皆入於奸吏所得必少而遲矣帝善其言卒賴以濟故財有損而愈以益者此也宋陳恕將立茶法召諸茶商俾各條上利害恕第爲三等曰下等滅裂無

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於是裁損行之貨財流通至今人主思其功有魚鹽鐵之目故財有立法平而致效愈以久者此也是三者吾以財之入數權之而可見於前事者也若害財之事三曰冗吏冗費冗兵而張方平稱冗兵最爲大患今當事所憂者兵絀也吾計之則冗也景泰中于忠肅立三大營選得勝兵十五萬人踰二年僅得八萬人迨正德中選用二三萬人而不足今則欲得二三千人而不足矣以京營推之而各邊可知也是兵之數日見少也天順以

前無戶部解邊例也有之自成化二年始各邊通四十餘萬耳嘉靖初猶止五十九萬也至末年溢額二百五十萬矣今又不啻倍之矣是餉之數日見多也故以言乎兵則絀而合餉以言之則冗也此其故不可不審也且夫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韋孝寬之城離石也十日而版築就爲疑兵以綴齊人而齊人收兵自固不敢爭矣吳玠之圍於仙人關也弟璘率輕兵倍道與金人轉戰七晝夜與玠合矣今一築　而遽爲兵質至卒如雲之師迴翔數十日而不獲其尺一之報且以

直資盜糧也則何以兵爲也高節度之擒阡能也六日耳其法以撫爲勦者也岳武穆之取楊幺也八日耳其法以勦爲撫者也今秦晉之寇無過一二不遑弄兵潢池而忽撫忽勦迄無定局至我師務從客戰而彼逆顏行如故且滋之蔓也則又何以兵爲也故當事者患兵絀而吾患兵冗也然則兵可汰乎曰昔人固有選鋒之議矣不言選而言汰吾恐汰之爲難首也選其精强而寄腹心焉令敢死之士爲之捐軀犯難而不恤而次焉者以其斥伍備守望其孱且羸者雖落其籍而無敢譁

也夫如是而後法可施也槩陶新曾用三百人破大藤之險而猶自以為多其標式曰力舉百鈞射二百步者來蓋㩀三軍之士十五萬人而比於式者僅二百五十人復下令募數日而始足也新曾終其身任粵東粵東賊聞陶家兵碎心膽逝去然止此三百人耳夫以十五萬人之食食十五萬人而無裨於用何如以十五萬人之食食三百人而究得其死力哉故吾謂兵精而賊可滅足又以財之出數權之而可見於前事者也夫權財之入數而今議加賦者非也請於小雅咏鴻雁何也今

微調頻仍正維此哲人念我劬勞之日也于大雅咏雲漢何也今雨暘不若正耗斁下土寧丁我躬之日也吾不願閭閻之為剥膚而朝廷之為竭澤也權財之出數而今議加賦者又非也請於小雅咏車攻吉日何也今所餘而登之者非決拾既佽田車既好之象也于大雅咏烝民何也今所稱而祖之者非四牡業業征夫捷捷之象也吾不願中原之為陸海而各邊之為漏卮也權財之出數為財之入數而今議加賦者益又非也請于小雅仰咏六月咏采芑何也肅公之奏元戎十乘師干

之試其車三千無以天下事一隅之理也於大雅仰咏江漢咏常武何也淮　之求匪安匪舒徐方之省不留不處無以一隅敵天下之理也吾不願大師之為尾閭而少府之為漏藪也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當事者誠悉其要領而熟計之未見治外之不通於治內而必曰先內者順先外者逆其猶覩標忘本稱詩而失之愚者也乃吾又有進者曰文法破而後真才見議論省而後事任專令道州生今日而曰吾將守官靜以安人概置徵發符牒二百函不問而為百姓請蠲稅有能免度

支之隨者乎且平生自放山水稱漫郎稱浪士稱聱叟而冀以詩家之秀更兼良吏之名有能中考功之格者乎夫理財莫如理人令不加意於鶴鳴之他山白駒之嘉客而曰吾獨不得安擾並行者而用之一杯之上黑自互爭雖有國手不知着之於誰而起也鬻子曰千人愛之千人之吏萬人愛之萬人之吏而師尚父亦曰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持論較有可相參者項　皇上注念武科庶幾且恭遇頗牧然微釋　詔旨所欲得一劍之雄耳人固有可卒而不可將

超石投距之勝何如馬纛旆悠之勝望當宁之一思之
也圍城之士待救如焚懸磬之民以吏爲歲天下事一
誤寧堪再誤吾且側耳聽凱旋一反道州舂陵行而賡
采薇天保以爲　明雅終不謂續二正者可方軌以進
也

先生又自註云二雅有什字或是叶字之訛陸氏謂
十篇爲什此本彝世紀生生之具曰什故爲篇什然
小雅合笙詩始成什大雅蕩之什頌閔予小子之什
皆多一篇何也且二南云周南之國十一篇召南之

國十二篇二雅何必用什也鹿鳴之什十篇上什旣
爲十矣下又有十字是十一矣作何解乎疑協律呂
爲叶言其叶律也則用之燕享爲小雅用之朝會爲
大雅或然乎小爲燕享大爲朝會是固然矣征伐亦
大事何以小大雅並有二雅皆被之聲節用有不同
叔分小大亦一說也○又云采薇毛鄭謂文王詩而
中則歸之宣故謂之續小正然申亦因毛傳不知何
意存疑爲是

問周詠虎臣漢思猛士强將之重於世久矣故將

有五材勇爲之首而岳少保武臣不惜死一言最
爲薦紳學士膾炙斯亦右勇之鼓吹也乃吳子曰
勇於將特數分之一耳圯上三畧亦云能柔能剛
其國彌光能弱能强其國彌彰厥指互異安所質
虞芮之成哉遡稽往牒有據鞍矍鑠而書銅柱之
勳者有仗鋒爭先而噓全齊之燼者有單騎投
而下回紇之拜者有摧鋒陷陣而奏三箭之奇者
所稱勇畧不世出斯其人已　聖祖龍興英奇輩
出語其大者如充采石攻鄱陽奪諸全走階文或

以少擊衆或避實擊虛建威拓地與古驍將後先
一轍衆皆以勇著歟抑別有所以運之歟方今武
備空虛將材萎薾卒有緩急未聞窺左足而先應
者其故安在或曰國不外治軍不中御禁網太密
臂指不遍斯又將將者責也然歟否歟諸士行當
一面以報國家其借毛錐縱言之毋讓

益聞兵者天下之利器也將者操其柄者也今有干將
莫邪之器五尺童子一過而知其利矣然即使五尺童
子持而揚之國門之外必有操銚鎒而奪之者其所能

乘其所使故也夫以百萬之衆而率然授一不擇之將
又何異於童子而持干將莫邪之器以自取敗哉故曰
天下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
危之主不可以不愼也雖然將所以勝者氣也其所以
能爲必勝者非氣也運之有機而帥之有本也有人於
此乾捉跳踉于道上行道之人莫不趨而避之如是者
氣耳而適有一夫攘袂而至則向之跳踉者未必能敵
而祇足斃其力於無用夫氣果可恃乎哉何者其所爲
氣客氣也客氣者與于怯之甚者也愚所謂運之有機
而帥之有本者眞氣也眞氣者豪傑所以百戰百勝而
天下之大勇也蓋愚嘗習古兵法而究觀七家之指歸
矣師尚父稱將有五材以勇爲首而吾少保因有武臣
不畏死之說薦紳先生雅言之然不申之曰智仁信忠
歟千仞之巖攀幹擠足而恐墜而明者弄丸於其上夫
智固勇之族括也不者是項籍所以蹶于陰陵也斬關
之盜塗人格手而莫鬪而不敢過彥方太丘之門夫仁
固勇之鞍韋也不者是襄德所以刎於江州也邾莒之
長臨以大國之千乘而不服而畏敝裘縕袍之一言夫

信固勇之鼓桴也不者是棘門所以　于兒戲也父辱
之辱旁觀者攘臂不顧而嬰兒揚臂而奮擊夫忠固勇
之砥石也不者是日越所以墮于臨淮也故吳子曰勇
於將特數分之一而柔剛弱强隨宜互用黃石公以爲
幹國之要則將不可無勇亦不可徒勇求干城者此其
折衷已蓋嘗爲之參伍而求其說括蔽洞胸飲石沒羽
射之力矣未若懸虱三年一發貫心之尤功也遂頭突
步瞋目裂眦鬪之雄矣未若俠客步空使亦飛劍之尤
雄也鼓鳴旗靡陷行亂陣將之勇矣未若不動如山難
知如陰未戰先勝之尤勇也故尚父之五材蕭何之律
令也吳子之五愼圯上之三略曹參之畫一也世不講
于用勇之說但以百步參天之矢爲熊渠豎髮指冠之
怒爲賁育而智仁信忠一斥爲迂儒老生之常談嗚呼
以是求勇是所謂嬰于勇色于鬪不可以五步何論登
壇之選哉苟就往牒證之伏波以據鞍顧盼之氣而昔
黜銅柱如是者勇乃受國厚恩願以死報馬革裹尸眞
千古忠義之倡也法曰疑不應敵二不事君此伏波之
所由勇乎安平以杖拆爭光之氣而噓燼全齊如是者

勇乃稱神下教乘城約降火牛龍文則千古駭川之見也法曰始如處女後如脫兎此安平之所由勇乎單騎見　藥葛羅環而下拜令公非徒勇者其謂衆寡不敵不若挺身往就之不令人驚免胄之奇而相顧失色歟法曰疑而示之信不足示之有餘令公所以爲大勇也摧鋒陷陣旋奏凱于天山平遼非徒勇者彼謂兵不貴多惟其所用不令八萮三箭之捷而神謀不測歟法曰敵師雖衆可使無鬭平遼所以爲大勇也諸君子者本之以不惜死而濟之以運用之妙向所謂智與仁信與

忠倘亦有合與非是者嬰鎌之翁一拱木之餘耳鐵籠之子一覆巢之卵耳奔欲之將乃震主之危疑而白袍之胄一暴起之偏裨耳[illegible]鬬如虓虎力若九牛可以言一人敵不可以言萬人敵能反弱爲强因敗爲功而垂勲名于竹帛哉故將不知勇之所以爲勇者不可以勝也即我　聖祖龍興羣雄角逐于時矯矯虎臣桓桓猛士姚羨周漢戰勝攻取之畧大約可言如采石之師開平獻其捷鄱陽鏖戰永忠摧其鋒諸全奪剧岐陽搗其陣旹文疾走穎國襲其虛皆相堅瑕之勢察緩急之機

勢在我或以寡而擊衆勢在人或避實以擊虛方之古名將眞爲伯仲彼其不廢勇而亦不恃勇有神乎勇先者矣不然采石之先登鄱陽之深入能無犯原軫之嘗歟諸全之陷陣旹文之搗虛能無逢吳兵之西北歟而不量敵不慮勝此孟施舍之勇爲將之大戒也今天下之治標者僉謂　聖明在御偃懈日久京營皆窳遝鎮將縮求勇于㑹其亦空谷而跫之足音乎毋亦惟是師尚父之說寔推而望之爲指南車而愚以爲非其勇失也其所以勇失也夫今所爲勇者必曰爾曷不猛悍

㒃氣裓服[illegible]鼎吾謂一軍鋒之選耳必曰衡曷不擊劍鬭槊彈丸連弩吾謂一伎藝之雄耳吾所謂勇者以智爲機以仁信忠爲本語曰知彼知己知天知地智之謂歟乃聰明不以應圉而內覘圻父之要領神巧不以進武而陰侯溫室之秘謀則安能耳節聲而目數形此夫智之棲塵也不智者可亂八公山之草木皆驚其神者也視卒如嬰兒撫卒如愛子仁之謂歟乃貨帥以市值爲奇貨而營脊脂之三窟兵尉以朘削爲常例而利軍租之半稍則盜念食有桃而衣有惡此夫仁之炮矣也

不仁者可懸舟中之敵國皆埒其靡者也語曰其罰如山其賞如谿信之謂歟乃賞格暗裁於鼠竊而徙木之金不予答榜例究於敝賭而角抵之戲空閒則無乃足可上而冠可下此夫信之狃茅也不信者可犇夜縛之葉人皆攄其銳者也語曰勇公怯私無有二心忠之謂歟乃鄉導不揭穴而介紹通劇路之津月餉不獲士而苞苴啓左右之口則何以左書方而右晝員此夫忠之蟊賊也不忠者可誘三尺童之香餌皆藥其鬣者也嗚呼此其選之無機帥之無本而勇畧所以不多見歟蓋

愚嘗論之　二祖之時諸將皆紆籌決勝開闢於金戈鐵騎之中而無敢忘牧野其時爲朝氣朝氣鋭隱然有孳食厲兵之旁焉洪宣以後天下幸脫於百戰之瘡痍而諸將亦浸而弛斥堠便刁斗以從事休息其時爲晝氣晝氣惰隱然有解甲歸營之意焉嘉隆以來民不復識劍戟爲何物而諸將亦不復窺六韜金版爲何書其時爲暮氣氣至暮而歸矣幸也聖天子之鐘鼓賁式靈之潢池之赤子萬不欲盜弄縣官之兵耳不則緩急何賴焉雖然昆陽之戈不能返虞淵之日而少焉暘谷之

濱蕩漾而起則旹煜萬狀矣今日者弱極而振戒亦盛池浴景之一候也則夫鼓舞將帥使其勇不爲一人用而爲國家用不爲死天下之事用而爲成天下之事用豈必外智仁信忠而爲之說哉夫將者操其器者也君者授其柄者也有千將莫邪之器而去其柄以授之烏獲專諸之手彼烏獲專諸亦何能以無柄之刃與人摸眥而格鬭哉乃今之將將者吾惑焉忝以藩臬總以撫臣而又督以制府文网日密體貌日踈呰呼而榜笞之捽抑而係縶之甚且錮之銀鐺矣無論上官百石之吏

有事于其境郡行屏氣惟所指使矣稍飾廉隅又以金錢不至而中山之謗輒盈篋矣即時有條上而瓠斡之家操文墨而短長之計不得一二報可矣嗟嗟當今之世而有若矯矯桓桓如熊如羆者百戰列于邊庭吾知其無能爲也昔楚王伐吳見怒蛙式之從者曰奚敬于此曰以其有氣也夫今日即不敢以一事權假便宜之說進意戒有怒蛙之式者其亦倡勇敢之一道乎抑愚又有說焉虎不可離于山龍不可離于淵人主不可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與淵也故師尚父曰無借人國

柄借人國柄其國必害而黃石公亦評生殺在君國乃
可安言柄也今材官武弁擐甲而隸於游者皆貂璫之
私人耳遷一級銓一署皆其番橐捆載於掖庭而得之
者耳則是天下之柄不寄於縣官而直寄於縣官之左
右幾何不爲漢唐之季也齊威一伯業之遺耳烹阿封
即墨誅左右嘗毀譽者數十人而羣臣悚懼務盡其情
齊國大治强于天下噫此亦可謂執其柄者哉故曰閫
以外將爲政將柄也將無柄而言勇是大鵬鎩翮而矜
搏風之用也閫以內君爲政君柄也君失柄而言勇是

上人甚寢而皆獻獲之忿也怨生介胄之士嘗言觹鈐
何敢望伏波數君子旣開平諸公之縣乘亦曰陳其師
說云爾
問詩咏　書載　寇賊何損盛時乃一
以嚴勇奏膚功一以明允化姦宄孰有如今之
內奧竟灘絡並集以煩聖明宵旰者
、揷非貞憤好音斯聞　也流賊疏
維晉秦逃兵毒延幾輔斯尤聲憤之蜂蠆也勢累
孰緩孰急歟　寄斯堂興固自當殺甲峙糧以

而宇內旣若釋騷腹地安斯邊境寧自當
輕徭薄賦以集哀鴻而　策又孰得
孰失歟孫武子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夫備內
忘外非以昭一統也必攻外虛內亦非以規萬全
也攷古談兵家有言欲先和其民而後造大事者
有言吏畏將民畏吏而敵畏民者又有言內得愛
焉所以守外得威焉所以戰者此其說洵皆救時
石畫否　未必驟　若士數戰則罷
將數勝則驕　犯兵家所忌惜　無蹊

制以全力耳誠欲選將以圖料民必先擇吏以希
農戰此安攘秘略諒神謨久已制勝而復進斜料
籌之爾寧無所挾以爲慮周盛理助
隋之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也不善用兵者用其爲已
用也夫用其自爲用者未有浚民以奉兵急將而緩吏
者也法曰致之死地而後生愚謂致之生而後可與死
也法曰致之亡地而後存愚謂致之存而後可與亡也
致之者而生致之亡而存者將也治兵之事也致之生
而死致之存而亡者將即吏吏即將也治民亦治兵之

事也故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言
內之必先於外而民之可通乎兵也詩咏　宣所爲
　也而繼以鴻雁不盡恃　也書載　帝所
　也而先以稷契不盡恃明刑也蓋古明訓於
爲
外內輕重有如此者我　高皇帝不階尺土華造區夏
嘗曰用兵當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又曰治天
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
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不盡人之情使人得皆適其情
人或未知也大哉王言倘即所云固本而用其自爲用

者乎今天子神武紹隆　聖祖幺麼小醜何難折箠笞
之而頻年客戰猶逆顏行至徵調之檄徧寓下而思無
以給何也夫二十年之前其治奴養癰也小可用芒刃
大可用斤斧而庸懦嘆嗜聽其出柙甚而縱奴以豢揷
也此往事之可恨者也今之治奴則癰既潰矣集參苓
以進之尚恐勝理之不周而且操針灼以削其外引丹
石以削其內曾有能霍然而色起者乎撫膺而論之方
奴毒初發而有徐究之妖人滇蜀之狂竪此因奴而起
者也所謂病在肌膚不治將日深治之而病可已也今

秦晉之流賊畿輔之逃兵則因治奴而起者也所謂病
在腸胃不治則不已不知所以治之而又將日深也若
夫淮泗上下商羊爲虐民駿駿與魚鱉爭宮稍北而芒
碭之間曩昔草澤英雄所自起而南則豐芭重地　高
皇帝櫛沐之所在也萬一誅求之迫挺而走險所謂病
在骨髓司命屬之奈悲人將望而走矣然且不思爲生
聚教訓之謀而泄泄置穿石之霤斷幹之統於不問節
省未已而加派加派未已而搜括縣官以一切法治郡
邑之長郡邑之長以一切法治其民愚所聞閭閻傾筐

倒筐之苦與吏呼婦啼之慘固鄭監門所不能繪而唐
人石壕新安之歌所不能盡也執事所云攻外虛內誠
智者之慮而雜于利害以言之者也夫孫子十三篇爲
談兵之祖其首言五事而五事之首曰道道者令民與
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愚所云用其
自爲用者也起之忍尉繚之刻穰苴之詭均非知道者
然而其言可參也起之言曰先和其民而後造大事此
專言愛者也尉繚之言曰吏畏將民畏吏而敵畏民此
專言威者也穰苴之言曰內得愛所以守外得威所以

戰此言愛威者也而愚折衷于武穆之一言曰仁信智勇嚴缺一不可仁始之嚴終之所云驕子不可使而愛子可使以愛爲威合一之道也愚微質以近事兵驕卒惰主將之斷縻不敢施似乎愛專在兵矣乃饑寒之迫忍死而應軍需鞭笞以課之期會以嚴之又似乎威專在民者法曰坐漏船伏燒屋智者不得不謀勇者不得不決今之治邊者如處敝舟檣楫之中連甍複閣之下猝有緩急獸散鳥驚而以其漏船燒屋之勢反委諸餅罄罍恥之民非所以固本而決勝也夫奴燃灰殘燼兇

燄而銳鋒非完顏宗望輩比也爲之翼者雖磨聚有徒非粘罕撒離喝輩比也至揷漁色而湛飲所志子女玉帛且馭下嚴而寡恩其頭可餌而購也今吾諸將小見鋒距如先年戚繼光周尚文之流不望奴揷之解辮可使之不越黃龍思武而寛寧錦之軍容也故愚終不慮外而慮内也龔渤海云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非欲勝之將以安之故治奴直用齊桓武抽刀斬亂絲法耳此則如治亂絲而恐其急而紛也是内外之別也且不慮内之爲賊者而慮内之禦賊者也漢中郎將尹就討益

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是又賊與禦賊者之別也執事所謂欲選將以簡料民必先擇吏而希農戰旨哉此探本之論也夫李崇之于荊兗置樓設鼓而烽警自息也賈琮之于交阯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而反側自安也吏即爲將也曹瑋之於渭州給弓箭手以閑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也孟珙之於襄郢築堰募耕修新舊之隘二十一座沮水爲巨浸而民不知役也將即爲吏也故謂將與吏分者非也法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

二十石此則勝敵盜糧而未始非輕徭薄賦之功也將者與於吏者也法曰運糧千里無一年之食二千里無二年之食三千里無三年之食國虚民貧其師必潰此則力本節用而未始非峙粻穀甲之功也吏者與於將者也未易爲今日言也愚姑就今策今國家漸不能留奴揷爲逋臣而遲雪耻除兇之舉然其經理必自清内寇始其於内寇亦斷不能如渤海盡能遂捕吏而致賞刀買犢之風然其要領必自寛民力始宋劉敞之論盜曰豊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

也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不塞源也不務化盜
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止以弗爵也愚陳此諭於今勢則
救病之臬肉而時則三年之艾也雖然敵之意則猶詩
纏鴻雁書先稷契意也今所取於民者業處極重之形
倘循此無變發將安窮或略做其意而行之可也法曰
地所以養民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今以其爲養民
守者而空民杼軸以從之毋論盡人之情且於所謂不
蓋財不盡力者何如也然則兵可撤餉可裁乎曰執事
閱言之言料民本之英起然即前人選鋒之議也颺文

爰管行之矣百人之必死賢于萬人之必北圖中綵幹
紙上延龐于對敵如桃梗土偶而皆民間蘇膽也是可
潑而清也言農戰本諸尉繚其曰非農無所得食非戰
無所得爵猶分言之也今言之即古寓兵於農之言而
高皇帝所言養兵百萬不費民間粒米者也愚推而廣
之謂國家自有三大財源不加賦而可坐致陳同者曰
屯曰鹽曰鑄而悠悠築合卒成畫餅非無良法無實心
也其言無良法者曰屯則豪有力之隱占而窶戶之賠
累也鹽與鑄則公不勝私明察之吏不勝奸而新與舊

之不能無齟齬也愚請即借兵爲喻曰十則圍之五則
攻之倍則分之夫豪有力即使錢如神不能不畏天子
之三尺　高皇帝屯法具在爲分遣風力之臣按籍而
稽而議重法匯其後諸狐而虎虎而翼者料無敢以首
領殉也亦十則圍之之勢也奸黠之扞罔無所不至然
燃犀窮怪鑄鼎窮魅而況人乎雖頑弗友輩岸然鑄山
煮海倚狡兎之窟以自固而御得其法一巡徼力也亦
五則攻之之勢也鹽之以新引壓舊引而鑄之以舊錢
壓新錢也亦司民瘼者所深念然有廉平善心計者爲

劑而融之相權以行可下於流水也亦倍則分之之勢
也且夫令多不行禁多不止今催科之令日加多矣而
又申以考成之格曰不及課者罰無赦俾督賦之官幾
於手五弦而目歸鴻也是禁亦如多也愚意莫若寬其
不必然之禁而嚴其必然之禁如屯如鹽如鑄者又所
謂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之勢也實
予曰治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聖天子誠廓然開
文法綜名實以臨其上而一二愷悌奉職盡公捐私利
郤虛聲以承於下如是而人有餘財且樂盡其財如是

而人有傜力且樂盡其力而後富者可安貧者可奠六
至見爲民之苦而爲盜之逃也而後倒之不必拔者勿
栽穎之不必省者勿省不至窮天下流離瑣尾以奔走
營生之途也是亦清盜之一端也而後可葦市租悉輸
幕府厚養死士捐軀冒難而不恤也而後可廣詞察多
間諜且手數十萬金恣出入而不問也是亦治虜之一
端也昔徐知誥一偏安之傑耳以宋齊丘之計蠲數十
年逋稅而大興耕桑盡闢曠土竟以富强齊丘曰安有
民富而國貧者豈今日聖朝全盛師濟盈廷而智出其

下恩不忍見國家有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之名而不得
一卒之用且轉以資盜糧也故參伍韜鈐家言而始終
以用其自爲用者進

問書稱成憲詩詠舊章自古纘大凝禧者疇不以
灋紀爲兢兢別我　太祖高皇帝斟酌千秋經營
三紀手勞灋令凡七易稿乃或傳之　列聖累洽
重熙率遵斯軌我　皇上更起而振持之嘉與羣
工共張化瑟乃上欽精灋守假人才而下莫能摭
貴才副灋守且術涂蹈軌似有人而應變持傾則

無人借灋藏身而邀容容之後脈似有人泛身長
灋而抱蹇叢之先變則無人致克庭興乏才之嗟
而反冀聖主齊馭灋之柄亦試揣此時治象何若
耶度支詘矣武備弛矣吏治媮而民生愈感矣古
稱有治人無治灋今乃有治灋無治人豈人爲灋
窮莫能乘灋以自見耶抑灋爲一定之制才須百
鍊乃成持灋不妨嚴鑄人不嫌恕道固有妙于並
行者耶昔善論治者謂以德灋爲銜勒以百官爲
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而不煩又

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夫德則非
純尚灋而正亦非觭角威也儆慎憲省成之訓以
綱紀四方隨鼓脅肅熙載之神以埏埴萬品知作
新變化寔衷正自淵矣諸士尚毖毖言之敬藉爲
覲光揚烈者助

法與人相儷者也法不能竟人之才則才餘于法而法
窮才盡矣而不必如法則法餘于才而法亦窮聖人引
才就法如教有規雖悍必肅天下受紀綱而欣燕及法
之功也聖人絜法就才如教有術雖鈍必趨天下爲新

想而緊攸宜亦法之功也故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法者君師要焉者也軒轅之世分四相治四方不嫌
簡至大撓作甲子容成作曆隸首作數伶倫作律呂榮
猿作十二鐘後世一官之掌聖人縷而布之又不嫌冗
何也此聖人材使兼用之神而立法之妙也愚竊本其
意以論法謂法有宜振者五似振而不必振者亦五內
弛飭綫其國不理閧言滿堂彊者橫口柔者閉齒以法
繩之犂然具舉此一宜振也疾趨無善步劇笑無倩容
求治太驟用人太銳聽言太廣此不必振也伕主驕臣

俗飭滌石墨以爲明狐而爲蒼以法濟之昭若發此
一宜振也例炎帝之桐佩泰昭之劒膺親淵武厲馳域
外不可遏止此不必振也否敵耳跡不見成功蹇蹇者
黜靡靡者庸以法雍之使衆感競此一宜振也十步一
督五步一置文法閉納客若秋荼此不必振也倚物務
小氣高色臨頸若蟪若趙提自快以法飭之罔弗戢足
此一宜振也上有威君下有重臣高言孟行紛觸並觝
玉石俱燎此不必振也彌陰抱陽筆外賊內老指蕢爽
禹排鍾鼓莫能正告以法章之如鞭列鈇此一宜振也

蒙安食利垂百十世年曆治淳不可更埽此不必振也
十者智士所恒覩明者所熟察而書稱成憲詩咏率繇
之意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布令天下制葉者七至
悉飭矣　列聖紹承繇聯繩貫二百六十餘年于茲愚
俛仰其間詞繹所聞有紬人以伸法如茶馬法行懿親
之匪即有夾販罪不至辟而　高皇帝立寘重典曰法
初行而首壞之也故有令輕而下泄者所禁也有紬法
以伸人如永樂間楚稅後期令甲當治郡縣郡新蒞之
文皇帝置不問曰急則必至病民也故有令重而下恐

者所禁也有變通夫法而適以善成其法如萳端皺在
正德時建議遷屯不必皆軍墾田不必皆稅曰第令邊
有積粟藏諸民間而卒然有事百萬可具也故有以行
法致泥法者所禁也有假貸夫人而適以責成其人如
高皇帝屢詔蠲復畝則賦額則減曰無過制以病吾民
無取民而盡其利也夫末世蔽髓擢骨峻法絕吏而開
天聖主獨諄諄勸陽城之拙創巖武之寄故有以奉公
致傷衆者所禁也　高皇帝嘗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
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不盡人之情

使人得以適其情三言者立法本意而累代善繼述之以至于　皇上者也今洋洋聖謨祇承無斁風厲有位罔敢弗共治人治法千載一時而　皇上信法以砥人臣工或冀徇人而廢法至此爲模稜之味道不爲憂國之忝遵甘爲進退無據之樊英不爲先憂後樂之文正詰之則曰法嚴而不得行其意愚觀今日亦何事可無法者言度支能如　高皇帝時江左初定大將軍將二十萬衆定河維軍費不貲仍悉免畿內租乎言武備能如吳安陸訓練軍士九十一萬有奇唐延安訓十六萬

有奇耿長興訓十二萬有奇乎言吏治能如況鍾莫愚等分蒞姑蘇九大郡不爲權右所脅不爲奸吏所欺興利除害同其好惡乎言民生能如丘何同封鱗鱗栉栉歳時伏臘問疾相勞苦乎不能則安可無法也且也旱潦頻而青草死追呼擾而黃雲空罔寺以磬懸告矣穌熬撤大官而無留貽矣豈獨紬在度支也緩歌雅帶未乏鵷鸞之風視蔭懷安遜同燕雀之處猶與與循循容容爾豈獨弛在武備也黠吏操三寸不律舞文爲奸蚩蚩者視潢池兵甲等于優粗而同佽之旅不爲貔貅轉

爲貔貅借賊刃以肉人矣其還商鉅賈權奇产責母子有雄貲坐耗而毒棠者矣豈獨蝓在吏治感在民生也則又安可無法也愚正慮　皇上持法不必嚴印嚴而不必行耳何也法不盡宜乎人者寬必骫此行之不終日者也且如度支之參罰嚴矣　皇上役舊額則下借新額以應寬之舊額虧新額亦虧而吹索愈深欸項愈穌猾胥之窟穴愈隱　皇上莫可問也是于度支不必盡嚴也武備之虛僞嚴矣　皇上詰虛伍則下舉實伍以應寬之虛伍單實伍亦單而經制愈更文冊愈繁健

兒之抑臧愈多　皇上莫可問也是于武備不必盡嚴也吏治之綜核嚴矣然迫之繭絲奪之保障而鸞鳳不得不窘于鷹鸇且或含沙之蜮與觸奸之廌分以參考功之法而　皇上莫可問也是于吏治不必盡嚴也民生之緩輯嚴矣然慰之文告苦之期會而衽席不得不窘丁析楊且或附社之鼠與集澤之鴻合以徵大農之潤而　皇上莫可問也是于民生不必盡嚴也故愚不慮　皇上之嚴而慮有不得行其嚴者也然則如何曰執事固言之持法不妨嚴儔人不嫌恕愚請申其說曰

天下未有嚴不本乎恕而可久行之無碍者也故法視其所生脩短無相踦也若必責蘧篨以俯責戚施以仰則窮法視其所處川陸無相易也若必致魚于層雲墜馬于重淵則窮法視其所儲麤細無相困也若必瓶罄而求炊袖窄而求舞則窮法視其所習工拙無相操也若必御胡而操舟策越而操騎則窮法視其所任甲乙無相及也若必言失而罪瘖視錯而罪瞽則窮法視其所見妍媸無相混也若必臙貪而疑夷予情而疑囘則窮凡此所謂法有餘于才而嚴之不必久者也愚聞之

買子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而虞廷勑天而歌股肱亦不外喜之一言嘗時慎憲省成未嘗諱言嚴也然而以爲喜不以爲苦益喜在上知作法者和風甘雨之意多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意少喜在下知奉法者手舞足蹈之意多曰怵心悖之意少此嚴所以可行而法不虞格也皇上朝氣長新宵衣獨惄交戟之下救過不贍督之馭驥長途亦既斷勒正而轡筴齊矣然徹窺中外人情猶覺多苦而少喜于所謂均馬力和馬心乎不捶策不施而馬行者叟叟乎其難之也夫人與法果不相爲用乎

哉愚謂人至地天交而水火濟則其于法如遇方爲珪遇員爲璧萬無有人而無法之理法至疾徐得而甘苦調則其于人如叩宮宮應叩角角動萬無有法而無人之理今必欲用嚴而効亦求諸　高皇立法本意所謂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并不盡人之情者而已夫人之才譬于馬力也法銜勒也情則良馬之逢伯樂俯噴仰鳴聲造于天而忻爲之用者也若中坂遷延漉汁灑地雖鞭之長無所運之矣故法嚴未有不本乎恕而行也且大法者君師兼焉者也呻其呫嗶多其訊言使人

不繇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數進而不顧其安師之大戒也而董正治官取名法條例而止則呫嗶呻也王言絲綸而詰屈翱翼幾煩辰告則訊言多也甫綰半通遂疑竊鈇則使或不必誠也偶挂一青永矢賜玦則材或不必盡也絳灌無文隨陸無武而苛望之一人則或未顧其安也是皆嚴之不本乎恕而人所爲喜不勝苦也故愚不願　皇上無用嚴但願　皇上以師之意用君之法而嚴乃可行也禮有之刑賞以馭其成刑威也賞亦以威也刑孤行焉其威幾何哉昔東野畢御馬而善而

顏淵策其必敗魯公曰予何以先知之也曰臣以政知之昔舜不窮其民所以無失民造父不盡其馬所以無失馬東野之馬力殫矣而求之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夫今之民力何如哉　皇上第討六官而振之謹用轡緩用筴無論紬人以伸法紬法以伸人變通夫法以善成其法優貸夫人以責成其人而總之引才就法使才必竟于法則臣下可以謝　皇上絜法就才使法必行于才則　皇上亦可以謝臣下所謂爲上可望而知爲下可述而志操愚者之易以慮智者之難此眞聖明執轡

如組兩驂如舞者也

問三不朽之于寓內猶三光之麗天也而修辭立誠系于大易生心害政闡自子輿則三者之爲一致明矣乃或疑春華雖盛何益殿最有唐初四傑爲盛名所歸而以器識浮淺斥者有獻琴微宮頌爲人主所賞而以文體浮薄擯者卽漢武見相如賦歎息恨不同時而知其不堪公卿之職任終文園令止耳豈所謂立言之不朽者非歟宋司馬文正嘗請立經明行修科勉厲天下示不專取文學之意其議于宋亦將行時不行至如我　高皇帝

神武開天而掄才三寸之幅罷科舉十餘年卒復之　肅皇帝之諭羣臣曰國家以文取士必崇雅黜浮然後士習可變又似勉厲天下之意卽寓之乎文章者何歟今聖朝雲漢爲章萬物作覩而憂時之士猶鰓鰓于文運謂今日寇盜洊警干戈未靖而文字中囂凌踳駁之氣先于數年前已微見其端者然歟否歟頃仰奉明詔諄諄以先德行後文藝爲言此誠士風更始之日然祖宗棫樸在焉

安得盡敝帚置之今欲以文章驗德行以德行正文章一本修詞立誠之指力杜生心害政之萌何道而可諸士尚友千古當不獨以文人自待其質言之毋稱所謂春華者

天下眞文章未有不與德行合者也三才皆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六經者聖人言德行之書也易之教絜靜精微而不賊書之教疏通知遠而不誣詩之教溫柔敦厚而不誣樂之教廣傅樂易而不奢禮之教恭儉莊敬而不煩春秋之教屬辭比事而不亂

六經所以爲六經而卽聖人所以爲聖人也何也聖人言其中之誠然者以立教故無弊也古之論文者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夫不求諸所以爲六經者而第求諸經則猶之未可言文也何也聖人之誠然者不必在也記曰、君子恥有其辭無其德恥有其德無其行無行之德非德也無德之辭非辭也故天下眞文章未有不與德行合者也合則修辭立誠不合則詖淫邪遁夫詖淫邪遁固文章之螟蟊螣賊而有識所願秉畀炎火者也雖然文之變不止此也詖淫邪遁之文其義深而根堅其症如悍夫之病狂而其勢如以新市平林脫而爭白水眞人之座也故其害烈而易見浮靡冗碎之文其義淺而根弱其症如尫人之病癆而其勢如貧家治室舟艤堅炭之陰以速其匱也故其害紆而不易見秦漢以上諸子百家合喙爭鳴入主出奴遞勝無已則文弊于詖淫邪遁者多秦漢以下縟釆繁文體製相詭朝華夕秀每變益新則文弊于浮靡冗碎者多有若隋之置進士以試策導靡之始也至唐而加進

士以詩文明經以帖括踵而加厲者也宋始用論策詩賦已改用經義說鈴也書肆也學究也然而國家冀以採新穎之植士子藉以享羔雁之功文心日雕學殖漸落驅天下彊項之輩日就突梯脂韋之途至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憑所言害之紆而不易見也然則必生今復古如周之論秀漢之賢良文學孝廉茂才而後可取士歟曰是猶移江河而之于陸也夫文則何弊之有唐初四傑沿齊梁之遺其所競一字之奇一韵之巧耳然而義烏一檄迄今崢嶸詞苑令文盡如此斐行儉嘗負知人之鑒矣昌齡文名噪京師因天子幸翠微宮而獻頌是以文媚也令其頌而果美盛德之形容若吉甫之穆如清風者王師旦嘗受媚賢之罰矣子虛上林意歸諷諫微泆鋪張夫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相如知此將上林與諫獵同功而汲長孺不專拾遺補過之美矣夫文則何弊之有文之弊正弊在經不明行不修而沾沾于浮聲切響以爲按嚮風雅之林環絡藻繪之府曰文爾文爾然不知其非文也夫眞文章未有不與德行合者也　高皇帝神武開天而紹

詩賦用經義曰聖賢之神于是乎傳惟有之故似之也傳註之崇用宋儒疑于拘曰將以約其軼也　文皇帝纂之而頒四書五經大全諸書于頖宮也疑于贅曰將以廣其固也引三寸幅戕最天下士而先之師儒以董之又卧碑以申之斷斷如慈母之護其處女曰勿令見異物而遷而淫心佛志之或中于文也然則　國家取士以文章而未嘗不與德行合也無何而浸淫于漢唐宋諸家矣又無何而浸淫于老莊諸子矣又無何而浸淫于雪山葱嶺及齊諧志怪諸書矣甚之操戈入紫陽

之室矣始猶借兵于鵝湖姚江也既而近時妖髡盜禿之語亦借以佐其焚册之濟矣甚之摧筆燬尼山之案矣始猶拾唾于山高牧民內政軍令也既而戰國縱横抑闔之謀亦借以資其抱景之卯矣思生僻處嶺海何敢進而論天下之文然竊聞之識者以爲文不稟性靈而效時彥之蘧篨代古人之優孟此痿微也文不範馳驅而激安流之灔澦起平陸之邛崍此横微也同生右文之世而爲分袒之爭玄黃鬬于管城維蜀岐于子墨勝則壇坫皆爲喪甲負郎口舌恥其反兵此兢微也明

扞　朝廷之網以伸月旦之盟羽毛生于咳唾癖壘樹于册鋒軒則名山盡堪作祖祗或閫門等爲負塗此皆微也若是者皆所謂水旱災沴夷狄盜賊之氣而士人有文章無德行之害也然而豈文章之本然哉愚意與其賓文章而尊德行莫若即以文章之實本乎德行者尊之與其援德行而收文章莫若即以德行之實見乎文章者收之所謂德行之實見乎文章者何也王河汾固言之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江淹鮑照古之狷者也其文急

以怨哭鈞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若是者文可類而推也所謂文章之實本乎德行者何也柳柳州固言之曰文不可拚以輕心思剽而不留也不可易以怠心思弛而不嚴也不可出以昏氣思昧沒而雜也不可作以矜氣思偃蹇而驕也若是者文又可類而推也夫天下固有言周公孔子之言不可爲周公孔子之人也未有爲周公孔子之人而甘言檮杌饕餮之言者故今欲求眞德行□不可不辨眞文章而使文章之權輕國家以文卒取士之權亦輕雖欲復討周漢故事而行之

無弊恐知其終不得也然則何以辨之曰易之賁有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言人文曰文明以止夫文章與時低昂使今日而必取裁于洪永合轍于宣成此不察時變之言也然而止之意不可不知也理極而不止則溢氣極而不止則游詞極而不止則冗玄之不如易也支也三代以下詔誥之不如書也繁也漢魏六朝歌詞之不如詩也麗也十七家史之不如春秋也蔓也王制月令諸篇之傳會于禮而終非禮也駁也故文莫妙于止李文饒云文章如千鈞萬馬風檣雨霽收無人能此止之妙也今好為沈靡冗碎之文者其人皆挾有餘之才能奪天下之觀聽以自成一家而天下尸而祝之者其人又皆挾有餘之情能推波助瀾以成其一往之勢于是一二司衡者初亦意期期不可而或佯浮慕夫憐才也不則慮人之以迂目五色為眩也又不則無奈躍冶者之衆而姑收以額也而天下轍亂旗靡囂然不復可止矣愚以為辨此非難也歐陽盧陵之抑劉幾亦猶行儉之抑四傑師旦之抑昌齡耳然裴王不能救唐文之薄而盧陵可變宋體之新

呂倚華不能改浮華之步而劉幾究歸大雅之宗何也開評人物持券日後猶人不經意之事而至積學無堊馬首聚訟衡司選辛禁止莫施終不能廻其痛懲澆薄之一念然後知司衡之力定而識真而天下不得不洗濯肺腸以應之也愚故謂文章取士之權重而文章可正文章之權重而德行可醇此容時變以化成天下之要道也然以為權必在一日之文章者又非也古且耕且學三年通一經今或業一經至白首不能通其以擬尊蒐而刻之茶者或淫靡觀桑間濮上有甚焉者也夫安得文也古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謂之大成而今父誨其子師誨其弟相祕為帳中異書而沉湎濡首者舉時人牙後慧也夫安得文也愚故謂欲求真文章又不可不辨真德行　肅皇帝念士習而卷卷用崇雅黜浮訓也此即以文章驗德行之說也今聖天子求賢才而諄諄自復古小學始也此即以德行正文章之說也愚不揣緬本其意而繹之如冗長之必宜裁也割裂之必宜禁也皆明背詔書君子所爲見

無禮于君驟之如鷹鸇之逐鳥雀者也如私刻之必宜創也謬選之必宜嚴也子子焉貢聲名而忘實際单父宰所望爲陽鱎之魚而車驟之者也如今文必宜以萬曆時所須正式爲主也古文必宜以十三經二十一史爲主也談理必宜以大全諸書爲主而修詞必宜以眞氏正宗一書爲主也有志者卽未能刻畧而竟然毋越而鶩諸不在孔氏之科者可也賁之六五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上九曰白賁无咎兩者賁持後之爻所以防其致飾而盡也今操觚之家語不盡出于誠然而波屬

雲委已蕩焉無復白賁之餘乃上之人以爲過而遏之寧過而存之亦且視其誠然者爲不足問而所謂賁于丘園者不啻加侈于戔戔而溢焉矣或者非聖明覩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意也語曰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以浮靡冗碎始之不以詖淫邪遁終之勢必不能愚于此何止太息而爲士風文運之憂乎哉昔楊萬里于兩漢獨稱出師一表于東晋獨稱歸去來一辭而劉子澄亦以西銘太極易春秋傳序爲宋四不朽之文故知古人論文章未有不與德行合者倘卽易係白于賁之指而愍

生言必稱經其亦戔戔之吝而終吉者也若曰春華無益遂岐德行文藝而二之則有紫芒赤穢而登之爲茨梁坻京之積者愚終未敢舍春華以問秋實矣

問良吏之功著于撫字漢宣所倚重二千石不過曰政平訟理使民無歎息愁恨之聲而易至引咨民嗇衆系之師貞之象則功又匪獨以撫守著矣歷稽史牒如李崇之刺兗州張詠之知成都李允則之治天雄其才畧誠不可以吏事盡乃亦有力行教化奸人他徙者有悉罷捕吏刼畧解散者有

興利富民盜賊衰止者有闢田勸耕匈奴不犯者彼皆所稱廩廩德讓君子之風而效視師武臣力不啻百之倘所謂山有猛獸因不在乎蒼鷹乳虎之流歟今强圉多故聖明宵旰監司以下屢煩申飭而銅墨之長求可獨當一面或絜已奉公民歌樂只者寥寥鮮稱上意論者謂催科之迫時妨撫字夫昔豈無寓撫字於催科而擠負繈屬課更以最者歟項天語諄切且不惜虛延英之署以竢治行高等蓋禁廷頻牧幾于一二循良吏旦暮遇之

矣諸士方當應運而興願據所抱勝吟之者悉著
于篇以覩先資
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兩者民命安危所係
而卽國家安危所係也何也國之安富尊榮可以垂衣
裳懸鐘鼓而治者皆百姓欣樂歡愛之徵也其奸邪萌
生盜賊蜂至事煩禁而亂愈長者皆百姓歎息愁恨之
所致也故良吏之功著于撫字而不獨著于撫字無他
使民無歎息愁恨之聲而已矣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
卒五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

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其所用皆民也大司馬之制萬二
千五百人爲軍命卿統之軍十之一爲師中大夫統之
師三之一爲旅下大夫統之旅五之一爲卒上士統之
卒四之一爲兩中士統之其所用皆吏也鬻子曰百十
人愛之則百十人之吏千萬人愛之則千萬人之吏而
師尚父兵法亦曰十人必死百人不能待百人不死千
人不能待推之而萬人必死橫行于天下然後知吏卽
爲將而撫字之通于制勝也易之師毒天下之卦也而
取象于容民畜衆意不主威主恩何也曰恩行然後可

以立法法立然後可以行威撫字不聞而期以衆正得
之剜人之肌而責其勿啼奪人之哺而責其勿怨古未
之有也愚姑就明問所及折衷之李崇之涖東兗置樓
設鼓而賊發輒擒人驚其畧耳乃先鎮上雒遷人失和
爲宜招綏慰不動一卒而兩境交歡此豈獨以畧雄也
張詠之知成都張酒具饌而鈐轄用命人慴其麗耳乃
採訪民間事至一令之下輿情爭快聞其再至鼓舞稱
慶此豈獨以嚴勝也李允則之治北邊樓臺亭傳處處
足備而人不測人服其機耳乃濬湖穿井老幼利賴遇

民可語者至貶儀重延坐與語此豈獨以機用也愚謂
三君子者有撫字之心以行其才者也黃霸賜益入潁
川而奸人徙去它郡或以爲先教後罰之効然所傳足
智善御衆見吏民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此豈
一意收寬和聲者也龔遂单車莅渤海而刼畧卽時解
散或以爲悉罷捕逐吏之效然漢宣任法之主遂先召
對輒請丞相御史毋拘以文法聽一切便宜從事此豈
得但以爲長者言也召信臣治南陽而戶口增倍盜賊
衰止或以爲訓農興利之效然史稱其勤力有方畧當

為九卿奏寢繕治上林甯離遠宮館兵弩什器與諸非
時之物歲省費數千萬此豈僅為政於稽鍾者也張堪
守漁陽而郡内殷富匈奴不敢犯塞或以為開田勸耕
之效然堪先策公孫之敗即與大司馬耕以勸雲臺功
已在漁陽捕擊奸猾用數千人走匈奴之萬騎此豈徒
擁布襲而詠麥穗之兩岐者也愚謂四君子者有撫字
之才以行其心者也然其功著于撫字而不獨著于撫
字一也今逖陬多故徵調頻仍夷狄盜賊交乘為難一
二遠識謂自古無民情不變而虞國勢者于是恨不得

循良吏十數輩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以收目前蜩
螗沸羹之民情曰但有黃潁川去泰甚龔渤海治亂繩
翁卿君游稱召父而歌樂不可支即天下鳴絃以理矣
直恐人未有其才耳而愚以為有其心其才未有不可
拓而至者也乃今之撫循感額焦然于才之必不從心
者曰催科夫以窮黎剜肉醫瘡之會司虔捉襟露肘之
時而上體朝廷權宜不得已之意以致之閶闔下借閭
閻委輸惟恐後之恍以効之朝廷非良有司責而誰責
者故今日而必欲舍催科言撫字雖龔黃復生不能得

也然必欲舍撫字言催科雖桑孔復生亦不能得也愚
微觀近事如墩軍沃矣荷朽戈以歎而莫為處之則遂
導虜也驛卒裁矣顧周道以悲而莫為甦之則遂附賊
也始僅仰鉅萬之錙銖而繼償錙銖以鉅萬猶未有已
計所損縣官賦當幾何也且夫延慶擾而延慶數萬頃
膏腴為虜脫矣登萊擾而登萊數萬戶坻京為懸磬矣
晉豫之間擾而太行左右數千里捆載為番窟矣此黃
草苔華誰非饟時大倉之紅朽計所損縣官賦又當幾
何也至中原之民析骸易子封人如豕而未之郵也淮

泗之交民與鶯濤爭命田廬井墓什五飽陽侯之腹而
未之卹也即諸彼兵之地半死于賊半死于兵黃新安
石壕行為欷歔泣下而吏呼婦啼仍未之卹也語曰虎
將噬而投于谷知必不可且覬其生火將逼而投于水
知必不免且貰其緩夫今百姓之勢何以異此今更有
不可知不可言者計所損縣官賦又當幾何也愚所云
舍撫字言催科雖桑孔亦不能得者此也昔蘇綽在西
魏以國用不足更稅法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
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今廟堂之臣不可不三復

斯言也方熙寧法行仕者爭思投効邵雍曰正賢者所
當盡力之時能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今郡邑之臣不
可不三復斯言也然而愚甚雖乎今之爲郡邑者也彼
其所借眉感額而焦然于撫字之妨催科者曰摘黍之
太嚴也考成之太密也項欵之太繁也輕則以官徇蚩
蚩之坻重且以身嘗法也曰宋劉摯固言之朝廷以教
化爲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爲舒緩苟簡之事以名實
爲意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爲刻急淺迫之行皆習俗懷
利迎意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夫今日化賊爲

民者聖明之心也毆民爲賊者非聖明之心也欲使賊
復爲民仰用數十萬甲兵之力而不足欲使民不爲賊
第賢有司一念之調劑一言之提命而有餘矣愚以爲
俟其爲大盜而禦之莫如當其爲小盜而散之也如置
正伍長閭里非恒吏輒聞知奸不得舍而小盜可無大
也俟其爲盜而散之莫如當其爲饑民而撫之也如募
粟發倉設法置食多開民利聽其資生而饑民可無盜
也俟其爲饑民而撫之又莫如當其未饑而恤之也如
州縣荒歉月爲奏報人未及困躅貸已行而民可無饑

也扁鵲曰上醫視色名不出家次視毫毛名不出門又
次鍼人血脈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夫饑而撫之與未
饑而恤之是亦視色於毫毛而功在藥石鍼砭之上者
也古固有不以一官易萬民之命者固有所居無赫赫
名而去後嘗見思者毀譽榮辱度外置之而專行吾絜
已奉公之志雖兒內史之以負租課殿旋又以輸租課
最姑舍是焉可也愚所云有其心其才可拓而至者此
也王文成之撫虔也其署于門者曰求通民情而已寢
濠猝起奮然捐七尺當之所用將卒郡邑守令而其兵

多郡邑烏合之民也風馳電迅卒以殪大兕而及犁醜
雖公忠義激發非綏循有素能一旦得其死力哉當時
謗言維嚴見覗終明分茅錫券極文臣之寵國家又何
負于撫字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愚願以爲今日
之循良告者也雖然爲郡邑之循良言則可也若夫君
子不聽宛言不聽宛貨軍興之際百用繁生所取于民
者則近宛矣城峭而隍峭峭而陂課重則令或加峭矣
物之暴長者必夭折功之卒成者必懸壞而發徵期會
則亦微　矣今貸有司與貧民爲仇而貧民與亂民爲

比聚郡邑碑匾傾軸之餘以供驕兵儒將卞矢遺鏃之
費何以勸撫字也且奴氛初熾以蕞爾彈丸手捍兇鋒
爲神京萬里之金湯者今皆安在哉不欲人避瘠而擇
肥而瘠地之觸潴更甚不欲人避避而就腴而避吏之
虛尾更多抑思避之馳有不能當腴之步瘠之歲有不
能當肥之日者其勞可念其以勞得過愈可念而將毒
蓄租輙成罪案譴或深于二卵訴未通于九閽又何以
勸撫字也即頃者天語煌煌至不惜延英一席以待治
行高等益禁廷頗牧幾于龔黄旦暮遇之矣然愚意懸

不次之典使熱中而歆他日頗牧之名不若開不御之
除使安意而蒞今日龔黄之實則如晏子之治東阿西
門豹之治鄴縱迎而拜之尚將乞骸骨納璽綬以去非
賢者之所樂也且以東京初政顯邑于桐鄉拔茂于容
豩甘棠之化蒸蒸起矣而猶有謂[illegible]吏迫于舉劾懼于
剌譏爭飾詐僞以求虛譽者夫人情罹冶安所不至哉
又何以勸撫字也然則何如曰臨[illegible]莫如平此良吏所
以治民聖主所以治吏也愚于今亦願交持之以平而
已郡邑以國事爲念斷不宜用撫字爨催科朝廷以民

情爲念斷不宜用催科[illegible]撫字大酒醴强之飲愈不飲
恕之飲愈欲飲兒內史猶能得之于緣屬之百姓況聖
天子德意乎而必斷斷引取盈爲合格或令騶虞之仁
心更不若蒼鷹乳虎之署上考其不平孰甚焉幸當宁
詳察而審計之愚不敏將引領太平咏黍苗鴻雁之章
而車攻六月諸詩亦次第可廢當不但無歎息愁恨聲
已也

問取士以科目見也自周昉也詩稱兎罝棫樸書
紀立政周官一時人才蔚與畧可想覩而其法自

鄉舉里選外無聞焉漢本之爲孝廉茂才諸科然
明經射策則又開後來科舉之始矣晉魏以降中
正九品亦稍倣鄉舉里選遺意而論者以中正實
爲姦府九品更有八損何歟即科舉一途至今沿
之無變勿論求如天人三策未可得亦何至令人
槩日爲無用之空言也豈古今人不相及歟抑取
之之法有未盡歟　高皇帝罷科舉用辟薦尋復
罷辟薦用科舉神明之主刻印銷印無妨豈一乃
正統以前辟薦與科舉猶相參而行兩者所得人

才孰多國史家秉柄于金石亦可覆之以徵得失之林歟或謂三代以前待士重而考之詳後世待士輕而考之畧是其弊豈獨在科舉法歟今　聖
天子宵旰求賢所云重德行破資格者誠救時藥石然文藝進之而欲以德行收之科目登之而欲無以資格拘之其道何繇而可諸士自愛其鼎當必有非舉焉爲科名重者語不云乎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執事者竊願引　明詔以觀諸士之和諸士毋徒取雷同爲響也

有一代之人才必有一代之經制以收之有一代之經制必有一代之人才以應之其法之不能無變也如春秋冬夏之四時行也其法之不能有失而無得甚或失多于得也如雨暘燠寒風之有時而必有恒也而其受命于人主一念精神之際則如磁引鉄䟗引銅而琥風之嚮北林也故有法多而方或易其向有法簡而繇或息其紛有法多而叢或借之神有法簡而器或佐之利漢宣之不如武也武善用宣善疑也唐德之不如憲也憲善斷德善猜也所謂辨在精神之際者也夏商以前無取士格一側陋之鰥無因而徠師錫異矣乃以紫垣黃屋之主而應聲荅曰予聞如其素所物色也此誰爲耳而目之也舜命官二十二人耳其命此二十二人者多不過三四言止耳然終二十二人之身守此三四言者爲令甲而三載三考寬然取諸其中有餘也此又誰爲耳而目之也周才較夏商差厖其取之之法亦差備然太宰所用以治官府治都鄙者八法八則而已其詔王馭羣臣萬民者八柄八統而已小宰所用以弊羣吏者六計而已而天下無敢翫也且士自論秀而升其爲

大司徒與大樂正大司馬者如一心也自朝廷而至于鄉之大夫州之長黨之正族之師閭之胥又如一心也上自享其干城腹心之報而下自歸其薪槱棫樸之功主自澄其克知灼見之靈而官自效其推賢讓能之理若詩書所稱爲後世綜核之朝所遜而不敢望者而聖人垂衣拱手穆如也此又誰爲耳而目之也恐所謂一念精神之際也西漢曹掾辟于公府郡縣之屬辟于守令士所以自進之途既多而郡守得課第其縣令長刺史課其郡國守相丞相御史得譙考郡國之計書以上

之天子國家所以殿最天下士者又甚要而有法當時舉士之目曰賢良方正曰孝廉曰博士弟子而已其課吏六條察二千石而已然而求賢之意不數歲報下有意稱明德者郡守至躬勸爲之駕其明當世之務習先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而且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罰高文以來孜孜焉如以士爲命而惟恐其失之此愚所謂取士之精神也西京而後法愈苛治愈靡魏之以七十二條也唐之以二十七最也宋之以七事考提舉轉運官以九事考縣令也法視西

京不啻倍之而治卒不西京若何也天下未有科條數而不奪其精神者也南北朝之中正九品倣鄉舉里選之遺意而識者斷斷以爲議端曰鄉舉里選采之衆多之論而九品中正寄之一人之口也且評之者一人用之者一人用者不必爲評者計合轍之功而評者不必爲用者任造軏之過也且上品無寒門而下品無世族也此皆中正取人之弊也開皇以降選士始用文辭倣漢明經對策之遺意而識者又斷斷以爲議端曰一辭之工而獵終身之官爵也朝登甲科而夕或陷刑辟也

初意驅學究爲進士而竟驅進士爲學究也此皆文章取人之弊也愚以爲不盡然也高辛氏才子八人高陽氏才子八人盡世冑也春秋名卿如鄭之僑魯之友晉之肸與武盡世官也今推鄉舉里選之公而進之不必門第之不如卑寒也劉蕡之鯁切不在天人三策下郎皇甫湜牛僧孺輩以直言見忤猶之大小杜之流也文少保之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則賈山至言以上也令制科盡得若人而用之不必文章之不如辟舉也愚所謂辨之一念精神之際而法之今與古可無論焉者

也且夫唐狄梁公之忠而明經也張中丞顏司徒之節裴晉公陸宣公之讜而進士也宋呂文正而下文少保而上如韓范富歐諸君子之濟濟然比肩接踵于汗青而亦進士也即有以他途進者然辟之一雀之過羿而此則張天下以爲羅也所謂有一代之經制必有一代之人才以應之者此也　高皇帝行科舉法三年而尋罷之改用辟薦亦知夫虛文之不足以得天下士也乃行辟薦十有二年而復用科舉謂去弊莫若甚糊名易書之猶愈于呈身識面也正統以前兩法者循參舉而

兼用之然其所得人才宰輔則李文達謝文正梁文康
徐文貞新都江陵兩文忠輩若而人大僚則王端毅馬
端肅于忠肅劉忠宣韓忠定輩若而人制閫則王文成
余肅敏嘉興吳門兩襄毅輩若而人殉義則章忠愍孫
忠烈許忠節輩若而人皆進士也其繇他途進者楊文
貞以白衣薦舉而直綸扉亦薦舉之一人而已陶魯以
恩蔭而累勳閫予世金吾亦恩蔭之一人而已況鍾蔣
能以椽曹而登清秩潔身遁下亦椽曹之一二人而已
夫以一二人者之不如以千百人者也君子道其恒可

也而或輩入進士科者雖椅杌饗餼必官出進士科者
雖周孔亦奈此其言甚美而不必可聽何也無關于人
主取士之精神也宋人云三代以上待士重而考之詳
後世待士輕而考之畧愚以爲詳與畧法也而重與輕
則一念精神之際也漢賈誼之策治安曰人主遇其臣
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
也夫如是而才安得用也唐舒元輿之著論刺時曰四
方貢珠玉金銀至者有司以俎饌皮幣承之貢俊乂賢
人至者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夫如是而才安得用也

愚觀　祖宗時科額少而才之用嘗有餘今科額多而
才之用更不足此非法之昔詳而今畧而今日之培養
或不能盡如　祖宗時也　高皇帝與侍臣講學論文
從容賦醉學士歌　章皇帝泛太液樂嘉魚而賡瀟[illegible]
招隱之章其視之嘉賓也　敬皇帝晚年之於劉忠宣
肅皇帝初年之於張文忠其視之左右手也　高皇帝
罷能免官通經術有材幹者悉送京師擢居顯職甚以
詿誤謫佃中都者亦命中書量材取用而　文皇帝至
召見下第舉人勉以立志進以百尺竿頭之步所謂才

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此皆取士精神遁傳之至于　皇
上者也弦章對景公曰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
此則車下之人盡管仲也斯言也愚願以代今日之玄
纁而竊有獻也夫　高皇帝嘗諭有司察舉賢才必以
德行爲本文藝次之此卽　皇上首重德行之旨也然
而途似不必太分也先臣謝鐸固言之曰今之科舉罷
詩賦而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則其本立矣以制
部論判而終之問策以觀其經世之學則其用見矣夫
窮理以立其本經世以見諸用而謂人才不古風俗不

敦者愚不信也故有即文藝而德行可通所願求諸
皇上黜浮崇雅之精神者也　高皇帝嘗諭廷臣朝廷
爵祿所以待士有卓越之材豈可限之以格此即　皇
上不拘資格之旨也然而倒似不必太變也先朝如歐
陽德知州而累遷大宗伯矣魏較泉副而召為國子祭
酒矣楊一清遷臣而入政府矣且宣德中初設巡撫官
而長史周忱與于忠肅同擢為部侍郎矣是皆通融內
外以盡賢士大夫之蘊而非必乞靈于負樵之知禮持
平之知樂也故有即科目而資格可被所願求諸　皇

上論材顯俊之精神者也愚聞之天下之事成于好名
實敗于好虛名起于喜功多弊于無實功今上之課下
者似多取虛名之名而下之自課者或不盡實功之功
如幼學之宜端也正蒙之教也然必曰非美行著聞者
勿令就童子科將毉天下不識不知之混沌而背之為
雕治愚思而欲為歌芃蘭也士風之宜愨也育德之教
也然今郡邑有司所以為簠簋而進之督學憲臣者其
為不鳴不躍之士有幾萬一浮借聲譽妄主羽毛愚恐
其為罪戈之陽鱎也吏治之宜飭也分職率屬之教也

然或以一言稱愼為能而不核其素以一事違忤為咎
而不觀其克愍又慮鷹鸇勝于鸞鳳保障遜于繭絲而
絳侯木訥之勳終未及嗇夫捷給之對也故有鄉舉里
選風俗方可以行鄉舉里選之制于呂祖謙之言知法
之存乎時也不然則汝南月旦皆予銓政矣二千石賢
而後貢舉得其人于葉彪之言知法之存乎人也不然
則森然梘椰齊列者皆繫籍聖賢矣欲興德行在君人
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于蘇軾之言知法之存
乎朝廷之上也不然勇者割股怯者廬墓矯矯者弊車

羸馬惡衣菲食無所不至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矣凡
此皆近于好虛名而無實功故愚願終求諸　皇上一
念精神之際也然而愚微有進焉者人主之精神多失
之緩　皇上似稍失之急或望羣臣太厚不無生責備
而羣臣遂視歲受會月受要皆大急小絕之漸也人主
之精神多失之[illegible]　皇上似稍失之明或辨羣臣太晰
不無生厭薄而羣臣遂視晝考政夕糾虔皆怒室色市
之形也人主之精神多失之逸　皇上似稍失之瘁或
量羣臣太[illegible]將以不可及繩之而羣臣遂視耕問奴織

問卿皆與驥俱馳之勢也人主之精神多失之疎　皇
上似稍失之密或防羣臣太深將以不可測範之而羣
臣遂視守言褻瀆言條皆逆鱗不攖之象也若是者羣
臣之過然亦非　皇上所爲示天下以取士之精神也
敬皇帝曰人才固不可輕進尤不可輕退夫合升勺龠
合以登之斛而成廩卽粒米誰無關于坻京哉而意疑
之隨意退之至俯引師儒與銓衡分咎而遂跂有造之
小子與譽髦爭功此愚所未解于　壽考作人之世而
願　皇上以一念精神娩詩書之美者也若曰重德行
破資格遂可以得人則亦猶大賢良孝廉之變而中正
九品中正九品之變而明經進士耳雖　明詔如聲終
未敢以雷同之響和矣

問語有之明鏡所以照形稽古所以知今凡今人
所爲盤根錯節以利器自見者率古人已試之而
効者也吾姑無遠引卽爾晉表裏山河夙稱要害
古名人拮据多在焉其最著者樂平之梁落墟則
周召分陝界也今錯繡之壤莊以節鉞重臣十餘
人猶未足襲以兩人主之如高屋建瓴何歟迤東

爲卅陘淮陰擊趙東下處也今師行千里不必有
百里之聽而當時于左車之策與其策之用否如
在几席而知之何歟其西爲晉陽尹鐸所繇兒爽
于千難也今催科之政比于繭絲顧無以稍慰大
璞之藹目而向直蹊之而言保障何歟極北則唐
所築三受降城也凌河一役遂爲兵質至今猶懲
噎廢餐而仁恩以六旬之工斷匈奴南寇路所省
歲餉鉅萬計何與至代之土硜砦則張齊賢所以
疑敵卅而用步卒二千掩破之者也和順之馬陵
關則孫臏所以致龐涓而戲之樹下者也而今不
能疑人更爲人疑不能致人更致于人何歟此皆
諸士枌榆間事亦能絜而一豢其得失歟吾聞晉
有慶雲山以堯時五色雲得名茲願聆諸士緒論
佐當事者之鏡亦猶諸望　聖世之瑞雲也諸士
其暢陳之無諱

問之長沙善言脉不言方江都善言方不言脉而愚以
爲平之必陂也中之必𢪛也履霜之必堅冰也有隔垣
見之者無之非病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古人已効之

事無之非方也故必問病于長沙叩方丁江都此醫之庸而不可使者也夫醫者意也愚亦請意之而可乎愚生于晉晉前臨朔　國家肩背之地而忻代以北苛嵐以西與虜擊拍聲相聞澤潞遼遠環列太行箐峒深阻素稱盜竄虓虓者吞涎以爲膏之上肓之下矣頃者廣池爲令所在震驚求一二折肱者引禁方而治之尚未可得愚以是覩晉之全局而因推于天下之全局皆秦越人所謂疾在腠理而欲施之以湯熨者也然愚未敢深言也姑就　明問所及折衷之周召之分陝也姬公

所拮据雜見于詩東山破斧伐柯九罭與書多士多方大誥洛誥諸篇不啻莫風雨之漂搖而予以九鼎保奭則僅有召南甘棠羔羊兩詩而已豈所謂上醫視色名不出家耶抑承藉衮衣餘烈可擁五紽蔭蔽芾而化耶愚不敢知然愚以爲今日有東山破斧將士相勞苦如家人者而兵無虞賊也有伐柯九罭依依然喜公之至惟恐其歸者而民無虞兵也有多士多方大誥洛誥忠誠懇懇口舌俱堪代斧鉞而賊且復爲民也平日風于有僚俾郡邑綰符之長爲循吏盡如甘棠爲清吏盡如

羔羊而民且不復爲賊也愚不望今節鉞重臣人人如周召然而不可不存其意也管子曰善用兵者無滿壘有耳目廣武之以策干城安也而淮陰得耳目而知之毋論策不用即用必有以待之矣夫以趙之空壁爭漢鼓旗而欲使深溝高壘以終困信將可得耶故愚謂信得勝算無係乎廣武君言之用不用也今一二悍師既不知間諜爲何事而所用健兒偵斥堠者率觴形菜色之侶猝焉遇敵如深夜行濃霧中仰望不見斗杓甚有開門揖賊而舉礮以傷我師者又何怪乎輿尸之相續

也愚不望今韜鈐家人人如淮陰然而不可不存其意也尹鐸治晉陽至損其戶數以寬民力而智伯之難襄子卒以爲歸夫損則愚何敢言然柰何其日益之而未已也一歲三征猶階爲厲今且并及數歲矣以百姓剜肉醫瘡之痛而謝有司之析楊百姓無如之何也以有司殫慮傾軸之能而速百姓之蜩螗有司亦如之何哉初當百姓搶地乞哀欲蠲縣官之錙銖而不可既當百姓揭竿語難至擲縣官之鉅萬而不惜勿但非以爲民生亦甚非以爲　國計也故愚謂繭絲之政斷乎其不

可理財也劉晏領度支罷諸無名之斂察州縣荒歉蠲貸賑救民未及困奏報已行而季年所入數十倍于初雖其指置多纖悉不堪然猶意之近乎鐸而可行者也仁愿之築三受降也亦猶先年之凌河也仁愿斥地三百里置烽堠千三百所爲中唐功首而凌河僨師辱國以爲罪案愚謂罪不在築在任築之人也夫仁愿將令嚴賞罰必直功罪役有宂歸者悉禽斬之軍中股栗人爲效命如是然後城可築也當城初建或議置壅門仁愿曰寇至并力出拒回望者斬何事守備以恒其心如是然後城可築也楊朝晟之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也出虜不意三旬而工畢虜覺而爭之而草盡不能留也此築之以其時者也韋孝寬之城離石也距敵境四百里十日而工畢使隣近諸材縱火疑敵而斂衆收兵自固無敢擾也此築之以其計者也今城未築而先示其形于虜築又不以草盡而以草肥凡曠日持久以延之虜至而遂抱頭爲嬰城自守之圖夫城安可築也故愚謂今之罪築凌是也若必曰凌不宜築非也即成事不必說而發言盈庭莫執其咎愚所願借此一事以折將

來道旁之喙者也齊賢知代州值北伐初衂之餘讋衆懾懼一以當百固目無遼矣列幟燃芻以疑之而後遼之知敵之不得不疑也所謂示敵以有餘則敵不知其所守也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孫子不救趙而直走魏批其街路衝其方虛而目無魏矣減竈以致之而後感之知敵之不得不致于我也所謂示敵以不足則敵不知其所攻也今我之强弱虛實了然如暴于賊人之目賊多而忽少少而忽多既處處見其可疑而賊東亦東賊西亦西我又處處爲賊後不爲賊先愚每嘆今人于半通之綸爭之皆極智而以批亢擣虛則獨愚于一級之移慮之皆極深而以設奇料敵則獨淺蓋舉兵法微妙盡用之功名利祿之際而兵翻無與焉有若孫子挈上將軍印而讓之人愚知其不能也若盧漢贇堅壁內保潘美受詔北還而齊賢孤身當之且功成而歸諸漢贇愚又益知其不能也故愚因兩君之功而願并存兩君之意爲後之任事者風也雖然愚亦意之而已秦越人之賜桓侯于湊理也曰不治將日深而桓侯未之信也今試援庸人之論以評諸君如二公分陝東西而治

不將引尾大之嫌歟淮陰擧趙而出水上軍不如諸將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之疑歟尹鐸以減丁免稅不用催科政拙署下考且甚以隱匿戶口之罰歟仁愿之築三受降卽熱于兵機如唐休璟者猶有築城虜腹之意不將從廷議畫一而後行歟且逃而斬者至二百人得無坐擅殺人之律歟齊賢有客詔無出戰而伏兵掩擊孫子受命解趙圍而更疾趨大梁不幾故違詔書歟有一于此思騎呲者一鼓其舌而諸君且刃加于頸也況望其操長筴以制敵人之死命哉愚微觀今日臣子之任

事視昔勢稍加難而　朝廷之任人視昔綱又稍加密一官也前人壞之輒以疑後人一人也前事失之輒以疑後事愚卽置晉而稱稱古聖賢未見孔子之與誦于麛裘子產之傳謗于蠆尾不可以酷吏誅而祭征虜之投壺雅歌諸葛武鄉之綸巾羽扇不可以玩寇譏也方聖明拊髀求才之日必欲器人于文墨之口此又明哲之士所爲望盤根錯節而却步者也齊桓公之用甯戚也或曰盍問諸公曰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小惡忘人大美是失天下士也愚誦其言有合于王道故以佐程材之鏃而第用晉人言晉事則文公三行賞而國人皆悅仁義德惠與矢石汗馬無偏廢也今或有執一格以論功且引矢石汗馬尊之仁義德惠之上者倘以斯少位參理之湯熨可乎愚不敏願　當宁通計天下全局而愁然于平陂中昃履霜堅冰之故使孳烝皆離喈振響薄海內外清和咸理然後喙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爲長沙江都砭膏肓發墨守而愚姑引晉問先之此眞聖朝五色雲見時也

問知人官人自古其難唐虞建官以敷奏明試黜陟幽明而岳牧充廷共驩不免豈法尚有所遺歟後世科目取士糊名易書幾同捫日薦辟徵聘一切不取說者謂古之用人常舉其所知今之用人常舉其所不知可謂今勝古歟通籍以後則憑銓選服官以後則憑考察乃牽資引序則雁行魚貫未必有程量之宜循借類援則刪報剗登不必皆詢咨之實者何歟謂科目不足得士則　國朝多賢輩出何嘗不自文闈而第以汰沙求金有事每多扼腕如謂考選不足得官則今日三考嚴明何

皆遂無異績而第以[illegible]圖索槩責實仍鮮任官況遷轉束于循資擢拔終難破格而一破格則前已有堕例一循資則後又苦積薪此亦有參今酌古而並用兼舉者歟經義之褱自二安石資格之壊自崔亮裴光庭此法亦何可變然亦何可不善守以當變也今貢舉即與敷奏同科銓衡即與明試同律此法未改唐虞而効獨懸殊則知仁舉錯綱領更有在歟諸士今日士而明日官必有灼然于中者其盡言之以為得人助

法之不足盡人也千古無全非無全是也然護持其大綱而稍佐以變化法又未始不足以得人也大約引法以從人不在纖悉於格以昔為才之坊但在婉轉於才以巧就格之用引人以從法不在游意格外浮摹為蒐羅奇杰之名但在注意格中自盡其綜核功能之實若夫法與人不相從而遽思徙法譬之樹穀者一歲不穫遽疑桔槔之罔績而妄信稗官家言謂可家稅再熟之稻畝生經宿之禾則亦迂且過矣蘇子曰法獘而移咎于其人及用人之失而又從而尤其法此兩言者今古

之通病也且如唐虞師濟未免共驩然不閒以[illegible]二十二人之治也亦不聞當時以二十二人之有共驩而疑敷奏明試與黜陟幽明之典為不足恃也何者聖人精神如卿雲景星之爛熳而是一二噏呲者直如挽搶之自現自隱而于天無有也故以堯之大可使檮杌饕餮與麟游鳳巢並紀而舜甫恭已南面破數十年比周之窟不啻其發蒙振落也此聖人用法變化之妙也唐虞而下周漢最近古周自成康以後鄉舉里選不必盡馮選孝德也即以六計弊羣吏不必盡廉能廉善廉正廉

敬廉法廉辨而冠之上考也漢自武宣以後縣次續食與計偕者不必盡習世務而尊先聖之術也即以六條察二千石不必上計簿之不為具文也故有法獘而移咎于其人者非也黄初九品令州郡中正咸得賢有識者而區别其高下不必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也即有之春秋世卿勲名未嘗不爛然也進士科筮自開皇令盡得總覽人物包括宇宙者以為之軒翥不必春華不關秋實也即有之而唐宋偉人鉅公未嘗不摩肩登跡以出其中也故有用人失而更尤其法者亦非也我

高皇帝神武開天當時攀鱗附翼多以汗馬著勞其帷幄造膝如四先生輩又多於蒲輪束帛間得之而一代取士終以科舉法爲主　高皇帝亦知科舉之不可盡士然使少年車上傳者鏤心鉥髓退而就聖賢之繩而工爲摸擬者計窮於射覆不敢顯然背羔雖以爲薦則無如科舉法之善也　列聖遞承雖嘗接舉其間定大計戢大猷者率皆科舉中人迄於今偶當人才之乏以成　聖明其臣莫及之遲至謂糊名易書幾同捫口而且咨嗟於銓選之失宜考課之爽實慨然思破格用人

以理助勤佐　宵旰此其言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吳亦同時登四乙榜畀以建牙吹角之重矣究其効捕風且甚有僨轅者也吳亦有瀝泣請纓清秘而儼然元戎十乘以啓行矣乃匪茹如故僅以殉節報也吳亦有略涉孫吳援筆自奮者皆斐然膺干掫之選矣乃羊質終敗無何而隸司空城旦書也然則所謂破格用人之効安在也宋人言用人要術惟資望二端資以待恒士望以待異才而又有謂用望之弊甚於資者蓋用之得則神龍之集河津不則陽鱎之魚咸扱綸錯餌而前矣

用之得則所馳之致千里不則十駕之駑咸仰噴俯鳴而進矣用之得則楊雄可三世不徙官賈誼可一歲超至太中大夫不則附青雲以顯名者上度白雪以盟心者下引百足以攀扶者上操一意以孤行者下矣故破格用人可暫而不可恒可借以寄　聖主求賢之雅而不可執以盡　熙朝論士之衡也思即微觀近事利目之僞則寥寥晨星矣姑舍是而參諸途以用之有如路溫舒既爲獄椽而仍能通春秋舉孝廉者乎有如王尊牧羊小吏而撥劇整亂乍賢乍佞不能奪者乎有如汲

黯李德裕起家門蔭而拾遺補過稱社稷臣與當國六年王業幾中興者乎其草澤布衣有如劇孟隱然一敵國者乎有如辛讜犯圍十二往返卒以泗全者乎有如張惟孝請空名三十帖擁甲士五千解冉澧五州之危者乎方　聖明拊髀而思頗牧有其人所云錐處囊中之日無之安可輕言破格也且無論往代試質之　先朝有如海忠介一意卵翼窮民而排豪右力者乎有如鄒太宰堅忍持正自行其志者乎有如邵左江不動一旅坐折叛酋之脅者乎有如況鍾蔚能清操逼下數十

年飲冰猶一日者乎有如陶魯用三百人破大藤賊望其軍而抱頭鼠竄者乎無之其人又安可輕言破格也故愚願　廟堂之上平而折之謂文關得人如汰沙求金似也必謂去安石之經義而眞士遂見如取水於泉取火於燧所不敢信也　高皇帝嘗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八百六十餘人各授以官然而止一行也萬一濫而及在梁之鵝未知其獘視經義何如也謂考選得官如按圖索驥似也必謂去崔亮裴光庭之資格而奇人遂至如千里追風萬里躡景所

不敢信也　肅皇帝嘗改卿寺藩臬等官爲詞臣六曹官爲御史給事中然而亦止一行也萬一競而收羅冶之金未知其獘視資格何如也且夫經義何獘獘在腹笥之掩其心靈耳若嚴科舉法以隨之而拘文牽義者必黜則經義之爲人倫金鏡也多矣資格何獘獘在拾級之妨其脫穎耳若嚴考功法以隨之而視息數陰者必黜則資格之爲宦途砥石也多矣愚故謂破格用人言之甚美而無益於實不如寓破格於格中而賢關可開倖門可閉爲國家兩利而無一害之術也何也士未

通籍而俛首受經義既服官而俛首受資格此非豪傑所苦也所苦者議論與文網而已議論之紛疑人忽可爲賢忽可爲不肖使人如臨岐路耳目供馳而無所專主文網之繁疑人不可爲賢但可爲不肖使人如覊斗室手足俱梏而無所運旋是以議論若一文網莫若簡器有習而不可強爲操也強操之將委衛霍以平準之權而督桑孔以犁庭之伐則犁授之格宜稍破也才有侯而不可迫爲繩也迫繩之將逐孔子以靡裘之謗而斥子產以蠆尾之謠則舉刺之格宜稍破也地有懸而

不可概爲齊也概齊之將策蠶叢以周行之步而課石田以沃壤之羸則考成之格宜稍破也職有分而不可株爲連也株連之將傳緇輪以連賦之條而代忌偃以仂勞之罰則摘參之格宜稍破也局有變而不可膠爲持也膠持之將比金城以逗留之律而擬盎昌以閣詔之誅則奉行之格宜稍破也轍有更而不可永爲錮也永錮之將積杯蛇以弓影之疑而老太阿以匣中之鍔則鐫罰之格宜稍破也官有額而不可兼爲騖也兼騖之將奪司空以三過之勤而輟大理以五刑之敘則遷

除之格宜稍破也骨有動而不可過爲柔也過柔之將折引裾以攖鱗之戇而正強項以齒馬之愆則詰責之格宜稍破也語云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之者不至令不求破格于格中以鼓充庭盈堦踊躍不自已之氣而求破格於格外以幸曠日持久渺茫不可據之功愚有以知其不能也請即衷以　執事之言曰古之用人尚舉其所知今之用人尚舉其所不知夫今日文武大臣夾袋中果有奇才絕智確然可舉笏而揚之者格無難破也即外之撫按至於監司守令其平日之儲才果

如介子推廊下二十五俊士堂上二十五老人可方員應而左右使格無難破也若猶未也亦猶諸圖孟賁之形畫毛嫱之面未見絕塵而奔者必愈於尫行魚貫而猝然之遇較册報刻登爲能獨覩其若郵措後之天機也然則等之乎舉其所不知也昔范仲淹之進百官圖爲資格言也愚謂有仲淹者而後可以資格用人遂準之胡倒簿爲破資格言也愚謂有準者而後可以破資格用人不然其爲減殺之亡羊一也故曰法弊而咎人人失而尤法均非也雖然御人者法御法者君以天下

之大具皇治于一人要必以君身爲本

文序

程稺修讀書考定序

梁谿馬世奇素脩甫著

書之有類自唐始一時讀書者以之徵富然實不知其徵貧也所謂徵富者物聚於譜事歸其林架既列門七層肖更戍以十稔博古則啖山海爾雅諸書爲措大而驕丼則笑劉顯之十九張縮之百六爲田舍翁一塔聳立談間遂將埒王家五花簞以去此所爲富也乃若義多割截語取支駢意專主於救饑體時嫌於裂錦或高文典冊之滋漏而竹頭木屑之必存雖盈篋珠璣匪斲出衷玕之腹即滿眼雕績復何關錦繡之腸點鬼之名輙登仙籙祭魚之獺亦貢龍文蓋不必捉衿固已露肘問饑充棟彌覺叠床累紙而晉楚未成片言而盾矛互見此又所爲貧也吾每蓄斯疑未能豁然千餘年來惟眉山弇州差極砭膏肓發墨守之致然非襍見於局言則錯陳於逸草問津者未免自崖而返望洋者莽更旋面而嘻斯又所云寸觽增嘗鼎之思而重譯懸指南之恨者也楚孝感程稺修先生具空世眼讀等身書閉戶獨闢三才居今兼論千古殊雖罔象而自得途因多歷而知歧念茲謬悠用爲考定大資帝典王謨之傳信小備稗官野乘之亭疑或確引一事証數事之訛或旁總諸家訂一家之闕此真合四部以俱了破萬卷而有神太乙老人之所授其言而蓬萊仙府之所悲其秘者吾於莽苑夙負二憾一憾不載茂先三十乘翻長源三萬軸而儲公擇五老峯下藏書以爲副本一憾不覩莊孟對語東方生郭舍人鬬辨而令齊澣崔仲舒說古今事於其側乃於先生並見之昔人學取三多如先生庶幾無愧而沈隱侯又云文當從三易易見易識易讀今經先生考定舌無驚乎河漢蹟並渺諸日星又何必食生於贋書傚奇於澀體始關文章之至極乎然則類書如先生而以徵富抑亦可謂富也已矣先生爲吾端伯年兄淳甫其治以文學飾吏方奏朱紱于漳水旋挹紫氣於鍾陵訏且抒吐鳳之毫入含香之直而端伯復稱長慶之才子領甘泉之從臣鎗賜蓬池照分蓮炬絲綸世掌臣于俟之曩蘇廷碩溫大雅父子同在禁近未聞引嫌而吳沆亮爲尚書令子隱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

屏風隔坐至宋吳正肅登二府父以列卿奉朝請自言子班父前不可示法又不敢以私亂朝廷之制至願斥去勿用上不可而止此數者亦讀書同異之林也知先生早已考定無但援周公拜前者為據

萬中丞疏稿序

浯嵏讀邑志覩先達之著於人倫者如登禮讓之堂近接武遠布武而求嘉謨昌言確然可尊金石而未丹青如所傳先代名臣疏議寥寥未少概見郎盛中丞之摘奸參端敏之平寇邵文莊之理漕當年建白今鮮有舉其副而覆之簡者萬曆以來端文忠憲諸先生文章理學為時師表先後封事令人低徊覉之不能去而於諸先生集中固什伯之一二也宋胡忠簡論秦檜書金人至縣千金購之吳師古陳剛中之流或鋟木以傳或申牘以賀甚為之流離貶竄而不惜然而忠簡以其一見者也若陸忠宣則以其全見者也故諸先生之為忠簡而未得為忠宣諸先生不必以疏議盡疏議亦不必以諸先生盡也大中丞涵臺萬公守諫垣垂十載知無不言已撫東土條上利害剴切明至論者謂得古名臣疏議體公當　神廟中葉士大夫敦尚風裁皂囊白簡織於公車下以言為高而上愈厭上以言為聒而下愈囂卒之止輦之聽不勝立仗之斥而　國體亦稍受其傷跡公諸疏如止禁地之兵一宮府之法與夫省內員節內費語多指切乘輿一時言之如木投石者輒荷　温綸報可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豈必大聲疾呼而得之哉至議處　宗藩請破格寬入仕一途令且勸　令用矣人海而公河誰念其原者乃吾獨心折公　陵廟曠儀一疏所懇予建文之謚崇　景皇之號一代同心千秋篤論實自公發端記曰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此離離故宮之黍復何所望也屈平詞賦縣日月吾於公之疏亦云隋王河汾曰太熙以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無稱焉　明陳司寇官給事中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每誦此掩卷慨然心謂言不關國是而掇拾莫須有之葛藤以引其蔓於君父之前且不憚深文周納以伸之者皆篤而甚以枉者爾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未敢遽進而語忠宣意如公庶可以風也吾與公

仲子若之同補弟子員又同社公方闔門養重以不得頻侍公杖屨爲憾適官京邸公冢孫承濚來謁選人手公疏稿屬余較定盥香對之儼如對公喜端文諸先生之以其一見者丐公特以其全見也因念端文一世龍門與公申雁行之好命亭之兄弟襲立修通家子禮惟謹蓋公之渾樸文之大共中針水有相視而莫逆於心者公壯年謝中丞節歸久之 召爲南少司空宇內想元老壯猶幾於山川之山雲而公尋游岱去積之於公如長豫之於王丞相而復中道天造物報施於公父子

尚似在有無間今承濚兄弟束修嗣業萬石家聲且駸駸附飈景以起吾每恨忠宣子孫無表見於唐見承濚兄弟愛之望之栝棬手澤曰篤勿忘不謂疏議未足以盡公然終不爲疏議遂足以盡公也

擬晉錄後序

皇上御極六年復當鄉國論秀之期臣 待罪西掖奉命副臣 衡晉士念前者曾一副桐圭之使高下原隰周爰咨諏而未獲以風獻也茲藉手獲以士獻臣幸滋甚臣侍從戟見 皇上宵衣圖理六年于茲所孳思皇多士禎此王國不啻饑渴焉之而寥寥未有以報今歲在癸應後庚之三而酉又應王者之吉玉韞而輝珠藏而媚此泰茅啓運之一候也臣所爲幸也晉爲人才之畢黍梁父自鴻荒至于今矣風后毗軒咎繇佐姚與夫傅巖莘殷而後如春秋之名卿漢唐宋之偉人傑士接踵比肩甲于方輿之志諸士已負笈而知之至 明興最著者河津之理學洪洞之忠讜晉州之幹略山陰之直節耳然 國朝從祀四人河津實領袖之定鼎以來兩大功其于新建爲先河者晉州也中涓之壽至瑾而

三高墉射隼自洪洞始而山陰忠在 國本陰護 貞皇以啓 聖明夾日勳無兩焉然則晉才于前代以多勝而 明代以少亦勝也俾臣徼靈三寸管而得一當百又臣所爲幸也廼臣愚亦滋甚愚臣之目未足以盡晉之文即足以盡晉之文而晉之文未足以盡晉之才也夫晉堯舜禹所都也當時都俞一堂語未及經生尺幅之半而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即周稱雲漢爲章者尚拱手而遜其日光月華之爛熳亦文絲字之昭宣然則晉文所從來可概見矣 皇上聖作物覩觀

文化成寓內翕然誦堯舜禹復興知晉人士必有默效方諸陽燧之感者臣吳蒙也冀以神者遇之如公子札之歌唐風而知唐既舌咕未敢自信若必舍晉三代以上之文取晉三代以下之文操觚帚而問千金則雖令司馬遷敘事于前柳宗元摛藻于後王維孫綽輩擬騷雅而更唱迭和于中猶恐春華無益殿最況如後之汗漫其言河漢無極者哉故曰臣之目未足以盡晉之文而晉之文未足以盡晉之才也臣所爲愳也雖然臣終不能置晉之文以衡晉士也裴晉公中立是爾鄉以三

不朽顯者嘗論文之異不在磔裂字句㯶廢聲韻而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譬人之異不在倒置面目更易冠裳而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即其時文起八代若昌黎者猶以奔放不受制嫌之蓋大豪傑皆忽於文章若此今詞壇之隽寒孤而登才不必敢望昌黎而一二少年慕効遂幾於旗靡轍亂有如晉公者[illegible]而止也它即未敢知其于晉則近朱之赤也臣隨主者後業碑二十晝夜力射覆以悉其概矣而天下所謂磔裂㯶廢而可慮者獨字句聲韻之間哉令臣以一日之文

信諸士而諸士不敢以一日之文信終身勿諭負主司亦何辭謝晉公也故臣終不能置晉之文以衡晉士也且諸士不聞首重德行之　明旨乎　皇上諄諄申飭至忠其責于衡士之官夫臣等星言受事非如師帥一方者可寄耳目于長吏采妍媸于月旦所憑諸士三日急就之章耳然臣以爲神之相告無如其急而露焉者之眞也臣聞文有六言揚之欲明抑之欲奧疏之欲通廉之欲節激而發之欲淸固而存之欲重所以羽翼夫道也審如是何必別言德行夫文藝之爲德行多矣諸

士生堯舜禹之地爲堯舜禹之文以事堯舜禹之　君正吳公子札所望而徵爲令德之遺民者願于是六言終身焉而已不然臣以此取士復以此疑士亦猶說南轅而適晉也故臣終不能置晉之文以衡晉士也柳冕曰聖人養才而文章生風俗養才而志氣生大人知聖人養才之權在　朝廷而不知風俗養才之權仍在諸士今諸士自小學以升諸頖宫自頖宫以上諸公車此朝廷養才之成也然實諸士自養其才之始也諸士共于鄉先哲而景行焉他日登仕版如其對公車猶即今

日對公車如其肄類宮將冕所謂天下之氣出而君子
之風盛者或者其有幾乎臣望諸士以此司德行文柄
之台因以章 聖朝科目取人之教無徒使太行王屋
析城底柱之精靈引舊德名氏而傲今茲以專美也臣
思釋臣幸彌深矣

江西鄉試錄序

我 皇上御極十二年歲己卯天下復當大比士 上
命禮臣請 命編修臣世奇偕禮科右給事臣洗往董
江西試先是臣宣 諭 諸藩璲琥原隰幾半西江窮

覩其山川咨其土風名賢俎豆如繡斯錯意前徽未墜
宜在後人今但三寸管盡攬其勝徵 皇上親文化成
之盛臣欣然重繭以前也已念臣材質駑下丁丑冬拜
簡書自齊魯而吳越而楚舟輿往返二萬里方入都報
命衣塵未滌復濫竽衡文實不勝焰短鏡疲之懼已又
念 皇上宵衣求士臣丁丑分一經即矢血忱奠弋獲
一二真品以報好是正直神之聽之或終相之侀 陛
辭星馳而南凡三涉水三逾嶺幸如期至至則巡按御
史臣龔心受任甫逾月竭歷闈政視背加悲而提調則

右參政署司事臣鐵右參議臣中厥監試則副使臣源
昌僉事臣大中祇遵 今甲庀事惟謹乃拆所薦門考
試推官臣瑄臣時亨臣聖時臣拱辰臣中臣鑄臣良求
吉知縣臣士琇臣允佐臣京元臣昌齡臣鏞臣子祺臣
垣京臣履忠炳蕭而申以盟曰西江咫尺金陵 高皇
帝寺劍所式靈也且由己卯遡 龍飛之丁卯適廿一
紀 皇上臨保無斁以譽髦斯士又美周而復之時也
雖雖喈喈茲其時矣然誰引之高岡者昂哉毋負諸士
以毋負 皇上且毋負 高皇帝諸臣聞言心形增肅

于是進提學參議臣侯峒曾所遴士五千八百有奇三
試之英膏繼晷參伍毫芒得士一百有三人故額宗生
二人茲奉 明旨擴而三焉然臣猶敝罔如遺夜光於
玄圃也 皇上雲漢爲章首被 天潢綿綿之瓞皆春
華而秋實矣猗歟盛哉事既竣臣宜颺言縣士臣惟士
進諸生而討偕縣之者將進以諸生時所未聞也西江
者先哲鴻訓具在士諸生時紹聞已久臣復何言無已
請即以其鄉先哲之言言之朱陸同異左右袒迄今未
合而鵝湖義利之辨即紫陽亦俯而折焉夫義利者君

予小人之門戶而文章則其門戶之標題令人望而識焉者也以蘇張之人行伊周之文必不肖猶以伊周之人行蘇張之文必不肖諸士為義不為利臣茲披其文悉其概矣雖然義與利之分淄澠也名與利之分而不甚分離沮沱潛也士臨文附時流喜標榜之心即臨事畏誹謗避文網之心 國家歌鹿鳴以饗士 上求賢下報上之義皆有之而僅畏誹謗避文網保一日之名而止是即義之參乎利者也故臣于文理取其衆著而韻必取其孤行法取其從先而語必取其達性曰不如

是而遽信士之為義不為利譬諸望鳥革翬飛集以為南山之百堵亦攸芋君子所聞而竊笑也杜甫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夫事未有不斷諸寸心而可遺大投艱于天下者諸士旦暮起家事 聖主其推誠任下俾無縈心于誹謗文網 聖主之意也其竭誠事 上無縈誹謗文網于心蓋臣之事也故臣願諸士終以臨文自知之寸心知之也昔周禮大司徒施十二教以迪民于六德六行六藝三千大比鄉大夫乃禮賓其賢能而材諸官今 制科所取者藝耳 高皇帝若謂藝而

德行具焉故以成周里選之法而借其名于藝亦借標題以識門戶之意也且 國朝從祀四人兩鄒居其一而文成傳習之于江西則亦周子之南安朱子之南康也士丱而習焉比于齊人之莊嶽而推以為文藝與德行之必不可分猶義與利之必不可合也諸士而不能信心因令臣不能信士至或疑為葉公之龍甚而訾為叔子之鶴是非惟負鄉先哲且負 皇上負 高皇帝幸三復于棫樸之五章也臣少受庭訓惟澹泊寧靜兩言而丁丑為諸士祝蘄惟不變塞一言塞之義近實遠

名固明志致遠之本而士品所從出也夫衡士以品如治師以律武之誓牧野步伐止齊而已禽父之誓費勿敢越逐寇攘而已正誼明道士之步伐止齊也正誼而謀利明道而計功即士之越逐寇攘也師不以律不能制敵士不以品不能事君今之弊正坐此然臣竊合之以文有無範而恣于川者曰是野戰之軍乎有言大而無當者曰是馬謖之談兵乎有語纏綿不可了者曰是樊伷之為侏儒乎有用物于古而未化者曰是趙括之讀父書而不知變乎已覆之什恒驗六七故繼自今近

賢達名律身許　國願諸士終以臨文自知之寸心知之也諸士生際　中興　皇上披雲霧而見睍與　高皇帝應雷雨而御天同功開之大則闢之深而　明良作合愈亦不易遘　采廷臣言自十二年為始于總棘從試其騎射兼優者御史列名以　聞所望士以六武吉甫意甚隆且渥即頃者西江方在亢暘臣與臣洗將命甫入境而甘雨四澍歡動黍苗意　皇上夢卜精誠格于　皇天當有起而嗣商霖之賚者諸士勿謂今徵兵兵絀徵餉餉絀而怵然慮其難為臣所慮獨徵才而

才絀耳西江人才陸海　高皇帝時一少年上庖西封事萬言至感　聖神之至為與才難之歎諸士如不欲今專美於榆菸亦其淬而發硎之日也先臣　大夏云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士而聆斯意則籌兵足餉猶諸黎燈若火閒濡它咆壘之經營云爾臣故願諸士終以臨文自知之寸心知之也臣世荷國恩遂巡史局未效涓埃嘗展書　講殿覲見　聖明與學遜志遠適訪落而焦勞集蓼爾游爾休尚如有待臣將奉諸上文為雖皆先響以薦之諸士其人思報

韓揭歷而奉之者又不啻奉其制舉義時也先生鉛槧摘次如道元注水經無不貫穿周匝所云甘泉遺儀南宮舊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今日實惟一人而遺詞變化又非止步前茅之高衢者冀弇州自題以大海廻風而服膺於鮮至推為峨得天半然識者猶以其摹古而棘未免優孟之譏先生時與吾輩談及意得處莞然曰吾輩端溉沫飛流不自知紫瀾淪起若濟南奇絕姑舍是右已蓋十餘年來古文家發積餖飣甚於萬曆中葉制義之綺靡先生意或有所諷也先生天才颷豎往在

京[illegible]引復進幾于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而諸予諵蓄不妨締思每見其鴻章鉅構於治安天人可舉足季孟閒或游戲赫曦正似柟榴發藻於張生枯樹數華於硬子妄意蒼璧小璣借宗工三寸皆堪照前後十二乘而或遂謂先生垂條結繁所擷取覗晉六朝之勝居者不知先生包括宗官總覽人物固以賦家之心行自文與刪之手而非建安黃初以下可探其芝醴之根源也即長與目濟安仁云搦于用多先生則淮陰多多益善矣王仲淹歷論江左文士其云纖人之文碎在人之

主之義而無但一日之名是念卽臣亦可稍逭素餐以謝神聽不然猶所云鳳鳴而鷃鵲言也明發不脉義利耿如諸士其終以臨文自知之寸心知之也哉是役也內外充成保釐則巡撫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臣解學龍督撫南贛右僉都御史臣王之良分勞共襄則按察使臣王庭梅右參政臣吳麟瑞右參政兼僉事臣林一桂右參議臣頁脩齡都指揮僉事臣丘上儀臣王貽杰臣何其賢南贛參將臣何其明而右參議臣川用坤以督運行右布政使臣葉有聲右參政兼僉事臣何

萬化臣祁逢吉以遷秩行右布政使臣周應期右參政臣汪元標副使臣吳簡思　新命未任戶部主事臣汪桂以舊榷關未行主事臣朱芾煌以新榷關至兵科給事中臣李嵋臣耿始然禮部主事臣黃熙胤行人司行人臣吳泰來臣劉天慶後先以使事至倒得並書識序

姚現聞響玉集題詞

當萬曆中葉制義綺靡姚孟長先生起而振以沉博絕麗之文都人士翕耩鞠膍而具槃匜者咸以古文詞奉之曰先生讀書中秘為　國家典大制作都人士所翕文從淡人之文捷詭人之文虛對先生如婢見大家珍懸心死矣夫先生而稱魏晉六朝人爲林府者乎先生前刻清閟脩莛諸集蔚者已作多寶游兹特彙其所爲古今文敘暨諸善頌善禱之言刻而題曰響玉昔文通雜體所擬袁太尉從駕有叱諾響玉律句意取諸此先生以真品正骨不容於時而養素丘園台階虛位竊比田人歌頌之義也然今　聖明和渥方當須上芴淡下筵卽所年肅駕非先生誰爲底巡河觀雒之續者伐木首章言友聲而極諸神聽之和平古君子居恆所燕勞

其父兄誡勉其賓朋其登朝事主舉可誦之宗廟而鐫之尊彝者也先生今之司馬文正都人士翕耩鞠膍以奉其文第以其文哉且曉入司機要而本此以拜手颺言雖蒼璧小璣爲　天子英瓊瑤青玉案有餘矣若曰是往復酬應之所爲作無與于二雅三頌則請俟先生鼎鉉業就戩穀盤宜與天保諸什共奏諸靈臺辟雍之上將有如季子觀樂審玉律而定爲治世之音者終和且平其自此始

廣仁品二集題辭

吾友李小有氏主盟詞坫且三十年少時以開府之清
新參軍之俊逸爲宇內巖附幾如叔寶在維陽市上府
巳浙詩深微似輞川譚易子玄莊莊妙氣來宅機鋒欲
沉經生拾其墨瀋後先拾高第去而小有尙僅首成均
碩諸生乃一意以度世勸人爲事南至吳越北極幽燕
凡郡亭旅館拈先民格言淋漓盈四壁初刻仁品取大
慈氏好生戒殺之旨而廣之又廣之自達官貴人逮三
家村媼稍知行其德者無不載自鉅忠至孝逮尺帛一
錢活及蚍蜉生命者無不登小有曰但令刀林劍樹立

府解脫即如吾身上青蓮不自知其疲于津梁也小有
熱腸俠骨於古今經濟貫穿周匝皆有成書即仁義變
化何殊雷動風行屈伸指端而但共低眉相爲衆生慈
悲地所謂大豪傑用世八面之鋒安在余曰此乃小有
所以爲深於用世之豪傑也方今攙搶晝見含譽不光
止緣世盡殺機人無生意衣食窮而相尋於耝耰矜戟
耳倘三事大老暨臺省諸賢時念芭稂稷薪而毋繁文
法以傷民力撫按監司時念賦蛇政虎而毋崇爾絲以
列上考郡邑之長時念吏呼婦啼而毋取刻急以起能

聲大小鎮將時念折首瘡兒而毋貪殺濫數以冒膚功
鄉士大夫時念推解指囷而毋多積厚藏以毒梓里即
望屋橫行之輩可賣刀買劍爲　聖世良民並享太平
之樂矣夫盜有不化而民民有復化而盜者哉然則小
有非止度人亦以救時也且夫古之仁人未有無降伏
萬魔之手能行其慈悲六道之心者毋兒二三同志聞
仁品一言無不歡喜讚歎而其狠心鷹眼中懷叵測之
人前之五體墮地僾焉若不能終日所云長歌悲於痛
哭冷水澆背逾於熱棒以爲低眉則具低眉相以爲努

目則又具努目相矣故曰小有深于用世之豪傑也昔
上蔡先生論仁以桃杏仁擬之謂其中含生意甫種即
生小有今方借茲編爲下種耳有能認取小有婆心雖
結習深重自可立證光明當不至若所云三千年一着
花三千年一着子者吾願與五濁界人共勉之若小有
功行滿矣少文世臣兩氏俱先小有着鞭小有須後來
居上禰家應以居士身得度即現居士身爲說法應以
宰官身得度即現宰官身爲說法小有固將褫之他日
管領十年宰相幸無忘今僾首諸生一意度人時也

萬紫函詩集題辭

詩至唐李杜十二家觀止矣然於諸體罕有兼長者少陵之沉渾而短於絕青蓮之高妙而短於律少伯絕句與青蓮爭勝竜鳌而律體亦復淺劣幾於才盡江上萬葳樓一篇濟南以其少伯也存之然累少伯多矣右丞篇什不知李杜之富而諸體差備具美其詩以清微爲韻以雋遠爲神標致近陶詮意近禪吾讀其與裴秀才書至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村墟夜舂與疎鐘相間以爲是摩詰自寫詩境即

其應制若帝城春樹之句咏宮禁物色仍不妨烟霞如鄴侯有宰相仙骨猶珊珊欲屏風上行也嗟乎詩至此難言之矣吾友荆溪萬紫函氏平生固性癖耽佳句者遇境得意不得意無所不詩詩無所不工吾挹其清微雋遠之況疑與摩詰把臂入林而閒借有韻語說無生法又無殊身在摩詰石床香案間也紫函有小築在西溪鶴鸛湧地林澗刷環終年玄對筆底淪漣正猶輞川月夜之致以發之獨至燕邸風塵淮濱鞅掌所謂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而又手賦成不減步兵徑臨濤流之埼

天生勝情亦何必盡須勝具乎紫函高文典冊已稍見於臨雍一賦方當入侍顧問爲國家賡二雅三頌之盛知帝城春樹與幽篁琴嘯原無兩手意園一集即以當肆好之風亦可但他日宦成而賦遂初梁溪不遠至輕艑出水白鷗矯翼之候未知許我爲裴十秀才一從竹里館唱酬否也

洗心齋文品序

辛未與溫陽成玄升同籍讀其文當囂聲熱燄時冷然露靜者之色甚異之挹其人方長安看花裘馬與春山

角豔而玄升僻處東偏時策蹇同余輩一再論心而已又甚異之已竭選令瑕丘一時能吏人人束濕薪治其民而玄升獨寬然與爲夏屋之渠渠又甚異之甲戌夏余蒙　恩予沐便道晤玄升余方舉瑕丘口碑爲玄升賡樂只而玄升謝不有仍與余言文字且手所訂定文品授余商之余乃益有異乎玄升也日來月旦家多取撫缶呼鳴求歡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笑矣獨玄升言必稱風雅以進之偶三四識者痛削時趨衆我先則亦一二盧字虛歸之乎皆也以爲宣城之金鍼檇李會稽

之廷寶鋏耳頑玄升又言必稱性靈以進之曰文非是無品也玄升毋共余論世局陰陽人倫臧否縱覆洛浹如意錢碎而是編于忠貞名碩抒褰託素之言時借丹鉛添三毛頰上所云咏供奉詩飄颻欲仙咏工部詩欷歔欲絶者一經玄升遂覺生面躍然蓋非獨品文雖品人不出此矣古今文自梁昭明唐姚鉉以下所輯無慮數十種然　國朝功令特崇眞氏正宗一書論者謂其選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而指不本于古體不近于經者無取焉故美而傳傳而久也玄升是編即不必盡如

其嚴核意亦中郎之虎賁乎玄升云是編當藏之家塾以訓子弟所謂嶺上多白雲祇堪自怡悅余曰君今絃歌政成嶺上之興業時雨化之矣　聖朝推意釐正將有尊爲衆業正宗比于眞氏書者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君姑藏以俟之玄升笑曰子厚不云乎韓子既自以爲蜀之日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今吾子持論久已爲時指目而吾鼓歌以儛之吾方虞爲蜀之日越之雪而子乃以爲岱之雲也子毋道其溢言姑質言之存吾所爲品者

端友齋序

吾友吳巒稚端人也[illegible]黃口孺子則巒稚已儼然祭酒人望其壇坫如在珠盤玉敦之下而巒稚雅弃余兄弟似特以爲端而許之者巳巒稚別去居毘陵欲廣之廣風靡雲附而巒稚向吾黨津津必首李仲達氏方仲達弱冠取高第天下艷稱仲達以及巒稚而巒稚自若迨仲達罹璫禍人齒仲達姓名如觸其父祖之諱而巒稚亦自若璫事敗仲達姓名縣於日月因人熱者又人人以不與黨人爲恥而巒稚仍自若巒稚先致書仲達

言仲達水竹亭晤時視公車高第如天上今偶筆得之不過如是而已仲達極服膺斯語以爲深獲我心然當仲達就緹騎巒稚自改衣授粲外絶不屑效所謂燕趙悲歌者以示慷慨即三四同心尚疑巒稚爲落落乃知不過如是一語亦有索解人不得者往余與朋輩參中庸兩不變義謂有道減一分光彩是變必欲加一分光采亦變無道減一分意氣是變必欲加一分意氣亦變意惟巒稚當不河漢吾言巒稚用明經對大廷兩擢第一長安士大夫願得附一名金蘭籍爲快而巒稚仍亦

自若繼稚今且分教茲國所獎掖後進當倍於居兒陵
時即旦晚奏天人三策而茲國人士各理其師說以應
天子之對知天下艷稱繼稚又當倍於仲達取高第時
然繼稚仍亦自若也繼稚之為繼稚不過如是而已噫
此繼稚所以為端人也

皇明大題文韻題辭

文之未可綜今昔以衡也吾欲陳先輩文于今人之前
如以赤刀弘璧投三家村嫗之目胡盧不知為何物然
高會規矩在焉毋敢廢也吾欲以今人文躋而躋之先

輩之堂廡如童子佩觿垂帶于老成有道之側人盡哂
其不倫然子孫數世必有一人肖其祖者毋敢置也每
見今日文人寥寥桓文自命而深文者或摘之為懿操
是未容置左右袒也大質子質經誠所痛恨然時花變
而子史則猶近古之漸也子史變而經術則猶近雅之
漸也故今日而必以先輩之文攻今人之文者篤於時
者也或以我　明制舉比於三唐詩賦夫唐貞觀神龍
之為景雲天寶也景雲天寶之為大曆貞元也大曆貞
元之為開成元和也如是明伯梁之類廟堂固有導之

[illegible]者元和而下人主無復稍詩而藝西崑玉臺自為綺
靡無怪乎文情之淫而文格之下也我　高皇帝聰明
天亶灑筆成文動根理要初擬之限以三百言也二三
傳之限以千言也蓋于立法之始已為濫觴之懼　列
聖嗣服代有釐飭一歸雅宗即頃者子丑以來風氣少
變頻　天子文明御時申嚴功令提士子于濃陰襲霧
之中而賜之以斗杓先民一燈幾熄復著故曰盛與中
言以分唐之詩而不可以分　明之文也然則編之析
之三也何居曰龔松陵沈道立先生嘗用高氏選唐詩

法別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四種出入甚嚴推敲良苦
今欲彷其意為刪繁補漏勒成一代之業然念文心微
妙淄澠易別水乳難分有始而疑於宗宗而疑於始大
家而疑於名家名家而疑於大家者况六十年來增華
踵厲源流漸廣而冀以一人手眼遂定金湯之固雖寢
[illegible]竟陵復生有以知其不能也吾姑假編年之例微寓
分體之思自洪永至嘉隆渾成澹漠如元氣方合鋒鍔
未露則均之乎初也自萬曆甲戌至崇禎戊辰高華精
[illegible]恒川當空青英耀則均之乎盛也其析為二三

長者晉雅之有正變二集正多而變少三集正少而變多然均之乎雅也故曰盛與中可以分唐之詩而不可以分。明之文也雖然其分而不分者 聖明祗柱之功其不分而分今駸駸見其端矣則士子與主司之過也吳越之人論丹一言可喻羌胡之人終日談不得其故知不知之辨也今搖管瀾汎累紙兼牘非其才多其詞短耳蓋自上務紉綴而失本領須經書大全于學宮而不必讀也須舉業正式於禮曹而不必守也佻巧愈繁典刑愈遠士子之過也人不畏父師之誡而畏朋輩

之要識官府之旌別爲榮名也今京朝官奉 命衡文與憲臣奉 專敕司學政士駪駪注萬目射之而雅意憐才不嫌軼格或投其故好而割愛之難也或喜其新聲而心謂置之且失士望也一言道合五色幾迷此主司之過也二者非必盡文之弊而文之所以弊也語云綿綿不絕蔓蔓奈何吾深引跋于剔弊者而取是集爲式先非敢以先輩之文攻今人也聊以今人之文合先正云爾若夫綜衡今昔何可易言唐姚武功高渤海諸家頗擬月旦之重而李杜篇什罕見選本李猶寥寥琴

上星杜則無一人格者矣其于昌黎所云光燄萬丈乃判謬如是是品藻之無憑在一時者也宇內傳誦八大家幾如金書鐵簡顧以南豐之萎弱而爲之殿吾覆其集毋論未可肩隨韓柳正亦不堪鴈行介甫而位置一定至今不祧是品藻之無憑在千古者也夫綜衡今昔何可易言吾姑聽之而用我法曰準曰式則吾豈敢乃題曰韻亦猶存雅意也

大題文韻一集題辭

吾讀先輩小題義如游多寶三月聚恨惟恐其盡至大

題則宿舂糧以爲多矣襲時士子讀書窮理百倍今人顧其爲制舉文寥寥乃爾何也曰今人之病在游先輩之病在拘蓋不惟墨守訓詁幾於膏肓即所謂文家格套如言學之必以明行也言政之必以教養也一唱百諾似碎聱駢肩無敢同異間有一二慧人高悟冥扃指徑徑漫然象外之意繫表之言戛戛乎其難之矣吾見時人說文章大家必曰王唐瞿薛父訓其子師誡其弟相矜誇以爲高曾規矩在焉然跡其神理大題自三數義而外正不知下着何處邇來奇服之士又好稱慕

崑山德清崑山之大而不必勝其精也德清之奇而不必勝其法也欲以祧四大家之主而變置其俎豆吾未敢以爲然也至于薛文清之理學于忠肅之勳名王端毅之氣節解大紳李獻吉諸公之古文詞何須解史臂鼠肝爲不朽而必引遁時賈鼎尸而祝之于帖括之林吾尤不知其解也楊子曰食其實不養其根今鮮華少年鹵莽而獲所食於制舉文之實巳多而叩以先民典刑致然如惎子之不辨菽麥是亦子雲所謂食實而忘根者也吾自洪永以下嘉隆以上取其心靈手别不隨腔殼者標舉一二尋諸詞苑亦以先輩存先輩而已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與其讀今人攻曲變度諸紛綴不雅馴之文也毋寧讀先輩文也

大題文韻二集題辭

唐殷丹陽之敘英靈集曰文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論其取捨挈瓶之流聖則不足言則有餘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中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備矣實繇主上惡華好朴去僞從眞使海

內詞場翕然尊古吾較文韻至二集欣然有味其言國朝制舉文自成弘以前近貞觀之草刱自成弘以後近景雲之藻棁嘉靖末年浩衍巳極隆萬初申就簡之條浮靡盡削大雅蔚興上不至尋先民之紅腐下不至逐時賢之繆悠聲骨風律幾逼開元而推厥所繇則廟堂惡華好朴去僞從眞之力也吾綜三十年風氣論之無如癸未巳丑壬辰辛丑四科爲盛而如丁丑楊貞復之析理乙未湯嘉賓之切脉又所謂一不爲少百不爲多者丙戌元神稍薄然如錢季梁黃畸人之標致亦飄飄羽化而仙矣取以參英靈集中二十四公雖文體不同要于有雅體無襍體一也然則以甲辰殿何歟曰文至庚戌而盛始極雅亦始變然丁未兆其端矣甲辰雖風調差弱于辛丑猶行隨之昔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夫今之文劇矣然令人轉思甲辰也

大題文韻三集題辭

往較十科文自甲辰而丁未駸駸有雅變之思焉今則幾以丁未爲貞元曲矣于丑以來文心日轉持衡之家

佐閫得傷頼　聖明御極清茂草而歸之周道然謂少
年學人人洗肝濯腑以冀功令識者猶未敢信也玄黃
之戰纍在筆上今且移之書生八股矣程伯子曰天下
事非一家私議當平氣以聽之文章之道何莫不然吾
之于三集也視一二集稍溢而寬性素不喜因人熱者
然矯枉之過亦復病之間綜數科論其長短丁未標格
高峻微傷于削而一二宗工爲攻點鐵成金皆藏典則
庚戌漱滌萬物牢籠百態無所不有然朱紋綠色實開
斑駁之漸癸丑空靈解脫郎巧或累理所謂元瑜書記

翩翩致足樂也丙辰蕤能無首氣色小減風骨尚存已
未諸名家多有巧爍手柔之妙時見超逸更自絕羣壬
戌奇理獨闢欲與庚戌爭勝其朱緑斑駁兼亦相似乙
丑變而增華才人游戲或爲效顰株累戊辰因之守常
之上轉多反啓然尋源鑿空伐山開異亦誰能奪其千
秋旨至三四雅流素心孤往固依然中郎之虎賁也黃
魯直題畫云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爲予作李廣
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
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欸曰使俗子爲之當作

如是觀歟

小題丹素序

余之有事於房選而分大小題也自己未始也其分而
復合也自乙丑始也曷爲乎其分而復合也曰房裁其
五額裁其百同門牘亦裁其千劍廁氏利焦之而不如
其牘也故合也而家仲與頎所止氏有丹素選周公西
氏有大匡選如王石闢富乃更極小題之勝余披襟對
之不知筆之歌而墨之舞也所止才鋒秀逸紙落如飛
意所不可一筆勾之家仲尋味義根持格矜慎搜同辨

異重復咨盡余爲戲語君兩人于品鑒家可當丙魏房
杜第令楮先生子墨客卿引考功法定麒麟凌烟兩勳
臣位次未知誰居首座耳所止及家仲莞然久之江文
通云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
素豈所謂通方廣恕者哉僕以爲玄黃經緯之辨金碧
沉浮之殊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余每諷斯語疑文通夢
中彩筆千秋尚在不謂所止家仲先獲我心雖然文章
道變展轉難詰有不止文通所云關西鄴下之罕同河
外江南之異法者余識淺且固妄意今日之所謂丹非

[illegible]也　如之塗朱也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是則文
道之所謂丹而已矣其所謂素非素也宴人之敗絮也
[illegible]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是則文通之所謂素而已矣
[illegible]仲與所止校讎五閱月而竣業披沙揀寶既已積有
苦心倘文通復起自當沉湎濡首即余不佞且藉手省
此一段公案但語公西三尺珊瑚樹好共護之勿謂經
生游戲之業未可衆入楚騷漢風間也

題吳虎侯書義

騷奇於靈均文奇於漆園龍門詩奇於青蓮少陵此皆

奇於窮者也虎侯之爲騷擬靈均其古文詞擬漆園龍
門其長短歌近體擬青蓮少陵而以餘力肆之制舉義
有淋漓感慨似其騷者有汪洋恣離似其古文詞者有
沈雄跌宕似其長短歌近體者然而虎侯窮益甚居恒
二三知已流觴白眼輒詠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之
句以爲下物余特笑謂虎侯造物者厚奉予予何以報
之客大詫虎侯窮不勝而何厚爲余笑曰誤矣世所稱
達人吾知之矣造物者不過奉之一進賢冠耳即頭頭
第一不過奉之碧玉堂咫尺地耳未有奉之以靈均以

漆園龍門以青蓮少陵者而皆以[illegible]虎侯造物者意良
厚虎侯何以報之虎侯目瞠不答余則又笑曰世豈有
才如虎侯而長貧賤者虎侯眼如箕手如椽瞥然與造
物爲戲造物者恚虎侯無狀聊亦以么麼戲虎侯耳入
虎侯才且老造物者氣且平矣黯色天下重西施窮兒
微虎侯此其時哉虎侯每遇人間升沈事輒捉鼻云若
何以一日驕吾千秋顧造物者奉虎侯以進賢冠以碧
玉堂而不奪其千秋也奉虎侯以靈均以漆園龍門以
青蓮少陵而不奪其一日也陽陵並銜隴蜀駢收爲虎

侯之造物不亦厚乎虎侯何以報之虎侯讙且應曰[illegible]
操豚蹄而祝哉吾始藉手東人特吾文請之造物[illegible][illegible]
物所以報吾者何若若吾落落措大何以報造物[illegible][illegible]
以三寸管而已

題顧所止後百二草

當涇陽先生領南解額士人誦說其百二草但得吉光
片羽皆摩天去茲所止罷本房木之用後百二顏其編
曰吾不敢忘先君子聊以志也梁溪故文章奧區競後
上駛然三世以科名顯且以文名顯者自涇里顧氏始

一時目論謂造物者實厚施於木之父子而木仰其
於報也說有二一曰報其世涇陽先生高節完名砥柱
千古木之席其澤而光大焉以逮所止兄弟視中原
獻不啻過之即一第再第如河初出崑崙而朝曦始升
於扶桑是所謂世報也一曰報其身文士才高必誠不
必沈酣沈酣矣思不必苦所止兄弟天授固奇髮未燥即
沈酣淵首於文章自戊午從余遊三年共一奔燈凝璧
滿腸酬對都廢他人流連風月之夕徘徊花酒之辰一
切片筆墨代之語云巧不過習之門況巧與習駢至行

乎足所謂身報也雖然報者天與人交相爲者也涇陽
先生與木之之世澤造物者以所止兄弟報之所止兄
弟之湛思力學造物者次第以休秋闈報之而造物者
之鍾靈挺秀於所止兄弟所止報將安出也吾聞涇陽
先生未第時夢緋衣神語曰爲若天上取一字地下取
一字先生寤而恍然曰命之矣天取經地取緯也萱者
奇其事爲先生名世之識而位不配德未竟之業尚以
竢所止父子兄弟是其所以報乎茲所止文具在有眼
共見有胸共貫百二勝跡涇陽先生不泯焉矣所止不

愧爲後安止即差池其羽仍無妨鴈行也但文品之極
當於平淡中造絢爛人品之極當於絢爛中持平淡所
止且出而仕矣於絢爛近於平淡遠矣白衣蒼狗瞬息
萬端寧直聲色貨利間無英雄豪傑哉吾讀所止文知
所止之爲涇陽先生後者有在也昔漢諸儒召對輒稱
師說余落落名場愧無片言以益所止獨三年一燈素
心耿耿願所止終無忘涇陽先生以副木之後百二之
意所止之報造物有餘矣時安止在坐笑曰此報也亦
以爲好也并識之作簡末一轉語

題王曼脩稿

文章兩大家唐推退之宋推永叔然皆由孤兒起讀二
公所自敘凄然痛心舉家庭閒尋常提命之事如三神
山之不可至如蓬萊安期生之不可見而一則學者仰
如太山北斗一則文章名冠天下始信筆精墨妙只有
神焉以傳之也曼脩爲吾友凝明子凝明清妙高峙里
中兒望其風氣如元龍卧百尺樓不復堪纚邇而壯膽
就余兄弟與訂忘年交酒國文壇予唱女和昔賢三山
一命僕充日一共筵不啻過之凝明常語余丈夫一人

知巳足以不恨寧能向曹涂李志邑邑論肝膈哉時曼倩幾羈頭角灼然玉舉精神巳大於身既凝明見背每咏少陵吾意獨憐才之句爲淫淫不巳而曼倩方湛思好古盡發先世所藏書讀之摛藻嘗筆俱作鸞龍余對之輒破涕一笑呼凝明不死今曼倩爲南國余未暇爲余之鍛羽悲而爲凝明九原喜也曼倩曠心逖韻無減凝明而稍剤其傲骨所爲文巧運於理雋傳其道視一切帖括面孔如曹涂李志奄奄泉下便欲作阿翁一人知巳之況而襟古切今於我法中可絃可歌於彼法中

亦不至欲殺欲割名山國門殆兩擅之嘗語家仲曼倩於凝明延祖之於叔夜季倫之於巨源也家仲絕歎爲知言玆曼倩馬首北矣長安日近砥礪千秋卬向之仰如山斗與名冠天下者直王家青緗故業未足以盡曼倩余獨念凝明去吾黨十餘年屋梁明月顏色渺茫而項讀曼倩文淋漓低仰似西王母與穆天子話瑤池舊事覺命僕共筵猶是意氣間長物噫此所謂有神焉以冉之者也

張參將暨配趙淑人誌銘

余流覽往牘知燕趙間多慷壯修舉之士如李贊皇之
勁節劉中山之憂時李左車之籌兵千載下猶凜有生
氣已從吾鄉端文忠憲諸公悉趙儕鶴先生事則疑沛
水蒨漣遂通洙泗恨不得親席間函丈承其德言辛未
通籍獲交先生子計部公甫爲縷縷言先生生平宛如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也乃公甫又爲余言張公[illegible]是
先生壻而子畜之者以余所聞諸公甫合於公子崇周
之狀公抑亦可無愧爲先生壻也已矣記稱儒行曰遽

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余于公
安得而終數之雖然請數其略公家世系其徙自山右
者遠不可遡其徵于恒山之栢鄉則有光祿恒華先生
以進士授職方當　神廟時上書爭國本奪職歸編伍
後廟光祿勳獲卹典如制而公其一索也公生而穎脫
無糅聚兒態垂歲即從儕鶴先生受心齋之學疏[illegible]竹
筍淇思理寫曰姚江滴水尚在世自無問津人耳居恒
倣曾氏三省蹈日課一冊纖悉必書雅不喜說無善無
惡法謚公于姚江微悟言外其堪砭世之買櫝忘珠者

時或煎液素冉烹砂藥曰非妄覬海上三神亦謂務屑
飛冊之論可以引年恍如圯橋夜晤時邀二三赤松與
共語耳至於道風欲絕塵懷盡洗誅茅山曲有小草終
焉之志求公者庶幾在枯禪靜女畸人高士間所云林
卧觀無始將爲公誦之而忠孝天性終不似谿刻自處
儕鶴先生一緘以大義即幡然回雲水就予舍念光祿
公位不配德修文長逝恨不以鷄骨殉痴床又轉念李
太孺人晨羞夕膳未可庶浮雲之志癸丑應武功試舉
進士期一破慈顏併爲先生吞十年教訓耳而意則夷

然有所不屑即後捧檄赴戎行馳驅大同保定之間定
操法立教師諸軍令約束錚錚冉冉亦非徒爲轅門數
雁聲鼓聽江濤已也其所心期而欲效者則有岳武穆
報國精忠在無撫膺自奮曰嗟乎使專閫外者人人以
文臣不愛財武臣不惜死兩言勒銘座右寧處匪茹哉
萬曆季年遼事孔棘當事壯公才調廣寧左翼營而公
蘭桂性不因人熱巾直指白簡無何事尋白含沙者逐
嗔爲悔願得終借公長城公思李太孺人在堂有羸老
之疾趣歸侍湯藥稍間則焚香自課仍從先生聖性命

理學之竄開似春雲淡又似秋水有引麒麟閣位置問
者輙高咏北山移文一通謝之而張大中丞果疏列公
將才後起公參將鎮龍固二關其治一如治廣寧與大
同保定時壁壘旌旗煥然李太尉之入河陽云會先生
忤璫蒙禍詞將波及公以救得免論者謂不幸而為蔡
元定幸而為公均無忝名賢緈帳乃先生殁而公義憤
激發亦尋罷二監其又如醫閭之事白沙非耶公好研
究六壬奇門星曆諸書手錄至盈箱篋前後涉歷塞上
幾二十年自當呼龍泉太阿為知我而潛心克治番老

不忘惟恐一念負先生是豈但具施仗下形者丙寅李
太孺人捐館公年且踰艾至擗踊仆地不欲生其于古
功名之士所稱絕禍宦游者復何如也噫公洵無愧
先生壻也矣乃余于公益以徵光祿公之世澤焉光祿
初令長治清身愛民去後有懸魚買犢之思而公盟書
官將滕顏自額則安見廉吏之子孫不可為也光祿官
駕部時倭躪朝鮮則議撤兵擒酋叛則議剿而公老在
行間撫戢之下祇祇威威軍士無譁則安見芝艸之無
其根也光祿用直言去國至今讀其追憶夢吟有狂風

吹白水淡日走黃沙之句想見當年而公以援遼故不
事交際竟得明珠薏苡謗舊一篋而歸則安見丹鯁之
無其家風也昔有美萬石君父子者云無是父無是子
無是子無是父如公又何愧其言公配趙淑人即儕鶴
先生女幼而稔先生庭訓其謹嚴亦絕類先生事光祿
公事李太孺人皆亟稱新婦賢公既多四方游委家棟
淑人婚嫁喪葬一切取辦淑人善病不親操作然常卧
治之勝所謂健婦持家者于閨範女誡諸集手持口誦
旁及經史輙能說其大義崇周兄弟未就塾師時先以

淑人為師至言道必主中庸即先生講座高言寧以易
之然則淑人其亦無愧為先生女無愧為公配也已矣
公生萬曆三年十月卒崇禎五年四月淑人生萬曆三
年十月卒天啓二年八月子二長庸周娶白次即崇周
娶成女二一適魏栢庠一適魏朝陛崇周將以甲戌
月啟淑人兆與公合而介公甫來屬余勒其麗牲之石
余點筆次之如見公生氣凛然并如見儕鶴先生生氣
凛然也為系之以銘銘曰　兢稟浩氣形朽名馥正學
不死大勳不慭其屯為膏其沛為霖公也虎拜鳳毛麟

足公也鸞翔龍首魚服神清如蘭慮淡若菊道直則行道汚則伏生男爲字留香掛竹功溢邉庭玉藏山𧰼有美女士佐其式穀巾幗鬚眉以愧碌碌穹碑嵬峙等比翼鵲千秋者誰與公昭穆

周翁少蘭暨配周孺人墓誌銘

周子公西丱而從余游且二十年所閱風會文章之變幾如浮雲白衣倏忽蒼狗而公西猶猶爾一日也余嘗謂公西文心之静可與入道道心之静可與論文每見時俗工巧相競追曲者必以公西救之兹讀公西尊人所爲其王父少蘭翁狀乃知公西老醴之有所自也翁諱如經字爾典別號少蘭先世故廬陵人宋建炎徙於吳其家錫陸墅則自進二公始九傳至蘭汀公璧是爲公父或有按譜牒言系出宋益國公者公志曰益國

在人耳寧作譜哉蘭汀公負奇節里無賢愚少長率亭疑焉方吳太孺人娠翁翁縮生遲之三月夜家惱虞叵測而族巨室燬於火翁顧獨身走烈燄中完其貲歸之然不自名德也族有大役倩者君爲奇貨有猾胥其手壽二十金靳翁爲之地翁笑且謝休矣吾不能瘠人以自肥遂二事者里中人戶能說之翁自號少蘭志不敢近

吾蘭汀竟希益國六歷翁生刃公且殊甚[illegible]翁勞多否
生雨詩門亦能誦詩問爲蘭汀公滿成木[illegible]嬰

嬰蘭汀公大喜謂是子可儒翁亦喜自負吾不儒誰儒者然以吳太孺人病且貧遂不能竟儒也而翁之好爲

儒益甚蘭汀公舉少子屬翁子之翁謝弗敢而所以子之者甚於蘭汀公稍長就郡邑試請名季如綸字以君言曰庶其用儒顯而徵君言允吾宗乎然亦復不能竟儒也而翁之好爲儒愈益甚則日夜以儒督其子公會産大削窘不能具十緡諸蔡公誼者人頗效碎呵匆以一箄器煩翁而時方束濕操儒生鞏青青者衿如上蜀道難亦復不能竟儒也翁則支頤自慰曰嗟乎吾家不儒誰儒者丁酉歲生公西翁始一開口笑曰是子也可以竟儒吾其免爲北山愚也夫然而翁又不能待

也翁之好爲儒而終以儒困如此乃翁所謂儒故非如世俗飾虛功耗空文安坐取富貴者翁生平所誦說儒之可師顧端文陳奉常兩先生而已其言曰顧叔時學不阿世陳志行能無負其官隱吾于是乃愈覘翁之志也翁赴人阨周存亡死生義不旋踵然任氣易動爲德不見思時更見陳方蘭汀公甫沒有女侄以儉裝失舅姑心輒從僮豎家蘭汀公不勝憤厲群從媼財勵翁挺而訟于官久之事得直翁所舉子錢逾百緡群從各鳥獸散顧更挾債家恫喝翁似取壁上觀爲快者族叔之

備以盜見跡跡且及主人翁先事爲之地宛轉以脫諸藁蠱而家得無破然翁橐中藏幾與心計供殫矣叔中讒人言更疑翁爲跡者之導也翁嘿不自明而其傾身立然諾爲窮窘委命如故益翁儒而行其俠取利濟於世近所謂有道仁人故翁之言儒吾愈以覘翁之志爾乃公西又爲余述翁軼事翁故多藝能尤長音律少試小賈從巨賈過所幸娼家有豔姝拗蛾發聲一座傾絕翁特摘繆處爲歌一再行豔者驚屬目翁周郎乃復能顧曲顧得蹇脩託終身焉公笑不應卒以計脫去曰吾

不忍以蠅矢沐佩玉也姻顧生以濬河事受蜚語不懌于陳奉常先生發且棘公祭其究戚畧趨先生所蹺而行道失一襪尋得一襪紫淄不同色翁互繫之衣故青衣直入據上坐坐客及左右皆目笑已窺先生色甚恭翁侃侃無所詼則又皆目攝之事竟得解一時以爲信陵夷門之風云嗟乎今少年溺聲色如沉淵布衣詟樞要如謁帝如翁之孤立行一意卽儒者中有幾人哉配朱孺人雅具丈夫概甫于歸卽傾筐佐蘭汀公于貧而身自操作至衣不給椎布食不給糠覈戛泱汗冬裂膚

無怠色翁或墮人機彀甚之遇人譙呵叔私語孺人孺人叔用好言解之每陰誡其妯娌曰兄弟仰友昏譬以冰磯水亡何仍融然冰耳吾與若異宗而同室譬亦有附枝斧斯離矣聞者謂其言可參顏柳諸訓故非獨翁不愧儒孺人亦婦而儒者也翁生于嘉靖庚寅卒于萬曆庚申得年九十有一孺人生于嘉靖壬辰卒于萬曆辛丑得年七十子二長服殷即　死而猶能狀翁者娶顧次事殷娶徐女三一適陳治川一適孫雖一適盧世英孫男二夢華即公西拔貢生服殷出夢白夭事殷出女孫四　出曾孫男三夢華出崇禎戊寅夢華將葬翁及孺人于　之原而屬余志其略余綜翁懿行系諸近時工巧追曲之人心逾增浮雲蒼狗之感也爲志而系以銘銘曰

修儒之實不耀其名豐儒之積不遐其成終身鶉結賢於三旌先民有言知雄守雌與其給人寧爲人給銅山金穴長視者誰翁之生九十年其伉儷偕宅于斯者且千百年吾勒之珉以俟爾孫京兆之阡

六息徐公誌銘

余於六息徐公之歿而不勝知己之痛也公故不屑作熱面向人而肺腸冷然欲親眉睫歲己未携爾贊問字於余余謙諸子爲文素不喜循牆學步之論或疑非時俗所服而爾贊亦迎繼解特稱蘭莊每一蕪落公視余冊銘之疏密以喜慍焉爾贊傳兩闈公對余輒推功出藍當撤憑前數日所郵爾贊黃岡書猶謬引余爲人師余自惟齟齬之性不知何當於公而挈之若此公今已矣江籬碎茳間時想公神情而未能似也屬筆志公軼事聊寄吾擘根貫蘗之感於匆諼云爾公諱之鵬字徙南六息其號系出南州高士孺子後自汴徙澄江者爲宋開封守鋼自澄江徙邑尤塘者爲成一公成一公五傳至最樂公以義俠著聲又四傳至斗塘公工詩詞有香山維社風生子容愚公是爲公父大節載江上志配俞孺人生丈夫子四公其叔也公生而端凝如成人讀書日數十行下[illegible]豪殖中落而俞孺人又盈世公顑頷饑寒中且讀且慟淚痕時熒熒紙上已娶華孺人簪不能具裝短衣操作顏色腫噲以佐公學

容愚公所授既脫二十畝至爾贊稍長就傳脯饔之費
或妨其饘粥時有日上春未舉烟者公唔咿朗朗不輟
[illegible]歌商而聲出金石時也公既自負其才所師友盡
一時名勝戊戌彥會補子衿者十人而九公褎然最之
意且旦暮問中原之鹿而邑邑未得志於有司公懷抱
利器淬以薪膽嵜下帷里之陸氏半月輒一歸庀觴具
奉容愚公爲家人歡語恒達丙夜甫辨色起問寢安否
尋往矣兒時有老蒼頭呼謂公曰主人日怦怦刀俎孺
子不學吾見其終爲魚肉也公憮然謝其言毋至宵深

竭蹶輒諷以當警枕即遲暮行間時歎老蒼頭之忠不
去口然命之不猶公安之無廢嘯歌也公固能節嗇治
生華孺人黽勉旨蓄家用中起而公飯必稱其先曰今
一絲一粒皆祖父蕉萃所餘也居恒自奉不過菜鮭毋
語諭贊孺子即他年肉食勿忘此味爾贊貴迺敦素風
歲其舍中兒如歲辛酉有投牒夜金者拒之如拒塗豕
爾贊黄岡報至余適以　使命自楚歸爲公言黄人流
竄之苦公曰吾固知之誓不累孺子以官物余曰恐更
煩君藏冰之官耳相與莞然而絕憶自巳未與公交時

爾贊尚試童子科巳爾贊爲名諸生取上第八世凉與
宋谷春叢而公猶故面目詢之公里黨親知車鄰寂如
荼樓無改亦猶故門庭也令人人如公世常無怪進賢
之燕灼者矣公于忠孝出自至性俞孺人病不解衣而
侍者三閱月發而雞骨支床幾于死孝容愚公既失偶
委觛側室時不免意表行事公夫婦積誠感之卒歸於
好容愚公以無疾終公念困諸生不得一慰釋書之泣
痛如喪俞孺人因形家言少淹窀穸至引三月而葬之
義搏顙自責既卜兆朔望必泣拜墓前攀枝執條泫然

餘涕遇春秋霜露或兩尊人生没之忌爲子侄輩追叙
音徽語未嘗不繼以咽也爾贊初習爲聲偶即舉王文
成遜事與顧端文集中諸疏牘相教勉曰孺子後日立
身立朝之本也爾贊赴黄岡人有戒心公正色曰今以
前父之子今以後　君之臣致身許國此正其時而作
兒女子態乎爾贊受命慨然危軀累卵卒以手口代之
金湯嶷然公不有其子然後爾贊敢不有其身也嗟乎
公所爲者難矣公以戊午喪其伯兄癸酉喪其弟乙亥
復喪其仲兄公周旋醫餌甚有身與卧起時飲食衣㝛

以進之者伯兄先嗣侄國藩已議嗣公仲子當析箸時枯取膏田取磽仍宦驕産益其二女曰吾兄遺體惟此而已弟殁遺孤甫四齡尋病痘且殆值公季子之婚公不顧疾馳醫者三晝夜始愈齡者謂公之子猶子在第五倫上云仲兄有六子殁而始授産公爲若心絜而衷之曰吾兄故無悞在桑非惟終事亦以志也族叔友梅早世有璧其孤春岩者容思公卵翼之得全已春岩既而喪子從兄弟垂涎其家將瓜分焉春岩憤甚薙髮以見公爲直而歸之尋娶婦生二子春岩每向人泣吾兄使吾無家而有家無子而有子公曰吾何能太史公無堕先人所欲論著吾亦猶是爾公生平恩不責報義不求知甞如鄭人孤孀完人伉儷視人含殮事更僕未易終而余所心折公德言者里塵翁故善公負公金殁而其子欲償之公笑謝曰如必取償身後何貴相知生前嗟乎今世俗生時相驩悦託寄妻子肉未寒而積錐刀之息一錙而傾其橐者寧可勝道聞公之誼不其有泚哉余每遇公譚利濟事齒津津流芬邑故有同善會公所助金必先且必多然猶向余咨嗟以人浮於金不得竪

貧人一飽爲恨公室西有巨浸行旅苦之公爲堤而築以絜利涉者今歌公不衰惜乎居下而施於人者不流有如韓子之所云也然爾贊流之矣門人龔伯興不妄語人也庭公賓塾受公之存者僅三月而於公似有終身之感者酒間爲余瀾汎絮語幾欲呼平原而豎子之嗟乎余於公所以彌深知已之痛也夫公生萬曆丙子八月卒崇禎已卯四月得年六十有四配華孺人貞吾公女子三長調元即爾贊丁丑進士湖廣黄岡縣知縣娶張次調冉庠生嗣伯後先卒娶黄次調律先卒娶湯女三一適黄餘蔭一適糜生唐德亮一適顧承賢孫男四調元出者三調冉出者一允孚娶張先卒允懷聘湯允文聘秦允迪嗣調律後聘施孫女五一適劉龍藩一字錢尚賢一殤存字胡永祉一字張起一字顧綮爾贊自扶服歸即爲公詠襄事周歷原隰餘一年而始得吉筮余謂地者聽於人非人所聽也如公父子之好行其德而不得吉地無以勸爲善者矣如公父子之好行其德而必若形家言所爲吉地無以解夫不爲善而終日營吉地者矣故余與爾贊終不筮地筮人也爲銘其石

以信之銘曰　爵不必及耆而壽於彭鏗曰惟德之貞貴不必及封而重於公卿曰惟德之馨身也儒而名子也史而淸頤有七十二峰之崢嶸與三萬六千頃之滂瀁以貌其生以同其形不虧不崩以穀其孫子者億千齡嗚呼心爲同度人其保而地斯靈緊其公之所式憑

狠山汝敬江公墓誌銘

自狠江公汝敬諱師程別號明宇吾恩選同籍契此之交也凡推擇爲鄉祭酒者七故稱鄉祭酒云江裔出梁昭明有德禕公者爲唐八葉宰相長子唐末耻事二姓指江爲誓因更姓江傳八世景仁公遷新安人名其所居曰江灣又傳十八世仲祥公遷崇川人名其所居場爲江場亦猶叔牙之鮑城中散之稽山以寓南國甘棠之意也仲祥子克用克用子彥通譜牒失其字號邦此兄弟時負諱名之恨嗟乎身隱無文何論名字哉彥通生子七六爲志學公傑傑生子六三爲伯恩公潤潤生子二長爲宗飾公鑣鑣生子二爲北源公模世臣公杜皆娶於盧而盧居呂四有東西場北源娶西盧世臣娶東盧娣姒而姑姪也北源公子二長舜宇公師周次郎公世臣公誂於書以夭亾東盧夫人哀號得歸長跽請公於西盧夫人撫爲子時生八月耳東盧夫人苦無乳以枯乳乳公至膗血從一孔中出迄公周晬能茹粥糜而後止見者憐且異之然公卒以是患重聽不竟儒年十一東盧夫人卽命游成均長而砥礪名誼爲世作

範然卒以重聽老布衣公每自飲泣謂養我恩倍生我而力薄未能爲東盧夫人白上珠飾乞赤文絲字之旌恨恨無以比人子乃郡邑長吏雅重公輙云老丞棄吏重聽何傷戊寅齒八袠猶有拈小詞引清修未萘爲祝者而公未幾厭世矣公家薄有先疇世臣公既夭折大刀者踞産以千計先世文簿故貯北源公笥中北源公劭家人火其籍所没歲入以萬計里閈之黠張熖繳以弋公而掩有其田宅甍篋以百計族黨親知執券而望公爲困或編戶之氓乘公利濟借予虛亡是以市義於

公者又以千百計然公知爲德而已餘無知也公所緩急人者即負者或破産無慍容人所負公者即爲焉萬或爲蘐棘無懈心東盧夫人用十指持家簡髮數米龔以紡績而公又普別土性因人力縮入浮出歲月以息之家以中起然猶不逮霽宇公之十三有慫恿公別爲世臣公立後歸而與伯氏爭方幅者公泣曰吾忍忘吾非枯乳乳吾時乎拒弗應霽宇公既內悲公誅抱挐此爲子稍佐宗焉公配崔夫人曰吾兒豈寄人籬下者且伯二子梟也梟獍何能爲群亦拒弗應公每周一甲輙

焚子錢家券而契此方以不能齪齪靡菁受公者勸公少爲子孫地公笑曰貲而能散此吾貲也卒亦拒弗應或開之疑公矯或美公讓公笑曰吾讓誰爲爭者意夷然無有也公幼輟讀然於忠孝格言特有闇解東盧夫人性故剛多恚少喜公與崔夫人竟日變立伺食廿否爲欣戚所奉東盧之族與女弟之適尤者如奉東盧夫人霽宇公宦南粵西盧夫人子處公爲合宅而居朝于東盧夕于西盧而兩夫人一忘其子之後於人一忘其後者之非吾子也霽宇公出納故不貲公爲代總筦鑰

一縑尺帛皆如弘微故事而霽宇公忘其宦且忘昔之曾以去籍乾沒公者也霽宇二子以交瘉殞其家惡而相矛盾椎繳纏公爲歸其櫬宇其孤而人忘乎霽宇公之無子且忘乎公家之爲南北阮也公宗人錯處海上紫魚鹽其婦女或藍縷而至公必命拂席進之崔夫人必飲之食之春秋墓祭必徧於祖父行之爲若赦者而人忘乎屬疏戚單之非同氣孔懷也公家所輸歲課視州之人必先所爲官府佐脩築賑饑乏視州之人必勤壬申詔下郡縣理魚鱗冊公謂此王政之本人經用緯

一出手書諸老猾善五里霧者爲氣沮偶讀忠經至兆人章祇承君之法度行孝弟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掩卷慨然曰嗟乎此余志也假令公獲領彈丸小自表暨何至如今四事頻奉明諭而木蔵奎羨尚同兒戲者然而公所居擬庚桑之畏壘於西海寇過其門見屋角金甲神長亘天佇而去巳卯饑民之噪相戒無南行驚江八十翁即年來蜩螗徧野而江城案堵公之仁義實金湯之矣公三世祖墓瀕於江族耆長議改遷公庀貲獨任之所遷主穴一邸移穴五而置其旁一穴之疑

者忽枯骨烏鳥作聲公祝以偕遷而息或謀建祠祠火旦祈數金於公而陰屬浮書十金以偕公曰吾不欺人敢欺神乎如數次第予之夜夢火神至如拱揖者萬曆戊子江南北幾赤地公既脫所登較他人膏腴者輒倍余嘗論公之德非惟人歌舞之鬼若神亦尸祝之吾黨頗許爲知言公所延師友盡一時之勝契此兄弟爭歲周旋彥會珠盤玉敦人以白琅爲葵丘而九試未得一第或疑鬼若神之靳公未盡驗然公居恒好言柳氏家訓謂富貴而敗羣不如圭篳之貽安然則羿此兄弟束

身養志以覩儼然朱紫而襏襫者公不且莞爾自慰靑瑣固樂於三旌哉公幼命名取師法明道夫子之意伊川之叙明道曰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內主敬而行以恕而紫陽則論之曰先生之學以誠爲本吾綜公一生持六字訣曰忍曰方便曰守本分自爲子孫而奉其先爲父母而訓其子孫爲幼而事長爲長而下幼爲鄉之格人而循墻處錞以爲之師拯危解紛含垢藏疾以爲之保於寬和敬恕四言已恒似是神而爲德之摯如饑遇餐番華前三日猶喃喃云速糴義米公於誠盎生死以

之矣然則公幾全體明道而羿此兄弟必欲分體以肖之豈所謂掇皮皆眞者耶公量不盈二合然喜人劇飲雅得浩落之趣奕不敵國手三四行然喜與人對壘勝負俱欣然一觴一咏遠希蘭亭每想明聖湖頭恨帶水爲塹時卧游之此又公之爲河南不妨眉山者吾徃追維蜀之事謂明道而在必與東坡把臂入林今逾以思公也已公生嘉靖己未六月五日卒崇禎己卯四月十八日得年八十有一娶崔夫人光祿少洲公女少宗伯東洲公孫女生長世閥屛絶綺縞麤布糠覈終其身是

無愧公偕隱者先公三十二年卒子五中道州庠生娶郁中立州庠生娶成中岳國子生娶高中岩邱以此選貢生娶姜中岷州庠生娶朱女一適海門庠生成夢周孫男十五人中道出者大來曰靖曰乾中立出者曰新曰璐中岳出者曰耀曰衛曰省曰高中岩出者曰宣曰文曰孳中岷出者曰裕曰彩曰知孫女四人曾孫男十四人曾孫女十一人嫁娶詳狀中公孫曾繞膝三十餘人椒聊蕃衍當非可升斛量者江埸之爲江也甘棠之報其未有艾也契此兄弟卜以辛巳十一月葬公世臣

公墓之昭墓在范公堤廣袤四十畝故舜宇公田田故斥鹵東盧夫人以上腴倍易之乃可先葬崔夫人或議攻營兆域公念東盧夫人易田時而泣曰吾百年後魂魄固無忘吾姊今諸子葬公亦猶公之念東盧夫人也爲誌而系以銘曰

其身則隱爲山水友其德則榮爲鄉祭酒正其誼不謀其利以爲人後明其道不計其功以爲天壽母我負人寧人負我高貲者以修德爲石田而公之家是蕪是蔉十千維耦穀於爾乎詒禾於爾乎善且有江之水海之廣以旌爾夫婦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其以遲爾子孫之終畝

江上黄錫余曁配陳孺人墓誌銘

當萬曆季年文章家以掇拾餖飣爲工因陋守舊格卑氣弱江上黄介子錫余兄弟始以通經學古之業摧陷而廓清之所爲文必稱先輩於先輩必稱守溪鶴灘一時陳牲載書人如臬三尺而介子兄弟高簡自遠意所可傾身與交流言及之不反兵以鬭所不可幾欲設版以拒焉於是見者或以爲仙或以爲狂然而二黄無有也介子每語錫余江東無我卿當獨秀錫余則時引詩人求友之旨以諷介子與人論古今得失成敗興亡治

亂所繫感慨辛切涕或沾襟偶遇事發憤目直上視錫余每自撥黙雖在激盪無傷夷粹世又疑介子神鋒太儁不如錫余落落穆穆然而二黄亦無有也介子言錫余無心以介子之心爲心介子所然然之所否否之所然而忽否否而忽然又忽然而忽否之昔王大尉兄弟每四海人士已經平子則不復措意嗟乎此介子之神鋒乃以成錫余之落穆而二黄所以爲二黄也錫余名毓祁錫余其字曾大父宗周公捐金二萬粟稱之築城備倭事載邑乘大父海南公工詩任俠父彙所公以純

孝特聞三世並紀於人倫錫余生八歲卽能口占小詩十八游鄉較與介子稱兩壁人壬子以歲試第一廩學官自是凡試第一者七人謂黃氏有世德篤生介子兄弟江上地靈且望其家爲尾閭一時同志心擬錫余骨法尤貴或當弟先兄舉而年未三十賫志以天乙卯落第東歸道句曲雲陽間爲逆旅主人所侮憮心悲惋咯血殷紫尋病病而哭其友郭明卿尋劇劇而尋不起文章憎命達是耶非耶然而錫余亦無有也吾讀嚴印持所爲錫余臨終紀實去來之際了如觀果或以慧業生

天理固有之然靈運學佛中散好道迄於無成亦豈盡慧業文人可及者錫余事橐所公及母張孺人年近三十尚有嬰兒可憐之色既娶尚與介子同卧起家園橐所公爲咏共被知寒煖之句自幼至長無私財而時空囊以急友生奬與役並片言若驚同志切偲至引繩批根無少假然雅不喜麤翹爲直居恒謂朋友相規寧以舌毋以筆自皈依雲棲卽做功過格一日敬肆勤惰必書畫所持戒夢亦同趣津梁衆生蠛蝨無倦當病危橐所公固還食肉不可許以閨門戒殺放生充類至盡然

後可又命學養生家言曰一念妄覬長生卽齊外道凡此皆錫余至性深識佛家獅乳醍醐而錫余所以爲錫余也邇來文人狂慧乃至借六朝爲膏沐聚五燈爲資粻異見毒人慘於矛戟嗟乎其可令錫余見耶錫余配陳孺人父臬副沅洲公母王恭人生七歲恭人歿服勤事父盛夏執扇驅蚊蠅侍立竟日聞沅洲公譚忠孝節義事輒喜沅洲公每病輒先知若神者告之十九歸錫余曲盡婦順錫余歿擊心爵踊方焚衣舉身擲火中左右力挽而止橐所公夫婦挈五歲孤泣曰如此稚子何

兩小姑揞橐所公夫婦泣曰如此老人何則又曰萬一稚子殀老人傷如此逝者何孺人頷之亦泣曰吾死爲死者死生爲死者生嘔血悶絕久而蘇趾未嘗及辟未嘗及梱奉橐所公夫婦必與介子方幅平時視色喜愠病視候增減爲安否而家之人忘乎錫余之不終經子課其孤大澳嚴倍於師淚時與杖偕下幼卽勉以讀書立志無忝前徽而家之人忘乎錫余之不終爲父晚年精思內典趺坐小榻一日忽悟如見心地法門吾華閒以家政曰吾心曠無一事時方秋暑及飲色如生益

依然錫余當年吉祥殊相也錫余生㝡處内室嘗爲太
虛禪師言吾卽旦夕離火宅必不令眷屬圍繞號泣嗟
乎如孺人者又何不可向雪山雙樹與錫余稱無姻夫
婦也哉錫余生萬曆巳丑十一月十九日卒萬曆丁巳
八月二十三日得年二十九孺人生萬曆戊子十一月
二十九日卒崇禎庚寅七月十六日得年五十三子一
卽大澳諸生娶繆孫二智楫殤智榜未聘錫余所著阿
堵經曲登然諸篇藏于家大澳以辛巳八月合葬錫余
夫婦蔡村之新阡而手介子狀屬余志其墓余讀未竟

如錫余在焉呼之而出因念歐陽廬陵之紀君山子漸
子野而愀然於兄弟朋友之際也君山年二十八以死
廬陵痛惜爲天下奇才子漸弟師魯見枉子漸爲歎息
憂悲至謂生可厭死可樂子野同廬陵官兩京幕府一
時賢豪所聚角逐懽呼而子野退然不動聲氣無何相
繼淹没卽數年間雒人追思以爲無復獨時之盛錫余
固當世材使㣲當貴當有所表見卒困諸生欲如君山
用小吏自發舒亦不可得没時齒僅浮君山一歲耳錫
余兄弟負重名錫余没二十餘載介子猶周旋行間施

不出鄉里其枉視師魯孰甚錫余而在歎息憂悲當何
如者壬子余與錫余兄弟待試長干時句曲張賓王方
鳩宙合大社賢豪之聚盛於西京對錫余輒令人想子
野退然不動時而不數年錫余没江上遂以介子爲碩
果如子將印持開孟季和韋墓草亦且宿矣誦廬陵所
云交游難得而賢豪不嘗聚者正使長于八亦嘗低徊
追獨時之盛嗟乎錫余之死之可悲何止關錫余一人
巳也錫余將余方舟送王坦山先生於毘陵自謂極尊
酒細論之樂爲生平㝡勝余每自惟負墮愧茲素心而

介子爲錫余錯舉友生云孟長孟旋韋玉君嘗皆蘭臠
中人恩雲泥虎鼠不知者見誚未敢相引應余愈以爲
錫余悲然而錫余終無有也爲志而系以銘曰　文郎
未庸起衰者尊其功道卽未通誦誼者懷其風天既生
才云胡忌才世皆哀君君又何哀有兄法門並稱龍象
婦也後死亦示殊相維君之年視喬嶽久矣不哭于老
不哭幼在世則然君終無有西來之意不立文字君墓
余銘聊以爲似尚有典刑以傳爾孫子

羅質齋先生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辛未與羅子小遜同譜又同館且同志余覩羅子一年以長而羅子尊人質齋先生視先君子一年以長每比合論心交述兩尊人懿行私以有賢父兄爲樂已憶兩尊人杖屨又相對淚數行下丁丑羅子分較南宮出闈聞質齋先生訃余過唁羅子哽咽不能出一言已卯余較士江右出闈聞先君子訃羅子過唁余亦復哽咽不能出一言而羅子手先生狀屬余志其墓余五內如盲未忍讀讀亦未忍竟也既營先君子馬鬣畢痛小定乃

得按狀次之先生諱文炳字[illegible]質齋其號系出晉參軍企生唐宋間多顯者經元亂譜軼不可考至景煥公始於豐城之京堆八傳爲欽殷公生丈夫子六人先生行居四配陳孺人爲高安陳隱君女先生奇穎亦奇窘娶孺人兩月即析箸而欽殷公故無箸可析僅數椽容膝一鈌盎貯水耳先生力不辦膏油則時向諸從分壁光以代然藜顧特好誦龍川推倒一世智勇開拓萬古心胸二語謂爲人爲文當如是家既無藏書假借鈔誦幾如所云日課五十紙者於是學殖日起淹博更勝青稚子弟而迍邅諸生不逢年輒携敝篋傭經三湘取十脡給兩尊人薪水孺人茹荼佐之期盡兩尊人驩先生忘其客兩尊人忘先生之客也兩尊人病先生方躑躅千里外親舍白雲勞勞夢寐孺人手調衣食謹視增減以遲先生歸先生因試事卒得先期歸奉含殮如禮人謂先生與孺人孝感云先生有二弟皆蚤殀先生宗孺人簪揄治喪具孺人傾筐予之無郄色曰勿重傷兩尊人心也小遜負夙慧先生用燕翼委之而孺人內輔以嗃嗃譙讓不已或縱之戛楚曰吾家硯田蕪矣小子不

昏作勞而望有秩乎族故有上吏爲要人垂涎日久悁先生不敢發已陰購薙諸孤而設版焉先生艱感語小遜曰小子志之他日得志毋如某以進賢冠爲封豕也小遜兒時偶瞷一貴人于門孺人咄然曰何羨彼爲有志者竟成耳小遜試參利鈍問孺人輒引義命相慰藉曰儒家毋獲長有菽水幸矣識者始知先生夫婦豁達具遠識沾沾我檝子珮爲富貴容非先生意也孺人見背垂十年小遜始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先生寄言曰食貧吾素吾幸無渝以憂汝汝亦幸無渝以憂我已小遜

選讀中秘先生寄言曰讀書汝素汝幸以問爲無憂我我亦仍以拙守無憂汝余每過小遜邸中見其圖書數卷兩平頭執爨兼以應門意況閒寂不類燕市詫曰子何必戚元魯山小遜笑曰吾視吾翁在家爲晢矣壬申先生臥疴趣小遜歸里所寄長安書開者爲雪涕小遜甫得諸則趣歸里而先生眠食已適亡何又趣小遜還朝曰汝身獻矣中外多故忍視至尊獨憂社稷乎且老人以餘年望國恩晨昏小孝吾無所事也小遜則又趣還朝而不兩年先生遂厭世識者始知先生與小遜敦勉以忠孝大節但取息偃棲遲聚首爲家人歎非先生意也先生生平以膽氣自許有虎而翼以噬其伯氏者伯氏倖不敢先生代庭之卒以見覞里人坐睚眦或至淼蔓先生片言寧懸葛藟爲解率意息去然先生攸夷粹自將不能踈人人亦樂親之量僅勝數合而清尊細論眉山所謂浩浩落落深得酒人之趣者碩無以逾先生毎朔望鳩族衆申明

高皇帝六諭繙類引伸諷厲良苦䏍用月旦推擇爲鄉祭酒望者以爲尊嚴氣盛德氣先生兼有之無愧其典云先生生嘉靖丁巳正月十

三日卒崇禎丙子十二月二十日孺人生嘉靖辛酉五月二十三日卒天啓壬戌九月十六日子男三人長郎小遜名大任翰林院簡討娶盛次大儀娶熊次大俊郡諸生娶陳繼熊孫男五人拱垣郡諸生娶陳拱奎邑諸生娶盛繼吳拱璧聘史拱宸聘劉大任出拱台未聘大俊出孫女二一適諸生田先春大任出一未字大俊出曾孫一秉仁未聘拱奎出曾孫女一字程拱埴出小遜奉遺命葬先生伉儷鳳山之原而余敘其軼事乎得之小遜北舍論心時所述者乃余於先生特有深感也念先君子少食貧筆耕奉母刻自洒濯如徐偉長所稱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頗不下先生余兄弟自知對偶即受先君子辟𨛖長而負笈東西未能時定省先君子不爲嫌晚始通籍又以驅馳原隰不及視先君子含殮亦雅與小遜之于先生類至先生生未膺一命先君子僅膺一命而差池數十日不能待兩家好行其德同所低徊而負憾於食報同然余讀太丘家傳至公慭卿卿慚長未始不咨天爵之貴而先生之享其全也夫世之因終寠隱忍嗟來與父兄子弟交相席

以熱燄而天人並厭其燼者豈少哉先生貧不資飾貴不增華登於大耋爲時完人即一經而外未免[illegible]著不愈堪自怡悅乎余析浙之荷遠愧小遜然得藉先君子偕先生方幅齒遇今之銘先生與小遜相悲抑又相慰也銘曰諸身壽而後則豈天道譬諸張弓實蘊而名則墜人事譬諸鼓鐘厥有文士以匹儒宗如麟與凰和鳴肅雝亦既象只楊橋之峰相彼鬱芊永作衲宮瘞者以爲佁之松嶧之桐而先生視之亦猶淮南之桂叢與少陵瀼水之西東

虛宇張公墓誌銘

吾讀張子天如所爲其尊人虛宇公狀惻焉傷之曰嗟乎此公所深痛而不忍言也雖然公不忍言而天如言之爲人弟與爲人子亦各以其義也昔屈子作離騷高自譽以餐英飲露攬茝紉蘭而于人則目之曰菉葹曰蕭艾一篇中凡數見焉然龍門史以爲近小雅之怨誹而不亂葢孤憤之言一本乎忠孝之摯故其見義遠而稱物芳也嗟乎吾乃以視天如且以徵公矣公諱翼之字虛宇其號父贈尚書鈞泉公母方太夫人生三子公爲季公具至性善爲婉轉以娛其兩尊人幾如樂正子春所云戚一衣則脫然愈增一衣則脫然愈者而又善推兩尊人好行其德之意婉轉以及于里中兒里中兒藉藉頌兩尊人（兩尊人長者閭則盡喜且）憐之鈞泉公晚眈山水公爲大治園沼名花殊卉葱青相糾鈞泉公摩挲觴詠手題燕憩水竹二額以志樂既鈞泉公沒公偕大司空周旋其間猶僾然愾然低徊留之不忍去也事二兄愛而共仲兄衮宇公夭婦相繼歿無子有三女稚而婷公撫喪極哀傾身任其喪先後爲諸女擇嘉耦豐資裝

進之于大司空餘事充讓嘗從形家筮得善地寄書進狀矣聞大司空心欲之則讓同里張某田稱上腴公業予價二百金聞大司空心欲之則又讓有大司空近塋田五十餘畝近宅地值千緡聞大司空有意方觸而不言則又讓蓋公自計祈適大司空意而于大司空氣勢實無有也當司空任兵匪諸附熱者延頸媚致公公聞辭引避去要故多武功子弟歲時倘遺雖一箕器必却之曰恐其居我爲奇貨耳公意于司空兄弟間可無愧小宛即司空初亦謂吾兄弟當白首歡也而浼波交沸

憂思如結至病中猶時悖曰司空怒我嗟乎吾愧見公兄弟之性矣公元配陸孺人殷苦治生佐公于嗇尋以中道夭公痛絕誓不娶迫方太夫人命續今潘孺人而厚陸氏宗黨有加曰吾以存吾故劍之思也公當司空未第孝廉業起家比素封而公不務爲疏事務慷慨拯人阨困其以吾拯人者爲兩當人許某妾某許某坐壘誤罹死法公因所知麗茂才一語立爲白於縉紳某公出之妾其扶公家園丁炊斷而鬻者相爭爲之主公哂曰奴固自有主勿暴骨足矣爭者惡而解妾卒以完其

以棄拯人者如贖隣人朱某於傭脫歌者雷某於訟替人某於碎費多不貲公悉呼床頭咄嗟應之有龔某所居爲公家舊地願推還公公感其義不受益多予之金曰聊助君息也其有受公恩終負公而公終拯之無倦者如王峰周某知公與先達某公善願介公春困粟爲某公詩幸得補博士弟子事後寒盟公代償之不責一錢姻親武舉某貧無立錐公假百金俾治生立耗於酒人博徒之手而悍不受責至舉几上硯擲公幾破額公一哂置之外戚陸某資公千金游青齊間息數倍更匿

其資公呼某子爲裂券而佚以酒市人杜某儂公舍以居負儂直凡二百金公聞厲聲色某故衣敝衣携破簟挾魚兩頭趄數本來見公愁然如不安坐更用好言慰之去大都公爲德而昔人欺且侮類若此萬曆十六七年歲大歉公其糜活餓者無算有賫金而見竊者慟欲死公倍贈之不問其姓名性雅不喜浮屠說偶游西郊一僧以蘭若請立捐二百金畀之至今行者蔭居者施皆公遺惠也公身後遺券書盈篚計徵償可千餘金諸子體公意悉燒券書無所問論者謂公有世德云所恨

公存亡生死爲窮窘委命而脉心者更朋起而擠之有門下客某能星家言兼爲秦聲公哀其露處室之稍處家已引而進于司空司空喜收諸下坐爲職客公又與司空各貲五百金爲治生產客既次第完司空負心冀獨負公之半而完不能無內愧公日夜短公于司空司空意動一二司空親信僕役從中文致其事于是諸與公隙者相與利爪牙鼓而前而公終歲困葛藟矣然所爲與公隙者如曹某韓某陸某非公故人子負公金則以疏篤罔公獲倍值者也而耽耽魚肉公陰賄大猾陽

持司空所判辭踪書便意擠公萬仞之壑賴州大夫王公剛明燭其誣則又厚集徒黨連牘誣大中丞以下事皆下王公王公擬按律以其罪罪之公至爲捋須請減比而群猾意猶未釋公謀益窘益陰一訟株連幾十年諸隙家有紬而自悔者公召群猾語君毒我深矣于諸君亦有絲毫利益否乃解裝代爲輸罪名而祭其若失業者周之群猾大愧服訟始解訟解而公之家悉破疾亦遂不可起矣一生樹德不望樹桃李乃轉樹荊棘嗟乎爲善者思哉然吾聞公沒時友屬親故與生平一面交多相覗飲泣有族子某某仰公爲生者有族兄某以嗜利背負公不敢見者有族甥湯某梁某戚屬陸某方某夙衣食於公者或哭失明或慦不欲生或生計窘澁遂邑邑死昔公甫文伯之喪內人皆行哭失聲而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敬姜爲據床不哭如婁人于公不惟哭之而又爲之死嗟乎其亦可以勸天下之爲善者矣公少警悟善讀書善癘疾棄經生言而喜讀史二十一史及綱目通鑑手加鉛成錄間與人策事得勝以爲快今去公十餘年而天如遂入史館稱名史臣公爲諸子

擇師如龎君方君並篤行君子病而醫殁而殯殯而月致穀帛䘏其家甚有無子者爲置宜子之媵以延其似續晚年傲聊院繁分宅授館公往來周覗惟恐褻瀆之不勞以開戾于窗艷即丙夜諸子吾伊聲未息公不敢入內寢也蓋一時要上言能禮師者必歸公今有子十人相次爲名諸生而天如執日月羽而先之公所令讀書傚士報則已粲然無僭矣嗟乎誰謂善終不可爲也公生嘉靖丙辰四月三日卒萬曆丁巳四月四日得年六十有二元配陸孺人里中陸公女繼潘孺人茂才潘

公女側室三爲葉孺人汪孺人金孺人子姓嫁娶皆名族天如兄弟以乙亥九月窆公于新阡而屬余記其麗牲片石計距丁巳十七年矣諸子實痛公易簀之言而隱忍偷一命以至此久也吾少則聞吳門士大夫多稱大司空既登朝蒞其兵垣諸疏勳績故表表人耳目者莫其兄弟不綽綽有裕而交相爲瘉乎人之無良聞其好而惎之尤司空或亦以爲予季之他山而不知公之頗連佗傺乃極于斯也怨靈脩之浩蕩終不察夫人心公能無憾哉天如兄弟能無憾哉茲者天如兄弟叠跡

厓夭而大司空與公相遇九京悉公至行把臂驩如巧言所爲致歎於孔非巷伯所爲興嗟於太甚知不獨天如兄弟之齒切也嗟乎念及此卽天如亦且爲公深痛而不忍言矣吾特志公事而系之銘以慰公銘曰■爲司空弟未保厥歎然孰推波而拋之瀾爲太史父未振厥徽然孰蘊玉而含之蟬公生而死者生何必布衣不重於公卿公死而生者死何必口碑不尊於廟祀吾欽恭風泐其玄宮亦永以爲之鼓鍾

吳振錫墓誌銘

憶歲戊申余兄弟就學使者試友生董擊節賞家仲試牘謂迴出余上而家仲竟落弟子籍案發時余方同家君子游武林學使者又遠駐句曲家仲將謁而請之呼諸蒼頭從行無應者吳君振錫拒擊不平攜一襆被偕家仲往危磴萎祁寒驢欲蹶振錫身掖家仲崎嶇叢棘中幾於兩人影相弔也余嘗謂振錫他日爲君作傳當書此爲佳話第一而振錫今果爲泉下人矣余不誌振錫其誰知振錫之誼且何以勸世之爲誼者振錫名國

仕字君用高祖崇登弘治戊午南賢書曾祖江邑諸生再傳至錫州翁繼道是爲振錫之父振錫幼而見背依王父左橋翁隱於市長而慕悅賢豪雅游于高門縣簿諸高門縣簿亦爭易衣改席迎之然君絕不借以轅轢人而借以卵翼人臨海越畸何公令吾錫今許中丞定于方爲吏部郎令公因君得締交中丞相得驩甚願分俸百金爲君母壽君固引匿竟不肯見邑觀察方莞賈公遇君特厚南北宦游多以家棟託君當觀察兩浙時嘗一邀致君虎林官署自譚風月外未嘗恩片言也觀

察後語余爲翻覆嗟重久之君蹋人阨困不愛其軀有貧交以緩急叩雖橐澁必婉轉以應應而或負負而又叩且有親下石君而仍倚君外府者君又輙婉轉應之甲戌夏余歸沐里門值米價翔貴縣令挾檄文責平價民洶洶欲變市幾罷余亟呼君謀曰得一二富家好行其德者吾邑貼席矣君稚襪走赤日中遍顙所知告與足俱繭卒賴以濟亡何值童子科試吾邑所登額視昆陵縮十之三余擬爲啇寒士請得方幅齒遇則又以屬君君又一日夜遍顙所知獲制牘以往坐差池未得請

然君所爲趨人之急甚已之私亦既足暴於閭里矣君脩軀皤腹鬚眉戟張而奉母高孺人恂作孺子嬉孺人周六袠君多從名人致佾觴之詞懸於四達門外時轔轔閭長者車至孺人爲破顏一笑則君亦一笑私念生寠貧幸藉諸公光寵其母心怦怦恐不得當也君夙多樗蒲博塞之娛余毎爲厲聲規切君心憚余在則佯向余矢禁嚴甚而性所好終不能易紈綺子朋爲穀以齮君君墮其彀數負博進窘不自脫若嫚矣而怡然置之自共曰明知鼠輩見賣然與賣人寧賣于人耳至王壹

金勝諸戲君不深會率僥闇解余屢見富貴家客多爭趍逐道以媚其主人者君獨侃侃無少讓甚或爭得一子爲快樂余數日不見輙譙君曰此老倔彊猶昔否君聞之更莞爾自喜君故不善經營生產會有天幸兼以交游之藉稍稍具田宅間不免蓬心規致機利必以金法而婚且有嘗惡聲者里中人或因此詬訾君然詎可搉君生平吾夫子閱人一善忘其百非而況孅節殊行堪更僕而數如君者乎鮑梅山之傳於北地也查八十之傳於新安也皆市壓而爲賢豪間游即以其賢豪間

游顯也君所可稱述多於兩生而余苦無北地新安之筆以發之然如余前所列君事即不必北地新安者傳之亦傳於吾邑少年之儁有黄子漢臣是後之能爲北地新安者其目君曰振錫多貴交然毎受人欺而未始欺一人多富交然毎受人負而未始負一人嗟乎此亦君論定之日哉君生萬曆癸未三月七日卒崇禎甲戌閏八月十八日得年僅五十二娶高繼張子一邑庠生禰友娶滕繼李女一幼未字禰友少負慧振錫奇愛之不厭嘻嘻至延師課讀語與淚偕不厭嗃嗃常署其坐

室云現在福積自祖宗不可不惜將來福貽之子孫不可不培嗟乎吾逾以觀君之志也爾友將以乙亥十月癸卯葬君而手高遠度氏之狀屬余誌且銘乃余誌君多狀所未詳者亦以徵余兄弟知君實深非無見于章子而爲解通國之嘲者爾銘曰　有幸汝众有惜汝死其瑜可指其瑕亦可指誰始橘而終枳錦其外而絮其裏人之所喜汝之所鄙彼悠悠者其何有于汝百年之里

華母秦太安人墓誌銘

吾邑華氏世以名閥著於人倫明德內先恭辭璧合而一時兄弟並起弘闡正學爲後進標表者有燕超龍超鳳超三君子三十年來鴛湖片席同於闡雛然所以成之者母秦太安人教也龍超兄弟之推功太安人也曰自吾父癸卯殉於金陵吾母痛絕不欲生勉存一息以教吾兄弟吾兄弟甘苦燥濕至出入言動無不縈吾母之懷也亟亟乎勗之善如饑如渴惟恐不前廪廪乎惕之不善如溺如焚惟恐不免欲令親善人如引之芝蘭之室而避其莠也戒無或即匪人如置之枳棘之叢而去其刺也吾兄弟或他出必問何往往而返問所與賢即頻不厭不者雖不形詬讓恒竟日無懽容居恒論書中某忠某孝某潔廉而寬厚可風世礪物者聞舉一二則耳忘倦其以逆節悖行著者語次意色艴然恨不即斧加之好善嫉惡至於耄不衰吾兄弟擇庭而蹈得無失足者吾母母之而父且師之也余聞而憮然太息君子小人之品搴素也其於世則荼荠也喜軟美嫌苦勁曲江不免況闒闇見聞而有如太安人之了了者乎昔

秦媖教四子二女動有矩法子白母請客客至無賢否
怒責之兄弟卒爲名士其教流於三世盧陵之志南陽
縣君也曰聖俞與士大夫語君多從戸屏竊聽能辨其
人賢否賢則悅否則嘆自昔賢媛之相其夫子與教其
子未有不惓惓於善不善之間者也嗟乎若太安人其
無忝徽音矣太安人系出淮海先生十二傳至遯軒公
始徙玄文里其子孫如脩敬養恬樂易諸先生皆鄉先
生沒而祭於社者樂易生漱泉公濂漱泉生虹濱公木
官陝西苑馬寺監正配贈安人錢氏實生太安人太安

人生而靜好肅不聞聲虹濱公私自慶曰是無愧吾家
女矣十六歸屺望公姑周安人已見背事其翁觀察豫
庵公惟謹豫庵公清畏人知富貴家女難爲婦而太安
人能爲婦屺望公砥節如伯鸞衣綺縞傅粉墨者難爲
偶而太安人能爲偶豫庵公晚病痰多謝客屏居太安
人時所欲而做進之幾以一匕箸增損爲俞扁屺望公
壯伉爽不耐欸曲太安人又時時以婉言霽色爲韋弦
於是豫庵公父子交相慶曰是無愧吾家婦矣尊行若
豫庵公者數十人兄弟行若屺望公與其爲姑姊妹妯

娌者又數十人太安人一以柔順承之佪偪將之人人
謂得太安人歡交相慶曰是無愧吾家女師矣虹濱公
產中削晚又失聰屺望公爲營菟裘於室西偏太安人
奉之無異其奉豫庵公而虹濱公志貧且復忘耄弟芥
舟公少太安人三歲暮年迺深嬰孺之好一味不分甘
輒爲輟箸見饑寒者老而娉獨無依者惻然與分痛求
必應求而數亦必數應御臧獲未嘗盡其力勞則倍賙
之曰吾念彼亦人子耳於是宗內外無論大小上下頌
如一口曰是眞無愧吾淮海家女貞固家婦矣太安人

以夙超官工部主事拜覃恩封退抑乃逾於未封時平
日持滿而思其纍爲諸子惜力惜費又逾於屺望公在
時事或可已不已必諄諄引不節之嗟以戒曰尊酌者
衆則速盡若葦慎之自奉簋不過貳曰願兒曹以志養
也衣敝至縣結未忍棄曰愧夫喜新而厭其故也蓋太
安人貴不忘儉如此然性好義禮樂施賑開同善有會
則喜聞掩一骼起一瘞則喜聞旱魃相踵能率先倡濟
則又喜曰此清白家金錫圭璧也至於歲時之祀潔脩
粢牋卽簋簠不以其處不敢安或嘉賓時至暨師友擁

皐比其家者適館授餐卽寒煖不以其宜不敢安其太安人儉不忘德又如此太安人曰吾向正慮兒曹以有限委無益耳見善必爲傾篋無吝而敢力與我之是惜乎嗟乎太安人於是遠矣吾每見一二素封多積厚亡甘毳之供不逮於室以外有無之共不逮於堂以外甚者裘食不能分醉飽之餘昆友不能分歌舞之餘儗焉自詡名敗而實隨之旋視向所得失孰多也嗟乎太安人於是遠矣太安人黽勉爲善身有之以示無言之教於諸子而諸子承之立身立朝以受無形聲之視聽於

太安人往燕超用孝廉司諭安平慕劉靜之先生賢而及其尊人爲推擇鄉祭酒者五至貧人敗類鋤之不遺餘力迄今安平士思其教俎豆之比異壘之庚桑當道璫肆虐於高忠憲公鳳超初第官京師毅然請休沐不俟終日策蹇相隨而南方是時無論一進賢冠卽共胸中寧存此七尺哉今宇內讀其建白諸疏望其人以爲高岡之鳳名縣諸日月不朽也太安人之教寧止流於三世而南陽縣君之所賢否又何足當太安人之譏鑒乎嗟乎太安人於是遠矣太安人自喪屺望公巳一歲

介婦再喪冢子又再喪冢孫悼往怵來懷抱爲傷或猶以疑太安人善報然三十年間二子著聲宦路而龍超以第五之名遴廵講明經之對以娛太安人膝下從事未老與處子無營太安人固已兼有其樂假令鳳超靡鹽終寫望雲子舍太安人時北向以思游子欲如今日白華絳趺兄弟自相磨錯而太安人時聆忠孝廉潔寬厚之談怡然如餐至再發仍不失德星之聚又可得邪然則天所厲於太安人者少而所以成太安人者多矣太安人生嘉靖戊午八月卒崇禎庚辰十一月配屺望

公諱復吉字无妄晚更號二庵贈承德郎工部主事子三允諶卽燕超娶鄭允誼卽龍超娶顧允誠卽鳳超娶談女四人孫男十四人孫女十八人曾孫男二十三人曾孫女十七人太安人一身而椒聊蕃實孫曾繞前姻聯之盛萃於甲族此亦近時所罕儷者龍超兄弟卜庚辰十二月癸酉奉太安人與屺望公合葬於觀察公之右繆雖處時事叵測然三月而葬亦猶行古之道也余習龍超兄弟深且久知太安人隱德爲志其大以勸天下之好善如太安人者而系之銘曰　好賢如緇衣惡惡

如巷伯清評寄一綫而乃在巾幗家世鮮華冑雅意敦素白庭有三玉壺氷心總堪摘服膺佩慈規陳義同書册爵葱蘢嶕嶢是惟千秋宅嚴霜夷荆榛和風茂松栢長與善氣偕於以瑞窀穸繼今後之人欝欝斯男百避俗恆若緇賨身恆若璧遺訓不可磨視此麗牲石

振峯曹公誌銘

吾邑鄧亭之有曹亦猶鸞湖之有華而華氏世多顯閥曹氏代著幽光譬諸華氏則河流之出積石而下龍門也曹氏如沇水發源王屋時隱時現自宋晉陵簿雲軒公傳至屺齋公符生晴峯公祭登嘉靖己丑進士以戶部郎出守汀州清脩介節爲宦林砥柱三十年而仲子胥庵公從舉孝廉有聲其沇之自河而溢爲滎乎至吾友元宰登崇禎戊辰進士爲南刑部郎停鞫釋寃南中人歌思之已捧表入　賀發憤言時事多阜囊自篩所

不敢道者一時直聲震天下士大夫無問識不識願得附金蘭簿爲幸歸而樹德于里諸窮鄉下賤偶有覆盆輒附雋根不一見曹公也則沇水東出陶丘之日矣而身當見復隱隱復見之交實衍濟源作潤岱宗者無若振峯公公名拱豫字道和振峯其別號父巽庵公爲晴峯公長子隨晴峯公之長汀因生公于長汀官舍少負奇慧能吐驚人語驚其四座而始苦讀書幾于食以當飴忘以當枕會晴峯公卽世家日落去而治耕暇輒晴畊雨中猶時爲人傾倒腹笥口津津欲流涎否共諸孫

陳說經史及古人忠孝大節似知己對譚不斗軸參横不止也元宰之言曰兒時聞大父殼則一家肅然無敢聞塾師殼則大父肅然無敢嗟乎今徵欬角使式號式呼于賓塾之旁者祇公何如乎吾于公乃知書之有種也公六歲喪毋摘類觸地哀感旁人不知爲前亂者十七喪其繼毋時方娶于朱戚容深墨心日瞿瞿不知爲宴爾者巽庵公窘于訟貧不能具葸裘公從所居唐庄徙故土之西庄燕茇豐年業用漸拓時奉巽庵公扶屨步紆徑歸清流看輕鯈白鷗飄然疑登輞水淪漣之上

已巽庵公殁公諸弟及朱孺人相繼殁凡一日而舉九喪西庄數椽尋歸之子錢家而豐碑穹峙馬鬣崢嶸人擬諸京兆之阡不知爲中落者蓋公至性篤行以身殉養以家殉喪于經史忠孝事非惟讀之抑踐之矣吾所最異者當晴峯公歿而析箸公年甫十四耳巽庵公故克讓公力慫恿之畝取磽室取庳曰此吾先人清白一縷取此勝取肥田廣宅也夫輶財敦友昔賢所難盡如公者何至令風人刺交痛哉公椒聊旣繁蘭馨環膝自萬曆辛卯至壬子必有一與棘院試者公眼幾幾望欲

穿而晚年意特鍾于元宰一日元宰侍側公輟食喟然曰傷哉祖業之替也女勉旃蓋與門之識留視之期公固已意示之迄於今元宰奮起爲時名臣公言卒驗于十餘年之後而束脩砥礪朊朊數頃以佐其尸饔猶脩然故貧諸生時語云學之所入淺龍之所安深夫孰非公十四歲時之一念三世而必復其始者乎吾于公乃益知人之有種也公于晴峯公不愧爲孫而未嘗席祟陰之留憩于元宰不愧爲祖而未及視桐枝之發榮正如流水伏流卽含雲吐澧誰知之者然而有德之後必

昌有功之後必大吾知御亭之曹其猶河流出積石而下龍門方自玆始而陶丘一派見不復隱者尚未足爲公曙洪波以檢澤也公蓄仁積義雖待元宰而酬然吾必以公爲見崙矣公生嘉靖乙巳二月念九日卒萬曆甲寅十二月念七日得年七十配朱孺人先公三十二年卒子姓嫁娶皆名族元宰將以乙亥八月初七日葬公讓里祖塋之昭而屬余紀其麗牲片石時距公殁二十有一年矣卽元宰所愾然聞僾然見者不必足盡公卽余所稱述又不必足盡元宰之聞見然公所爲脩㦸

處奇士之行其類上三毛固在也公生平如奉老叔養孀姊撫孤侄皆藉甚人口碑余意于公猶河濟之寸流故不共論論其鉅者而銘之銘曰　前于後喁公處其中于者貽燕喁者亢宗公兩有之而不居功鄉用書涯託跡明農御亭之隈以擬牆東昔也三徑於焉尋蹤今也千秋于焉作宮嗚呼從若斧者爲馬鬣封是惟循吏之孫直臣之祖而豈惟布衣一世之雄

雲衢李太翁暨配孔宜人墓誌銘

吾黨李璽卿散尹先生文而筆墨之儒色起自稛心館始也已識先生之人而得字之儒色起自家君子分訓婺庠始也已習先生之官而進賢冠之儒色起自辛未與先生晨夕長安始也友人華鳳超杜素莞與先生共事中樞毎爲余言宦途習套人極意留心者先生多爽然置之而曹務中委折纖瑣人爽然置之者先生又極意留心以爲之討論目前眞品先生而已余心志其語兹讀所爲太翁雲衢公狀乃知先生弓冶之有在也公

先世吳興人始祖士傑公以詩游至婺半溪悅而家焉再傳至秋圃公用幹略爲里豪少年所憚又再傳爲懷齋文輝公兄弟懷齋公子和齋公孫誠齋公皆雋賢書夯仕版有聲文輝公子惟源公具至性以孺子慕終其身生東嗣公修業而息之家累巨萬爲里豪少年所憚如秋圃公州大夫至倚爲元龜貳以下分庭與抗禮即公大父也東嵋公生二子長半村公次南塘公半村公寬然長者士大夫坐無公不歡顧東嵋公心弗善也而獨奇愛南塘公南塘公明敏有心計然性好從博人游

敗負悔進不能自聊或勸半村公析箸無俱盡者半村公默弗應至傾其產及于半村公亦弗怨第朋輿公有加時撫以自慰曰兒在即家四壁立可也乃公母金孺人課公特嚴讀至丙夜稍交睫手批而起歲時受東嵋公鮮衣一御輒褫之曰而父蕩且貧矣而復悠悠者而尚得保其四壁哉語已泣公亦泣無何孺人殁公虐于繼母陸孺傭保操作學中廢半村公自京邇歸擁之慟絕復婉轉令就荆湖劉先生學先生弟子數百人于公特有康成之目而六試童子科輒見落公乃去爲人師

粗積研田自活曾南塘公殁遺賦數百金繼母與其子謀借以窘公盡匿南塘公遺貲而訟公于官獄大起半村公則挈公跳而他避之深夜危橋斷衣削圍周旋萬死一生中頼州大夫吳公稚悉公家事得無虞雖催然公自此幾無家非半村公且幾無身矣公毎叙述生平歎曰吾母援父而伯慈母歲時上酒至半村公坐咽不能起因繪一小像倚古柏而立示勿敢諼半村公也公爲師不喜從訓詁問渡亦不喜飾虛功糜人館穀以救饑雖佻子弟望公顧欵率肅然股戰而鈍子弟經公指

授又無不莞然心開一時延師家爭羅致之會坐南廨
公累邑邑不得志則去皋比操奇贏旣璽卿就小學無
師則又去奇贏擁皋比先後所教諸生多露頭角即璽
卿旼從數師無出公范圍者公亦侃侃以師自負嘗言
今之師如彈鋏客如作食相炙以師爲嗟乎公言寧獨
師訓也師而不肯誤人子豈官而肯誤人國璽卿持議
守正奉節官下公之爲師有所受之矣公故寡嗜好遠
聲華方貧窘時旣脫數畝悉并于豪家挾逋稅速訟操
斧斤而誅其舍公露立大風雪間頭璽卿泫然曰令若

一傳士弟子寧至此耶恭衛時父子且不得相芘爲室
家而璽卿因是益發憤錄名諸生登上第筮仕大名父
子乃更相砥爲冰蘗聞璽卿清操遍下大喜貽書誡曰
吾知若非取脂膏自潤者清非難清而倨清而刻清亦
病耳聞者歎爲格言已璽卿從宦耶馳請迎養公謝吾
老不耐舟車不願以口腹累安邑妻守趙公咸熙璽卿
同年生每虛賓筵待公無已爲一勉赴曰奈何因兒曹
居鄉祭酒名也獨至璽卿奏大名績拜　恩封具章服
堂下差爲破顏微笑曰憶吾教子時至以絜絜爲隣父

厥若重見揶揄今日恨不令一見而念及半村公深夜
危橋啣衣甯卻之景輒又瀾汎久之嗟乎人當炙手熱
時盡具此冷致何至使人嗤高明爲鬼瞰哉公于金蘭
簿雅所矜慎所交或先悴後榮抗跡自引而身處杳盛
存諸故人恒恐不徧平生莫逆交有族兄蘭田公處士
桂林陸公文學文川羅公竹臺愛川兩吳公號五君子
桂林公方不可近公微諷以貝桂林公作色曰方者處
高貝者走澤公遜謝爲心形增肅盍葺桂之合逾於水
乳云性伉直不能容人過或繼以唾罵然尋復自悔每

好誦一介之士存心濟物語繼母第二人即向諫以逋
賦窘公者公收諸流離瑣尾呴沫之而及其子竟感悟
爲悌弟有館人嘗其族而令兩僕僞爲盜盜之事浸露
擬殺僕滅口公聞排闥入曰以若意盜而又殺之如天
何且誰訟師爲若謀者若命自此懸其手矣館人愳問
計公令厚資而逸之卒以兩全公雅意利世拯人死法
中率此類也公好讀書側身懷古多以砭肓肓發瞶守
爲快詩隨景輒咏不存藁亦不竟篇微雲疎雨取自怡
悅而止晚癖山水城西幽綮欒之將營菟裘焉而遽以

小疾示化臨終大書清素二字黏管中去來之際超然
無罣故知公爲拂衣雙樹脫屣金沙者公初封文林郎
大名府推官再用覃恩贈承德郎工部屯田司主事後
坐璽卿忤璫追奪至今上登極璽卿起補兵部復用覃
恩贈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元配孔宜人其父孔
隱君系自曲阜生止一女幼奇慧悉通孝經小學列女
傳諸書擇對得公母張媼意期期不可孔公曰安之李
氏子非終處錞者無何孔公暴疾卒其所權子母錢盡
没于狙獪之手宜人貧不克具裝甫結褵卽與公相携

遁跡至一月九徙無謫言而蓄亦御冬甘荼如薺竟一
日夜辟纑可得布一經人驚爲神乎公勢如燕巢林木
不及顛覆者出則半村公之蔭入則宜人之肆耳宜人
靜好自將縞綦白首見公猶不敢以褻薦視媵錢氏如
娣至痛其殤女以須嗟乎似宜人誰歟命不猶者待璽
卿有喜無慍常就外傅宜人爲課夜學指畫書法塾師
見大稱賞以爲夙惠璽卿則栩栩動有聽更擁膝前索
棗栗自喜與金孺人丙夜手批公時一門寬嚴頻異恭
孺人承南塘公之弛而宜人劑公之猛東海京陵亦各

以其地也綿綿石葛孰爲之根夫二母之造于李氏豈
其微哉公生嘉靖庚子十一月二十日卒萬曆戊午六
月二十四日得年七十九宜人生嘉靖乙巳七月初九
日卒萬曆庚子十月十一日得年五十六子一卽璽卿
諱繼貞宜人出娶王累封宜人女一錢出適顧珽孫男
二庠州學生娶王序州學生娶劉曾孫男二俱庠出曾
孫女五庠出者三序出者二璽卿以乙亥冬十一月始
充葺公楊林之新阡余於璽卿心傷爲人臣子之艱而
因歎賢父母之與賢子孫以相成也璽卿因直言忤璫

盡奪其再錫之綸不忍闕焉馬鬣封以夷兩尊人于編
戶幸聖明肇造光賁幽潛而醜夷匪茹從事獨賢雖有
子情囁嚅未敢及私公至十餘年而後葺宜人至三十
餘年而後葺璽卿固無時不咏蓼蓼者莪也嗟乎爲人
臣子難言哉吾獨念公生東崗公盛時巋然負門楣之
貴宜人家亦故素封而處葛藟跪阨如其夙胥宜人沒
齒不識明璫金錯爲何物公親見璽卿通籍顯矣然彌
折節脩簠簋自奉等布衣時璽卿因得無營無欲安意
爲清白吏卽日三復白華君子以爲猶公志也今豈碑

穹崤第爲璽卿稱先德而曰臣父清畏人知公何愧璽卿何愧吾志公以愧世之挾其子爲餤而妄意貌榮名身後者銘曰　富而貧公際其屯而公勿犂死而榮公際其亨而公勿驁公之爲德如學思殖公之爲飭如拭思潔我孫子誦宜人無愧我孫子珮宜人不待一鴻一兗千百年偕藏其以後之人永康

太學秦公蕃墓誌銘

萬曆甲辰秦君公蕃與其伯氏公安執經先君子門下始與余兄弟訂交君甫一莚落紙先君子輒相賞得每爲余輩言是其筆能建瓴水者已君兄弟相繼病君中痈醫毒幾癈賴繆仲淳先生得起然精消亡且半矣君往來金沙武丘西湖間掩關養疴不知人世何物美好惟山水詩文取歡寄暢白雲自怡沉疴漸脫君兄弟輒虛席間兩丈邀余下帷理故業而吳子虎矦時來旗鼓相對君雖病餘猶未肯安宥隨之讓自念藥餌耗人居諸荏苒既不能逐隊爭少年伎倆又不能坐廿丘壑以江東布衣老會公安已隷成均弟子君遂繼之兩壁人並驅金陵道上訪烏衣之巷尋邀遂之步莞然曰吾二豎餘生駸駸守丈室爲繭窩今一出而向二水三山挹六朝才人眉宇雖志不盡酬然勝昔賢白綾半臂多矣語竟爲瀾汎久之時以郡試同人雲集剝啄及余兼及君兄弟君拂席易衣清尊促坐曰吾乃得從長者游固快至桃葉渡頭揚蛾提袂君仰周旋其間而神消然如弗涉也余私自嘆世家子有脫然裘馬聲色如君者君

居其通才於古人文字率多闇解其婦翁于襄甫擬徐
庚之儁喜揚扢風雅君則亦從之揚扢風雅與甫所輯
漢魏六朝諸集籤束華麗珍于鴻寶君假借鈔寫日登
數十紙亡何遂盡其枕中之秘所爲詩清綺絶倫有開
情五十絶讀者擬之比紅百首之流余與君疾曾敘而
傳之而君終以病旣不耐鏤心腎爲苦吟之瘦時孤坐
牢騷輒即雙底智游戲子母家以用其所未盡余時微
諷君韻人乃未能免俗君笑曰吾豈局趣持籌者吾與
之爲嬰兒而已君故立然諾能取信人人亦不恐倍君

業用大起君曰休矣爲德當及時耳于是取所負千餘
金悉焚其劵而間斥其贏以資好施修白業如邑陳司
徒廟毀余弟經始復之輸與就矣而中唐未甃以語君
君獨身揹貲不日而工竣余復私自歎貽文氏之鼓琴
貽文氏之不鼓琴也吾之不足以盡君有如此矣君性
孤介不喜爲豪舉或一言之窕一履之錯傍徨輟餐如
惝怳俯仰偶以事負疑不即白惟心自明涕隕言下而意
尤厭人囁嚅作附耳語偶見輒怒引去曰夫夫鬚眉而
巾幗乎然至事兩尊人則婉愉柔戀兩尊人亦奇愛之

如成弘之長豫吾曾酒間微察君爲太淸翁品說鬮豆
情話婉婉不減兒女子索棗栗時也與公安終始相友
如彝象憐諸侄如子課諸子如師嘗庭立太息吾兄一
病幾殆吾父視形察色一食一衣增減必親以迄于今
而吾愧此蕃蕃士子未有報也且吾家舊德名氏吾獨
以病軀不克采中原之菽明發有懷時爲悢悢式穀似
之是在兒曹哉語竟復爲潸泫久之君易簀前數日兩
子甫青其衿太淸翁將以來歲稱七袠觴而君不及待
鬧君養痾武丘危樓丙夜爲風雨所驚駭遂不起余則

又私自嘆君故善攝生即渠渠夏屋何至受陰陽之患
而孤榛蘭若見尼漂搖嗟乎君視朱門而長年者又何
如也憶辛未余官京師君時寄言予幸夙舉吾終湯突
所謂纖玄識遠出處同致願交勉之甲戌余以恩賜沐
歸里而君旋病猶時時相聞且分甘食我曰較蓬池鱠
味何如而未幾君逝矣君且革屬其子是必君嘗銘我
於是其子以時手狀詣余余泣而諾之無何以時亦殁
不六年嬰其父子兩世念之肝腸慘沮苦無寫生筆可
詩君以不死已思退之云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

何也嗟乎君可以瞑矣君爲朱龍圖學士少游先生之
裔累傳至瑞五公始徙吾邑瑞五公以下如修敬承乎
樂易存赤諸先生世以名德紀史乘而太守文橋公大
中丞舜峯公更用宦績著中丞爲屬吏某所訐責恨沒
身君傷以不得走　闕下上書訟冤爲憤癸酉要其緣
里居不法坐辟君乃手一卮酹中丞曰嗟乎吾乃今而
知天所以謝含沙也中丞生太清翁月旦推祭酒與先
君子相驩如兄弟是爲君父母施孺人太僕卿勵庵先
生女君名仲錫公蕃其字別號我法生萬曆戊子六月

十七日卒崇禎甲戌九月初四日得年四十有七配于
子三長德澄卽以時邑庠生繼君卒聘吳又聘顧娶王
次德藻邑庠生娶侯次德淇郡庠生娶顧女二孫男
孫女　墓在馬鞍塢之陽葬以庚辰仲冬壬辰日余惟
吾邑之有秦猶晉太原之有王也王氏以汝南之賢武
子爲之侄猶云家有名士三十年不知君藹遠鮮交與
病又未竟其才名不出門而蚤歿屬余以知己之一人
君志亦可悲已雖然史所傳汝南妙言奇趣今又何所
聞于世哉楓落吳江一語亦傳至唐山人球投瓢蜀水

而千古但聞山人瓢不見山人詩瓢亦自傳也讀公蕃
五十絕者以傳君不旣侈乎余兄弟蚤歲卽與君締人
外交三十年來衡舉續飛翔翾萬端而寒無渝色炎不
加容如君父子兄弟數人而已古詩云良無磐石固虛
名復何益君之眞不必適人之贋而於人之贋者愈思
君之眞君又不獨以五十絕傳嗟乎君可銘也銘曰
爾才則豐爾齒則窮惟無命者文章爾算則短爾神則
衎惟有李者吉康爾貌則冰爾氣則燕不以礙其和光
爾實則積爾市則義不以晦其孤芳山幽幽者青泉冷

冷者清是宜爾千秋之藏

張母華太恭人誌銘

憶兒時先君子爲語岵望張先生之賢心型之癸卯從
先君子試留都獲親先生風範賢者也壬戌入長安與
先生子靜涵始訂交賢如先生每對之雖驚砂飛撲中
清氣欲紫人睫乃玆讀華太恭人狀知太恭人所以成
其夫子與其子之賢也太恭人攸出南齊孝子後其孫
隆亭從興道者始德昌公越五世而西溪公儷於楊實
生太恭人太恭人生而具丈夫概西溪公奇之每惜此
女不爲男十八歸先生先生方以名諸生食貧父子分

函丈爲經師而范太恭人尸饔十指猶時時睦育鞠自
太恭人來歸短衣操作傍姊事以裒脩脡之闕萬曆戊
巳間歲連祲太恭人身啖糠覈一盂而上祀宗祊中奉
尊章外造請諸姻親下以飼其小叔與小姑如不知有
早潦者先生家得太恭人而忘貧也辛卯壬辰先生連
上第去嘗試春明先生念其父澄源公未放棘輙馳歸
巳得報父子食貧授經如諸生太恭人安之戊戌　廷
對巳亥謁選孫學博士爲廷評計部郎出守廣信一襲
澄源公太恭人佐之稱盡禮再爲范太恭人舉七襃八

襃觴太恭人佐之稱盡歡既賦送秋彷香山耆英故事
觴咏清娛濟以忘歸已又爲靜涵兄弟締彥會苦吟呼
酒燭時見跋太恭人佐之稱盡情盡文已娶三婦嫁一
女先生門風故不具筐篚亦不得盡用人外之禮太恭
人佐之稱盡心盡力然而太恭人每飯必思其御窮時
蔬食麄布恒以卒歲章服僅一謝　上恩隨襲之晨興
帥先諸娣僕浣衆紉紲下逮灑掃滌除瑣屑繁重之務
諸婢僕時濃睡中驚起則諸務已井井辦或微諷太恭
人自苦者笑曰性樂此非疲耳先生家得太恭人而忘

貴也嗟嗟富貴貧賤笑涕無端貧或曠其蘋蘩富至懷
其鴆毒夫太恭人不亦丈夫之達觀乎乃吾所心折太
恭人尤有爲奇節士大夫所不可及者方先生巳亥謁
選太恭人從先生疏請改教當得順天學授太恭人南
向泣曰柰何舍老母宦闕下乎先生心動立懇主爵者
易而南自後晉秩無不南者范太恭人布颿江上板輿
覽鍾陵冶城之勝即歸不十日輙相報平安字意甚樂
之壬子春范太恭人偶病痱先生趣具文乞休時治信
巳四載兩奏卓異且暮几　內召或慫恿少需太恭人

力决之不欸報敵行范太恭人一見爲加餐壬戌靜涵
廷對當得北部郎太恭人囑曰南都風景不惡循父故
𥳑猶在也靜涵拜受命太恭人板輿凡三往來意亦甚
樂之夫　神廟時南北京輿如夏屋之於陶穴誰能舍
彼就此者至殊擢在前去如敝屣而予舍白雲始貴於
長安之日臆絕稀者惡矣太恭人鄧家整從先生治信
悲其含中兒母得私一節通外人母得私一錢市外物
宗黨省視至者毋得私一干請涉外事貧者立資而遣
之吾每歎宦之失德羨童以爲市游客以爲歸至攢眉

無如人何若太恭人者人又如之何哉靜涵守饒六載
太恭人遂不願就養嘗言一心許　國母老人是念已
將江右儲已可淸儲歲什九於冊冊又什九於與太恭
人念之甚然雅不欲作兒女子牽衣之戀當靜涵過京
口太恭人必輕舠先期至曰愼勿迂道歸稽王程已就
省瓜署聚首不半月輒別曰無以吾遲若行也蓋太恭
人爲婦則贊先生以孝爲母則勗靜涵以忠亦各從其
所云凡此皆吾所心折太恭人而以爲奇節士大夫不
可及者太恭人雖叠拜　璽封而茹荼居半已未先生

殤范太恭人尚在堂太恭人曰傷哉子不殯母而母殯
子乎則痛絕庚申范太恭人亦殤太恭人曰傷哉子不
殯母而婦殯母乎則益痛絕先後三子婦俱蚤世遺孤
穉欒欒以煩太恭人太恭人曰傷哉婦不終母而始代
之母乎則又益痛絕太恭人自稱未亡郎長齋繡佛時
爲諸子女烹鮮剌肥取家人歆然神者傷矣戊寅病胛
數月遂不起靜涵每言及淚偕語下曰太恭人生不藷
簇境沒幸可無壁若趣耳則爲悉太恭人內美所以感
格天人者具詳且至如先生仲弟同居四十年無隙言

嫂也而母之西溪公晚依太恭人食甘於家食女也而
子之婢僕數十人食饑衣寒如方幅主母也而怙恃之
宗黨姻婭當阨飲德陰拳也而肺腑之居恆吝拾幾於
布金龕禮大士寒暑惟虔信州官署至爲雨甘露於經
函以瑞之撤帨之日所訓子女皆立身持家之要有夢
太恭人坐高座容顏甚怡手持金鍾自言得多生好施
報者此亦其妙氣來宅天根畢見之時嗟嗟太恭人又
豈止爲奇節士大夫所不可及乎先生與靜涵兄弟雖
賢太恭人笙簧而黼黻之矣太恭人生嘉靖辛酉正月

初二日卒崇禎戊寅九月十七日子三有成邑庠生娶徐有譽即靜涵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娶謝有恒郡庠生娶顧餘詳狀中太恭人遺命速葬得遜從先生九京諸子卜戊寅冬十月二十六日祔先生馬鞍塢之新阡而屬余闕其幽懿以泐墓石余惟此先君子之志而兒時心型先生迄今餘三十年獲執管爲太恭人典記亦猶弟子之職也爰志而系以銘　銘曰右稱儒宗亦有女師彼美恭人伉儷兼之於以佐家曰謝五綦於以佐官曰興四知甘荼如薺去榮如遺寧水旌心毋潤處脂受

其餘清爲孫子儀忠孝世守尊於冉燮誰謂恭人僅表矜篤賢媲先生琴瑟無尨娩依淨業匪用祈祓如浣煩闇而以凉颸器滯者覆中虛或攲虛既無動滯亦不移恭人湛然厥悟及斯澄江之滸蓉湖之湄人思德音齋咨涕洟恭人如生視此豐碑吾爲操管以愧讀者

秦水庵夫婦合葬墓表

吾鄉嚮學真而篤道遜者無若秦彥熙氏彥熙之治經而北面於故少司空涇陽翁先生年僅勝冠耳先生業針水契之已武塘吳子往玉峯歸季思兩先生先後擁皐比梁溪之上彥熙則又從兩先生問字兩先生亦復針水契之已又因兩先生介而游於忠憲高先生休仲胡先生之門析疑問難時及性命兩先生又復針水契之或謂彥熙生秦氏自淮海先生至修敬諸君子而下世以德望著於人倫芝根醴源固有所自而彥熙生四

歲喪其大父方伯公十七歲喪其生父上林公其嫂故業不絕如綫雖逕逕乎胥乎然無減孤生矣乃彥熙卒自賦觸爲時勝流其敦行孝弟頂踵與偕事所生母吳孺人所後母談孺人極盡歡而伏臘上食於生父上林公嗣父文學公至方伯公而上又極盡悲與昆季過從油油然幾於兒無嘗父衣無嘗主者僧識祠先世孝子力未逮至蹴踖引慚曰吾亟負諸先生教也齋中錄先儒格言幾遍四座所刻朱子節要近思錄功過格諸書皆確然如面印前賢而受其省身克己之旨者曰吾

鄧爲諸先生廣教思也於二氏書不至沉湎濡首然如西歸津梁高峯語錄感應篇勸善錄諸書並爲易善板行世曰其不出吾儒範圍而可爲吾儒外護者亦諸先生所勿禁也性耿介不善隨俗然又不屑爲孤起自了妒之中落者族叔之無立錐者族弟之貧不能讀者塾師之縣者窶處士之傭書者衣之食之壓之歲月資給之而推以逮其宗又推以逮其邑之人又推以逮諸禽蝗蠕動之族日每捐一金行一善事喜氣津津滿大宅同吾廞可以見諸先生也憶丁未與彥熙同研席余時

少季率爾好面折友朋小過多以此見目擯彥熙獨欣然引爲知心曰吾本教諸先生所訂蘭簿率去軟熟而就苦劾然能滌肺腸爲我樂石子與峻伯耳峻伯者吾友吳績稚舊字與余皆孤立行一意者也益彥熙立身取人如是故曰吾黨之嗜學真而篤道翥者無若彥熙也彥熙配施孺人爲太僕卿勵庵先生女從先生南北宦游先生絕憐愛之余館于彥熙竟日無一婦人聲咳聲及棡外彥熙澗達不問家人產而家計井井日益起彥熙好客客不時至其無不咄嗟辦者余每語彥熙可

以覲子內政彥熙殁伯子鏞甫十一歲幼子鉄五閱月耳而相繼稱名諸生今伯子且蔚起爲名進士謁選得令江右江右士大夫欣欣喜相告爲得父母余又以覲孺人之母教矣伯子在京邸過余縷述孺人事烏烏伏地泣曰先君子御吾兄弟嚴間過譙呵毋甘言解之甚至皆戶諍之巳先君子沒吾毋更以嚴掩其慈偶一不得當杖未始不與淚俱下也吾差池十餘年逐隊一第而毋先三年背矣無論承歡即求少小時一杖寧可得哉語巳又烏烏伏地泣余聞而重傷伯子之意然愈以

覲彥熙與孺人之有子也彥熙名爾㦤爲吳諸生名二宜別號水庵生三十三年而夭較顏子差浮一歲耳論者謂顏子事事斂藏當春夏而偏得秋冬之氣彥熙家世華腴鷸巾苣屨不修膏沐宅後一楹雜樹蘭菊署以歲寒氣亦微有近焉是其於法俱不宜壽然吾觀彥熙仁心爲質少陵所云大厦萬間盡庇寒士皆歡顏者彥熙直欲庇蔭一世顛踣無告而後止夫其胸中有一非春夏發生之氣者耶天於布衣明德裔其本必豐其枝顏氏苗裔今且擬礪帶矣彥熙諸子率以英絕領袖二

時吾以卜爲善之必昌也

潛寧居文集　秦氷巷表　二五　卷六

秦母錢太宜人墓表

當今上登極覃恩中外秦母錢太宜人用長子福寧州知州貴受今封越十三年庚辰八月太宜人春秋七十有五以好德考終壅有日矣世奇於太宜人爲諸甥行受服海兄弟命爲題其石曰嗚呼是惟秦賢母錢太宜人之墓而太宜人之稱太宜人初命耳不曰自此再命三命以上乎稱太宜人何也曰從其已貴者也抑太宜人之賢不專母也太宜人父爲眞定守少虛公母爲周恭人翁爲蘭陽佐令玄洲公姑爲華孺人而配爲贈知

州上生公其稱女者二十一年而嫁嫁十餘年而蘭陽公夫婦相繼沒又二十餘年而上生公見背太宜人爲未亡人而稱母者十八年耳且夫太宜人之賢於婦若女非猶夫爲婦若女者也方太宜人來歸適家中落華孺人操扃鑰以視太宜人已見太宜人約束悉中程度喜曰新婦能吾無憂矣太宜人身節縮扶其家而時質簪珥市甘鮮以娛蘭陽公及華孺人已先後哭華孺人及蘭陽公盡哀所須倍蓰經營喪葬盡禮歲時蘋藻手滌而薦之盡恪念華孺人一言至毋耄猶雨涕也上生

公性淵淹不能爲家人治生顧門外多長者事太宜人晝井春夜機杼以佐文酒而上生公學殖日益進因謂高不得酬太宜人又時爲引掌上雙珠以慰之至晚歲全依淨業相莊如師即十八年來每行一事必援引上生公爲津梁蕤超然凌少皆德耀龐而逼襄陽居士家風矣故太宜人之爲婦非猶夫爲婦者也太宜人幼嫻內則婉嫕得眞定公夫婦歡眞定公官轍所至必以偕既嫁若式微眞定公家方鼎盛太宜人褐素蔬食不一言以傷眞定公夫婦心周恭人病至封股以進卽不起

里中稱爲孝故太宜人之爲女非猶夫爲女者也太宜人於婦爲介婦與娣姒相得如塤篪娣姒先後歿亡何伯蘿石公歿伯之長子亦歿太宜人爲殯之斂之且葬之叔獻可公多男而貧時衣且食之曰此皆吾夫子一體也宗婦廢者耄者貧無依者引與並室而處比豆而食曰此皆吾翁若祖宗一體也周恭人沒而視其叔母陸孺人如恭人視其妹如恭人之視女妹不幸亦視其女如妹每伏臘祀先必并祀父母而及陸孺人與其妹曰此皆吾父母一體也故太宜人之爲婦若女非猶夫

爲婦若女者也然則太宜人之賢而專於母何也曰若其遠且大也泰自淮海先生以下名德如林至封通參從川公而長予虹洲公用官辟陟方岳顯矣乃玄洲公再世而儼海始起家一經叠跡登朝雖上生公之教然太宜人成之也辟諸珠藏玉韞而爲發其輝媚者太宜人也儼海兄弟少爲名諸生太宜人勉之曰青紫長物耳忠孝亦何可以假人儼海守福寧太宜人板輿就養者五年官物未嘗及於堂以內福寧人歌舞之稱衆母母壬申儼海以計部郎請沐歸太宜人迎謂曰休矣枌

榆可爲德也於是悉出十指之餘拯人於阨困冬月煮糜活獄之餓者以百計歲發南北諸利米飯僧以千計而儼海兄弟廣之乎概以卹佃捐租以卹族中同善會以卹貧太宜人聞輒喜見顏色辟諸零雨自天既優既渥而爲四岳之興雲者太宜人也太宜人性嚴冷無時俗好闕以外罕覿其面屏以外罕聞其聲水舟山乘秋月春花宵歌晝覿一切以梵音唄語謝之自儼海貴益務爲啟抑嫁時葷飾有御之五十年不易者衣有累累縣鶉結者但時蓄藥餌衆子姓視儼海兄弟引觴盡歡

共訝無生所以爲樂日獨晦未發而息曰老人無所用
焚符留客蕪餘之費耳每謂人非勤苦不生遇有乎無
名錢者必晒之次君儆與鏈闢寂居蕭焉人外欣欣以
素風相賞辟諸河出崑崙所活千八百國而爲澤長斐
況漢王以蔡之宣房者太宜人也嗟乎太宜人之爲太
宜人者難哉前乎儆海之未第而貧能致其情如儆海
[illegible]誦爲孝爲敬爲誠爲睦爲慈爲仁者難後乎儆海之
既第而貴能率其素如儆海所誦爲勤爲儉爲正爲介
者又難語云多陰無羨草多陽無羨木物理且然況於

人乎嗟乎太宜人之爲太宜人者難哉然而太宜人之
爲德於婦昔女者家也爲母而施及鄉閭矣太宜人之
爲德而傳於婦昔女者一再世也爲母而施及十百世
故以婦昔女著太宜人賢也不如其以母著也吞先君
予之婿於玄淵公未成爲耦也而先君子之德玄淵公
與其偕上生公游暨世奇兄弟之偕儆海兄弟游甚於
其成爲耦者也上生公交予之能世其好太宜人婦德
亦與有助焉然世奇不敢以私類而盛稱太宜人之爲
母何也曰著其遠且大也太宜人素無病病三月而卒

撤帨時以歡喜二字示化神觀烱然或謂太宜人禪力
既深而儆海推本至德歸諸曾氏發寧之志嗟乎是母
是子哉余故表之且詳著之以慰太宜人子孫食母德
而咨嗟涕洟於栝棬之澤者且以風天下所謂京陵東
海而進之爲德矣幾太宜人之積厚流長者儆海名炳
儆璉名坊餘子姓嫁娶詳誌狀不具述

施母黃太宜人墓表

當　穆　神兩廟時吾邑罔卿勵庵施先生以碩德儀刑如渾金璞玉皆欽其寶每念之有古甫作頌之思至天啟崇禎間先生之孫泰先用開曹眘起慷慨言天下事又如龍泉太阿截蛟斷犀一時望風采者以為元禮子方復出而贈職方雲陽公發光潛物恂恂田禾將軍子貢守先生之渾璞以陰啟泰先之風采乃共稱內助成公義方且卓犖知大節不愧為泰先母者則黃太宜人也太宜人父曰光甫公母徐孺人大父曰龍城翁光

甫暨徐孺人蚤世且無嗣龍城翁痛之甚太宜人泗淚交橫歲時潔蠲供祀人謂光甫公無子有子龍城翁每對太宜人亦輒為破涕黃故邑冑族而罔卿方宦遊兩都稱顯融太宜人于歸則布裙蔬食澹泊自將如不知為貴家女貴家婦者事罔卿暨盛宜人曲意成歡三十年一日凡罔卿屨杖所及花茵月夕山巔水涯太宜人必兀滌瀹以俟罔卿對客輒譽新婦賢時高歌將進酒以自快盛宜人滯末疾十餘歲太宜人摶顙籲天寢不怡食不甘者亦十餘歲沒而一慟幾於滅性贈公產故

薄一日不戒於火室盡燬太宜人捋荼蓄租內支生計而外以寬贈公于憂贈公病則願以身代贈公歿則願以身殉至己巳單冊儲恩錫孺人晉封太宜人念贈公弗及被再錫之寵淚簌數行下無臧牛衣對泣時也其勗泰先不以愛瘵勞不以朱紫先名義當為南宮則曰人重科第科第何足重人立身報主孺子母自菲薄已就養京邸[illegible]城下且暮虞叵測則曰本朝豈功厚德今上明聖[illegible]君父在舍此安之已泰先副楚臬楚氛方熾為正色趣行曰荷國寵榮時當多事正須馳

驅盡瘁以報萬一且經有云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戰陳無勇非孝也若誠念我無以我故懷退避心罔卿家世清白留硯之期于泰先獨切太宜人每以繩武相勗曰汝祖門如水得昔人四知之義家雖貧貧固自佳若輩正慮不能貧耳嗟乎人涉世末流孰能不波利不盈咫雀躍而爭害不盈腓鼠思而竄彼寧復顧綱常名教為何物哉太宜人以閨閫女子而家庭敦勉並依忠孝直逢心繞指之輩聞之愍焉慚悚焉汗下此吾所謂卓知大節能成公義方而不愧為泰先母者也家君子

游冏卿父子間最稔與贈公兄海陽翁稱異姓兄弟余又少從家君子讀書海陽翁家習其內外名德如娌妯娌惇族戚董治家棣太宜人與諸姒均藉甚人口然而太宜人具丈夫槩矣易坤之含章無成有終爲臣道妻道夫含而章則非止以隱默當靜好者也臣以終乎君婦以終乎夫則非沾沾酒食筐筥之是議者也泰先奉太宜人教侃侃盡節官下其衛兵楚黄經晝戰守至有數萬甲兵之號然則太宜人引陳大誼以趣泰先豈惟終乎贈公之義方益泰先所以終乎王事者受之太宜人數言裕如爾余故次而表諸石以見坤德之闡於名教且以愧夫世之丈夫而巾幗者

王次公暨配徐孺人合傳

吾嵩次公自吾友凝明始凝明負骨骯髒于曹葦軒所許可顧心折次公長者已凝明中道夭吾黨一二金蘭之契馮棺慟之次公亦哭極悲如其親見季也余則益心折次公長者已與次公晉接朗星氏甥侯伯遠氏游鄉林接席率爾欣暢次公量不勝數合而浩落之致過於酒人語未嘗臧否一人物而清言雅謔皆可發勝秋之部予則益心折次公非直長者已聞次公皈心淨土與配徐孺人梵修一室之內以梵唄爲琴瑟予則益心

折次公長者身又轉而現居士身矣噫其人何可無傳也作王次公夫婦傳次公名學一字千古別號晴海托海上晴人以見志也王氏自庶常凡巖公起家清華奕葉纓冕而公外王父爲綦方伯虹州公兩家子姓甍集燭光香霧經月不歇公處其間泊如也獨矻矻手一編與綦漢上人相對方伯負人倫鑒奇愛之有聖小兒之目而肉眼謂是何爲者將使庖犧蒼頡典文章耶公笑不答亦竟蹭蹬一諸生以老然嗜古愈甚所爲詩歌古文辭秘不以示人曰祇可自怡悅而已而悠悠之論卒

無知王次公文者蓋今人不喜彈古調如此至藏德懿行稱其口碑則無問識不識又無不知王次公人者曰是終身孺子慕每過兩尊人影堂而泫然者也是白首窮經不忘先志至從子受脩大對彤墀而後棄去鉛槧者也是玉昆金友困無常廩衣無常主不似日煇許武以矯激爲名高者也是代亡弟字其孤嫁其女償其逋成其家所謂死復生而生不愧者也是門無襍賓傾蓋之契沒齒以之者也是爲當世大廈不足賄財有餘賙言肝膽照人老而靡貳者也是太和爲表誠心爲裏乎

生不作青白眼翻覆手者也是澹漠自好一半脊三十年未嘗錯寸趾歌舞筵頭者也而公從子後先來問字者則又盛述徐孺人之奭曰孺人生江上節義家讀書知大體其治閫也諸平頭奴不敢以惰見婢子輩不敢以飾見即吾伯父不敢以褻見也嫁四女又嫁一從女而皆出自十指咄嗟取辦井井如也子永祜則又泣且語曰吾父五十而舉吾吾父以爲掌上珠吾母則亦爲掌上珠也語已復泣嗟乎其亦足以見孺人也已孺人偕公學佛先公而亦公之卒也後孺人三年病中遣去

偓佺獨坐有得繩床藥臼相對寂然至于撤瑟不改常度若是者謂學佛功耶吾謂公一生積行無愧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即不學佛而死死固安也然公精心禪觀似于懸崖撒手有進焉者而孺人亦共證無生旃檀終歲至東謁南海西禱玄嶽迴洄涉險徙丈夫所難而孺人銳然從之或謂雪山雙樹間定不可無兩人倘從西來問青蓮花有並蒂開者是必公與孺人矣然吾不盡論論其事之信而可據者■馬生曰吾邑王氏之有東里猶晉之有瑯琊也瑯琊諸王如茂弘之功武

子之致逸少之風流一時幾不可兩而論古者別有奇質於汝南之閻解藍田之貞樸豈非所謂空谷幽蘭者耶夫次公亦猶是矣吾每遇邑中推擇鄉祭酒輒笑且詠何不及次公逆吾友何非鳴至而次公始與朋適棄先生並推為鄉祭酒然次公病不能起也無何先生殁次公繼之矣歲在蛇賢人嗟是耶非耶抑次公不欲自發其幽而天亦并不欲發次公之幽耶孺人椓家用嗇嗇閒夫次公之洪龐非濟以孺人之明敏其殖之不落者幾希然則天生孺人以成次公固相得而章矣方諸瑯琊亦鍾郝之嗣音歟噫若次公夫婦者又何必登青蓮座而後傳也

王凝明狀

凝明去余二十年矣而余之不能去凝明於懷者二十季一日也葢凝明沒十四季而其子曼修始爲諸生有聲又四年而曼修成進士始詮次軼事屬余爲狀余追惟壬寅歲同凝明補諸生爾時凝明已儼然祭酒余黃口孺子耳而凝明忘年進之時有過善之譚三日不命束不自覺紙之飛也五日不握袂不自覺趾之前也凝明每攬衣長嘯撫几向余曰吾生而疏節骨體不媚無諭後世卽今誰相知定吾文與人者意葢以知己一人

屬余也二十年來言猶在耳嗟乎非余狀凝明而誰狀哉惟是余之不忍狀凝明者有五王氏之在梁溪比於晉琅琊凝明曾大父禮部九巘公與伯子編脩堯衢公並以才藻入翰林爲吉士九巖公生鴻臚梁川公梁川公生郡庠彥麟郊公才而無年論者以方琅琊之長豫云凝明既蚤失怙又終鮮兄弟念青氈一綫僅尋中替計欲奮起孤身手還舊物所爲砥礪薪膽者幾於晝削荆而夜然松而齒悉壯始靑其衿且隷脩文之籙矣凝明年十五六讀左傳至秦百里孟明事署曰此一孟明

者始累因而終佐伯豈非古稱拂亂而動忍三折肱成良醫者乎葢其中所自矢已情見乎詞而竟抱此恨恨此余不忍狀凝明一也凝明幼具殊慧麟郊公奇愛之與毋秦太孺人遞弄之掌上甫就塾師卽有倍年之課已從時師學爲舉子業厭棄時模銳欲成一家言于今文不好所爲駢麗明暢而好其險僻窈窕者所手鈔管韓爲烈數家用自欣賞朱墨淵泚摩挲不去故揮毫落紙多抉新義於向郭之外嘗一下帷檇李之祥符寺再與吾黨尋盟九龍二三兄弟片言道合意氣干雲然無

不推凝明能衆者吾黨社中約法嚴于三尺或迫則用幸爾語得寬政爲幸凝明獨矜貴不輕下隻字曰吾祭何以數縛之責易吾一日之千秋哉葢子美所謂性僻耽佳句于鱗所謂勿讀唐以後書於凝明見之而中道賷志國門之毂既已寂寂名山之價亦復寥寥此余不忍狀凝明二也凝明歲歲淸峙雙眸如電方在襁褓乳毋試令啼終不啼試令笑終不笑四五歲時與羣兒夜嬉或爲鬼嘯以怖之羣兒駴走凝明恬不動識者謂此

子

猜神大於身矣已稍與世作緣益孤立行一意遇不平
事沸如大在與遇不如意人刻如鐵在骨遇一切折腰
齲齒柔而善曬者杌如芒在背偃蹇不足譙訶繼之曰
謂如物着喉不狂嘔則不快仰攖當世顯盛或虜禍巨
測凝明掉頭去不顧也吾黨品藻凝明謂於聖門當列
季路之林令得席寸柄小兒頭角定不似今首鼠兩端
容容微福者而蘭摧玉折卒爲蕭艾所揶揄此余不忍
狀凝明三也凝明既不得志於制舉則旁肆其力於詩
詞又不足則託之書禪醉爽詩詞匠心獨妙有襄陽之

風書則翩然睨松雪而上之禪理霏霏可挈提黃檗臨
濟間臂不執方爽不按矜而一時國手並惶恐謝不如
或舉以似凝明凝明曰是能名凝明非能名凝明者也
步兵之屐中散之鍛爲足盡步兵中散乎哉蓋凝明所
謂無聊遣寄不欲自名者類如此甚或流連瓢杓醉後
耳熱撟首問天曰世又將以吾爲酒人耶嗟乎其意遠
而悲矣此余不忍狀凝明四也凝明風格近晉人甲辰
歲與余躬息關邑西華藏寺寺枕山就湖爲宋張俗王
賜葬地凝明愛其幽敞有終焉之志觕馳書相謝以爲

遊仙行不可無賦性好客清言雅會揣澀間作古醞嘉
殺咄嗟取辦問杖頭錢不給則泰太孺人脫簪珥佐之
又不給則子母家錢佐之謂吾寧囊空毋餅罄一日同
吾黨飲友人許意期期不慊謂余兄弟明與振公偕來
振公者同社黃子麟趾亦豪爽淵遠士也時迫除一夕
矣已如期往則凝明方佇立庭柯下迎余三人笑而入
閉鑪快飲飲半聞外氏家變踉蹌別去戒平頭莊酒以
竢余三人自爲主賓酬復無已凝明歸則漏已下四十
刻見余三人訝且喜復命太白徹晨鐘而散于時覺竹

林金谷諸人可夷然不屑而覩此雖近藐若山河此余
不忍狀凝明五也雖然余之不忍不狀凝明者亦有五
凝明率情白往多直少文而特婉孌有至性乙酉喪麟
郊公甫十齡耳哀感悲號擗踊備禮人嘖嘖麟郊公有
子君平偶及麟郊公即吾黨酒籌茗椀間意色愀然唈
言頃廢奉泰太孺人寢昏膝下或出外作宿舂糧游則
寒燠陰晴往來縈臆每自傷不能致青雲而煩太孺人
十指輒泣涕下沾襟方病劇時思以身故刺太孺人心
猶强起齣飾爲好言慰太孺人已太漸拊膺嘆曰傷哉

君母以苦年失壯子也吾年來多躁多怒此皆痛悔吾
自知之不能自療乃用兩孫累吾母吾不得比人子哉
輙又泣涕下沾襟久之或勸以處分家事則應曰諾然
竟無所處分示太孺人在不敢專也而太孺人痛念凝
明孝亦卽世余始悉其母子間事知凝明孺子慕益生
死以之矣所不忍不狀凝明者一凝明標持峻整乍面
對恍惚百尺樓上稍昔之更究然長者披豁微委款曲
倍至所可全爾漸落落不數人歎情休暢逌于俳諧急
難相極亦不減爲須之誼間有陵季遠屬坐困苛蓋爲

非時之卯卽解衣授餐曾無德色口偶然爾何足道或
知交一小謙至投袂而起面發赤而靜未幾靜顧排之
矣于少年時軒軒車上儔者痛嫉之幾欲嚙其面然提
獎後進孜孜如渴又幾欲番俗䌹立引之天門益世乎
平生不解藏人善者自吾識凝明覩凝明所與交或旋
顛爲吾或釋憾爲德亦或終其身翕翕訾訾于凝明卽
吾黨不能開訖其口而凝明城府豁然第人負凝明無
凝明負人也所不忍不狀凝明者二凝明吾爲襍案語
僻輩環坐偶發一論動心駭聽至闢貢玄想勞欲抵搭

則必援今在中之暢其說而後止或徇儒拾人牙慧傳
合義根則搖首捉鼻示不可暫忍之色不得則漫謝之
曰若卽語諄諄如吾聽藐藐何于是一時不同調者咸
目凝明狂生狂生而凝明豎義送難悉根理要至論忠
孝大節一字不肯借人假與吾黨評隲諸葛武侯韓魏
公文信國及　國朝于忠肅諸君子悲歌慷慨卓然有
尚友百代之想稍及榮貴勢利中事卽寂如桃梗土偶
矣古有放言憤世不詭六道者凝明其人乎所不忍不
狀凝明者三凝明觝斥俗務生旣華胄時用阮仲容猶

鼻布揮自擬于持籌握算非惟情不諳性亦不諳而揣
摩當世大計多鑿鑿可永金石壽丹青吾黨間有疑事
就凝明射覆不兩言撥雲覩日矣所援厭者踽行纖步
隨人鄉踪然撿押仍不爽咫寸自髫年俯材于比偶隊
中丙申至庚子三戰三負而未嘗一走間道取勝曰吾
不知世有所謂陽鱎魚也余嘗論凝明是大事不胡塗
言嘐嘐行則硜硜者而耳食者不盡解也嗟乎凝明豈
耳食者之所解哉所不忍不狀凝明者四凝明高梧寔
䟽不斤斤向來人問渡或與同人講究說故紙云何云

何則大呼何來此鍉嘶語而分肌擘理若然可支[illegible]
翟于毛氏詩左沉湎諷首而得之風雨鷄鳴之變學臣
遷客之思、政從斷叙頓折中悅見生向凝明亦雅自負
吾師不偶于時然將次風雅自足揭抡千古但以質字
筵句擇者未免河漢耳憶吾齋樽酒細論有深於詩學
者舉詩名家某某第一流某某第二流凝明意覩之旋
如也時擬凝明為大耳誰知其苦心自得于要妙之際
哉所不忍不狀凝明者五嗟乎余所不忍狀凝明者淚
與楷俱即余亦不能自辛其亂而余所不忍不狀凝明

者莫以枯腸禿管追贖人髣髴於二十年之前恐屋梁
顏色亦杳乎不可問也然則余終無以狀凝明哉是無
若曼脩狀凝明之真也[illegible]體似弱而志則壯膚近清而
神則腴于世法不甚嬰心而中藏經緯處家近脫畧而
實不以小者近者妨遠大之圖布袍敝屣嶔嶔如老儒
而抵掌今古談笑風生則令人驚其神駿而灑焉心折
旨不出鄉閭身不都通顯而意之所旗必在鼎汗青而
銘姓氏于尚呂斯言也曼脩自謂得其似余以為窮其
牛矣則又無告凝明自狀之真也凝明之言曰失今人

過古人吾師不恨失古人遇今人吾深羞之又曰文章
者取以模髣古初描畫臉靨若借他人之鬚眉為自己
之部位即生韻已盡而神貌刓以得昉斯言也凝明蓋
以文自況乎或又疑凝明達生似漆園叟何不齊榮辱
寔得喪區區甄背鼠肝胡有于凝明而觸物惆悵顧影
自憐龍性未馴鸞翔已鎩得無小損凝明之曠達嗟乎
士薄進賢冠易耳其先世風流文采照耀人倫而又自
負其才氣推排不偶至與愾於積薪增悲于伏櫪上不
得振高曾之貽裘下不得抒胸懷之覗蟲乃欲其隱黙

自寬忍人齋灼視人眉宇豈易言哉豈易言哉語云貧
賤驕人為一身易為君父難處亦可以覩凝明之志矣
前是凝明秋由夜坐歲氣見侵病旋作旋止已集友人
齋頭值拂意事歸歸途風雨驟劇凝明挾一小奚蹣跚
行雨中暴風滅燈彷徨抵舍疾大作遂不起余時黃書
涇里比歸趨往訊凝明凝明傳語珍重且馳赫蹏相示
曰已矣吾道義肝胆唯君家兄弟極欲一見畧抒悶懷
正恐見時腸寸寸裂不復堪措一語耳余得之凄然哽
咽比再往涇里歸則凝明遽撤矣嗟乎凝明一生以山

水朋友爲性命而爲德不齲反殞其身天之報施是耶
非耶余所爲扼腕椎心淚竭而繼之以血也凝明豕故
饒藏書經子百家外率多異本縹囊玉軸楚楚几案晉
絕時躬自封識手一鑰畀尤孺人曰此吾一生心血也
兒解讀此則善矣不然愼無輕授已尤孺人攜曼脩兒
弟泣而前至此㷀㷀者何地凝明黙不應第微吁曰吾
生平根此事未了復何言曼脩感其語與弟平倩發憤
讀父書飛騖絕跡遂以領袖詞苑然則天之報施其在
有而無無而有之間哉凝明先見夢曼脩愁服瘁容似

愁別狀曼脩將弟時再見夢常服睟容似欣慰狀故知
凝明神理緜緜不與形骸俱盡然凝明非專以一第望
後人者曼脩清心懌澤定與之治最於華下馭龍長途
馳驟千里方自此始嗟乎此凝明之所以著也凝明諱
某生萬曆乙亥卒萬曆乙巳得年僅三十有一配尤孺
人子二長某卽曼脩壬戌進士今任南京禮部儀制司
主事娶華次某卽平倩郡諸生娶　凝明以萬曆　葬
時曼脩兄弟尚幼未皇闡揚先懿徼賁鸞　龍玆特
脩乎余不佞轉乞不朽於　立言大君子以完二十年

未完之事坡公曰傳神者得其意思之所在而已凡余
所爲狀凝明者有漏無溢要皆其意思之所在也伏惟
椽筆賜之頰上三毛則豈惟曼脩兄弟世世嘉賴卽余
不佞得無負凝明一人知己之盟而稍寬二十年一日
之懷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先父廣西平樂府儒學教授　勅封翰林院編修

文林郎涵虛府君行狀

嗚呼不肖而忍狀吾父哉人知吾父之備福而不知實未享一日之福也吾父於先大父稱令子而督季見背萬里扶櫬閩關叢棘中是爲令子未享令子之福於不肖兄弟稱賢父而不肖輩甫翅有季既始釋褐頹迂疎不諳時務則又皆吾父代以履薄臨深之日也是爲賢父未享賢父之福弱冠有聲詞苑稱名士而七試南北闈俱抱璞歸是爲名士未享名士之福分訓東安人欽模範稱明師而當萬曆末年巡方薦剡數歲一上吾父又性不肯貨緣雖當事者雅重吾父儒術資遷西粵一氈是爲明師未享明師之福平生被服仁義至老不怠稱吉人而佐饘無幾茹荼半之仰頃徽縣之期但得延以數月無論不肖星馳歸里可再奉德言而捷書自南恩旛自北亦堪佐吾父開懷進一卮矣然竟不能待也是爲吉人未享吉人之福嗟乎此不肖兄弟所爲心絕志悲淚枯而繼以血也已又恐痛思之吾父所生不能盡得於天者或藉立言大君子爲錫千秋之筆以補之

卽不肖兄弟獲免於有善弗知知而弗傳之議是吾父失之愆而得之幸也用是敢偷殘喘掛不肖兄弟所記憶合之吾姊所提命稍爲詮次備採擇焉吾父馬姓諱希尹字惟任別號涵虛先世爲楚王殷後南唐時遷其族於金陵數傳至廷鸞仕宋爲翰林侍讀元末有眞一者自金陵避亂錫之延祥鄉後塘里家焉子孫世有隱德五傳至怡閒公諱珮力田工詩昔號長者怡閒公生東畦公諱鈍傳學能文動必古處六應京兆試不售所教授弟子多顯名詩率爾落句有蘇州香山之風東畦公生竹崖公諱濂是爲先大父以嘉靖丙午魁其經庚戌第進士一生清介耿直筮仕仙居令終桂林守並祀名宦生吾父兄弟五人吾父行居四與叔太虛公俱生祖母陸孺人出吾父生而奇慧成童時搖筆數千言皆入其玄中先大父絕憐之以爲類已先大父官粵西吾父與叔從之粵西已先大父病歸殁於武昌之簰洲吾父時年十四先大父執手囑曰歐陽文忠公四歲而孤卒爲宋名臣汝年過其十矣勉自豎立以成吾志吾父聞言慟絕而甦後毎追述斯語輒流涕沾襟或譚楚山

川至武昌者西望哽咽無異春秋霜露之感也先大父薄其中人産吾父所受不及十分之一吾父置弗問但取圖書數卷時對之摩娑而泣曰先人手澤惟此而已一二老僕微有知識私語以爲此當繼家聲特合催餞難待炊爨餘且有陰笑爲騃者吾父亦置弗問邑先達少司寇嚴公偶見不肖輩猶娓娓引爲佳話也當先大父守粵西値征古田指揮軍興或傳酋首犂銀豹已獲者制府欲據以報功先大父心知其贋持不可已卒獲銀豹制府慚且恚叙功獨遺先大父坐是止量移轉

運兩浙而先大父病矣吾父時髫遺事及此泣數行下日三年之瘁而鬱鬱沉諸宿草子孫之責也夫不肖兄弟聞之則亦泣數行下已從大政記諸編覈銀豹事悉合然念雖如吾父以十四歲幼孤而了其情形顛末似曾爲壁上觀者先大父令仙居時吾父尚未生不能詳其治蹟獨手所爲斷德亭去思碑記恒烏烏終日適王峰顧台室先生嗣爲令友人王仲至從先生所馳示邑志始知先大父爲　本朝名宦第二人且藏其去時有式送兩行淚宦行一擔書之謡吾父悲喜駢集如起先

大父九京而謦咳之也曰微仲至子孫不知祖父之行甘棠矣客歲金沙友人蔣楚珍司理天台請祀先大父學宮而裒其碑碣諸刻纍纍新之吾父見之泣曰嗟乎今日孰有披陳根縣諸日月者吾世世子孫毋忘蔣公也先大父既歿事嫡祖母金宜人生祖母陸孺人皆盡孝陸孺人督吾父援金宜人特剤以寛一日偶嬉于宜人側墜器及宜人趾宜人恐孺人之見嗔也爲誠而隱之吾父頻以語不肖輩且泣曰如宜人之德寧愧在柔吾諸兄式微矣後宜有興者陸孺人明達具丈夫氣先

大父宦轍所至必偕如考較則力主寒門訊讞則力求生道以至監督鳳陽倉儲而却庫羨萬餘金所得孺人內助居多既携吾父及叔從粵西歸日惴惴如魚肉之在刀俎幸吾父爲諸生事小定而吾父痛定思痛低徊孺慕猶孺人相依爲命之時曰吾父所以獲有其千秋吾兄弟所以獲有其一日者毋也語已輒泣不止吾前母吾母相嗣盡孝養絜修馨膳拳講而進惟恐失孺人指稍不當則吾父跼蹐移日或偕吾母繼以長跽孺人有一胞弟老且貧來就養吾父吾父朝饔夕飧無倦色

且時所館穀局之有兩從侄虛亭虛閣買於[illegible][illegible]亭翁尤負俠游諸賢豪間孺人鍾愛之猶子吾父於締好亦同壙竣孺人壽六袠虛亭翁仰選弱材以備百季從吾父之志也孺人歿吾父齒逾家杖矣饱塊歠粥悉合古禮泣謂不肖兄弟曰嗟乎汝祖母幾幾望吾以及汝兄弟而無以瞑其目也則手次孺人遺事數十條將爲朋狀片石地而事有難顯言者終緘而秘之旣曰吾姑猶皆先生留此潸潸者痕以示子若孫哉權厝之日憑棺長號哀動行路迄二十季棬棬偶觸未始不淚零如

雨也先世壟道有二一龍吟一鵝湖相距六十餘里祭掃必以其時分至伏臘祇祀家廟愛慤致凡珍羞鮮味未經薦新弗敢嘗雖廣坐中親朋強之舉箸終托他詞以謝逆大父母忌辰則縞衣蔬食輿有持以終身之喪者叔少吾父六歲艱險共嘗在原之篤老而彌篤生大母歿盡推室中藏予叔而附身附棺什伍其入猶曠石諭不肖兄弟曰區區解衣授絮無能爲汝叔療饑恭何或家庭良會酒後輒用少時事相慰藉甍自粵西歸叔適鏞一所弄紙球甚固或疑其藏金也甍跡之跡之

悉措之愈堅吾父叱令擲去各瞑哈而散一日偶語及此相笑也已而相悲思之景猶昨也而吾父與叔供已矣諸伯初擁上史不久廢著非時之叩雖窮鄉必宛轉應之兄馮閎與吾父偕飯於庠三伯父坐聲懸詰庠師請見之飯而并及吾父晤時壘壘見色吾父笑曰何害吾金即兒金也侄可以將孝吾不可以將弟乎二伯父鬻田裴氏價小輕吾父爲直之歸其膏腴數畝碼曰謹守之兒蒐裘計盡是矣而亡何又他鬻吾父未如之何一太息而已生大母初于諸伯或不能忍已憫其中落

來則飲之食之見其子弟更教誨之吾父喜而致頌曰非母固無能作此意表行事或援先大父初歿時爲言吾父感頷曰吾知好耳惡知尤且田宅身外物而以間吾先人一氣哉吾前母賢而夭吾父爲之狀婁入屏牌對徐氏外大父母始終執半子禮不衰或覩明星有爛欷歔隕涕至忌辰吾母肅而薦諸寢室吾父戒勿令男僕近前曰是生平未開相外聲者而吾前母亦時若靈爽自不肖兄弟病癢疾痛旁及巾幘米鹽醯醬之屬無不示之夢夢中與吾母歡若姊妹行也吾父精誠感之

深矣吾母于歸時吾父煢焉侍諸生而外大父家綢繆
貴顯軒冕交錯吾父岸視不爲下外大父陰識之吾母
裝遣頗盛甫入貧家吾母摒十指爲生身暎攜衣甆而
飾服以飽不肯兄弟外大父好語訓吾母安之嫡必非
議訓終者外大父分訓太平吾父不遺餘力介知交齒
學行哲揚殁而會葬衆執紼送之葬畢率不肯徒步十
餘里臨其穴曰吾心感其知已之言以示勿諼也吾父
天性篤摯于倫理間有記恩無記過寧從厚無從薄類
如此莫先生純卿故詞壇名碩生大母脫簪珥爲吾父

具贄延之家塾一時傳稱職舉而先生亦雅契吾父爲
針木引之顛顛彦會肆用大恩顧先生過中天無子爬其
夫人依婿以居吾父每念之泫然曰吾得無恃吾父矣
表者先生力也歲時問候其夫人如先生存時猶黙以
未報先生恩爲歉古記心喪不嘗過之家受既變僅二
頃饘粥之未能給而稅則必完且必先至不肯通稍尤
諄諄以諭兒輪者曰林下人君臣之義止此一綫吾雖
貧不忍後也當分訓妻東過春秋兩仲丁豎三大節萬
呼之且執玉捧盈屏息竟夜幸無貫墜則喜動眉宇戍

寅不肯奉　使　諸衛取道里門吾父盛衣冠送之門
曰汝爲　朝廷馳驅萬里俾三省父老扶杖頌　聖天
子德意吾敢作尋常河梁分手耶不肯躬曆將事歸拜
吾父堂下撫摩慰勞如欲加諸膝者所云民生於三事
之如一吾父庶幾無愧使得立　朝端小兒丰采忠孝
大節必當屹然中流之砥而僅以鄉祭酒老嗚呼此不
肖兄弟所爲心絕志悲淚繼以血而不能已也台父少
稟異才前後奉先大父母諱不得試試輒爲諸生冠軍
學使者李公黎節奇賞已接[illegible]敎前茅邑先達爭虛席

間函丈奉之臨司郡邑大夫亦多爲易衣改席者如太
守潛江歐陽公邑令豐城李公滙浦林公並當世大賢
獎識尤踰恒等而吾父寶身如璧恥挾赫蹏之牘以恩
請燕諸公每舉以風諸生曰如馬君何至世有陽鱎魚
也癸卯不肯以童子試第一隨吾父入長干吾父尚勃
勃作扦狠枯脊意而罰前不一月輙病病小愈欵曰吾
兒棘試無不病者此戰爲背城矣又如有物爲敗之命
也其將食報於小子乎而不肯率意縱筆幾隽復落吾
父則時咏少壯不努力二語自責意實爲不肖兄弟警

以下原缺

舉也丁卯張子九服弱吾錫捷書夜至九服固亦吾父修分日之而且瞻前增繳者時猶岌岌未免七人之莖吾父聞而往喜無減二彥與不肖兄弟之偕舉也曹子元宗尊人周翰先生爲夙昔石交元宗兄弟試在徬失問吾父日夜望其舉則又無減於望不肖兄弟之舉也吾父撫要人士如子弟要人士過錫必問馬先生安否停舟請謁亦從似親子弟見其父兄暱乎使吾父得遂其志用一同自哭所謂後世子孫祠我不如桐鄉祠我寧述多簾而僅以博士師老此又不肖兄弟所爲心絕

志悲淚繼以血而不能已也吾父一生不變交必名勝少受知傾端文公兄弟暨秦常陳先生呼以小友已與高忠憲公暨少司空關適葉先生輩同補辛巳博士弟子又與周文簡公暨尚寶玄臺薛先生旗所丁先生如應于先生觀宗方蕘賈先生輩同社道義切磋無間歲々然落落滄交即諸先生尊顯擁皐比仍敦布衣夙雅不屑爲搢紳磬折之態意所獨得侃侃孫舒無一語依徊諸先生彌重之葉先生赴南太常念吾父食貧手五十金相贈吾父襲之篋中歸時手而還之封識宛然

先生固清德絕世則驚歎謂君殆清畏人知者而辛巳同譜如弦所張先生蠡陽華先生輩尤稱頌果蠡陽先生故延吾父于研席其尊人及泉翁深器重吾父締忘年交吾父心佩之以季妹字先生長子蹊玉逮先生及蹊玉俱謝世而念及泉翁猶惻然不禁人琴之慟也茲所先生既從濟上歸而皆養重時聞聲見思顧先生餉一算器輒謝去曰老人不耐以長物爲煩朋友來而不往非禮也與還葉先生贈金事雖大小不同迹以微吾父介性云至濟川張先生養泰王先生冲凡稽先生海

陽施先生皆同譜同社濟川先生守桂林周旋先大父俎豆敝甯復振吾父於其身後愴懷特深曾以吏孫見若立趣不肖解之曰廉吏子餒矣其能支乎冲凡先生故貴公子一見不肖於孩抱即訂婚媾時吾父家四壁立也無何女殤吾父每提不肖曰是能爲歲寒交者兒他日即貴毋相忘海陽先生少與吾父出入必共而養泰先生則吾父夙兒事之不肖女字海陽先生子女孫字養泰先生曾孫吾父喜爲加一餐曰兒能念吾金蘭甚善雖然配女法不外是矣兒識之不肖謹勒其言因

憶吾父生死交情更僕數未易終但自所記一二勝集
鴻軒夙舉論文而不肖兄弟挾書策以從引酌而不肖
兄弟執盃斝以侍兵覺形骸盡脫神爽爲開而令如與
桑提壘之不可卽矣不肖兄弟蚤歲亦多四方交二三
友轂遂或命駕近而携般柝遊賞奇吾父愛敬之浮於
不肖兄弟之愛敬吾父執以至及門問字之彥片言合
道撫几稱快率然邂逅欵語移晷憶客秋徐子爾贊赴
黃岡吾父穷分聚首參横手轉猶飛觴趣飲而後別也
嗚呼吾父沒復向誰論平原肝胆哉吾父夙厲風節壯

年爲不肖兄弟朗誦出師陳情諸表正氣歘音吐如雷
門幽貞未顯悒不卽表章之萬曆間折檻伏蒲名賢林
立每道其姓字涕流於頰自食餼後里中推擧節烈孝
行鄉先賢鄉飲賓介等以得吾父領袖爲榮有持十紙
請門者面發頳拒之曰吾緇衣之好而爲市歟仲妹嫁
何甫月而寡矣節甚苦兒媳鄭氏未字堅從一之志吾
父於諸子女中特加欽重語不肖兄弟曰朱紫易得此
不易也天厚吾家多矣若輩黽勉忠孝以報之迺　冠
変缸憂之至廢餐寢間有規避處鍏者憤然舉先大父

事謂不肖兄弟曰昔　入宣大遊報方棘廷議貴倆者
衆皆心慄爾祖特初第慷慨請往卒賴以濟燃眉噫此
道今人棄如土乎爲泯滅久之餘或觸事感喪則寄之
詩歌曰聊存野議以愧容容者讀者謂忠愛之思彷彿
子美夔州諸什也平時恂恂修謹逡實貪髩脊必講均
禮間一失色於人儼焉如不終朝而公義激發鼻端拂
拂不自知其音容俱變萬曆間臺檄下郡邑采諸名臣
事蹟邑有欲抑邵文莊公第二者吾父向學師諍甚力
曰今日之事不過爲文莊無子孫耳若少知讀書明理

義誰非文莊子孫乎學師知不可奪卒首文莊公丙午
丁未間邑父母林公冉新贊舍邑多思乘爲輿府者吾
父手草祝　先師文稿經始之日出袖中大聲誦之聽
者色動其人遂辟易去澄江鏡軒金翁廉而善心計衆
議擧以視工吾父命吾弟親往敦趣之至而隆禮優之
翁故耻皎皎自汚纖悉並登文簿吾父則握管代之典
記翁又負骨不受人陵踐吾父則戒童子謹伺顏色無
失長者歡工竣特爲七言四律贈其行翁以吾父故亦
惟力是視一如夷門監之願爲信陵死也或謂吾父公

事何獨相累曰惡是何言不曰宮墻水木本原乎癸亥邑父母劉公議築塘惡吾父與葉先生董其成工未半葉先生赴留都屬吾父專任之經費出入不一假手於僮指今冊在敝篋竹頭木屑吾父手筆猶與口碑俱新也吾父莽夜四知凛逾杲日白晝餚至大耋誓勿受無名一錢十室之內空囊羞澁酒如白碟或瓤其稍從達師笑曰休矣安有白頭孀婦而更飾者晚年益邊儉約月持十齋甚嚴曰老人非祈福以惜福耳然至子侄輩延師則傳諭中饋視昔加豐焉而友朋過從務傾篋倒

饌爲快倘供具稍薄未能令嘉賓盡驩怦怦如負芒刺曰淸白家縱不敢具品奈何以爲節而儉其師若友乎性又好施予即有僞爲枯魚之狀以丐乖十者必不令徒手去不肯見弟或道詐以自笑曰君子可欺以方不願汝曹察見淵魚也宗人多變不能治生見之則咨嗟頻顣時津津文正義田事笑曰吾今言此何異夷齊而譚京氐然了吾志在兒曹矣遇諸佃率用寬政冬夏之輸必親啟之曰萬一諸僕漁及額外豈刻肉醫瘡者所堪哉一日午出僕有擒逋佃而縶之者詢知其家病疫

幾盡髒且駭之爲仮而縱去鬮其租七石餘勿問吾母曾夢神語云待佃寬後當大獲善慶乃知吾父之心爲良田也自要束還林居近二十年先後六舉鄉飲賓止一再赴之餘戢匿影謝去即郡邑多年諸㞐好自公事外無私謁其持斧至者若世培郝公雲翼王公推如蘭之雅式廬致敬終未能一覿其面而至於雖出者頁踶夤不得明軟命不肯見弟爲婉悉白其事曰吾將待此而後下食不肯官京師毋家訊至及東南民力憔乎如有餘恫甲戌不肯歸沐兩值流氛震鄰隨諸先達拮据

守禦吾父輒慫慂之曰曲突徙薪與吾輩事蓋所謂痌瘝乃身又非止砥子白金者門下從游屐寔于戶或負笈不遠數百里（來或攜一榻期吾父不遠數百里往教之一用我法不肯徇其父）兄之指其高第去者若賀中冷司馬王砥中臬副執誼適肺附且並著重名然未嘗借[illegible]爲聲價即宦游之地未嘗先通一竿牘但相見則勉以立身報國無負期許夙心而有有隨之蔺受業最先班白未第如方樵周先生即渚丁先生輩爲追時昔而傷逝蘇離雲樹阻修時欲望衡對宇也家人崔雅所不問巨黠或秉閒紿以通財而積

子母錢相窖至歲除猶苦嗄嘈中夜未得一點枕睡然
對其人仍坦然海鷗鳥狎之嘗爲媚友鴆入義盟因二
三其德者苟未終而寒人負吾父悉聽之子虛亡是吾
父負人則循環胸臆寤寐引慚如戊寅歲予十金付不
肖曰此負革所張翁弇銀未還者亟致之時翁沒已十
餘年去結盟時且四十餘年即張氏昆季亦愕不測所
從來也不肖兄弟時私論吾父體和而氣加勁性約而
情加豐度寬而守加嚴骨冷而腸加熱所云渾金璞玉
人欽其寶莫能名其器而不得一登球壁之林頓僅以

山澥澤嫺老此又不肖兄弟所謂心絕志悲淚繼以血
而不能已也不肖兄弟六七歲始知學隻字皆吾父指
授晨寢雖酣促呼就裝夜還內猶未許氈聚粟責令詳
誦書所習者嘗寒夜命題五易蘀弗善抽毫手瘃幾作
苦吟詩瘦吾父召而語曰吾非不欲姑息恐誤汝曹耳
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此汝曾大父所以訓汝大父
也不肖兄弟幼無他嗜十餘歲猶日服一布袍不知羅
綺纂組爲何物吾父謂吾母曰紈袴之子少成若性兒
曹欲換衣千伽須自此立足耳辛未得不肖廉嘗報以

吾母所製布衣數種珍重寄勉謂兒即紫縷青綾頑慈
母手中線應無改日服布袍時也戊寅吾弟以薦試州
守吾父所寄勉者一如不肖侄瑞童而能文兒壬玉筆
亦發異吾父深致茁硯之期然微涉世法即用顏色代
譙讓矣幼兒丙玉甫知言笑繞吾父膝前移刻不見傳
命呼之而衣飾稍華艷形於面曰教兒當如是耶意尤
不喜容藤寶兒輕容即所往來夙游或假殺勢小爲不
法于里立時謝却語不肖兄弟此輩工於借端口惠而
實不至宜謹防之又語兒輩云近緇得黑汝輩識未定

尤不可不慎也少壯時見有貴而爲褻瀆于鄉者切齒
痛之自不肖兄弟獲雋後嚴戢家僕雖與人勃谿之釁
必加重創曰此輩何知明吸百姓脂膏正陰削吾家元
氣耳識者歎爲格言癸亥春不肖在都吾弟在山有鄉
民投控一揭即手函示弟云吾自汝兄弟徼芘祖宗並
登賢書謹循故步罔敢屑越及汝兄叨甲榜列秘署吾
與汝倍凜氷淵如果有揑借欺鄉愚者豈惟損汝兄弟
名節我祖宗九原亦深痛憤倘坐視厥罪安怖其嚴諭
速悛以保身家豚是宗黨閭之人人如負霜然不知其

雨露之者遠矣邇者百事簡却賦六絶句見志一勿與公書名曰嗟我林泉一腐儒有何品望重當塗漫從諸老投公札寧笑石遑松性孤二勿爲詞訟囑曰百訟都緣意不平持平全在吏公明徇私干請徒撓法肺石沉究何處鳴三勿處親友事曰至親誼友戚休同渡海豈忘舟遇風年朽蘿張非我事因人鼓舌愧梁鴻四勿發薦引啓曰術家禍福總玄虛一俁主人難再袪薦牘從來無半字請君他處覓吹噓五勿赴特設宴曰每恨五侯競作鯖素心殊厭冉中烹温公舊會何真率欲挽頽

風丞倣行六勿諾題主請曰仁孝相招未忍辭惜余筋骨謝絲時步趨拜跪供艱滋勉諾應供達者唯讀之想見吾父高致飄焉物外眞堯夫擊壤之遺也莊生稱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固憤世之語然而天之君子與人之君子合者難言之矣吾父光霽心期可質神明當赴要東夢　關帝揖之曰君忠義士也而要父老童稱亦無不恭說吾父者肩輿所過爭指曰口吾州此好官耳里中月旦咸推吾父爲彥方太丘一流至漕軍之横亦手額頌威德曾有一艘遇吾弟河西

務疾呼詢吾父福履再三致感荷然後去嗟乎此不亦天之君子與人之君子合者耶吾父素健杖屨足可支竟日立口可支竟日譚客座送迎不肖兄弟甚極引避而吾父興酣不輟卽抑所云夙興夜寐灑掃廷内於吾父直餘事耳不肖兄弟庶謂吾父卽未望百歲然春秋嘗不下濟南生也丁丑抱微疴不數日尋勿藥戊寅抱微疴不數日尋又勿藥念不肖考績在邇屢咨進止曰吾幸身荷章服無藉兒曹汝前毋汝前婦遲此貢玄扃久矣柰何重負夫御窮者初夏聞　單恩詔書出呼兒

壬玉前相欣慰且曰　國恩難報勉旃秀才以天下爲已任是汝師也嗚呼誰謂不半載而吾父遽棄不肖兄弟而逝哉不肖奉　命典豫章試因江上石郵馳傳三衢聞吾父病時愈時發且聞先後同差多便道歸省者亦抵家一省吾父吾父聞不肖歸語吾母欲巾櫛而出毋力止之已詢不肖曰江西遠乎已又曰可行矣時不肖覆吾父脉尚王適怒一童子欲掌之舌端尚作鴻鐘響也嗚呼誰謂不半月而吾父遽棄不肖兄弟而逝哉吾父於理學不言躬行時書片紙曰某生平鬭善但願無疾

而亡兩年來雖神思小減而善氣不衰春正上元不肖
兄弟張燈吾父之前堂酒盃情話凡三卜夜日數四扶
筇出坐燈下與諸孫握手爲笑秋孟之朔微苦痰旋就
平至易簀猶頻呼吾毋儵焉如蛻不聞一呻吟聲也意
吾父道力固足以赴其願乎吾父齒旣高朋輩晨星特
與嚴雲翁先生爲邑魯靈光毎互得閒問互相怡悅不
殊撫麈之游其沒也差池僅十餘日正人厭世抑亦有
攜手同歸者耶太淸泰翁吾父先下帷其家交莫逆而
如雲戴翁則吾父素矜其孝友而嶔崟栖遲之最稔者
一率子餽藥于生前一率子誦經於歿後悲號敘故咺
不可止雖兩翁誼至高然實吾父金石之忱有以動之
淸翁又爲吾弟言髮二子執經吾父門下吾父辟睅逈
絶時師翁特加俯牖什之二以旌心吾父謝曰初議所
未及也固請之終不可嗟乎非翁言孰爲言者然則吾
父淸畏人知獨還葉先生贈金一事哉吾父持論謂君
子學狂不如學狷曾大父詩示大父云有歎不須頻仰
屋有笑不須頻露齒稠人廣衆淸議多貞靜端壯愼容
止吾父時拈以參顏揶之訓卽與不肖兄弟課藝必主
傳註依法脉不肖兄弟或儳舛恣其筆者輒呵謂孺子
乃敢譌言問語諸壻及甥亦曷之謹循佣幅以持門業
曰吾自十四歲失怙徬徨絶險者六七十年而終免顚
躓以有今日所恃小心兩字而已則又時厲聲自省曰
一失足時千古恨再回頭時百年身益戰戰慄慄操之
皓首吾父終始不敢忘先大父箴洲執手之囑也吾父
故恊夢於籤而得之者遵吾毋命擇十二月十五日丁
酉啟而奉吾父合焉大夫士三月而葬禮文有之然不
肖畏此　簡書含殮未親出闈聞訃晝夜疾趨歸而逮
跣哀呼吾父已不可作方望望以有從弗及爲恨而又
重以日遠之痛盍馬鬣未封而腸寸裂矣倘微惠宗工
下筆闡之生面豈惟補吾父生前未備之福庶所謂見
乎其位聞乎其容聲者一展卷而僾然肅然也吾父沒
不朽不肖兄弟沒亦不朽敢忍死九頓以請

秦太清七十壽序

余之如太清秦翁也自公安兄弟甲辰乾經家君子門下而余兄弟亦以通家猶子事翁距今滄桑幾一更矣二十年中諸生進而名場蒸然欲穿卬司馬長卿見枚叔誰敢仍以璠璵相品者而翁意未嘗加京也已余兄弟俱辭附賢書余又幸入直承明時昔對而九疑者人人試牘時璠翁翁之好而翁意未嘗加熱也每父子兄弟庭除私論謂若翁者差不愧吾金蘭簪内乘車戴笠之盟茶時中心藏之因念翁生平涉歷獲感亦如滄桑

當中丞公握海内衡柄海内望影星奔以及於翁稍沾庇噓如涉龍門而翁恂恂田不將軍子自如也已中丞公中宴楚貴志以老翁内懷小旻之警而身支叢鏑於外廷焉不爲飛鳥依人態自如也已公安兄弟漸多四方交蕭孫瑤環瑜珥列於四席一時謂王氏門中優者能次者先而翁掩關持老氏之戒自如也故如翁胸中無人間凉熱不獨與余父子兄弟游然也然則翁自此即見諸孫累笏重戟冠蓋日相望於與寧之里而翁循墻以走自如也翁即爲國黃耇鄉飲之立自五而加六

天子就見之問所欲言而翁不釋其恭自如也今年翁與配施孺人偕壽七袠孺人爲岡卿懋楊先生女於翁稚不忝德曜諸稱觴者屬余一言衍之余欲考列諸史如所稱羨門赤松之屬既非翁所樂聞若如抑所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則翁生平已在不愧屋漏之章矣安所取金錫圭璧而爲諸切磋者無已有一言壽翁曰福在人與其借在翁願其享而已夫自秦闤闠驛騷之家刻鵰鳴鏑而其主人傯焉如不終朝即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而天下寒士不敢望之爲大廈是皆秦

能享者也翁素服高曾之矩粗畢尚平之負公理所云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者翁有之樂天所云有水有竹有粟廩有書庫有琴亭者翁又有之翁第於露夕花晨良朋萃止繹仲長樂志之論賡香山池上之篇風雩詠歸白堪偕二公視咲于千秋上下至翁傾身赴人阨困餒而餐寒而絮胥㡜而棟宇者以百千計矣翁黽勉以進之孫宗黨逮其交好孫交好逮其鄉閭而濡沫與江湖翁可無分多寡觀也總之翁生於世百年則取世百年之樂而世有翁百年則食翁百

年之德翁之爲壽不亦大乎翁先世自兩孝子以下宗
風門冑蔚於人倫而其後人稱能守東海京陵遺範者
必首以推翁是翁巳振秦氏累世之全氣而爲之扶乘
且翁生值　肅皇壽考之後而沐浴於　顯皇四十八
年深仁厚澤之中今者諸孫蔚起彯纓疊跡又適當明
聖中興日月載朗翁與孺人含飴以需三命正所謂天
下有道我黻子佩之日是翁又承　盛明累朝之全氣
而爲之尾閭然則天所以福翁與借翁以造福者如置
萬石鐘於中衢而叩之未有旣也故曰福在人願其惜

而在翁願其享也余與翁且覩甲辰至今三十年間其
凝凝簡髮數米爲惜福者今幾人歸然稱魯靈光哉而
風流賢達誦義無窮如前所引公理樂天諸君榮名金
石獨趣爲滄桑更易之外夫惜之與享其爲春秋孰多
余故印翁與孺人賜杖之歲爲十星一籌之始而覩其
所以終享之者翁如曰予多覩少規將無以老而含我
則抑之六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
小子夫余之祝翁其亦猶抑志也

壽余荊埜七十序代

德可見者陽也不可見者陰也周西伯之德至擬于日
月照臨而史記之曰陰行善蓋德未有不積諸陰而麗
諸陽者也范文正謂陰德如耳鳴巳自知之人無知者
然如漢于公宋王晉國之務其後也陳文惠富文忠韋
之壽考也不惟巳知之天知之而人亦知之蓋德未有
積諸陰而不麗諸陽者也甲子秋余掄士三楚得令司
計誕北余君其人不鳴不躍類闇修有道者巳簡知爲
荊埜公子公筮令吾浙之吳興爲政清美民思之北于

祠鄉而以籚籙見忌中含沙之螫蕭然齊橐歸公默不
自明一言也巳改令廩丘席未溫值蓮妖變起雖未免
爲地方受過然終賴公力收効柔揄廩丘民至今勒石
矣匆後而後令掩公功爲功且下石焉公遂以江離辟
芷老矣公亦默不自明一言也誕北弱冠令金谿治績
最百同以考功治當調誕北亦默不自明一言調得余
邑山城羅九於君折簿可理君理之一如金谿時有橐
在爲刀俎於一方者引三尺繩之不少假君去未幾而
橐在者食人尋爲人食矣於是余邑人人歸曲突之功

於君而君亦仍黙不自明一言余乃知公父子之世爲德而不欲有其名也乃誕北之同年生米君貢齋韋則又爲余言當公射覆撤䜿時一往不磨之雋氣冷則棲於藤上書則棲於院上幾令石骨遭之以香墨滿遭之以脱矣而郁蹄子于類殿秋風未嘗一露才人唾壺之色即公京脩自好去諱絶嫌奇書供養之外蕭森若寒椽吏其色者蔵椒蘭爲之而發光挫蹟未嘗與人蕭艾以自爲芳已午之秊乘鐸漢東玄亭奇字絡繹奔赴無何分較滇南碧雞金馬之神望公水鏡且不禱而至而

公厭薄春華敦尚秋實未嘗沾沾私桃李而旌其門公既上第在曲江香騎間一時有美説公而願爲營衾裯者公掉頭去不願然黙不言所以第曰吾未忍負三十年糟糠而已蓋公爲德而不有其名類如此余聞諸君言則益歎知公未盡因念今英流遝蔡于鄉評朝論無不爭赫然名者至欲援彦方太丘少卿次翁龔頡頏而吹塤篪於千載之上寥寥無一有先哲云苍重朝紳不若信於寒微之友生交游滿天下不若使閨門之内與我同心如公復何愧斯語公今年當賜安車矣方坐擁

大小二酉蒐巫陽之遺蹟問柏庭之仙蹤入世寒暄叢黙風置之而一二同人如米君韋將借公以徵報於天借公七十年前之積修累行以徵公七十年後之視履考祥而屬余一言中其説余惟歐陽廬陵有言爲善之堅堅於金石而眉山推命以爲夏商之季三仁退而飛廉進天人之道悖堯舜之世元愷用而四凶殛天人之道合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夫公自廻翔諸生至登仕版褰矣而公爲德無倦王戎之籌爾衡之刺阮籍之侘傺途窮公總聞如也公所爲

堅於金石者固無侯鯢齒鮐背而得之公家五子四孫衣冠統勝不減當年十六族而又生逢堯舜値天人之合如高岡鳴鳳誕北特爲之先耳公且從詩筒麴社中悠游以聽雝喈而膺聖朝日秩就見之隆典即前引于王諸公故事猶漢魏而下天人悖合參半等足與公分路揚鑣乎哉余請遲公登百歳稱萬石君家泚筆紀公事乎一觴爲公侑曰德未有積諸陰而不飛諸陽者也復乎一觴爲公告世之操蹄望歳者曰德未有不積諸陰而飛諸陽者也楚北章無曰吾父清與人知避席謝不敢聞問婧以余今日之言以代嵩祝之説

唐母張太安人六十壽序

子之賢必以母著難乎其為子母之賢必以子著難乎其為母然未有不相合益章者也余向猶及見孝廉扆宸唐公如玉在棠英能名其器公之子損占則品如玉璧之有床心矣張太安人於扆宸公德羅也扆宸公早世太安人方盛年持節甚厲聲不出梱懷清苦行之脩也若子卽不必如損占而太安人之賢千古也唐族甲毘陵至襄文公逾大損占其烏衣子弟也於扆宸公茂弘之長孫也鍵戶讀書食貧自得又南阮之仲容也是

母卽不必如太安人而損占之賢千古也然而太安人與損占其賢有相合益章者也方扆宸公之背損占也大業未竟素裳蕭然駸有漂搖風雨之慮太安人孑遺昔以謀損占而身為之柔土至損占蹶名雋生成進士而太安人猶時相詠爾無忘唔咿吾無忘浮薄洗也令太安人稍涉世喧者損占不得安其冰檗矣上旣蚤大廷無不願躐級要津卽賢者低徊抱膝時亦念非是不能發抒所欲為而損占情深將母逡巡廣文冷署苦不忍一日離太安人膝下太安人樂之逾於世俗父母之

願其子以要津也令損占稍因人熱者太安人不得安其菽水矣當損占在南容臺聖天子以臺省缺人詔改諸曹郎辟實茂著者補之長安士大夫爭推轂損占而一麾出守乃得雎陽奉太安人驅馳蜩螗之地視之板輿輕斬遠覽近周者或疑天非所以為損占慰太安人已損占用功高報最人望織文白旆以為元戎而佽勞嘗息茫茫孫皓尚遲胥雨或疑天非所以為太安人慰損占而余謂天正所以成太安人與損占之子母也記之言孝也先以事君之忠涖官之敬而終以戰陳之勇

明乎孝不專於晨昏定省也雎陽當江淮要害北控大河南扼徐邳寓內推重鎮焉損占拜命道往繕城郭撫饑黎峙糗糧練軍實一厲書生屹然賢於百萬之師忠敢勇固足暴於天下矣有子如此此天所以慰太安人也蒙莊之志庖丁也非獨養生夫用世亦猶是也自西北苦寇郡邑之長幾於族庖月更刀矣其支無害者良庖之歲更刀耳損占治雎陽兩載雎陽人如不知有兵荒損占亦如無難乎雎陽之兵荒者聖明錫類朝陳情而夕拜俞旨而又適值乎太安人週甲之年善刀藏之

以侑太安人一觴繼自今皆損占十九年而新詩於碱
之日也爲子如此此天所以慰損占也假使損占向在
南曹用長安士大夫推轂爲臺省侃侃言天下事然隔
與所言幾黃召杜安得如身爲龔黃召杜者之快抑太
安人又安所親與具之歡而聞之也且夫損占即爲臺
省委蛇京華善飯無病而畏此觴詩尸饔終轍又安所
得情歸上太安人壽乎故如太安人者可無羨拔與軒
軒也如損占者可無羨織文白㡚也余所謂賢母子之
賢相合益章者也余表兄秦華玉氏於損占爲戚親且

姻好令長君子發謁余一言爲壽余惟余之交於損占
也孫執友唐三緘先生先生每向先君子輙譽損占爲
難弟先君子每一接損占輙屬余兄弟時以素絲附近
朱藍余因獲悉太安人內美輙向余母稱說爲巾幗之
同心今得吮筆而佐賓筵亦猶先君子之志也若損占
旦晚勿藥膺追鋒之召當依日光月華分舜裳五色以
代黼黻而詞人亦自有賡聖主賢臣之頌以壽太安人
者其歎太安人百歲時天子倣宋晉國太夫人故事賜
手詔存問太安人北向手額老婦幸有子忠於朝廷損

占赤北向謝聖明幸念臣勞以施及其母然後知太安
人與損占母子之賢果相合益章也

賀靖江陳寒山父母考最兼太夫人七十壽序

漢制吏治循良入為三公以示民牧之[illegible]令天子勞心求莫復古典制縣令奏最晉入[illegible]所妙選蓋亦求相才於循良之意而官僚風氣動與廟堂意旨相應故名令尹輩出卓然多公輔之器如江沙邑侯寒山陳公其應運而起者也余夙以聲氣與卿於公先從行牘習公之文已從燕邸習公之人已從江沙習公之治竊歎人與天之難兼也文無兼才政無兼美家無兼慶如公者其兼之矣昔黃初作者人握靈蛇孔璋之章表元瑜之書記仲宣之詞賦公幹之五言子建稱以為未能飛鸞絕跡一舉千里而公自經生帖括以及騷人韻士之章高文典冊飛書馳檄之言無不贍矣人曰李杜程朱晁賈班馬疑合并為一人而成誦在心借書於手也今有之乎東西京兩循吏傳落落不數人但云奉職循理謹身帥先遂可為治而後之論者至謂以為唐虞三代之儀羊乃公宰江沙三載[illegible]昔處子疏渠昔鄰令鏁溢昔蔡倡師課士士起興賦賦清轄而雨隨車驅蝗而蝗出界凡江沙百姓所贊至郵集以

請於公者公談笑以慰之而鳥啼吏散賓朋嘯咏未始以鞅掌廢也所云目覽詞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今有之乎公家世故雲霄之閥尊太翁功在嶺表俎豆比于庚桑公受其治譜小試江城且奏三年最而太夫人適壽古稀樂只之歌載道以祝南山太夫人稱衆母之母方北向舉觴謝老婦無恙而公予乂川茂才異等入對天子之廷矣一堂內外言樹之萱言畝之棠言植之蕙而滋之蘭德音作範書帶為香今有之乎余故曰人與天之難兼至公而無不兼也公政成矣且萃入直承明濟登三事以亭疑之管而兼視草以製錦之手而兼補袞以戴星問夜之心而兼擎天捧日余知公取諸江沙之治裕如矣夫宰相者總綱紀號令兼六曹與政之務効諸國家者也一事理未敢居功一事不理無所辭罪故不惟聖天子以股肱心膂兼責之即宇內士大夫顒顒傾慕風采亦以文武兢絿兼望之韓魏公曰才器須周四面今皆一面者爾斯言也余以決之公宰江沙時而顧以進之公宰天下時也江沙諸搢紳先生懷公愷澤徵言于余以為嚆矢余惟世廟中先王父

令仙居仙居民思之不械仲卿之桐鄉百年猶頌微公孰能之藻披陳根以縣諸日月而今幸藉手勃與人之謂頎見爽光歸憎其貌愧公贊多余乃益自哂才之有限而歎公之兼至爲不可及也雖然余亦有微嗛於公者公能爲兼而不肯爲兼則公於我梁溪是也公治江沙既處破竹數節之勢風美所扇如吳門雲間人冀得公而怙恃之然公不許也至梁溪與江沙同隸毘陵朝奉檄而夕可至凡虛令者再士若民翹褰帷而怨後予者亦再然公終不許也公於江沙厚而梁溪薄乎江沙

諸縉紳先生則相與莞爾應曰吾江城何敢私公公宰天下擬譽皆宇下也何有乎梁溪且夫河之潤九里入之照千里公兼梁溪而被以清襟久矣何必令梁溪哉余聞之乃益自哂其識之淺而公之兼至爲不可及也俟公他日奏綸扉大業太夫人膺寵命如來手詔問晉國太夫人故事公諸子聯鑣嗣起對莞華近尚當紀其旗未俾天下知民牧之重真與宰相等而姑言公今日之應運者以先之

贈周撫亭撫河道中丞序　代

國家定鼎燕京而所倚腹心之地則在留都留都　高皇帝櫛沐處也其西新安池陽諸郡左瞰淮潤右控豫章號天下要害其東姑蘇毘陵諸郡粟米金錢甲海內海內仰之爲尾閭故當事者論鎮鑰重臣必屈指南畿而云今天子御極三十一載臨川周公定奉璽書來撫之先是公以進士高第令嚴邑稱甘棠守烏臺稱蒸裘視學政稱棫樸縱歷閩寺及西省稱碩膚天子習知公生平嘉公丕績輒以鎮鑰重臣推擇公公都門轍未發

而鑿吏傲帥逆折于數千里之外雖江以南山川草木亦若聆公之名而色飛者公至則益爲爲自洒濯首廉海濱一巨憝賓諸法餘有狐而斥斥而翼虓虓作不典者次第鉤得其黨與重創之公勵精堂皇而民凡幹閭事井井能數其毛髮江以南則又人人不集而譽也公于是延諸賢士大夫商[illegible]兆利弊狀暇則相與酹謙洛閩爲問諸先賢擁皂樹絳之處而冊塑之延諸孝廉俾以時進其業而日强其志間有斤斤飭籃篋懷嚴覈奇行者則亟爲獎借以風厲之延諸博士弟子甲乙其

側理之課而給其脊薪間出俸錢爲佐諸膠庢之類而圯者腐而欹者以輪奐之監司二千石以下奉行公德意無不羔羊其節而軫中澤鴻也江以南則又人人大喜加額謂主上念我予我公而公且奉新命往治河矣往時三吳淫雨傷稼力田者至不能徵半菽飽公方具疏闕下願賜以借甦東南民力尋移文郡邑庀鏹貯穀起枵腹而饘粥之而河事孔迫戒輛有期江以南則又人謀叩天子之九閽以借公且交口更僕公德政也曰吳始罷于劇賦田之利不什一而害甚於無田者什伯

時則有若文襄周公忠介海公後先蒞茲土多方規畫吳乃稍稍霍然有起色逾者商羊爲虐夫婦男女辛苦墊隘惟是望我公如望歲焉倚我公如倚慈父母爲麾文若文襄忠介之爲惠于南服者以終惠我而又改命而治河縣官不東南顧耶共乃軒衡進曰否否吳即若水落聖天子軫慮元元有意蠲租縉以滅其額是在大司農尺一之檄耳諸君獨不爲河渠慮乎哉夫明興以來勿論在　二祖時運籌決勝者炳炳燐燐與鄧鄂之爵同不朽即　列聖遞起英傑輩出當〔〕變則有忠肅

當締變則有文成麟閣之勳青史爲膾獨崑崙一杯水歲費少府水衡錢巨萬萬淇園竹日楗矣而歌瓠子如故卒未有徼長茭美玉之需爲國家一問馮夷之不仁而奔河清須者天子誠藉知公生平嘉公至績恃公爲河渠長城公亦洒沉澹災臻厥成而天下憂如蕩則忠肅文成之烈猶將方駕而驅之如所稱說二公之爲惠于南服者又何啻超乘以掠其前也即余不佞僻處梁鴻溪西偏地最下罹水害最酷然不暇以公之去我吳爲憂而以河之得公爲喜夫諸君獨不慮乎哉則相與

應曰唯唯鄙人何知謬其利者爲有德河渠誠恃公長城矣江以南恃誰而帖枕席則又軒衡進曰否否唐之時有由司空宅百揆者誰歟以公之才大事斧斷小事理解三吳千里几可卧而治之崑崙一杯水又安足爲公難者公一日錫玄圭告成功天子念無以酬公勞尚虛鈞衡第一席而待焉公且上應四七下乘五百之運委蛇脩番庸故事恩澤當世而波及吳安知我吳不終始荷公之芘以爲二天也夫北門鎖重矣視入相中朝而遯人戒遐者何若哉果爾即忠肅文成之烈吾猶未

敢取嚆矢以進而張楚也則相與應曰善乃爲之謳咏
盛徽與公棹歌聲相應以祖公行

賀竹孫徐公加邸晉任序

國家倚江南四郡爲陸海而常鎮上臨天塹下帶海門中包五湖視蘇松尤三面要害之地其需彈壓憲臣論者以擬北門鎖鑰云我竹孫徐公之來也時荆溪民變方如蜩螗公實用手濠虎與推擇建旌諸蠢蠢者望公六察適于神扶電擊當事所惶怖色沮意爲旦暮潰離而不可收者公寧帷露冕以靖之會主爵以南撫臣請廷議用才望屬目公緣俸未及格則以推今大中丞張公玉笥張公胸有水鏡于三吳利弊井井能數其毫髮

顧特心服膺公仗公如左右手乙亥春流寇竊窺滁泗長淮左右鹿駭狼顧而江南安於覆盂曰恃公與張公在耳公所爲守禦法甚具然咄嗟指麾如不知有警者民則益恃以無恐而　天子亦重念茲一方晉公參政暫久其任民則益式歌且舞曰吾乃今得永有其長城矣江陰令馮公固昕夕於公而稔知公所以綏輯民與民所以歌舞公者屬余一言紀其事曰此亦風人所爲賦南山有臺也余曰有之是我吳士大夫之志也然而未足以傳公也夫吾儕低徊謝覆于吳事矣有若豪有

力之憑勢而凌其單門也奸民好持大姓之長短而阨其吭也一二銅墨之長畸或虐犵獨而畏高明也自公下車謹身率先奪百姓于魚肉刀俎中而予以卵翼其頭弗悛則稍輔以三尺若办十八登斤十二安閭閻之志以重國家之權而匹夫與上爭衡其勢乃漸殺矣迄今閭右森如貴賤交帖此公兩年已効之績也若夫吳兵之驛也軍需器械之稍匱且單也不逞子弟之三五爲群而喜語亂也屬者震隣之警公一申飭而旌旗壁壘遂不減太尉入河陽時雖翩彼飛鴞未必盡懷好音

然藉公固爾猶而食以桑黮亦且爲泮林之集矣此則金湯之業公數月間試之而可效者也至于吳俗之靡物力絀於前而倍舉贏也吳民之相沿爲機利而蹠脊悍僕與市魁比周以罔其上也吳胥之溺于嬉而里井桴游駮駮遍于衿也蓋無亂形而亂本在焉秦越人所謂膏肓之疾也公至而民翕然咏羔羊又翕然咏羔裘業喁喁嚮風矣使更得借公一二年俾我吳之人濯肺腸壹視聽以從公夫膏肓者庶其脫然以愈乎此則公行之爵效而幸天子久任之以竟其效者也且公參政

秩即淅炎公亦當積題剳召還日月之際而公嗣撫茲土褒則周文襄王端毅海忠介今則張公與公耳文襄諸公所手定章程比於冊書人思之如南國之思召伯而文襄獨留江南二十二年余兒時見父老道其逸事猶有感泣者今合公脩兵與爲中丞歲月計之約可得文襄之半而公時勢特處其難且以當前人之月月以當前人之歲然則公留一年而以當前人數十年也豈惟長城恭于百姓不啻保抱攜持之矣故曰是我吳士大夫之志也雖然踩前之言吾猶私公于兩郡也踩後

之言吾猶私公於江南也夫　聖明饑渴求人黃扉畫省間其懋功百倍江南古固有三入冢司兩升台座十拜相詔四登師壇者今日舍公其誰即我吳要害寧敢久以鎖鑰煩公哉故曰是未足以侈公也余友黃介子在公賓塾爲余言公論文譚藝恂恂儒生而臨事決機乃不測其蘊底何在嗟乎此其所以爲公也發征虜投壺雅歌孟忠肅焚香掃地王文成擒酋斬馘不廢講學經濟名人每視無事如有事而後能視有事如無事公第挾此以往治天下猶治二郡耳余愧夫世之口管樂

而紙孫吳者比比也故樂于公觀厥成焉尚將爲公賡
格高烝民續南山有臺之什而幷次第其語以質之張
公

賀邑侯夢鳳劉公覃恩序 代

當天啓紀元聖天子覃發極恩自監司而下迄郡邑之
長治有高等列於薦剡者概得拜璽書襃封如令甲而
我邑侯夢鳳劉公裒然爲之最蓋侯治我邑僅半載即
令其治廬江僅兩載云諸縉紳先生爲邑喜得侯爲吾
喜得殊恩于天子而謀一言代爲矢余盱衡進曰諸君
知侯之治我邑僅半載而邀殊恩於天子矣亦知我邑
之邀殊恩于侯者一日而百年乎哉我邑當子午交綮
對僻他巖邑侯隸籍錦江相距八千里而遙且以妙年

高第郎靜筝鸞龍慮不無手重五斤之恐而侯于民几
席間事井井能數其毫髮似先三月以微服至者方下
車來檄校士吾邑故人文藪北關有紈袴子不工爲漁
獵而工爲陽鱎輒媒諸旁郡邑津要貴人以進士之餐
而落者挾以譁當事者無如何則曰悖俗悖俗侯曰嘻
有是哉爲謝一切竿牘勑車門日下鍵即銓曹郎至弗
爲通竟榜出去郡試匝月餘士寂無譁者蓋向者藉援
之根與躍冶之慾不終朝而侯一洒之是吾邑之試者
邀殊恩于侯伯年也邑塞且下城西北偏尤甚春水時

至魚與民爭道負而行者舟而挽者惴惴有及溺憂侯惻然曰噫當事者過哉則媽諸三老子弟計工而隄之首割版俸爲一邑先未浹旬而兩涯諸浜間歡聲與畚鍤並集是吾邑之行者邀殊恩于侯百年也邑賦故繁弊端蝟起諸豪有力者因之爲竄而寠人或不保其立錐侯爲定均輸法于故額劉微其八分有奇而力稽諸豪家之逋而積者以絜之爲定閒架法于故額例蠲其八分有奇而力數諸貴家之影而詭者以絜之一時奸民股栗疲民色喜撫字寬而催科簡是吾邑之居者邀

殊恩於侯百年也東鄙軍興齊獸騷動三吳襟江枕海所在洶洶侯曰毋恐牧馬者去其害馬而已于是首廉悍少年之虎而視者寘諸法而次第申保甲謹斥堠繕器械咄嗟指顧聲色不張邑益人人幸有長城云是吾邑之守者邀殊恩于侯百年也邑故東偏戶好偶一二編戶儇蕩成風侯曰嘻非讓里之人哉漸不可長也則諄諄下明訓與更始且約諸衿紳以下相與加意防微以終維至德之俗幾欲追古之道不拾遺男女別于途者是吾邑之教且率者邀殊恩于侯百年也夫侯自蒞

任來嚴正吏廉正屬奚之入不至于門外鏝之入不至于門內計侯所得于我邑者芙蓉湖勺水耳而我邑所得于侯者如九龍之高如二泉之深印一日者天子超侯爲九卿三事未足酬侯殊恩之萬一而亦視他郡邑沾沾兩載三載之是計乎諸縉紳先生曰唯唯二三子惟爲我邑之邀殊恩于侯喜也故爲侯之邀殊恩於天子賀也聞之侯恩綸將至士歌于庠民歌于野式抃且舞若非侯非常之政不足光天子非常之典則我邑之邀殊恩于侯者一日爲百年而侯之得殊喜于我邑者

百年而一日也是兩者皆可賀也余則又聞衙進曰諸君知侯之效于我邑者一日而百年矣亦知侯之效于宗社者一日而萬年乎哉方今沖聖在御遺賢蒔典鵷鷺之階摩肩疊跡而當宁拊髀如故未聞出半臂分宵旰之憂者百鷙一鶚是在我侯侯于我邑則一面之重也于天下則八面之重也天子行不次用侯擢侯日月之際爾時金甌無恙玉燭就調侯且奏平胡之頌舞被陳之樂捧一觴而上之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余不佞猶能附稗官樵史吮筆以紀其盛而聊以今日之言爲之先

壽房師翼翁葉先生序

甲子秋吾師莆陽葉翼翁先生分校南闈得士王夢錫及世奇輩八人而九月之杪適當先生覽揆之辰夢錫輩謀所以爲先生壽者曰午之役先生先分校江右所得士李冥傳鼎臣輩率孤立行一意不肯俯折腰齲齒望人有項而其爲人似其文今得吾輩亦如之意它日然頗求俯或不至鹿鹿糜縣官祿以負先生夫先生郎射紙上覆而得之然豈徒射覆紙上者哉語有云植桃李以其華也植芝蘭以其馨也植松栢以其節也先生

穉而有焉可以壽矣曰有之雖然此一日之合耳而何以壽先生曰先生先令臨汝次令涇其操寒冰也其澤春陽也其稜秋霜也其照咸陽銅也其剸割并州之刀也其所定賦法與所榜十覈五禁六勸諸約束金石而丹青也其所毀新與所修築巋然魯靈光而屹然西門之渠也蓋總先生所得於兩邑者自連樊琴溪一勺水以外無有而兩邑所得於先生者與龍會俱高與青弋俱遠郎兩邑之晉若紳其足吏若指其手而單門寒晉旬鮮色飛又無不人人自發舒者夫一桐鄉嗇夫俎

豆數百年先生際之不啻桔槔而時雨也語有云德百人食百人之報德千人食千人之報德萬人食萬人之報先生又可以壽矣曰有之雖然此一方之崇耳而何以壽先生曰先生十年輦上落拓一官當事者且晉先生三銓之署用其清通簡要疏天下滯才以分布巖廊造福窮黎又上之則建牙專閫司柱後惠文令墨吏望風解印千里內外戟手而荷更生又上之則委蛇金甌玉筍間脩廷衡故事以張二祖十宗之烈宗社萬年天子萬年而先生亦萬年先生可以壽矣曰有之雖然先

生所謂清貞寡欲萬物不能移者也五雲三台世法所起而爲先生頌先生將捉鼻去之何以壽先生曰先生[illegible]莆陽名閥自曾大父方伯公以來四世第進士食祿於朝者百餘年哦加列笏加盈而籯不加殖吾一再侍先生折轅布被泊如也昔史稱王藍田六世盛德亦風流文采照耀江左耳未有以清白傳者其以清白傳者如胡氏父子所言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迄今標爲佳話然後先兩葉而已至楊太尉清德四世嘖嘖於孔文舉之口乃伯起四知而外何寥寥也然則若先

生者寧惟于明興爲吉光之羽哉先生又可以壽矣曰有之雖然方伯公以下實造基焉先生藻梲而已而何以壽先生曰吾聞先生至性過人當太夫人病洗且一載先生侍湯餌夜分不解卽去焚香籲天長跽徹旦不得則刲股和糜以進而太夫人卒以勿藥已令臨汝閒太翁之戚撫心絶叫悲感途人既歸里鷄骨支床久而後甦嗟乎今日士大夫樹幟登壇聞聖賢豪傑字涎流色動亦知忠孝字爲何物哉夫卷阿思賢之詩也而言引翼者歸於有孝有德既醉祈福之詩也而言錫類者

歸於孝子不匱吾以知先聖賢之意之所在也繼自今先生雝雝喈喈以媚於天子以光贊聖朝爾康爾常之盛而世德作求鳳毛蹶起有若詩所詠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者討先生之慶且如河流下龍門逾積石而先生孝思其崑崙星宿之墟也是可以壽先生矣于是世奇輩躍而起合而致其詞於先生先生烏烏作孺子涕曰言念劬勞方用愴然而敢以煩二三子乎是世奇手一觴前曰是乃先生之所以壽也因又爲先生手一觴謝夢錫輩曰二三子毋徒以孤立行一意自喜而益砥礪

東脩於忠孝二字是乃二三子之所以壽先生也

壽蕭太翁麗寰八十序

闈中得蕭子韓若卷心擬其人必清剛沉厚能洗繞指而詩百鍊于國家者同年楊伯祥聳慂余以第一人薦顧余力薄未能也已撤闈韓若就見斐立請益余曰子之鄉豫章先生不云乎士人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而不忠厚其失也刻忠厚而不正直其失也懦吾所擬子清剛沉厚則正直忠厚具是矣抑吾又聞諸子瞻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而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夫今之不按題理掜管千言者此亦學書而好費其紙者也

吾觀子文竊喜子能無以紙費矣子爲政庶其能無以人費乎韓若頷余言而去無何從韓若稔其大父麗寰翁隱德知韓若正直忠厚夫有所受之也翁同氣六人而南陵白華翁別見孝弟之性于兩尊人存没不以頓其昆若季也兄之艱子者勝而子之弟之子不克乳者乳之其有部運而困於飓貸無償者代償之即懸罄加遺相怨一方者謹避之夫翁於忠厚則既身有之矣翁大父方伯公父仁和公家世稱華胄翁力謝去焉保有永業祖塋奪於豪翁目蹙鷵爭而歸之世僕叛者繫其

罪重創之所至推祭酒人不敢以褻見夫翁于正直固又身有之矣翁以身率先而及其子弟韓若稟翁身教而肖之爲文而余幸捷得韓若于籌燈射覆之片晷故韓若之遇非余目之爲也天與人參焉者也韓若又言翁生平得全於酒兀然而醉不問世法即豁爾而醒不存世械高岸深谷倏忽變於前而無能易翁以先民之遺則夫韓若之爲文而無以紙費與翁之爲達而無以神費也其又有所受之也然則韓若爲政而無以人費抑稟諸翁身教審如矣韓若則又頷余言而去會歲戊

寅翁壽登八袠韓若同門並子予紆龍皆與聞余言者屬爲之侑觴余曰豫章固言之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韓若持以爲翁壽壽莫大乎是矣吾嘗徵諸五行水共多竭木美多伐而金石之見寶者恒千百歲以爲春秋無他其所受清剛沉厚之氣爾古之人老而彌進其德無若衛武公淇澳頌之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夫亦取喻於金石也抑之詩武以自警訴廷內洒埽及于車馬弓矢內之以惠朋友庶民外之以戒蠻方遠之以聞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益其用大且

久如此今翁所以教韓若與韓若所受翁教以苛共其官方自粤始凡抑詩之云囿今所延佇而需于韓若者也韓若適當零而自天之會而翁實爲雲與四嶽之祖戶有祝路有碑所式歌且舞而不可終諼者夫孰非翁之壽乎且夫人之不德非特費人也抑以自費色繁費目聲繁費耳機智繁費心思並養生家所忌也繼自今翁壹意積功累仁而無慮得失於家其教韓若也俾壹意尊主福民而無慮得失於官翁之爲費愈寡而于養生也愈全矣故吾所以壽翁始終不出清剛沉厚之一

言也夫今天下事因繞拮柔誤者寧少哉出百鍊以爲時金石是在韓若雖自此次第晋三事而翁亦次第登百歲拜天子寵命一而傴二而僂三而俯然心益恭而甯加勁不願韓若分正直與忠厚觀也韓若即一時未得爲一人夫其于千秋第一矣余尚擬偕伯祥中豫童之說以進翁百歲觴翁其含飴俟之

星源嚴君六十壽序

余讀子厚所傳宋清事而歎古君子之多隱於市也清故長安藥市人凡就清者雖不持錢皆與善藥其負者歲終輒焚其券居四十年所焚券至數十百人而不害爲清之富或謂清蚩妄人或曰清其有道者清更自喜曰吾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之翦翦者乎余於清益歎天道爲張弓而詎之無妨於利也門人嚴子佩之每爲余稱述其尊人星源公之賢公四世祖月槎故登南賢書宦不甚達其子孫三世隱於市公幼喜儉樸無

甘食美衣奇麗華靡之好業用中起而公好爲德特甚父覲樓公而嗣少樓公處兩父間務交得其歡心錐逐錙銖日擊鮮肥采蘭捕鯉居然南陔孝子之風早失毋事外毋唐左右就養二十年無稅容姻黨貧無依者或有女不能字者率倚公外府即徒手來告咄嗟應之不則婉轉經營之圯梁窪路力未能甓輙潸焉傷之中道覩尫羸慮妨瞽及菜行者必擧踵決去之平生毎以利不及物而市義聲爲耻曰是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吾弗爲之矣而公顧以好德故落其殖瓶罄罍耻豪興欲減

時埜酒市牢騷自醉憶古名人傳奇心開耳熱歎企而歎聲出金石不知身在五都之衢也人或嘲公君心計故巧何不自生產而落拓如是君第笑吾笄何如天算吾命定之矣余以是知君幾於達者然而清之德不害其富公乃更以之貧豈取利遠且大者亦有時不勝其翦翦者乎非也清所爲遠且大者取諸人公所爲遠且大者取諸天取諸人卽其爲大官或連受數州之俸餽遺清相爲於戶利可什伯計也卽其黜棄沉廢一旦復柄用可歲月俟也故報似遠而近者清是也取諸天則

或不於身而於其子孫卽其所報之子孫者造物欲伸故絀欲予故奪或時顛倒之以愚世眼雖有智者不能不疑也其窘迫無聊慘切肌膚非若黜棄沉廢之在他人可冷眼壁上觀雖有修者不能不怠也嗟乎今之人亦有宜報未報而終不急急於責報如公者乎公每念日槎公弓冶不傳心悲其式微之緒身造諸賢豪以課佩之於黃承筐將之式燕樂之恨不見孫孫之仰爲朱藍天猶似進佩之之遇合以顛倒其間此亦予厚所云而怒再而仇之日而公怡然無言第笑曰果爾何

以異乎豚蹄而望歲者今佩之且束修走璧捧其人俗計旦晚處深嚴之地而公市隱三十年里閈蔡公之証以亭疑質成至者比於官長人無不視公壽百歲曰是卽不有佩之之富貴而可永有其令聞者也是能俾鄉之人薰德善良而且以佩之爲矜式於邑諸大夫者也是能冒知我蚩蚩者之艱難將借佩之需我以蓍蔔之陰雨者也嗟乎人情之於天意磁鍼也清爲德不責人報而人厚報之公爲德不責天報而天厚報之祿位壽考之趨而歸公猶諸焚券者之餽遺相屬於清也然則

天嗇公於六十以前其有爲公六十以後地者矣余自與佩之論文至於今怙括家炎而附寒而棄者甚於市道交而佩之稟先民遺則潛漠行一意自如余每謂佩之文心可以入道今乃知陽燧方諸公實爲之日月也然則公卽進而稱百歲翁於上而佩之簪纓紱冕以承於其下公之視六十以後不猶之六十以前乎嗟嗟天道張弓至人處錞古今赫赫負義問而一念責報仍不免小市人之翦翦者寧少哉余於公父子始見其眞遠且大而古君子之隱於市如清猶未爲有道之至也子厚可起吾將以是驕之

贈毘陵邑侯馬培元　內台序

守令至江南四郡天下所言龍門懸水處也暴腮寄序所在皆然其得上爲龍者什伯之一耳而毘陵邑侯馬公培元特用最開公始第進士來爲令一孱書生耳言吶吶不出口體瘠不勝衣然而治毘陵則毘陵治已梁溪令缺攝梁溪則梁溪又治已荆溪令缺攝荆溪則荆溪又治當公之攝兩邑也以其十日之六治毘陵而以其四治兩邑然兩邑之人如日奉公于堂皇而謦咳其上也即以其十之四去毘陵而治兩邑也毘陵之人又

如公日處其秘邃而毫髮能畢數也大中丞直指使者按行部閱江南清眞循卓之吏輒首公已中外藩午聖明撫髀思禁廷之頗牧采風者旁招以應輒又首公已中朝六七君子涉川而咏卬須曰當得如用表聖者爲諫官胡邦衡者佐吏部范淳夫者侍講筵陸敬輿者詞典誥則又無不首公宇內恨不旦暮即躋公揆地而毘陵乃獨淹公七年此所以皆公之遇益歎公之才然余謂公所難非才也心也公治毘陵值時之棘其姦猾爲虐而與公爭此百姓者多矣豪有力炙手熱人者爭之

三五比周伏莽升陵者爭之河上軍馳馳虎視儔漕爲奧者爭之蘊隆蟲蟲挾歲而驕者爭之而終不能勝公劬勞求莫之一念每見公於繭絲保障之際鐫俸奪級甘之如飴而閒語及國步艱難時情翻覆茹荼自苦中心幾咽或呼田夫蹻卒咨度痌瘝片言有當俯躬若驚而責人累札輒阻鐵而以逗偶善良在難傾身營救坐爲貧苦而芟除民蠹雷動風行誼不旋踵益公於百姓非獨無有官兼無有身矣故曰公所難非才也心也今皆斯滋勤靖共逾海工或至於躍冶而拙更類於跼蹐

皆門多病百症紛然無他心不足而已公茲以內召行中朝六七君子咏卬須以俟公者將與公聯手而偕招招之涉矣公何以應之夫西北難治無如兵東南難治無如賦今治兵者多召募以張其聲多經制以嚴其伍多廩廩以縻其志治之無餘法矣然而兵卒以不治公之治賦也鞭笞寂於庭追呼寂於里懸赫蹏紙邑門而輸者不絕賦獨辦又獨先何也公之心足以信之也夫心之集事寧在多乎治天下又何以異是公今望日遠佚日益崇則事日益鉅其姦猾而與公爭此百姓者

日益繁且重然如公之無有其官而抵蒼墨則以何鈍笑其是非者無之矣如公之無有其身而朝邢野荒以愉瘁易其安危者無之矣天子壹意爲百姓用公公壹意爲天子惠百姓公治天下猶其治毘陵也即其自卿求而宰輔而手裁口答耳聽目送如魏公所言才周四面纖細皆入猶其治毘陵而兼治兩邑也即使南籍逐[illegible]箸[illegible]借帷幄一席舉中外之碧齒以試公猶其治毘陵之賦也非公才獨有餘公之心足以信之也公夙稱入倫水鏡江南名碩皆其夾袋中人而於諸生之文附

其質者尤圭璧寶之如梁溪諸生唐德亮龔荊溪諸生陳貞慧龔感公國士知拊肌啓骨於公之行也如離弟子於明師之函丈而屬余一言志勿諼且傳公指顧規無須余問所頌之曰嗟乎吾於兩邑之諸生知百姓吾於兩邑之百姓知毘陵吾於毘陵暨兩邑諸生百姓之心知公心矣公之頌更僕未易終而何規無已則以余與公所心慨於時者私質之夫今之以貌嘗事成而居功不必成而居名者概之乎一官一身之見也有道者無論宅平在險濟如漢如而已須臾慰湍三瓊望欽郝

成功寂若無豈復有一功名之意於其間哉今天下谿公爲倚宗之雨而雲興膚寸自毘陵始于公總濟如漢如而已稗史載李衛公龍宮行雨事甚異然余謂可以悟道可以悟治其言曰無漏衍勒隨馬所行愼勿多公之治毘陵是也若今之繁文急奏以名救時者則衛公之青驄二十滴也然而難乎爲人矣余故願公始終以毘陵之治行之俾守若令見暴腮垂耳中不無得上爲龍如公者庶免於江南畏途之誡而又知心之集事如龍之行雨果不在多也相與壹意以惠百姓中朝抑須

之望其愈有慰乎

送相國芝嶽何公南歸序 代

歲已巳余與芝翁何公偕登揆席而公前正秩宗余備員佐禮今季復奉詔同會試天下士驂靷追隨旋有風契而未幾公以引年請矣　聖天子篤念賓弼章十數上錫兼金襲幣遣行人衛從馳傳去并勑撫按非時奏病痊以需召用一時都人士艷其事謂聖朝恩渥百倍漢二疏東門祖帳而高公之誼者又引宋錢淡成故事以美之乃余獨眷眷三不能忘情於公也憶曩與公先後三日同受簡命時烽火徹甘泉公與余入商禁幄出

開于城措据卒瘏幾忘寢豈已疆事粗安鶉音未革余如臣游望洋方倚公披雲而睹之杓即頃者鎖闈較士稽附古明俊民至詖莫得與公覩械樸之薪想欣卷阿之菶萃而公獨爲遂初遽讓後人於丕時正色師言千里目隔此余爲余惜公之去而不能忘情者一也余既用謭才時處兩僚微公餘照獲參玉鉉之吉乎蓋造膝訏謨密陳國朝明良魚水自　章皇之於三楊　敬皇之於劉謝　肅皇之於永嘉百年覯與距今復見而二三元老持素心白意斐荊棘偕之周行卿士大夫欽和

而化庶幾藉手仰報平康之命傾平格天壽如公者先欲謝猶謀以尋耆英之社此余爲　聖天子惜公之去而不能忘情者二也公慷慨大節著於人倫值璫燄初熾倏冀籍鐫職歸虎而翼者眈眈日側公藍桂性自若也蓋士習茅靡若藉公疾風之勁以持之聖明中興起典三禮豫建大策定國本所采用古今斟酌潤色情文俱盡尋入直綸扉與余輩綜核名法一洗懲羹吹虀之陋論者擬公諸經盡功皆在宗社非公悠悠者無衹矣此余爲天下惜公之去而不能忘情者三也門人陳子

吳子堇是公與余同試士而得之者聞余言進曰無庸爲公惜也天實生公爲　聖人佐而隆其遇且姹其用以傳之不朽者也夫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公弱冠通籍蔚爲儒宗連蹋接夢並稱國華即　聖天子神靈變化交戟之下惴惴救過而公一念樸忠簡在帝心憐之爲端仁而不觸玉之爲寶廉而不劌當宁實洞鑒之頃溫綸慰留似家人情語捧者欲涕雖古聖主得賢臣未足爲傾然則名之榮無如公也公於物澹然無好需次金華常存退遠兩載論思頃盟

蘿薜宇内想慕風采跂足太平而公如千仞德輝可望不復可攀數十年來燮理之地有完身名以去與公媲美者乎且公以冬之仲降嶽而訃公歸程適與之合中台之曜真人之星孤南之宿騈映一堂公再拜引上尊而呼萬歲者三然則實之安無如公也故曰公者天爲之隆其遇以傳不朽者也昔韓忠獻定策元勲特傳其苦雨一詩望滿三農收功寂若萌之不知雲臺辟闔爲何事司馬文正再入爲僕射遼人相戒毋開邊隙而先以誠心自然陝洛變化其德至兒童走卒皆知之識者

謂用忠獻之終局合文正之始局然後可以爲名相公擎天巨手暫歛而歸龍眠石樓間忠獻所云神功寂若者似于公揚其生面而公愈以養文正陝洛變化之德至知公初相者兩載而繼相者二十四考且未有艾二三子將更詠忠獻黃花晚節之句以劵公即區區遼人戒邊恐未堪當熙朝王會一圖也故曰公者天爲之嬿其用以傳不朽者也然備爲公惜也余聞諸予言異之因與公申臨岐之約若徙從皖人悉公里居事娓娓如共與桑梓里人語故無減文正已在朝視公勞謙不伐

故無減忠獻公行矣其益勿藥自愛聖天子方宵旰徬徨開延英之殿給天章之札而吾輩百爾臣工不薪膺以應之無論慙君父恩且奚貴讀聖賢書者余不能忘情於公料公必不能忘情於聖天子且恭佇病痊之奏龍眠石樓間何得長有公杖屨余終未敢援漢二疏朱錢淡成古事以相擬也公其益勿藥自愛

壽王翁六十序

錫公王子偕裴臣盧子問余于梁鴻溪也步莫雨夜隱然有不可犯之色余心重且愛之已受知學使者臨侯袁公拔而貢於天子之廷會臨侯坐蜚語在司冦錫公爲上書直其冤雖尼弗果行一時義聲震都下余還朔聞其事則心益重且愛之無何錫公策蹇詣余言別曰袁夫子逾等拔我而悠悠者之未卽雪也吾無以謝吾師吾父某翁春秋六十高矣吾幸脫諸生而差池未有遇猶用書生菽水薦也吾無以謝吾父吾願借一言

以觴也余聞錫公言則心愈益重且愛之夫事父母能自知不足者錫公其庶幾乎雖然士固有一畝之宮易衣并食而承歡子舍如饗萬鍾者誰謂書生無可以壽其親哉且與錫公側身懷古如弘之於晛璋之于邕調之於固收之於叔至貫箭負鑕垝鉺自辱而其甘如薺也是爲砥者也如吳竟弟子之更名他師與長芝畔大防恕之畔伯醇君實諸賢也竞𢦙利害逃爲獸散而或更下之石焉是爲波者也子以爲爲砥者足以壽其親乎爲波者足以壽其親乎則必爲砥者足以壽其親矣且吾聞諸晉中士大夫翁平生立誼不使爲然諾雖片辭隻游淮揚間未嘗俛拾仰取工織嗇治生之術意每以厲私急公伸盈均之爲主里黨遇饑饉不可解翁片言亭疑人人意折去以故翁布衣而名重於茶酒語云璇源貝折玉水方流今日錫公之事臨侯君子以爲循翁志也昔景侍御子爾受業李元禮之門方鉤黨事起未有錄牒侍御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籍苟安因自表免歸迄今傳其軼事意氣猶雄如翁父子者寧令斯人孤有千秋哉翁所生固藐姑射神人之地而

志云虞舜治跡之所經行夷齊清風之所漸染亦嘗在焉今必似世俗之祝翁餐芝飲泉挾木客睹府御飛龍而游四海之外知翁且掉頭去不屑若欲砥礪束脩無愧爲虞夏之留餘夷齊之遺集則晉山汾水鬲鄉月更汝南之品題當無加于翁父子也翁父子亦可手兒能而交相壽以千秋矣錫公之友某某輩皆與錫公同受知臨侯者聞余言而快之請曰此爲六十以前之翁言也夫六十以後之翁錫公且膺天子簡命爲世用翁亦拜寵誥次第稱國老領日秩之賸金錫圭璧光采輝日

以見於天下岱宗之雲不崇朝而澍其賑膚寸也則有間矣願更進一言以觴也余曰有之昔有一諸生折其僉事於羣譁而其後戡亂定變載造天步者何人哉夫錫公以明經入對且方燕市風塵悲歌未偶而能儀不及餐以救善人之難所謂君不負臨賀其肯負國錫公他年用世大業將此矣翁家代著循良蔽芾甘棠百年勿伐而翁特修巖處奇行以發之錫公吾每見書生強項一入宦途旋爲繞指雖蕭敷艾榮秋風敗之去朝菌幾何錫公第以擘根貫櫱之骨懷明發而益起其家聲

即立致華近侃侃爭天下是非與今日書生上書時何異諸君姑俟翁稱百歲觴持此當抑詩之誦吾自梁湯溪上心愛重錫公始終信其爲砥而不爲波願藉盧子爲息壤也

壽袁太翁七十雙壽序

余先從周子仲馭稔袁子臨侯之賢慕之不減晉唐上人已得交臨侯賢有過於仲馭所言者仲馭以言事落職歸臨侯申救甚力或曰仲馭名固高袁子截斗去矣余曰惡是何言臣子而名是樹黨君父何地吾知袁子名非袁子所忍聞也則又曰袁子二尊人年皆躋七袠袁子即念不忘聖明以親之身試乎哉余曰經不云乎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其言卿大夫之孝也至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而究系之烝民

之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夫袁子儀曹也而以諍顯可稱匪解矣如是而言言可無過矣故袁子之不有其身所以立身事君而事其親也如袁子乃可爲二尊人壽也余嘗疑世人言長生必歸之神仙家於所云見商鮐背幾爲渺茫不可必得之物而湯之告伊尹曰壽可爲耶曰王欲之則可爲不欲之則不可也文之語武曰吾百汝九十吾與汝三焉君臣父子間視百年之算等諸朝菌之晦朔蟪蛄之春秋而操券以問諸造物且又以造物之既交相予而不爲貪天功者余因而推之臣

可予之君則君亦可予之臣父可與之子則子亦可予之父袁子爲余言其太翁家世清白析箸時僅受租三十石至與周太孺人躬執爨以修釆蘭之養猶不足則用所食諸生餼佐之又不足則太孺人緋緋洸佐之計傺于諸生四十年未嘗一霑陽鱎之潤而晨羞夕膳潔莘北素封兄大鴻臚公固丞達自分倖外不敢以一筭溷相累曰吾得爲清卿弟幸矣先後貢幾及有欲齮人自爲地者邀翁與俱翁掉頭去不屑已需次貢赴 廷對謝弗往曰雞肋不堪入少年埸聊結五十年諸生局

耳無何以覃恩受袁子大行封勑門庭長如諸生時上食匆得過二簋敝衣芒屨如不知爲貴人者蓋翁與太孺人身爲德而不欲有其苑類如此然則翁與太孺人之筭不啻九十七而餘三也故曰父有可予之子者翁與太孺人是也袁子弱冠登第上以大節自砥礪繇大行爲侍御復繇侍御爲大行或憤袁子以無妄受過慫慂袁子爲之辭袁子默不應携一書篋而南與南中名士大夫上下其議論手金蘭之簿欣欣然若一日而九遷者旣又晋爲儀曹郎風釆似其爲御史時曰赤芾一

朝耳吾有吾千古在終不以一朝易也然則袁子之筭不必乞諸翁與太孺人而寬然有餘且能以其餘爲翁與太孺人遐乎無窮者也故曰子有可予之父者袁子是也袁子每共吾輩論事至理亂安危之際慨然太息時引願天生好人願人行好事二語以見志袁子小臣即未敢當補衮然國家景福千秋以袁子言當金鏡可也主上神明度越三代一日思袁子言不次用袁子袁子大業當有而令天下歸先河之功於翁與太孺人視今日知必有進焉者昔劉忠宣在郎署渾然冶金璞玉

耳晚遇 敬皇盡發其光吾于袁子幾幾望之然則袁子所效于聖明與聖明所錫于袁子遞爲升恒而未艾也故臣有可予之君君有可予之臣者今聖天子之於袁子是也余雅不敢擬袁子而余兩尊人隱德彷彿袁子之太翁與太孺人余父食先王父素絲之遺貧不其中人產同爲諸生三十年無一捷足之步以自失其眦又同貢毋及而謙之不忍阨人以資功名又同十脡之脯以充先王母甘旨而余母辛勤織以十指又同首稽一官敝屣脫去遂而以行義祭酒於鄉又同家門之內

嚴若朝典斷斷爲余兄弟申儆德之誡又屆然袁子營
身顯揚人倫之誦景附麟飛而余鹿鹿書生故我荷薪
未能守株滋愧此余所爲深有羨于袁子君臣父子之
間而重爲翁與太孺人壽也翁與太孺人子孫林立賢
人人如袁子璇源玉水方折員流將來受天遐福自不
須善頌禱者復申其美言以進即翁今在乘安車之年
矣而與太孺人敬慎柔嘉德隅之飭無忌屋漏亦不須
脉抑十二章以自警惟余幸與袁子並逆稱肝胆交而
余兩尊人隱德又彷彿類翁與太孺人願從袁子後時

三復烝民所言夙夜匪懈者爲兩人勗且因以勗周子
也俟聖明久道化成翁與太孺人稱百歲時袁子其更
以余所推君臣父子之指覆之

壽澄江彙所黃翁六十偕姜大孺人八十序

嘉皇帝時海南黃公用異才奇使著江上宰内賢士大
夫爭得附攀爲光寵方倭躪三吳佐其父宗周公捐
貲築城又輸囷粟數千石活城中饑民萬萬數事聞封
宗周公爲指揮使賜特祠春秋祀不絕而彙所公世其
家風其内行醇至有加焉生介子兄弟一時稱天才絕
見者以爲古謫仙之流然以彙所公如明允所謂中
峯魁岸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者庚午春彙所公
周一甲子矣而公母姜太夫人亦以是歲十二月登八

袠知交奇其事者布武接武錯於堂之上下吾友徐元
歎以余附介子同籍而公之雅愛余也謀一言侑其觴
余嘗海南公棄世時公生甫十二年耳且以南海公任
俠故家稍稍落矣太夫人一孱女子手提藐諸孤而起
之裀影聯聲以至今日五十年間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歌哭之地鞫爲烟草者凡幾而公家獨巋然支獻之靈
光高明顯融擬于礪帶甚公母子之爲壽者一也閭閻
子弟幸席先澤方隔齒迴然或木强少文爽爲喻伍猶
之蹟其家聲耳而公詩名出入開元大曆間介子縱横

今古斐然空作者之壇踵起者琨環瑜珥文章之光又照十二乘矣三寸青鏤代爲斑斕以娛太夫人于七箸是公母子之爲壽者二也今世不乏文人躍治而出明升世罔雖青[illegible]贅而白璧酬識者將泚頰去之而公以孝行旌于當道介子筐篋之與藉甚人倫天際與人星幾與狐南並麗郎一日介子峥嵘華上而公優游鄉祭酒于所云公慚卿卿慚長者無有也是公母子之爲壽者三也 肅 顯之交正明與川至日升之運而太夫人與公適稟其完氣壬癸以來駸駸有下泉之慮矣然

英主更新雪消見晛竟得保太平風景而享十四朝全盛之福太夫人致勝于前公宿肉于後太平交酌以歌聖晛是公母子之爲壽者四也宋張文定既拜相母晉國夫人至以福壽煩人主手詔存問縉紳榮之今太夫人與公壽母壽子數既奇合而又當聖天子鄉比籙事之期介子挾鳳毛而雙飛南國一歲之中公家紀熙朝瑞事者再自此聯鑣木天公就養京邸板輿奉太夫人覽金臺玉河之勝百官廻班候起居而當宁動色嘉歎其艷羨何止什倍文定是公母子之爲壽者五也如是

可以爲太夫人與公壽矣余曰有之是天所以壽太夫人與公也而未盡太夫人與公所以自爲壽也吾往過江上其父老猶能道宗周海南公事令人口津津流涎然私念爲海南公易爲太夫人與公難海南公處其盈者也即不愛其家赴士之阨佐縣官之急譬諸登高順風而呼耳太夫人與公處其虛者也多出傷刀多入傷德蕤徬徨維谷矣而捋荼蓄租內外拮据卒振海南公之業而不失海南公賢豪聞聲吾每以過家子侍公見公布袍蔬食宛如蓬戸介于長齋繡佛宛如枯禪而窮

窘委命身與分痛公正發憤鼻端欲沸又不徒設取予然諾爲閭巷之俠而已吾詢諸介子所親暱者曰太夫人教也嗟乎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吾綜論之海南公以上黃氏之爲德泰山之雲也太夫人膚寸而合之稟所公不崇朝而雨之者也介子以下黃氏之爲德崑崙之流也太夫人五城十二樓以累之稟所公百里一小折千里一大折以導之者也是二者非獨太夫人與公之壽而皆太夫人與公之所以[illegible]壽也元脩聞之欣然曰子善頌善禱哉夫宗周海南公事列在邑乘德月太夫

人與公徵三錫之命必有宇內賢士大夫爲侑而上之
者姑次第吾兩人語爲之嚆矢且登于賓筵而侑大夫
人與公各一觴

壽劉湛陸宮允癸未初度序

崇禎癸未秋八月中州湛陸劉公以尚書分較鎖闈得
士二十有一人並一時英絕領袖而余邑龔子廷祥黃
子鍾詣皆束髮從余游夙所儕盻目之者每見公輙詫
吾兩人人倫之鑒乃亦有針水而公適以冬仲　月爲
嶽降之辰黃子介其同門諸君屬余一言侑公觴曰吾
師之訓諸弟子文而必矯時以僞爲古也甚於其爲時
也人而必矯俗以僞爲高也甚於其爲俗也聞諸解大
紳先生有古文之實不宜矜古文之名與時文相背病

有道學之實不宜立道學之名與俗學相謗嗤如吾師
者其無愧矣余聞諸君言則益心折公以文與人之眞
知公人倫鑒亦以其眞者遇之云爾夫淮南反側不憚
發蒙振落之弘而憚守城深堅之長孺何者眞也司馬
文正學從不妄語入而兒童婦女皆知姓名至委立而
避人戒勿生事開邀隙何者眞也薛文清公爲學從政
一本諸篤實嘗言讀書窮理須實見得是驗於身心體
而行之當在山右人呼爲薛夫子明儒從祀四人北方
學者公一人而已何者眞也余少與寓內賢士大夫議

論相上下其真與否率能心識之真者雖謇謇爲患而
昭質未虧九天終白否則以盈要之艾欲擬擘根貫蘂
之馨未終朝而敗且露矣余以是信真之難渝而僞必
不可久也自甲戌與公訂交初見之術墻處錞幾於一
而僵再而僕者巳遇大誣激發壁立巖峙稜稜有不可
犯之色往武陵初入探地詞林謁之罡鬮席公平視良
久不爲揖讓武陵覺而正之始就坐或謂此細不足爭
余曰亦先師之餼羊也已卯公當典省試閩楚先後未
決當事持兩可以問公公艴然曰安有典試而自擇地

者乎議卽時定余時心識公〻事以爲古名大臣之量
公九載長安門庭蕭寂無殊寒士龔子黃子閒語余自
吾稱劉師弟子僅以八股贄耳餘卽一縷之絲一箅之
器而逡巡未敢薦也余每謂士子始進宜自嚴其質篤
而爲之師者宜寬其羔雉水流火就以類相從人品吏
治無不烝烝皇皇者公於諸君寧獨以言教乎公守城
深堅招不來麾不去似汲內史誠心自然人化其德似
司馬端明讀書彰理期實見得是辭受取舍揆義甚嚴
似薛夫子公今尚需次宮寮乃他日受知柄用所爲寢

反側之誅彌邉陲之釁而一洒篋篚餅壘之風者吾輩
已同心而信其能爲三君子何者真也崧高之誦申伯
曰柔惠且直夫柔惠而歸諸直君子所爲不吐不茹之
真也後二千餘載而公嗣鍾駿極之神爲明時柔此萬
邦聞於四國其以真者與前人相遇於千秋也猶其以
真者與諸君相遇於一日云爾今時事絲紛聖明宵旰
百爾有位持祿易隨持正易激或萃精神于亡是子虛
而不必真有匪躬之心以報君父故浮議多成功日益
少公第存公之真而壹意以柔惠且直者將之利盡而

國之真禍福見名盡而國之真是非見公於決幾定策
如其論文也卽事變絡繹經權錯綜至於手牋口誦目
送耳節如其論二十一人之文也故曰公以其真者遇
前人於千秋猶其以真者遇諸君於一日也余辱公知
最深愧不能賡吉甫肆好之詩以頌公顧念髮所上下
之賢士大夫零落幾盡晚而得奉公以蘭芷擘根貫蘂
藉公實多心謂必如公而後無忝嶽降之生也姑與諸
君言其真以質世之能爲崧高者昔唐淮西不庭有二
老人倚天津橋柱相語以爲憂見裴晉國慯然曰適憂

泰州未平須待此人爲相無何其言果驗夫豪傑之關治亂生而定之言臥有幻而無礙於眞者敢引爲公觀兼爲將觀諸石已遷公十拜相評四登帥壇將舉此進公一觴以參維嶽降神之系若夫繁稱月旦高援龍門駱陽秋爲不朽鄙期願爲小年此正大紳先生所謂古文與時文相背病道學與俗學相謗嗤者詞雖侈而不必眞故非公所樂聞不敢以恩公秩秩之筵也

賀郡伯玉峽曾公恩封序 代

今天子御極之癸亥玉峽曾公奉　命來守毘陵毘陵天下子午交其繁劇什伯他郡而東都軍與賦額滋重畢滂相沿人呼縣盤今日之毘陵又什伯昔日之毘陵公下車慨然曰守何苦毘陵知守所以治毘陵者而已則爲之定章程申約束蕩掃宿蠹而以羔羊素絲率先堂皇之上保障什八彈壓什二撫字什八催科什二和風甘露什八嚴霜震霆什二居三載口碑滿道薦章滿公車人人望公五雲多處而會天子覃恩斯之慶錫璽書褒封如令甲吾郡衿紳以下式忭且舞若以公他日二十四考茲爲之先也吾友强馬諸孝廉千里郵書纔悉其事屬余一言頌之略曰公于吾郡無以有家無以有官無以有身而吾郡于公無所不有也蓋郡故東南奥區第條故例取文無害而止縱不望猾誡可勿至垂槖而公賦却其羨訟却其鍰歲時却其餽問布袍蔬食蕭然貧諸生本色即郡之人欲以寸絲御公以一箄器亨公而逡巡未可得所云身處脂膏不能自潤故曰公于吾郡無以有家也郡既英俊之域紱冕雲與城社傳

之稍稍自珍其進賢冠百鍊爲繞指矣而公屹然衛三尺如金湯理稅則先豪右後单寒理牘則先单寒後豪右諸狐冠虎翼者望公影潛匿去而窮氓負抑無告赧曰一面曾使君雖鼇無憾甚至津要貴人上可操監司下可操令佐赫虩之楷遂成鐵案而公片言破之無恡色故曰公於吾郡無以有官也公體弱不勝衣而郡務旁午酬應能㾪其秩掌秩掌能㾪其櫛沐公晨起呼抱牒者前受訊治事至漏下數十刻明星煌煌未嘗問寢曰百姓枕未貼吾夢不寧也偶驕陽爲虐葛巾芒屐暴

行赤日中或以重籙進者郄弗視曰百姓半餔絕矣何忍獨飽哉屬時事孔棘三四不逞乘間眈眈公先機摘發大憝就擒餘各鳥獸散或語公急而走險如何曰苟利百姓吾身當之無恤葢公拮据民艱義不旋踵類如此故曰公于吾郡無以有身也而有紉蘭蕙之士耻與梘槨齊列與摛藻彎筆鸞龍自矜者于公有其師帥矣有一邑而晨令夕更類嬰兒之晝餅與五邑而此肘彼掣類道旁之築舍者于公有其金石矣有含辛茹荼沈淪幽谷積歲不得一伸眉半與金錢出内堕雀鼠窟

穴中積歲不得一鈞稽者于公有其天日矣有下戶尫弱爲勢家齮齕首垂垂氣欲盡與椎不解事爲奸胥猾吏所持呼天搶地恐緩須臾者于公其有怙恃矣有摧殘於商羊旱魃之乎如桃梗土偶飄浮不定與驚援于加派之紛追呼之厲如爰居聞鉦鼓則駭走者于公有其衽席矣故曰吾郡于公無所不有也子爲毘陵言毘陵不可無頌也則又曰公于吾郡膏雨也而于吾邑又旱苗之膏也吾邑自亥至丑三歲虛縮符之席郡大夫以署篆至者坐未及煖輒又報代舞文者乘之爲欺弊

蝟而興民無所控公綜持綱領于百里之外而井井能數其毫髮如旦晚几案間而調之者則無令之鈴轄而有其鈴轄惟公予之歲淫霖傷稼吾邑以勘報後期焦舌請賑蕩不得督漕之卒猛于銳師駮虞脫巾矣公多方擘畫設借之法以甦之而軍民之訌息則無令之調劑而其有調劑惟公當借支議起奉行者不善推公雅意而一二富且黠者從中高下手至鬮邑洶洶有貧代富償之嘆吾黨幸得請于公爲按額清田刻期徵負不當見覗吞消而貧且辱者始免於富且黠者之一[illegible]

則無令之撫脩而有其撫脩惟公故曰公于吾邑又早茁之脣也子爲梁溪言梁溪不可無頌也余曰嘻公亦天下之有耳郎毘陵安得獨有公况梁溪也吾㚇讀公嶺南試士錄淵雲之精妙賈董之經綸駢集百端則心異之已一再侍公見公談經義如長桑君談人腑臟而深識長慮于中外因革人倫臧否又洞中肯綮遇事觀憚談笑以解則心益異之已通仕版聞京師人言公佐將作時事所有建白皆堪壽琬琰而永丹青意公胸中淵泓渟注乃非一端則心益異之夫今天下需人亟矣

一切談兵說劍趾高氣揚開虎色動者不必有其才郎有其才矣而成敗塡膺謦欬縈臆跋前疐後不必有其心有其才有其心如公者寧正聖明輔車之倚哉匪久而卿寺而台衡計公之無以有其家有其官有其身者益自發舒于旂常竹帛之際而國家于公左之右之無不宜之抑亦何所不有也故曰公耆天下之有郎毘陵不得而私無論梁溪也雖然公所以治天下者亦如其所以治毘陵者而已然則吾郎爲毘陵頌且爲梁溪頌可也

金少司空稠原三品考滿序 代

崇禎壬申左司空稠原金公滿三品考天子錫璽書褒美旹其三代官如令甲諸屬僚之在鳴鳩署者以余知公請一言紀其盛且曰績如公而後可以歲計也公爲吏部則眞吏部爲廷尉則眞廷尉爲司空則眞司空如今之容容爲穤嬀嬀爲名者皆傳舍其官而人與官不相儷官與歲不相儷者也故曰績如公而後可以歲計也余笑曰績如公而何可以歲計也司銓之難也彊有力者廢櫛沐奉其官惴惴恐不給蓋苞苴竿牘與諸舞

文之手幾與銓政終始焉而不可破而入公瀟湘鏡中隨所品藻俱爲衡石郎所云嗔而與人官笑而不與人官者公以爲猶之左右袒也是公爲吏部一年而百年也公晉秩廷尉當冲聖初御百廢具張固維陽所云遇衆龐雜非斤則斧之日而公時用芒刃佐之所全活人無算論者謂公據法似張釋之持平似于定國明以佐聖天子率作之功而陰以開其悖大之籥郎晉秩式敬以長王國公無多讓焉是公爲廷尉一年而百年也公辛未夏貳水衡水衡帑蕭然靡矣值軍國多故工作興

典主計者駭有餅罄壘耻之慮自公以一片冰心爲之
謹出納剤悉緩集竹頭木屑之補苴以裒栢渠之瀉叢
而國不虞匱民不虞擾也余嘗謂數年前以虛冒爲費
無贊之利而害甚於節數年來以減縮爲節無節之利
而害又或甚於費如公庶幾以節之利兼費之利者是
公爲司空一年而百年也故曰績如公不可以歲計也
且夫績可以歲計者其翹然喜以績見者也績不可以
歲計者其闇然不喜以績見者也猶憶公官中翰時荆
扉晝掩擁書自適疑忘其身在京華者方需次銓衡入

摩肩以爭枌榆荊棘而公用物望特以清兵寡欲之素
得之微窺公恬如度外爾已因迮瑠傳城且書公家僮
四雚至題坐二千金爲公吏部郎事里好諂者業爲公
謁而定諸官矣而雪消見睍瑠事尋敗或有慫慂公以
爲言者公莞然曰既定諸官則朝廷物還歸朝廷耳夫
何言已庚之変法司以論讞失上意上震怒切責而獨
原公無他公意在崇主恩全國體亦竟無一言自明也
頃者專遣內臣董兩背事一時外廷深佩引評三鼓氣
竭或皷螭怖之而公夷然與爲海鷗羌夫云法嚴正賢

者所當盡力之時如公差可無愧然公匡救深衷雅不
願人知人亦罕有知公者故曰公之心不喜以績見而
公之績不可以歲計也昔新淦金文靖與三楊對莞樞
軸鄭端簡稱建安果而能容謀而善斷新淦周旋其間
藉以完名余才地不能擬東楊而公與新淦實同譜系
其才地又倍蓰過之且周旋余最久余望公旦晚統均
脣嘷庸之眷以左右提挈余公于余則輿之㩼也于聖
明則𡰪之金玉鉉也計所爲定傾保泰以光輔中興者
又何啻一日萬年而公几几之度視之仍無有也故曰

公之績終不可以歲計也雖然唐郭汾陽之以中書二
十四考也史不言其某考有某績可書而至德乾元永
泰大曆之宗社生靈無之非其績也夫如公之績不可
以歲計者然後可以歲計余與諸君且泚筆需公一品
考而以今月之言爲之先亦猶唐史書汾陽二十四考
意也

梁谿馬世奇素修甫著

同邑秦伯欽公安甫閱

後學周原溥重校

後學 秦德藻以新甫 秦德湛以雲甫 較

上張玉笥撫臺

頃者流氛南向瓜儀戒嚴三吳不獨震隣幾致剝膚而人情較前猶未甚蜩沸者非恃江流爲天塹正恃老公祖爲長城而已今日我兵處處單匱要須愚之以無形又須愚之以形虞詡之增竈齊賢之列幟不必勝敵法未始非退敵法也前所添孤貧米菜蒙電燭鼠輩目膽寒矣但會計已須即經畫裁亦當中飽奇意九百餘石之米恰可供百餘名之兵一那移間不必加餉而有加兵之用此亦目前救急一着得邑父母核實行之鼠輩自無所上下其手耳劉閣老報言附覽所謂上殿相爭下堂和氣正大君子同舟心事也膚功之奏翹引俟之

又

聚於吳愼老處附一函正擬草十郡公疏爲地方請命

而應安六郡諸公先之四郡遂不果上矣頃接報知賊躍六合竟逼廣陵數日前曾言之政府以爲先慮而政府謂賊必不能至廣陵也至據賊口所供張胖子已往茅山且云攻揚州是不要葫蘆子等語賊意豈止廣陵若東南兵單餉匱所恃祖臺一人凡金陵上下蕪湖句容金壇溧陽等處一切偵詰倍宜加嚴祖臺八面之照無俟奇輩之效其口適朝議分禁營夷漢丁六千以資征勦用毒攻毒目前不得不出於此然此輩聚則易譁勝亦易驕聲勢既重節制頗難所謂平吳之後其憂方大曲突徙薪要須豫爲之策耳三吳不逞實繁有徒延頸以望流氛幾如飢鷹之望秋風而思颺奇意無如添兵一議借官府召募之名開諸好勇疾貧者衣食之路遴其魁則黨自弱齊以法則悍自平向再三商酌而至今築舍也急則須斷其在祖臺乎

又

日走吳門過蒙推分元戎小隊俯臨於一葉之間皆心折祖臺之雅節然愈以重奇之厚顏矣祖臺虛懷下詢奇輩亦傾心上達鞀鐸所採形骸可忘獨於潤州一案

匆芒未悉如物在口頗慙知巳然閤祖臺業洞然獨照力持寛政此真一郡人民三吳賢士大夫手額須刻印銷印之無我者總之此事在去守爲巳破之甑在無知保留之百姓則爲方輿之蔓若必從輿論更增罪案將來豈貴負累實不可言思至此知祖臺一念所造福地方逾於二天也恃道義深知輙敢進其衷言惟祖臺鑒之

上王孺初撫臺

頃得報知寇復自商突六維揚一帶爲憂頗巨奇謂治

兵急於治寇撫民急於撫兵而用奸細功更深於詰奸細用守令力更大於用將今日制勝之策似宜熟籌於此祖臺或亦有當其言乎

上祁世培按臺

三吳在今日幾如奉漏甕沃焦釜幸藉　聖主惠以福星老祖臺繡斧以臨之者一年於茲而所爲保釐鋤奸興利剔蠹動山嶽而靜金湯者不啻數百年矣第奇本無短長猥附聲氣當此脂車將邁賢轍無緣念與情既如赤子去慈親之抱感知巳愈覺高山景仰止之懷而

台臺不遺菲葑遠垂瓊玖柎肌鏤骨何能爲報惟共里父老子弟勒石歌功濡毫詠德而巳所懇南少司空葉閒翁先生易名事天如當巳悉之先生品望與端文忠憲峙一時固不待言甲子秋姚現老入都先生臨岐執手扼腕時事曰公行矣好語諸公思其大者請信邸出閣講學今日根本事也無何瑠禍大烈賴　神聖中興宗社晏如而先生片言實其嚆矢此段朂忠非台臺誰爲拈出至錫邑崇正書院舊祀七賢嗣奉台檄又祀高忠憲矣不知當時具呈者何以舉忠憲而遺端文及

閒翁先生其於端文則殊矢先河後海之義於閒翁則幾同臭味之草木而使之差池度亦非忠憲之靈所安也今諸生仰體台臺緇衣雅好業具呈求署篆繆公祖轉申此事月旦久定輿情飢渴俟之倘得卽賜檄行無論通邑衿紳手額卽台臺曲終之奏洋洋金聲玉振閒矣

又

南天有幸借福星蒞之命下之日士大夫歡聲雷動自長安不脛而走吳會頃聞前驅入境民間樂只歌又白

吳會不脛而走長安矣伏讀九詢十四申了然如劃蓁於吳民之几席而數其壱髮舞文者見之幾於毘逖禹禺而蝺蝺者則不啻奉明師慈父之訓勉感而歎淚無論其輩生長四郡此中尚多未悉即令台臺先期以若此也聞之先達云天下事徵行至亦何能詳且悉之但得有實心不患無明眼今於台臺益信獨借升鑒竊尚有出台諭之外如豫徵一節與帶徵同屬庫役以朝廷隔歲之征閭閻急公之誼而恣此輩長鯨吸川之飲詰之則曰糧長不便夫糧長可以收現徵何不可收豫

徵且如台諭所云兑銀看櫃一拆封而事畢糧長安有不欣然樂佐下風者至役田弊端錫與松又稍異其隸籍錫南延區　世廟時華鴻山學士與先大父輩共倡役田請於朝而行之百年歌仁人之澤而貧富遞遷不無滄桑諸失業子弟既以役去而執言先世之田其一二富家爲役田掌記者又不能以揭日告天心事而盡折衆多之口至舊歲之掠租而法大壞矣是在台臺一言申誡便爲三尺而紛紛者輙主議於散此非某所敢知也華鳳超樞部當能爲台臺悉此事大約使失業者安受義米之助而無徒奢望於爪分掌記者一倣前人之故而無徒寄出入于不肖族人與不解事蒼頭之高下乎正使滄桑可易此法仍可無變耳荊溪民變得台臺以綸巾羽扇定之平情執法戢亂安良此八字適十部役事矣豪奴勢極而攖衆怒悍民勢極而犯國典台臺予之以平所謂處置得宜人心自服某輩在三千里外亦將貼枕而卧豈止東南半壁之有長城哉特恐事定之後復有借亂民以持孱民之短者台臺得無豫防其漸乎新郡尊王公祖淵標勁骨有循良之心兼有循

良之才雅不愧台臺屬吏知台臺開之爲氣滿大宅也率爾勒報幸鑒其眞而略其戇

與劉闇然侍御

京邸荷台臺道義深知芝蘭之合萱桂之投蓋兼有之嗣後台臺策伐天中而弟旋卧洞溪上每咏子美至尋憂社稷語未嘗不爲台臺羨北山之獨賢也頃者冠警震隣人情風鶴賴台臺繡衣持斧鎮其上游而三吳獲恃以無恐東南半壁天台臺一柱擎之矣張玉翁公祖曾過晤談台臺實心妙畧津津芬人齒牙誰謂儒者中

無頗牧哉弟所進善後于台臺者留都係高皇湯沐而兵衛單虛不能爲皖城效卡嘗至借同仇于吳淞乃吳淞一經抽調又輒有捉衿露肘之虞甚者呼郡士大夫日後廣杖杜以望征夫之遑止且環而大聲疾呼于張公祖之前此安所得常山蛇勢也目前海上鯨鯢陰窺消息澤中鴻雁時聽哀鳴亂畔之鷹眼終存罡棍之狼心叵測國家根本重地百萬財賦出焉四郡亦非可舍已而芸人者必使吳不分兵皖不借兵而戰守並辭呼吸自通願于台臺閒金城之方略也張公祖一片血誠

不特地方拮据于台臺雅託同舟即吾黨聲氣于台臺亦夙稱合調而保障苦心或載道之口碑不必盡爲中朝之功狀所藉正論持之深衷護之此則三吳士大夫喁喁跂台臺以九鼎者耳昔人云得一賢守令足當勝兵十萬今日之事究竟以此爲先着台臺行部將過亦有可做龔渤海虞朝歌之一二其人者乎弁所勿惜夾袋示之

上王玄冲按臺

適聆南音知青驄入界載道歡歌震驎之譽且恃以無恐然奇則自都門飫承誨諭已信三吳之有二天矣日前征徭既重加額滋煩物力苦貧人心喜亂牌票之徵呼郵館之供億但能裁節一分亦寬地方一分之驛騷神奸之牙角豪右之魚肉但能蹙戢一分亦還地方一分之休息所謂牧馬去其害馬已在祖臺洞鑒中者奇稍列其概則事無逾於人命強盜二項其指誣攀陷害民爲最多而人無逾於罡棍衙役官僕三項其聲勢相倚呼吸相合害民又爲最熾要之後三項之人無不借前二事以起雷于冬造氷于夏者吳民覆盆無訴大約

坐此今遇祖臺正其見日時也至以佐貳而擅拘禁多張官僕之炎以捕快而擅拷掠多飽罡棍衙役之橐下既習爲故嘗上復置爲瑣務須祖臺時嚴申令方可永息厲階所關民命安危頗非淺尠諒無俟奇言而悉矣錫邑新任廖父母質行誠心可與古處祖臺嘉與提誨示以周行當無愧循良之品奇實爲揄揚引領幾之而陳郡尊公祖方以通解奉嚴旨地方積玩致累賢郡伯奇輩皆爲負芒祖臺亦有以慰輿情之綣切者乎若漕軍恣橫新承嚴戢之明綸私訂紛紜已破明謀之伏莽

所藉柱後惠文弘宣聖德知非但尋常觀聽之快也幸爾報命書生翳牖甌無可副清問者統祈鑒宥

與盧德水漕臺

江南苦漕十餘年于今自老公祖繡斧臨之而軍畏其威民懷其德自此遂可去火宅就清涼矣惟是苦漕者各省所同而苦白甚于苦漕者蕪松常嘉湖五郡所獨其爲內員之恫喝保識之奸婪京役之奇横與車船盤剝之陰盜此苦之在內者也而其爲漕弁之凌壓船戶之勒索撑夫之刁詐與衙門使費之繁加此苦之在外

者也在內者聽諸天監之有光而在外者則但得老公祖片言嚴諭便爲浩蕩計輶軒采風已先得之不孝弟所不禁其娓娓者適見諸根解每當輪役入京輕者如不保其家重者如不保其命觳觫之狀不忍見哀籲之聲不忍聞即無錫一邑而十一年分賠補且萬金以上矣將來不至富者貧貧者盡寧可得乎今幸遇菩薩心霹靂手如老公祖者此黍苗陰雨之時也富民國之元氣而東南百萬財賦尤朝廷奥區所在爲國爲民原無二義知老公祖念之惻然不俟弟言之畢矣

上張觀濤侍御

宣雲爲今日第一要害借祖臺繡斧臨之亦所謂北門鎖鑰非準不可也邊長二千里間多據山爲險其瑕隙須補葺者數十處耳今必欲盡爲修舉恐時絀未能舉惟祖臺弟審其形勝權其緩急請諸廟堂次第圖之弁勿以迫促歲月爲期要使費不取省而取實工不取速而取堅未必非萬年之利也至于孑遺之氓生計毋盡自來未有人心不固而可言戰守者保障繭絲前人明誠此殊大費祖臺苦心耳若吏才將才二者皆目前神

樓之匕祖臺須閒時以冷眼密識之韜畧在夾袋中已思過半也冗勒附報遥跂霜嚴肅然心滌

上王雲翼按臺

兩挹台光雖未盡欲語然心謂冬日之日夏日之日從來不必能兼惟台臺乃可兼之頃聞常鎮二郡干旄所至奸人屏跡蚩蚩之氓歌呼載道一時與祁世翁公祖掩映前後遂疑福星獨照斗牛即頃者濠泗沸螗江南屬在唇齒所恃無恐者台臺實爲之長城矣玆承清問愧腐儒無可佐前籌謹條别楮以備台裁至于旌節孝

寧先寒胄而後高門理訊滕寧伸孤煢而抑豪右此白
台臺素心無煩饒舌獨見近來地方一二大事經舞文
之手人命則贋者俱真盜情則真者俱贋覆盆終難見
日出柙更多饕餮所望台臺加意留神并爲多方諭戢
者若頎端文葉司空兩先生入祀崇正祠表章先賢激
勵後進所關風教不淺此尤宮墻之士所跂足而懷好
音者也附言申懇臨楮上臣

上任文水按臺

祖臺於三吳長城也於三吳之百姓甘霖也於弟奇則

杲日也聖明重念天中借元戎之畧以靖之毎遙望崧
高輒深駿極之思適歸德守唐損占旋里具知德威初
布賊膽爲寒伊雒處江南上游計得旦暮廓清即吳中
梟聲鷹眼聞風自戢弟輩依然祖臺繡斧之下矣損占
敝鄉賢者與二十年紉蘭緝蕙之盟堅於息壤闡豫士
士大夫言其守禦功非獨嗣召杜之徽而劬勞致疾未
竟其猷譚及祖臺破格垂矜相愛以德至感泣謂病廢
餘生不知矢報何日昔有見面不必知心者損占與祖
臺求一面而得之於是益知人倫之有冰鏡也若弟向

在震風淩雨中聞損占語逾懷廈庇貫心鏤骨如同之
矣羽便率勒附布悃款宗社蒼生方倚文武之憲萬惟
自玉以奏膚公

又

自青驄蒞錫歌舞載途平糶之舉不孝弟輩若有心無
力而祖年臺損貲先之金錢之愧人人雨汗矣昨仰承
德意從諸紳酌定數款期於分界而任合志而營要使
邑無虛里里無虛戶戶無虛惠而佐諸下者士紳之議
持諸上者祖年臺之法如米當之賤而斂貴而閉此理

之不可平者也素封家以窮黎續命之膏居爲奇貨而
倍蓰望什伯什伯望千萬此情之不可厭者也驅儈與
胥棍相比婪厚利而導蓄米以出疆事發者一二其不
發者尚更僕未易數此奸之不可縱者也十日以前米
價止一兩三錢今且溢而一兩四錢五分矣長此安窮
乎計惟廣糶一說可速平之而士紳之議終不如祖年
臺之法下令於流水不孝弟竊有望也祖年臺所發銀
二百兩適商之司李陳公祖可得米二百石在士紳有
里閈相恤之雅而在祖年臺又有發政施仁先斯四者

之義或分給四關擇極貧無告先爲之所則人不擾而
澤不濫此尤執要之術也率爾其陳伏候台裁

上陳具茨按臺

恭惟捧日丹心回天鉅手東吳有幸借纁斧臨之間命
之日手額爲枌榆稱慶而兩通典謁未獲一挹清光適
拜台函知福星已照四郡[illegible]入河陽壁壘旌旗
煥然一變時也所諭地方凋弊江海隱憂捧誦及此想
見大仁人肺腸因念日前淫淹害稼之餘兼之三征交
逼之會能於催科中用一分撫字不但爲地方造一分

之福亦爲朝廷留一分之益而台臺業燃犀照之矣其
復何言憶某未出里門時良民所最苦者田粮之賠累
人命之誣告強盜之攀連而奸民所最爲苦於良民者
衙役之蔓豪奴之横罡煞之悍鴞立爲聲又交營爲窟
項道府縣公祖父母皆極一時循良卓異之選如袞金
鑄鼎魑魅潛踪更徼老公祖柱後惠文彈壓其上定已
翕然懷我好音亦無俟奇言也獨有一言之似緩而實
急者錫邑西北地形窪下暑雨時至一望渺然無論往
來戕負幾於及溺而隄防既闕蓄洩非時脊胣之瘠供

成歐脫自向年劉父母雅意經始迄今猶爲未竟之工
十年遺蹟萬口咨嗟老公祖爲首所臨自當見之倘得
藉手成此勝果不必上煩公帑但遇一二豪有力者罷
於法而情可疑者計應擬之有餘帑須處置得宜官不
煩而民不擾此固台臺百世之德地方百世之利而非
奇一人所敢請也惟老公祖留意焉至吳俗之靡聞於
四方邇物力漸虛民風如故誠有如南大冢宰謝青老
所言者然其意舟輿歌舞之費十二金珠瑤翠之費十
五海僧妖道之費十三風行草偃台臺尺檄之論足賢

於十部從事而最可異者馬吊一途沈湎濡首釁序不
已浸及縉紳以狙驗陋習市井褻戲而公行之衣冠閥
閱之家此益非聖明之世禮義之邦所宜有者伏望老
公祖申以厲禁直使膏肓宿疾腸胃一洗未必非轉移
薄俗鼓吹休明之大端也某新進書生素[illegible]世法率其
胸懷不覺娓娓台臺或略其戇而一得采之可乎臨風
瞻溯曷任主臣

上倪百宜漕臺

自下車駐節江干即約天如年兄趨候列柏之下因冬

杪春初百端蝟集項又聞流冠震隣從紛紛諸老稍佐綢繆之畫數日以來蜩螗小定正擬鼓枻而前面北來者傳年臺已渡邗江弟亦尋痛發於臂亟乘欲陞矣濟父幸賴鶚茈軍民相安得無向年婁東故事年臺固入省福星然江南式歌且舞竊喜爲近水之臺矣獨白粮旅涂伊始將事孔艱水次之一牽一挽部運之一舉一動上臺之一票一檄誰非捆載之氓所殫脂膏以從事者而總理衙門添設以後每舟費約浮百金東南民力竭矣洗泉蘉薪豈特憚人之哀吾輩於此調劑一分上

可爲國家養一分元氣下可爲閭閻留一分生命知年臺聞之惻然無俟弟言之竟也

上周梓山按臺公啟

日以署篆郭公祖即眞之事首懇於老祖臺仰荷老祖臺軫念地方許即咨請具題永惠玆土且札勉郭公祖益勵精任事俟會請實授以慰士民借寇之意一時聞者感泣如怙金湯而總漕史老公祖又極[illegible]任矣其等竊惟地方關係有輕重事勢有緩急錫邑則賦重地南北襟喉城社伏奸萑苻肆發兩載旱蝗幾成鼎沸其界緊實百倍于睢此關係之輕重宜審者也向奴氛漸逼所虞在淮今冠警方深所虞在錫適聞偵報賊將舍金陵而問道窺蘇常衆心洶洶日數十驚訛傳不已流徙繼之其危迫又實百倍於睢此事勢之緩急宜審者也郭公祖長才實心修繕訓練寢不帖席眞所謂一令勝十萬師者若復奪而予睢譬猶奪赤子慈母之懷而絕其乳恐冠警未臨人情先亂其等之憂不在外潰而在內潰矣通邑安危生死之關不得不疾聲大呼于老祖臺之前知老祖臺必不視爲尋常保留者比伏乞

速賜會題俾邑士民長依免冑之薬公而郭公祖不至慮五日之京兆刻印銷印自聖朝盛事老祖臺回天之力當辦此有餘矣情切剝膚用敢合詞申請臨啟曷勝顒禱之至

與吳石匏道臺

師臺於兩郡駕輕就熟不省復何從贊一詞而微察民風較曩時似有異者在奸民則衙役之冗蒙奴之横罡煞之悍幾成鼎立而罡煞之三窩衙役與蒙奴又實主之師臺褰帷廣聽自當盡葦鴞音然得無稍借霹靂手

懲一儆百者乎在良民則錢糧之賠累人命之誣告與
盜之株連爲最苦錢糧自青縣不發而省里之催食
其間甚有實戶轄甩戶之弊而貧民償富民之逋者見
典挾肥票爲重婧揚揚飽其橐囊而里長代奸猾爲藏
此弊黔困於㧾楊者百孔千端難繼述而人命中無
風之波無天之日更不可言往聞告人命者歲止數詞
今且日見告矣告者不必有毆孳之戚彼告者不必有
日否之爭亡是子虛蠢成奇貨中人薄產立致氷消而
推究原繇大約罡煞爲含沙之蜮衙役與豪奴爲薄異

之虎耳若攀盜出于盜口非屬捕役之指唆即係仇家
之發縱玉因石焚者不小李代桃僵者亦多容擬一紳
紳家妄疑村民禦盜者爲盜同時逮獄且數十人傾存
老谷幽洞鑿竟從寬釋非然又幾爲黑獄矣此不肯所
目擊而心傷者也師臺愷悌神明應無須不肯饒舌而
不肯感慨積蘊不覺其言之娓娓或猶慮解網之遲而
漏吞舟則有師臺成陽箴在可無作此意外想矣至如
疆圉多故萑苻時警保障地方無如保甲一法前年陽
明先生行之江右者最核最便載在集中惜未真實舉

行耳若懸壁擊柝徒爲遜徼者需索之端又所謂壓飯
塗羹無益有損者也幷祈師臺留意焉新郡伯洪老祖
清心絕俗尊恭迎人不愧師臺如蘭之契京邸贍談略
商利病欣然許可得師臺主持其上而左提右挈之匪
獨毘陵全郡之福也若宍家世守清規室無長物門無
雜賓惟有常州府學生員馬瑞係舍弟世名嫡子武進
縣學生員毛念恃係家慈嫡姪無錫縣學生員施召徵
係不肖嫡婿又有常州府學生員華天章無錫縣學生
員華彥章華奇章係先妻華氏嫡弟諸生少年皆學文

筆可進倘邀盼睞之光願賜叮嚀之誨此外或託不肖
姻親以恩師臺師臺勿與進也荼頭止二三應門且有
守城舍弟方爲禁戢定不敢與戶外一事如地方奸棍
影借枝葉陵踐單寒師臺一有所聞望即重法創之不
肖三千里外所尤爲怦怦者此耳偶因羽便草勒布其
管見師臺榮任例應具儀申賀不敢具者恐師臺謂不
肖循世法而失向來人外之素心也幷惟師臺慈照

又

家訊至傳示台教惓惓地方防守事宜而首及保甲鄉

兵積儲期集議酌妥使事不盡而法不撓此甚盛心亦甚苦心也保甲則其先略悉之矣小民一身懸磬安往不得貧賤正爲富貴人守耳古名將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况姻族臧獲輩乎乃今縉紳孝廉家僮指如林壓居相錯晝則袖手游閒夜則擁枕高卧而蚩蚩者偏任守望之勞萬一有警又偏受失事之罰人心不平莫此爲甚其謂鄉紳及舉貢生監除本身門面外盡應編入保甲而懸牌傳柝諸費或就附近官大戶家量爲捐助以卹貧民之未逮此非獨急公亦

以急其私也細繹台教隱然口舌斧鉞一紙書知賢十部從事矣鄉兵屢奉明旨頗類搏沙言之終年行之或不終日而積穀一事倣漢宋常平社倉法昔以爲利今以爲害甚有雀鼠之徒因之滿貫而窮民不沾涓涘微潤者其謂嚴約束于上而下或滋其奉行之擾不若聽便宜于下而上將操其鼓舞之權如台教可以袪勸難以法行旨哉其言也頃聞三吳亢旱人心搖搖與其動之毋寧靜之其意莫如先稽水陸兩營官兵之虛冒使實可訓習而後徐及於鄉兵莫如先核歷年贖鍰積穀

之支消使實有歸着而後徐及于積米亦必得一二士大夫公正有執持者爲之主而三五富民誠實有才幹者爲之輔不煩官府一人一檄方可行之而不驚然以某所見正亦談何容易也從來應變原無成法近東萊大凌集數萬之師雲翔而不敢前而萊陽持白挺以撻叛兵撫州集村農以當流寇卒于倉猝取勝平日團練者視之何如哉至救荒妙手似倆敬叔趙清獻令狐兗州輩其積儲亦非必盡在公庾其因知權宜之旨不可爲典要但目前民力空虛正如治痿症舉步惟恐其傷

卽生聚教訓亦須按候而圖之諺云興一利不如除一害此言未敢爲他人語惟可向老師道耳常鎮入邑自無錫而外如丹徒金壇皆才品卓然真實留心地方可佐老師旬宣之畫者而無錫十年來畏途之誠長安相集至資談柄某用三寸舌與解嘲釋難[illegible]亦倦矣毋聆楊父母政聲不啻身有其美一事作數日喜頃得詳述于陸鳳翁更覺齒欲流津但新硎初試思其易折且如昔人所謂居官似入暗室須久而漸明者不特望老師爲師抑柔爲保耳枌榆閑切忘其娓娓想老師自能心

照其臨敵呂勝翹企之至

為荒糧及存留事上曾二雲郡侯公書

通邑荒冊仰藉台臺與民分痛俯采芻蕘嚴[illegible]糧衙刻期報命捧誦鈞票懽忭之思神明之鑑令人抃舞無為感涕而署糧衙張父母祇奉德音董率諸役廢寢廢餐成於不日應收應補一覽瞭然非惟小民賠累復得覩天而奸豪富户詭熟作荒者亦可參伍而知當無逃台臺之電矚矣褻辱台諭積何地縱何人衆議屬之高景翁先生然猶以鄉城不齊馴黠互異悉心清算者鄉紳之責嚴法盡一者官府之權懇乞台臺即行批發仍委糧衙協同催督使豪強無梗纖悉必清庶良民不致興嘆於偏枯奸民無敢垂涎於混沌有如蒙台諭所云者而事關國課更乞申聞無臺以重事柄以釐敝竇則景翁之意諸縉紳謀之僉同者也乃其輩又有陳者如存留一事先經縣票例給官户嗣奉鈞批准給糧長此真台臺嘉惠閭閻無虐煢獨無畏高明至意鄉紳乃下欣欣樂承而縣總尤顏串同奸吏馬臺奸書張士修陡生婪心彼此影射遇官户則引言於鈞批遇糧長又借口於縣票欲壑既滿輒捏孤老之先領只為辭錢神未壓一任糧長之籲呼而不應有貴郎而冒鄉紳以佔者有青衿而冒貢生以存留者甚有一家而存留至二三百石者當均攤議起荒額未充議移存留暫為抵補而諸役復閃爍規避飛派典棧無風生波指一作十道路怨嗟不可言殫其輩切齒痛恨方擬合詞上聞豈諸役自知庚重朋謀虛誣致干明諭須示通衢鄉紳輩傳語相聞謂同出詩書之族且叨簪組之遺更張之舉嘖未於石米之贈耗有幾忍爭民間之升合以罝公憲於弁髦正不甘坐視窮黎之脂盡飽奸胥之腹耳而反唇相誣冀箝衆口害民未已更欲欺官不但三言投杼之謀直為一手障天之計所關鄉紳之名檢[校]大所關通邑之利害尤大伏懇台臺嚴鞫正法永清巨蠹但開諸役官户既從裁革糧長仍未蒙恩此存留歸之何所恐諸役亦無辭置對也

為二泉書院與陳白庵郡侯公書

日叩台墀未瞻鴻範燕寢清香爾深耿耿所諭文莊書院事具悉老公祖嘉惠先賢至情因屬華厥超丈草議

久稽報命今議已脫稿矣方候台裁未敢另騰譴帖以其原稿呈覽總之此事顛委載於邑乘旁見於顧端文公重修之記原自洞然無可容左右袒既已分理豈有專屬今當年邵氏子孫不歸弁於秦誰得而專之且專亦烏能專其弁之也公祠一說設田既難其終設人弁難其始台臺試觀祠宇之屬於公者數十年以後歸然魯靈光有幾郎學祖乾沒今殆半不可問而況祠用乎至於人則合兩姓子孫而外求爲非其人可爲文祚之徒者未可以文莊手澤授也奇葩再四翻覆蓋憂憂乎其難之矣天下事與其紛更而轉滋蠱壞不如仍舊而稍爲變通若奪兩姓典守而委之無所定屬之鄉恐日後圯頹未必有人思甘棠而還其蔽芾而目前陵蹊上有罪尊中彳一酌逐盡之勢今日之公祠或爲他年子虛亡是未可知也萬祈台臺詳審長便以永先賢之香火以聯先賢中外子孫之瓜葛凝庵于個中委曲仍稍未悉奇項曾與東云事關先賢宜從先賢起見如持論一失衷而令嘆黍離茂草者追咎吾輩爲罪首鄙肪不敢聞也台臺當亦然其言否倚道義夙愛下垂肯倘報

據實以奏惟鑒其愚而宥之

爲葉閒翁嗣廕上各公祖書

故少司空閒翁葉老先生清風正氣著於朝廷無俟生輩之縷悉矣天啟四年閒翁孫太常卿晉南少司空會單　皇長子恩京官三品例得贈廕而閒翁出山時嗇啖已熾時局漸紛閒翁慨然乞身不復陳請識者高之今遇　維新之日啟事未登遽爾捐館質之公論稽之往例當得補贈補廕有次房次子生員葉光輔所謂同宗昭穆相當之侄也光輔嗣定則廕定所謂無子者許應合承繼之人襲廕也乃其侄孫孝基者且捏祖母之名以睎光輔突而出揭矣又突而朦朧具呈臺下矣孝基之父繼文身故十餘年並未議嗣於閒翁之生前而孝基忽欲越嗣於閒翁之身後則律所謂尊卑失序與收養異姓同罪者也且欲借以垂涎恩廕則律所謂不依次序攙越襲者也據所引大宗無子小宗不得有其子考之宋曾氏曰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己宗使非傳重者後大宗此小宗嗣大宗之正也程子曰禮

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此小宗嗣大宗之權也今開翁無子而次房有子三人非無兄弟之比矣若甚以姪孫而嗣伯祖非繼祖之比矣又云曆典所載者嫡庶夫祖父之于子孫則承曆先嫡後庶如孫萬兩家之例是也伯祖父之於子子孫但論應繼不應繼而已律令會典鑿鑿可考並無嫡庶之論也事關大典且曆之有無尚候聖裁生輩無所容其左右祖至於應合承繼緣繇謹錄公同議稿及宗支家譜上呈電覽伏乞斷以立嫡子之

法參以立宗子之法誰應嗣即誰應曆可一言而決哲惟速賜斧裁以便光輔之請　卹幸甚

與陳白庵郡公公書

祖臺以大宗匠具正法眼一時能文之士手額鼓舞如復見陸忠宣之得昌黎歐陽文忠之得眉山矣奇輩仰體祖臺甄拔孤寒至意即素交密戚誓不敢薦一名以與大典而獨有不以私請以公請者錫邑人才與武宜原相頡頏二百年來郡邑之乘鑿鑿可考項祖臺所放童子試武額武宜俱溢於二千五百以外而錫邑竟不

能得於一千六百以內陳父母遵行台諭至諸童搶地呼號未敢引舊例以請叅意欲省祖臺較閱之煩而不免重虛祖臺網羅之雅若即以縣額為府額則陳父母幾無辭於諸童矣奇輩慮深桑梓謂此後進功名所係實先達體面所關誼不得默默聽之且夫同隸人文之輿區而頓失雁行之舊同補薪槱之鴻植而偏與急瘠之悲不特奇輩念之惻然想祖臺念之亦惻然若是用合詞上懇萬祈俯鑒商以方幅即道尊徐老公祖先亦垂憐錫士首肯奇輩之言許為轉達學臺矣明鏡不疲

於屢照奇輩竊以諒祖臺并以諒學臺也臨椷激切九頂俟命

又為葉閒老鄉賢事與陳白庵郡侯

南少司空葉閒老先生清風正學著於戶碑須奉按臺知會撫學二院檄祀崇正祠而鄉賢呈詞為學臺批發者尚在老公祖臺下邑人士顒顒望之今特錄按學二臺批詞呈覽學臺既有飯吉送入賢祠之語倘得老公祖即為申詳徑行檄祀免其轉查不特以慰邑人士跂足之望其以嘉惠清卿子孫亦非淺也事關激勸肝昧

上請伏候台裁

與繆三府

錫邑人才與武宜原相頡頏而童子科取額忽遠出武宜以下弟奇數載長安不知低昂懸絕起自何時乍錫邑諸童素安義命既不敢效他邑紛紛以恩官府而諸紳身居局外亦默默未有中一言者昨歲試時弟奇輩曾向祖臺爲不平之鳴仰藉九鼎稍得方幅而今則縣收之數視武進幾相去以倍矣若必引縣額爲府額毋論弟奇輩不能心折卽先達如邵文莊顧端文高忠憲

諸公恐俱不能心折也弟奇輩合詞請於太尊陳老公祖大當戒嚴敢祈露封轉達并乞慫恿勿致差池以祖臺昔錫篆言錫事必爲陳老公祖所取信而諸童向藉德造亦不能無復望於大賢之發棠也

又

昨言府學生員厲世揚事想已洞悉一孱書生而奸人挾仇得臚列惡款假手學役以中之天下爲諸生者寧復能自保乎此事通邑皆知其冤兩日以來道路欲沸而弟獨爲老公祖言之恭以家徒壁立之士四顧無援

坐受析楊既不忍不言且方上臺公明執法之日而青青子衿覆盆無控更不忍不言豈惟不忍不言抑不忍不遽言恐言之不速有索此生於枯魚之肆耳萬惟轉致吳老公祖知秦鏡當空定不使么麼終得見形而弟也亦函申懇老公祖至江上可卽出此與錫人士共質之

又

平糶一法老公祖苦心撫字爲窮黎代剜肉醫瘡之痛而爲大戶存分餐指囷之仁數日以來誠意感孚天人

協應鄉紳既鼓舞樂從客米亦漸次鱗集霖雨四降萬寶垂登蚩蚩者氓老公祖實再生之矣惟是勢有先急而後緩事有因利以滋弊方米價頓平之日當憲批適下之時貧者可無虞乎枵腹富者或更患其[illegible][illegible]老公祖念念福民而外之奸棍內之黠胥則念念欲蠹民頃衆論譁然至傳各邑快聚六十金而謀歸於戶房者知老公祖清聽必不爲惑然弟奇枌榆慮切且承老公祖虛懷下問重惜上臺之盛心翻於下役以奇貨不得不爲老公祖列款陳之總之前日恤小戶原陰以安大

戶而今日安大戶亦長以留恤小戶之地也　一按臺
初意原以千畝爲率恐田之登千畝者少故推之五百
畝三百畝以上大約千畝至糶米二十石止耳今議千
畝糶米八十石五百畝以上糶米四十石三百畝以上
糶米二十石則在小戶將米餘於人而大戶或入窖於
出蓄容冬歲收既歉今春　國課相仍千畝以上可黽
勉共其困乏若五百畝三百畝者未免龐襍而囂之恥
矣披讀明示下畝者先糶米二十石五百畝以上者十
石三百畝以上者六石稍出權宜遂成浩蕩倘自此客

米堪以挍濟舖價不至涌騰即當申知上臺暫爲停止
庶幾舞文者不敢因未完之　更思翻無限之波此在
老公祖實心自有妙運然或明諭各大戶以息訛訛者
借影生形之婪心可乎伏惟台裁　一勸糶與治賦不
同奇前所謂上好仁下好義不用督責而用鼓舞數言
盡之倘行以牌票繼以差役則貧黎沾實惠者少而大
戶苦騷擾者多矣將來恐有室樵茨梁而無粒米入飢
民之腹家惟數石而以閉粟資悍胥之口者此輩何知
嚮利爲德大約憑財之有無輕重陰陽其詞耳頃聞縣

役與各大戶紛紛私媾出銀若干免糶若干且令多歲
厚蓄爲富不仁之輩賄通隸胥明抗官府而笑[illegible][illegible]捷
詎者之愚此在老公祖秦鏡高懸知已洞悉或賜聽諭
各大戶自領所應糶之冊糶完即行自繳而不應則稍
用法佐之庶克髮少摧人心益勸民其有濟乎伏惟台
裁　一典有典役棧有棧役棧本積米責以糶米夫復
何辭若典則銀典與米典不同矣錢典與銀典不同矣
數萬之錢典與數千之錢典又不同矣倘一槩責以糶
米譬之責南人以騎責北人以舟無論彼決不能相應

且令上典捐重貲以與各役爲媾雖名糶未必實糶而
小典則本固無多息亦有幾正使傾筐倒篚猶不免吏
呼之怒耳第意米價既平商艘四集但令一千畝以上
之大戶必無詭漏於奸胥之手數百石以上之棧米盡
能給發爲小戶之餐則一邑米自足供一邑人似不必
舍棧而更問諸典也頃聞縣役至各典未傳平糶之諭
先爭免糶之金四五成羣坐徵酒食各典嘖有違口且
謀控諸按臺矣老公祖片言可定其亦亟爲之計乎伏
惟台裁　已上三款非奇之言也通邑之言也而奇愛

知最深特爲老公祖娓娓言之語云一法立一弊生今欲法行無弊而目前盡爲老公祖好義終事之民日後長爲老公祖歌功頌德之民不致苦心矣意翻爲一二狐鼠所庵蔽老公祖見之必欣然以爲先獲我心矣自知狂戇統惟鑒宥

與吳幼民司理

京邸荷老公祖年台臺子民之愛頻奉清光初挹之水也再披之玉也已就之明鏡也憶童子時先爲林可翁老師所知昨歲入春明復從黃石老及平人黃如諸君

子游瀟然淵清骨骨爲沁而台臺更似備有衆妙十二蓮花峰捷蘊異人一時駢聚乃不佞弟並得拂帚易衣承其徽烈漳南地靈固有夙緣耶韓忠獻理開封識者便以爲真宰相器弟意正屬之台臺耳毘陵素稱易治邇來輒指爲太行九折弟方在里見諸虎而翼者實繁有徒私語所知謂此輩不戢將自焚昨歲乃激而成荆溪之變雖小民一時快其夙憤然與鴟羽林虎責事何異漸亦安可令長也昔賈太傅有芒刃斧斤之喻弟謂當明用斧斤以殺豪强之燄而陰用芒刃以懲奸宄之

思要於鋤根莠養嘉禾心事人人洞曉仰翻彼飛鴞俱懷好音矣不然是梅南昌所謂國家權輕匹夫爭衡之勢也台臺品望自可令萑蒲不採弟言倘亦堪稍備曲突徙薪之一助乎至錫中塘岍爲十年未了之局弟曾言之按臺陳其翁公祖道尊吳石翁老師并望台臺一爲留神渠成百世之利台臺功德當不止載半去矣北風偶便肅勒奉候別有一二問字之彥列名上聞子瞻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此意正須憐才同志如台臺者共之

與倪伯屏司李

日走吳門晤言殊快賢公祖清標勁骨正識真品不佞夙所心折自此政聲岔當日茂語云太上因之其次整齊之不佞謂因正所以妙於整齊也此議似在吳民尤爲對症高明亦然其言乎印公祖一二案公論在人竟不可泯滅大約今日葛藤緣氣質之過而致廢事之過緣不能獲上不能信友之累而致不能治民之累參劾者固無成心保留者亦非私意潤州萬户實有同辭二日罷市豈能家喻而户說之不佞客冬歸途值此事初

起詢之輿情參之賢士大夫見聞最悉但印公祖未後
一省不否處分耳今事在賢公祖宜只潤婣關郡人心
爲主和平調解永靜葬嚚不但以自爲亦只爲理刑當
公祖撫臺張公祖也不佞生平不敢作一違心語於知
巳休戚相關尤不敢作一徇情語賢公祖試思野議旣
憐之朝論又惜之吾輩身處其中可復悠悠付之不梳
之冊哉張公祖虛公持鏡賢公祖弟披瀝心腹以對定
無矜鑒之嫌不佞臨時悵匆匆未悉底裏正藉賢公祖
爲補此段缺畧耳冗次率爾肝鬲之言不覺僥舌

又

前只知巳之誼劾其狂夫之言捧誦來翰自愬胃脉慜
昔之取戾如此雖然胸有其見莫聞不發底裏只告此
終形骸之論也不佞未敢以形骸相待輒又借妄陳之
印公祖心性之抗傲氣質之忿厲不善調停至潰決裂
亦復何能爲解然必舉其數年治狀概行抹摋爽於蹐
跖彼蒼蒼者非天乎賢公祖但思所見兩郡之鄉紳兩
郡之士民與不佞孰多孰少所得兩郡之輿情兩郡之
口碑與不佞孰近孰遠若必自信爲千百人之公而罪

不佞爲一二人之私自信爲深悉愛憎之實而罪不佞
爲誤聽道傍之語願更平心一參之虛心一訪之也嗟
乎名義非輕鬼神亦邇一筆之下甚易然須合乎蚩蚩
者之口一棒之下亦甚易然須服乎蚩蚩者之心必欲
以恐愓嚇壓盡禁不平之鳴而因三四次噬成莫須有
之案去一微罪之二千石又波及無識無辜紛紛保留
之百姓恐出柙者未必傷人而寘寘中所傷實多他日
水落石出天根畢見悔無及矣聞撫按兩臺於此事業
洞如燭照俯順公心仰承德意似亦仁人大開天日永

斷葛藤之一時也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不佞則
幾於瞽矣然誼關休戚狂不敢辭卽瞽亦不敢辭心知
賢公祖明鏡自在也其厭爲瞽而終弃之惟命其不厭
爲瞽而終照之亦惟命

又

台從去後尚未至一報竟久襲笥中以待而手札復巳
見存讀竟具悉肺腑之雅然不孝歷性迂見又期期以
爲不可也念昔爲諸生十年辱當事逾等之知時憐之
擬資其脊火而捍頭不一應今入仕版又十年齒逾艾

矣每憶先君子語豈有白頭孀婦而更飾者冀其箕裘
奉之他日得以完身謝先君子已復自想目前知交相
贈登受頗多無論如昔賢清畏人知未能即清畏人不
知亦未能台教清苦二字正是汾陽一喝管敬仲云釜
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昔生福分無幾譬之飲
河之鼠易於滿腹自當未滿而防其概在得之戒時乎
時乎且不孝髫而試童子科利鈍得失實備嘗之痛定
思痛宛猶昨日髮倪三蘭公祖視學攻曾囑稱令者授
意不孝不孝謝曰某與以私請也寧以公請三蘭公祖

爲廣錫額十五人不孝深偪之欲勒肌骨今即無敢望
廣額奈何更妨孤寒者路也無已則祇犢之愛仰藉九
畮兒子不落人後足矣至吾輩痾瘵別有關切但令弱
者無肉強者無食向隅者無啼憑城者無笑此即知已
相體實心如今吳門所傳頌德碑不孝拜覘已盈百城
他非所望也不孝嘗謂官評當以細民之口爲鐵案毀
譽恩怨總可勿論若此心果堪自信即地老天荒自有
水窮雲起之妙高明應首肯於斯言夠乙近事無所聞
聞之陳白翁公祖云此亦含沙者爲之然乎否也如此

才作如此局人寧復可料爲徬徨增慨

又

日聆治聲知地方歌舞之樂已拜手札知地方調停之
若吾輩不爲其難誰當爲之者事愈難則造福愈多愈
遠此嬰民子孫百世福亦賢公祖子孫百世福也萬惟
努力開舊令出缺尚遲得賢公祖數月經綸爲華弊釐
奸揚清激濁滌瀆可以大治切勿傳舍視之前有褒言
寄雍聽令於廷謁時一面陳大約願少厲客禁以閭執
讒口曾進而悉之乎此時令甲甚嚴民脂垂盡知交囲

應避集矢之跡門士亦宜體茹蘖之心但於理法不閒
親疎自無異同可分恩怨未知爲閭井留幾多膏血門
庭省幾多葛藤賢公祖夙念固爾幸始終無譏冷言矣

又

先嚴分訓婁庠六年諸友相與如骨肉至今去後之思
二十年仝一日公議俎豆學宮業具呈身州申府矣昨
婁庠諸友至言道尊凌老公祖洞悉婁中尸祝之雅欲
了此一事而後行而獨不孝一函達之陳太公祖不孝
細思之此公舉也若以私請恐反涉子孫陳乞之條特

敢與老公祖密商之首藉冷曹人夙以桑梓榮景相期先嚴矢心飲水激濁揚清望風采者更逾朝氣以爲二百年來未有詢之輿評當無異口記云無美而稱之誣也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或壽傳言一達之陳太公祖俾不孝獲免於知而弗傳之譏可乎如曰以棣蕚之情而及其先是先嚴懿德更以不孝掩也不孝滋愳矣統惟老公祖具白陳太公祖以情婁人士實引領俟之

又

錫邑遂致揭竿之變定變緝奸非速即緩然太緩恐合羣疑之慮更滋叵測之謀須及時殲其一二以解散之渠魁既剿反側自安約宜行之有意無意間若止懸尺檄諸宪或合黨而抗若太露聲色大慭又聞風而遁張公祖深心妙用當自辦此非難事闔地方但爭呼吸司至此已不容遲萬惟留意

又

別後傳諭台雅諸生人人感泣然以抱頭鼠竄竟不敢傳顙青雀舫前以謝麗父母先有數行見示正勒一函

擬俟其至錫時報命而聞已取道虞婁敢須於郵筒中致之此事在麗父母自宜全體而在上臺自宜存紀綱然令兇脫雉羅而體面可得全紀綱可得存乎辟之有人見辰於怨家囹于邾先進一二逆耳之言厲聲色治之以洩其忿忿則洩矣子邾之向隅不足言如怨家之竊笑何也麗父母不知采聽何人似信吾輩未如其信左右留此一段公論冀終不負麗父母及諸上臺而已

與楊漣漪邑侯

台臺清心擬水定力爲山溪積弛之後幾如敗緇一經鉅手蔚成美錦弟某去家鄉三千里每聆口碑近於几席項拜台函累紙兼牘又復見京華促膝論心時也倪錢一案此間久悉之錢族悍而譁一二無良强稱爪葛愈滋葛藤錢年兄未能一刀割斷正須神武斬緣手如台臺者了之弟某嘗謂朝廷三尺如秤不爲貪富人作輕重引嫌故入與徇情故出者等台臺知持秤耳何容心哉錢年兄曉人自當佩台臺相成之德台臺第坦懷待之可也道尊處曾再爲台臺延譽其眼光當非終不識台臺者項聆陞鳳翁弁舍訊至知已帖然作令如

以下原缺

壁寧復堪此芃芃黍苗知復需台臺爲齊雨矣方今民力幾於涸泉之淺獲薪適吉路諸公嘖嘖以江南火耗爲言弟辣舉台臺析之而錢糧一經庫役弊端更如紛緜非台臺又誰爲之齊神武者弟意豫征係朝廷權宜之法不得復落蚘蚘之手此斷宜屬之櫃收者也帶徵之不能不屬庫收例也亦勢也而羨視櫃收常不啻倍爲如往年加一加一二之例斷宜懲也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者也弟向在里中見此輩以百姓髓脊剜肉之痛佐其朝歌暮舞之歡至今言之猶爲髮指台臺定先獲我心矣至於國家功令既嚴上官吹索滋甚戎片除而生積蠹或微風而起危波弟意事關保障者亦可省而關催呼者不可不省總之牌票數則民情易囂詞訟簡則官聲自起正在加游餘地者尤須存善刀而藏之意若夫治豪奴非惟爲百姓亦以安豪奴制衙役非惟爲地方亦以安衙役却鄉紳之請託非惟爲三尺亦以安鄉紳嚴罡棍之刁誣非惟爲善良亦以安罡棍貧民天之弱症所錘宜扶之使壯富民國之元氣所係宜護之使長此皆有見於荆溪近事而不覺爲知己娓

娓吐之者然實皆台臺意中語耳祁公祖處已再三爲悉台臺治行高等知其眼中有鏡當一見恨相知晚也錫邑行止所宜與無良之爲蠹於鄉間者台臺不妨盡言之時哉勿可失也遠承台翰率爾附報閉門寄之深微嫌而目之憊統惟台臺鑒亟宥以寬攻

潛學居文集卷十

梁谿馬世奇素修甫著

同邑秦伯欽公安甫閱

後學秦德藻以新甫
秦德湛以雪甫較

後學周原溥重校

與陳補思父母

東南之事與西北稍異西北倚重兵東南倚重民今日之議禦外侮爲後防內變爲先語不云乎興一利不如除一害斟酌行之使法與情相宜官與民相習地方奉

画一之令而吏胥不敢薪需索之奸大戶藉保障之安而小戶不致受力役之困是在當事者謹按舊規條列數款以備採擇

一申團保

團保所謂寓兵於民之法也然其弊有三一曰分派不均夫小民一身何往不得所守者上則朝廷之城池下則巨室之身家耳乃有縉紳孝廉家僅指如林壓居相錯晝則袖手閒遊夜則擁衾高臥而煢煢者獨任守望之勞萬一有警又偏受失事之罰人心不平莫此爲甚今議鄉紳及舉貢生監止除本身門面一間餘有家人沿街住居盡行編入保甲一體巡邏而點僱傳替諸費民家貧乏不堪者就附近官大戶捐貲協助且時爲臨視慰藉以分官府之所未逮庶勞心勞力各盡其職而人人樂從法亦易行矣一曰文具無益夫朽戟竹戈森列通衢毋論奸宄目笑而百姓亦視爲塵飯塗羹可有可無之物今議或鎗刀或木棍或噴筒鳥銃俱只揀其堪用爲主亦須附近官大戶與民家生計優裕者協力分辦一甲有警諸甲器械齊出相救而門首張設則或

以朔望或以逢五十餘若保長點明甲長收藏蓋先年曾有小民借兵忿鬭以致搆傷又不可不防也一曰點擾多端每編派之始總甲兵房串合爲私貧者入富者出民已欲訴無門而各衙巡視以一更餘三更前爲率此後即甚叵測付之不問一二點名不至者或罰五錢或罰三錢奸胥復就中上下其手于是禦暴爲暴民嘖有繁言矣今議城之東西南北自城內及附郭居民分編仁義禮智字號中路編信字號十家爲甲十甲爲保十保爲團團爲一號書牌夜燈各書某字第幾號第幾

保弟幾甲自通衢闤市至窮巷僻里人無漏戶戶無漏人某營何業某藉何區某客戶原貫何方某眾戶親屬何人與闔內庵觀寺院僧道幾何客寓幾何合之共一冊以聽上官之簡閱分之各一冊以便團長之稽查而闔保長則於諸甲中擇公正謹厚有身家之人為之每夜十五家點一燈按候鳴鑼晚鍾始晨鍾止其巡視者二更始五更止或一夜一巡或間夜一巡或夜巡東南或夜巡西北出入無常示以不測如遇缺點當加責治免其科罰或有原係衣冠夙著才略為鄉里推服者或

一二號或三四號量舉一人委以訓練總率之任此又當徐加採訪破格優禮以任上官一臂者也

一嚴柵禁

柵禁與保甲相輔而行城外之水柵嚴則盜之出入難而緝盜者易矣城內之陸柵嚴則賊之出入難而捕賊者易矣今議水柵自南關至望亭責之望亭巡司自北關至五牧責之高橋巡司或容盜闌入入而逸出者罰無赦而河道險遠如大小潰陽溪四河口等處尤宜加意隄防其一帶樁壝方諸紳地方好義者亦當量力協助

在官府一激勸間耳至陸柵則無者立之有者修之縣治前後左右及頭門一帶庫藏所係更為吃緊其守柵除縣治外似不必別立柵夫即責之保甲輪番巡警之人或二鼓以後三五成羣叫呼開柵者聽保甲拿獲稟官盡啟閉以時所當與留城留關一體嚴禁者也

一選兵壯

東南兵壯難言之矣然強兵有上中下三等也弱兵亦有上中下三等也昔楊文襄以選鋒為兵家第一義推之一方何獨不然今議兵壯中膂力過人略嫻弓馬者

為第一等收為親兵責練兵官加意訓習厚賞勸之膂力稍優未嫻弓馬者為第二等使隨第一等訓習其膂力已減而未衰者為第三等分隸各城寓舖巡更傳號至於豪奴賤役[illegible]名冒食頂替應點者嚴行查革補以召募即罡煞獺皮果有長技不妨收用許其自新而腰牌一事以防頂替之弊又似微而實最者若夫老弱當汰人能言之噫不選而遽言汰吾慎老弱之不能禦變而更能為變也

一豫糧儲

教場之在城內而倉之在城外也此法之必宜變而通者百年之計未易言也然不可不爲一時之計也西倉居人寥落水次堪虞今議大戶糧長之城居者與鄉居而有寓於城者即無寓而有親戚家可託者令俱投遞倉米開寫實數盡運入城其未完者亦於城內徵收而大戶家米止許平糶零糶本地居民不許過價壓價私糴出境地方知而故縱者罪總甲衙役婪賄挾制者亦容地方舉首者重創之此亦積貯急務所以甦民困而安土著者也

已上數條皆卑之無甚高論然地方切要似無逾此至賭賻之宜懲也罡棍之宜禁也以清盜源也窩藏之宜詰也民捕之宜創也以清盜藪也此可緣保甲而推者也水陸門隙壞之宜修也城牆草木可緣而上宜周視削去也此可緣柵禁而推者也水兵之巡哨弓兵之詰獲宜一一嚴覈之而舉其實也此可緣兵壯而推者也柴薪之宜多積也硝黃硫黃等件不宜以爲花炮之靡費而宜以備火藥之用也此可緣糴儲而推者也若夫鄉兵之宜練也或擇親丁或選健僕三五圍演百十比試此士大夫及富民之有才魄者饒爲之聽焉可也

又

載德而北地方綢繆缺焉未効萬一然有老父母西人情權土俗而行之弟奇亦可無饒舌矣大抵當物力方絀吏道多端之候動民不如靜民興事不如省事扼要則牌票自簡畫一則催呼自寡黠胥但令不得關其說則弊自清奸民但令不得潛其踪則膽自奪老父母以置腹之誠行燃犀之照亦何慮鷹眼之終留梟聲之難徙者邇曹履垣兄來至言及吏收官解事官解造福無

窮仰藉夷持漸已有緒吏收一法弟最業已詳言之老父母聞按臺亦無意必行老父母定不吝筆舌代此氓之蚩蚩遄刻印爲銷印也

又

童案一發孤寒手額歡呼載道老父母台臺薪標之澤與不減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時矣獨錫邑閭閻詩書舊例錄至千五六百有奇望台臺稍爲寬額使一字一句堪以引進者皆不至爲仁父母之棄子弟歸可以見父兄其屢不具饘粥者出亦可借爲一墊之地也惟台臺

念之

與趙　父母

無德而北涉江之永渡河之廣皆奉揚仁風之日也曆潛臺已爲老父母申國士之感錫邑人情固難淵然主之以貫心持之以定力出之以沉幾當無不可爲者但令吏胥不敢參其獨裁强禦不敢阻其美法百姓旣歌舞載途雖有疑謗任之而已老父母當已字定不厭鄙言爲河漢

又

三吳之賦甲於天下年來新舊并催征餉會登而民不擾者以時和歲豐租額畢登也頃因華王二家之累各佃遂以負嵎爲得計幸藉老父母與各上臺曉示且次第擒輸而長至以後寂然如故或至歸於於奇暮夜歷名之帖不一而足諺云人可欺天不可欺無論知者不信即信而立身自有本末亦何須辨惟是人言所三至於奇者蓋以生平硜執之守夙見諒於公祖父母而猶默無一言且往時事關通邑不憚任勞任怨以爭之而今獨默無一言望生疑疑生謗固其宜也然事勢未至

迫切奇亦靜聽公祖父母之處分雖激之使言仍未敢言今事迫矣漕冊鱗集開兌屆期而租有未及一分者旗軍挾功令爲星火之追而兌戶不能應則軍譁矣兌戶徒手以當旗軍之暴而不能應又不能堪則民譁矣軍譁於前民譁於後其不胥錫邑而爲變者幾希老父母何以策之也夫天時亢旱庠救爲勞各佃之苦誠所宜恤然全熟者八分減而七分矣其看定分數者又通減矣各家又仰體上臺德意更寬以一分之限矣其看二分者每畝止收米九升而一分及無徵者賠累不知

幾何矣業主之體各佃愈深各佃之負業主愈甚錙銖之蠲免旣無能得之於朝廷而涓滴之輸納又無能得之于租戶然則爲各佃者將立而視業主之稿而已令日通賦之名以同跡於不義也此豈盛世之紙所宜有哉伏乞卽行嚴示明諭以目前之情理詳曉以將來之利害業主旣設身相體各佃自宜子來恐後普天王土率土王臣　聖明在上綱紀森然恐未能聽其出者之情終也老父母如以積逋未易驟醒卽將此苦懇之縣發與各佃分賃之良佃當見而淚下卽頑佃亦宜有開

而心動者苛非敢避謗而騁憤於老父母之側正以事
至此而終默無一言是重誤老父母重誤地方亦重誤
諸佃也惟鑒之宥之

與馬培原明府

驕陽爲虐米貴如珠聞老父母爲饑民虔誠請命亟廢
眠食真令人感而欲淚弟奇不豐綿弱竊勒一二親知
各從本圖本里設法平糶爲桑葉之先費至邑無虛里
里無虛人人無虛惠則價自平民自甦而同志寥寥更
滋後言大約有心者無力有力者無心目前事類如此

正覺旅對而舌本欲枯獨坐而鼻火如沸遠辱台教若
無能佐一籌惟恨不縮地與老父母一抒其悶悶耳天
監有光老父母隨車之雨知當不遠若慮救民或以撥
民則遏糴不如勸糶抑價不如增價但使素封各發慈
腸奸民無生他隙老父母仁義並行非特恤災亦以弭
亂計長才實心辦此有餘矣揮汗率復憂思之切非筆
可宣

又

聞省垣之報爲善類喜爲世運喜已讀諸大疏并召對

廷令有頗牧矣聖主虛懷遠追堯舜此真大君子
[illegible]見月陽遂見日之候也至合宮之聽猶因緊復見
弟意當廟堂饑渴求言宜爲留餘地以引轉圜止輦
之意於不倦而在諸君子雖皆齊籲亦宜自留餘地以
養[illegible]郛指佞之力於不窮若一人上十疏英主必不嫌
其數或十人爭一事慈主未免疑其比矣易言射隼而
斤斤自愛惜其器非自爲乃以爲君父也老父臺憂國
深心經國巨手共亦有躊躇四顧於斯者乎吾輩致身
報主毀譽利鈍復何足論要於事必出之至公念必本

之至誠實可夕對獨闢獨見晝對萬耳萬目而毋予黎
丘之鬼以隙毋借暮夜之戒以口所賴唱予和女覯車
進之不能不首望於老父臺耳江南民力已盡至於惠
[illegible]之廢紀綱隨之破義妨貴漸滋亂階痛定思痛尻可
[illegible]福并州者知今老父臺之不愛齒牙衛襲之不愛膚
髮也弟因老母多病雖蒙恩敘轉未得絕裾而出有君
如此尚稽丘壑真覺慚負濤時冀老父臺爲我白此耿
耿者於二四同志之前而已伯昇攝篆練川三月大治
家戶尸祝以爲二百年來所無老父臺闕之定破頗微

笑彼何人斯或不能勝南山有臺乎

與王蓀吉明府

京邸覿台光如對周公瑾器心競氣不覺頓叙生平恨未得讀華夢賦今中江有台臺梧岡二鳳爲不必見矣朱方多幸藉台臺芟其莠而清之每聞治績輒解調飢而台臺三千里惠我德者又似湫然以池疾民頑爲苦者史遷云人富而仁義附民之頑正坐瘠耳積賦額未及常十分之五雖年來加派頻仍而催科故輕調停亦易獨衙胥積蠹白日濃陰如台臺所謂奸深三窟者則

鎮自不減於常此輩肺肝似幻人作術無所不有而要以彼用我之法兩言盡之曰順曰倒我治彼之法兩言盡之曰深曰簡蓋此輩固無不伺上人之意以行意假上人之事以生事者邇練湖一議得無此輩或歆且[illegible]而從之乎弟詳觀形勢或於漕政尚在可有可無之間而於地方將開一擾百擾之漸建白者偶覩其利奉行者須兼參其害當更煩台臺之主持耳閩雲陽七大夫意亦多與弟同適拜瓊瑤敬藉以代木桃之報

與姜[illegible]明府

恭惟老年翁擎天作柱製錦爲文每遙聆神明之頌於今時真寥寥如廣陵散覺渡頭五馬嶺上雙鋼皆足以引愷悌之波而蕩不貪之氣矣目前疆圉多故大江南北差安覆盂然聞三吳尤賜國家百萬財賦幾欲爭於旱魃之手而氾光覺社之支一望爲竪彗不遑者三五行剿赤白光遂不復避噬嗑之照長此又將安窮弟謂俟其爲大盜而禦之不如當其爲小盜而散之俟其爲盜而散之又不如當其爲飢民而撫之此亦間不容髮之機當事者未可悠悠作度外觀也且淮右諸邑棱壞

前茇風高揚帆瞬息可渡今恐不宜復言夫陰正是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之時耳真州襄稱沿江要害年翁八面才故足長城然爲一邑易爲一邑以及諸郡邑難弟願以此爲年翁效七襄之報也

與石景雲明府

客歲荆溪民變幾於滋蔓自台臺以菩薩心行霹靂手旬日之間蜩螗頓謐稜租者自悟佩牛帶犢之非冠裳者仍享食稅衣租之樂昔張肖甫司馬咄嗟而定浙亂至今膾炙人口台臺正後來居上矣弟所更有請者一

於現年糧長而次年糧長稍貼役銀酬其勞費頗稱官民兩便之法今之改而屬庫吏也念現年糧長之苦不忍重累之也然而邑中微有後言矣不孝竊思官民一體老父母方痌瘝以視百姓百姓亦自繳輸以報老父母而此輩上不爲官下不爲民惟知雀鼠自飽耳雖老父母日鑒懸空當即見覗而此輩弁不暇思其後也奇意或仍歸糧長以從民便在一邑如分投瘳之惡而在一二貧民尤如拜續命之膏矣伏惟台裁

一稅契屢奉嚴旨猶有謂可緩者此愚民之見也但法

一則令不撓羨寬則民樂輸頃聞庫吏收銀每兩五分明索贈費一分而櫃頭不與焉是朝廷正課收其三而此輩私橐收其一矣又聞有應稅銀十兩而以其半私購於糧戶房輙匿不以報者如是則奸民兎脫良民雉罹其能堪乎且此輩以身嘗法五里霧伎倆知不得終逭於秋陽之炤將來徹底清查水落石出恐奸民之半仍委諸壑而不可問耳奇意宜責成各區總彼此㕘稽從實開報而老父母收其册於內衙弁曉示通邑以奉行明旨毋滋分毫之意庫吏不如法者聽人指告重創

之時幾成稱戈比干之景奇謂子弟不率父母之過今吾輩而如王彥方司馬君實者寧至決裂如是念及此方負罪引慝之不假復何敢有所緩頰於老父母然又有不得不爲老父母[illegible]白言之者其說有三一人有邪正議有是非事有虛實老父母於錫人士之品行歲月而習之矣學所開劣生姚鈺中者老父母亦既向奇列其事而擯之矣然則顧煜輩之爲正而鈺中之爲邪也此邪正之萬萬不容混者也鈺中事發先皇皇求援於鄉紳鄉紳不應則又假鄉紳以誆諸孝廉而諸孝廉應

之華芬生孝廉曾爲奇詳其顚末且致書能學師以此匪自辨矣所揑庠友公呈止一呈首劉蕙滋係自中見女姻隱忍不敢置詞餘盡屬子虛亡是雖小兒小婿亦亦引而傳諸黎丘之列矣老父母但思具呈百餘人而廷讞時何以寂無一人也然則諸生之爲老父母今言與鈺中之巧朦老父母也此是非之萬萬不容混者也學臺冰鑑當空所批鈺中讞詞言言凝案明示不能爲敗群者袒絅而彼何人斯忽易之以眩衆聽至[illegible]摘奸之學師且恭往自簡邑人士始同各紳集議明倫堂約

各紳具書諸生具呈請於老父母大明彰癉之公以破從諛以澄士習時尚不欲老父母置此事爲互[illegible]言兆未了之局而謂其有意速老父母之去乎然則初二日學宮公議之人其必非初三日圍輿辱罵之人也此事之虛實萬萬不容混者也且當時變雖起於倉猝而白晝通衢覿面攘臂老父母當猶能憶其笑貌聲音今試呼王延禧秦元始顧煜輩於前而細認之亦有彷彿類似者乎不然兩年薪槱之弟子何遽忍衆聽舍沙而懸坐以犯上作亂之名目也適拜台教擬暫遲毛羽俟老

父母之心少白而諸生之矜仍可昔具悉老父母婉曲周旋至意然必貢風影無涉之諸生令不惜毛羽以狥老父母千仞之德輝在諸生或猶祈見覿於將來在老父母未免留覆盆於去後恐老父母心事有欲自白而不得白者矣若云學臺髮指之極一時難解所賴老父母申報片紙耳老父母恐甲而遷乙因致上臺引白而附緇以刑憲飭罰之柄屬之係蛇弓影之間或亦非學臺所樂聞於老父母也往讀于忠肅傳當忠肅爲諸生按察某行學督諸生過峻爭噪之按察章洋池諸生驚

祝網之慈含垢之量然於奇進言本意似覺河漢若當生果係朋辱老父母之人而奇猶爲求寬致老父母入覥顏以從之天下寧有此紀綱吾輩亦寧容此[illegible]彼諭誑者誤老父母實甚計見覿有時終知狂瞽之不忍相負耳

與李載陽明府

挑燈夜語百未吐一叔子塒知又隔宿如抵胥江故人意興不如石尤風矣閤輿一事必望釋然今日寧有噬而自乾者然此事根因昭昭於通邑之耳目而必引一

二攻劣之輩今代坐犯上之條恐此後犯上者更揚揚接踵以起矣如是而謂人曰吾以正紀綱紀綱其可正乎三日夜造謀采自何人如係劣生密黨得無長安在東且不佞亦同諸紳集議明倫堂者安得因學師處一再娶肯而遂定竊鈇爲鐵案也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斷不敢作違心附和之語唐麗父母可更一語之吾存吾[illegible]罪聽焉而已小兒重承台覬謹用伯[illegible]今酬侗勉三[illegible]金雛鵷學飛方虞墜地祇此巳逾椿榆之量若如[illegible]無辭以解於龐父母矣揮汗率謝撫字方勞願言

自玉

爲何天主與庠友許訟致學博何非鳴公書

邇有何天老與諸友構郄年兄屹然危檣風浪中而鎮
以九鳴公論不清大獄不起合邑自有口碑無俟弟輩
之饒舌矣獨天老求勝無已既盟復背此事風波一日
未息則年兄食寢一日未安弟輩不能爲桑梓解紛而
但累賢師長此又弟輩所愁然疚心者也夫諸生少不
更事以阿堵之微嗷嗷上書相爭諸生誠妄且陋然業
經處分可虛舟付之矣而以胸中之柴柵爲暇蠡之旁
蛇甚而爲舌端之刀戟天老謂諸生能甘之乎匾額之
毀事出暮夜天老先坐其同堂弟何桀如矣桀如身非
木石受責不言羈舖不言良久而出片紙移其獄于三
生遂欲勒爲南山之判何始者翻案之易而後者持局
之堅也秦始皇以虎狼之威博浪一椎大索十日不得
則亦已耳天老以暮夜莫須有之事惡坐三子矜且因
而旁及其素所不悅之十一人是縉紳匾額重於萬乘
之駟而天老之醆過於祖龍也且　聖明在上御彼飛
鴞俱懷好音乃梁溪文明之地理學之邦而突欲爲大

頭目次頭目以水滸不經之號行一網打盡之謀即賢
師長誨士之苦思賢公祖父母作人之雅意不必言矣
將親　聖天子爲何如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通
邑人心最不服者曰錫士之橫夫天老太僕之銜當
哲皇帝時奉　旨削去矣　覃恩詔書所赦者戍耳天
老儼然金章黃蓋橫行閭里車服不命於朝廷而官階
可假於私室諸生而敢與天老抗也此足持其短矣鄭
氏者鄭璘親妹天老同祖弟婦而蜀方伯華雍老嫡甥
女也孀居食貧幾且十載而忽陷以兄妹相奸之辟至
方伯之族羣起執言而忽又自認爲誣夫律兄妹相奸
何罪誣告兄妹相奸又何罪諸生而敢與天老抗也此
又足持其短矣然而諸生不敢也則諸生之氣亦柔心
亦平矣而又曰橫嗟乎寃哉士也但未有人焉爲上臺
縷悉言之耳言之而不洒然色變憐諸生之覆盆溷天
老之肯受也耶天老曾罹白簡所臚列金錢且數千萬
囘思寬大概從昭雪爾時天老實繫有言矣今天老所
捏坐諸生凌遲也斬也最輕則亦徒也杖也而獨責以
毋辯當剝膚之慘仍令修守口之三緘不順從則怨一

至於此恐亦未可聞於上臺也杳得大明會典內所載
歷朝勅諭其懲戒不肖之條至嚴且密而挾私中傷誤
及善類之禁未嘗不森然並垂今據天老揭問諸生有
終歲經傭足不入市者有生禀弱體不勝衣者其則
以酒得罪以言得過耳而羅織多端子虛亡是皆爲蔦
藤至用駭聞聳聽之言微致上臺窮拏鎖解之論甚使
邑中先達人人如天老是使黌宮無子衿之迹而往來
之傷小見頭角者盡變三木也豈　聖朝愛惜人才之
意而　二祖　烈宗之靈不赫然震怒於在天也哉曰

爾友爾先賢所戒亦非天老所以自爲計與愛天老者
所以爲天老計也年兄侃侃正議聞天老實應且悔以
非之然名義至重鬼神難欺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昔周
左儒於宣王君臣也而爭杜伯之死曰君道友逆則順
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況年兄與天老今
日乎願年兄益自信也適見天老諸詞引合邑縉紳孝
廉等爲証則弟輩固非局外之人而忝附籍其尤[illegible]觸
鴒急難之誼故特申公論聞於左右惟勿厭其冗而竟
覽之

與翁[illegible]學博

適自懷勿侍御按宣雲鲁以師臺相託并令寄問好音
而司銓者尋中師臺以考功法奇肪在長安毎懷紆邑
即墨不封何以勸循良吏乎虞山拂水杖月展烟正是
[illegible]報安養百姓者以清閒之福耳

與楊元采學博

[illegible]郎頻奉色笑覺長安塵恩中猶有清涼界適家訊至
知巘巘鬱聲已臨溪水想見年臺所爲截色載笑匪怒
伊教者益令我思長安握袂時也錫邑士風向年幾於

鄒魯邇一二匪類稍稍敗羣而豪有力者遂借以發憤
於素所側目之人至今當事指闕里爲互鄉弟毎欲[illegible]
髮指之然諸士子亦有可議者向閉戶下帷而今招搖
街市矣向深衣幅巾而今羽冠僧履矣向文字之社淡
兮經卷而今呼盧飲博剪燈徹曙矣至馬弔一說不知
創自何人開端何年父訓其子兄呼其弟朋聚衿紳流
與邦豎膏肓錮疾莫此爲甚昔安定弟子望其語言動
止而知之弟二十年經傭從游問字采芹且近百人而
此中墮落亦復不少思之殊愧見彦方顥當年兄爲宗

定也令君出都弟已極推年兄高品如蘭氣誼自不敢愛齒牙令兄先生錦旋在即當更爲年兄順風加音耳學租事久供縣胥窟穴賴何年兄小爲斬其蔓諸年兄俱不耐俗仍移之縣然須令文册了然線索在手不然他年雀鼠之輩惡其害已而去之籍恐反以年兄爲口也幸與其若諸年兄酌之

馬文肅公詩集

附山香集　蝶園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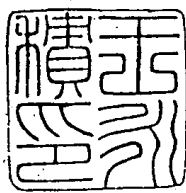
潞寧居詩集題辭

予髮未燥遊素翁馬夫子之門每一義出未嘗不擊節稱快若風雨細論則析疑問難每至言詞盡絶而始得慊於心回首程門三十年一日也吾師弱冠即領袖詞壇試牘窓牘選牘不脛而走者凡若干年後乃得讀書天祿蒐盡力於古文辭綜百家以成一家著述之富誰能望其

項背至詩歌近體特偶一爲之要亦自寫性靈自運機軸不襲晋魏不擬三唐惟率其興會之所至真所爲温厚和平最得風人遺意又皆風行水上自然成文不求工而自工者吾師殉難時罡風浩氣往來上下早已一切都捐獨自訂詩文共十二册不忍釋手緘寄長君壬玉名山國門聽後人自爲之乃天不可問長君復以壯

采盛年負奇淪落早赴修文之召則遺文剞劂豈非後死之責予因謀之貞庵徐子所止嶺子共肩其任先將詩稿互相較閱釐爲十二部分爲上中下三卷即壽之梓以永其傳而文稿浩漫尚與同人參酌行續出焉吾師文章亘宇宙節義瀰天壤僅此瑣霏玉屑何能窺見一班然而短咏長吟寄托深遠忠孝至意時溢毫端手

是編也風雅一燈於是乎在凡天下有眼人各能相遇於意言之外固非游夏所能贊一詞也

甲午季春同邑門人王永積敬題於蠡湖別墅

澹寧居詩集叙

鈎勒虞歌規矩雅頌上追姬孔下訖文謝此吾黨素修馬文忠公之詩也素修文章忠孝爲千古一人詩文乃其餘事豈足以重素修而門下士王崇巖等皇皇全梓且沾沾先以詩行于不禁仰跂而俯呿矣数十年士習之敗敗于中無主而隨衆變易歷下公安逓主魔權至景陵啞落致後生氣盡始欲矯而趨厚此何足當素修之一哂乎騷前無騷雅前無雅澹寧居老屋恍浣花大雅堂素修在焉呼之或出耳返因二監纔綿楊門焚筆

叙

忽崇巖扎至力鼓于憊于於荒頓中有二則公案不忍不爲素修拈出昨夕曇魘隱隱聞鵑曉起思之鵑者帝魄也殆　崇禎故主下顧哀臣再結蓮胎來果不意玆集儼臨意者鵑啼帶血之吟神者先告又于餘疴兀坐手錄先尚寶集中間春容大篇則國本銓政三疏妻東一書酒杯謔咏亦不離母提兄命師箴友誡素修係尚寶高弟風流文藻五十年如一夕此二案者針磁互引安得不爲澹寧居詩集越格作序乎旹丙申夏五同傍通家子薛寀今衲米謹序

澹寧居詩集目錄卷上

○恭紀部

七言律

午門賜麥餅宴十首　皇極門賜重陽糕宴十首

壬申頒曆一首　西郊夕月一首

武試傳臚一首　求雨應期二首

早朝應制一首　麥秋喜雨一首

東省勅諭諸藩一首　江右勅諭諸藩二首

三楚勅諭諸藩二首

七言排律

南郊步禱一首

五言排律

東郊朝夕一首　燕邸喜雨一首

○題贈部

七言律

頒諭華陽郡游三首　林平華父毋應召北上八首

姚現聞太史掌院三首　姜燕翁座師少宗伯三首

劉丰勳總河二首　賀中泠鎮律門二首

擬玉笥撫南贛三首　陶聖洋督閩學政一首

莊素鶴督閩學政二首　徐竹孫擢閩憲使二首

施瀆如擢楚臬憲二首　王紹儀守真定三首

范乘六守真定一首　郭葵一守嘉州二首

徐附贊令黃岡二首　李文伯令儀隴二首

涂[illegible]令長洲二首　曹默甫令莆田二首

張玉笥尊翁崇祀膺封四首　裴藩左史唐宜之一首

華五卿遊庠一首　施麗青遊庠一首

楊太毋旌節二首　石卯須太夫人節孝二首

翟毋周太夫人旌節一首　牛節毋陶太夫人三首

歌行

顏同蘭給諫王夫人割股一首

劉以亦雙節一首　曾喬雲教子圖一首

七言排律

陸孟鳧燕邸話舊一首

七言絕句

姚孟長吉士八首　吳[illegible]司理擢北水部八首

吳石袍司理擢南儀部六首　袁臨侯督學三晉五首

五言排律

○壽言部

七言律

七言排律

七言絕句

五言律

五言排律

滄寧居詩集卷上
梁谿馬世奇素修甫著
門人王永積崇嚴甫較　後學周原溥重校
恭紀部
七言律
壬申四月初五日　上御午門　賜麥餅宴十首
賜食方當飲酎時嘗傳得歲荷天慈鸞鳴似欲賡銅雀
所拜儼如御賓岐禹甸貢來金作種湯盤捧入露爲飴
已知　聖主書無逸尚進思文后稷詩

二
聖世恩先共卭長甸人有獻佐新嘗薦餘寢廟恩[illegible]高
帝賚自　先朝覩　肅皇葵藿欲傾腸倍熱崆峒初熟
粒皆香幾多壽餅堪深省叵笑吳均說未詳
三
寵賚偲官次第承金莖露映玉壺冰日方在畢先徵雨
歲未逢心已兆登闕近人同游羽落恩深宴擬續紅綾
宋家亦有金華賜那得分雲酒似澠
四

帝座遙瞻赤王允千官星列頌於皇正疑秀出三芝殿
俄覺琛來七寶床樂國幸無愁碩鼠康年猶自念犇羊
秋風華黍知堪咏并補豩夷作樂章
五
百年曠典會簪裾列鼎還陳非食餘漢穗兩岐方並秀
堯蓂五葉正初舒分甘未許珠相易推膳疑酬錦作書
闕下聚呼聲萬歲環觀已見衆維魚
六
萬壽觴傳尺五天降康疑自　聖朝偏陽當初夏宜剛

日物咏維嘉應有年禁苑纔逢覯刈後寢園猶及薦櫻
先白繩祖武貽來許非按周家月令篇
七
卿因祈實慰求寧叵藉椒馨頌德馨借箸自慙謀血食
書年還擬瑞麟經風傳田畯蒸皆舞露下湯官滑正零
願得銷兵姑婦喜民謠長息麥青青
八
殿閣風清日轉溫衛儀新聚自　文孫碫從臧記仍登
藏身在堯衢叵設導鵷序似陪朱路列鳳輝欲借赤烏

瞻丘中尚動君王念益道賓筵是特恩

九

新停周官忝扈行相隨脯晏報明康百壓加賚餮迎素
三爵承恩德可將特蔫敢云同菝食徧嘗時復帶粳香
方傳大軫來殊種重譯何須數越裳

十

端門讌罷語初酣欲問朝儀半未諳四野脂膏民力苦
一嘗飲食生恩封天開夏屋雲當五澤借商霖日已三
自覺遊蹤轉拗遲憐姿秀大江南

壬申九日朝畢賜重陽糕宴　十首

酬成猶憶頌於皇又拜仙廚祝爾康對菊敢同花競節
佩萸幾遍體生香風清天似傳珠玉斗近人疑把酒漿
最是明離欣應候重光今正值當陽　本年先賜麥宴

二

天門爽氣接星施令節兼逢送喜勞恩借有秋分露掌
樂傳無射入雲璈共知宵旰愛時苦要祝臣憐食祿高
自作六經成曠典劉郎何必不題糕　時東西奏捷
近字

長壽杯傳萬品歡頌聲遷出五雲端正宜秋葉丹同醉
分覺寒花秀可餐登至最高天欲近捧來餘實露猶團
聖朝恩自先尊遲莫記西京說佩蘭

四

玉盤分得大官供漢殿初傳酒啓封鳴自朝陽誰比鳳
昔當用九盡從龍宜長頸進千秋鏡却厄還依百福宗
天意豚冰遞帝澤肅霜氣候露迎霞

五

天語親傳賜絳囊百年盛典自文皇鑪烟初散香仍

滿酒史雖嚴術不妨物具巧逢糕正好時清恰應節當
商詞煩幾許悲秋意今日鳴春盡載陽

六

長久偏傳此日宜八千秋引菊爲卮自從仙掌飛瓊屑
却考方言記粉餈登稻穠猶遲廟鶚當新歡蛩動
朝儀應知旱潦頻宸慮未賜豐季多慶詩

七

芮實頻傳出帝家時標重九御名嘉日迎朝氣星猶
共天淡秋容菊自花聖德濃如茨湛露臣心清似飲

流霞方當屈軼生庭日摧慝應非爲碎邪

八

閶下嵩呼盡整冠却因汎菊賜加餐寵分弗祿盤匜貴
恩逼簪紳禮數寬拜食自今登月令遙人曠古復周官
負暄猶覺餘陽在不信商飈九日寒

九

地天交感託延釐　聖主賢臣頌未央果近人皆懷献
縣晛深感豈爲迎涼龍文晝接遐餘采鳳序秋濤不亂
行自是前朝衡帝德浸將風雨記重陽

十

御苑秋先萬寶成分甘恍惚似餐英方期人事君臣合
正值天文日月并雲靄五城皆鳳舞霜寒百堵有鴻鳴
治安愧未酬前席敢擬登高作賦名

壬申十月朔　上御殿頒曆一首

銅龍曉啟篆烟清軒樂初從寶冊成十二鳳鳴傳月令
三千虎拜奉王正葭管氣轉灰將動蓂莢值指乎翠更作
共祀振繩同璧合新年卜曆自崇禎

歲　駕西郊陪祀夕月一首

下節恭秋出總章音傳南呂下金商從星屆雨先清道
祀日旌旗自向陽魏傍　宸輝輪欲滿遲瞻員影璧爲
蒼英首西睇平分夜歸路猶凹報景光

武試傳臚一首

聖朝師貞借寵靈許從仙掌接光熒金鑾蹀躞香千道
王陛臚騰勅七星排列先看成鳳字報恩終欲取龍庭
大風歌罷雲飛從猛士今承　御墨馨

求雨應期二首

嵩呼一夕遍東街齋宮初當避殿時卿月恰逢星躔畢

王言正合雨成絲雲從岱至鑾皆應漢自天迴帝亦慈
願借匪陽賡湛露滂沱淋引萬年卮

二

一念明禋杲可回依仰引得醴泉來石能舞鶴先知潤
雲自從龍不用媒　帝澤溥零豈是穀　天顏喜動豫
爲雷應知六事乘林外湯經今方次第開

早朝應制一首

長樂鐘街玉輦臨求衣欣納侍臣箴天清欲接麥雲氣
夜永先趨捧日心閶閤燎光呈鳳舞池因臚唱靜龍吟

象星亦似尊辰極次第銀河未敢沉

麥秋喜雨一首

聖德如霖澤正流一時歡景轉平疇遠山不厭青難了
禁苑新看綠已稠遲有鵓鳴知要雨從龍至但相求
豯來四月歌維夏今日真成是麥秋

東省　勅諭三鎮一首

皇華節共大風傳帶礪初盟似載宣四至履周旂甸半
十行札在漢書前足蜀雖苦臣何力霄電方章聖是天
但得諸宗皆念亂不令人詠二東篇

江右　勅諭諸鎮二首

六傳追馳札十行蓼蕭零露寓嚴霜斗懸辰告星同麗
江入天潢派共長客路聽鶯初出谷臣心擬雁獨隨陽
官貧到處欣番察不向諸王領辦裝

二

脩書萬里下燕臺深禁求寧日幾廻語勑臣虛案作碣
恩渤彭蠡澤爲杯企湯宗子三方匝帶鄉　高皇百戰
開若木新枝應未替豫章那敢泛家材

三楚　勅諭諸藩二首

風入蕭疏六鬱輕捧來鼎呂重維城正當江漢宗王日
大慰雲霓望雨情　帝念河山申舊誓人從豸虎起餘
生誰云野哭千家後扶杖歌呼盡楚聲

二

周室諸姬盡漢濱衛巫西極洞庭陰開音旗上中山對
念亂誰賡沔水吟民命今幾輕似棄王言古自式如金
維垣終有雄風在　高帝貽斯慶正深

七言排律

夏五朔日屆　駕步禱南郊一首

閶闔宮開對啟明千官星共出崇城十分札盡天人秘
五時祠通夙夜清湯網方寬三面澗堯階又見一蓂生
月當雩祀傳周禮歲爲乾封陋漢京尚食久聞裁六膳
齋居猶恐蔽進饗布衣暫辭山龍色馳道先停警蹕聲
睟穆有容瞻步穩瘁痍分痛覺身輕仗依漢傳心如灼
篆引香升意倍縈回內　禁仍懸　御路　奉先儀務
報臘祈百季　祖烈欣繩武半壁　天工待補傾水火
偶然憂未濟　君臣總向信無疵白茅何罪彌彰聖恭
壁可聽愈表誠風動微涼飄羽扇日收初昃避霓旌杖

扶野外斾飛鶴蹝潤池前石鮮鯨咫尺四郊雲欲合太
平天子是龍行

五言排律

朝日東郊 一首

蕤馭輝黃道鑾輿肅紫宸禰離先視夜出震恰當春蒼
壁王宮近玄端帝座親兩罍知夙駕雲爛欲扶輪軒豈
迎初紀湯盤叶又新大明今正耀不獨報寅賓

燕郊喜雨 一首

六事湯林祝千莖禹甸榮雷原因豫動雲自為乾行旱

虐偏憂聖霖甘適表誠欣看魚在藻疑降稼如京物共
山谷潤人同暑氣清滂沱皆 帝澤萬歲聽呼聲

題贈部

七言律

頒諭華陽郡潘延宴兩三閣志謝 三首

皇華喜得奉瓊琚與誦聰傳萬口餘縞紵渾忘分社貴
尊彝猶見錫圭初同心濟對洪圖竹與種幽探璧府書
感極深情無可似細衣咏罷咏嘉魚

二

六籍名藩慰渴思銀潢繡水共逶迤話深鄭花論文意
坐久淮王載酒時頻向桐封徵訪典謬從蘭譜附心知
素心別後還晨夕麗句誰當付雪兒

三

天然萬里使臣星特為名園竟日停一餘層扶梅作瑤
四環巧選柏為亭琴傳湘曲人如見珮引蘭波酒亦馨
海上三神何足問相隨已似泛重溟

贈林平華父冊應 召北上 八首

鳳送徵書下未央漢家高第重循良鸞臺北去星還座

雀舫南開日在張前箸欲移 明主席御爐初接令君
香瓶今栽就梁溪錦好向天邊補舜裳

二

衣冠江左並逶迤今見 天恩露冕時百粵秋霜迎玉
佩三吳晴旭送金羈袖中傳令傳家譜溪上崔公頌德
碑此去扳垣焚諫藁由來清節畏人知

三

六載銅章出帝居吳天烟景似華胥庭前日炤秦臺鏡
檻外風開鄭冷渠九道山峰青入案一溪泉水碧沉書

長安驕從今何若腦洛先聲滿笨巾

四

漢庭經術借才賢此日名從水鏡傳鷺集貴宮揮紫幄
乕橫講座覩青天雄文初識西山氣膺廣還辭北海篇
自有菁莪歌小雅不妨三塾餞登仙

五

一道清光第二泉山頭平出九龍懸鳥啼無影如窺吏
蒲長谿流勿代鞭才大未須愁雀鼠名高元不借鷹鸇
卽今秋色芙蓉綠相送持書捧御筵

六

芝顏乍接不勝衣回首雄風萬里飛筆指城頭山作判
紙鳴堂上月同暉肯教投鼠終疑器獨有除狐不假威
此日彈章開北極好推壢項舊光輝

七

棘省當年借列星天垣今引使君旂朱絃樹入紗帷絳
白簡新催瑣闥青日麗雙龍隨攬轡秋橫一鶚傍揚舲
剛鶊亦有枌榆翮還自搏風愧北溟

聖主新綸動紫氛摯棘無計借神君裝惟剪水浮雙日
帆有青山出五雲諫艸人看推白紙筆花我愧薦雄文
一般國士平生遇尚擬清光北斗分

贈姚現聞少詹掌南院事　三首

治運欣逢日再中一身去住信孤忠官仍東壁聯卿月
人自南方領國風敢爲君恩吟羽扇却酬士論望紗籠
應知說命三篇在講座終思啟沃功　時孫正詹緒二級得補

二

廿載心期感後凋樽前別意過寒宵雞聲是處能容鶴

鳳質從來不近梟雅話正虬髯黃沈高名猶似妬尊堯
胸中未着玄黃想壘塊何須用酒澆

三

南北文昌等國均宗工何處不扶輪士霑咳唾生珠玉
天借光儀作鳳麟六代地靈方有餘千秋人熱總無因
浮雲未礙長安道咫尺三台卽帝宸

逞姜少宗伯座師　二首

雲秘初探石匱封聲名江左起儒宗地因人餘千岩秀
才自天生八面鋒日照書錢頻喚鶴雲橫講帳獨從龍

官濟似水無長物坐席偏高五十重

二

高名早共日星縣曳履聲來第九天山借雙珪成玉尺

家傳三戟引金蓮已知夢小人情合竹聽絲綸帝座宜

新建壯猶公相業枌榆應不讓前賢

三

入直朝曦近五雲公餘嘯詠自悠然閒摹貞蹟蘭亭本

快讀齊書宛委編藜火烟分香作篆玉山光並掌爲仙

及門慚謝侯芭業猶得湝昔問草玄

贈劉半舫總河　三首

天言親對下重關牆奪馮夷不敢喧三策至今推賈讓

一身難得比王尊桃番板渚應迴浪竹老洪閘漸長孫

莫道河源遙萬里望君咫尺是崑崙

二

帝廷敷治屬冬卿獨坐今當任國城民咏齊風猶舊德

入恩禹績是更生滯如環欵川俱至貢自浮淮泗並輕

聖代不須煩璧馬黃河先爲聖人清

三

聊爲宣房借濟川玄衣親引夜明前總臚飭領河堤使

茹蘗清餘少府錢胸有水經時自註名看天柱欲同懸

平成不礙兼吟嘯贏得青蓮浣筆泉

贈司馬賀中冷鎮津門　二首

元戎節向亼東橫一面天當八柱擎早涉風波知勝着

遙傳新勝即先聲幕開析木星分野令出扶桑日共明

但得壯猷方叔在應環滄海作金城

二

帝京咫尺海爲門社稷憂分自至尊水上黿鼉驅電下

胸中兵甲作雲屯莫云驕子開天意須令波臣識聖恩

綸綍廿年同許國此心猶擬對床論

贈張玉笥中丞撫南畿　三首

龍蟠虎踞向南條獨坐天看半壁遙八面鋒原宜地利

一泓清已靜民囂江依鎖鑰長爲塹海近麾幢不警潮

目前多少芑粮感特爲公行賦黍苗

二

歲星始向斗間移一道南薰六傳馳正值豐垣初築地

況兼漢月再中時官方須似清驄路民力應當念繭絲

天子倚公分陜重不妨嚬進大東詩

二

帝因豊芑借膚功一日吳歈徧百同洽有譜傳身是範
謀留章在筆皆風人間孝友歌張仲天下安危繫令公
何必啟行煩十乘綸巾羽扇自元戎

贈陶聖洋督閩學政六首

廿季壇坫奉槃匜閩海今方見若時公在定知淵未倒
朝濤敢住路多岐臺前鏡似懸湘水門下人皆續楚辭
何必鄰風偏絳帳汉欽叔度是吾師

贈莊素鶴督閩學政[illegible]

閩天風引過高軒雲漢章分日正暄史苑英蓉爭洞秀
詞壇旗鼓共山尊傳衣恰好稱師說（君曾閩省八松先生所取士）爽
袋還留報主恩千古考亭龍舌在諸生同異正須論

二

聖朝棫樸借中儀萬里星隨使節馳閩海川靈方見君
吳天雨到更爲池文章佳境諧甘蔗節帶香心荔枝
知道莊生多著述奇篇還爲大宗師

贈徐竹孫公祖擢閩憲使二首

鎖鑰江門借旆旌賓帷又向越王城山分旗鼓排牙列
海濶風濤落筆生百隊兒童爲後乘一簾冰葉是先聲
月明東弊胡床夜申浦秋光水正清

二

三載籌兵在羽綸甘棠仍致憺勞新獨當風鶴神逾定
不改旌旗壘自新手已擎天還澤國身仍求艾到波臣
懸知聖主東漸意閩海猶能借甫申

三 [illegible]

金殿初承擁節車保障功高半粹餘使節遠傳唐冰曆

輿圖坐鎮漢無諸亭䕶荔燕爲官物海外鯨看避簡書
知道歲星方照斗吳天應徙建旄旟

贈施曠如擢楚臬憲二首

帝分玉節出長安漢使星從翼軫看北極天遙仍捧日
南條江靜不驚湍坐無長物惟携筆艙有珠香恰近蘭
應爲中臺推妙選湖名猶得借郎官

二

萬里金湯借嶽名賓帷行处楚王城風始祖穀署傳芳
沁似江濤對惟幾曾讀諫書辦吏膽自絲兵略是輿情

誰云郢調高難和須德皆成白雪聲

贈王儀部紹怡出守眞定 三首

三輔金湯推上游劍魚初領古諸侯天連昴畢臨卿月
地帶幽并接帝州秀峙恒山爲鎭嶽潟迴滹水盡清流
尋常愷悌何須問聖代今方倚壯猶

二

一麾猶自近長安日下遥瞻色可餐匣有新硎迎劍秀
襲餘清句逼臺寒仙人館傍車帷啓天女花依綬帶看
君自救昔推國手交龍分得石棋盤

三

四十專城在洞東符分五服甸侯中辰當北向隨燕拱
風自南薰得楚雄治牘半參騷作案摛葵偏帶素爲總
春明送道天涯別河潤方資九里功

贈范乘六守眞定 一首

大茂山從霧晃看依然鎖鑰在長安四郊初洗玄黃血
三輔猶驚赤白丸抗疏發開儕痛哭分釁今見起凋殘
莫云齒戟虛兵衛一范能令賊膽寒

贈同年郭葵一守嘉州 一首

碧雞見處紫騮嘶特借才名到竹溪山色案前峨大小
江流門外水東西半輪秋對唐人句萬井春迴蜀帝啼
傳得南峰亭額在濤音先已爲君題

贈徐爾贊令黃岡 二首

廿年欣賞共奇文翼軫星從此日分求爽意仍同問字
感昔心總未離群卅携故里泉爲志堂繪先賢雪作芬
誰道楚風今不競遲君千里奏南薰

二

小雅南山入楚歌郎官宿正照銀河花迎綬色飛寒碧

玉領冰心漾月波地險民還憑撫字官清天自悔干戈
鳴絃莫謂妨韜略綸羽兵機本不多

贈李文伯令儀隴 二首

何來蜀道上青天參井依依手板前江漢路通家未遠
蓬萊閣近吏仍仙機辭不敢侵琴響山堞無妨似斗懸
莫爲寧親嫌俸薄孝思應在白華篇

二

國手詞場倦折肱彈九聯從試庶能一帆水渡浮楊子
萬口碑傳御李膺地在蜀偏清更適途經峽險叱還登

使君自有明如燭不向遂山借聖灯

贈仝季涂令長洲 二首

百花洲忽見優曇萬井齊分露水甘衙靜宵翻林壓秘門清秋却洞庭桂正因報國祈蠲賦非俠居官讀醉貪半壁誰當根本地聖明應自念東南

二

石鏡清光望未遙似隨君照綴花飄春長茂苑頻吟句夜寂胥江不警潮物力千家添杼柚民風幾部減笙簫梁谿咫尺膏堪潤頗借吳歈續黍苗

贈曹默雷令萧陽 二首

萬里仙臺令亦仙兒童呼語欲呼天喜留壺在長疑玉幸有蕭生可厭鞭嘗蘖香逾烏石荔飲氷清對虎亭泉正當 聖主憂民日如爾應無愧俸錢

二

分手依然是赤髻金蘭譜總字人心育添雨潤甜田熟澤引泉流聯井深山塢花飛時向綏海潮聲靜獨聞岑燕臺莫道悲歌地遙為君賡樂只吟

贈張玉笥太翁崇祀鄉祠榮膺重誥 四首

列戟門疑尺五縣百季隱德實開先清如胡質仍傳後拜似周公尚在斿星羅少微當越分兩行甘澤過吳天誰能孝友兼文武并為歌詩六月篇

二

四壁圖書一畝宮冷然善氣御清風人皆赤石孤峰絕家受斉箱累葉通明德馨多留泮水嘉賓肌重比形兮莫云膚寸非零雨今日方知岱嶽功

三

悠然真性澹無華隱羽藏鱗意更遐太雅文章縣日月

小山水石領烟霞貧惟義士為儕業學以儒宗特起家不負一生稱古處六經今見 賜黃麻

四

履道家風坦可師幽人貞共吉為期世傳遺誠仝周索身奉先民擬漢儀通德門題人在斗銘功尚勒 誥如綵二天我亦棠餘芘遥集彌深仰止思

贈爽齋左史唐宜之 一首

王門書復見鄒枚彥會曾同舊鳳臺釣水快投千古契金蘭細話廿季來書絲吏隱逾堪貴樽為民勞未忍開

拓落一官玄尚白誰知君是臥龍才

贈華五卿游庠 一首

入自孤生逈不群一經家閱本青雲未收血淚中河柏聊解慈顏泮水芹繩祖應思留硯意酬親背誦誠兒文我慚坐側明珠在佳話猶將似舅分

贈施歷清游庠 一首

石渠經學舊門風季少詞場已亢宗律細居然陵晚節才高未肯讓中峯弟兄分路皆扶雅南北同府待約從千古巨鼇懸水處看君一上即爲龍

題濮陽楊太毋旌節 二首

百年靜好蚤差池已分無生幸有兒十指持家還似父一經課讀自兼師老看食蘗甘爲節貧憶茹茶苦是飴誰道陵虛終失翼上林分得樹全枝

二

明星無復問翱翔泣指中河濮水陽心比石堅貞欲老家因書起節逾香天生令子原酬毋國藉孤孀爲砥柱絲字題來瓠子靜懷淸臺正近宜房

題滇中右卯須毋夫人節孝冊 二首

日星光借女眞留矢志非關慕柏舟節苦翻因貧更勁天高直至晚方酬人疑紺碧霜同潔恩似金莖露正浮無限懷淸臺上意霽虹橋跨鹿滄流

二

一誓靡他五十季孤心淸欲照龍泉未亡身幸餘雙璧有子家還起一編血爲捋茶痕尚在痾當食蘗渺猶漣先朝節孝留題處絲字千秋好並傳

翟年兄疏旌祖母周太夫人節 一首

絲字新旌映碧紗黃金子午地增華節當晚貴天原定

枝到孫榮蔭愈賒十指老還持戶健一經貧更起家耆即今傳說陳情疏瀝血成冊盡筆花

贈牛節毋陶太夫人 三首

泣向忠魂念共卑風雷時復助悲號身甘銜鍛隨鸞翮兒幸孤生起鳳毛通德舊題同漢著懷淸新築似秦高應知列女家傳在寅鵠當年本姓陶

二

風高喬木在周南題遍名賢筆欲酣人向九京同比翼天憐萬死賜宜男和成熊膽茶偕苦貽有宗陰蘗共甘

三世一門雙女士獨涛應不羨江淹

三

恩勤聊用謝糟糠尚恐存孤愧未亡兒命一絲懸虎口
母心九折到羊腸日光未及孫枝起帝聽猶聞宿草香
啼斷城烏霜不老餘清今正滿吳閶

歌行

寶山行 贈顧同蘭給諫昕給諫本外族其夫人王氏本封翁於家至封股和藥而卒不衆然亦稱奇孝矣

崗山突兀尊天寶諸峯環作兒孫抱有美一人揚其輝

紫芝西頭日杲杲朝色如丹晚色霞不待春風開筆花
大海瀾廻璽生暈含吐九龍比魚蝦龍珠夜游逢漁叟
千季仍入才人手一朝飛采上天庭十二乘爭照前後
郊向九龍討璇源甘棠芴舊應猶存君家本是龍圖裔
古今爾美均祖孫三戟萬石何須羨羨君世在名臣傳
一縷赤絲誰得知今補舜裳五色線聖朝止輦方受言
借君雙管領紫垣孤鳳一鳴衆鵰靡居要安用盈庭喧
君晉獨有心獨苦欲轉珊瑚成桴鼓天子宵旰臣忘家
南陔未敢稱將父誰爲代之采其蘭中閨柔色寬加餐

采蘭幾背尋采朮深夜籲天推肺肝籲天天高天莫領
爲君三致白髮省手封血縷薦股糜萬一長生續短綆
天乎無語終悠悠婦血已枯翁不留那似長安天尺五
報章一一七襄酬讀君諫艸血滿帙披心瀝瘵三空疾
臣忠婦孝同淋漓伯仲槩然在琴瑟吁嗟後福推容容
君父深恩等飄遥多君大誼懸日月女士儷之亦匪躬
君今相對涕如雨歌殘涉屺歌陟岵我且爲君歌寶山
寶山與君共萬古

餘不行 爲同年劉庶升題雙節冊雙節者庶升胡太孺人毋丘太孺人也

西吳之流餘不溪餘溪清徹無與齊源來天目落天半
能翔鳳舞雲霞低薄俗悠悠橘化枳狂瀾誰向中河砥
地靈有傑在女貞郊並天目峰雙起姑也捋茶婦蓄租
一經兩世存遺孤雞鳴嘐嘐烏夜語血痕強半流黃枯
鬚眉巾幗未堪擬四壁依然當百雉赤手能爽馬鬣封
苦心甫自熊丸始丹誠籲得九閽開虎豹退卻鸞能來
上帝賜之弁玉府君王爲築懷淸臺臺下餘溪淸照骨
疑從弱泉分半月文辭既逐靑雲飛官聲又共驚飈發
人世榮華盡小季欲同山水紛爭妍亦有尸藏炯作浦

壽龍家具嵩嶽……　如雙節凌天月千萬春秋無岸谷
門庭齋敘名……一……節爲松竹此中灼見天地心
柏舟詩……序……石方出……宋功節兩……深
呼……仰止……節不……得一濤萬古塵
餘溪清盡如餘不

爲曾爾……題其太……
宣文絳……成……此彷彿……除……氏……今賢
不煩……琢……斷桃九鼎何爲者縹囊綠……心神舒
從……無珍……無懸懸解……章句儒江左青箱半簏紙

西陽……與終于……曼倩携來數萬言茂先載去三十車
無……李說鈴耳……六海尋尾閭吾師登岸拾其殘
行……名……石……火一縷化作紅雲擁帝居
……人……下不下來蹣跚吾聞姬公朝百篇
……見士七十餘執云人事隔今古吾師秉銓差相如
王明受福日……百……初……耳知當用玉鉉
泰茅正待征連茹……論中部……顏厚要須隻手扶皇輿
功成雙美風麟……數子今……讀書

七言排律

與座孟兒燕邸話舊　時以明經廷試
作別重逢二十季素心燕市語留連應知骨重難投世
每爲才高欲問天各對頭顱憐姓字翻嫌筆墨誤林泉
登壇驚說文龍膺接席聞評酒聖賢香老尚餘蘭竟體
瑤青誰覓字堪鐫千秋風雅存强項一日聲名吠着鞭
莫道晚成終浪語如君豈得滯寒氊

七言絕句

寄贈姚孟長吉士　八首
白鳳飛來十指端吐成五采炤長安題名莫恨君王後

自作頭顱第一看

二
鈴索風淸下直廬一編依舊伴三餘誰將中秘推高選
君是人間行秘書

三
廿載青雲捧日心夜分蓮燭對沉吟治安策就還流涕
不爲君王賦上林

四
百季實錄半浮夸誤認杯子當筆花史局舊聞時政記

應知傳鉢在姚家

五

紅螭香殘禁漏遲尚方珍饌賜恩時不知誰侶九熊若
無寮應吟陟屺詩

六

金鸞供奉許同遊滿目玄黄戰甫收君自著書懸日月
不須更著晋陽秋

七

樽酒襟期伐木篇先成六翮摩天青綾錦襖尋常事

路到瀛洲未是仙

八

慷慨談音氣不羣長纓欲向綵毫分郎今竹上半胡須
典冊高文正屬君

贈吳司理赴北水部　八首

一榻圖書五兩輕玉壺凉共白雲生水曹莫道非高第
止為臣心似冰清

二

壇站千秋舊主盟官聲三尺起呼嶸清真自應仙公啟

暫為詩傳水部名

三

貫索星纏列宿光治平高等尚書郎上林何限烏棲樹
不似雲間一樹棠

四

閶闔風催八月槎簷雲猶佀映窓紗祇今吳苑多桃李
半是臨川筆底花

五

白苧溪邊鄂翰移須聲新按棹歌詞誰言曲是民間譜

公論於今在口碑

六

一片冰心兩地分閩閶城下騎如雲攀留未論兒童意
燕語鶯啼總使君

七

江左風流江右才金爐香引玉人來素心更擬浮清獻
不借華亭一鶴迴

八

國士深恩欲報難高山隱隱水潺潺臨岐不折河橋柳

松柏由來耐歲寒

贈吳石袍司理擢南儀曹六首

紫雲山際見秋霜高第聲名吏部郎豈爲陪京尊典禮

暫資寅直侍高皇

二

五季强項領清班公事書籤半軸閒簾外客稀啼鳥寂

翠屏飛出是鍾山

三

奎路崎嶇主澤寬懷香猶賜漢曹蘭臣心似水原無兩

郎選何妨第一官

四

俯仰千秋意氣勞紙間生面出賢豪應知報國丹心甦

不狀新移是冷曹

五

金粟清香白下看浮雲猶自隔長安祇今戢盡玄黃血

誰識忠肝一片丹

六

清朝風紀在中台天子金錍八面開此日總瀰千仞下

五雲應擁鳳凰臺

贈袁臨侯督學晉中五首

千尋丹氣共霞舒論士方當抗疏餘多少絳帷高坐在

幾人傳得澹庵書

二

文心遥攬太行青大雅還須本六經正爲聲存疑振變

對君頻欲問汾亭

三

飛鶚作息好音非色咲今知德可依閒共諸生徵晉問

愧令聖主羨垂衣

四

一種憐才意倍殊朱衣到處佐清娛不知寶氣汾陰出

何似南方九品珠

五

天章分得到堯封初領薪爝自秋宗莫道河津多躍鯉

公門有士總爲龍

贈陳平人督學粤西六首

天分翼軫地棲霞銅柱西頭槃絳紗到處山名俱獨秀

一峰可得似蓮花

二

大宗師近出南華詩卿流傳久作艶勾滿自今歸屬邑
知君先已得丹砂

三

圖書携向舜山青一路前驅叱六丁雲漢聖朝大正遠
牣令萬里見文星

四

五色毫飛嶺齊陰湘灘百派印文心應知妙手能儕月

今日真成是桂林

五

百粵天荒借錦遊何殊委巷着風流朱衣自解承寬政
一字堪憐亦點頭

六

雲霧晴看畫欲迷千秋大雅不堪題文人儘自煩重譯
何必蠻烟獨嶺西

贈陳世泌出守南陽 四首

尺五天分豫嶺青揚光彷彿照淯冷千季白水真人思

今日還能借福星

二

三季鞅掌度支郎竹使符分淯水陽咫尺希文留蹟在
春風堂下滿紅香

三

風物京南異昔旹滿鞭猶作漢人思眞嫩撫字聲難起
聖代何嘗貴繭絲

四

天池水比帝臺漿君比天池澤更長自是循良推第一

不從召杜說南陽

贈同年顧安彥出守濟南 四首

一麾三錫總君恩長孺淮陽未可論十二河山誰領袖
看君千騎上頭尊

二

誰引秦官隸四封千季猶得大夫松待君須德禪成後
始識人間有岱宗

三

雙旌初向白雲邀雨到隨車澤自殊却咲舜祠齋下水

二升止得廿三銖

四

五馬爭嘶向大風榴花新照錦衣紅平臺亦是股肱郡
聖主方今念二東

贈李儼思刑部擢守金華 七首

風流漢署舊名家判事猶疑筆帶花自得使君今更秀
肯容貧婺復爭華

二

四野薰風韻五絃郡齋夜靜句初傳縱令八咏成孤唱

未似南山樂只篇

三

洞天分得竹爲符人比偓佺姓字呼清骨不教塵氣染
一庵猶自向冰壺

四

仁風一扇滿雙溪捧擁如隨紫馬嘶收得名山稱屬籍
福民今正爲君題

五

褰帷行處共條清千古州亭聽野聲誰道人情頑似石

知君一兆比初平

六

同心剡自寄憂時吏治當今半繭絲花果東陽應似舊
爲君停和道州詩

七

百季詞坫問前修五子名先自爽鳩今日長山天欲半
便疑君是李邢州

贈周訒爲擢守建寧 六首

萬里春隨霽冕生溫如日永復冰清詩成樂只吟相答

試聽響山空洞聲

二

紫騎遥從白鶴行洞天佳處賜專城新硎今正逢初試
不放梅仙劍氣橫

三

一縷清香對紫霞郡齋夜靜句飛花御泉烹得龍團片
不信能過陽羨茶

四

旌旛南向地初分六幅輕綃掛碧雲仙骨冷然清似水

一麾猶近武夷君

五

五馬行兼九曲游兒童爭指建安侯呼君萬口如呼父
先有慈聲在爽鳩

六

錦綉山川入建溪鳥歌誰復問民啼　聖明宵旰言難
盡莫待親書座右題

贈曹元宰守漳州　八首

靈槎秋泛海天涼五夜心懸燕寢香總為至尊憂社稷

漢廷何必薄淮陽

二

雙節行當露未晞蒹葭清欲照朱衣碧江分得冰心冷
雖有珠光不敢飛

三

十載高岡鳳獨鳴德輝初下領專城諫書早已傳東海
狐鼠應知避姓名

四

東方騎擁紫雲間政靜皆餘撫字閒長覺二泉濤似對

郡齋亦傍九龍山

五

長日清風靜閣鈴應傳佳句爍華星紫陽舊是褰帷地
待爾重登君子亭

六

客路秋香桂着花兩朱幡各望丹霞百年祖笏留清烈
循吏今當有世家

七

一清徹底自春波樂只詩成載道歌正使湖山人盡得

蒲鞭猶覺昔賢多

八

五馬漳臺近素絲直聲早動　聖明知當年閒召曾分
陝珍重功名治郡時

贈李又青守廣州　六首

海屋樓邊賜竹符文當南斗一星孤少陵佳句千年在
今日重逢李大夫

二

大庾山邊霽似濡風濤避却日南珠蒂花不是先年路

添得宗陰數萬株

三

高軒過處紫騮嘶山色平看越秀低自有使君分愷澤不須蒲澗亦甘溪

四

洞口華陽第八天一麾疑借片雲傳五羊空自稱仙跡五馬今來始欲仙

五

亭疑眞覺片言頻千古南能案未翻若解禪宗應訊牒

人情總只似風幡

六

淸香近出白雲端綬帶花連海氣看說到炎州霜欲盡聖朝猶自畏民寒

贈項仲展守雅州　八首

一

捫參歷井莫逡巡遲爾銅符換玉麟誰道岷高長有雪須令氷穴盡知春

二

路向蠶叢盡處分攜來賦筆欲凌雲遙知懷德同蕃漢

縣道無煩喻蜀文

三

雙旌遙望劍爲門萬里方州自主恩裝薄不嫌山九折非因叱馭學王尊

四

分得銅魚萬里懸黎風雅雨舊謠傳借君五色媧皇石爲補梁州小漏天

五

河臨大渡近羌渾一面依然鎖鑰尊耤爾禁廷頗牧在

西南夷傳正須論

六

十載干戈苦踐更山覔何地可聊生蔡蒙未敢誇神跡今日須君爲旅平

七

一道淸香入濮巴綬迎丹氣照爲霞知君舊德多名氏循吏今應作世家

八

天未光儀想蜀雲口碑聲只子規聞皙背兩穴嘉魚味

留得蓮池餉侯君

贈袁陽朱念祖明府 四首

一泓清照漢江隄不廢鳴絃在鼓鼙自有新詞歌樂只
何須更唱白銅鞮

二

一縷南薰萬井和江清月近自生波峴亭在昔思明德
未似崇陰兩地多

三

慈恩一別歲頻移聊藉星軺慰夢思鷹眼猶疑鴻未集

清尊忍對習家池

四

星馳萬里憩征驂八載離情話正酣莫爲積薪頻自歎
君才豈久滯周南

贈麻城周叔柱令建平 六首

偶逐燕市和歌頻肝膽猶疑見古人一様清樽添惜別
莫言今是宰官身

二

獨領茶烹不老泉清香初爲令君傳何須論到雙鳧舄

只此頻看已欲仙

三

走馬蕭然促曉裝清卿家世復清郎知君兆李城頭色
帶得春風嶺上香

四

杯中明月幾過從淡淡交情別更濃君向南天我在北
酒醒重聽薊門鐘

五

列宿初明照楚雲風吹綬帶正南薰金牛舊蹟成虛幻

此日神燈屬使君

六

一從蘭簿訂同心雅謔都堪嗣好音我有無絃陶令譜
與君千里聽鳴琴

贈鄭少府之任 四首

理蠹紛絲獨感甘祿貧自歎亦民脂二泉雖復清堪咏
不致頻題金瀨詩

二

官薄無妨吏隱尊清風一拂百季存流移滿目誰堪繪

念爾監門舊子孫

三

溪上花隨綬帶懸民勞頻咏大東篇一官自爲憂時苦
不願人稱尉是仙

四

祖笏猶傳舊德星清香未散在門庭莫因家學嫌卑宦
邑有鳴絃自一經

贈楊元采同季司教本學 六首

詞賦聲名重二京春風暫領魯諸生知君絳帳論文夜
竹火茶鐺水正清

二

龍峰九道接官衙埜太朱明日正華別有江南桃李色
不將離緒薦榴花

三

一片氷心寄冷官幾腸偏許布衣看祇今滿目金銀氣
未似先生苜蓿盤

四

客邸過從日欲遲脩然澹味逈清巵相看不淺憐才意

摳別頻頻說項斯

五

江左風光薊北臺朋心鄉思一時開枌榆子弟情鍾處
喜得關西夫子來

六

來青分色在文腸多士欣沾翰墨香天爲寒氊留勝蹟
先鞭今已着何郎

贈李學博擢湖口諭之任 四首

莫爲寒氊嘆陸沉春風兩地總槐陰不知九派潯江水
得似先生教澤深

二

雙闕千尋入座開傳經携得二泉來清餘苜蓿盤中影
仍照陶家望月臺

三

江統圖橋半壁雍人欣御李是登能知君有叩皆成響
不必山前泥石鐘

四

絳帳聊當鷦一枝趾將章句附經師儒冠誰道無頗牧

憶爾宵談說劍時

寄贈胡仁常明府諭教暇平 八首

筐薄誰揪行路難世情翻覆任波瀾胡公塘上清秋月長照氷心一片寒

二

仙令聲名在漢家禪經猶自帶烟霞絳帷南北三千里一様春深桃李花

三

研朱滴盡鳥初飛沙麓秋風上客衣不是先生甘獨冷

從來官舍吏人稀

四

誰識清時做吏尊盤中苜蓿坐中樽　君王應為憐氷蘗晳借傳經示　國恩

五

疋馬蕭蕭也及瓜風流何處不季爭吳家洲上王家塢兩度　君恩賜百花長洲有百花洲大名有百花塢

六

尺五青天近帝京不嫌官冷喜官清懸知　聖主尊高

第異数先傳魏大名

七

一樹棠陰兩地歡去思長傍五雲端如今列宿應還坐未許人從東壁看

八

風塵荏苒歲華移青眼多慚國士期樽酒江干三疊後岍花椅燕到今思

小至日過廣陵訪顧所建留贈 二首

廿季蘭味勝金莖杯酒邗江水正清對爾不知身在客

喜心早共一陽生

二

客中春意動吹葭夜語情深月欲華浪說蕪城多勝跡樽前霏屑是瓊花

過寶應訪劉清之留贈 二首

詞坫江分北與南相逢青眼和歌酣嗟君被褐猶懷玉漫說當年實十三

二

聚散三秋廿日情誰嫌悕別趁貪程但看明月長淮畔

嘶馬呼群亦友聲

贈何叶華歸娶赤城　叶華令公燧嗣子也

十片氷心照綵毫雲帆飛上木蘭舠頴川枉自誇神爵
不似梁谿有鳳毛

二

金粟前身仙令家址將清白鬪豪華奚囊歸去無長物
惟有河陽一縣花

三

桃李溪邊爛似霞誰知玉樹更生花逢人若問雲霄閣

循吏儒林第一家

四

萬戶禪傳四世清二泉飛瀑送君行片帆莫道歸程遠
指上丹霞是赤城

五

雙鳧分爲渡鳴桡正踏西興八月潮年少風流推作賦
此行應上綵欄橋

五湖風滿送晚雁遲蓉湖上棹歌聲新詞製得鴛鴦譜

不唱當年舊渭城

七

洞天秋色滿金庭銀燭光中隱翠屏久傍郎官看列宿
不知咫尺是三星

八

雷門一曲奏吳趨窃忝通家禮數殊贈別吾慚雙玉案
知君原自有明珠

顧所建過訪賦贈二首

夜半論心酒未殘剪痕依舊燭痕闌如今世眼看人小

邂逅休歌行路難

二

短榻蕭然對雪花不烹濁酒但烹茶政言高士風流在
誰謂君侯有世家

贈廣濟胡太公李孺人先後七十　六首　令嗣爲茂苑令

吳水泠泠楚嶺青南天雙指老人星共來洞口桃千歲
龐得劉郎更二齡

二

玉璽新恩感漢儀百年伉儷互齊眉誰言九老香山社

得似梁家舉案時

三

五采文成擁白雲湖山佳興板輿分不知滿縣花迎綬
錯認斑衣看使君

四

疎簾晝靜對流霞一勺吳泉冷熟麻莫道白華詩未補
由來淸節是胡家

五

天上斎歸愷悌多兩行鵠飾領鳴珂開筵莫奏吳趨曲

自有南山樂只歌

六

兩邑春深日未遲漢庭玉杖賜鳩時官貧料得無長物
惟有冰心佐壽卮

贈程端伯尊公伉儷偕登五袠 四首

御食非同治小鮮　高皇英爽在几筵明禋未敢分南
北特借冰心對奉先

二

攜得淸漳拂綬花八甎分影起金華誰嫌職碎妨高韵

應紀和羹作世家

三

文章家擅楚爲辭晉秩剛逢命爵時南國亦應頻荐鱠
珍甘可得似蓬池

四

相將璈珮照江洲冊采吳天帶楚浮臺上一題供奉句
於今眞得鳳凰游

題荊溪周節母詩 三首

冰濂霤冷已無春生氣長留百鍊身八月孤今成皓首

當年苦節尚如新

二

通德高門絲字旌開題遺事淚猶橫應知有子爲冊穴
到處人懷寡婦淸

三

幾番陵谷換年華何意陳根起筆花女節艱難男節易
千秋人說孝侯家

賀應劉近思母夫人旌節 三首

[illegible]門冰玉照淮陽巾幗聲名亦自香佳話千秋誰得似

懷淸臺是德星堂

二

何意人倫頌女師傳家淸本畏人知未須論到中河句

賜斷當季辦佩詩

三

十載官聲一水淸漢廷人物孰司衡可憐婦德猶稱節

地下于今未易名

五言排律

送何相國座師一首

聖主中興日元臣爰立時生携冰作骨官署冉爲司獨

力當天柱孤忠在帝咨憂眞分社稷痛欲共瘡痍謗毀

皆身外塩梅只自知焚香五夜語理結百重絲朝靜玄

黃戰囊消赤白馳封曾還內降草總避人窺金礪欽敷

命車攻佩賜詩臨沙隄盡絶下直斗頻移玄鏡犨嫪萃

鴻均萬槖熙文章仍相略門地亦朝儀古色餘三代淸

名丞四夷恩方銘熟釜慮敢釋危悲有意潛龍德無心

惜鳳姿黑頭偏引歲白壁任求疵樂聖榮懷遠成功謝

寵宜光原依北極　　　　　　眞安得樓臺地翻然湖海

期王言彌鄭重姬舄更委虵宮樹低徊戀燕雲去住思

隆文廣秬鬯雅好託酴醾士正詢安否天還卜盛衰追

鋒看召毖擁傳祀歸遲擬續賢臣頌難申祖道辭中書

應屢入綠野是前師

壽言部

七言律

壽方書翁房師癸酉初度二首

初度欣當摂正長飲中河朔引淸觴盧霏玉府京先至

燭賜金蓮夜未央匡辟三篇尊講座擎天一柱領詞場

禁廷亦有膚功在燕喜還賡六月章

二

元老名高著作庭壯猶此日耗橫經沙堤路近看卿月

海屋籌添記歲星書受秘圖皆五嶽編成蕆室已千齡

及門未敢申私祝自有功登熟釜銘

壽賀中冷中丞五十初度二首

臣心淸比水冷冷初度欣當燕綠醽客座香疑分佛火

天堦瑞正滿堯蓂身同伊陟原傳祖拜見胥公又在廷

觴算未須論甲子蔡蕭此夜露方零

二

維嶽生申恰遇申蓮光陸地上燈輪星因德聚依南極
月為卿輝近北辰清似鶴棲千歲樹勁還龍性百年身
世情無限滄桑在君記籌今第幾巡

壽王炳藜太史初度 一首

承明久直禁為廬初度觴傳避暑餘清咏唐風官正冷
文翻晋問坐皆虛新登士盡稱時秀早有兒能讀父書
何必行厨移六甲嘉肴方進石花魚

壽劉閣然侍御封翁 二首

曾從姑射託仙根歲月聊將甲子論扶老未須承漢杖
飲醇偏得近尭樽千年召伯棠還茂三徑陶家菊尚存
即日安車需賜對回看白筆定誰尊

二

帝里兼逢 帝澤長素衣朱紱自歌唐經明猶設諸生
席望重仍題君子鄉仙有真丹非化鶴家傳瑞種是神
羊枕中鴻寶知還秘留謝天厨百歲觴

壽龔君端封翁 一首

一經教就起家聲三徑猶存薛荔盟時擁書籤招客話

閒尋湯社品泉清坐看室聚真人氣喜為兒傳小令名
何必少微妨盛世太平今正屬耆英

任文水侍御年伯年伯母雙壽 四首

板輿雙引鷺車轓秋色清飛列栢繁 天子德方昭日
域老人星並見雲門詩賡有杞南山雅酒進如澠北海
尊多少勞臣歌陟岵瓜期應識是 君恩

二

風輕一舫渡江泠樂只歌還子舍聽望近階衡官在斗
福如海岱地當青門惟冰共秋容淡臺有蘭偕夕膳馨

帝座今方需執法狐南暫許侍雙星

三

雲峰霜炤鏡為嵐家慶初筵御史驂多福自詒如柏茂
大年勿剪有棠甘酬恩誼已兼忠孝誦德殷方合朔南
正是冰心堪上壽何妨清氣逼寒潭

四

兩載馳驅畏簡書歸依華髮並當閭少微星早明偕隱
大國風今表廢餘百歲人初逢食蕨一堂清自樹懸魚
德心猶可孚驕敵知道天應賜樂胥

壽丘令王方壺太翁 誕在九月之望

平丘涼色動秋寒南極星來四座歡衆父爲天仍有父
一官似水不知官鳴琴響遏神山近把酒聲飛海屋寬
莫向黃花稱晚節童顏猶作少年看

壽李次庵金吾 其少子二人皆習文

留分瑤島棗如瓜偶向宸階署押衙天上珠璣生咳唾
尊前山水圖烟霞劍逢仙骨常爲俠筆似春林已作花
絳灌論文隨陸武萬年樂事屬君家

壽魯青海太史尊堂沈太夫人 一首

儒宗世借壺儀傳東壁星依南極偏節老未忘歌鶚旋
恩深方值杖鳩年書餘不匱猶藏越名在金臺自起燕
遲日板輿周覽處從行應賜綉花韉

壽黃考功若鏡夫人九十 二首

寶婺光生在斗墟卅留三十二峰餘深閨煉佛偏依鶴
老境長齋不羨魚水鑑清同紗幔徹玉山照並綵衣舒
且遲百歲慈恩宴朝謝班迴候起居

二

南極星躔正向吳貞人爵此間清酤門前桃自千年種

架上書兼五嶽圖人似景長當夏律心同萊淨是冰壺
國恩錫類深難報遲聽賓筵萬歲呼

壽姚母六十 一首

天爲儒宗毓女師百年依舊佩箴時齊眉久入高人傳
錫嘏方歌壽母詩身比靈筇成九節庭留珠樹起三枝
循觴莫待龍璈奏自有塤篪次第吹

壽吳中梅計部太夫人 中梅籍京師故吾郡荆溪人

百年觴算萃殊榮久借单飛晹作盟家自江南敦舊譜
人從薊北起孤生懷清老更堅脩潤蓄甘貧猶念舌耕

分得蓼蕭零露液絳趺方映白華明

壽陳蝶庵尊堂王太夫人 二首

吳楚歌同蔽芾留 蝶庵先令吾錫後令山臨武今司李雲中 百年蘐樹正
忘憂人鄰霄漢輝千仞家近蓬萊第六籌慈案芝碂分
帝食宮簪花勝映狐裘嘉陵江引春觴滿銀燭清烟夜
夜浮

二

南山頌欲應鳴絃治譜家令属冉傳帝座星初臨北嶽
祠壇鄉並炤硒川致身道豈妨將毋似父清逾甚象賢

多少漢廷榮宦者幾人堪補白華篇

壽馬母王太恭人六十 恭人配馬公故毘陵守長子編修次子戶部郎榷稅滸墅甲寅冬各用使事還里稱觴

仙山遂近鳳飛霞叠拜泥書寵六珈父子傳經紗隔座
弟兄許國綵還家案來燕市携青玉詩帶吳歈度白雪
攻憶毘陵遺愛在錯看椿樹是棠花

壽三原房太夫人春秋八十有四 一首

仙都曾飯熟胡麻偶借中條護碧紗風物六朝人瑞國
冠裳千里錦還家玉田分種庭皆璧金粟浮觴酒亦花

八十四回秋未老百年今夜月初華 夫人誕在八月既望

壽汪太夫人六十 一首

恩勤何限寄綢繆十七年當海一籌婦節自堪開閥閱
兒榮仍得度驊騮祇傷 珮違偕隱却喜文章起素流
莫向嶺雲吟舊蹟君家母子是千秋

七言排律

壽母姨王太安人六十初度 有小引

太安人年二十賦柏舟閱四十年今天子龍興紀元爲崇禎戊辰于十二垣係壽星之次紙中表兒分翼張秋分野亦屬辰太安人以秋仲設帨又天子享老人星于南郊之月也太安人鬢髮與六袠未足稱壽然而其事奇矣天其念太安人殊節而用是旌之哉詠得七言長体二十七韵

黃門舊重汝南評彤史仍懷巴國清學海疏源泉是醴
文園分植種爲蕕祇緣天意憐時態故挈人倫屬女貞
同調三年凰得友偏棲千古燕尋盟浮光晦朔輕朝菌
苦節寒暄寄夕挙半偈欲希居士座一經兼擅大家名
敢云徒婦能持戶但指孤兒笑滿籝身借牛衣當息壤
家留熊膽作長城跂追先閥雲霄迥泣課遺書日月幷
痛絕在陰聞鶴和喜來出谷聽嚶鳴龍文五色酬繅抱
麟閣雙峩起壘兵洞應玉華聞嶠遠河清瓠子漢山平

珠璣光錯尚書筆冰蘗寒生水部聲蘭號國香從子貴
竹臨仙石見孫榮 承明殿賜縹囊誥通德門高絲宇
旋多祉錫公傳魯頌初元咨岳紀虞延扳輿行拂蕭風
過紗幔開依昴宿明報國漸隣青玉案循陔新度紫鸞
笙恰逢歲會星纏壽况值秋橫斗指庚濟北亭池供劍
草江南品物進香秔官貧不腆銀絲膾客至無文錦帶
羹栢葉露凝添戲綵豆花雨泛引飛觥卅和雪粒原難
老翠吐霜株倍著英欣接連枏情似母愧同相宅劍稱
甥八千未盡春秋祝六十何知甲子更却看慈恩承宴

日朝班廻侯滿公卿

黃石齋太史爲吳淡人年兄圖赤松壽其伯毋太夫人賦題短句

松可赤草可玄節可壽才可仙名人一筆成千秋雲來疑色風疑音高枝根不樓雙鶴有聲今方和在陰赤芾之赤如松深赤芾千秋何足貴傳得堅貞是赤心

七言絕句

壽羅小逕尊人　四首

龍門高節迥難攀有子新登玉筍班傳得文家丹訣在仙宗一派自羅山

二

初來福地記生辰五色雲中月正妍自有白華堪上壽何須更度羽衣篇

三

山中千秋接豫章縹緗兼更擅詞場家傳舊著遵堯錄不借黃衣杖底光

四

萬年冊井壽春鄉自衿許滕樂未央即日大官應致膳不知可似禹餘糧

壽李大生尊公光祿　六首

早是孤南霧是香閒吟那復度清觴已知光祿能詩久不借聲名吏部郎

二

百年春事問溪邊先世菟裘業宛然莫訝賜緋仍野服生承眞誥地行仙

三

玉杖新承賜漢京當年小戴舊知名賓筵別有千秋祝傳得家聲是父清

四

酒上南山近絳紗座中玉筍盡名家種成桃樹公門色還向朱顏映作花

五

千仞清輝擁鳳毛德星平照海門高憑教遐福如川至未似君家八月濤

六

滿室蘭蕉繞膝闈東南風雅坐間分舉頭未覺龍門峻

更令人呼萬石君

壽錢受之母夫人六十　四首

火熠青藜太乙精　主恩三錫在承明從來富貴仍朝
恭愛爾千秋令子名

二

雲和一曲綵初斑金石聲中識珮環異數舊傳嚴相國
應知佳話在虞山

三

鳳影差池血未收鬪逢初換感春秋懷清自合傳千古
不賦靈椿賦栢舟

四

彈絲吹竹薦吳趨乞得金蓮熠掌珠猶有丸熊餘意在
不須麟脯借麻姑

壽夏府公太夫人　誕辰在七夕

佳節巧當燕喜時賓筵分味出蓬池天街此夜原無夜
欲喚銀河作壽卮

二

家近淮南桂樹居百年觴借一經餘玉堂不爲青綾媛

驟駁依然自炳書

三

懷清臺下德星堂新賜芙蓉鏡裏光六十四年籌未換
莫言今答是滄桑

四

觴底雙星映九霞月明天界正高華瑤池不比慈恩宴
探得千年結子花

五

天宇涼生露未晞七襄光忽照朱衣恰逢南極星臨日
青鳥初來漢殿飛　時太夫人初至京邸

壽富順楊太母　太母三子皆從宦時季子司訓崑山

寶婺星臨東壁來錦江春色九霞開冰心自映崐山玉
一片猶能佐壽杯

二

江漢精靈蜀道餘儒宗門第女師家庭前但得三珠樹
萱草仍爲不老花

三

萬里斑斕炤絳紗爵姉回首听仙家種來桃核三千歲

更發公門六樹花

四

金母筵開歲正華四知名德舊傳家慣清臺上秦時月

今日依然炤漢巴

壽涇陽馬太母（太母爲學博公繼配孫爲孝廉君御肇孝廉子無替亦補弟子員矣）

綦縞三番護絳紗（學博君凡三任）扶風經學舊名家眼看桃李

公門雨重發新枝兩葉花

二

百年荼蓼一觴多樂只今聽萬壽歌天借地靈成女士

名山久已號慈峨（涇陽有慈峨山）

壽王石鯨尊堂張太恭人七十（六首）

家隣冊石夜生光絲字新題孝婦坊憶得遍身飛電處

依然五色照浮附（太恭人割股救姑隕絕忽有電光五色環繞其身而蘇）

二

錦旋十乘舊元戎暢轂文茵想像中堂上方當扶漢杖

筵前還似奏泰風（時石鯨方平泰寇）

三

杯分萬壽自呼嵩燕出新歸第一功知道白華詩已徧

聖明更擬賦彤弓（時石鯨以賀萬壽入都便道歸里）

四

臣心如水逼扈深既醉歌將陟屺心刀尺聲留絲管廢

燈前猶似伴沉吟（太恭人每課石鯨讀刀尺聲常與書聲相間）

五

五年子舍寄遐亭晢掃攙搶見德星瀝血一般封股意

閨門忠孝共千齡

六

宦路青氈似昔寒百年長對碩人寬種來慧業應無艾

欲向珊瑚樹下看

壽興化顧夫人六袠（母爲魏少司馬賓吾公妹）

長擁縞綦號女宗清心玉映碩家風一經教就逢明主

漢運方當日再中

二

南極星依寶婺明滕前文藻照西京應知似舅賢甥在

宅相今成魏大名

三

南山歌罷酒初青客座才名盡附馨人應素商秋欲洗

清風疑拂濯纓亭

五言律

壽房師方太史初度 四首

遥見蠏飛瀑誰知嶽降精說弧當戛大鳴玉應階平天付青鏤筦山供白石英遂安有白石英唐時充貢上台光正耀不放客星明

二

久埀冊爲岫今依絳作紗星時看北斗人欲入南華歲月深書帶風霜裔筆花露來詞沾内不老是名家

三

甲子開炎節耆稀集帝鄉鵷分青杖火鶴送碧箭觴旦評千秋永清譚六月凉一般桃李色別自見門墻

四

自有靈莖露聊當千歲苓著書忘綮綠相士驗瞳青風近頻呼艸槐高欲墜應知南極見咫尺紫微星

五言排律

壽荊溪徐位甫尊公

偶來天上跡陽羨亦崑崙俠以無名貴儒因不用尊時

炙存獨冷禮率獻人繁傲性能仍在朋情鶴勿談花着頻誤徑竹長巳成村詩社著倩戰文心酒共論攤書欣示子植樹又期孫自覺貪堪慰都驚秀可飧世傳麟作種家擅德爲門坐喜真人聚車從長者喧才高聊混俗學至待承恩樂事鷗盟露浮榮蝨處禪何知仙與隱甲子總晨昏

澹寧居詩集上卷終

○送行部

七言律

七言排律

七言古風

七言絕句

七言絕句

昭明太子讀書臺 七首　金龍四大王廟 有序 四首

東漢三龍 一首

千古嬌 十一首　虞美人　王嬙　綠珠　文姬　楊貴妃

千古快 十二首　西施　紅拂　虢姬　紅線　古押衙

昭君怨 四首　班婕妤怨 一首

七言長短句

太祖崇祀董仲舒黜楊雄 一首

七言古風

雪夜入蔡城 一首

五言律

讀易履霜堅冰有感 一首

五言古風

擬左太冲咏史

○酬和部

七言律

王右丞勅賜櫻桃韵 一首　華陽郡繇贈詩韵和 二首

吳縉稱言懷韵和 六首　陸放翁遊興韵和 四首

七言絕句

次王仲初中秋韵 二首　新城次壁韻 一首

龍山驛次壁韵 一首

○卽席部

七言律

聞子將齋頭 二首　燕邸友人話別 一首

淮陰舟中 一首

七言絕句

春夜山中友人小飲 一首　偶成 一首

小飲戲呈公安兄 一首

七言排律

上元夜 一首

五言律

唐巨卿過訪山房 五首　聽雨思山 一首

耿充勵過訪山齋 一首　中秋夜招飲虎丘 一首

濬寧居詩集卷中

梁谿馬世奇素修甫著

門人徐調元貞庵甫較　後學華繼校學校

送行部

七言律

送黃石齋太史以建言削籍三首

萬里蕭然襆被行無官敢遽說身輕正疑憂世心如醉猶覺聞人善若驚抗疏千秋存袞著書一字足逕銜不須紫氣傳關尹自有兒童識姓名

二

何意歸歟問考槃　主恩暫賜碩人寬不妨似鶴形同瘦特恐爲龍卧未安日月百季明建白雪霜此際露心肝誰言貧窶如洗掌上新珠照乘看時太史初舉子

三

天高近遠總相依偶隱台星入少微已分信心成獨往祇憐携手賦同歸昔淸何必供焚艸　主聖仍甘自樂饑旦晚太平需潤色應知止尚遜乖衣

送張天如給假南歸二首

十載聞殺託契頻素心晨夕在風塵才名須至眞方貴肝胆偏宜少更親捷徑憑人爭利涉迷途有爾尚知津臨岐恥賦消魂句三復終軍是小叟

二

落地情親託友昆千年蘭蕙幾同論玄心不借靑藜照傲骨非緣白眼尊聚似晨星存道契歸方寒節見天根有懷客路當明發此日親恩總國恩

送徐九一給假南歸二首

五載承明上直餘新恩賜沐暑初除淸疑在水葭同遠

歸及餐英菊正舒憂國敢云安獨寐娛親聊復賦閒居靈感舊跡無須問忠孝今當是秘書

二

千尋直節厭淸班濬漠何心乞錫還暫借風塵稱小隱細參今古是眞閒遂翻一字猶堪快靜得分陰亦自慳閉戶好成名相業此中仙境足三山

送羅小遜給假南歸一首

同籍情深擬脊令兩年藜共一燈靑心當似水交偏淡語到如蘭坐亦馨官寂尚嫌妨啃古旅貧時復念傭經

期君努力崇明德南北依然是聚星

送王東里副院抗疏削籍 二首

惠文換却切雲冠愛國無心更愛官敢借投閒明節苦
還因賜對識恩寬 時召九卿科道引東老臣加詰責 名高自恨批鱗淺
主聖翻憐補衮難誰謂少季偏痛哭老臣今日血皆丹

二

官清到處欲囊磬兩疏雙懸重漢廷齒馬無嫌終是誤
回天有力驟難靈身還初服玄仍白事在千秋汗正青
此去寸心長捧日未應看向少微星

南銀臺陳益吾以考績入都賦別 一首

南北樽前幾細論班荊猶見古人存芝蘭韵淡香彌貴
松柏寒孤節更尊但得瀾迴皆道力縱令薪積亦君恩
歸昔知巳如相訊明德叮嚀總勿諼

送同門葉唱于南歸 一首

青眼纔逢別思催黃金兜是昔季臺細論無意酬謙壓
偶醉仍非借酒杯正為憂時甘節苦閒因懷古一心開
知君抱膝吟如舊耻向溪山說錦迴

送馮鄴仙給諫奉差至南都因假歸里 二首

雖皆久巳著鳴岡臺上今眞見鳳凰念國無心頻聽選
論交有侶暫浮觴三山翠共綸言遠六代名從諫草香
霄漢幾人思捧日鍾陵應得問高皇

二

暫借皇華賜錦旋更緣戀闕感回天朝清敢擬思玄賦
恩重首吟勵志篇調合難兄欣我貴名因似父畏人傳
遙看香草相迎處未到蓬萊已是仙

送許允尊給諫南歸 二首

那存知巳向清樽宦路滄桑不敢論捧日心猶疑闕近

擎天手贊聽雲翻鳳鳴無意空時調龍卧應知亦主恩
多少蓴鱸歸未得如君豈獨諫書尊

二

天際星看斗是家姓名傳說滿京華但知齒在難為舌
豈道逢多欲比麻旌直不須金作飭著書長得筆生花
青山未許還初服此日籠中巳着紗

周仲馭曹元宰賫長至表入都送別 二首

兩季相憶寄加餐良晤依然尺素看分手共憐醒是獨
因人皆笑熟為官話當卜夜偏難了骨欲凌冬不覺寒

歧向春明嗟遠別　聖朝南北總長安

二

嚶鳴偶得在金臺聚樂還嫌別思催萬歲辭同閒岳語三秋句共選詩材微商國是天堪補閒譙鄉音客不猜坐到懷開雲霧盡疑君真捧一陽來

又贈周仲馭　一首

燕市歌寒雪正零心逢册處眼逾青萬言書奏皆登史一字疑亭亦作經義重欲呼天並語感多不奈世難醒叮嚀夙夜期無忝與爾情深倍脊令

又贈曹元宰　一首

酒杯幾典鷫鸘裘此日重看接塵游南國人從天外到西山爽並坐間收論心語盡逢三益感事詩還擬四愁家近二泉亭畔住與君應不負清流

送華鳳超予翰南歸　三首

偶洽朋尊在帝京細論彼此共生平君留真意參今古我訂清心託弟兄情爲感時原易苦韻當賦別漸難賡非關求友憐嚶響正望高岡想鳳鳴

二

分手誰嫌賜沐遲素心今已付青驪玄黃局外看皆了冷煖叢前飲自知擁卷暫辭南面樂論文終咲北山移難馴未許稱龍性初九潛爻正可思

三

紉庭南首幾情牽同訂還期爾已先諫直猶遲題殿筆官清偏苦辦裝錢歸方及畫斑爲錦客正逢寒臘又秊三省終晨寧有惰如今無愧白華篇

王璇觀吳南陸兩侍御建言奉諡南歸　三首時偕行者又有吳朗公給諫

無限深心託帝閽憂時甘作罪言論風雷一日原非怒山斗千秋總是恩簪筆宇傳囊草貴訟寃書借尸碑喧同歸猶得雝喈應知比孤鳴鳳更尊

二

莫謂靈脩未易明皇仁浩蕩賜南征朋逢聖世知無黨嚶在深林亦自鳴但恨回天終力淺敢云去國便身輕竿頭正得明夷益不必偏傳抗疏名

三

誰道忠良得路難孤貞原不受摧殘驄當遠去人猶避

豸節南冠佞尚寒天際三星方在罶山中九畹自滋蘭
昔艱今正煩宵旰應識伊人碩未寬

送章羽侯給諫册封襄藩　一首

王國雄風擁使車鸞臺初値賜瓊餘廷中詔似聞天語
江表人皆誦諫書叱馭不辭封豕竄分圭偏到卧龍墟
無窮感慨還今古待爾商咨爲起予

送陶聖洋儀部屠幼繩大行册封韓藩　二首

天語親將下赤墀萬季　高帝見螽斯水浮涇渭仍分
派人叶熊羆合並吹百二秦關河似帶三千周道轡如
絲爰咨莫問南亭序今日應非宴樂時

二

伊人恰得采秦風兩兩皇華使節同突兀當山誰卧甬
劬勞中野半飛鴻正逢避暑亭宜柳郊耤維城蕤是桐
知道傳言多獻替君王方欲問崆峒

送祁甬子侍御巡按江南　三首

四月霜飛驛路繁天南一柱借崑崙官清時復看烏集
政肅非關爲豸尊囊有諫書隨漢繡家留治譜在吳門
兒童未解驄應避共認甘棠舊子孫

二

天近高皇稽日幾斗間執法一星飛豺雖當路猶寒膽
狐敢馮城不避威江靜山看青未了臺香柏引綠初肥
欣承縞帶交情渥一得聊當獻紵衣

三

大江東盡屬周咨正是鋒當八面時白筆飛成霜作路
赤珪携共日爲馳天慈未許循膚眼俗獲猶能識鳳儀
補衮久曾稱妙手目前何處有紛絲

送王玄沖侍御按江南　一首

青驄驛道挾飛霜千里朱明夏正長星有斗牛迎繡斧
地環江海借金湯求深民莫烏皆集清盡官方柏更香
次第皇華歌小雅吳歈又和黍苗章

送周玄應侍御按真定　二首

三輔金湯借惠文名從射隼舊知聞一泓水自能寒膽
百結絲還耤理紛心共諫書懸日月胸餘兵略在風雲
長安咫尺天方近聽鑰無忘到夜分

二

臺端霜氣薄秋空節領冬巡北嶽雄分察正疑通帝座

采詩偏得隷王風烏雖繞樹還憐厲螳即當車自避驄
六轡皇華何足問遲君鐘鼓賦彤弓

送劉振賢侍御按淮南 二首

一葉秋隨使節行單車聲已靖鯢鯨江湖合海波仍寂
河水經淮浪不驚帝有枌榆還戚日民傳歌舞到蕪城
邑陵勿翦甘棠蔭郤向皇華處處生

二

澤國人瞻柱後冠舉頭日似近長安地連四面襟喉重
背值三征杼軸殘抗疏忠猶餘血熱回天力總自心丹

聖明雅意憐饑溺已得流民入御看

送王秀里侍御視關中馬政 二首

豸節乘春日載暘家傳聲久重青箱平看蜀道當車穩
淸引泰川入座凉十八盤疑雲作御三千錦映繡爲裳
聖朝無事歌天馬魯頌今賡駉四章

二

西去皇華勝概偏行行止處半疑仙馬分御史青驄色
書受神人黑玉篇地帶雍梁隨柱後天連蒼漢在床苒
凡高試聽胡琴弄應有南薰韻五絃

送河津張觀濤侍御按粵西 二首

鐵簡新臨百粵封路懸天末桂千重隼飛舜嶺仍疑鳳
驄出禹門欲作龍翼軫星遥光向極湘灕江遠水朝宗
炎方莫道須冰雪聖世從今露正濃

二

同心萬里惜分飛坐上香猶襲綉衣螢語謹疑呼帝力
嶺烟淸似避霜威民醇敢借埋輪重日遠還憐補袞非
聽鑰憶君曾問夜祗今應數諫書稀

送萬安劉吉侯侍御按貴州 三首

廿年論得布衣交一夕淸尊萬里軺世態冷疑隨執寂
文心癡欲共烟挑天分參井星仍聚地盡荆梁日未遥
莫爲遐荒頻戀闕如今帝德在三苗

二

銅鼓聲中聽報衙孤携仙骨對棲霞霜淸荒服看封事
天靜長官有世家喻到盡知文是漢須成遥擬曲爲巴
遲君尚訂三秋約未敢尋常數及瓜

三

西南壁望繡衣遥一線容光識斗杓驛路七盤當地險

鄉雲五色到天橋（萬安有雲州留有五色雲見）山環羅甸峰皆拱江引牂牁水正朝但得尺書賢十部漢家誰許夜郎驕

送王比部耕玄讞獄江南　二首

春明執手暫躊躇情話方當卜夜餘筆妙偏難成別賦腸慈更好治爰書星躔斗作郎官座月令秋隨使者車聖主明刑終尚德漢廷誰是路溫舒

二

露下江南六月槎清心一派望兼葭眼能翻案方如鏡筆到亭疑亦作花帝世但留生是德儒宗不忝名家長山喜氣迎歸路今日真逢五色華

送錢其若之南樞曹　二首

客邸那堪計客程風流遙映郲綵行人爭六代烏衣秀官擬孤洲白鷺濤南斗自來原拱北儒臣何必不論兵秦淮未是笙歌地太息還應念賈生

二

江左才名借五兵鄉風喜近二泉清三山翠發心爲錦半壁天依筆作城望氣尚餘龍虎在登臺真見鳳凰行德聲今正思　商帝知爾仍當賦兩京

石軫餘郡侯言別　二首

天分軫宿自長沙行遍蘭陵五邑花訊牘已憑肯作案論經猶借絳爲紗三季雁澤依冬日千里龍光望曉霞莫訝燕臺頻惜別棠陰深處是吾家

二

偏尋蘭若在神京兩袖風濤五馬輕宦味一泓泉獨冷禪心半偈月同明　御屏初記毘陵蹟輿誦先傳白嶽聲總是現身應說法無心留取宰官名

送儲父母陳石夫謫閩臬幕　二首

乍逢燕邸語躊躇更向風塵畏簡書燭爲去思遲見跋觴傳濤意故留餘路難自在傷弓後宦濟方當食蔗初飜覆孫來憑物論　聖朝原不棄前魚

二

悠悠月旦任相疑薄謫依然似量移細語折腰猶作昔聊存強項自嘲卮一昔登廟誰文錦千古知心獨素絲聽盡悲歌燕市爽吳歈樂只倍堪思

送繆信吾別駕暫還入燕　一首

驛路初乘舸趁風遙將玉食奏民功時當聖主宵衣日

貢出高皇甸服中再熟未能回地力一帆猶復望神工
京華若問吳都賦為道東南軸半空

送學師周鱗亭致政 一首

絳帳情深解綬時閑河行色滯秋姿九龍桃李分清蔭
雙鵠芙蓉淺碧漪宵禍歸吟幽士賦塞垣留和廣文詩
從來顏水多高躅回首濠梁有所思

秋暮送姜及生世兄歸山陰 一首

尊清聊借菊為餐話到歸程逼歲寒庭有含飴還代子
床餘積笏不知官文奇自應雷門響笈秘多從石匱看

莫為親闈頻北首五雲咫尺是長安

送姚瑞初南歸 二首

幾度探奇入絳紗每從人外見通家觴緣話久頻寬政
燈為情深數着苍交譜歲寒存棣蕚客程秋老望蒹葭
可憐燕市誰彈筑日九迴腸滿眼沙

二

無端離緒寄清商惜別何堪更望鄉茗社曾分花底榻
文心猶襲坐間香舉帆千里江南遠握手三季薊北長
最是滿城風雨夜惦栽驛路正重陽

送孫孟樸南歸 一首

素心聊自託清罇擊筑聲中送客歸劍合薊門誰遇俠
夢回江渚欲逢妃人當話別同花瘦樽為憐秋倩蟹肥
千里名山仍不遠願將著述慰調饑

王惠常送張天如内人至還南送別 一首

兩句秋色去來間分袂翻憐聚首慳偶向風塵尋白社
肯令筆墨負青山淡留交意人如菊濤對冰心月滿環
蕭瑟不須煩客恨君今名已動江關

七言排律

送泰計部假海得告南歸

三臺初署度支郎未是歸時歸更忙南國獨憐人似水
東華何處土偏香祇因骨勁翻多病却喜官清不辦裝
宦況道旁存若李客程江上試新楊時艱致遂忘前著
游佬無心乞禁方差保鬚眉還故我特留胼胝事君王
開尋蓮社朋應在貧理苑叢未[illegible]古今饒唱和
一樽醒醉亦滄桑眼餘孤冷聊觀局身去中流自砥狂
清聽欲呼泉作枕初衣仍帶蕙為裳小山莫便歌招隱
經濟林間意正長

七言古風

代送龔瞻感之南尚寶卿

長安春光綠春艸望君卿月金陵道靑谿谿流為君淳
鍾山山色為君好玉璃虎紐紫泥封　高皇精靈想像
中此際鴉鸞齊向鳳翼昔豺狼曾避驄秦淮歌舞稱濃
醉飲君清風為鼓吹囊紙猶思問夜時先驅仍識埋輪
地憶君家近棲賢山胸吞彭蠡天一瀉汝南攻聲月旦
起謁　帝遂登供奉班幾年簪筆推如矢胡不主銓暫
生壓　天子知君若有遲中台上台自茲始我閉西京

傳國珍乃與斬蛇劍俱陳　聖朝創業高赤帝千年能
虎長嘯响君今官清身八柱擎天願勿忘豊芑我訂君
心視芷蘭君念我門覗桃李

七言絕句

送章羽侯南歸　六首

九叫淸評一葉身譴歸猶傍鑑湖濱郎今南去來方泮
明主恩深正似春

二

五岳胸中自不平陡來筆下血縱橫彈文未敢居先見

水鏡今方屬　聖明

三

閒身暫乞慰寧親猶畏人傳是諍臣曾拜讜言家手荅
聖朝原不怒攖鱗

四

同在承明獨起予佩來隻字盡瓊琚相傳諫草無多句
巳勝三季中秘書

五

三載青藜間夜心稽山風雨聽龍吟贈君多愧田陽翟

知道竿頭力巳深

六

天生直節比朱絲感事翻將痛哭疑霜雪難承還易負
未應相和北風詩

送楊方壺太史南歸　四首

兩葉詞壇起大家高文典冊在金華宮栴未敢銜寒發
歸騎先看照筆花

二

官傳清秘一條氷折歷輕裝挈幾層長路不愁明月盡

金蓮攜得院中燈

三

紅燭香中視草頻初承賜沐主恩新相思欲寄流霞酌
君到江南正立春

四

暫辭鑾直息三餘中秘書原行秘書尚念 聖明前席
夜故園應不戀鱸魚

送同館李豫石歸養 三首

天聽特聞陟屺歌褱清臺畔賜鳴珂百年飽歷風霜老

今日方知雨露多

二

青鳥音傳碧玉堂携歸藜火座生光誰言中秘書千軸
補得南陔只四章

三

絳帳依然著作庭山開十二画屏青舌端亦有蓮花辦
長對中峰護壽星

送文正之歸晉絳 三首

春色江南草正青樽前鶯語渡頭聽濁醪可似衛薊味

偏醉誰人不易醒

二

夜半論文惜別時一歌伐木一卯巵歲寒自有青松約
不向河橋折柳枝

三

晉水吳山一短蓬雙柑斗酒語匆匆浮名久已干時忌
莫更逢人說馬融

送李大生吏部余告歸如皋 二首

暫携明月向刊溝小酉名山足卧游龍道林間無改字

拔人一字在千秋

二

一水連珠馥迮池新花總似上林枝春明再召須史事
莫詠劉郎去後詩 如皋有連珠池

送同館楊念爾省覲歸滇南 四首

萬里慈顏陟屺看蕭然襆被出長安滇南自古無氷雪
君去携將玉署寒

二

長日雙眉黛未開崎嶇六詔一輪催孝思自得君王鑒

將毋飛傳天語來

三

寒風淅瀝下金臺一道盤江百折廻猶及釆蘭春未盡
六詩先爲補南陔

四

兵戈喜得舞衣存相見猶疑拭血痕君自動人多至性
夜郎今識漢家尊

送王錫侯工部往楚衡爲桂藩造第 七首

帝爲維城念閟宮勑馳金箭下司空誰修同姓諸王表

當與君書第一功

二

天分賓勢在烝陽秘殿弘開配帝閶君自詞壇稱俊手
落成還賦魯靈光

三

翼軫星開赤土封附庸七十二高峰先季桐葉幾成戲
磐石今方固大宗

四

望岳亭遥帝子居有無山色映離裾千年玉牒知猶在
願借君傳蝌蚪書

五

長路風濤白鼻騧山形九向盡南條莫因戀闕嫌天遠
江漢方當萬里朝

六

驛道初登暑乍京一宵燕市隔三湘鄂湖飛絲知應美
可似燈前話舊觴

七

偶聯同籍在他鄉聚首無多別更長誰道雁回書欲斷

爲君應得過衡陽

送林祖冊中翰冊封益藩 五首

同依景福萬斯年夙被儒風益更賢今日鳳池分玉節
恩光應似見甘泉

二

天書捧得袖徐香一字堪當寶玉將似爲豫章人傑地
紫微忙處借君房

三

盱母江頭小有天剪成桐葉五花傳眼看紅藥翻階久

又有仙壇化碧蓮

四

千年帝子在蓬萊仙境河山帶礪開上到芙蓉最高處
湧泉疑爲舍人來

五

莫以皇華比曳裾才名仙掖草綸餘鄒枚自是王門客
未領丹霞洞内書

送馮五玉按三晉 四首

聖朝鎖鑰寄西巡壁壘如隨使節新三晉雲山原北向

知君舉首正瞻辰

二

千里瘡痍望繡裳幾傳諫草覺眉揚繭絲正恐妨民力
行部今應到晉陽

三

誰將十乘記元戎今日咸行御史驄采俗暫須徵晉問
歌功終擬續唐風

四

路向并州攬轡登風飛六察試霜鷹兒童竹馬應無恙

部下何人郭茂陵

送葉慶繩按東粵 六首

萬里澄清攬轡雄泓星明照越裳遍久知一鶚能空鷙
今見五羊亦避驄

二

廿載才名擬子虛彩毫今見皂囊書應知山岳俱搖處
無事移文祭鱷魚

三

銅柱雙標豸節新長安天遠自瞻辰誰云炎島風常焌

君到還須別有春

四

夜分聽鑰署如秋長對霜條列柏幽携去清香誰得似
月明花發滿羅浮

五

天書捧向日南邊百粵諸侯負弩驅知爾自能輕寶玉
須令炎海盡還珠

六

六察分行自楚亭姓名先得諫書聲曲江雙闕經過地

風度君應似九齡

送劉闇然按中州 四首

宵旰親分自赤墀國恩中外總驅馳誰知都下埋輪望正在單車諭賊時

二

白簡方當射隼餘敢容螳臂更當車大梁武士如雲列未似劉公一紙書

三

鸞車行正向朝歌利器當年竟若何名士軍機綸扇在

世間盤錯本無多

四

二室山開御史床梟羣今始識鸞凰相期未盡皇華句更賦崧高第八章

送白懷仞按宣大 四首

旆擀靜處聽鳴騶千里金湯借上游莫向桑乾憐遠渡東南咫尺是蘆溝

二

鎖鑰遥從手節分神宗肩背重三雲 聖朝已郤和戎

議一意籌邊正屬君

三

八面鋒從鐵面開風來列柏白登臺禁廷舊已推頗牧不數雲中魏尚才

四

天書親捧作兵符百萬貔貅聽指呼但得洊行人不擾依然御史府中烏

送朱大行子美賫武錄至南都 二首

玉節新隨斗柄東豫欣共武兆膚公衣冠白簮推江左

今日始知有大風

二

上苑香初拂劍花遥傳臚唱入皇華千季遺澤干城在願爲 高皇咏兎罝

送王晼仲讞獄淮南 二首

驛路初傳斗指庚登山臨水到蕪城誰言秋氣偏蕭瑟聖德如春露正横

二

行當素節應金商官味清生白露凉知道淮南叢桂在

采風幾處有甘棠

送于瀛長工部分司南河 二首

携來仙嶺片雲高使節依然見紫旄須令民間歌聖澤長如八月廣陵濤

二

此心如水見淸郎仍得伊人水一方甕社舊傳珠似日爲君收郤碧銀光

送路靜因榷關九江 二首

長日風輕看放舟月明時上庾公樓淸心一水誰堪寫

分作潯江九派流

二

八月槎輕澤正渚一杯甘露下匡廬須知國計關民力平準原非一聖代書

何玄子榷關滸墅以立春日行 七首

驛路條風歲始華叮嚀樽酒是流霞送君不盡相期意百道宜春貼綵花

二

曾分塵尾玉爲譚少日周旋亦可貪無柰鄉心兼惜別

對君頻咏憶江南

三

携得蘭芳竟體浮金錢何必礙風流公餘試問談經石當爲淸郎一點頭

四

一派文心印水淸才名久已遍西京莫因玄艸耽公事無限星霜夜計程

五

關門綬帶吏爲仙萬口呼君作二天須令民間知浩蕩

聖朝無意筭緡錢

六

千里帆檣自蔽空風濤何處不驚兮知君草就明光奏可爲　君王進大東

七

一泓水際盡南天長日風淸看放船月旦有評碑是口吳歈應作榜聲傳

送許平遠榷關滸墅 三首

氷心不獻筭車船碑在關門萬口傳知道使君淸第一

永容人說第三泉

二

誰念三吳杯欲空如絲繼自向春風有懷未盡皇華句
爲爾臨岐咏大東

三

不妨懽務在詞場山面遥開白石長正是秦皇求劍處
須君綵筆叟生銓

送馬寶應入覲 四首

携得氷心向紫宸薊門寒色正侵人莫愁驛路多風雪

一部絃歌到處春

二

明月峰高天柱深携來桃李已成陰此行自有南薰奏
不必當年正字琴

三

天子屏風記姓名新加丈盐寵專城歸來黃浦隄邊過
春色桃花水正清

四

金門待詔折蒲車前席傳宣夜半餘寶有十三誰第一

袖中先出治安書

送劉夢鳳父毋歸蜀 八首

兩地携歸樂只詞布颿無恙度寒潮悠悠莫問如簧口
盡是民間德政碑

二

炙手何人勢絶倫乍賢乍佞一尊身非關聖主嫌彊項
不賜蒼生有脚春

三

誰爲生靈不愛官拂衣猶自勝彈冠一時翹首峨眉積

咫尺先爲天半看

四

甫從百緒理棼絲萋菲翻成貝錦詞豈爲名高來衆忌
臣清原自畏人知

五

兩袖清風煖櫂歌灘聲怒向虎鬚過等閒人面波千尺
三峽西陵險未多

六

家慶初逢賜璧時暫隨鵷鷺啓公池但留百鍊剛腸在

白簡仍堪佐壽巵

七

偶借清光焰二泉手中八柱自擎天相邏十乘元戎隊
未敢臨行贈大錢

八

青眼論心膽欲披攀轅無柰惜臨岐江南不種棠梨樹
手指青松記去思

送曹元宰年兄謁選北上 六首

千里侵星暑未殘樽前河朔是江于莫愁驛路炎于火

一片氷心六月寒

二

雲送竒峰佐傚裝清華初試尚書郎文章久擬旃檀貴
不借西京鷄舌香

三

簡書無柰戀昏晨欲去還留子舍頻明發不須歌陟屺
應知報國是寧親

四

明光視草鳳凰毛綵筆今分赤管勞正值聖明宵旰日

京華何處有閒曹

五

蓮花香發水程淸薊北方當報洗兵知爾未能忘膺火
治安千古屬書生

六

曾爲時分數舉杯宵分共爾細論來但留捧日心常赤
便是擎天八柱才

送雲陽韓令公應召北上 二首

霜催白簡近皇都夾岸青山一玉壺獨有曲阿秋似鑑

半帆江影渡雙鳧

二

綠槐如市柳如烟春滿華陽一洞天誰道長安遥似日
垂陰祇在五雲邊

送詹元綏 四首

路近仙巖向玉龍來時春色別時容一樽濁酒論文意
明日寒山夜半鍾

二

塞上綈袍月上於鍾情我輩醉還醒樽前黃葉飛千片

余有河橋柳色青

三

家傳仙吏復仙郎驛路風輕五兩裝莫道此行無寶玉
千金一字在咸陽

四

祠壇社稷黍離離誰爲千秋問漢儀君自天才堪亦幟
莫將事業付偏師

送金少府代覲南歸 二首

新曆上考是清貞不愧旌心第二泉莫慮當途無款接

君今名已過張玄

二

闕下嵩呼逐隊過歸聽頌德遍吳歌時艱猶恐丞多負
縱對甕松不敢哦

送嘉善令馬駿如籍瀨陽與余通宗 四首

斗引郎官柄向東雪霜姿向領春風鶴湖清映門如水
千里蓴羹味正同 鶴湖在嘉善千里湖在溧陽俱産蓴

二

經術扶風舊見推筆花長帶綬花垂應須頌德碑成後

方許題君是白眉

三

一樣清門譜未分敢因詩酒惜離羣他年訪過如相過
應聽人呼馬使君

四

欲訴微求漸到吳貧黎幾處待君蘇臨行擬贈詩人句
未說甘棠說捋荼

送葉仲耿赴京爲先司空請䘏 四首

殿雲縹緲望京華晴柔三山照筆花珍重此行裝馬隊

素心應不愧傳家

二

一樽聊數酒如澠相送河梁氣拂塵臺上黃金空舊蹟
君家傳有玉壺冰

三

廿載清卿四壁存悠悠行路不堪論如蘭尚有同心者
當念甘棠舊子孫

四

風色依然兩袖清碧雲江上去來迎莫言廉吏終無援

冰鏡于今屬 聖朝

送吳虎侯遊白下 三首

疋馬江干驛路長風塵初入少年場靑山自古憐才子
不贈綈袍贈錦囊

二

杯酒淸香麈尾分當筵玉屑落紛紛渡頭此去逢桃葉
江左何人得似君

三

樽酒論文日暮雲秦淮明月掌中分莫逢世眼愁高調

六代風流總使君

送方昌祚將還閩兼懷宋比玉 二首

吳江楓落雪花愁爭奈相如賦倦遊惜別更兼論世講
琨銷不獨爲西樓

二

疋馬匆匆去住難樽前離恨碎琅玕金貂誰復憐才子
漫說綈袍范叔寒

送顧侯所建往天竺爲太夫人貢元日香 四首

十年香火願初還一片雲飛天竺山乞得摩尼珠五色

更過綵袖戲斑斕

二

江上寒梅湖上花舊飛黃鵠問僧家初年初日逢初地
不轉曇華轉法華

三

玉映高堂說顧家貂裘典却施袈裟春風未放西湖柳
先爲君開貝葉花

四

千載蓮花社未孤老僧烹茗勝屠蘇歸來落筆題三笑

好續南山上壽圖

送友歸秋浦 三首

風送歌辭一棹還石榴花發焰離顏可堪樽酒論文夜
月色蒼茫九子山

二

香淸亭午送微酡一劍逢人斫地歌滿目奇峰生綵筆
江天處處夏雲多

三

千古文章似積薪悠悠大雅向誰陳名山莫負藏書約

世眼于今總妬人

送唐君實赴浙江臬中丞記室 二首

西風客棹囑加餐翰墨場中策治安莫道官銜妨勝趣
六橋烟色在毫端

二

誰將靑眼向人開嗟爾還稱書記才明月夜深詩思湧
一峰何處忽飛來

送薛以實南歸 二首

幾從京邸費招攜萬葉秋風正苦吟誰訝揚鞭爭去鳥

與君兒女共情深

二

先世譚經舊絳紗文章昭代四名家郎今晝錦言旋日
餘馥猶能照綬花

五言律

送同館吳黙寅子假還武林 四首

客暫燕游倦山還泰望靑世情閑對澹眞意靜觀雖正
可探雙西無妨下六丁思待尊酒夜濤夢到西冷

三生餘夙契兩載共深期正值鶯呼友翻從鶩問師官
貧裝易辦客慣路皆夷晝錦無須羨心空及第時

三

旅懷因宦苦歸思入鄉深冷喜泉堪記淸如湖有心蔡
仍千古照松自六朝陰到日應題句楊梅已滿林

四

君頻吟陟岵我每囑加餐程與明俱發心憐頑猶寬骨
眞情更重交淡別偏難息壤千秋在應知不忍寒

[illegible][illegible]別弟君開[illegible]靖

送親時望斗憶弟又思燕頻借知交餞翻爲骨肉緣話
深忘逼午別苦恨經季分手無堪贈長吟小宛篇

額小侯所建大會昭慶方丈送因生上人受戒雲
棲 二首

千古拈花會靑蓮始出泥智珠懸鐵網法藥施金鎞湖
水投缄契山光點石迷路頭何處汭今月到雲棲

二

說法蓮爲社投機箭接人醉鄉開淨土幻海返家珍栢
樹庭前舊桃花洞裏新即今緣已熟何必再來身

記遊部

七言律

過寶應有感 一首

一瓻曾寄古安平擁傳重過涕欲横客路濤依秋共況人家低住水爲城地餘甌脫憐郵苦裝止圖書幸舫輕物力眼看今昔異幾回慨嘆念周京

淮陰板閘 一首

千里冊楓廿日程望雲猶近舊淮城軍驕方借漕爲翼水怒雖當秋未平敢恃輕濤輕地險轉因國困念民生

堪憐邪許呼相續過客惟聽作榜聲

謁金龍廟 一首

夙仰高山在水程同瞻廟貌別開情心丹似旭香猶杲血碧成河酒共傾今日陰功扶一統當年大義出諸生馮夷尚自欽英烈銀管何人竟逆名

桃源有感 過桃源見綠樹參差與向來一望無青者風景迥殊念昔令典惜庶指撫之功咏以紀之

猶憶先年嘆下泉苞根今日故依然堤多新綠樹添色水謝餘青人有烟雖幸聖朝無罪歲所欣良吏實回

天流亡幾許歌刋德似此應無愧俸錢

錄淮浦迴洄至鍾吳凡二百四十里程五日未至

悶坐口占

不堪孤宦況驚波每念浮名嘆奈何烹茗若携泉漸竭翻書悅擁卷無多檣欹昔恐移風信皷棨昔嫌聽擢歌

一水郵程過五日眼昇歲月幾蹉跎

青州公署額云雪宮舊址 一首

一宿蘧廬古雪宮此間樂意竟誰同萬季海岱形全勝四野春秋軸半空帝德方當徵夏諺霸圖猶自想齊風

瘏痍極目堪傷處更覺牛山涕未窮

西山道中 一首

褰帷坐攬秀芙蓉初炤晴光日上春天潤猶然容大兕地深仍自護真龍一山濃淡如分色千嶂高低似合峰王氣久知歸聖主不論川嶽總朝宗

秋暮游西山臥佛寺 二首

偶尋游屐叩維摩古刹淒風半綠莎霜老寒根看柿落石通小徑聽泉過無端夢覺山俱遺不斷津梁臥更多悟到拈花誰可證時將微笑對婆羅 寺有婆羅樹二株

二

林深寺繞薜蘿行老柏高凌古塔平游到憑崖知盡處
坐逢孤石極秋清泉流欲轉鐘皆響葉落無聲磬自鳴
禪意不關雙樹在山根盡處白雲生

嚴江道中 一首

千艘徐翠隱層城兩岸天開一線行逆浪帆高爭水力
初晴雨漲鬬溪聲路逢轉處疑留西山至深時亦避名
性癖就奇頻弔古停橈又恐誤王程

春暮登滕王閣 一首

春深六轡出洪州聊與前賢續勝游滿壁詩誰騷客在
千秊閣爲賦才留風收帆影頻當座雨洗山容欲上樓
一晦塵襟霜共冷直疑江水四時秋

春日賀函伯邀遊黃川別業

春色遥侵翰墨林雙柑斗酒此登臨笛鼓三弄分溪諳
琴響千山怨樹陰鶴破苔封殘綠淺鶯催花信落紅深
莫言嵇阮風流盡一醉相看萬古心

七言絶句

攸叔舊宅

七發文成筆已仙還留里井在寒烟淮陰秋老蒹葭盡
仍似濤生八月天

過宿遷縣 縣有伍員里今鄉賢祠焉爲裔孫衣巾一人

風檣四面水縈抵入口如飛出口遲故是宋人遷宿處
辦香偏爲子胥祠

二

夜泊鍾吳月欲昏一聲角沸濁流喧客心無限愁如簇
特喜賜夷有裔孫

滁陽道中 一首

淵道輿程百折中纔逢徑絶曲仍通環滁山色如攢翠
千古人偏說醉翁

過烏衣鎮見番鄉 一首

紅塵欲盡綠初浮春曳長條拂地柔爲是烏衣存舊蹟
至今楊柳亦風流

烏衣公館見燕巢有感 一首

春草花殘六代香烏衣去後燕凄凉未甘飛向尋常處
孤館脩然自夕陽

過虞姬墓 二首

主恩珍重不堪論半壁山河殉妾身芳艸千年荒艸夜
還應長笑戚夫人

二

天爲炎精啟漢嗣彭城王氣總模糊香魂甘逐芳塵碎
不學西施去沼吳

青州道中有懷 二首

三齊生計總蕭然滿眼哀鳴望二天猶有口碑傳舊德
留公亭子范公泉

二

寒逼霜鈎共客清郵亭孤坐月光明不知北海尊空後
那得青州從事君

高唐道中 一首

獨對清樽拂劍霜孤吟徐度月微茫當年齊右歌安在
一夜西風亦繞梁

孟嘗君養士處 三首

俠氣千年大海東猶將鄉俗溯齊風即今飽食官廚者
幾似雞鳴狗盜雄

二

誰識當年養士功巧施鷹紲在秋風于今雞狗爭雄者
半入潢池盜弄中

三

桓威舊業半成虛客座風猶霸國餘門下三千人盡飽
馮生彈鋏嘆無魚

莊子觀魚處 二首

豁然林水會心餘誰識無言是五車堪笑莊生饒舌在
濠梁有客盡知魚

二

九派虹飛瀉石泉風塵小憩即悠然莫云濠上觀魚樂
定在南華秋水篇

過白溝河 一首

四面金甌八葉春銅駝荊棘竟何因溝存流水千年白
不洗南朝二帝塵

登虎丘 四首

萬里烟花落日愁吳王歌舞暗滄洲祇餘一片生公石
仍向人間欲點頭

吳苑繁華尚未空綺羅成隊鬭春風佯羞故碎花陰去
品說行人曲檻中

三

古剎參差半倚樓遥看臺舫似鱗浮覇圖何處還爲虎
猶聽游人說虎丘

四

一上千人坐欲平倦扶石磴解餘酲第三泉水渾如墨
攜得龍團未敢烹

吳王試劍石三首

香徑生塵茂苑虛金精猶想覇圖餘可憐說劍終無術
不賜夫光賜子胥

二

嚢壁空懸虎已藏斗邊紫氣竟茫茫臨池欲與西江月
試取當年寶劍光

三

寶氣曾經太乙觀琉璃匣透雪霜寒湛盧去後惟留石
長使人當碑碣看

夜登虎丘一首

吳宮春去夕陽多宛轉唯聞子夜歌響入槳聲溪欲語
漫疑簫鼓落藤蘿

九日登高一首

空山楓落雁飛廻不數當年戲馬臺獨有長天舊秋水
至今猶屬子安才

謁嚴子陵先生祠十首

突兀雙臺峙翠屏一綸千古見清冷少微何限推高士
未許人稱是客星

偶借羊裘傀曳裾磯頭片石亦蓬廬知心聊托山雲在
終日臨淵不羨魚

二

龍準重興漢始東高山開闢領清風雲臺圖畫今猶昨
終讓先生第一功

四

一自星躔動玉京主恩士節總崢嶸誰知白水真人座
更藉桐江釣叟名

主聖難將傲骨除何須叟卜屈平居閒從莊叟知魚樂鳳翼龍鱗總不如

六

石隱無心問漢儀青山黄屋自蘧篨故人交意同流水冷眼皆思風浪時

七

偶然夙隱在鷗群呼吸仍從帝座分何倏卧深加腹後方知草澤動天文

八

烟派一水嶺千重人外風期物外蹤豈爲避新兼避漢應知不見是神龍

九

幽澗垂竿意倍長炎精王處一絲凉東京大義逾周武高節應非慕首陽

十

清時何意見孤芳浪說狂奴態故狂凤證千秋仍獨醒人今痴總似君房

自三衢至廣信道中見鵑花遍地感賦四首

青山疑借錦爲叢兩岸繁花接地紅不似江南春色貴一枝珍比蘂珠宮

二

紅粧百隊鬪朱霞頳盼光明似漢家色艷誰云天下重此間祇作道旁花

三

春麗山花百萬枝行人廻睇惜芳姿江邊一樹寧嫌小更憶疎梅獨笑時

四

風塵不與淡粧宜直以濃朱媚路岐縱使芳容猶未悴豈堪重和比紅詩

雨後同賀函伯周孝修泛水黄川詩以紀事十首

飛鷗漠漠柳陰陰把臂相看漫入林一曲棹歌新雨後不知何處白雲深

二

十里桐陰萬里菅兩行落炤一齊開堦前積溜難容屐童子褰裳渡水來

三

習家池上木蘭舠急水新添百尺篙不是枚生工七發
即今誰教廣陵濤

四

天際浮雲一水西溪聲如吼鳥如啼不堪回首平橋上
落日千家烟火低

五

一望滄洲盡綠蘋溜痕新漲石鱗鱗橋通遊水魚爭渡
飛入沙棠不避人

六

十丈花屏枕翠茵野橋經雨不通津往來杯酒供狂醉
祗道人家還姓秦

七

雨餘青嶂霽朝暾幽壑雲來尚閉門回首忽疑飛瀑布
樓頭千尺下潺湲

八

花飛殘雨鳥啼晴三逕無人兩岸平岸下紛紛溪一色
翻訝松際有泉聲

九

雨裛薔薇信有香挼羅倒着似襄陽流鶯葉底聲千弄
亂入回風過小廊

十

千斛屠蘇一錦囊醒時高嘯醉時狂雨餘新筍分茶舊
京謠西園萬樹香

松陵道中 二首

雲雲雨雨夾蒹葭江上孤帆八月槎莫慮水深無泊處
鳴蟬聲裏是人家

二

秋色輕桃試一凭長橋水落長新藤誰知此夜楓林火
獨有漁舟三兩燈

遊西湖 一首

翦榔排行隱軋鴉山川盡日學夭邪巴教號國顏無粉
不怕文通筆有花

別西湖 一首

蓮子秋風欲墮昔淡粧濃抹別西施蹲踏此地空搔首
解得瓊琚好贈誰

九日同賀函伯沈元音集龍興蘭若 三首

秋色如從鏡裏開登高賦就大風來異鄉此日多兄弟
為醉茱萸第幾杯

二

天空一雁踏飛霞斗酒相逢開士家芳菊半籬憔悴盡
獨留禪意對溪花

三

蘆花雪白掠波狂野外鐘聲出上方自有祇陀開菩果
絳囊何事問長房

五言律

初秋遊玉峰一線天賦贈諸友 一首

短棹雜荷香秋光此地長烟霞朝帶雨風雨夜連床酒
熱留人緩茶濤引扇涼誰言天一線指顧落霓裳

雨後飯兗州新嘉驛 一首

征塵初斂雨客路適過中小憩憐騶力微涼慰酒筩官
亭幽自好驛樹午還風飯罷一林眺淒然念二東

留家濟南至青州 一首

客途偏聚散驛館又漂搖孤被眠頻起寒尊醉易消馬
銜霜徑破雞雜鼓聲囂真覺懷靡及前賢意未遑

初二日五鼓發長山初三日二鼓至青州 一首

郵程兼夜度使命與風行燈火悲民力河山念主情柝
喧頻報客角遠不聞更坐聽排衙散晨光又啟明

五言排律

北上雜紀 庚午冬季與家仲北上同行者為吾邑唐孟晉晉江朱念祖雜紀途中成三十四韻以一東二冬分次之

每為長途苦幾疑壯志空曉輿頻帶月晚榻半銜風下
箬炊先冷披衣夢未終烟塵牛馬聚骨肉友朋同壁老
留題滿碑殘索句窮鄉關天各異萍梗地相逢世盡爭
蕉鹿人誰悟塞翁飛雲數來往回首大江東

二

京華三問道蹇騎復隆冬覓酒愁樽短烹茶敗水濃輿
稅參醒晒鄉語別俺儂筆墨名腸冷衣冠病骨慵平安
金作字道里雪為封裘薄嫌開柝燈寒倦聽鍾千家新
土著百雉尚軍容數下哀鴻淚誰尋大兕蹤所欣驚沸
後江漢自朝宗

西山爽氣 一首

誰削芙蓉碧飛來護帝鄉地靈環冀合王氣入燕長北

向尊辰極西廻度夕陽進甕開聖代積翠迦軒皇瑞欲
浮堯彩冊如接舜裳雲攣鳳舞烟引六龍翔三鎮鈞
陳列諸陵絳節傍風塵猶辨色日月自為光發轉幽營
見天高殿閣涼百神方候蹕五岳盡宗王作覩金精涌
還疑玉笥藏時清嵐吐秀花近樹聞香定禹勞堪念留
弓澤未央萬季應在德莫但獻長揚

詠古部

七言律

弔韓淮陰 四首

路向英雄舊里行重翻靑史氣難平功高長擬分龍釆
義薄何甘喻狗烹家有沉冤存宿草人留公論託芳盟
牝亢誰肯同推刃應識蕭何國士情

二

欲從千古問王孫誰識藏弓是覆盆楚為故封城未滅
淮因積憤水皆渾臣忠寧愧眞王貴主誼終慚獄吏尊
一飯猶難忘漂母豈能輕負漢家恩

三

元勳百戰竟摧殘悲氣如秋恨未闌得禍那須絲躡足
忌才蚤已自登壇英雄正若功名累臣主終安富貴難
獨幸河流長似帶至今亭廟尚歸韓

四

古廟淮陰枕急流獨餘舊恨去還流冊心幸已扶炎禹
赤族徒然中婦謀雖自深機思代漢高猶長慮託安劉
假當祿產公無恙左袒何須俟絳侯

三義廟 桃源有劉關張三義廟蓋誤以縣北古城為三國古城也此古城是石崇所築縣有崇河以此名

蜀禹分炎自大横辦香却寄石崇城興情遙向英雄集

美事偏因傳會名能種有靈猶作主雁行無地不從兄
何如銅雀高臺上轉眼淒涼竹肉聲

七言絶句

秋日登昭明太子讀書臺 七首

秋艸西風一逕開荒祠無主雁飛來覇圖誰更思梁武
猶上昭明太子臺

二

四昔濤供野花香金儔山依古佛塲莫道陳編無伏業
至今此地屬蕭梁

三

山水清音燕自收素心千古別添愁不堪此夜臺城月

一樣凄凉蔓艸秋

四

風流江左異時才山鳥頻呼恨不迴惟有秋聲長似舊

梁臺曾和讀書來

五

一望平林隱六朝文章香火又蕭條行人不解千秋事

但記郵程說土橋

六

千秊翰藻尚飛花凄絕金蟬淌面沙望死華池俱涕淚

獨尋衰艸問僧家

七

風欺古廟泣流鈴一瓣名香寄殺青聞說梁宮三萬卷

不知遺恨是蘭亭

金龍四大王廟　四首有小序

王姓謝諱緒爲故宋諸生當宋式微隱居浙之金龍山以詩書自娛宋亡不勝憤投水死死時水高數十丈先與其徒約曰他日黃河水北流吾報仇之日也已

高皇帝率舟師與蠻子海牙戰元兵據上流直衝我師我師不敵忽見有儒衣冠擁流而北數十里者元兵遂大敗是夕王見夢

高皇帝道其詳

高皇帝異之錫今封二百年來屢著靈蹟香火之盛亘于河上余膺拜祠下偶成數絕未盡高山之仰或不愧王知

心云爾

天遥嶺海恨長封誰爲中華念趙宗青史祇傳文信國

路碑今更祠金龍

二

四壁金湯肉食謀書生那肯賦同仇一般熱血千秋憤

樹發南枝水北流

三

卅載甘向汨羅沉遺淚平添越水深偶借陰功扶聖代

子房終始爲韓心

四

千古英靈義烈多上爲星日下江河紛紛莫奏迎神曲

但咏廬陵正氣歌

閱史至東漢三龍華歆爲龍頭不覺齒冷　二首

百秊文物竟何留名士甘從國賊謀清議東京明似火

却題狗尾作龍頭

千古憐 袁臨侯有千古憐千古快各五絶率爾和之

赤帝爲龍白帝蛇片時興廢百年嗟楚歌未散佳人恨
一死身猶屬項家

二

一劍鴻溝帝業荒誰將巾幗殉君王唐山亦是房中樂
未似虞兮淚數行 已上虞美人二首

三

琵琶淚盡恨難終長笑犁庭策未工正使和戎同魏絳
中朝誰錄婦人功

四

玉關再出意還停惆悵金多畫亦靈知是君恩原不薄
千年冢爲漢家青 已上王嬙二首

五

同生難得百年娛同死那酬一斛珠惭恨主恩終有負
秋風早未勸蓴鱸

六

金谷香殘宴未收珮聲長得在前頭無端杯酒三人死
今日人偏痛墜樓 已上綠珠二首

七

一望旄頭夜欲驚左賢帳底淚如縈胡笳豈是中郞業
腸絶枯桐變後聲

八

飄蓬薄命痛生離千騎羽林自漢儀眼底元戎誰吉甫
祇將金璧贖蛾眉 已上文姬二首

九

六軍同泣罪嬋娟生委芳容在御前不恨兵驕忘忌器
當年悔受洗兒錢

十

宮闕咸陽望欲昏胡雛負義妾孤恩捐軀譬似當熊死
但恐驚危及至尊

十一

玉碎坡頭未可葬却傳長恨在仙岑馬前婉轉猶難救
那保長生殿裏心 已上楊貴妃三首

千古快

承恩咳吐九天移了之功成雪恥時蹈徧蘇臺留響屧
五湖仍舊伴鴟夷

二

雨雲翻覆館娃宮香水還流覇業空君子六千人盡銷
不知歌舞是奇功已上西施二首

三

風塵半面定元熙王氣翻從窈窕分一樣憐才情更別
琴心休擬是文君

四

不甘俠骨老香奩正使無媒未是嫌世眼人人揚越國
一杯海外酹虬髯

五

龍虎韜中綰鳳鸞紅顏聊復借衣冠英雄似寶無難識
那待凌烟閣上看已上紅拂三首

六

天上承恩及柳枝章臺仍見舊青時君王原肯憐才子
御筆親題寒食詩

七

長條幸未折秋風玉合香回一騎中不有淄青侯僕射
中丞那得奏奇功已上柳姬二首

八

閨閣偏將虎穴探徃廻飄忽似驚驂星奔一道烏蠻壁
絕勝三千外宅男

九

一劍橫空共月飛繡仍記室舊青衣仙機未許詞人識
漫擬凌波是雒妃已上紅線二首

十

紫禁緘書淚未乾百身贖得百年歡漢皇覆草空懷夢
可似茅山藥一丸

十一

恩重丘山托萬金傾城携出漢宮深誰云神鬼陰謀秘
俠骨惟憑一片心

十二

平生不肯負人恩直借枯枝發合昏一死并携鴻爪去
非關有意學夷門已上古押衙三首

昭君怨四首

昔日黃金買顏色今朝顏色擲黃塵三千羅綺昭陽殿
不信蛾眉終誤人

二

莫道胡天異漢宮琵琶悲怨總無窮冶容自分風沙老誰紀和戎第一功

三

夢裏還疑到漢家醒來腸斷舊琵琶苧蘿村下如花女莫向春風更浣沙

四

四面笳聲淚欲枯紅顏曾買畫工無一般公道丹青在不見麒麟閣上圖

班婕妤怨　一首

歌翻風起小瀛洲癡得君王挈玉甌不道無情長信月獨餘團扇伴蕭愁

七言長短句

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九年從楊砥言崇祀董仲舒黜楊雄

日月光開正雷雨奠儒衣龍過　奠主汎掃劉塵六宇濤圖書東壁同星聚源探泗水初無多廣川之流衍其波太玄浩渺十萬語刺秦羨新夫如何千古悠悠空月

旦步舒或喚桓譚歎　聖神淵鏡破小儒手定群疑如定亂出入褒鉞爲麟經大誼凜如垂丹青行人一言制曰可言者何功功在聽西京文物傳更老正學黍離終茂艸今知忠義是周行尼山社稷真載造吾闇之修吾書董仲舒載在丹文與璧俱嵬中秘笈成丘墟幸逢帝代甫論定火傳薪盡千季餘又聞之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當日諛言猶藉籍後人射獵意轉彌紫陽書法昭天龍莽大夫仍玷環璧不冇　聖人鋤而去之誰洗碑璀流水依然碧

七言古風

雪夜入蔡城

十月淮西雪片繁黑雲欲挈紅旗翻五花陳法六花點一旹攪向淮流渾懸狐池邊夜當丙鵝鸛鼓喧刁斗靜丞相猶慚共賊生三軍敢自憐軀命進誠殿後祐登先白雉城高如馮肩城頭四鼓雪未咙行過九地從九天正訝兵形同脫兎敵人依然仍閉戶天子恩深挾纊溫墮指還餘勇堪賈狂童帳下夢乍醒常侍一聲驚雷霆洄曲投戈外門毀須臾銜落欃搶星累季逋寇一夕掃

四面金湯還國寶西平有子我有臣殺人何必曾如草
郄巽監軍巾幗流泣痕在頰賊已收朝恩尚能潰郭李
軍國可與中涓謀

五言律

讀易履霜堅氷有感 一首

金鏡頻懷古韋編夏感時天心藏變態物候動微忠誰
謂柔堪狎應知戰始疑未陰猶可迨努力事重離

五言古風

擬左太冲咏史

漢室推蕭曹閒綺終所欽雲臺自千古客星照至今周
士雖孔多結想在中林讀書朝百篇吐握有餘音浮雲
歸太岱膚寸皆爲霖寶光出玄圃小璣亦國琛山亦不
嫌高水亦不嫌深頹褱漪蘭曲韻此南薰琴

賡和部

七言律

黍宴詩和王右丞敕賜櫻桃韻 一首

南掖天門盡漢官雨餘晨氣潤朱欄龍知新薦秋先到
人在初陽露未殘青玉報猶懸贈錦黃羅題更欲銘盤

聖明旰食誰分念正襲南薰已覺寒

華陽郡瀋贈詩依韵奉和 二首

澧蘭久已託騷人一接芳馨味特真坐洽逾知譚是韻
地遙仍許德爲隣涼開亭館皆銷夏淸滿圖書自辟塵
但得遠猶頻啟鑰周咨應不愧駪駪

二

宸居自北配乾元江漢南條重价藩風采楚歌來珮浦
星馳漢節愧輶軒已知聖主絲綸貴更荷賢王禮數尊
願借龍光新壽考萬年零露永承恩

吳巒穉言懷六首依韻奉和時庚辰秋日 一首

風波倏忽感飄萍始識人生似寄輕時變幸留苓未化
寒深誰共栢爲盟九疑覲面非難料五岳横胸自不平
參到潛龍原勿用誤人千古是浮名

二

花菌聊復代金鋪世法閒看泛水鳧懸解終慚河渚傳
卧游已入輞川圖人皆望氣觀銀闕心但如冰印玉壺
誰道市朝多變態鯨波今正起江湖

三

不妨我法聽閒評得意脩然獨舉觥錢有愚神誰定論
局餘勝負總空枰敢因譏謗弛擔負聊學漢允簡送迎
香老憑教風雨妬自堅晚節對秋英

四

滿目飛鴻鴈一蓋蘩叢百折總夷途柔條繞指憐時態
急巳然眉想廟謨長吠室中爭鼠穴何心身後紀危趺
有懷五馬憐姝子并謝干旟在浚都

五

如聞歎息在嚴親閱徧風濤愧析薪安得炎光長不夜

但留生氣自爲春名心久已閒同鶴世路何當險似人
石出水清天漸見依然明發是吾身

六

百季人半客塵過院滿秋香悟得應渡世途思嘗櫱苦
知幾終愧發棠多業當淨處蓮皆社心至安時蔺亦窩
大徹未須論早晚吾生願不逐流波

用陸放翁遺典韵寫懷和吳巒穉　四首

不喜因人作熱官褎空正幸得心安偶迎喜氣皆鴻瓜
未盡名腸亦鼠肝老見秋容休歆澹早辞春味已知酸

誰云倔强猶如昔薑桂生平是夙歡

二

忘機聊復漫爲官滄海橫流處亦安懶況誰能尋鹿夢
素心尚愧郄猪肝憂時偏與茶偕苦痛世翻疑橘未酸
但得太平娛子舍百季蔬擷總承歡

三

十載青綾寄冷官浮雲何必菽長安鴻因漸叓憐毛羽
駭即陰原見肺肝剛氣難柔時近辣清心自貰或疑酸
誰嫌我法于人忌磬折夸名未是歡

四

莫言猿鶴怨爲官總現閒身是處安世薄尚誰存面目
主憂昔自痛心肝蘭當爲佩頻招妬梅至和羹不改酸
却笑宦途翻覆者蕣榮朝夕淚悲歡

七言絶句

春夜望月次王仲初中秋韵　二首

風韻新篁起灘鴉洞深時送碧桃花無情春色多情月
占郄青山第一家

一曲悲歌亂晚鴉不堪春恨對春花偶呼明月松亭上
何處青山是酒家

新城旅店次壁韻 一首

兩年驛路鬢如鬖永日征塵此駐驂盡道長安天尺五
三千里遠望江南

龍山驛和錫中前輩俞淸庵壁韻 一首

暫依雲栖滌征塵月引遙山更近人永夜漏殘眠又覺
憂深不獨爲齊民

卽席部

七言律

武林同嶲李宋羽皇信安徐子卿飲閩子將齋頭

十年姓字往來頻此日相看意更親座折青松爲麈尾
囊餘寶劍作龍鱗文心互答稱兄弟觴政無言自主賓
醉後長吟呼碧落眼中誰是謫仙人

二

偶因訪勝到菰蘆援席星分越與吳客以三人騎北海
尊臨一水近西洲交情豈借名方合詞運猶欣雅可扶
寂寂風塵君莫問千秋此日未爲孤

燕邸與陳冠霞小集話別 一首

湖海交游意未除相逢燕市和歌餘素心每欵論時調
清話聊當讀異書率爾往還人盡玉偶然賓主食無魚
啣杯試望凌雲氣君公誰能賦子虛

淮陰舟中 邀葉彥繩沈君含黃子羽徐亦史沈長升夜集

偶集同心水一方淸言時欲韻鳴榔社開蘭芷秋仍馥
人在蒹葭夜已霜豆簡不須嫺治具紅莧聊復便行觴
醉餘我自忘爲客但記湖光是射陽

七言絕句

春夜山中同湯玄甫何爾彬小飲 一首

山深無語夜啼鴉盃酒憐人月欲斜却笑微酡春色亂
請君試看海棠花

偶成 一首

萬綠中間咲語溫杏羅衫焰夕陽昏莫愁嬌影分紈扇
半面猶能斷客魂

山中小飲戲呈公安諸兄 一首

翠合春山晚欲陰酒闌分手各沉吟梅花笑客兼留客
空負相思到夜深

七言排律

上元夜 同徐九一吳照實楊伯祥金羽侯韓張甫張天如陳平人集姚孟長郎中分得六魚

偶因三五集簪裾咫尺天高接禁虛客邸人從千里合帝鄉春借萬年餘欣逢金馬論心會正值銅龍賜沐初卜夜數聽長樂漏聚星仍傍廣寒居蘭疑竟體芳先動梅亦傾城笑乍舒話轉百輪爭佛火文携七寶麗香車木論逸致誰驚座但擬濤音盡步虛品茗暫聯湯作社飛觥欲灑酒爲渠允叨宮侍燃窓燭味羨王京在藻魚共挹鳳儀知闕近俄聞鷄唱覺歸徐數來晨夕多玄草

翻去陽秋半秘書叙舊每容寬世法憂時頻許問皇輿朋情聞藉傳柑引宦計還憐卜繭疎一宿膏油忙傀儡幾朝纓綬感蓬篨笙歌向靜緣皆冷湖海依前氣未除小歲無妨關鐵鎖遠循何處屬衣袽不禁擊筑呼知已忽復彈燈叫起予宣室對應思太傅上林賦總薦相如敢辭醉語非孤憤聊咏詩題是燕胥幸得淡交真似水月華今滿照方諸

五言律

唐巨卿泰交過訪山房 五首

客至尋嵩徑良朋不畏頻問奇無一字絕笑有三人梟熟茶嫌老山空酒未貧九能吾輩在努力事千春

二

萍踪同是客悃爾典貂裘燭短頻催月杯深又渡秋論心貪促膝得句喜搔頭莫和烏啼曲恐令烏夜愁

三

山霧自名勝住節倍風流蟋影夜還曙菱歌春復秋酒任供客咲茗癖爲儕留惜別終無奈叮嚀問石尤

四

偶爲懷人至翻因弔古留浣紗仍有月説法正當秋千劫悲傾國三生憶點頭素心一夕話空色總風流

五

洞天留片石與爾憶同遊鐘亂鴉迷夕山喧鶴護秋露垂新竹嫩月逼老松幽坐對俱忘醉隨人説虎丘

聽雨惠山 秋日家仲遊同張布生戲拈天留客爲韻分得留字

偶爾成三笑俄驚度九秋汀迷曾宿客樹繫欲行舟酒勁風䬀醉燈濤雨解愁翻嫌人意冷永夕爲天留

楚黃耿克勵過訪齋中夜話

吳楚多兄弟如君真賞音江流存別意燈影鑒遐心肝膽忘予汝文章辨古今醉翁不在酒玄對更情深

中秋夜新都王象斗招飲虎丘分得秋字一首

嗟君千里合此地共探幽月小偏宜夜山低不礙秋遂心究酒政絮語失更籌醉卧看天漢應知紫氣浮

潛確居詩集中卷終

澹寧居詩集目錄 卷下

梁谿馬世奇素修甫著

門人顧　樞所止甫校　後學華繼敬學校

雜興部

七言律

庚辰偶興十首

眼底浮情似奕碁清評九州繫微絲晉畱筐筴懸經國
人在干戈愧救時貪冒素風安食晚懶懲紆語慰吟遲
高山雅慕芝堪采可得蒼生盡療饑

二

閒庭咫尺費幽尋永日機忘似淡陰飽涉風霜諳物態
冷觀雲霧諒天心傳燈宗自分南北隱几人何辨昔今
爲德終疑名是杓藏身千古不嫌深

三

入境誰堪靜者居地偏環堵得吾廬未忘積習拈兒課
不盡勞心讀父書有譽應知皆是朴無藏那復可稱餘
生平努力崇明德悟到于今半子虛

四

一室依然生隱心白雲到處即爲岑窗餘遠景存詩意
客有清言入語林小几曲肱參夢覺坳堂杯水閱浮沉
自知亮節音難合未敢隨青歎歲陰

五

偶然多病類相如暫學維摩丈室居好尚難爲嫌力淺
人皆欲殺愧才疎門清頗喜頻羅雀澤小時憐未放魚
但得一人知己在等閒忍作絕交書

六

王于幾欲念同袍大地驚雷半縛騷集蓼有懷分　主

恤稷薪無計起民膏史能盤礴爲真畫庖至躊躇始善
刀此意如堪參治譜不應撫字獨心勞

七

攬帶徬徨未忍論百年養士幾酬恩死全雖處榮逾辱
金注時緣巧得惛强半名皆通劍學無端疾更自醫門
目前事事堪流涕社稷憂勞獨　至尊

八

魁宿大澤總浮家靜極何妨物自譁河伯至門終見若
射工無影聽含沙六時未掃皆三徑一字難傳書五車

莫爲息深嫌寂寂至人有道本能耽

九

雅運千秋寄逝波詞壇冠葢自肩摩交情漸較先賢少
物譽方歸後起多吹劍頻聞爭一吷佩觿誰解領三訶
澧蘭沅芷無窮思時共濤歌奐柰何

十

十載宵衣識舜裳聞雞待復憶鵷將每占天市論荒政
問望攙槍弔戰場自答文章能徙鱷于今書册等亡羊
明明　聖監允如漢欲報猶漸封七襄

庚辰限三字韵詠懷五十首適見董玄宰先生三
得五十首于先生浮其书字韵詩做以見志遂
矣買菜求添爲之一笑

老未知非自覺憨元龍湖海氣逾酣天人地籟同吹萬
君父師恩等在三國步方艱時負恨名心難化亦疑貪
如今回首迷津處始識寞山不向南

二

風塵久已誤濤談出處人誰九門擔五日國中儒服一
千年天上客星三鉶雖登廟原非貴狐以爲瓢摶自慚
冷眼當場忝欲破青山何地不終南

三

萬戶干戈亂未戢天淸半壁在東南民勞不望耕餘九
聖澤方欣綱祝三瓜繫栗薪猶歎苦甥饋柔紫漸知甘
聴蛞無事須深慮正慮蜩螗築舍談

四

未論斗北共箕南杼軸猶存半不堪澤裏哀鴻成堵百
門中驚鵲繞枝三廟謨無日忘戎索野老有心卜歲甘
正爲憂天頻輟食閒情敢復問嬰枏

五

帝座明允淑氣含攙搶欲落夜參參天驅虎去當[illegible]
星焰魚空在蜀三宵旰未忘思鉅鹿陽秋時望起[illegible]
何入爲續王褒論聖德今應鑿朔南

六

元戎前隊半丁男但得來思雨雪甘堂上論功[illegible]
帥中錫命已踰三時聞折首蠻猶怒日計擒生[illegible]未會
侍從寸季懸虎拜獨賡江漢望平南

七

共道崟山負未堪終踰絕險問誰許重關封有泥丸一

便殿宣頻甞日三嘗膳幾憐句踐苦飲泉偏畏伯夷貪
同堂胡越猶難化何必王庭在琢南

八

剪茅長傍樹鹽參山水清暉向此含磴曲快扶筇節九
門閒冷看戟枝三抱琴不礙常微醉堅壘無心欒劇談
獨爲慈親貪永日老人星婺望孤南

九

王氣詞壇屬斗南百年俛仰復何堪文章有命曾傳九
天地無才孰擬三四絹未能酬隻字千觴聊用謝高談

目前不識圖書貴秘府猶從東壁参

十

中原流徙滿東南赤䝉茗華淚自含旅苦人誰供餔二
昔艱實僅見栫三無門投轄緣炊桂有毋尸饔愧植藍
天意益多民命賤兼金易得粟盈甔

十一

霜清潦盡見寒潭欲問天根向此参獨處何堪憨忍一
同心率爾笑成三毎逢難字思窺豹時有貧交愧脱驂
綿力不忘崇令德培風猶自負圖南

十二

高名天漢復誰堪萬古開懐任吐含湖水杯中浮點九
江濤筆底似神三齊諧志怪原難盡楊子談玄亦自慙
世眼不知金翅異春風惟唱鷓鴣南

十三

幾爲時紛念用餤行藏何處可深談吟思得句吞雲五
憤欲麾戈返日三毎厭春華能廢實偏欣暮氣更餘酣
真人踪跡原難定未許輕傳太史儋

十四

湖山有待自情含獨秀江東似未堪學愧五經兼緯十
人懐一日擬秋三樂饑飽飫青精飯撥悶閒臨紫石潭
聞道清談見滋味時從詩句想餘廿

十五

左室陶庵右邵庵偶然勝事愜幽躭梅株笑得傾城六
客坐人來不速三吟罷詩壇腸更瘦飲餘茗社戰猶酣
此中月旦應難定無事高名向汝南

十六

世態雖嘗老未諳形骸内外任人参浮名寧借遊盧一

結習書餐脉望三觴客尚嫌巾雅酷香寒昔惱小靑慗
自惟拙政慚多負何必深論七不堪

十七

心似枯禪髩欲毵茫茫苦爲勝情耽游當卧處州逾八
書置懷中歲已三彥會未忘尋維浦玄鋒毎欲破崤函
何時拈取無言意不盡天花一笑叅

十八

偶成小築擬書龕一面淸光借蔚藍欲類維摩容笏十
却同明允得峰三庭依瘦竹爲淇右坐對名花即日南
未免有情誰遣此玄微畏向鏡機叅

十九

百城萬卷恣奇探物理盈虛逈漸諳人盡比殽爭轉四
我頻辭酌畏過三茵飛花徑聊移坐塵借松枝不廢談
滿目浮華初日槿鉢開何處認優曇

二十

眼際玄黃總不諳揩顧時自望遥嵐裴盞猶笑錢留一
地僻㶁嫌徑啓三客有偷尊殊勝酧吟因洗硯半臨潭
醉眠莫怪蘧蘧覺新夢莊生領蝶庵

二十一

宛委何季發秘函名山霧氣半疑嵐共摹枚叔文爲七
漫詫張衡賦有三詞客儻聞留片石佳人誰可贈雙南
鳴軒夙舉原無幾莫認彈冠是盍簪

二十二

空齋淸寂禮珠龕咫尺玄門未易叅畏世時驚眠覺一
防身勉學口緘三道心似鬩終生白人意難盈類采藍
多少高冠車上僢半將粤鑄笑燕函

二十三

百端交集竟誰堪世法應嫌我法慗語苦無㬪酬妄一
舟將逢怒觸呼三稍存偃蹇還披桂已化參商學譲楠
十稔門庭煩筆札今餘松下兩經函

二十四

長齋繡佛不須龕閱徧諸方只自叅安得年華嘗滿百
偶呼月影適成三滄桑屢換皃仍乙雲雨頻翻靑出藍
東海誰人尋意怠梁間終日鬭呢喃

二十五

爲愛幽偏靜似慗時逢風日助淸酣興來偶補亡詩六

吟昔仍悲罰酒三貧乏青山裁副墨儉餘白業施名藍
人貪敢蔵思佳境回味何如檻更甘

二十六

竹里于喁和正酣嬰鳴同響自相參敢云悟法能歸一
時復開言爲倒三座把蘭心成九畹窓留錦字近千函
孤情欲擬思玄賦每對深知未忍談

二十七

飛蝨移人睞未酣眼看北陸又過南草亭已占乾坤一
觴具何淶鐘石三名利東西無並袒枯榮左右各分驂

莫云用拙偏吾道尊置中衛正可參

二十八

要遂無餘任番紙儒術誅身未覺慙花到開時憐七七
字當横處辨三三敢從趨部尊孤少願得詩壇附子男
廿載千金慙敝帚尚餘聲價大江南

二十九

亭臺小可自烟嵐幽意長將野趣耽有約率眞存篤二
無心闘巧累九三未馴飲背狂番老恨負清名謗亦堪
留得輞川圖尚在尔逃衆十與誰參

客塵觀盡許誰參靜坐微香篆似嵐入想有根龍毒五
安心無法象調三毗人世或猜羊叔同物我仍問李聃
悟徹風旛非動處一燈何必定宗南

三十一

松風夢老欲成慾衛宇蕭然人外參半脊白綾名岳五
一泓玄理素雲三書疑問棘原無語飲怪留兇尚未酣
若氷莫嫌交意淡清流分得二泉甘

三十二

白石無多偶結庵側身懷古與初酣快書不厭篇逾十
妙畫何妨類益三苦乏一琴堪伴鶴時容五柳暫維驂
非關車馬喧難謝風月清閒自可談

三十三

開向前賢乞指南投針時似隔微參尚留仙癖名居一
未斷言筌知問三解易遠猶疑輔嗣草玄近敢望桓譚
人間妄意論天上慧業文人半是慙

三十四

長日氷心冷碧潭憂時忽覺念如惔倦眸頓望朱衣兩

稱性羞容自撰三天豈弗勝疑夢夢虎還能視任耽耽
誰嫌老大仍癡絕自谷名人不諱憨

三十五

二酉書同半偈忝萬緣空處思逾覃偶因感事歌成七
特爲推賢歎至三名士翻嫌平叔巧美人偏惜寶兒憨
谿來愚智誰多累涉世應知醴未甘

三十六

吾愛吾廬丈可函此中名勝半東南讀書頻獲珠船一
采藥曾探石囷三時遇素心同靖節愧無藻思發羅含
自知落落多難合材不材間總是憨（石囷在衡岳余曾以使事過之）

三十七

清吟寂寂似江潭風負玄心溥綺談傳物厭尋龜聚五
論交誓歃雉壇三風流可愛看新椰雷雨猶爭歎老楠
欲慰相思尊酒夜夢中識路更難堪

三十八

燒東硏北我何堪偏側時時滯巷南類事未能分架七
讀騷聊復引杯三讒雖似貝禁逾錦氣自爲雲勝擬庵
正是清貧王仲祖不妨知己推劉惔

三十九

盃酒相親倦未堪披襟清對醒逾酣勢交自貴侯鯖五
心賞偏饒椽語三多忌毋因存黑白無徒有喜近朱藍
幾秊塵土誰當洗臨水欣然獨倚驂

四十

詞苑誰當辨好憨聊存淨業倣精藍生耽古癖書兼兩
力洗時囂艸易三人似玉寧終碌碌樹環居亦自潭潭
長哦相對渾忘語絕勝中朝水鏡談

四十一

無秊猶得米餘甑剪韭論心味亦甘鶴解啣書何待六
鳥能授語不須三畢妨蟲蝕耽詩債晚惜膏油記筆談
却笑杜陵貧病後江亭風雨憶黃柑

四十二

庭間翠篠任風含坐對娟娟懶更憨終日談天標指一
何時悟性見身三自憐苦節猶多着欲酌狂泉柰未甘
誰是獨醒仍混俗悠然遐想百花潭

四十三

天心月脅豈能諳兀坐微吟自課庵分部書傳經庫九

借陰晴假日餘三千季鴻賓方循秘一水玄珠智未探
忝到默然光焰處病摩無語坐同龕

四十四

蕪妨玄覽自孤駝夕秀朝華槩未諳敢許詩成叉手八
妄思易悟絶韋三靜堪補病誰爲槩深可存身不用龕
半世騎鬆花莚裏如今食蜜始知甘

四十五

臥病無心臥自由忘機欲盡識機窓寐營微解全生六
多累初諳用短三香縷聽隨雲出岫書籤憑帶月歸龕

千秋長笑名人癖幾處碑沉杜鎮南

四十六

柏樹庭前儘可參憒將佛法問湖南道心已渾龍蛇一
物論猶爭朝暮三時聽鼓音當洗耳朋鋤菜甲待分甘
此間疑義無難析風雨連床自對談

四十七

浮雲世事久相諳漸俗何從辨矢函火宅迎花惟忍可
酒杯弓影漸迷三鳩存鷹眼雖難信鶴入鷄羣亦自甘
注左氏災参塵尾南華齊物未曾談

四十八

閉闘經歲未移龕隴蜀人情已飽參舐痔賜車迎乘五
支離拜粟受鐘三儀尊偶借文爲貴驄廢從教潚即甘
却哂路傍名利客長生更欲訪彭聃

四十九

搔頭髮漸不勝簪冊府猶能炳燭探十五國風斐足一
二千年事豕訛三奇文淚共時流賞疑案難從古德參
幾費推敲渾未定讀書半誤斲輪甘

五十

悲喜春華晚覺愁飄風南北亦何堪物情咫尺疑峯九
世路須臾渡峽三門外高軒嫌客過籬邊小徑畏人諳
幾時喚取帆嘁老與作平原十日談

七言絶句

登夕山房　三首

青山繭若白雲僧嫩草趺跏護小乘夜半上方鳴磬寂
月華高炤湼槃燈

二

翠屏晚對隱流霞歌管城頭十萬家月靜空門遥辨曲

忽疑今夜落梅花

三

星橋千尺綵雲攲一曲霓裳火樹枝香刹自應空色相
翻訝明月炤琉璃

夏日偶成 十首

柴扉一面對墻東綠樹蔭鳥語空何必北牕堪避暑
卧遊隨處足涼風

二

匡床晝靜火雲凋門外車鄰恩寂寥客到不須題鳳字

一枝原自托鷦鷯

三

三徑陰陰過暑寒還疑箕踞勝衣冠醉眠并謝求羊去
一枕涼颸是故歡

四

瓜浮清水暎冰納聽罷胡琴聽洞簫疎竹似憐人在暑
樽苒相和弄鳴刁

五

三尺胡床近竹移杯中河朔度炎曦偶因肺渴思開卷

和得淵明止酒詩

六

津南渚北怯臨觴好句翻憐夏日長薆裏未知荷似蓋
猶疑春艸在池塘

七

石上眠雲午正長呼童洗盞覓泉香那知大火流金日
更得茶烟一縷涼

八

庭竹生颸晝自摩青甃書帶落殘柯偶逢一字風霜氣

已勝靈犀辟暑多

九

柴門初放碧雲還豈爲迎風更敢開千古不知人意熱
至今涼殿說氷山

十

落日晴煙畢榔綠碧空雲散送凉遲脫巾露頂頻呼熱
五月披裘是阿誰

少年行 五首

一笑相看七貴筵袖中三尺小龍泉縱令囊底空如洗

不向屠沽乞酒錢

二

平生意氣說屠蘇南定巴邛北定胡最咲長卿成賦後
還令少婦獨當壚

三

馬上金鞭白玉肘青天搔首碧雲孤醉時杯酒誇李少
不信王家有嚼茜

四

萬金不惜買吳鈎報國情深恥報仇多少英雄傳劍俠

幾人能斬郅支頭

五

擊筑高歌燕市寒劍中意氣酒中看荊卿豎子成何事
未到秦庭已白冠

青溪曲 三首

明鏡青天夜夜懸寒芒飛射欲生烟嫦娥應解憐同病
竊得靈丹不肯傳

二

千頃江流一帶長空堦草綠蹤閒香即今多少關山月

何處無郎更斷腸

三

日落寒潮冷碧滋不堪古廟夕陽欹殷勤尚與東風約
莫遣青松引兎絲

秦淮曲 十四首

綠水微風荇帶牽長季見客競開船閙郎欲向旗亭去
且會船錢作酒錢

二

高臺迢遞淨無塵半露紅妝笑語頻欲打鴛鴦鴛未定

誤抛朱彈着遊人

三

飛閣浮空別有春迴廊咫尺下通津橫塘相問渾相識
十五女郎不避人

四

珠軒少婦爛朝霞繡譜新添並蒂花捲擲金針秋思亂
捲簾鳥語喚鄰家

五

淮水潮來不起波江天芳樹暮烟多殘花落蕋玄秋色

到處西風惜菱荷

六

平康舊里夕陽秋銀燭金樽約隊遊俗殺佳人南國豔莫愁湖上使人愁

七

青樓斜掩大中河一葉飛秋雨色過獨典春衣沽酒去醉來金縷不成歌

八

日斜風急鳥無言兩岸行人一樣喧畫檝中流看漸隱

細聽歌板是閶門

九

漢宮芳草怨秋天閑說先朝獨黯然一自北平收王氣何人更賦帝京篇

十

秋老江天景未闌梨園傳語試勾欄雙鬟半掩秦淮月渡得新聲不肯彈

十一

六朝金粉一樽愁手擁雙鬟勸客留別後相思都不見旗亭羌笛幾聲秋

十二

萬騎南巡正德年內家前隊鐵連錢白衣舞罷乘鸞去應有霓裳曲未傳

十三

早潮纔去暮潮過一日輕帆客到多不問桃根問桃葉渡頭音信近如何

十四

馬首紅塵拂帝京總題鳳字又空行日低雲起愁將夕

前路還聞呵殿聲

偶咏代偈二首

爪留鴻去何妨跡繭破蠶飛不着絲欲得兩邊無負墮此中微義儘堪思

二

人世浮沉一指纖花香栁絮任蜂黏既知滴水同歸海何必終求苦節甜

七言古風

賦得長履景福至萬年

天長地久誰齊季君明臣良子孫賢合體勲華誰所作
同心與麗光重宣日端碧雲長似蓋黃河千曲呼爲帶
小雅勿廢四夷賓天寶治內采薇外大小球共集殿庭
東西尉候鼓不鳴雌雄各六諧鳳凰一日一莢階生蓂
公卿將進千秋鏡野人卧話羲皇盛治粟無煩孔大農
滅賊何勞霍去病商盤從容銘又新山龍坐鎮世如泰
不用采銅登首嶺不用訪藥遲三神歲取十千將進酒
南山一觴徧大斗吏呼婦啼總無聲薫風處處飛榆𣏌
未知閶闔開何時彷彿帝祉同初曦歌成九叙樂萬舞
扶桑依然馭未移我聞暘生日始乎律中黃鍾應脩景
寅人呼吸帝座通視履有如度晷影繩繩振振終空王
連珠懸璧徵輝煌天地一元十二會一會有來一線長

歌行

天閑四駿歌 太平驕　吉良乘　玉龍媒　瑤臺駿

皇朝治紀羲皇年龍馬一畫開先天如鳳在閣麟在藪
生爲中興瑞簡編收入占夢今已驗騋牝三千歌塞淵
中有四匹稱奇特嘉名選自　彤墀宣紫花散作雲縱
擴有驕有驕應太平渥洼一出草昧破能令雷雨不敢

盈亦有神駒汗血同千年龍種原從　龍將乘御天寧
萬國閶闔依依在下風誰爲禾𣅳雙黃金八鸞喈喈穩
且深言有乘者壽千歲嵩嶽三呼貢其琛瑤臺一望夌
青雯夏后兩龍何足云瑤池仙跡久寂寞黃竹歌聲如
重聞　聖明旰食懲小兹手持萬幾如六轡問冨原與
數馬殊按圖亦豈　吾皇意況當干羽兩階陳一怒天
威次第申華山方擬尋周鎬小戎詎復同西秦自來市
駿喻求賢拊髀頗牧念亦然驪黃牝牡吾何有饑渴有
懷九方歎月爲重輪日重光當今　天子嗣　文皇思
無疆馬斯臧詞臣且莫賡漢唐願上魯頌駉篇之四章

五言律

山居雜興 三首

山中了山政一榻亦華胥不淵魚通道籬亭鳥卜居樹
稀青嶂客愡小白雲疎獨酌謌招隱翛然興有餘

二

翠屏凝欲咲晩對近模餬竹瘦留詩骨松孤落畫圖開
同僧說偈醉與客呼盧不識宗乘法還分大小無

三

聊買深山隱羞爲長鋏彈據梧當晝寢敲果代朝餐觴
政歸綿蕞譚資借鶡冠不知秦世遠猶作武陵看

山房即事 五首

夙有烟霞疾翻爲蘭若淹水遙頻倚杖山近不除籬詩
思茶香逼文心酒態兼興闌無一語跏坐誦楞嚴

二

偶然三徑裏別有一天開壁老衣爲蘚山深路是苔曬
憑鶯喚覺書倩鶴啣來坐待僧歸盡閒雲尚未迴

三

言尋黃綺約小築近山尖攬翠雲添色迎凉日解嚴松
敲歸枕角梧影落書籤性癖耽幽寂僧來亦可嫌

四

閉關非避世聊自適吾狂澗曲迷花逕林深辨艸香鳥
窺人性熟塵引酒杯長清月時相映悠然華子岡

五

偶翻高士傳更得養生書吮筆臨蕉葉烹泉摘筍蔬不
妨形似鶴正喜夢爲魚聃覺忘中夜疎胸月半虛

小齋雜記 二十首

聊借一拳石高低巧作山窗留雲氣入徑逐蘚紋彎花
醉頻難醒書淫更得閒誰云濠濮逸五嶽卧游間

二

偶然成小築不必買山資鳥語嘗終日花開仍四時書
逢翻案快客到出關遲痛飲非吾事聊能讀楚辭

三

故是棲幽性雅惟抱膝宜殺喧憑雀網惜樹剪蛛絲暑
爲衣冠病凉先薜荔知前身疑脉望擁卷遂忘疲

四

敢擬東臯適聊存北渚心魚游自千里樹密亦層林耽
賞忘晨夕搜尋盡古今此中堪卻老不畏二毛侵

五

無意登臨美稍修巖壑容泉清秋界片山亂夏雲峰貧
自欣南阮香昔愛小宗所須原易足非獨任疎慵

六

豈忍安居息有時簡送迎課兒猶筆徙憂國特心抨閒
借譚爲蝨捫呼墨作兵微吟淵父句五內已難平

七

地偏猶在郭囂遠自吾廬艸長花堦院禽分客餞餘浮
名存筆硯靜理悟樵漁剝啄時相及開函讀遠書

八

百端芒未了三徑自徜徉禪聽兒孫倂醫憑意簡方曠
吟天更寂靜坐日加長妄擬滄桑外白雲此一鄉

九

西里鳴珂地依然處士家慚無妨定省冗不廢烟霞墨
照枝間露毫飛石上華牙籤抽未盡明月在窗紗

十

大隱吾何敢清娛似獨偏懶人三代上索句六朝前石
未堪呼丈侮應好字仙摩娑時自叙甲子已成編

十一

正爲遂心短因知拙政宜物情憐伏莽時局感紛絲名
敢嫌鷄肋風還慕鹿皮閒居應可賦桑土若縈思

十二

爲因休沐暇乞得嘯歌身自覺琴尊好彌知骨肉眞石
扶高下磴花坐淺深茵何必池塘句無言意亦親

十三

人生紛有累吾意泊無求書偶臨釵脚錢頻下杖頭微
颸分酒刻好月助花幽保此居然勝長卿兒倦遊

十四

幽情時一往野趣忽然深蓄水承簷溜携書借樹陰樂
饑惱夢食忍躁欲師瘖特爲思量久頻頻擬嗣音

十五

平生風雨意聊此息漂搖句自挑燈落朋多折簡招未
能忘主恤屢爲訪民謠徵調中原盡淸人念在消

十六

闢地逾函丈諸生屢過從偶然逢猶喜不自厭龍鍾嗜
古存祧主朝時薦附庸登壇多姓字巖呂漸移宗

十七

吾腸非不熱託寄在秋霜賦爲憐鸚鵡裘頻典鷫鸘鑒
清交自重金盡氣彌剛一榻無多地悠然千仞岡

十八

方欣齔竟髗俄歎艾盈腰性已成孤往心微感後凋憤
呼騷共飲愁見睨仍消欲擬思玄賦還虞負聖朝

十九

久以名通累仍從詞坫償膏油還繼晷竿水敢逢場腕
病因文劇身閒爲筆忙是間饒碎錦差勝午橋坊

二十

本具容身地兼爲白課庵奇聞參海錄佳句入叢談義
有疑相析文餘癖共耽推敲逢著處時味古人慭

五言絕句

山行 二首

艤棹向幽林捉月嫌月小酒醒月漸低鳥聲喚人曉

二

偶尋麋鹿游欲就烟霞語路轉一峰迴忽焉迷去處

四時樂 四首

撫琴聽鶯殺鶯與琴相續琴亦自無絃鶯亦自有曲

二

石泉漸微暑移床傍疎林茗戰幸得勝冷然淸客心

三

坐看天漢淸不覺山光移時呼酒作渠月向杯中度

四

坐客頗微酡佳人嬌不語呼童取氷條聊將北玉筯

雜詠部

七言律

題城隍尊神扇 一首

開國明禋自帝庭一泓正氣九峰靑衆頭天網長疑寄
漏目錢神不敢貫願引甫申皆降嶽喜調風雨總從星
誰言百里陰功近無錫孫來天下寧

瑞雪 四首

大借同雲爲報祥縱橫點點麥餘粮驛塍授簡辭皆韻
茗社飄烟味亦香翠嶺夜明千里照碧枝朝擁萬年長

玉堂相對淸如水此日眞疑玉滿堂

二

月幌當風屢欲褰乍翔忽舞自姍姍君王未覺狐裘煖
臣子敢誇鶴氅仙瑤島合來霜是藥寒林飛去雨爲錢
時淸不喜稱祥瑞黃竹還歌第幾篇

三

一色遙峯碧幾盤萬方瑞氣自長安齊占應雨歌周雅
解慍隨風入舜彈雲暗不妨籠闕曉霽開仍映五雲看
無煩掃徑頻迓客自有皇仁爲煖寒

四

忽傾玄圃下衆潭一片雲衣舞正酣德應坤元花是六
年方大有白當三紫空似欲淸詩骨霏屑還堪佐麈談
此日金臺狀未極尚分餘澤到東南

燕邸對雪有感 一首

誰碎冰條是處飛遲遲行道正霏霏劍花拂薊添霜皎
弓影橫遼映月微將肯乘宵終破敵士知挾纊不思歸
郢中高調非難和千古無人續采薇

詠閣中牡丹 一首

零露初分太液長絲綸閣借錦爲章地深欲護風雲氣
天近疑承日月光色映舜裳非在艷瑞同堯爽不爭香
一般攜得姚黃種未許人稱是維陽

七言絶句

咏筆 二首

一落長空風雨驚斗邊紫氣共縱橫泰庭莫更誇和璧
赤手能償十五城

二

金雞犀甲鳳凰池单騎文場斬月氏不學玉門班定遠

季季芳草問歸期

咏硯 二首

一泓清水亦滄洲幻出龍蛇十萬頭誰向玉關誇燕頷
論功先拜石卿侯

二

瑤池初滴露涓涓對面能移三峽泉一捧金鑾妃子咲
何人更似李靑蓮

咏墨 二首

一賦長楊署客卿風流佳話憶西京至今御案承仙學

猶自嵩呼萬歲聲

二

天峰烟氣近崔嵬十二龍賓一道開莫歎艸玄今尚白
隃糜早晚漢宮來

咏紙 二首

一般飛藻在春華字裹風霜自漢家入世但知憐月露
沉香亭北賜金花

二

李藻詞場藻欲淨胡華夕秀幾春秋不知誰似靈光殿

但說能脩五鳳樓

題雪坡道人戲墨 道人蓋荊棘曰純是小人都無君子時爲正統乙丑故云

萬騎蒙塵泣翠華滿前荊棘帶胡沙政留殘墨添雙淚
莫認侯家是畫家

二

百戰山河憶孝陵漢家何事紀中興南枝不逐鑾輿
北長恨行人說紫藤

三

杯酒飄零月一樑獨留詩思付佯狂不堪醒眼多荊棘

千古芝蘭在醉鄉

四

狂醉稱侯雪作宮聊將墨妙領清風此中亦有冊書在
遜得劉伶第一功 道人故當襲鎮遠侯封讓其弟玘

五

兩兩三三墨未枯太平往事寄模糊祇今着筆紛題語
可識高皇櫛沐圖

六

華子岡頭輞水春閒題摩詰再來身亦知世眼無衒識

不倩旁人爲寫眞

館中憶家慈誕辰 二首

回首龍峰隔翠微歸心長傍白雲飛况逢此日萱初發
飄泊天涯獨掩扉

二

別路無多別夢長薔薇花發滿籬香可憐陟屺空明月
不上南山壽一觴

題建陽劉龍田先生遺冊五首 先生爲許部湛蒸之父

地勝天鍾闕里偏家承前代起三賢 公家舊有三賢 應知美德

難更僕戴記傳來備行篇

二

五緯兼通號十經圖書看向少微星爲尋一脉傳衣處
玉枕峰前望考亭

三

門非五柳亦長閑今古儒林一手刪似引硯山供著述
溪流九曲盡爲環

四

風高遙擬鄭公鄉月旦猶餘姓字香休論溪橋歌利涉

度人何處不津梁

五

埋窟千秋面欲生傳經心事託玄成誰知三錫恩章貴
更映圜橋一水清

咏丞相燈 天啟癸亥正月有感

偶因人熱在春宵紙作衣冠金束腰多少中書稱伴食
輸君終日度長榜

二

誰爲頰上着三毛兩袖頻低忽又高尚少人間紗帽相

腰中長劍口中刀

梅花 亭中疏梅二枝相對情深輒賦二絶嘲之倜客在坐曰那一是怕妬梅花一是不怕妬梅花也落筆自咲

碧袖香飄鉀未殘漢宮春早耐輕寒當先不管蛾眉妬
長得佳人獨立看

二

萬種春情但有香風前微笑送斜陽玉顔恐惹梁園妬
瘦骨年年對沈郎

玉蝶梅花 樓前老樹二株俗呼爲玉蝶花容極媚淺紅點點與碧相錯賞玩良久亦用二絶嘲之却又一是醉梅花一是醒梅花也笑而自記

夜寂朱欄待素娥不禁冷艷帶微酡一般愁緒牽春色
醒處何如醉處多

二

雨葬雲朝不洗粧微調朱粉試寒方舞迴統袖香魂醒
癡得西施白玉床

雨中梅 一首

浮雲四塞似長門待曙亭亭影欲昏眞覺咲啼俱是態
不妨破粉更成痕

月下梅 一首

清光一道出明離吹氣如蘭人未知縱使傾城渾不語
多情自對影娥池

悼雨 初夏積雨匝旬田家泣聲鳥鳥矣已得見朝暉不啻若渴大宅也而雨伯不仁飄復以一晝夜繼之披衣聽床頭簷溜如百丈飛泉下衝嵌爲之悽然扼腕口占遂得六絶本二章正不免代肉食之憂耳

長夏枝頭翠染衣霏微青嶂弄朝晞無端水在中門限
日日千家靜掩扉

二

長日行人半濕衣溪流新沒釣魚磯卽今雞犬穿籬熟
盡向茅簷避雨歸

三

榔㭊千家一水齊村家茅舍屋梁低憐他巢燕銜泥去
對對高樓帶雨棲

四

千頃平疇浸綠蕪寒畦鑑底自相呼厨中二八蒸藜婦
泣斷朝烟問老姑

五

天邊千尺下銀河縱目東南半壁多一道哭殷雲霧裏
村舂野火斷吳歌

六

雲伯山頭淚柏廬蕭條野景似淮徐但教望得長安月
回首汗邪已滿車

良鄉夜懷君闇一首

漏永難憐燭易灰曉光寒共月光催俗惡古驛仍無夢
亦得池塘佳句來

五言律

良鄉署中憶弟一首

自食情話好特畏館書嚴遥路行偏促雞尊醉亦嫌夜
馳星到驛寒對月當簾坐卧終無寐烏啼在樹尖

咏庭梅一首

小築非三徑孤標自一林未容鶯作友况許蝶相尋粉
咲何郎俗香留荀令深誰憐春色早原帶歲寒心

五言絶句

望鄉臺一首

語君莫望鄉君是單于臣不知君父德何知骨肉親

爨下琴一首

與向侯門彈寧在厨中死慨恨山水音慨識中郎子

木芍藥一首

一片沉香亭都將國色驕不作海棠睡何必是花妖

青塚一首

死是單于婦生是漢家女可憐塚上枝不作合歡樹

靈蠍松一首

何物靈蠍松分出東西路爲語佛菩提不來亦不去

解語花一首

喚妾解語花是花何用語畏他東風吹花容不堪御

巫山夢 一首

曾從巫山來還從巫山去千古巫山中幾曾見雲雨

平臺 一首

突兀梁王臺長據睢陽城只因恵連賦易却舊時名

黃公壚 二首

欲移黃公壚畧作酒泉郡游戲稱醉侯非關戀良醞

二

結契偏人外鍾情濁酒多何須念嵇阮醒醉即山河

阮公白眼 一首

阮公眼何在青白徒紛紛典午終受禪曾爲九錫文

豐城劍 一首

若令匣中死何似斗間雄華陰一觔土翻恨張司空

仲宣樓 二首

登樓聊極目何處坐消憂爰止瞻烏日依人總自羞

二

未解登樓意空懷作賦才荊州徒覓子那得識鄒枚

習家池

襄水爭雄地山公出鎮時安危俱度外日日醉臨池

九花虬 一首

虎竹天恩重微勞未可酬敢將百戰力更博九花虬

新豐 一首

驪山亦何重鴻門亦何輕爲問新豐市怎似一杯羹

細腰宮 一首

一稱細腰宮强半無顏色自關薄命人何必忘朝食

擊賊笏 一首

寧俱此賊死不俱此賊生一死復何恨日月定西京

大夫松 一首

乍因秦熖熱終傍白雲孤恨爾千春下猶稱五大夫

寄衣曲 四首

辭了列龍堆寒衣却寄來只愁歸路遠幾日此衣廻

二

寒衣裁未就妾心先自寒淚痕千萬點倩去上征鞍

三

月下裁寒衣月光寒徹骨送君千里行總是關山月

四

血淚和衣擣恨衣還羨衣東風得相送月月向金微

横山龍母廟 一首

雲浮山外白風入閣邊清龍種今何在空留龍母名

惡谿 一首

前有王逸少後有李長康惡溪故不惡千古揚奇穀

閨情部

七言律

宮詞 十首

翠幌泥沉日似季幾番回首御屏前銅龍有水供成淚

寶鴨無香更起烟怨逐月明紈是扇恨隨流去葉爲箋
多情欲撥還難撥理得雲和第一絃

二

咫尺朝雲近御床一程複道隔高唐怕看寶氣釵爲燕
還憶琴心曲有凰簾靜玉欄人倚影漏長金鎖篆添香
傷情最是三通鼓次第鐘敲報束粧

三

蟬鬓蛾眉簇隊聯御階睒側聽傳宣玳牙雙抑花亭小
檀板三催玉笛偏羞捧酒巵呼上壽强裁裙幅學留僊

詞臣多少含香侍不進長門賦一篇

四

獨排皷絹半畀京御鑪前殿牗通香含情自對鴛鴦尾
埜幸頻看瑇瑁章曲斷纏頭新樂府詞悲薄命古歌行
如今幾敍趙姬草伴得君王夢亦長

五

簾外晴聰御苑殘風高穀和玉珊珊平陽侍宴春承寵
昭應祈靈夜宿壇淚鏁蠨紅空隱鳳塵封鏡黛不開鸞
只餘繫臂紗如舊檢向床頭獨自攤

六

兩九日月百番催暮暮朝朝相伴哀歡館輦稀生蒔荔
液池水弱隱蓬萊繡成並蒂花難折解盡連環結未開
倦倚熏籠還自懺偷摩雙項禮如來

七

雕梁繚繞閉嬋娟空滯靈犀掠翠鈿令貝擬供才子賦
披圖羞送畫工錢心隨銅柱高擎掌戲學金鈎獨解拳
祇笑深宮無限恨君王猶自祝甘泉

玉音驚斷立瑤階獨望珊瑚碧樹株秋思夙飄隨鴈子
春心水漲托鳧雛兩愁欲碎藍田璧滴恨真成合浦珠
別殿促觴頻度曲曾傳湘怨一般無
[illegible]
殿角風箏落枕邊夢回花宴半闌時祇疑扇鎖琉璃暗
翻怪猿鳴琥珀凝日近似教憐遠別天高未敢說相思
何如錦字流黃恨織得迴文尚寄詩
[illegible]
連理風殘折短柯無情紅粉誤青娥亂壺欲歇聽頻亂

鳳輦將來信又能翡翠近巢金屋少葡萄新賜玉環多
亦知傾國終迴盼少壯幾時奈老何

七言絕句

春日感懷 十八首

香閨何處落朱華愁絕翻教恨有家不奈春風人去後
桃枝重放舊年花

二

半炷爐香月未斜空閨無事獨吁嗟新常第一傷心處
稱女床前喚阿爺

三

孤鶴瑤琴怨未收身將稚女理寒裯銀缸欲滅人無語
猶自含啼下帳鉤

四

香蓮朱顏遜已摧玉梳和淚下泉臺況堪更讀唐人句
貧賤夫妻百事哀

五

一室香燒燕自來平生遺恨鎖妝臺封題如故人何處
欲檢春衣不忍開

六

錦花長濕淚珠重啟篋還疑別恨封剪尺自存衣自敝
千金不易舊裁縫

七

一別雙棲願已違不堪夢裏淚頻揮情知兩次關心甚
猶逐春風夜夜歸

八

鈿朶飄零寶髻傾去年哭爾正清明今宵風雨逢寒食
佰到清明又五更

九

空閨風急冷簾鈎滿目淒涼草色秋愁殺荒山雲雨夜
幾燈燐火對孤楸

十

已絶知音怯鼓琴高山猶在水流深眼前多少傷情處
不獨當年結髮心

廿一

十載傭書負夙期曾將柔翰寄遥思至今灑盡千行淚
不忍重提贈婦詩

十二

漏殺聽盡月朦朧桂帳空垂怯曉風不是邇來春睡少
夢魂强半悼亡中

十三

孤身無伴泣飄飄雀鼠欺人卿僕驕最是黄昏腸欲絶
枕邊和淚聽鳴刁

十四

日月如丸兩歲春又看正朔總惟新采繁初薦香烟碧
孫婦行中少一人

十五

萬恨千愁寄斷絲强將好語慰書癡如今縱展漚池翼
終恨牛衣對泣時

十六

月夕花晨媚景遲不將弱線繚論詩琴心一斷音塵冷
纔到論詩便鎖眉

十七

長夜清樽病酒狂叮嚀絮語繫君腸不知君去狂何在
未飲先愁第一觴

十八

春愁耿耿寸陰除寶燭無光泣絳紗孤枕自憐如蕩子
歸家猶恐見楊花

閨怨　八首

漢家白羽募征羌夫婿從戎事朔方解去吳鈎無一物
獨餘明月照流黄

二

銀床氷簟不勝情欲向遼西夢未成自是關山行路絶
休教枝上打黄鶯

三

千重雲樹萬重山望斷西風縹緲間只恨沙平天共色
不知何處玉門關

四

粧罷攜筐獨上堤兩行清淚伴鶯啼東風不解深閨恨
猶拂新楊葉向西

五

借得西鄰問卜錢欲將問卜更流連兒夫一去千餘里
恐道歸期又隔年

孤眠長自數更籌夜半鴻聲樓上頭起向北書歸未得
閑簾空見月如鈎

七

紅顏消盡舊雲鬟淚滴楊花兩掛斑不信相思終化得
千秋那得望夫山

八

梅花帳冷碧紗秋夜夜烏棲曲裏愁多半月明砂磧淚
狂夫猶自說封侯

宮怨 三首

月影寒侵輦未安淚珠如霰濕猶彈非關夢見君王面
正見君王夢亦難

二

一輪殘月伴迴廊百寶流蘇五色妝理盡陽臺神女夢
未知何處覓襄王

三

髻絛手結懶塗鴉春色長看繫臂紗彈罷雲和知薄命
何須更妬石榴花

漢宮怨 四首

碧樹層層護寂寥獨攜明月卧鮫綃君王未解顏如玉
只說黃金貯阿嬌

二

風來絲管自昭陽暗地薰人珠翠香不信君恩終似水
尋思還在白雲鄉

三

夜靜珠簾月亦愁招來清瑩影還幽何須更唱迴風曲
榭落花香已若秋

四

臉帶芙蓉錦作霞新聲教得度琵琶無媒空自憐傾國
願入陽和公主家

長門怨 一首

鶴噭猿吟伴翠鈿夜懸明月影孤眠千金買得相如賦
不及高唐宋玉篇

唐宮怨 一首

重疊封章夜數籌海棠酣睡正悠悠却訝香手歌中月
焰入宮泉亦不流

青樓怨 八首

千日盤桓一日別攀桃攀李殷如咽阿儂家住大堤頭
日日金鞭去不絶

二

大絃小絃次第陳一彈三歎意難申悠悠誰是知音者
慷慨新聲妙入神

三

守夜清歌促羽觴臨行含淚出河梁本將瓊佩留晨炤
昔道金鑪換夕香

四

行塵陌上迷蒼蒼何以贈之淚一行換得明珠明似月
夜深寒色斷人腸

五

鴛鴦綵綺勝瓊玕自把金刀剪合歡恨殺一鞭樽酒冷
淚痕漬斷不曾乾

六

郎寄加餐借舜華妾心脈脈度琵琶傷情最是相思子
却見辛夷又放花

七

南箕北斗酒初醒沅芷澧蘭付短亭桃李自憐空掩抑
非關河畔草青青

八

比翼鳥啼連理枝流蘇百寶斷腸時清暉拾得横塘月
點點春心寄與誰

七夕怨 十首

銀漢依稀辨月光笑別星曆待仙郎不嗟天上經年別
翻恨人間秋夜長

二

月榭開出萬里青銀河長逐淚珠零可憐織女停梭夜猶有迴文織未停

三

月冷天街烏鵲愁霓裳霑露濕還流人間但解憐春色底事仙家愛素秋

四

啼痕饞頰露饞梢乞巧還逢織女嘲却恨燕飛不似鵲啣泥終日自填巢

五

明月機中錦字光佘宵隨例駕流黃斗般河漢分深淺但渡牛郎不渡郎

六

南隣歡笑北隣歌瓜果喧喧說渡河暗裡何儂愁性異小窗無語看嫦娥

畢殿雙雙月影孤孤聽婁讌聽啼鳥夜殘擣素砧聲叢曾到支機石上無

八

萬道星榆兩道穿西風是處別離天臨河莫恨歡娛短一夕人間已一年

九

一孔金針一孔愁强排香果告牽牛從今莫似征夫拙十載漁陽未拜侯

十

玉露無聲寶扇移人間天上合歡時偶聞鵲語傳歸信特爲郎留五色絲

七夕樂　十首

鸞珮星橋帶月逢群仙高讌曲朦朧儂家近得清平調不入霓裳舊譜中

二

艷冶春情秋更添羅衣小帶試同心正持綵線開郎喚欲待穿針又放針

三

月下凭肩望月華半嗔半笑問仙家終年織得情千縷不織人間並蒂花

四

漢渚還光上纔開花前花後送郎迴見儂針線憐儂巧
帶笑殷殷喚夜來

五

鏡臺光裏九華開七寶妝成不待催誰信天街今夜月
銀河深似合歡杯

六

風吹帝子珮環聲賦罷催粧斗欲横約道詩成先得巧
故停纖手待卿卿

七

夜靜流蘇惜寶薰語深嘗恐侍兒聞但留一幅烏絲字
賽取天孫五色雲

八

錦幕風吹香氣和碧煴綃薄夜凉多金蓮本是凌波步
催結星橋學渡河

九

翠帳芙蓉露正濃天津佳信聽疎鐘西園青鳥霎於鵲
不報黃姑只報儂

十

燈前兒女半嬌癡坐待中宵乞巧時一笑拾將瓜果去
齊封金合閗蛛絲

代別 四首

寒葉中庭夜有霜凝情那便付離觴東方柱自誇夫婿
試聽羅敷陌上桑

二

淚滴征裘血未乾酒闌低語送餘歡知卿不賣長門賦
好把黃金莫浪看

三

歌脣初展淚珠凝腸斷西風恨不勝贈得一枝殘柳去
目今誰是許中丞

四

唱罷離歌日已曛飛來秋思劇紛紛惟餘一片横塘月
留向明年好待君

代答 四首

風引相思曲入雲匆匆只許兩人聞羅敷不是尋常婦
且向他年看使君

二

江干離色帶秋陰抱得琴心怕理琴一曲放歌將進酒
狂來元不問黃金

三

香飛燄袖入清箏眼擲春心送客行但保長條青似舊
莫教憔悴爲君平

四

綠酒千杯惱夜長癡情無柰惜餘香橫塘月色知應好
只恐寒光欲斷腸

閨情二首

酒杯初入舞衣多記得當時子夜歌香氣只今猶在臂
可憐無棹渡天河

二

燭下雲鬟映綺筵相逢疑是玉嬋娟長思欲作高唐賦
何處風塵問楚天

催粧詩爲聞子將賦七首

粧閣初分建鄴秋烏絲裁就與郎收倩郎爲寫唐人句
南國佳人字莫愁

二

花容半掩未全開却扇還疑玉鏡臺偷眼覷郎郎不見
隔簾低語喚郎來子將近戲

三

曉起新粧怯大娘鵲橋初過碧天涼與君咫尺分河漢
幾度臨窗錯認郎

四

明鏡頻將照玉顏嬌情强半托雲鬟郎君未解修眉史
不畫遠山畫近山

五

銀缸初照綺筵遲政是湘靈鼓瑟時莫和鳳將雛一曲
爲郎先和鹿鳴詩

六

江天秋水不生波桃葉風流渡口多少長橫塘殊未識
聽郎且唱采蓮歌

七

香滿粧臺鏡是鸞故開嬌面與郎看不妨共說休文瘦
才子風流別樣歡

五言律

美人看畫 庚得吾有美人看畫詩云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映逼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釵等疎容着領但剛正又云轉手齊裙亂横一簪歷鬟番數語頗憎時日要是泥塑木偶耳止得一結不分他相識推聽使君知差强人意余所最喜者簡文帝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僞真二語絕得個中佳趣然如分明淨眉眼一種細腰身所可特爲異長有好精神傖父面孔令人欲嘔也暇與友輩商確及此率爾揮毫輒得十二首語曰作詩必此詩便知非詩人耶爲存此一段公案

忽忽難爲似依依別有真青蓮雙照夜飛李競驕春共好修眉史翻憐作影身傾城誰獨立猶說漢佳人

二

一種蛾眉恨千秋總未磨竹斑如爲泣花笑不聞歌着黛嫌香少凝朱惜粉多並看嬌欲亂比妾定如何

三

不帶忘憂草相看思轉縈尹姬愁對伴裴女恨離魂鏡匣光猶照簾垂影未斜何堪滿眼淚爾我共無言

四

莫論人共妬正覺我猶憐理繡疑傳譜調箏待比絃如逢鬪草隊並上采蓮船試奏嫦風曲看誰履欲仙

五

誰道琉璃暗盈盈兩面光楚江初結伴漢殿復分行虹起橋難渡雲飛舞不妨只憐今夜月彼此總無郎

六

一般圖畫裏絕世定誰誇未試凌波襪安知解語花眉均山際黛唇並石間華坐對渾忘妬終須勝趙家

七

兩兩人如玉依微映綺窗題名爭第一品貌妬無雙愁劇神恒似情凝意未降尚嫌難識别呼剪剔殘釭

八

未問鴛鴦偶雙看似鶺鴒含情餘夢寐寫照在丹青愁絕仍難語嬌深只自醒數峰江上遠還向曲中聽

九

我家桃葉渡君住苧蘿村靚面非交臂傷心各斷魂帶寬誰獨瘦尊俟欲同論相喚不相答月明自閉門

十

無心裁尺素有恨託生綃念我身爲畫看郎影亦嬌何須雲作袖況與柳分腰未得周郎顧空憐大小喬

十一

作出臨春閣疑登弄影池淡應空世艷秀自療人饑獨至神傳處偏關淚盡時憑教心似髮未比血如絲

十二

本是條風館如添合德香祇將縑比素未見鳳求凰隹艷真雙絕温柔自一鄉何須煩棘刺相對已神傷

悼亡部

七言絶句

輓徐㸚明 四首

江左風流第一群雅知健筆氣凌雲文章有種傳人世

不把無兒更恨君

二

誰是桃源好避秦武陵去處總迷津從今摩頂崵天上莫向人間作石麟

三

詞林久已誦餘芬天帝何心亦好文隹句恐教長吉妬玉樓未必敢邀君

四

標韻如君亦太奇悠悠世眼總相宜衆香國裏頻來往

游戲人間知未知

寓金陵懷亡婦 六首

每向粧臺憶畫眉遊簪墮履總堪悲客中漫説音徽邈偶聽簫聲淚已垂

二

兩女呼爺爺客居呼娘娘去竟何如即今有信空相寄腸斷平安一紙書

三

八月秋寒客趼身閨中誰是寄衣人不須論到情深處

一度西風一淚痕

四

秋風江上布颿遲回首慈親淚若絲此日總帷相對罷一番痛煩一思兒

五

客舍銷魂月半庭分明夢裏語叮嚀淚珠一夜飛千點依舊殘燈𥌒未醒

六

曾憶當年赴帝京幾番買卜問秋聲如今秋色依然在

別作盃泉一段情

輓李夫人蒲州太史印渚之母 三首

色養方當奉板輿俄驚風馭引霞裾特留絳帳文宣業
史筆重修司馬書

二

白華詩共蓼莪賡想像桮棬淚欲橫遺範首陽山色裏
秋霜依舊對清卿

三

一聽金母白雲謡靜好音容謝絳綃林下風猶餘彷彿

清泉飛瀑滿中條

輓顧農長八首 農長所建子也

十載篝燈伴絳紗暫趺嫩草點空花再來仙骨原無恙
應認南湘外史家 南湘外史所建別號

二

浮雲不繫去來蹤秋入淮南月正濃二十四橋行未遍
便尋仙迹到三峰

三

玉麈翩翩下白袍 農長臨近見白袍老人揮玉麈引之 香車引上閬風高

賦才應爲枚生妬不及維揚八月濤

四

點綴乾坤一錦囊商飈夜促玉京裝青泥不露遊花色
故示芳蘭十日香 農長逝後作十日香似蘭氣

五

雪案芸窗總黯然已成六翮未摩天文章自是千秋業
不爲浮生結小年

六

不御氷綃御色絲千年生面在浮黎三編自北雙南重

莫道傳經已不違 農長讀書浮黎館著悬子三編

七

一代編年兩世才何緣玉樹忽先摧雖然暫領脩文局
終了班家漢史來

八

雨泣風愁思子臺九閽消息幾時迴一枝想自憐瑤艸
將乞靈珠海上來

五言律

擬李奧巒勝鵠先生

吾道今爲楷先生眞士夫（邵文莊公云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著書宗易簡定性闢虛無地喜宮墻近天驚雷電呼朝聞何所憾泉下印程朱

二（時方爲先生請謚）

名豈人間老風爲天下師臯比尊昔講梁木上新祠國秉山公欽興評有道碑百年今論定廻首易名時

三

白髮膺新命青山老故園已專天爵貴不羨上公尊今古臭碑字春秋孔廟樽萬年喬木在莫道是陳根

四（先生評冊立諍並封凡數疏終迕相國以去）

一代元艮疏千年社稷臣天王元自聖丞相不妨嗔入巳商山老名還漢殿新但留後凋節長發歲寒春

五

龍山空氣象涇水尚精靈雅量欣無我高風恥獨醒河流不擇細蘭臭有餘馨只咏緇衣句教人淚自零

六

三黜非長往千秋是大還名仍司馬重道竟卧龍開擇古心猶壯憂時淚未删蒼生應罷市更爲望東山

七

小心方証聖（先生有小心齋記）浩氣忽歸天不夜泉臺月長春壠道年文雄秦百二（先生着百二草）刻業起魯三千後死誰傳鉢臨風一黯然

八

南斗收靈宿東林失主盟離羣先泣雁求友並悲鶯（涇凡先生以丁未歲逝先生與寶應劉靜之先生毘陵薛玄臺師同以壬子歲逝）氣短疑天意心驚爲國楨所欣家學在不愧父齊名

九

點首三生事通家兩代盟已知時盡備終覺寶難名世道看憂樂人情失喜驚惟留郭子歎含涕望瑶京

十（先生題余稿有夾護桑榆之句）

翆朝悲一老國士淚千秋吾道仍龍象浮名自鷺鳩擎天疑向岱渡世惟藏舟愧南金贈桑榆望未酬

悼王凝明　一首

一自金刀掩空令望十个斷腸華屋處回首竹林遊塵尾千行淚琴聲一曲愁鍾情偏我輩不獨爲風流

江右聞　先君子訃四首

江館乘潮夜親闈撤瑟時王程當暑急鄉信到秋遲將父慚多士終天痛獨知憑教如雨淚擗踊已愆期

二

病骨方如醉驚魂倍似迷恨嫌僮僕慰痛畏友朋題天斷飛雲北江流落日西淚枯雙眼盡哽絕不成啼

三

親舍驚長逝孤兒尚遠程歸心爭縮地客淚半吞聲添七安慈母支床謝友生一官真是累忠孝竟何名

四

正苦勞兼夕加之痛斷腸人留雞骨瘦驛共鳥飛忙杖每扶愁起書多倚淚裝采蘭空致薦未可補詩亡

五言古

悼蘭兒

懷汝近兩年去汝已廿日俯仰一生朋瞠目時自叱三十得汝兒少小禀弱質次兒頗崢嶸汝更露奇逸吾本寡世福有汝萬願畢冐宇豁入懷雙瞳墨似漆憐汝幼而慧意可繼吾筆吾行汝在手吾坐汝在膝啖汝果與棗教汝六與七吾酒汝舉杯賓筵勸無失吾讀汝尋聲琅琅韻鐘律見者稱璧人百衆口如一錫汝嘉名蘭痛矣芽初茁豈汝清淨根早謁維摩詰或吾生不辰汝代斲其恤汝病方禁火卜人罔知吉惝怳吾自愚迴腸亂于繘汝魂不可招哭聲紛內室聽之裂肝脾風雨添慘慄吾亦哂西河不禁淚珠溢

澹寧居詩集下卷終

浮山文集前編十卷後編二卷別集二卷

〔清〕方以智撰

清初方氏此藏軒刻本

湖北省圖書館藏

浮山文集前編總目

卷之一

稽古堂初集

卷之二

稽古堂二集上

卷之三

稽古堂二集下

卷之四

曼寓艸上

卷之五

曼寓艸中

卷之六

曼寓艸下

卷之七

嶺外稿上

卷之八

嶺外稿中

卷之九

嶺外稿下

卷之十

猺峒廢稿

不肖子中德

中通

中履編次

從子中發

孫正瑾

正璣

正瑧

正瑤

正䜟較

稽古堂初集序

天生才不易以吾所見妙年博洽深通古今者未有也今見皖江方寄之是其人矣余讀所著作詩古文辭已累數百萬言志在經史言論古雅誠廊廟之重器乎及語當世之務則又慷慨激烈切于事情其年方若而何以至是也皖江之學自魯岳先生倡之而仁植公紹之其業益顯寄之之所懷抱稱引豈非得于家訓深厚哉爲人復恂恂自下好問請益詳天下之故余以爲荷薪寧澹澹性命之原尊君向在司馬以經濟爲任禦[illegible]強邊立法足兵之策區畫甚備子當歸而求之耳余業已老雖鉛槧不廢亦無所補專望子之侍承明言政事爲國家用也史氏

陳仁錫明卿題

癸酉夏方墅卿公仁植命其子寄之以詩賦古文辭來示寄之年甫弱冠也倜儻雅駿負大才著書好古志在千秋豈積德累仁之致與夫何長發其祥也寄之曾王父明善先生修濂洛之教講學桐川大江南北無不嚮德而問業者廷尉公纘緒其業而彰明其教凡刑于家訓于後皆以篤行文學爲兢兢故仁植丕承克艱垣墉而塗墍茨罔不獲考紹聞衣德言固淵淵矣余固久聞寄之藉甚而其人恂恂如不自勝一切才士之習鮮衣飾容皆所不屑也度量過人豈不遠與余雅愛重之今吾孫從之遊恒與言當世務而經濟嘐嘐所陳說皆深悉一時之故誠不下漢室賈生也夫世所謂賢豪者何限寄之之志行如此諂諛詎可忽哉近見墅卿公執親之喪寢苫枕塊不卽內不茹葷廬於墓側日且讀古人書寒暑不易寄之博學好古良有以也方今國家需才以寄之所懷經濟詔全馬陳治安可旦暮遇之矣墅卿倉職方需官而行不畏强禦來聖明天子之夢寐爲一時名臣寄之洵當不負家訓哉然吾不爲其一家慶而更爲天下慶也西疇老人何如寵題

稽古堂初集

擬求賢良詔 澤社題

詔曰知人官人典謨著之明於求賢帝王繇此其選也國家明詔設爵祿以待士公卿有司以廣敎化可不謂意甚盛哉今百姓重困經費不贍[illegible][illegible]侵犯歲比不爲若稽古至治風雨時刑罰措天下晏如四裔徠服果何施以臻此朕用興寐惆然嘉與天下之士更化善治乃者澤不下究士罔積行進者苟以圖榮居官爲奸將法有未善與抑世無人而求賢之道未備與何紛

然治之難也二祖列宗皆徵賢良在左右使時時有補益豈徒以曼詞進哉今天下惟制舉是工先王法言一未之聞何尤乎寡廉鮮恥也用是特修徵士之典以風天下爾公卿有司務虛公毋蔽賢興廉舉孝庶幾紹休其令所在官下郡縣舉賢良文學之士洽聞經術明當世之務者遣詣京師年有無所著勿遣朕將親策焉其毋有隱

擬上求治書

艸野士愚昧無箕不知避迮敬上書執政先生先生膺股肱之位四方是畏宣德澤安阽危爲國家賴聖天子在上資莅廣運首剪羣奸奠宗廟更始厲治一復祖宗之舊數年以來躬自節儉減膳衣浣衣尊天敬祖振古于茲列辟所未聞也日召對諸臣問以國家之事數下詔求得人重廉恤民責有司蚤夜未遑有聖明之君如此委任諸執政執政先生崇休令聞躬逢曠代何天之寵豈非千載一日哉今天下執若此而莫之省憂竊爲先生不取也愚管一得敢不畢議願知幸賜淸燕之間少加熟察焉嘗目今天下之勢兵革繁興西北烽火[illegible][illegible]猖獗叛將負

固耶琊未滅中州趙竟平原荒蕪關中阻深皆爲流賊所搜牢南方自越東甌距全閩兩粤浸及章貢州猺蟠突其灝海者海賊出沒爲患滇憂未已蜀爲土司所制僅僅南畿尚未告變耳其郡縣據坑塹爲盜藪它不可勝計一二指揣身慮無聊此豈特病瘵哉嘗費一方輒數百萬緡無已加賦繇役桑息民愁流庸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浚其膏脂赭衣半道閭里匈匈歲一嗛蠭起耳在上者既或聞耳矣未聞耶是豈大臣擁貴居攬權勢以指使人唯其所欲爲時耶世之佩縌拖紫者慮無不以苟且得尊位爲能一日九遷徼印要路竊美好之奉極聲色之欲達者貴適意無庸立功名稱役世也前歲[illegible]一薄畿內赤白

囊星急押至臥堅被鍛門九門藁陞不通金鼓夜恐則憎而抱
妻孥泣耳及■戴金帛稍歸避永間卽喜曰■還矣置酒張設
也可數持刺逢迎人也中貴人貴用事可多金通問好也■破
不破且勿問焉此其卑卑內駛可鄙孰甚然豈願爲大逆不道
亦不過受爵不讓爲身家而已夫立功名忠於國則坐籌廟堂
出行戎邊均之不爲身家然後可以有爲彼爲者罔密事叢夫
期內顧爲伉嫉者所媒蘖及至名毀身辱卽賢者未嘗不悔如
委蛇時事者明哲也不肖者業欲矢志樹事則問所爲極欲縱
欒不得不少損矣而又有患與夫錄錄而位尊孰智計乎是其
間安可容宄豫焉嗚呼朝廷之事日壞不支大率坐此議者皆

曰人爛勉矣事且掣肘不可爲也毋動便噫朝廷之事豈遂坐
眡不可爲耶要之無人知人誠重矣天下豈遂若無人耶人非
不知之而卒以不知愚以爲由於是非不一是非不一則賞罰
不信名寔不當是非不一賞罰不信名寔不當愚以爲由于寵
賂不禁傳曰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今夫輔
揆汗號司文武銓除典謹籍六垣十三臺之諳諫度支水衡之
會計三司之讞決巡方之糾舉學政之錄俊監司之報殿最郡
邑之領專疏皆賂所出入也誠見當今之世未有非多財者超
遷廉潔者次處賈生曰康吏釋官而歸爲邑笑居官敢行奸而
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誠然哉此大計論功罪何錢財不可勝

也彼正人抗俗寡合又不能以利自帶結可摘觖辭藉之也賄
賂不禁而欲賞罰信名寔當是非一得乎初爲其利而故亂其
是非究且怙氣執以爲見其當然非必當然也往往假朝廷之
法以意行之法者朝廷所以生殺予奪宰制天下也乃爲臣子
之意竊源惟之適可悼痛意之爲私誰曰不然既以私意爲是
非亦眡與我之情厚薄爾已爲問法情比既事我所非是之不
相能所是非之又惡其自私出也竊至尊之意重疆場卽可以
疆埸中之至尊之意責效迫促而獘重難卒治米鹽煩苦可因
而去之可以意中之去之亦可以恩市之論意風指使人以徼
故彈簡受忤于此而發毒於彼苛察繳繞令當之者無所自解

是故逃將喪師可慰舊職也反書遺■可勿伏椹質也貪汚受
賕可減等也且可牒仕也而獨木強坐不稱意不善承奉者斲
斲乎致以文深抵冒殊死于是朴愿方正杜口齰舌重足而立
而貪婪競進之夫伺主者意多方中詗設羅鉗羅所忌惡者殺
人以媚之冀以得當其快苟得當其快而見寵雖斫比干烹夷
齊庸何傷長安道中斐斐往往朝參罷抱膝馬坐下卽商所以
剸人者某寡惠於我若爲我報仇若有我爲若亦如之易七首
以刺人何其忍乎則前所謂卑卑鄙夫尚得爲賢矣哀哉本以
其私意也而儼然天子之公法雖有辨士之舌亦烏能窮其詭
邪悲夫一朝之上各樹私人各懷私怨此急報之彼又報之人

材摧折。曾幾何矣。日相尋之未已。運籌所爲控■狄。務財用哉。子丑之交。猖禍之虐。言之使人至今病痒。執政先生。宜以此時。滌濯前鄙。輔殊治化。急所當務。擇人共職。振紀綱。核薦舉。公銓覈。責守令。廣諫議。屬久任。勉將士。實所以防■何策也。議戰守何術也。兵何以不驕。盜何以弭也。屯田馬政鹽法。何經也。賦役財歛何法也。參前代之制。法祖宗之訓。兼今日之弊。重廉讓以禁賄賂。釋私意以正是非。則賞罰名寔。自不渾殽。奸究顧化。賢良氣奮。而朝廷之事無成功。未之有也。雖未必幾畫象之治。日月不蝕。山谷不震。麟鳳在郊。祥瑞日見。然訟獄衰息。國用富強。囹圄長感。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則荀子所謂法後王。固不可黜

耳。執政先生。播揚洪業。銘功鼎鐘。其爲身家。豈不亦猗與盛哉。然後唯兵所欲爲。無不可也。執政豈無意乎。古者匹夫。得接見天子。而今公卿閣閥。蒼頭廬兒。出入傳呼。肅警于建章。愚生么麽。不足以當靈履。度觸忌諱。然猥以當有災異。舉直言極諫以聞。循之博士具官。采萬一焉。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若不見怍。當具艸野之策。條對急故。畧見施行。天下福矣。幸辱候人之進之。王臣王臣。

文論

文固未可以二二論也。號屬文家衆矣。何其不古耶。豈世漸使然。不可復哉。抑作者安於下乎。特達之士。以爲當急應時。立功名。區區甚鮮。壯夫不爲。何益。又有以爲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正欲反朴。見諸行事。何徒美其文詞。以曉曉于世爲。是二者皆是乎。更相笑也。豈可謂無見。雖然已甚。未見其大。亦作者過耳。嘗試論之。古之儒者。載籍極博。必考信於六藝。通天人。觀古今。不能身通。則專師通一經。然後著作成一家言。夫宓羲造書契以後。六經尚矣。易以明陰陽。書以導政事。詩以和性情。禮以別等威。樂以美風俗。春秋以正是非。其言皆至德要道。不可以文辭

稱。然文至矣。仲尼刪述六經。獨其志在春秋。丘明高赤爲之傳。左氏獨詳。又爲國語以表之。此史所昉也。其間楚相荀虞呂不韋。往往捃摭春秋之文。采取成敗以著書。不可勝記。他如老莊筦韓。申墨關尹文譚之流。各著爲子。又雜史諸子所昉也。其文人人殊。至周禮儀禮。爾雅諸書。其文皆非聖人不能作。或非之。大約今所列于三經。不可廢也。漢興陸生稱說詩書。而世本戰國策間出。司馬談遷父子。乃論纂前籍。罔羅逸文。作史記。班彪固父子作漢書。昔稱遷有良史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而固書洽通典重。議論頗不詭於聖人。于遷何多讓焉。故六經下有左國。而史漢遂爲高古絕倫。下此

自不遠矣古未嘗以集名書漢藝文志所具亦多不存因劉歆輯畧後東京乃有撰集古昔若當代人所為文類編之曰類集辭令論敘本乎著作導揚諷咏達乎比興先王遺澤未泯士習深厚風諭諭議婉而章肆而隱曲而中從容而意獨至其陳制申奥忠而不阿直而有禮億中時獲知類通達可謂賢喆之文矣如戰國魯連之射聊城樂生之報燕惠李斯之諫逐客豈非近代書疏之首哉屈平放逐而作離騷宋唐景差之徒效之大風房中猶楚聲也錄別十九首詩有三百風子虛甘泉諸賦寔麗以則洋洋乎武帝好儒稱選言弘奥制策典則多爾雅之文即賜侍臣嚴助吾丘等書又何雄厚也故漢儒雅踵生賈晁董

相鄒枚長卿以迄更生父子子雲之倫格王正事罔非經義華据溫文各爛如也當是時史有儒林未列文苑鴻采大篇獨班班見之漢書中故漢之無文苑也非無文也夫人而能為文也後漢書實始傳文苑競新濫而文益衰然所載書議尚為可觀陵遲至於六朝屬文家二以連類比辭其文靡靡唐承其弊習俳儷陋麗很不振獨有詩然蘇李之遺建安之氣殆盡不可復惟其律及七言古絕何為得致耳元和而後漸以靡薾施及有宋終以不返繇此觀之韓脩武之一支前晉陳理斷然豈不亦偉與柳州廬陵雜以荃态蘇氏父子多以危言劘上古爭臣難之其策論可謂善指事意至稱其直軼秦漢恐燕郢也後此時

也吾烏能禁之而又烏用昂之哉其時儒者多明聖人之指微矣然於出詞氣頗不雅馴安見不可以秦漢之法達其辭也自梁昭明為文選選始分諸類自是文體益繁備為文者乃各為之賦者古詩之流詩體最不一頌誦功德也王言曰策書策簡也曰制制裁也曰誥誥告也曰勅勅正也其事重封以璽曰璽書唐宋曰批答臣下陳言曰章奏表疏章者明也奏進也曰奏御曰奏狀表標也謂標著表白之也疏疏通其故也議宜也其陳便宜慮有宣泄囊封以進曰封事其應詔陳政獻說曰對策曰射策而糾罪有按劾曰彈文其書志記序論說解辨原七問對連珠之類更為悉書者舒也記之言志也志識其實事也序

者緒也敘其事緒也論者倫也綜羣言而倫次出之也說者述也悅也解釋也辨以决其難原以探其本誡以警其違贊以稱其媺引題辭以倡其端題跋識以標其尾曰七曰對曰答問皆極其往復以盡其辭曰連珠曰雜著皆隨文以發其指也其用之公府則有啓有奏記奏牋用之黎庶則有譜籍簿錄徵信百官則有關有移文軍旅則有符檄有露布啓陳也牋表也譜普也籍藉也簿圃也錄領也移易也關闢白也檄覈書急也師有功書之露板不封曰露布其大者敘事之辭曰傳傳者傳也以傳永久也碑誌記之石以不朽也諡議行狀狀貌也貌其行事議定其迹也誄累也累其行誄之亦曰祭文曰哀辭是諸體者

立文人益已鶩難賭其爲愈多其文愈卑要之能不離雅馴者近是惡難言也世之學者業欲治一經得富貴安得廣徵事此其所爲名高號能屬文家又甚苦原本經傳博學強識慮發其聰明小有才能持說辨以達世亦取其易爲者爲耳何必左國史漢訓辭深厚令人詰屈哉旣以如是則不類者必且詆之非恐其勝之也見穴之也是故薦紳役傳瞢樂其便近而稱焉流俗之士欲以其求田宅逐什一乘堅策肥恩有司之心爲文顧不望風而靡乎其賢者急于合時不遑洽聞亦甚喜夫一日而至者也相以易曉忘其鄙倍束髮時誦一制舉義長而苟協平反觀一二近代集爲詩古文辭卽以向所爲制義者充之耳它

能省逸書小記綴其奇字則洞心駴耳矣已悔之道無繇至則又有辭曰世漸使然不已岐與生今反古有識者所譏詩必則三百三百而前誰爲者文即則六經其如六經而前何丈夫貴自我作古耳楚越之蕤挑離之語皆可益典墳齊風雅焉藉第令有志古道然不可卒致其所爲鄙倍者天下又且稱之不衰欲其舍所學就不可卒致之門是猶以鞭御狸也猖披之惡可勝歎哉以是求修武以後諸家亦已萬一矣何言秦漢何言六經邪夫然能爲涉獵如以辭而已者已美矣國家文治甚昌雖嘗以經義錄士而古學加修益令深于義理之文且以觀博約之致王體國法經世之畧苟若是者固已儒也豈謂以今之鄙倍然哉高皇帝時佐命之臣宋文憲劉文成以文著他如高劉黃王諸公皆風調諧美邪之彥也至孝皇之世李北地何信陽愍學者之不逮其意而師詩乃稍稍爲秦漢之說迄于嘉隆濟南江東拔茅而前而歸唐又以平衍達之雖曰經學尚淹可歎才難矣此數家者皆能槩見有不稱亦所不免石渠白虎故事卒鮮所尚潛谷本淸其所著書於言經無異然敘述編史纂飾國家之事爲獨近雅諸言道者又出詞部倍稽柏與籍置之不論矣嗚呼世無仲尼遂無所折中與治世之文古以厚其指遠亂世之文靡以薄其義倍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以昭治世之文意在斯乎學士可不勉諸士自念欲通天人觀古今以

其餘爲詞賦莫若多誦法古昔然百家浮稱未可一撩要其至德要道統乎六經擴而十三經文辭爾雅敘事達義則左國史漢大家畢矣學者務爲省覽誰差采之以訂雜注之紕繆剪章句之蕪穢辭義之同穴正泉流之乖析一遠鄙倍返諸大雅以繹先王之則明當世之務豈不庶幾儒者哉卽曰壯夫不爲破碎大道吾不信也故吾嘗曰溥本於經鍊要於史修辭於漢析理於宋文從古法詩從正始而好學在乎定志詞達在乎辨雅雅辨也雖仲尼亦引之升堂矣顧就將何如耳文固未可一二爲時人諭也

結客賦 有序

古之結客者。意欲以有為也。風既下。天下處皆舞知以相御。上者能獲虛釆名。則豪俠稱矣。同巳者黨之。異巳者排之。此即所謂引義巳然諾乎。如其如是。則如絕交。交絕也。雖又及之矣。莫誰何也。嗟乎。天下若遂無知我者。與以今之俗。求一折節好客者。巳不數數然。然或有之。欲其無求於我不可得也。巳不能貴寵而獨以古處責天下士。豈特古之人不幸耶。聊作結客賦以況其辭曰。

有游俠公子者。為人雄駿。多知自將。文采豔藉。言笑儒葛。編貝縣珠。意常嘌讓。喜弋獵鼓琴。酒後擊劍賦詩。又何壯也。嘗慕四

君之風。門下食客近三千人。攏囊命棹甫拾乎吳楚閩越駕轅約結。北暨乎燕趙齊秦。而公子亦好遊天下。歷閱九域。浮宅五湖。方內琦行瑰異之士。以迄鼓刀販繒之徒。莫不折節致禮。枉道而顧其廬閭。有東郭先生賢。欲往謁之。先生索居東郭。故以東郭名。寡交不盜虛聲。性厭往來。獨嘯歌而學躬耕。公子乃乘雲輅。驂飛黃。建蜺旍。昭紫電。拂霄埒而雲流。經壙埌而潦收。歷鄉嶍而入通谷。攬琴轡而夷猶。巷承隘而不能容。顧止車騎於道周。獨詣衡門。固請所願。先生亦素多公子行。艮久披羔裘。攜杖屨出見焉。公子御冪長跪。意欲自表其下士懇懇。而先生徽纆。顧霄不翔。藏實玉色。衡視汪洋。遂若不能達一辭。徒有婁有

且。頫首皇皇而巳。先生徐欠伸。梅梅藹藹而言曰。僕病犬馬齒載。隱處於此巳數十年矣。生平無所底。獨畏見貴人顏色。有賢豪長者來。必踰坯而辟之。私竊自得也。今公子不我遐棄。儼然辱臨。以夙知公子愛客過數。故敢勉而修蓬畢之客。發質确之心。公子得毋有所謂乎。公子乃染辟不敏。再拜而前曰。下走小子。無所遠覽。然嘗惟古人之風。引義慷慨。藉交報仇。令天下誦之無窮。如戰國孟嘗信陵平原春申。皆養客以乘會立功。可不謂傑與。今幸得見先生。先生假以益我。先生迫然笑曰。吁。賢哉公子也。然今非其時矣。僕自度狂詩。無以益公子。而不敢不陳其情。伏念公子秉青蘋之質。毓隋和之英。佩蘭茝之芳。脊龍虎

之業。砥行孫志。何患乎無名。而徒慮今之世。為四君之豪。僕恐公子之無所成也。嗟斯世之式微。何罔極而無良。心之憂矣。肺腸卒狂。公子獨不盱衡天下乎。天下奔走維埶而巳矣。天下熙攘。維利而巳矣。竊見夫雞盛高閎。抗奕帝京。父祖三公。身膺九卿。孫子姻婭。持橐承明。虞魏顧陸之昆。金張許史之門。累纓疊轂。丹轂朱軒。并軌而出。則彩旆匿曜。比落闐噎。列兵而旋。則蘭錡排縈。哮闞內設。於是賓客雜沓。冠蓋茌萱。摩軿擊轉。五雋轟轟。雲合飆集。塵驚電驚。果其權壓肺附。中外傾頫。業欲譁眾而取寵。固必扳衍以相爭。與其懷材而坐困。毋寧喬詰以獵聲。苟願通細旃之呼吸。何妨拜董石為父兄。是故五侯之關胥。七貴

之僮僕皆彭蠍羆屬霧歘苯蕤纒持奏牘守閫閫之洸洸騤顧
膺於王宮乏肉好之磊砢膺嘉客而弗與通僨其揮叱莫顧幟
敖左聆徒撫膺以死結媿憚殃之貧賤輕耿之輩撞逐之夫乃
益小蛇大附葉拱傴僂雖假辭於掃門寔內懽於子都寒暑造
請褎奇貨而懋求索聳燈行露要辭茵而偪於塗展軨郵匆攘
臂前驅睇眯則從其目之所眂欬唾則慮其聽之所指將搢脇
而厎施甘餂癰而舐痔成貝錦以涵譖羅厔眦以得喜當此之
時自謂捐頂踵以瀝血質父母以相矢殺身不足以報顧爲知
巳者死及至執衰權謝上印罷歸閉門不仕三徑艸腆昔日兮
繁華今日兮落拓望車馬兮風從從斐遲遲於長溝乃始効鄭

子之慨中癈尉翟公之傷羅雀不亦所見之既晚而人生復何
樂乎或有朔辭北闕猶居武昌輦金帛於章臺聯音問於未央
夜馳數行於傳置勝縣尺一於巖廊使者旁午絡繹徂攘結軼
連轡載道炫煌能使隨夷涸而羅雀跖蹻廉而獲臧用是閭里
傾駭羅景投契徼擅重屣反首虞至隱民厭私寓乘將事憑雖
黃於唇吻逞捷幡爲遊說藉徵棨於有司晝入幕之陰計囊橐
魁宿以奸闌分刊桀心而苛細贅聚嗖佞以懃服圉夺掌距以
頤縶乃用氣食其鄉人使酒放恣而睥睨而婭婭廉謹長厚好
施者益歔歔其遁跡無聞曾不若彼之陪隸何則重失勢也鄙
不然而隱賑盈萬卓鄭擅藏事權務庶節馴巨商鉅覘廢居賺

賄溢箱籠櫑雲楯齊乎發越披香與騎蹀歛盛乎長壽吉陽沓
冒銅切琳珉夜光鍊日供具謠賓置酒肴核髓萬金圖玉斗倡
優紛竟絃叩宮徵導於瑶席之右妖麗雜徭祭飄紛裶列於[illegible]
帳之後筒中白越綸絮方空葦薦畫綢錦棚擊鐘試弁戲車嗥
譁爲雄迭倡更和主人入又促柱貎厲容前爲壽時則巧餞綢
繆劇啁永夕淹嘗作娸嫚蕩脫幘漿酒藿肉噉炙膠顧洸渥其
餘汁貿易速仍灑削脯胃乾沒其餘澤相繇之九山難以快其
偏嗜歔屁之辛擅難以充其躭覘何則重得利也今夫髻亂束
髮同研細席抵掌寤寐紬繹載籍自謂退則蹈鴻冥進則攔金
册追步羊左之芳躅遠軼陳雷之膠漆泊乎騁轡千里高舉六

翮念誰昔之携手已離逷如遺跡望故人兮不來涕沾裳兮脈
脈貧賤兮心相知富貴兮不可測彼既逡豫而自康此安得不
侘傺而失職已知夫情之固然又何於邑而太息乃復懷范張
而搤掔慕王貢而加額何異常羊欲舞執既斬之干戚精衛西
山報難窮之木石亦祇伊優抗髒撫中製而血化爲碧故知世
道險巇張張安之竊伏自念令人傷悲朝爲刎頸暮爲寇讎同
巧相勝同力相謀智藏寮狂比介離尤見便則奪佗何所求陽
浮道與內深次骨藏莫邪於談笑鍛飛鏃於痛哭剗革利於佽
飛斜經甚於底剸其始或芥蒂於一言嫉用靳之而狐疑遂至
膞以奇眦轘裂宗夷雖向所爲白日之皎金石之堅亦欲食其

肉而寢處其皮然而父母之仇猶可締恩同儕小利未獲則更
源於不共戴苟貪惏而競進昆與弟其相戕毀念骨肉之殘胥
又何有乎知己是以方正骨鯁坐而待斃往往因此而奸宄之
自相蹂藉抑又不可勝紀矣繇是觀之豈特隙啓於子元偕伴
於泜水也哉彼夫杜霸魁岸閻闇剽悍背公死黨椎埋武斷徵
檻車爲亾命擅藏匿而畔換犬者齁牛脫尻千乘丧車即能遮
殺尹公舌斷輟儒投牽霤醵栟市豪居劍鬢髮揹畋裂指屍終
扞妹然伏鑕受誅然振窮周急頗有國士風雖陷於刑辟則亦
結客之雄者也豈可語於世之相軋相攻耶爾乃魏其武安之
報淮南八公之故固喬之吏臧膺滂之黨錮雖委頓於時窮君

子蓋悲其自誤若夫操觚濡翰摛藻屬文騁雄辨於藏耳齊墨
鈔於羂雲斯固宜明智之所爲美談而謏聞也然何爲負力怙
氣變言詆訶忿鬻喑噁謫譏孔多好摘其所非是辨者亦無如
之何或一字之齟齬遂沒身而齘齒侈詡矣以中人讒毫端爲
朋比倚銀艾而墜其稱又何價慊乎魚目既譎訴而妬之恨不
剸刃於其腹以言餂爲工巧倆胥春而旦讖須搖而受毒蠹相
稽而莫知爲謊追夫大讞未還其私慾乃嫁禍而造蜚語結市
井而匿主名相與畜聾而豺聲嘗汝當其鞫躬舟旋磬折睇眴
促尊行觴偓促儷讌然而噂沓夸毗貌調相養茹吐侜張刻於
巧詆獄讞擭穽援篝慘於袁甲敵戰盡頭不足以喻其險雷霆
不足以竆其變若斯之態何可令人見也是以朱公叔著書而
示絕劉孝標廣論而竆流五交三釁蓋有繇矣故高尚之士遯
世長辭匿軌市藥淪形織屨東皋可以滅名馬牧可以勿號韋
稱至澗恐無以報井丹卻信陽之饌荀恁公東平之累瞻鬼蜮
之禍深乃上容而閉關愿著書以怡老探石函而藏名山與其
苦怙億而捽胡內布渠荅而貌疆頹何如危江離而佩蘭蘸聽
飛泉兮潺湲歎歷歷之難全勿沾沾以自喜寧絕跡而不交非
果有不得已者歟至於遨遊典籍之圃揖讓德義之林輔佐而
樹談積解后而播徽音解縛之相釋禍之儕涵濱而爲尚父版
築而作霖雨此之謂交寔因乎其所遇他若荊聶之義曹專之

勇鄭恩恩耆擇然自重夷門之老處囊之客奪晉鄙之軍周魏
齊之厄誠唯古之人爲能蹈其迹矣以今索刀錐之能類豺虎
之殘戮利是徇其心孔艱而望爲古人豈不難哉豈不難哉先
生之辭未畢公子漁墨遁逃下帶而視已自膝席墨墨抵几曰
小子毳毳徒以爲散黃金多結客庶可以有見於天下何乃知
流俗之偎薄人情之蝥毒今遂至此也請謝諸客獨從先生遊
闡天下之變服古人之修重布衣之所厚終身而無它求擇而
後交毋爲毗呰之所羞但恥夫富厚之家日夜持籌交不出於
里閈名不聞於諸侯徒徼厚祿竊高位美田宅侈千騶飫淳熬
被珠翠老然而臨屬纊睨妻孥而眉淚雖翰檜題湊無益於銘

誌誠欲以小子生平所爲愧之耳。嗚呼。世已如此。將謂之何。熟視兮太息。乃與先生鼓掌而作歌。歌曰。秋風發兮艸木衰。人生結客兮少年時。黃金盡兮故人去。世無知己兮將安歸。

九將序

予讀方密詩至對酒從軍[illegible]變庚午春日諸作暨覽擬上求治書文論等篇則慨然曰異乎密其才奇其言激切其憤磊落而不羈殆處退暮貧賤者乎予知密則卿大夫之孫子也皖桐之間山水峭潔風俗侈麗英髦衡連密從祖父庭詢之餘客與適志寧有慨耶夫何而擬離騷也史記曰離騷猶離憂也作者不得于君積者又託古之不得於君者以發憤其志密乎曾有此乎間即盱衡當世有所感激以不世出之才行起爲之功名未有量則密之擬騷示志似非所宜然士負奇才砥行好古冀即見用當世鼓其盛氣立功名以爲宗族交游光寵乃數上書而不一遇退處艸野感嘆今昔而放其抑鬱不平之氣于聲詩者

固比比是密特進其詞意于離騷之間以自易焉已矣今其所著播在通都讀者考其名義玩詠其詞則亦可惻然而悲矣嗟乎密幸負其才氣爲卿大夫之孫子也今世尚毀譽士苟高志大言動稱古昔則衆族之善乎孫登之言曰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此予龍幼安之徒絕迹高蹈良有以爾予按密擬上求治書云今天下蹈路不禁而欲賞信罰必名實當是非一得乎初爲其利而故亂其是非究且怙氣執以爲見其當然文論則曰士自念欲通天人觀古今以其餘爲詞賦莫若多誦法古昔然百家浮稱亦可一揆要其至

德要道統乎六經續而十三經文辭爾雅叙事達義則左國史漢畢矣推其志則盍天下已任者而或以爲宋景以降積離騷者凡七人其文迄今列楚詞中若是則寄所著固足傳矣且皖桐於春秋屬楚其地撫居巢控荆襄帶樅陽出廬江此昔漢武魏操周吕所嘗發憤而起登封戰鬬之處游其地者慨然而賦往往有楚聲況寄生長其地負才不卽遇欲不擬騷示志其得乎哉予亦楚人予里有萬戾先徐巨源諸子皆深湛好書抱道艸野又年長於寄其感時悃慫不寄若則豈別有自覚者哉夫寄或亦退求之矣崇禎昭靈新建弟蘇桓序

余讀寄之九將輒歎其才追往古情絕來今也夫寄之生清華之族資鼎盛之年驚才宏覧含玉吐勸卽奚疑焉顧所謂九將者蓋有不得志於世者矣猶離憂也夫平也怨在宗戚也是故辭尚隱複義取譎怪不忍巷伯之斥言蘇公之顯絕已爾寄之之所爲不得志者奚在其以是將之乎余欲推斯志也余讀九將纏綿往復情理無極意當探取雋妙節畧譏之私爲已有如昔人所稱拾其香艸者卒棣棣無所庸吾取舍矣因思之誰爲文選乎九歌割其六九辨掇其五九章取一焉使讀九將又奚以云也寄之酒酣每指笑聆明疎狀余無以難余讀九將益歎寄之論有據也癸酉冬九華弟劉城書

九將 井序 篇首各有小序

屈平作九歌九章以傷悼反復長言之至於數也宋大夫作九辨東方曼倩作七諫王子淵作九懷劉子政作九歎王叔師作九思大抵皆悲三閭放逐而沈汨羅爲述當時之意懷思歎息廣摭其文而爲之所謂讚賢以輔志豈非然與余素好其辭間作九將以攄吾所死結耳邃古如兹欲發憤其不得志往往然也豈必顯怒椒蘭之譖哀南郢之靈修乎憂心京京亦孔之將且因此以將之矣

終永懷

終永懷懷允不敢忘其終也

驪禹中以頓連石兮薄下春而景西陸撫嘉時之長遊兮哀民生之何能穀殤飛隼之翺翔兮將栽止於何所鶺鴒叢於棧樑兮又焉知其匪茹人生各有所欲兮怏邑鬱慮乎論鋪罘罳彌于嶠扈兮已于罹而何棄愍衆人之或或兮莫不夸毘而馮生擱然貪惏而罔知其究兮攫網深爪以相爭何堅肥之足殄頤兮讐圭組以弁行利饞囊以錢刀兮迫齒耋而忽忘怵居徒之狗賄兮豈惟僕僕而致也覩令名之鮮終兮烈士甃來而是也已疾瘣木之無枝兮又翾然頡而集之放餘皇而解緈維兮正絕流其誰及之余惜不測其所終兮方自如以恣睢迄縱橫之

王於巳兮。邇齋嗟而涕洟。蘭以薰而自爇兮。膏以明而自滅。達者審而蟬蛻兮。務猶猶以怡說。何所不得吾情兮。斯役役者爲誰。耿吾純絜之既終兮。請肆爾長歌以永懷。

念誰昔

念誰昔惜往日也惜誦時不可失也

念誰昔之冤罥不察兮。徒以羣爲信芳。索揭車以爲紫衿兮。緝薜荔以爲翠裳。既畦蘅蘭之必茀兮。又畜胡繩之軋芴。愼溉滋以㷗歙兮。芝高苣與伊蔚。時巳邁而不采兮。條揫歛而落萚。前後㮰而萷蔘兮。茲荒穢其漸蕪。衆盈脊以謂陸離兮。孰云蕭艾之不可佩。彼蕙茝徒棄如遺兮。何爲博蹇之修能。忽不淹其西

遷兮。泣前修之行遊。曠歲月而猶未有所抵兮。又安貴夫躡景與駃騠。云駕鸞皇以啓先驅兮。衆固輾然拍張而哂之。策駑台追逐而旋渟兮。衆又紛挐轔藉以窘之。將欲效突梯滑稽以詭適逢遷兮。中顧溭涊而不忍。寧於邑轗軻以侘傺兮。焉得不多瘏而覯閔。感鶗鴂之先鳴兮。疾伯勞之西飛。猗發越以蔚蕤兮。慘搖落以具腓。歲冉冉其忽晏兮。毋騁少壯以爲早。水東流而不可還兮。人骯髒焉以老。老兮人所常兮。胡然而彷徨兮。遠兮眺兮。勞我心而不得見兮。

忝自鞠

忝自鞠自愍且艾也愍愍其窮也艾艾其無忝所生也

台幼服此好兮。恐亟没以無忝。紛詩書以簡畢兮。治古昔而常嗛嗛。意乘騏驥以遠觀兮。驂騧驪以爲鴈行。鑊虎襲而鍪騣軥兮。飾明月以絲玄纕。固將樛流以采問兮。擔簦叩柮而復言返。世溷濁而譁衆取寵兮。夫安知嬾我之尚博蹇。進余不足以拖綮於巖廊兮。退余反見詆訶于閈里。惟耿介遂以離尤兮。比落烏敢以臧否。審周道之浩溉兮。孟晉不憚而難至。豈先王之不可學兮。何瘖噁謷言之並譊。累蕙珩而陰鶴蓋兮。孰愈強繩樞而婁婁。甚矯誣而財多兮。甚恥夫踖躈而蹉跎。隆魚目以爲奇珍兮。何必周璞而後珝斷。斡康瓠之足寶兮。又何歎隋珠之拓落。應龍之蟠潛淵兮。豈類鮀鰼之穴污泥。鴻鵠翔於壓㕒之表

兮。豈鶻鵃之騰搶于蒺䔧。緊知者之囏難兮。歷千紀而慨遇莫困辱於好修兮。嘿嘿猶未免於嫉妬。孰灌灌以方齊兮。顧歷歷而揚匪。奚知謠諑之誣以善淫兮。何自矜其蛾眉。懷攸好而靡敢發兮。念所生而靡敢它。傷汨汨之竟無人兮。心忡忡其云何。

陰女赫

陰女赫極反側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極之也者罔極也

悲同風之霾颶兮。窘陰雨之霃霒。逞飛廉以發發兮。縱屏翳以苦淫。伊白日之昭昭兮。欲晴之而既蔽。匿長夜之攸攸兮。又以余睥睨而見恚。饑鷹厲吻而搏鵻兮。熊貔奔騰而啖食。貿者擊

搤而索處兮。斯復何時而敢闖。歎息鷹鼠之啣囊數兮。何挾而
不可奪。即與羊謀其羞兮。何威而不可作。苟抵巇而計得當兮。
蛾行剽而焉問所親彼骨肉之相戕兮又何有乎它人羅笙鼓
曲旃于映榭兮。揚阿錫金華於後房。極膏腴以享榷會兮。擁蘭
錡崢闕而供張。僮僕贍餅盪而橫兮。賓客驚欸而不敢卬眡。奧
腓眦而剚人之頸兮。寧肆殺而奉其意指。憑言关而漁食兮。互
掌距而侜張。豈肺腸之自有兮。俾小大之卒狂。夫赤芾而乘華
軒兮。孰非人之所恒欲。顧叱咤傾軋以排陷兮。又何加於其祿。
謂桀心其宜快愜兮。吾見其煩或而愍也。中詷而肆毒東兮。吾
竊以夫人之太忍也。蕤衎蕤穠之榮專兮。沾商露其夕墜。盛華

縢其亦何賁兮。保喻侈之能弗匱。以蟻蚍之遊霧兮。然亦死於
即且。元龜其亦殞於夢兮。松栩中虛而守門閭。君不可不愼所
爲兮。勿謂皇剡剡其久欺。輒顚而首隕兮。斯固里人之所知。底
劇而宗夷兮。計反覆亦何得。當乘權而滛威兮。彼鬼蜮其將安
極。縱反側其可極兮。念修嫮者長此困窮。苟昊天降罰而世淸
平兮。君子又何患乎鬱鬱以終。

勞作所

勞作所所其無逸也人雖欲不勞不可得也

陟長薄兮望前陂。紛車馬兮何斐斐。歲云莫兮日巳施。路修遠
兮不得𨇤。驅轠轤以鴻絅兮。塵雖徹空以安極。雖展軨策𦾔以
鄖勿兮。衆殷殷軫軫其誰息。頻余漂漂以振遐翮兮。瓜好我之
巳寡。駕出遊以寫心兮。能勿重殄弃于車馬。車轊將折兮。我馬
虺隤。被裼䙰襀兮寒且饑。睠睠故鄕兮豈不欲還。顧貧賤兮獨
難。猗彼富人之子兮。曳褕袣而廁霧縠。飾珠瑛以偏諸緣兮。金
塗鍋鍉而喝丹瓛。靚莊的𠴫嫚嫚以嫛媰兮。靡靡玩好萃蔡而
閒都。燠曼延而咲淳厚兮。守華屋而自娛。瀼露零兮沾蔚蒀。繁
霜降兮殺蘋蘩。歡樂極而哀情多兮。孰不嗟富貴之何益。余憚
墊芺慘礉而愊憶兮。矣姍嫚輕婧而猗蓮寧局室而蘆簾兮。儻
蕩上客而遲迟。逢僤怒不徹而是椓兮。敢效我友之自逸。感日
月之方除兮。引職兄而彖息。少年兮白髮生。晧首兮猶在遠行。

勞勞兮曷其有巳。歌者苦兮多悲聲。

告台顚

告台顚悲反覆也巳反覆矣若之何其告將誰告乎曰

告台告台也者不敢告于人也

凛浮雲之奄忽兮。謫𤯝厲以互相踰觸石膚寸以幕天兮。肓颷
遌迫而前驅。昧㝠㝠以倒行兮。即霹靂吐火而盍懼。瀉醽褕樂
而戚中於謇謇兮。又何慮捷徑以窘步。蠢黽之沸鳴兮。安得牡
鞠而揚其灰。域有狐而叢棘兮。嘯怪鵩而畜蕪來。伊管管而卒
瘴兮。跂踦狠顧以犯科。顚隮而日蹙兮。豈民言之太譌。豬衍溢
而無坻兮。困窮閻而憯莫知其故。候我美人之聖聽兮。惜無騏

驟以先瑤。下竝舉而虛喝兮。揚沸而不滅炊。瓜疥瘲而不潭兮。
迄瘫疽其又奚治。猖披兒很而自臧兮。薰胥好朋以相訛。魑蘊
隆而蕣蕭枯兮。松柏安能以榮其枝。彼以蕙荊而職尊沓兮。朝
頫頸而莫陷以連坐。苟得逞私憤以獻寵兮。滿讕誣天乎亦何
不可。昔于爭而被沮蘊兮。員諫而浮鴟夷。賢固不必受報兮。忠
臣槩不可爲微太而箕狂兮。蠢莚而爲富翁。夫孰非知者之先
幾兮。雖溘死流亡亦何庸。方正逆曳而倒植兮。自前代而莫不
然。喆王何嘗弗寤兮。誠不如相時遁延之獨全。迴流湍以徑度
兮。亟揚舲以鼓枻。施五采匪色於短後袪袑兮。何不可以攘袂
翳肱既已九折兮。雖成良而疇服其藥。目踕不能自鑒其喠兮。

豈以無故而使矐。鋃艾且以淪喪兮。於布冠敝屣乎何有。胡我
生之多故兮。不自先而不自後。岑岑涕泗以伊嚘兮。吾焉知此
何時也。姱姱以終其身兮。又烏足以爲非也。

矢神聽

矢神聽神之聽之中心告之也

倬有昊之弔靈兮。何參差以畀不均。䝞謕褫以聄聏兮。孰若否
之當春倫。熇嘗蕭而合䵤鄰兮。懷椒糈以爲鬱鬯。相放患而震
澹兮。弼送靈旂而狂上。蹴昌辭以祇告兮。開軼䙝䙝而降茲日
維聰明正直而一兮。厥言恒信于蓍龜。五帝六宗其俠續兮。鑒
岱泰其戾止。俊命時司執衡兮。帝咨咎繇以爲李。豈九天之敻
絕兮。孰察下土之中情。耿怦怦以諒直兮。掊招撟大角以爲正。
賢者偃蹇而無祿兮。讒夫螟螣而有慶。淵愚而終以殀兮。跖橫
而壽彌昌。玄烏何辟而假祈兮。赤燕何呑而宜男。舟白魚而何
萃兮。屋流烏而何瞻。天厲欲殄癸受兮。何假手而籍資履發。譎
槩弧而箕服兮。何不宣誠而使不蹶。雷開之阿邑兮。封金玉而
肆弗頫。新城之雉經兮。受讒慝而曾弗憫。常羊之前既椹斧兮。
何能乳目而舞干戚。相繇遂以九山兮。浣脅不死而安適。杳莽
蜂之耆毒兮。又給螫蠆而助殃疾。麒麐之耽耽兮。又使倀爲之
前行。亂何爲以冬萎兮。棘何爲以實林。若華羅生乎砥堵兮。菌
桂鬱乎山之後。意天軌之貪亂兮。余惡乎痛斯世而哭之。百神

伏而無主兮。雖巫咸其安卜之。

強消揺

強消揺悲失志也志既不得不可爲也又焉悲之然已
悲矣消揺焉夫安得不強也

茂彼亭皋之馮舄兮。有難高乎之菼葵。澹從風而猗柅兮。天沃
沃其無知。我胡爲以懮懮兮。紛姱節而無斁。瞰彼九暑而蒙羕
裒兮。何不變而綌絺。容甸未有室家兮。鼠思安可以戶傳。既不
克喋喋而呫呫兮。又不克諸諸而便便。俗已唆佞而見讒兮。甲
之辰余言行邁。黽余涉乎具區兮。夕余濟乎江介。舍楫遵陸兮
薰隧維塵。策駑馬兮胡與泰歷橫術之廣廣兮。遙望山中之無

人山無人兮木葉下。羌嚱嚱兮風以雨。蔭三藂之棲檹兮。鬱通谷之宿莽。胥夷猶其言旋兮。耿虞谷而勿追。弭脂牵于道周兮。振迷飛而尚羈。峰成英礉碞而艸叢兮。木桑閼過辨而藏流淼瀞湲而絕梁兮。厲盈盈而莫舒。懣颰叟之收潦兮。蔀部婁之無木。何不歸采蘭兮盈匊。陟山椒兮歌此曲。少歌曰。有鳥東飛兮。翔彼故林。泄泄羽毛兮。遺以好音。山阿之人兮。晏晏披帷。芳桂爲棟兮。杜若爲楣。庖有豫章兮。凞有畱夷。索處難老兮。欲控其誰。常羊消搖兮。不知是非。白日巳肝兮。惡可以爲。

抽亂曲

抽亂曲中心且抽長言之也

桂酒兮蘭湯。玉液兮瓊漿。列大離兮獨彈。陳塤箎兮浩倡。考鐘鼓兮繁會。紛鸞颯兮鏘鏘。疏越兮綴節。激徵兮變商。五音備兮良工悉索。曲未闋兮心不懌。屬兕觥兮如噎。張華帝兮云夕。縣鞞琫兮劍將旋。序大侯兮矢不可射。儈鄭蠲兮起舞。勞矜蕊兮今昔。顧謂四座兮且相和。儀傞傞兮交舄。我不樂兮復何時。瞋目伉慷兮如遠行客。鞠茂艸兮周道。再三歎兮用老。交不長兮日以新。所好不諜兮誰爲平生。親志不得兮褒以危。漚白菅兮爲繩。徘徊劇戀兮自失。太行岁崩兮將安之。航單亟而幹既斷兮。陳揭脊而廩巳灾。山將頹而木安植兮。空無雲而殷其雷。天蒼蒼兮塋靡靡。黃鵠遠舉兮不集。苞杞要領且不獲坳兮。安能括愛乎妻子。貢索嚳嚳兮。卷舌煌煌。閣道流孛兮。且于欃槍。熒惑守舍而生角兮。太白經天而反逆行。斜屑憂兮不可言。撫膺兮不敢望。蕭蕭兮泫泫。淅瀝兮多枯桑。衣穿空兮被以霜。譏譁嗚咽兮聲不能長。欲有所如兮誰從。不得至兮山中。既醉兮泣下。魂綿邈而飄搖兮一何苦。倡曰。悅兮忽兮。鬱不發兮。心既憂兮。方弗見兮。野雀無巢。東西飛兮。信宿誰舍。揭而歸兮。采采芳艸。遺所思兮。佩而棄之。然且疑兮。服彼夜光。毋亟投兮。維今之人。曷能周兮。江有岸兮。石則研兮。饕不敢飽。春白粲兮。梟炙不薦。惡求彈兮。林木何翛翛兮。長路何漫漫兮。抽我心曲。巳爲亂兮。亂曰。巳矣乎。怒如何世無知音兮。又焉歌。江水深兮風揚波。

日莫千里兮傷心多。

稽古堂二集序

國家數百年而大文人不數出東南自弇州後寥寥矣天生寄之兼才博學豈尋常哉自角丱能古文詩賦其著於時者不待言獨筲中所存亦不下數千萬言古今之故斷斷如也今年江上遇風沉於江矣豈天不欲人英華見哉抑欲寄之再發憤耶余服其才難惜其心苦因從友人及他處四搜索之選其最者得若干篇亦欲以慰寄之亦欲以勉寄之也嗟乎今天下人事制義其善者千不得百十善此者生平所作稱善亦千不得百十乃為古文辭動即稱善即災木以傳通都不亦誣乎寄之嘗欲以古道勉天下天下試讀其文觀寄之所以自勉者即可以

勉矣勿徒歎寄之之才六不可及也已卯夏同學晨父周岐題

稽古堂二集上

擬上求讀書見人疏

臣見艸莽之士伏闕上書甚數數也大者徵顯秩次者蒙采納最下亦見客不抵於死誠我聖明能受諫矣然臣不敢謂聖明能受諫也今之上書皆未敢有直言及左右者況責難於君乎上書之獘莫甚於今日臣在艸莽復何敢踵其獘然竊見天子之聖求賢之急天下之大卒未有一言得治天下之要而冒死為君直陳者也夫古之犯顏敢諫之士言切君身直指左右自

分必死而聖主往往容之聽之誠以主聖則臣直故樂求直言以治天下天下所以不治者上下之情不通也求直言則上之情通矣敢直言則下之情通矣而其要在于讀書多見人讀書則知求言之當急矣多見讀書之人則知聽言之甚樂矣上下之情一通則宮中府中事為一體壅蔽不生奸邪之計無所施矣夫聖主亦何樂於壅蔽以成其尊嚴如神哉其間有利於尊嚴者然後乃使上下間隔上下間隔乃冀倖英敏之必用耳目用耳目以為察察而彼乃得從中竊其權焉千萬金之家其僮僕左右即利其主人翁作使貴倨不輕接見賓客然後得蔽之以為乾沒或借勢以氣食人況君門遠於萬里者乎我皇上聰

明天縱法祖無斁古之盛典無往不行而卒未得一效求治而亂不止除弊而弊日生此何故與徒見羣下日以堯舜誦祝耳主誠堯舜矣而欲效唐虞之治不可得也時異事殊太古甚遠三代之事且不相及高皇帝嘗從容問宋學士濂而濂僅以漢高祖唐太宗爲對夫豈不欲誇張其主哉誠以治貴切實即起堯舜於今亦不樂有臣下之誇張也臣欲直言請從此始惟願陛下勿以漢唐宋爲卑而反復其利害則咨命闢門之治幾何而不庶幾焉前代亂國多出於勛舊貴戚后妃公主宰相宦官而本朝憂勤法度甚善六者之患已弭其四豈非熟察於漢唐宋之利害哉誠以漢唐宋之事日熟察之前鑑不遠其害安在

用宰相何以治何以亂用宦官何以治何以亂其間賢與不肖孰多孰少受諫之朝何以治拒諫之朝何以亂此甚較然不待智者而決也又况經聖人之省覽乎故一讀書則法古可以興利而除其弊一讀書則賢者易以合而奸人不得以欺罔一讀書則天下之士風鼓舞而爭求實學以濟時一讀書則漸與士君子親而天下之事得以上聞至于日與士君子親而天下之事得上聞則堯舜治天下之要道不越此矣如今者武英平臺之間未嘗不召對終日然召對諸大臣或老病或辭淺不學而九重黃屋尊嚴不測俯伏頓首上視天威已失其生平及一問而無以自對則流汗已爾又安能悉心畢議於前乎則以國家

之制待尊而君臣之情不相浹也唐虞之堂都俞賡歌遂成陛古即三代以後如漢武帝時侍從執戟日親羣臣柏梁燕會至今爲美談唐太宗時五品以上皆更宿中書省數延見問豈非天下事非如此上下洽通不得上聞乎又見夫妃嬪宦寺誠不若士大夫相對之足樂也太祖成祖時時與諸臣議事宴侍不輟莫非可傳可法者臣請得從今以往自乾清宮外乘輿衛從皆用士人使時有所諷諭叢小臣懷忠可以犯顏若大臣則自有其體耳其大者無過於經筵近習先期上講章有所忌諱則皆揃之翼日御前尋章一誦而已豈所稱日講意耶日者天祐聖心慨然一問而懷忠諸臣亦得以少悉時弊非明效與奏牘

之煩能不厭而忽之何如覿面剖陳也庸詎無關白副封者乎果其大臣自被晉接而小臣亦得親侍從上下洽通知無不言人材長短可以習而知之天下之故可以商推而講求之取鑑前代則有資治綱目遵奉本朝則祖訓在前而丘濬衍義補可謂詳備欲更何政欲與何典即與諸臣講其源委而後行焉豈必藉刑餘爲顧問考典故哉獨太息者今之大臣本不讀書一柄國政則高峻其門不復見客又安望其開導聖心以讀書見人耶朝廷奏疏半如爭訟半爲文移以不讀書故也故州野亾俚之奸猾擯斥不遂之腐儒皆得上書而亂日昃之聽又安在不令九重輕薄士大夫乎此臣所以願陛下讀書而天下之臣

子不敢不讀書也臣子莫不讀書而陛下日見之亦甚樂也多
讀書多見人而上下之情不通者未之有矣皇上如欲效堯舜
之治則請聽臣之直言始臣乃敢言治兵理財之事以備采擇
焉

史漢釋詁序

爾雅一卷曰釋詁詁古也訓古今異言也自始作籀迄於今數
變易不一其言頗譌秦斯作蒼頡六章高作爰歷七章太史令
胡毋敬作博學七章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楊雄作訓纂班固續
之爲百有三篇字無複許愼作說文十五篇皆以明六書詁其
義也漢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郡
移太史幷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不正輒舉劾之章句雖小學
然不能章句達於古訓而號能屬文文乎吾嘗謂文下十三經
而史漢爲可觀下此不逮矣龍門扶風父子纘業觀盛見衰協
異傳齊百家善序事理上下洽通固不具論獨卽其章句慮皆

爾雅爲近古洽聞者旣或聞耳不可勝用也今所謂學自治一
經外不逮它矣能誦歐蘇家數文侈謂成一家言諷書如是足
也何爲其九千字與其推瞻博者謂其涉獵諸子襲取逸記及
它小籍也西京之言或罔聞知夫然屬辭成章欲其近爾雅遠
鄙倍乎安怪其美齊東野人之語也前見有身爲天子大臣不
能對三物六德者矣使如杜業爰禮秦近說字未央庭中能無
恐邪余故僭僭雖耆其耆讀書然不能強記嘗以爲古文簡多
通今益附會其義逾支人苦不洽聞其用之數以紕繆宜也余
因彙史漢章句而編之曰史漢釋詁其義近古者釋之索隱諸
家亦多雜厝不當則以意定其非是卽不銷摭毛舉庶指大意

矣。嗚呼。是賢於博奕耳。鄙事。烏敢自類爾雅釋詁哉。甞識者爲尚書史云。崇禎戊辰冬方以智書于澤社。

五言古詩序

五言古詩。言者考三百篇。無不爾或承。祈啓我役人。俾爾熾而昌。嗣然我念之以爲類然。什中十二。章未甞備也。備之自漢始。四言以降。作者言其志所之。考比興之遺意。發人深思咏嘆之不足。大都善五言古者近是。諸演以爲唐無之誠然哉。唐以律盛。用錄士。然予甞以爲其律七言。孫其五言。其古七言爲最盛。其絕句爲殊尤。獨即其可觀者。天寶以後。不必盡擲也。六朝於諸體雖漸以興。然一時稱能詩者。率以五言。然屬辭比類。務崇浮藻。其調已盡。故難爲咏嘆耳。論者未甞不嗟比興之失也。建安中。吾亦謂惟曹氏父子。猶可稱善。嗣宗詠懷。思深哉。學元亮

者。不免自放矣。謝陸潘諸人。惟靡是工。卽追琢盡金玉乎。吾謂甚無謂也。明遠文通。皆得才士風。然佳者爲唐人戶牖矣。河梁十九首。不亦希聲也與。夫古五言原於三百。翱籍于楚騷。其指故遠。其興微。其言爾雅。壯士之悲憤。離人之憂感至矣。好色怨誹。毋亦有遺意乎。以後之人。乘獲奇字。錯之成章。文而不情。其卑者則又以市井之言爲美耳。然苟有能優孟其辭者。起能不稱乎。余間爲之編之。叙其自出。集諸古歌行樂府若章五言備者。彙爲一帙。以當好古者之咏嘆不足焉。

清芬閣集跋

智仲姊毋適姚公前甫氏再期不天乃請大隱守清芬閣中此清芬閣之所以有集也姊少好詩書善白繪古先生不事諸娣僨笑有丈夫志常自恨不爲男子得樹事業于世又不幸罹此窮苦膺心居於天安敢以女子著書名哉自丙午歲與余母朝夕織紝以下俱共事殷勤之餘時或倡咏伯姑間歸而和之閨門之中雍雍也爾智未束髮夢夢不知所奉暨稍長離經小學克共侍命而吾母即世娘娘體由莫適與歸問我諸姑仲氏任之鞠撫余若子者八歷年所無間色矣嘗曰吾不幸不獲從地下長累丈母父母故罔極吾姊妹皆安榮備禰月朔歸寧屢辱

顧問我何言哉宜人知吾心亦復晉逝嗟夫家事大小一莫敢問禮曰內言不踰閾詩曰無非無儀况寡婦乎自感宜人意諸子女飲食嘗治衣裳當澣俱身先操作間命娣必慰諭遣之其淑慎如此於乎自智不得逮事吾母以不得不子於姑敢不毋事吾姑以不敢父其親乎其所著述每從幃下紀諸箴至今以帙積錄存之偶執吾母嚴佩居遺稿示余曰邛無若弗與言也已所與言惟淑人淑人又傷無子女子慷慨而有所發憤獨非然耶然所爲輒棄存者十半以爲女子不以才貴故其閫宮闈詩史也斷斷乎必以邪正別之嗟乎女子能著書若吾姑者豈非大丈夫哉今年伯姑自任中還其生平篇什以書屬余壽諸

木以不朽余亦因以盡所逮事北堂之意庶其受而崇禎已巳冬以智書

曾子序

仲尼以子輿爲能通孝道授之業作孝經然在身通中參獨魯夫參之不可及者魯也萬里之感遊越而泣迄於知免行不必盡已非端木以下所能已余友周農父篤行君子也然其人博學好古善著文辭又兼言與卜焉顧自以爲聞嘗考禮記家語論語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及它逸記子輿之語凡而次之極詳備爲之注以示將來其志何居農父家貧少喪父母寡兄弟長而好學不苟爲世俗浮夸立身以爲事每誦孝經未嘗不泣也嘗以爲世之傑出廬睢睢皆翹明以知自將事輕俠通王侯索其能何所不可以逞乎幸富且貴即若德於其親事親之道畢矣夙夜之養居廬之節斯固鄙之不足數也嗟乎即立名稱卓犖方內爲豪傑之士其本焉可問哉豈仲尼之徒之所與與無他不安於魯耳農父之自以爲魯不敢忘其親也不敢忘其親故志在曾子也誦曾子者夫人而猶有忘其親者乎

廬墓考序

古者喪居倚廬不塗既虞翦屏柱楣塗不於顯練居堊室無餘之室宮之禮之制皆中門外北面東牖下白虎通以爲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即墓而不反焉孝子之情無所於已也戰兢夙夜未始有方然固所自盡喪其著者自輓近衰遲士大夫末習燕樂旅行不及踰月蒲華繡紋十有九稱徒具文而古出辟踊非喪事不言誰思維則猥云適於順也中乏叔孌毀容之寔竊高登木託音之度夫竹林曠佚談老莊步兵嘔血數升臨訣骨立巨源以六十負土成墳手植松柏夫安知夫其情耶禮教寖矣風世餙俗卓行尚焉漢晉以降往往顯者滅性毀先王之節號伏冢側哀終其身甘露赤芝連理烏兎之祥卒用數見蓋亦至誠感云歲己巳智曾王母即世時年八十有六大父明年七十哀毀喪次不異孺子禮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曰雖然爲人子者焉敢安也既而顧于天焉乃爲茅舍於其側曰慕亭日哭臨焉謂智曰而曾王父沒葬於蓮山北堂奉養不獲朝夕歲自元旦往嗣月繼之往來日悲號奔走中心是悼茲不可以遂與三月卒哭弗敢過也乃既祥猶未間傷故之以盎中月而禫而永訣矣嗚呼養學杖國之老終于廬墓方宋支賁陽元郭亳州未能詹也因凡古孝子行廬墓者次之冀以述吾祖德焉寡覿尠聞故多疏畧謹

能擧其所知。粤漢暨今。以代相敘。爰頗更撰。少悉它獄。務取諸
賛。以俟補闕而已。若敬孫允懷。思勉孝弟者。亦所不隱也。

廬墓考論賛

亮陰三祀。晋嘉弗言。三代以前。居喪未嘗多著。聖門子羔子輿
子源顓之頹。下高柴樂正子春。練冠垂涕。匕御不入。益其彰者。
羈春秋逮戰國。秉舟之思。新城之恭。尚不數數見。齊晏桓子卒。
晏嬰麤苴杖菅。食粥居倚廬。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
大夫。傳爲乎附之。記其鮮也。端木反築。亾亦亾於禮者之禮
邪。抑秦惡孝德。然書後莫悉耶。覇陵遺詔。服大紅十五日。小紅
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夫三年不行久矣。自此詔後。始得引爲漢
制。又聞爲溥太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必於禮。至以發大病。知
後子不能行。更制三十六日。而應劭辨其非是。據溥太后以孝
景二年崩。最當建武政多趣簡。大臣不得告寧。至元初。初始詔

行三年喪。服闋還職。陳忠所疏良切矣。余讀漢書。累見察舉孝
廉而究罕可稱述者。翟子威以織履給資之母。既葬三十六日
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制。薛修送劾太官持服。而
贛君相駁不和。其時可知也。恬侯白首。躬滌廁牏。執喪甚慎。杖
廼能起。雖躑躅而實馴行。固議之何哉。巨先庶幾獨行寡二矣。
樂安民趙宣葬親不閉埏隧。行服二十餘年。仲舉以五子罪之。
惡其驟也。若汝南安平陳留臨潁薦墓致毀。出於天性。豈以爲
名輿。

爲楊雄與桓譚書 辛未澤社課

余嘗悲以雄之好古。遂無知者。徒慨千載下有子雲耳。當時獨桓譚以爲絕倫。想其對王邑嚴尤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嗟乎。書遂以祿位容貌重乎。

雄再拜君山足下。雄不佞偃蹇且老。自惟終世無知我者。顧足下不以爲謗劣而好之。遂以爲絕倫。僕何修而得此。時以足下好我。欲與足下一述生平。闕然未有報。請畧言之。輙自謂何其遇之窮。又未嘗不自笑其爲人也。雄少故貧。家貧世世業農桑。雄又不喜事事。顧獨者書。褎殘不瞻。斗酒彈琴。自歌而和之。頗以爲此樂。它人不如。長復佚蕩無儀。不好握齱。以故無鄉里之譽。惟志博覽古今。明聖喆之指歸。求所自見。有所得。默而湛思之。亦不爲章句小儒徼名當世。年四十自蜀來游京師。奏羽獵甘泉河東長楊諸賦。除給事黃門。得不乏饔飧足矣。嗟乎。世之所爲尊寵者。詭世取容。彌旁以自通。蒲服幕府。俛首戚里。下車趨門。傳呼寵甚。苟得所當。卽爲人庸使以求響象何惜焉。是故鄉里樸遬扶菅索能。皆綰印軷。論說不根之士。慧有口。皆得超遷。大者起徒步至宰相封侯。而徙倚私門。胇胕阿邑。薦擢以顯者比比。爲卿大夫享厚祿。不可勝數。然且卿攻苦食淡者。何乃不肯錄錄爲也。斯吾固願受其斷耳。所拳拳者。體天地之撰。明聖人之中道。此必不容自已者也。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大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而其所自得者。在太玄法言。法言以時有問者。用法應之。易藏參天兩地。而人無會通者。故特闡其參焉。此太玄之所以作也。夫聲之恥者。不可聞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琴而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者也。嗚乎。當今之世。舍足下誰歸與。此固難爲俗人陳解也。卽懷材之士。范君劉君。亦嘗見禮。然子聘觀玄曰。空自苦。恐後人用覆醬瓿也。貴知我者希。老聃之遺言。豈不亦信然乎。知之矣。誠毋足恠耳。好古樂道。古聖人之所尚。僕固有以自守泊如也。又不自幸。幸得足下。僕死復何恨。至於位卑履空。不能取高官尊寵。此非僕之所恨也。僕老憊。世日溷濁。又何鬱鬱。獨念君山不寘。謹再拜。

梅朗三詩序

以予觀言詩家至今日未嘗不作而歎也詩其亾乎至宛見梅子朗三氏讀其詩詩不亾矣請余其言余言難言也苟事操觚無論業一編卽以服青緇行道中匼匼協平反末耳何所於此卽所以爲土圭者得一語相爲名高一時覩明又若務聘博何如自爲其所爲夫爲之者固已如此其美矣言之何難有言之誰然之哉詩以言志情動於中故形於言古之人與於學旣深發其餘爲聲歌大率攄悱惻託於比興上下其觀無慮皆仰古俯今有所發憤伸指摇筆不覩其深身能知之飲食宴樂之什艸木之易其湛之原蓋其感也作者之志大矣豈爲若是已耶

乃學者學新聲靡靡字句間務爲婦人之容吾浅之爲丈夫也以今言之何兄驅勝沈謝越齊梁泝晉魏至於漢亢衡蘇李枚叔間哉卽唐天寶前諸家已寂如絕響且曰不足道也然其能爲天寶以後者猶可言也古今殊風何所宋與元不得伴三百與尤而效之不但井里知之鄙倍而美以爲韶韺耳夫然而謂律聲之譜初盛最古源於比興宜則漢魏是由聆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悲乎朗三爲人魁岸與論天下事何其宏覽博物君子也發之聲歌其情深其指遠律體諸篇音鏗鏗出金石古詩雖建安諸子不遠也異者禹金先生倡東南信陽北地歷下諸君子藉以益振朗三其善達祖德者乎至今誦先生集猶

能惟作者之志著述犖然卽如古樂產紀乘諸書其木鐸天下者卷卷如也朗三又振之天下其與與余故模邈不敏不敢高言然辱與朗三言志其言同獨汲汲者好古下帷相勉耳年皆二十以上日月甚長後當自進且記于此

朱貞吉王孫絕命帖題辭

絕命帖。宗侯朱貞吉先生所書也。先生工時賦。多著作。旁及臨池。其不盡善。時爭購其字千金。先生之以爲傳久矣於世矣。其孫仲部又手持絕命帖。遊四方。豈惟欲以傳其書法耶。手澤存焉。焉敢忘乎。余觀其帖。先生易簀時。書以示子若孫者。夫人多通負材。豈無所以發憤於世。稍稍自矜。乃先生則皆溫溫仁孝言也。遺戒後人。古訓是式。益其厚矣。天下之傳絕命帖者。又豈惟傳其書法耶。余從肴生聞仲部其人。又多通。如其王父。余雖未嘗見。然手持先人之手澤不敢忘。毋念爾祖。其有焉。有孫如此。益以想見先生之風。

龍唐山題辭

余往遊台宕括蒼石門諸勝。自以爲天下名山之峭拔者。無如此方。今年來越州。過一唐昌僧。手龍唐山圖志。余覽之。是固余祖居之底。率山南七枝之一也。率山即大鄣山。水經所稱三天子都。而桀石林不知者也。自大鄣起龍髮南七十里爲問政山。山南爲大明。自都亭度昱嶺起二峰。爲鹽官齊安國師道場。唐宣宗潛隱處。南出秀峰銅坑。抵睢州。山之東。爲竺嶺度龍池。北抵宣州。正東一峰爲無著楚南諸祖道場。東出天目山之中。爲星巖佛頂清涼三大峰。是爲龍唐山。實掌和上憩其巔。而三祖燦亦嘗發光入此。宋咸淳四年。度宗以母后乳癰。得明瞻禪師

洪水灑之立瘥。度宗大悅。賜龍唐四十里營建梵剎。五沭宸章。眞此山之遇乎。亦猶雁宕之至宋始顯也。此山在萬峰之中。大有十八面。分有三十六曲。巖洞怪石。林立劍擁。幽窟如宛蜒踞者如獅象。千湫百泄。瀨注其間。巨木菁深。人跡罕至。攷其寺。距昌化七十里。余歸路當繇此入新安。登三天子都。分游諸勝地。因先爲之題其槪如此。當造其峰。乃可作記。詎當如孫興公未至天台而以一賦塞責云爾乎。許叔玄遺逸少書。稱此方金堂玉室。仙人芝艸。若余能果此遊。則蔽叔玄所稱必多多矣。[illegible]

將歸賦

秋八月兮多西風。余獨何爲兮江之東。濟弭節兮枉渚。搴薜荔兮洲中。紛陸離兮余珮。錯寶璐兮垂長璁。被石蘭兮齊蕭艾。嗟衆芳兮何以異。超余車兮叢薄。縶余馬兮亭皋。往復來兮遲遲。顧邅迴兮勞勞。着製衣兮芙蓉殘。念遊子兮天無寒。百爾所思兮在長夜。風雨至兮山之下。雨冥冥兮風脩脩。山無人兮木秋。所思兮不得見。遠遊兮難久留。望故鄉兮浮雲馳。君不歸兮歸何時。白露降兮沾人。歲將晏兮安所之。

黯陰雨賦

黯陰雨兮蕭蘼。西風發兮颾颾。林亂吷盼以天頦兮。潦膠盤而長沈寥。余紆軫以悪居兮。罔𣄆冥冥其何極。路幽拂以長鞠兮。獨堙鬱乎山之北。山中人兮鳴玉琴。璐錯石蘭兮珮參參。風雨膠兮不已。闃無人兮傷我心。望所思而畔換兮。釆三秀而莫與。嗟芬弗之𠥊檻薄兮。齊莽莽於枉渚。側啁哳之鵾雞兮。響山椒之滑且。砠石崴瘣以隱嶙兮。振谿蹇産以漫漶。鬼目薦葦霾靡而不可釆兮。髦芙商棘參菱而不見天。虢猫貘貀騁於步櫚兮。卽且蛇虺連蜷而蜿蜒。瘨怵慫其焉敢眠兮。覽坱圠而虛自喈。欸斯世之難處兮。又奚之而可適。夜耿耿兮雞不鳴。睇東方兮何時明。獨儲與兮不寐。長太息兮人生。

蘇武子薊西雜詠序

余與豫章蘇武子同客秣陵酒後賦詩已自誦其薊西雜詠歌余九將而和之遂相與爲不能已嗟乎薊西雜詠武子已巳處都城作也當是時[illegible]薄城下兵徹重迹公卿股弁訃不知所出士有相對泣耳武子方色不變談笑而賦詩何壯也夫豈無謂而若是者其詩也蓋歎也觀其所作多指當時之事然又不上書明言其故或者爲策畧獨作詩以紀之詞隱而風是何所不可與余反復至此竊伏自悲以爲士讀書有意天下豈不欲登明堂條對急故乃困於艸莽上客不得志苟如古者布衣見天子今無其法矣無以則上書公卿執政間以爲媛易徒見疏遠

退而賦詩庶幾免詬病焉士傳言安得明也等諸商旅於市又何以上聞乎憶闔城布衣亦嘗得見天子矣然才不勝任事以潰敗後之待徵者又譁衆取寵也徒塞賢者之路耳嗟乎悲歌者自負其材必不能終委溝壑況天下多事耶東西告者數矣即罷邑豪夜呼而起城郭爲墟者數矣當此憂亂悲憤益甚士且不得歸鄉里守田園以詠歌晏如也雖欲不遠遊將安之乎武子爲人倜儻且異能好遊四方自言少生長長安嘗馳馬漁陽古北平觀險易習兵考錢穀之數遊長者析時事詳其利害慨然有指掌急國家之意以余聞其言實有所本酒後縱談猶之處闔城色不變也然其與世俗處絕未嘗明言之知之者以

爲有懷也不知者以爲能賦詩耳余亦不欲居鄉里雖愚劣有意天下好切指當時之事而又言之惟恐其明讀武子薊西雜詠悲矣誰悲我者於是艸書其篇首而武子亦爲余敘九將云

陳百史詩序

今天下方工博士家言，急爲世資耳。它詩古文辭，何必事。事之者不乏，然吾不能不慨雅道之衰也。豈風不可復與，何知者之寡耶。余少嗜，然知好古，不善流俗人之言，以故雖欲遊方內，未嘗爲人論說。乃者何幸得百史與長言之也。百史采獲羣言，博綜來古，所著述不可悉數，詩則其一，以喻志也。邸舍相遇，百史酒不過數行，而好激難，終亦歸於志言。余不揆以爲能知百史，而先論次其詩。詩渢渢乎皆雅南之音，黃初大曆，裒然進之，然竊不欲以詩論百史。百史爲人魁岸傑出，多知自將，古所稱倜儻英駿之士，方之蔑如。自衆辟得拜，雖同細席，傾心期，每無不

得至夜半，酒後起舞，往往述其所歷，俯仰當世，已爲泣下。古處凌遲，良可契契，宜其詩之鄭重而又淋漓也。以百史其才，遨遊燕齊間，所與交皆天下賢士，顧獨與余言而好之。余曷敢不以古之人爲望哉。夫士上者能好立名稱，然於古今實無所當，僅僅挾浮說。一再不遇，又焉慨耶。退而不[illegible]何，徒發憤於當時，咏歌消搖，無益。雖然，攻苦寡效，既無所指陳，以爲足多者，相見諷論，又不肯一承言，果其蘊藺艾而不辨也耶。百史今出矣，天下多事，國家求得人，且莫應詔，其將以誰昔抵掌當世者，一覲其要難，務稱上意。百史勉旃。余雖無所事事，亦欲歸田園，紬書史，考成敗，或者猶足以奉大人之采擇。嗟乎，又非其時矣，猶是咏

歌無間，爲足遺耳。百史最沉冥于昌黎，其將自許奏郊廟頌明堂以華國乎。然百史之詩，如下太行羊腸阪，驅之緩之，兼取其意，未嘗不切天下之急故，又未嘗不慕煙霞之曠覽。百史才力勤，其致禍當相讓矣。誠恐忽然追起，安石撞車，煙霞既不能急故，又不勝任。余則早知安于麋人，相與嗚嗚而已。

小山詩十九首序

余來自下。偶同瀨上。驅車游市中。瀨上顧我曰。此間有人能詩書。不與世俗事。不務立名稱。不好客。然獨好我。好我當好君矣。於是入其家。飲我酒。誦其山詩十九首。又何其超然遠舉也。余顧謂瀨上曰。余數不欲與世俗處。然不能不好世俗之客。復日遊市中。豈有所不可哉。覕小山遠舉之志如此。又詠歌處秦淮間。何也。小山曰。飲酒而已。何遠何近。

孫武公集序

余往與農父。克咸處澤園。好悲歌。蓋數年所。無不得歌至夜半也。農父長余。克咸少余。皆同少年。所志同。言之又同。往往酒酣夜入深山。或歌市中。旁若無人。人人以我等狂生。我等亦相謂天下狂生也。余有叔爾止舅氏子遠。雖非同輩。而年相若。且引繩排根不知荷。故風若惟老父嘗戒之。然感於中。形於聲。不能禁也。後此多為遠遊。見天下士。稍稍知世俗之故。見人多不高談。獨歸來呼二三人歌而和之耳。年以來變亂狎至。不自我先。故鄉為艸竊殘。遲又益之暴寇旁午。流離於外。其悲愈甚。克咸改號武公。出入危城。親當矢石。擐控之餘。狂歌不廢。豈惟寡愁

而後作耶。方今匈匈。所可擧脫者非一二事。勿謂艸野生無與也。故毋奸言當世之務。言之輒慷慨不能自止。又自怪其處末世非所宜矣。有駼三尺。安所不得吾嗚嗚乎。今年余與農父多病而克咸所作最富。余適無所事。得盡讀之。錄其生平為辨雅集自樂府以下。反覆詠歎。指遠思深。若收中吾若吾咄耶。余知其意而歌之。亦可以不自嘔血矣。然克咸豈欲人知其意哉。我等雖困賤不遇。當流離後。亦無不得酒酣至夜半。猶澤園時也。然或相視大笑。或已而泣數行。此其意又非人所知也。則豈不欲以詩風天下者乎。天下其誰可以風乎。古之人望有知我者。至於後世。蓋非過也。後世有讀其詩者。問其改號武公。何意。意已

倉兕矣左張弓右濡毫肩上磨墨下馬露布耆臂以當車轍亦非詩人之幸又兕不然誰寔用汝

陳臥子詩序

余束髮時爲詩即與天下言詩者不合年二十乃交雲間陳子臥子志相得也嗟乎博聞者寡矣亟時取寵惡事於此彼其中無所發憤俯仰於古今苟有所作能免於時趨乎何貴其韞藉醞雅存此典也臥子負天下材欲有所爲於天下然厓退而著書稱說稱說之不足又呻吟之是以其音沈壯多慷慨余亦素慷慨欲言天下事而不敢但能悲歌歌臥子詩抑又自悲其志矣或曰詩以溫柔敦厚爲主近日變風頹放已甚毋乃噍殺余曰是余之過也然非無病而呻吟各有其不得已而不自知者子長過大梁嗣宗登廣武退之祭田横弔望諸君墓永叔出宁

欲求驊鳳就擒之處子瞻所至登臺有長楊五柞之感淮陰不終之恨其會文發與鈞于彌切剸古今且得一騁盪以暢其致不覺爲人所目曰此無病而呻吟今之歌實不敢自欺歌而悲實不敢自欺既已無病而呻吟矣又謝而不受是自欺也必曰吾求所爲溫柔敦厚者以自諱必曰吾以無所諱而溫柔敦厚是愈文過而自欺矣曰當流離故鄉已爲戰場困苦之餘蒿目所擊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此果不敢自欺於嗚鳩之淵冰者江南全盛臥子生長其地家擁萬卷負不世之才左顧右盼聲聲黃鐘行且奏樂府於清廟歌辟雍之石鼓備一代之黼黻以鞭逝波於中和豈不偉哉然歌臥子沉壯之音亦終不能自欺其

慨慷也。余少臥子五歲，而觀狀貌，似予長。同志既寡。撫時擊節，
終篇不堪其志而已。豈特騷雅比興之指不可以與世人曉哉

陳昌箕詩序

余往讀昌箕詩，如登華頂，黃海。披襟當風，高視一世。然後有所指點，以爲此曠觀不羇人也。今見之，又恂恂長者。已握手道故，則慷慨不能勝。四顧無人。談天下事，遂至哽噎。且置之，沽斗酒相視而歌。擊節和之，即以此歌，爲逍遙遊。乘雲氣，騎日月，曠矣哉曠矣。又安知有是之非之者。然再三歌之，作詩之意與序作詩者之意，皆往往在彼不在此。古人遨遊名山大川，其所涉歷與見聞所得，大抵作詩者之志，又豈獨在此耶。昌箕歸語我，自得奇山在鰲峰下。卜築其中。可以嘯歌。然又豈我所以望昌箕者。江干喪亂，流寓苟全。一丘壑竟不可得。欲望如君之坐而嘯

歌抑何幸乎。余每幸此一曠以自撥其悲苦。然一歌則悲，其苦更甚。故常忍而不作。大白陶然，雖居金陵，遊覽絕少。昌箕旬日而有金陵艸，人率以敏多之。不則稱豪爽也。我正見其悲苦耳。天下士好慷慨，而又能自曠者，自待之厚不厚，非衆人之所知。惟其非衆人之所知。故願君之寧曠以自厚也。然則好慷慨者，豈自待甚薄者耶。余別昌箕而齒酸及此。又何以望嘯歌鰲峰下者，忍而勿慷慨也。

麻孟璿古逸詩載序

詩何以逸也。仲尼刪之也。仲遠漁仲又以為夫子無意於刪也。考季子觀樂在襄二十九年。至哀十一年。夫子反魯。以所陳無所遺。則謂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豈不信然。然詩上自商頌祀成湯。下至株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而詩止三百五篇。又况上兼隆古。則龍門氏稱三千。不為多也。取其可施於禮義。遂與聖人之意悖乎哉。以余觀孔子正樂。雅頌各得其所。說者以為雅詩歸雅。頌詩歸頌。此一常人能事耳。曷聖人為。詩皆樂也。刪其不合於音者也。正其音。因正其義。後世不知審音而音亾。辨義而又不知所為義。義又亾。嗟乎。相沿湮失。音既不可考矣。

溫柔敦厚。垂為詩教。其義不可以與乎。吾友麻子孟璿之載古逸詩也。義存焉耳。自經傳外。旁及佚記斷簡。靡不畢載。又勤討之訓釋其故。使咏嘆之士。知所從來。以今觀之。大義較如。其有聖人之遺意乎。帝王箴銘諸類亦詳其聲。協動人戒謹。中間貞女義士。感時諷諫。往往獨多。豈非聞之者足以戒與。諸如樂章坐歌。無其詩。存其名。欲後之人毋忘音。因以忘義也。迄於里巷謠諺。必兼采之。亦所以觀風俗。稽得失焉。雖以秦焚書後。多所漏畧。即傳者當殘壁購獻之餘。豈無舛失。或猥偽作。然此一切載之。取其犂然咸備。學者得以大觀而考也。有裨好古。功豈不盛哉。三百止商周。上古之詩未備。得此遠泝羲皇。可稱極則。然於西楚。猶風之刪秦也。使仲尼起而正之。亦所不廢。班孟堅所云諷誦不獨在竹帛故者。正此義也。知孟璿載逸詩之義。詩之義可以不亾矣。余素好論詩。以為咏歌之中。可以移人性情。且小子之學在是。故嘗閒取古今詩刪之。今讀孟璿所載。又嫉自失。抑又自樂而序其義如此。

血書孝經題辭

讀魏子一血書孝經。未有不泣下者也。余嘗夜過忠節公之里。門展拜坊碣。子一慟。余亦不能仰視。忠節公可謂有子矣。當刺血上疏時。聖天子爲之咨悼。辨折廷尉。眦裂面黧。氣上薄天。公卿以下。鮮不動色。諸白父冤者。皆因以揚名請謚。子一何如人哉。居恒哭泣無已時。又血書孝經數本。自以泣盡而繼之以血也。視虞氏所紀孝經集靈諸行爲尤至矣。子一居陋巷。衣粗衣食糲茹苦。若將終身然。不獨與不戚戚於貧賤埒也。嘗自以爲不孝不弟。無以爲人書血以自贖耳。嗟乎。世之爲人後者。無慮皆修車騎。圖田宅。或藉先人之名。干澤恩有司。家於是矣。是何

不一誦孝經乎哉。忠節公素耿介。家故貧。子一有父風。不務爲世俗事。閉門讀書。靡所不究。將出有爲於天下。以報國家。子二者可無愧孝經矣。子敬從于前。子一自於後。此所以有魏氏父子也。千古下傳血書孝經。將以爲幸耶。不幸耶。魏氏父子之血。豈好名者所能出耶。余讀竟爲泣下而題之。

稽古堂雜錄敘

吾與周晨父處稽古堂。息焉遊焉。則以其所聞錄之。或語客。客謝太。錄之。孫志與於學。既聞耳矣。其於諸氏尚猶頗有存者。則豈不得以其聞爲非是乎。本聞此論非邪。比誼合意。家各爲分。漢以後然矣。俗故以之習所見。學於古訓者鮮。其拘儒又未覩其會通。無慮有今世之沾沾也。文章得聞。本詩書禮樂。別有以識其大者。玆則小者爾。所謂瑣小節也。客爲齊王畫者曰。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吾將以與釋常談並也。得無其難者乎。吾寔無異夫爲難也。有以當其用。有有之用。故錄之。錄之殆爲無用者。

泊軒記

越中吳子以泊名軒。又走千里求人記之。余未見吳子。未嘗至所爲泊軒。或負山。或臨河。皆不得而論也。讀其書曰。獨念世之苟爲榮藤者。冥之豪傑自命。以天下爲己任。稱大經濟。卒也無慮欲富貴耳。獨計迹或不彰。何以自便蕩哉。乃曰丈夫貴作用。何爲拘拘必於儒者哉。鍛艾高蓋。何不可自揚揚也。黃金百鎰。何不可攫而取也。特以用於當世耳。當其廣施予。任機智。可以揮數萬金而不顧。至用所不糴。必挾勢力以陷之。何知仁義。以獵其利者爲有德。躁而求勝。與挺而走險。何以異耶。當世亦既景慕嚮從。傳爲美談矣。有澹泊自好者。相與笑之。以爲無所取用也。吾處此世。而不能自勝。又不能逃。故築此軒而居之。尋笑武侯生今日。又豈見尚於世耶。此所以臥隆中長嘯也。今日泊軒。將閉門自居。不使人見乎。抑開門邀賓客飲酒。縱樂其中乎。曾知老子之泊兮。即尼山之浮雲乎。泊軒之意。不在閉門。不在開門也。倘欲使出入此門者。不媿此門耶。倘欲使天下之開門夸驕。與閉門嚙舌者。皆思其不能淡泊之故也耶。如其不能魏牟重生。是一莖蓋。猶且不勝。則退之所云。一室之中。有以自娛。亦一桑薪也。滄溟入吾之池。五岳入吾之牖。古今圖籍入吾之榻。何內何外。何閉何開。天地在此軒矣。何不可與天地間之人共泊而共樂之。

靜深堂記

樹必怒風。江必捲濤。然實靜也。實深也。以言乎通。則靜而正。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載在易傳。人罕有知其幾者。大微余子告余以所居在郭山下。小築一室。自顏之曰靜深。屬予記之。處此堂者。會心遠矣。世士毋論多浮慕。即號傑立者。慮皆好動。期有所表暴於世。或廣撫曼詞。或卓樹瑰行。辨口快耳。可以取寵天下。相從以爲名高。又動即尤而效辱。雖自謂所蓄積至深。與示人以深不測也。舉目其爲丈夫。吾淺之。先王父廷尉公書武侯之語而戒我曰。非寧靜無以致遠。而本於澹泊明志。誠以澹泊乃能深耳。才須學也。學須靜也。誰觀其深。乃得其靜。人情大抵欲富貴。稱貧賤。即欲爲豪俠。覩豪者以自居。豪固可以比富貴耶。抑將以傲富貴耶。秩秩廉隅。鄉里自好。則世所不足取矣。去鄉里。走通都。遊大人。何莫非賢者也。吾見有閉門居一室者。即可謂靜深矣。然太史二十游江淮。過汶泗。探禹穴。豈可以不靜不深病之乎。即澹泊寧靜者。亦以流寓抱膝。自比管樂。稱爲名士。想見其氣。又何嘗不豪哉。故余又論其志也。志靜深者。動亦靜也。淺亦深也。百原之家學曰。天地之心。不可以動靜言。未嘗動靜。而又未嘗離乎動靜者也。知此者深幾矣。知神於深幾者。不落深淺矣。大微之築此堂也。附名山以傳耶。將以此自怡悅耶。亾其效明志以致遠乎。寧靜在乎澹泊。澹泊在乎學。學即

不落動靜者也學固超於富貴貧賤之外而不碍乎富貴貧賤者也余故未登此堂或入通谷臨絕壑多深林豐艸乃望而懷之知此堂中之人沉篤好學圖書載籍琴瑟匜彝左右秩如也朝於斯夕於斯市井之囂不敢恩矣方自歎家有艸堂不獲寧處而流寓市上猶欲幸一日閉關即乘一日之志可以自省差考其學業今朝夕處此堂仰而視之日靜日深未有不自見其天地者愚者嘗以未能過此則老子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固處堂之切語也敢藉口本自不動而忽此靜深堂爲偏高哉故述其所聞以爲大微記

祭馬太僕文

嗚呼先生上下六十年所其篤於家佑於國作人鄉邑悉數之更僕難然與人之誦葢有辭矣吾黨夙昔所爲雖樸遬然欲其澤於儒術褎然復古聞之者見之者希吁相告譪譪訛訛所可道也言之長也先生喟然謂倩若曰是甚盛不朽事百餘年我未之前聞大江南北蔚如矣今剳席分坐如膠維耳職㝎善背固哉朋淄匪彝寡廉鮮恥胡可勝憮也乃者旣相以文爲倡遊必愼擇將爲國家文學方正之士居官服政又安忍詭權埶阿邑所好以滅義不見節乎不然不寧惟異時即今何爲理於里中人若幸有初從諸名賢遊其無負旃智等是以得介左右於

先生明德完節匪能識其大者先生爲人公廉以義自將所在清直見稱宗令分宜時治無文深已責稍入或且被督幾不測然至士民願化爲之勸輸將積逋且數歷年令下三月足共具牛車擔負千乘曷過乎夫喬詰勢斷変米鹽何所不得聲譽稍有所求以逗好彌高等也先生悃愊無華耳未嘗一介行李鑒長安問諸貴焉卒覲署南部聞問亦弗及其得入西臺也即豫章嵩郊諸君子引之也中間視鹾持斧三輔齊魯頗號難治然晄清直較爲分宜爲尤著大抵好直言不畏强禦素蓄積爲然故所激揚威稜憎鄰嘗以爲侵牟其下順比其上此矯虔罪垺耳深疾之眈眈者側目不敢因關說治矣何顧共爲中詞思所

以中之。已爲行取者易部、白其枉。重不稱當事者指。遂誣以潛
管內察覺左遷。任於外。先生辭不拜。歸子舍乃老。概不以啗覈
選執政爲行能。足倨敖人也。後以他薦起光祿勳。尋晉太僕。先
生又適內艱。可謂不遇然。先生何嘗重自失志悲哉。子丑之歲、
璫禍蠭起。君子重足一迹矣。洪惟作威相軋動以𣲹炊銳身激
昂其間者。藉我佐佽。何故不風意。賣我以市寵。又况鄉不相能、
彈詿之邪。何尤乎其免也。今聖天子紛誥命。除故職。言者交章
多之。盜其時與會。執政又先時所抗簡者。摘觖之椓之。擠其啓
事。不果。竟嘗於大用。以即世。能毋擊揣乎。惡世之君子。苟富貴
即慮權勢之一旦。惟貨賂以爲要質。交驩執政。受爵不讓。何以

矯矯爲。家富而出宦耳。既已取尊官厚祿。爲交遊光寵。誰貴用
事。事之人。且事我。我乃因勢。貪悻怙氣。報厓皆也。嘗重幣逝。美
田宅也。偷樂焉耳。誰議詠之乎。委蛇取容。明喆所爲。何傷。如此
爲士時即且沾沾慕之。修廉隅厲節義。無益於用。果無謀矣。嗚
呼。不詭權勢。阿邑所好。如先生者。豈不難哉。先生爲諸生時。雨
巳引義慷慨。及貴倨歷朝。居鄉。猶猶布衣。然深嫌退。與人言。稱
美辟不敏。始終不以行詑自矜。此先生所爲以文學方正。訓示
後進誠孫子也。謬今紬遺編。覽先生歷歷疏議。凡百七八十上。
即如辨代游之訟爭。禍府之田。謫制科之弊。剪左道之惑。危言
讜論。何其斷斷也。豈非文學方正傳後世不衰者乎。以先生之

德雖未嘗柄國。然跡行事。溢於家國鄉邑間。若是其盛。乃今倩
若昆季皆材知深美。爲宗廟器。已斤斤文學方正之士。即奮志
於剪繩先生所行事。先生九京。其拭目待之矣。

稽古堂二集下

親臣議

崇禎十年秋九月皇帝遣禁旅萬有二千人會剿流賊於楚太監劉元斌綮帶之取道徐鳳而過焉徐州兵備徐標揭稱其秋毫無犯市者不變並野而營餽餉全卻而漕撫朱大典特疏頌之曰親臣美之曰心膂形容之曰玄黃于篚簞食壺漿猶覺多事所以護款之鋪敘之無所不至矣江淮散民讀而駭然曰治莫大於正名法莫嚴於定分親臣之頌胡為陳于堯舜之前哉

禮重展親傳篤懿親中庸曰親親親之殺禮所生也天子之下封建一字王名曰親藩二字王以下不敢與焉府部之上置宗人府以貫之歷代嫌於逼尊每虛親藩不居府治事自后妃駙馬諸戚屬皇親亦不與以事禮坐而食祿防其僭且專也特奉一聖曰親親之實所以重天潢明本支也若是乎親之一字不以假人天經地義昭若日星乃大典遽取而媚寺人曰親臣親臣云爾國制大臣小臣及民皆稱臣惟宦官近在左右乃不常稱臣相沿謙遜亡疏自稱奴婢上呼萬歲爺爺其恭謹如此往者賢璫張永曰老奴何惜一命以除逆瑾至今傳為美談遺芳史册自逆璫魏忠賢擅政以來李實輩生諂附之倡為內相外相之說云其為宰相也王琪更阿奉之曰厥臣而不名於是滿朝一聲即票旨亦曰厥臣後其兒男尊號不已則曰上公曰元輔而擁戴且加楊景辰且請居攝矣斯時也皇祚不絕如髮豈非名不正而分不定至此極耶今皇帝龍興潛邸不大聲色巨逆以殲惟時左右中貴人豈無明哲忠順志在社稷者外廷士大夫公論誰不歸之然律嚴結交之科人懷頌德之恥寧可褒之於既往而難以獻諛於當權且也先輩名賢如劉大夏王瓊李承勛王邦瑞丘濬等屢著嘉謨常懷遠慮懼宦官之典兵馬典錢穀如唐宋往轍可鑒也今者明主聞一道行乃其安輯小心職分所應恪者得免彈劾不掛清議即為和平于璫有光矣何

至飾鉞重臣冀爽不能滅賊拱手頌璫誇其師律猶未已也乃曰親臣親臣云爾此言一出更加厥臣之上反令中貴有大不安者是驅中貴且驕且滿終獲罪于天朝也非所以善成中貴也同時會剿諸臣如洪承疇熊文燦史可法常道立余應桂諸公將比而頌璫耶是不能也將勿頌而形迹牴牾百凡掣肘軍功何繇而立如有其功必首歸璫如其罔效而璫不認罪天下大事廢矣噫獨不見西市之中覇州之穴頭血尸櫃媚子名聲竟何如也可不寒心哉

貨殖論

論貨殖者。悲斯世之不可以不貨殖也。太史公作貨殖傳。悲之耳。扶風可勿議矣。

有貨殖子。家數不貲。擅騶會之利。往來吳越荊楚巴蜀燕秦之都。以賤徵貴。取其奇羨。濮上辛文子所謂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陰持計之甚熟也。故累至數百萬。然為人實謹飭。意慮厚身衣布。未嘗寧處。不過以乘時富安於鄉曲。非有所豪恣作姦也。又善施予。磊落急義。雖未嘗如古者動以千金稅人。然緩急無所辭矣。嘗善事澹泊先生。知其賢。深敬禮之。澹泊先生處於東山。有田數頃。築室其中。不戚戚於貧賤。以為天下無可與與

不立名稱。無所著於當時。獨號淡泊先生云。貨殖子時過先生曰。僕役役事事。甚毋賤。先生秉高義。懷道德。顧下與僕交。僕幸溫飽。願奉此區區為先生家。先生又毅不內。獨竊以為先生行已亢。何不稍治生產。為子孫業。顧自病乃爾也。先生良久喟然而嘆曰。惡。是何吾之足病與。吾曩者至今。以為子賢。非夫世俗之所謂貨殖也。故與子交。今子進我以貨殖之術。我將學子之所為貨殖乎。抑亦效世俗之所為貨殖乎。請得而試論之。今日王侯公卿。以迄士庶人。鮮有不惟貨殖是視者。其流雖各殊。所以好之則一也。夫商賈之事。逐什一之利。載金錫珠玉。旃裘筋角。魚鹽漆枲。果隋黍稷。柟梓馬牛之屬。趨俗之好。察地之宜。因翔貴得過直。資舟車。乘積餞致富數十倍。從車服。游華貴。大者僮千人。過千乘之家。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踰侈。郅氏以灑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此之為富。毋足怪者。閭里之間錢虜自守。操奇數千百金為廉居。墆財役貧。權子母。擇腥販者與錢通計日而責償。肉好龜再。察其善窳。其利再期而三倍之。此為術甚鄙。然自冠裳中。苟一治生。即或為人起責受謝。坐旗亭雙券焉。王公太人且親行之。較錙銖為尤甚。又況鄉人而識者哉。若乃縉紱縣艾。儋圭爵。自令長以上。得第不一二歲。涖任還。兼兩擊轊。其家

已巨萬矣。斯何所自出之速乎。即為其昆若族交游者。無慮且橫以飽也。又奚慾乎胥吏數輩。舞文弄法。侵牟小民耶。今長安道中。輦黃金入者。歲不下數萬石。無論激昂要津間。載餘其舌可以無欲而不得。即游手姦猾。處其中者。巧刺汲之。亦以數萬計。此豈有持籌什一殖財之勞乎。吾見富貴之家。田宅遍國竟極上腴。治宮室高嚴離館曲榭。駘盪相繹。堊牆丹楹。錯以雕璫。前堂羅竽瑟。設綺席。供其舉聲。漿酒藿肉。後房妖麗。踢文履于之倫以百數。便嬛韓約。燕服而御。僮僕雜沓羅。褕衺𧝓。奉指使。車馬都也。走犬良也。從游者如市。觴盎蔽門。所好無不聚。志無不樂。斯固富貴之極。奉世俗所為至愉快者也。然自角丱習文

兒之訓。蠅營狗苟。卽已夢寐。何幸得一致此。願足矣。語曰。何知
仁義。已向其利者爲有德。賈生曰。非貴有戚。不與婚姻。非富大
家。不與出入。財方相君。固人情也。雖爲僕虜。何有慍色。故鄉里
嘗有喜多事者。隨𨳡以挑之。中分以啗之。使兩家構卻。而上下
其手。處人骨月。因以爲利。又目善排難解紛之名。衆以爲能。此
亦卑卑矣。它如翹明圖智之士。恩有司。累長上。度貧祿爲干澤。
使令有重客。所以阿之者百端。又何惜以身爲溝壑也。小有才。
能持詭辨以媢出。口給喋喋。善從豪長者遊以爲名。卽不特可
氣食其鄉人矣。誠人所欲取已所便求。詘而報伸。持一札。可又
之它朱門焉。是故末技喜方。下至彈碁簙等。格五意錢。日者隱

語之餘。求食於外。朝披須捷。而莫享厚糈者。皆是也。其尤者遂
以此富。夸昆邊條。揖讓蕭敵之庭。與人布武拾級。橫肱而踐坐。
喙應濟覩。則皆揚其與孰權執者交善。惟恐人之不知。當其掃
門求引見。稍見賓禮。潚服至地。蘗拱牆負。冀倖得一竭犬馬。其
狀曷可令人見乎。今守令初治簿書。未數月。過所之中。壐相錯
焉。莫夜叩門。稱故交。固其常耳。通都大邑。鍰艾之門。賭謁者長
史。逶蛇相屬於道。或實塞且約。爲人所厭惡。乃故爲豪事。側冠
注。披襦褕。數易服。蓮車騎。從廬見以呼。以示所游。無不奉意得
志者。矯彼以惘此。妄指朝廷。論時事。張虛疑以嚇人。孰習官常
籍。察郵傳書。卽爲其業經者爭矣。所可至矧者。已困無所得。每

貸而歸。猶侈於人。多者至數千金。曰。吾向者以能廣結納。通輕
俠。睥睨可動王侯。乃者遊而遂困。恐爲人所笑。然里人浮夸。慮
無不慕肥其所行爲有用也。至於郡邑大豪。爲鬬說嘗事。而貨
取盈焉。同類相爭。甚無異挺利刃而奪之。力大者勝耳。往往收
魁宿爲之囊橐。互奪權以取贏。鬧中有田舍翁。或千百金之家。
無辜而搒牢之。必以恣睢。令其饋獻。佻家曲聽則已。不然。誣告
有司。椎人以餧之。部索一至。立責囹圄。其家俄頃而析矣。之生
而死之。之死而生之。峻詆而治實。大庭讞獄之爰書。又何兩造
三居之足憑哉。國家之要束。誠不若一帋書之報直也。嗟乎。權
之所集。人爭附之。豪而無忌。人爭畏之。附與畏均之。安敢不聽

耶。今夫貴幸招權。權愈大。賂愈重。其來輻輳。如水之趨下。終不
可返。斯又焉可以盡論乎。是以有時既失。而猶多方自引。愊憶
以動之者。仰首伸肩。覘天畫地。結黨與。肆抵貶。縱訕譏。毀其所
是。譽其所非。孰超遷。以爲我力能薦樹之。孰得罪。被嚴譴。以爲
我寔中之。使人懼然不知所指。以故求而影響。無不如命。卽後
覺知。不既已得算哉。甚矣夫權之不可失也。權者。孰之本也。孰
者利之歸也。嘗今之世。廉潔自譴。見侮於世。有權執者。暴而益
昌。嗟乎。不學貨殖。誠不能一朝居矣。然皆如子之貨殖。則天下
又大治矣。吾耄且愚。亦欲養性以自適。將求效世之貨殖。其術
甚便。顧獨無此厚顏耳。將效吾子。則必待身拮据。又不勝劳劳

也。吾何病病何妨。吾病不能忍。而復爲子論之耳。貨殖子亦
喟然歎曰。僕固知世之所爲貨殖也。竊嘗恥之。是以勉而爲商
賈之行。釋豆羹之辱。今聞緒論於先生。益感斯世之不可與與
矣。悲夫。俗以相婆。貪風日滋。僕雖喜施予。又不能結交權勢。安
能免於今之人乎。遂棄其家。與澹泊先生俱隱焉。

士習論

士庶人至衆也。風俗所繇。大半在士。士處公卿大夫與庶人之
間。操文法。明習世術。進則爲公卿大夫。賤伴庶人。所習不善。則
天下因之。俗流以失。國家造士。㕘前代錄工詩賦。習法令。數更
無益。何啻萬一。洪武中制科擧。諸明經宏詞等科竝革。存進士
一科。與薦擧歲貢爲三。以用。三年比而賓興之。然進士科特重。
一本於制義。蓋令深於義理之文。論觀傅約之致。詔誥表判。觀
王體國法。策時務。觀經世之畧。可不謂造士愼善哉。然業經求
仕。鮮以祇身。不俟大成。考學記之故。守曲禮之序。相沿至今。無
論有通材閎覽者矣。博約之致。王體國法。經世之畧。已置弗事。

卽所事制義。亦非有以聞也。終年役一編。居它傻傻無所知。書
不同文。王者亦復錄之。烏知所爲美醜也。更相笑而已耳。而目
之當世極崇高尊顯。鮮不繇此。此不過爲利祿資。安用是博學
深造也。賢父兄誡其子弟。亦日努力事此。蚤自爭達。以博富貴。
它何討焉。有好古者起。博聞强記。推本經史。講求古今之成務。
則羣怪之。其道甚遠。又無當於世資也。徒敝敝耳。雖有不可讀
之語。且將安用之。父兄者惟恐其子弟爲之友。靡歲月。不卽策
高足。誤矣誤矣。彼其事漁獵。頗知學者。亦以爲釆獲章句。爲詭
世逢時技耳。豈日多讀書。固有所謂儒者經術樹道德。建功績
乎。當佔畢時。終夜不寢。冀倖得一第。可以美田宅。驕妻妾。爲親

底交游積也此即大丈夫功名當如是矣至於書積經濟敘其
身忠國家則以待能者彼亦見薦紳先生所爲無非清潔廉謹
者見侮於世豪儈侵凌者謂之顯榮士何樂而不爲耶是故貪
者喪恥無節富人之子益以借差被紈繡飾珠瑛金華朱蹻車
澤可鑑驅僮僕呼於市大率然也湎酒滿佚好利無厭各擇其
附已者爲黨與終日籌輿生爲人居間腦而剽之成均膠庠故
址也而郡邑之都亭若游死焉讞斷何事囁嚅必問投鈎箭者
則爲之謀從酒家典負而分金此其至卑者矣紘笎六博手酒
好客猶可栩栩爲文士其號豪俠者舞知以御人多武論罔絡
張設排擠賢者幸有事而往來乾没焉亦善揮手結交貴倨假

其聲地閭里無事而鬻析者不可勝數若欲陷一人又欲覬數
人曰我與若交我負意氣已然諾也嗚乎引義慷慨爲人報仇
固如是邪若奮自賢者苟焉遊大人學干謁爲滋殖已有其才
固可不拘小節也使皆童而習之白首紛如終無異志老臨下
尚不足以敗俗傷化矣然則尊功令能明一得之見以立聲譽
者不猶其上哉嗚乎俗已如此而望天下皆賢良孝弟方正極
諫文學茂材之士以待朝廷之舉難矣朝廷即舉孝弟賢良亦
不得核實又何況如項安世所言入是科雖饕餮檮杌必用出
是科雖顏閔曾史必黜乎所可太息者士人之心慮無不喜惡
而惡善苟能操觚有才即可書志青紫饕餮檮杌何妨爲也今

稱人者稱其苛察內深力能抗人殺人詐變莫窮側目蜂蠆則
訴訴爲之解顧自快也若稱其温温恭人抱忠信行長厚無深
奸則貌雖應之必憤怒而不樂以爲此無用人也居今之世作
事取寵以有用者爲貴雖至暴戾亦爭慕之徒有仁讓君子風
則曾不孰何之且詆毀之嗟乎朝廷欲取士得人而天下皆願
爲惡之人能不悲與能不悲與此無他皆不肯讀書知原本敦
禮樂之實也吾竊觀士所稍急誦習者督學使者來耳自督學
之官設而里選之制郡縣守令以事有專職委之不治督學使
者數歲乃一至事煩日寡無裕於施教其試也亦以財執前耳
即試得士若博之中呼非有觀考之素可賴也徒有優行一劣

一然見氣食鄉人者多優而劣者必無藉或得罪豪長者師儒
者也其幸而當不過十半此雖督學日臨士亦何匡懼自變乎
夫易拘牽士士所易頤化者郡縣守令也明旨累頒式士大服
度今猶故也士以貲入人賤之弟子員之補貢於三取士之一
貲得算里人覘以財得名器者儼然曲領士益藉口不復自重
無怪乎明旨之禁其章采而下弗禁也舊法里老保其行試而
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升之省則猶里選之遺也而久棄爲具
文議者已條諷申飭而不能行然知其遂寢不行也是豈非守
令未加務耶嘉靖末毛御史愷上言薦舉之取士也擇而後用
其失也一二科舉用而後擇其失也八九請宜特設孝廉一科

郡守縣令正官取諸生秀民中行著鄉閭學通經史年有成立者薦之會大邑三人中二人小一人府倍之同舉者聽而守令察舉詢之耆宿公之賢士大夫驗之細民保無謬舉以充直指御史會藩臬官共試其經義主典實無華言而待遇恩數並居詞科上庶學者尊經術敦行義人篤於自修焉雈文敏以為宜歲令縣令察舉民年十五以上能占經行蔚謹者上之守而登之學其罷役者雖才不右督學官考較黜升之法必本之行責之守令啻嘗不喬是二議者立雖以豪猾緣飾祇以生奸然要其意在于守令賢也今國家育人材為急而士不多讀書素不通達國體觀古今究得失嘗職而責其忠又責其效得乎夫人

稍稍開敏何為趣時一剖養何能畢其所能其智必將為非試皆知學古以求志明百家而不為所惑上者懼然砥行謬古人下者亦復服儒術黍于禮樂不敢非之好學之風行鄉有為非餅必不見齒矣今宜在上者動之嘗建勵學宮置五經博士品秩生徒各有差徵天下通知退經古記天文曆數所在一封輅傳遣詣京師不稱者罷太公如石渠白虎故事講同異務明大旨天下煥然所以示萬世志明材之盛焉如此士鮮有不慕學孜孜遜志者慕學則尚廉恥矣禮樂之化豈迂遠邪高皇帝常臨論太學諸生為意深至豈直不殊石渠白虎天子臨觀哉正統中北祭酒李時勉南陳敬宗一時士風於斯為美督學郡縣

一如其行行之士焉有不同心鄉道者乎類非俗吏所能為也

擬漢武帝罷田輪臺詔

詔曰。帝王御天下。四裔賓服。豈斤斤規富強之効。覊管以明得意。亦惟是內修農功。和輯其民。外壓斥堠。俾邊塵無警而已。非不能勤遠畧。以爲不足煩百姓而罷中國也。朕實不明。不深惟宗社大計。見漢興以來。■■數爲邊患。邊吏曾不能以一矢相加遺。朕甚憤焉。詔求郡國異材。可爲將及使絕域者。秣馬厲兵。冀以雪白登馬邑之耻。自是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數出塞。以我長技當■■。獲首虜頗衆。而我士馬物故亦多。又通西域置校尉。欲斷■■右臂。曠日持久。糜金錢鉅萬億。堇得渥洼馬數匹。又軍候宏奏■■縛馬足置城下。羣臣皆曰。於占爲不祥

天亾■■也。急擊勿失。朕信之。遣貳師將軍廣利往。無何全師覆沒。廣利降。朕用是疚心疾首。怵惕惟厲。夙夜弗寧。乃捘栗都尉弘羊。暨丞相御史奏。遣卒西田輪臺。嗟乎。自軍興以來。丁壯困師旅。老弱罷轉餉。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窮荒大漠之外。骨白而燐青者。疇非朕之赤子。今瘡痍未起。呻吟之聲未息。又使西走數千里而田輪臺。捽屮把土。蕭然飲泣。是重困也。提枝渠黎雖曰饒廣水艸。其地與中國異風。烈霜憯。驚沙彌望。荷戈執殳隸服錢鎛。士不堪命。必死。溝渠未通。荒蕪未闢。楞服待哺。又死。稼穡甫成。趣治亭障。■騎時擾。無日休息。又死。食不足。必輪自內地。士不足。必募自內地。展轉川途。又死。此一役。海內益耗。然

彫劫矣。夫以高皇帝神聖。猶采婁敬言。施以金繒。孝文皇帝遝六郡良家之子。棘門細柳。躬自勞軍。而不輕與■角。誠爲百姓也。朕纘承先緒數十年於玆。不光昭休德。俾元元樂業。而第逞其雄心。以繹騷海內。其若祖宗與百姓何。昔苗民逆命。虞聖班師。穆公悔崤之役。而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朕縱不能仰媲舜德。成干羽之化。豈敢忘穆公之悔心。自今當務輕徭薄賦。課農桑。修武備。禁將之生事於邊者。輪臺議其罷之。

爲賈誼對漢文帝問

賈太傅自以其材不得用哭泣而死余甚悲之然甚隘之太史公稱其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嗟夫誼之遇文帝豈可不謂知已哉今之爲洛陽者欲一見天子又安可得也

賈誼以年少合天子意天子將任以公卿之位爲絳灌東陽所短乃以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賈生徵見文帝問鬼神之本嘆而悅之因問曰賈生數年得無有所欲言者乎賈誼俯伏至地免冠置對曰臣誼材薄少貧賤荷洛陽守之知聞於陛下陛下沛不世之恩名爲博士一歲超遷至大中大夫除長沙王太傅

千載一時之遇豈顧問哉臣竭犬馬不足以報陛下顧以臣之庸猥忝厚爵祿區區之忠恨在鄙遠不獲常侍禁闥伏蒙徵見前席問之臣死罪死罪何敢不言然臣有言臣恐陛下之今日信之已而發之也然臣被聖恩至於此雖要斬何所惜願陛下少加察焉臣聞明主得賢才而用之非不欲盡其所長然而不然者以左右擠之者衆也臣固無算陛下親擢臣於艸菅槩以組散使得入承明從九卿更進議事不自量當深寵每詔令下諸大臣不言竊不敢不極意以對循臣懼其有未盡不謂遂用此以見志也謂大臣皆國家世職有功於先王素自矜奉要束至習也臣小臣烏敢以譏之哉然其歛持朝廷所填撫多其計策一切論其往往專决引故事自除吏以下可先分辨天下傾仄爭趨以求榮大尊重也臣不知避指以爲對君父宜無所隱觸犯忌諱與大不相中被尤而退也又何疑苛臣言便一旦陛下行之諸臣得毋有不便乎臣愚所言以爲漢興大抵皆襲秦故方今陛下卽位天下和洽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此所以隆至治並三五垂後世也卽臣初上治安之策太息以陳陛下亦見察不以爲過矣諸律令所更定列侯皆遣就國陛下亦稍稍聽臣矣方艸具其儀周章未就遂爲諸臣所排陷陛下聖明亦旣或省耳臣以新進妄欲效欵欵於國家又得罪諸大臣罪當死長沙卑濕固知死所然臣願以直言極

諫前伏斧質死且不朽若以譏缺之言徒見疎適使臣不得忠於陛下鬱邑自幾猶有餘痛且數年在長沙每北向頓首流涕望陛下終已不察臣之愚慮以爲先犬馬塡溝壑不意再名復得入長安伏見北闕此又臣之死所也自陛下憐臣使得備宿衞降位博士從輦下朝夕有所進言臣願足矣安敢尸位公卿哉萬不得請願放臣歸洛陽使遨遊齊魯之墟以老毋爲諸擠臣者所快是陛下賜也唯少矜之俯伏不敢起上爲之感曰然欲用之然卒猶預居頃拜爲梁懷王太傅

擬主爵都尉汲黯爲故魏其侯竇嬰故太尉灌夫白寃奏

嬰夫之得罪。知者莫不嗟之。其後天子亦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長孺故戇。嘗東朝廷辨時長孺是魏其。託爲此奏。亦以慨天下之稱母后族。招權殺人者。

主爵都尉臣汲黯。頓首上言。前魏其侯竇嬰爲灌夫事。與武安侯田蚡廷辨時。臣是魏其。今夫已論支屬。魏其遂棄市渭城矣。臣黯愚戇不勝憤憤。敢抵冒昧死。爲之白寃。嬰少慷慨有德讓。先帝亦嘗察無如嬰賢。吳楚反。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陳廊廡下。令軍士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以今之人之貪惏。求如此。其可得乎。好扶義以急人。喜賓客。進賢以爲國家用。豈其有所仰

視天俯畫地辟睨幸天下有變哉。灌夫少爲其父陷亾。不顧首領馳吳軍。身被數十創。名聞天下。此國家壯士。且其人剛直不好面諛。已然諾。諸貴戚有埶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鈞敬禮。爲寵下輩。獨病使酒。嗟乎。此其所以中廢也。天下權埶所集。人於是趣之。魏其既失竇太后。以病免而夫家居失埶。兩人素伉節。當此時。賓客益落。相爲引重。亦其情耳。夫之得罪。不過醉飽事。爭杯酒。不足以支屬。抵醜而爲文惡。又豈特橫恣通姦猾。加之辭邪。夫人負意氣。犯權埶。鋭身欲與其所素交者共死。斯已足多矣。不忘素交者。必不敢忘其君。卽名入時賜魏其食。陛下豈不慚乎。武安侯蚡。既挾丞相柄國之威。內

此葉北圖配補

爲國厎肺腑之重。刻轢以蕭天下。驕恣自遂。田園膏腴。治宅甲第如宮闕。金玉充庭。鐘鼓曲旃。日奏於前。美色曼靡。諸珍好。狗馬。自四方遺之。不可勝紀。事陛下之臣。不奉陛下。而趨武安之門。至尊不是過也。此獨非所謂支大於幹乎。陛下未之或聞耶。丞相奏事語移日。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上嘗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請考工地益宅。陛下不已見之乎。卽夫有罪。蚡安得使騎留縛置傳舍。而後請也。至於陰通淮南謀事。臣且不敢言矣。臣竊以武安招權。侵主上。布私人風旨劾彈。指陷懟服搖亂國本。當大逆無道。可斬也。顧乃置弗論。而誅嬰夫。悲矣。臣知上獨以太后耳。夫能賞罰之謂天子。亂國政以奉太后。非孝

也。臣以爲今當急斬蚡以告天下。庶幾賢材氣奮。爲人臣者。不得侵上藉埶。以肆夷戮也。不然。得權埶者昌。失權埶者亾。爲陛下之臣。亦何樂不爲奸宄。阿奉取權乎。又安計國是哉。臣懼不知所出。謹昧死頓首上。唯陛下財幸決之。

此葉北圖配補

七解 丁丑答客作

七解者爲七客以解其悲也悲不可解而終解於故人之言人生重得故人也祖𢰅家故有七體而七發自仲宣以下皆以繁華榮膴說高士此雖至愚亦知其不能動矣又爲聲協比麗所拚使人誦之無所感發故變傳記古文法別立一體以自解云

抱蜀子少倜儻有大志年九歲能賦詩屬文十二誦六經長益博學徧覽史傳負笈從師下帷山中通陰陽象數天官望氣之學窮律呂之源講兵法之要意欲爲古之學者遇時以沛天下而未之逮焉性疎達善得大意而彊記爲難久之畧忘輒自恨

甚恨材知不及古人而復身弱多病也又善臨池取二王之法好圍棋舞劍少知彈琴吳歌雜技之末有所見輒欲爲之居一室周章不倦或歌或哭自得晏如豈有所汲汲戚戚乎年二十自以爲龍門此時周歷天下矣局促里巷老牖下胡爲者乃載書籍遊江淮吳越間云自總角臨尊人經棧道見峨眉下三峽又復過武夷太姥已北入京師驅齊魯之郊頗注意名山大川有所興懷乃者東遊浩然不足當意矣處鄉曲時以天下必有如古人者過古人者今見人物猶之山川也知已不過數人斷斷名稱大畧材知相埒耳於是歸擬入山大奮其力合古今俯仰著爲一書而里中難作繼以冦賊往來殺掠兵火不絕流

離金陵豈得已哉家世好善而善不可爲家世好學而不學者嫉之雖客居屑屑譏訴月至有所著作或傷時事則焚其艸敢令今之人一寓目乎時不遇矣求爲上客即突梯滑稽庸詎與人合與家貧不能好客有客至浮吏三豆好我者不罪其纖也未嘗敢談先王尚古學況以此勸人耶意有所至則發嘯歌嘯歌而悲人莫之知也間行市中遇逢俉士與握轉氏於道執手未言望横世君驅塵而來下車長揖時有纑栗先生垂簾於市又假寓此分半席以賣藥者周宦老人也程勇公來問卜見諸子立日中呼延入坐坐定皆欲與抱蜀子言見抱蜀子顏色黴墨心甚不懌或曰子何悲苦至於是吾黨欲有所勸子子能聽

乎抱蜀子曰唯唯否否敬將聞命逢俉士曰子豈非以不遇故與子毋鄙我之說也我以子爲不攻苦逢時之業耳邯鄲之步可趣而至號鍾之聲再鼓而得以子之材何此爲難乃復高務經史追琢詞賦偏身蔚氣發爲長篇雖千卷充棟無取於世人之目也三冬篆刻餓於侏儒五經鑽厲不若牧豕人生因便以取青紫其術甚易安用博洽苦難羈縻歲月耶且世之人羣以便近爲恭有好古者視之如仇賢子弟稍嚮風慕義而嚴父愁兄即詈而拘之塾中則子何取焉彼夫談制義以爲名者多矣何必經史詞賦也吾願子貶其道閉門揣摩之何如抱蜀子逌然曰我固然君之說也但性各有好斷不可強若以今人所爲

長業者。則是鼓篋勿肆胥雅也諷籀勿九千字也霖雨勿假僕
書也刻燭叩鉢勿賦詩。登高勿為大夫也。獨呫嗶一卷。誦制義
數千篇。二踰年。而又不適時用。則又編新得第者之章句而誦
之。我以為莫苦若矣。好古者計千秋。逢時者計一日。斯固迂談。
不敢望人信而從之。獨今天下童習白紛於此。而不得售者。尚
數百倍於好古之士。彼一時高第享名者。顧未必有一日揣摩
者也。則又何居。吾道其果非耶。佻之詈之。又安辭耶。抑亦談此
可自贖邪。握輙氏曰。逢倍士不必為子憂多盌也。聰明過於人
者。事一二日。即可當彌月。安用朝夕苦此乎。又安知其不一朝一
夕而畢此乎。抱蜀子曰。我實不能苦此。而朝夕未嘗不苦也。君

將何以免我苦。握輙氏前撫几曰。吾知子所愈愈者。故鄉喪亂。
田園荒蕪。廉謹之家。流寓困乏。子又好亟義。過人隱厚。舒緩無
訾省。而闤中庸臣皆責子以好施親故自視不足則望子以緩
急往來聞子名。而投刺者。又期子以辭呼舟旋。此不能不衣焦
不中者也。子盍講討研之術乎。出舉與生。計與錢通。近皆詭隨
徒為所軋耳。逐什二。徵貴賤。盡買其所藏圖書琴鐘玩好諸物。
榷會魚鹽。其美不爽。更能家食約嗇。一切交遊皆謝之。不數年
可以殖矣。抱蜀子閔然呼曰。治生之策。儒者所急。然其如傭葛
不備何。旦起問困入若干。蚨出若干。已不憚煩。不得不使臧獲
計之。至乾沒十半。而趨欣其償求數輩。廉如鮑叔。亦已難矣。嘗
吾與客噱謔。而使持其計出入之簿。求求左驗抵祭米鹽康瓷
能不娶面講之。及覺其離悍。則又濡忍姑下急怒甚。必頃或怨
矣。即欲五門讙譊。但閧豚聲。誰為我理此哉。至若賈其所藏。則
我生平無所玩好。又嗇然于世人之徒以玩好為好古也。推而
且簡居處粗具。雖盡帑之。不得鈞金若載書三十乘而舍之。又
奚載焉。且所為彝鼎敦牟卮匜及它環玦璩珮之屬。得之或不
致金。可以稱數百金。曰此秦漢三代器也。果其藏之。獨不十百
於魚鹽耶。起而屏面笑曰。如鹽諸利而止。如是則不若于澤貪
緣之為得矣。不若為人處事受謝之為得矣。不若莫夜遊手之
為得矣。又不若負大力者。白晝攫之之為得矣。握輙氏竊聽之

曰。子所言。皆非子所能也。此等智盡能索。猶恐不足。而子方咏
歌先王。其不以子為棄物者幾幾也。吾且以子固無此肺腸耳。
横世君變色而作。誶嚴自詫曰。丈夫生世上。將以有用于斯世
也。拘拘者何為。吾見有俄頃而散千金。又俄頃而致千金者。可
不畏哉。古稱輕俠慷慨之士。未有不廣結交者。其結交未有不
先公卿者。席户而多長者車轍。布衣而致結駟連騎。宵戚揚于
齊桓。洛陽顯於吳公。食駃騠。投夜光。不以為侈。彈劍鋏。埽相門。
不以為羞。誠慨夫貧賤之不能自著。而遊大人以成名也。今挾
譬卜之常術。馮三五之賤伎。尚能譁於公卿。以取厚利。况能操
觚持長短者乎。子何不少降其倨慢。稍一委蛇。上則可以廣令

聞下亦不失於糊口彼四方貧賤讀書之士不能為人損益可
勿與也必欲拖膝嘯歌以待世有知已折節而好之今天下誰
以知人愛才為事哉拖蜀子曰我固知之熟矣輕訬之夫服霧
縠𩬊劍風車澤可鑑從僮僕呼劇驂則與冠蓋爭馳四市皆避
之不知其所從來也賢者處湫隘門無車馬韜蹯羸蓋出遊而
無招飲者則一屋之人始鄙之繼誶之覩感易而侮之嗟乎風
已如此雖欲不孰利何可得耶果其通三公交五侯寒暑請造
燕而狎之習遷除論朝事久而縉紳喜與之談又未嘗不鶩于
他貴人之前也因人成事藉交報仇可以使富人供我可以使
鄉人畏我可以使不根浮慕之士影而附我雄乎哉然我見公

卿之門與闇者爭肉好而通一刺比比也不則坐廡下徘徊焉
此固難為坐矣長裾盤辟動引所聞謂得之於某先生又嘗為
某先生處何事我無此顏又安能巧言如簧動貴人聽邪吾寧
處陋巷安於無用耳程勇公橫肱會然而腐聲曰於倈舁哉何
為此浮冗流俗之語也方今聖明旰食求賢良方正以輔出治
力破文法興古盛舉匹夫之微可以進言艸莽之謠直達大內
以子之明古今審成敗通達國體目天下外[illegible]內冠攘攘如此
何不著為一書極陳利病以効忠於國家而乃懷質确守木強
搖擊憂時以處不可謂傑也拖蜀子諾諾欲語已悛悛曰今欲
力破文法而下奉行之仍為故事耳今欲與古盛舉而下因循

之止成一奬端耳旁求進言言雖得上進而下之情終不得上
達也夫踰分冒昧自扞妹狄以上則必發憤於當世邪正是非
名實賞罰之故直陳極諫言人所不敢言者也乃一劇切及君
身而言者危矣一指陳及君之左右而言者更危矣其言者不
過取天下不甚切膚之利病摭摭論列若為忠直然者庶幾得
達黃屋而柄者容之且自許伏闕上書以來而上書者無所不
至矣市井亾俚未嘗一誦詩書知咫尺之義苟持淳愚衆息條
對則即走長安而上書老吏熟習科條則上書腐儒擯困無所
復之亦上書董胥奸猾掉捎罔上以私陷人與大家悁忿而角
不勝則亦上書上書至今日而更迹是者君子恥之況乎朝奏

暮召非猶古之恨相見晚也彼固有其畜幸通呼吸完羈縶而
後外伏禍徵亾望之福焉一旦柬礎為党所轄若輩亦未嘗逃
也徒以仍仍書生外無所引重內無所援藉一痛哭而不見信
則三木纍當足躓趦掐巳耳又何如秪食廣衣之為消搖也續
栗先生搖策蹁躚然羞告曰古賢者進不足以得志則退而
有以自處今子負志偃蹇獨逃然於茲土非高士也聞子有山
在瀟霍之隈其外逵劇岐皆嶙谷崂嶒絕壑懸度所謂一夫守
之萬夫莫當險阻四塞足以禦賊矣其中沃野數十里藝桑麻
畜狗彘如近郊然網野獸采野蔬足以供億此隆中高臥之地
也子既不合時而時又不用子山木膏火還自銜與何不避世

長造入山而麑蟬蛟埃壒儼然摔木茹皮之萌相將而出無不可者乃復樸遨市中將欲坐視江南之匈匈乎吾請爲子占之抱蜀子太息曰遇時艱難出既不若古人隱亦不能如古人也知幾當斷我豈瞑瞑哉然業爲世俗之人矣病且文弱不能躬耕婚嫁未畢兒女沾沾似不能免又無同志入山者煙火不能相望子然一廬吾雖大布藜藿土著之奸能無疑焉曰好施以德之則必一飯與之同飽而後可彼皆飽而我盡矣曰聲威以服之則必多收武夫壯士以聚處是一日優遊而行軍之費也且山中之人肝目駴耳而有司文法又拘牽及之亭可以行軍法擅殺人耶如此則有四塞之險而不能守猶之處康衢也今

賊固已乘穴於此矣往聞之曰小亂居城市大亂居山林天下其在亂一亂之間乎苟全性命是必有道矣嘗以武侯之知亦不能居琅琊而不流寓也流寓之後始得南陽隆中一抱膝地知不逮武侯尚未知抱膝何所也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先生雖有耆蔡又烏能爲今日決與罔寘老人倨倨聦我曰子誠長于討人問事者亦能知世以外乎吾壺中有藥焉可以攄子之死結而開子之旦明也子厭服諸抱蜀子曰小子雖病不喜服藥以世人之藥皆生病者也不如勿藥爲中醫今吾視公其飲上池之水者乎必有禁方可得聞與罔寘老人曰人各𥅿𥅿自乖其道箴襮綜纏之間攕揳嘔齵之郄固不越其身而謀也深

深既獲者欲可從玄牝之門豈浮夸無裏哉吾與子顛顛而坐不浹旬黃庭崇闕可以豁焉周宣王郊閭採薪之歌所云巾金巾人天門呼長精吸玄泉正謂此也自此以後陽文南威列以百數比御而無損則亦至適矣而卽繇以燗目鬒髮卻病延年。則人間之藥莫加於此可隨吾壺中受之抱蜀子曰人巳知世之有此絕術也然家有細君善妬庸詎使緯約靡麗紛紛緋緋于左右乎日捽胡而色於室耳且吾方謀饔飧之不暇又烏能效曼倩日以上賜取少婦於長安中耶罔寘老人曰王陽徼名衣囊鴟夷累致千金豈果拮据然乎古又有資焉不移晷而石可爲餅錄也亦乃可以爲鏐璗也人亦患貧困耳故妻孥無所

淼憤而嫉之亦其情也果金多而厚易珠玉之飾文綺錦氍丹珀異珍綮然在前諒君家之誶語者亦必改容焉況丈夫不難辭兒女子哉抱蜀子曰古有黃白之術必仙人而後可得也世人好此故求之而終不至仙人不必好此故可致而不爲且果有能得黃白者何不自作富家翁而尚出遊于世以利告人也罔寘老人曰此猶末技請言其上者則淸靜之道存焉其至也可以白日拔宅乘飛雀而上天吾子豈無意乎吾有師在太華之陰年五百有餘歲鬖松絕粒顏若處子駕衛叔卿之白雲車負李克之五嶽圖化琴高之鯉吹子晉之笙嘗引子往求之抱蜀子曰吾見世之談神仙者皆遊於富貴之門豈富貴乃可求

神仙乎富貴如秦皇漢武不能免於沙丘茂陵而况以蓬蒿藍縷求不死之藥耶丙寅老人又大欲扶其說說未出忽有數輕媠少年襪衣白紵簪玉導與錄事七香車并驅焉寶袜文綦褰帷可窺也見拖蜀子而招之曰何爲冒塵離而儲與於此拖蜀子語之故少年曰及時爲樂耳須富貴何時且世之極富貴者始殫筋力肆苞苴以圖之一日懸金印肘後動即犯法下獄盤木加劍則又何樂焉孰如得酒且歌耶書生苦甚吾當爲若澆磊塊也遂爲拖蜀子謝縝栗先生與老人而去諸客又欲因拖蜀子以飲少年相與摻袪而行行至河干則維青翰以俟久矣榜歌發放乎中流顧舟中多不識者拖蜀子不問姓名而上坐

其兩厓陜而修曲倚檻與拖蜀子立拱者數數而拖蜀子未嘗見也已而張鼓吹聲流瀨載博山爇沉水老柳爲之起舞好風爲之發香脫之腊之殽核雜旅座客或惡其淳厚而拖蜀子適饑舉筋大嚼執觶畢之未嘗不使嫛眉者笑也行酒入又即已故侳侳矣于是揮團扇呼六赤指隅席能度曲者屬其歌吹笛或笙或管者和之更使撥鶤絃繁聲促柱令人心動倡優迭進淫嗜百狀履舄交錯微聞薌澤雖不能一石然亦不三升足也及醉而起舞拖蜀子叩柮高歌欲賦詩而無與俱者又不自知其何以悲矣聽客散相呼明日復治博具何所又見使酒者不得意于坐中則毆人于道拖蜀子益以縣然徒步而歸夜行無語疾風中人返邸舍坐戶下老奴良久乃起開門至寢而臥臥又不能寐長夜展轉憂從中來謂之何哉翼日有帥初故人來訪而拖蜀子尚臥未起也强起復病披髮而出故人知其沉湎也正色而譙讓之曰吾與汝少相期以古人今雖不得志則古人不得志之所爲可則也何必憤激以自老耶歎貧且賤結納不爲人所重意欲絕交而又不閉門處于謝客結客之間更與市中酒徒作使笑傲以飾其慷慨而慷慨終不能隱也汝將謂人以汝爲和平乎哉汝又謂此可以藏其身而免爲善之誚乎哉我日斯邁時不可追少壯忽忽即爲白首不及此時覃精經史閏風化雨以待後世將何待乎况遇合有時終非没没者比

耶且汝以絕世之材又能好學博雅多聞偶爾遊衍尚不失其蘊藉後生白帢烏衣無愚管之一得動欲頃步效之坐荒其學便枵腹而啜墨則汝得罪于名教矣我等拔來報往自在所免獨毋好奇過當耳烈何必蹈東海而死康何必韋褐至爛高何必以足加帝敖何必倨鍛不起介何必竄廡爲人賃舂節何必鑿坏踰垣魯何必不知馬足顔何必知雞肋解黃絹皴何必賦鸚鵡文不加點遲何必一紀三都遠何必築土室納飲食達何必裸裎入狗竇豪何必投轄强灌人修何必費萬錢筯不下愈何必一歎三十年書何必懸國門一字不能增損門何必使人號爲登龍適至其所當爲則爲之而已豈定爲世人所喜與爲

世人所笑而後可哉。拖蜀子瞿然長跪而嘆曰。世之勸我飮酒與不飮酒者。非知我者也。世之勸我讀書與不讀書者。非知我者也。人生有一故人知我。而我何憾乎。請與子硏細廣。同食啖。溫古昔。考當世。暮必稽其所得。閒數日可出尋少年一縱樂焉。又明日閉關以爲常。帥初故人從之。拖蜀子於是乎不悲矣。

周農父曰。才至此絕矣。然非審之之博學如此。又不見其才矣。此篇馳騁左國史漢。蘊藉騷雅。奴隷晉魏韓蘇。而自行其意。豈世人所號古文能及哉。頓折刻切。使人感動刺心。眞所謂慾而不怒者乎。人無此才。無此學。而又不肯爲其難者。宜乎其講便易淺近法門耳。

多言誡有序

言之至於多也。非不能言者矣。其次立言。言遂以病言乎。能言家聰明通辨。或郎方聞識時務。苟一以言爲名稱。言得當欲。不以其所。又焉顧世。且誦不衰焉。吶吶不出者。終沒沒耳。有三其緘。寧免於关耶。迨夫讒隙諵讟。大壞國家。下者立說爭辨。異同詆毁。牀笫之微。厓眦之間。罔非其言之辜。甚以危亾殺身。小以嗣挐相尋無已。言之不可不愼也如是。乃今人猶以能議人爲能。君子傷之。我友敬矣議言其輿。又安在其不多乎哉。立誡以修。誠之所以言也。勉爲吉人。曰不誠惡乎敢。

惟言無易。行之實艱。抑抑得隅。實虹兩閉。辭貴枝葉。修踐攸悔。起羞興戎。喆帝勿再。綍出有牿。遊不以倡。遂辭約結。嘉謨有章。丘厥罹凶。兌舌常折。肆虔弗持。濡圖斯缺。世之英傑。務名浮躬。翹知自炫。詭譎哀克。煩易溺口。肅閉於人。提給敎譎。惟利是陳。蕆蕆善詐。號爲異材。誇訑銀敷。廣譽無回。聒聒僉膚。人誰信之。夸毘懸河。天益疢之。澹濼清源。摛華振秀。爲文召謗。靡有夷究。鴻論擯議。辨藏芥蔕。苟訾連茌。齗齒造詅。面諆如簧。蟣以善背。詆媒讙訶。偪憶爭譊。譖酗忮忒。其始孔甘。而邦而家。僨亂寧貪。骨肉仇讐。幡幡爲墉。朝舐其痔。莫宼其皮。雖以其考。猶將詈之。矧彼他人。能勿吳之。繇茲儀圖。戰戰末惟。屑播古訓。愼之爲基。

燕臺雅頌雍雍秩秩譁衆何寵師虞守默木訥庶近毋憮毋躁
迂合者多謹厥攸好廻迤廻菁允爲令無凡百君子勿以爲愚

送李舒章序

六月十日間兩得舒章書又以詩見懷余讀竟爲之太息何舒章念我之深也東望歌而和之和之欲長言之長言之又不足矣於是乎哭余少知事古學好詩歌及長見天下作者甚寥寥也至湖上遇臥子即已想見舒章矣時當秋盡迫冬客遊甚倦思歸故鄉亟又心搖搖乃迂道之雲間夜登舒章之堂主人拔衣行子夜飯備與沼上倚柱而論離騷投分之奇豈直如古一見舊識哉迄今六年餘矣兩人相視落莫慷慨猶故也然余身經兵火故鄉喪亂流離僦居無所終薄又以鄙賤爲人所厭故慷慨於舒章更甚今舒章問我以所著何書所見何異人所討

入山之策云何我三者皆無以應也性魯好遊衍業已不遇雀立不轉動而有作感世訹時不知者以爲誹謗朝政矣知之者又以爲物禁已甚無故而善悲怨非君子之所喜也故皆自蒸其藥絕不與人論及時有載酒肴從我遊者則與之爲逋蕩醉呼强以自慰坐視荒落無可奮故人覽者至於結交豪傑非黃金不能與之厚從來矣因圓爲戰場朝夕望計雖欲散家如無家可散何且今之所爲異人不過脈脈有權數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不則委蛇詭繆求完纍繁謂能輕俠傲王公即相驕稱里人惛而歎慕之其他文章之流數補商推則又洞然比比如是也余何必敝蓋羸馬行赤日中以求此數輩邪親者無失其

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而已矣果其有志當世通古今識時務則此日有俛首學南豐學公瑾者尚不出市井僊僊舞也彼鼓刀而屠力抗百鈞可以其器不忘報恩者則時不乏耳乃今亦有日詫於人者曰我能收死士得其心是誠能得死士者乎哉入山而隱實我等苟全性命之上策然既已爾爾難免世俗之累即布衣短後又安能躬耕隴畝邪以是宂諑於儈牛糴東下廉市上焉慷慨悲歌豈得已哉舒章則可以勿慨慷矣家在東海烽燧不相聞可安枕臥也身負不世之才而又勤敏不倦者作日富儻乎其後安可望與君生平同里同生即得知已今知已已得志青雲矣然君之知已亦我之知已也我今春嘗賦信

告急時猶為之痛飲君豈不快哉前年臥于告曰我與舒章居雲間誠足樂也有天下疑難事不易決者則問彝仲義疏章句之學原本何自則問勤卣考古而不紕繆則問闇公偉男我與舒章坐而嘯歌誠足樂也然我流寓悲歌猶不至以窮愁自病者亦以遠望有吾子之樂為我之樂耳揚子雲尚俟知已於千載之下而我當世猶有知者何苦而悲不止哉今見君三問無以應又鳥邑矣天下之才屈指可知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數明經論史核世變之故求名山而藏之然後與故人飲酒不已還乎故作七解以自況末章為故人責之哀而勉之舒章何以責我勉我哉幸亦以言贈我

字韻論

古音之亾於沈韻猶古文之亾於秦篆也然沈韻之功亦猶秦篆之功何也羅泌謂古有倉帝而頡乃黃帝之史前此已有書矣六書既出各時增改古文籀大小篆波磔之筆至周列國緣餙俱備如六書統所載一字至一二百秦一天下始禁列國之書專從秦篆故漢之說文僅存但知小篆者也自秦篆行而古文亾矣然使無李斯書一則晉漢而下各以意造書其紛亂可勝道哉古音隨自然之氣至有七音韻鑑而叔然之反切始明東晉謝安乃屬徐廣兄弟作音釋因取江左之方言而沈約增定之陸法言陸德明孫愐因之宋廣韻因之故自沈韻行而古

音亾矣然使無沈韻畫一則唐至今皆如漢晉之以方言讀其紛亂又可勝道哉音託於字故轉假用多同類應聲則叶之為韻後人不能淹貫經史旁攷曲證止便習孰而成編之易為功也遂守斯篆以論古聖制字之意遵沈韻以斥中原自然之聲則使人益痛李與沈之過矣顏之推即欵小學依小篆是正為不通古今何況今日邪吾故曰音有定而字無定切等既立隨人塡入耳漢以來有通用者有分別者魏王吳朱因漁仲合渓而隨手剏造長箋守徐郭王漢篆則泥而不通何惟郝京山之一掃而逐之乎然有古可借今不必借者自衛包改古文之後史漢尚存舊文石經時可徵引惟當明其原委乃不為辯攷者

之所蔽耳音韻之變與籀楷同天地推移而人隨之今日之變沈即沈之變上古也上古之音見於古歌三百漢晉之音見于鄭應服許之論註至宋漸轉元周德清始起而暢之洪武正韻依德清而增入聲者也必如才老取宋人之叶必如升菴循漢讀之異亦何貴乎凡此數者皆當通知然後愚者之所折衷可得而論矣

龍眠後遊記

余生長龍眠歲徜徉其間未嘗有記記龍眠後遊者以當兵變寇亂之後兵焚掃至犬家流離即欲寘身丘壑嘯語偃蹇其可得乎乃者方子猶得間歸故里呼故人乘春日載酒賦詩恣意傲寫目俯仰寫其感慨故足記也余去家六年矣間歸者再而今年歸去向者歸又三年矣此三年所賊往來逾午無算親戚故老存亾十二三入里閭圯垣荒棘夷為戰場獨城堞繕修甚新敵樓相望女牆睥睨一雉一廬喜幸足以禦賊然俯視橋下水北望花尊諸山愁然怵心較向者歸致嘆瓦礫又大變矣附郭山莊新毀殆盡先世墳墓松楸如故故間歸必欲入山聊一展望幸此一日猶如昔時幸有一日即當放浪山水間其意一

也既歸苦霖雨不絕里巷難黍泥淖過從殊自鬱鬱先期期客雨霽各策杖入山飲我者載酒為慰會中春月望前一日風道路收潦至日果霽天朗氣清豈昭明所謂秋日乃肖耶諸左謂予曰龍眠不可以一日遊也當攜布被信宿余三都館中明日余飯汝頃之子遠舅氏大呼而至曰是不可以無圖李伯時所以重後世者此龍眠山莊圖也若近日工丹青固可闕然遜伯時耶言未畢吾家子建適稅駕至自灊天柱峰即招之曰有今日龍眠圖矣子建素工此十倍我司其囊中則筆札備具即並駕共出北門客或挈榼從乘馬策蹇舉藍輿從者數十人客與

於道道旁耕者釋耒相顧年來尚復睹此輩偃偃問山水者乎
入山甫數里石流鄰鄰沙渚迴曲側徑無塵下車徒步民舍處
多訣𤐰焚而新築者林木伐後猶有樗櫟榆柳卷曲輪囷倚澗
臨壑者存春艸復生萋萋山麓步少倦可以偃臥也余幼讀書
處在寥一峰下有澗石急湍可以流觴顧諸客促駕從此中飯
越嶺至谷口老奴已治具遲我矣遂踞石上趣治飯來方子謂
客曰余少以龍眠之泉無千仞石無萬仞者或不得厠三峽石
門然長遊吳越近寓白門大氐水爲巨浸山多土阜曠觀乎遠
求一仞之泉十仞之石不可得矣人所號名山率以古剎園亭
勝耳抑亦入山惟恐不深故厭之與乙亥遊東越山果𠁅稍稍

似故鄉然又安能如故鄉之山可以留畬不買而隱也飯畢入
舍中見先曾王父及王父生平所著壽諸木者盡藏諸此又不
爲賊所焚幸乎使得竟返故鄉於此枕石漱泉讀先人之書豈
不樂乎又不可自必矣寥一峰之右爲儼玉峽儼玉峽又余叔
王父計部公嘯歌地也此地爲龍眠最勝嶙峋壁立飛泉彭湃
坐其下耳無留聲泠然若有所忘計部公樂之築室其上取以
爲號今室已毀矣六叔爾止寓白門不得歸而樂之矣我等且
以一日樂之又何慨焉亟呼酒卮傘並進倚石而醉客俱醉屬
碩人歌屬子建作圖歌聲出於砯厓之間若絕若續同覕子建
已扶服最高石操觚成幅矣陰崖嶮巖本不可行而客醉欲爭
行碕磈以爲能不能者踞而飲余乃拂衣止之曰危甚噫人世
何往非危地而獨此危與如是樂相樂者移日日已落方子自
念樂無以加而歌聲爲泉所奪歌未遂乃步張鼓吹以行及河
爭奪馬渡河復忘其歌暮抵三都館老僧烹笋及蒲饅不能餐
相與箕踞渡頭放言高論待其饌云夜復寘酒竹林中余笑謂
山中而坐階下與城市大宅中庭何以異邪既命移酌石上時
既望月臨前溪皎出踈柳中摻袂大堤可勿秉燭也何必非清
夜遊乎既蹂石臨洗潭月逾明風不起遠流激石微聞有聲指
伶人可以吹笙矣方子自擊鼓客皆雜奏爲煩促之節四顧深
山蚤亦何年聞此管樂之聲也邪梢故樸僿不知協音律此伶

人者猶故家所教十餘年前與尋論節奏今亦且老發聲變調
令人愀然秦淮歌舞吳儂絕唱固不若此山中合奏之適也夜
深矣露下沾衣儲與不能去僮子甕酒誤播田膠艸成夜燒火
甚烈客且橅衣而田父方驚起不知何故也返竹林中猶散髮
披襟或歌或號倚庭樹高談未已日來方病又何以豪至於斯
耶雞且鳴客皆臥余竟不成寐曳敗絮展轉東方白矣披衣起
周迴庭除梅未發辛夷且發此皆左少保公所手植也嗟乎有
子能文章好山水爲世重公亦樂矣日出客皆衣冠余猶蓬首
出與溪頭漁者語問山中年來無恙耶此方雖亂後猶外户不
閉也老農炊黍進羹聚而享之遂躡屐往窮龍眠之勝循澗而

入匣梘交蔽不知何往獨土人因石壁下築土成路焉過石馬潭徘徊拄杖峇有罷者遂止於此方子亦曰安能一日而窮龍眠耶龍眠盤桓數百里又安有窮耶又何必窮盡龍眠之勝而後有得山水之間耶碩人謂余曰君猶憶丙子射壇之遊乎曩者惟克咸及君耳王人孫公甚賢今賢主人成古人矣西指剩山層樓陜榭朱檻畫舫復何在乎平灘在茲小瑯環倪太史山房也太史公往矣今日者故人皆與又有管絃之盛人生幾何何當多難日耶子厚曰既無滅時此地終不與我輩蕭傲也不者我輩冠進賢冠勞于王事或殉封疆安得有此他若模邀城市不出里閈持籌而炊牖下亦何苦哉乃賈勇乘興興益發罷

者不知倦或攀藤蘿或度絕壑或騰石之顛或詠詩或構賦或臥或立或濯巾或與遊童戲各適其適快哉今日乎方子嘿嘿長吁曰山水之勝豈果勝絕江南北耶亦遊子戀故鄉耶東西犀辯皆先人丘壠所在子孫不爭達又厺墳墓之他鄉徙放浪於此無為也醉而頓首石上果醉與感慨之餘慰以善謔謔以誰善哭者為工方子煢頻舉聲愴然屑涕其強作善哭乎毋亦俯仰興懷相對泣數行下耳還過境主廟見牧者告我適有數白衣載酒來此溪頭詢兩日內從三四十人擊鼓吹笙遊山者何在乎茶以晨向山北不知所在余心知必默公也先是老奴歸以石作箋寄默公及吾家子桓并致臣向左右或以不相遇

為憾余以數子此來自咸數子不為世俗人不必相遇也子直子忠曰若以免於世俗人為樂與抑知兩日內更增世俗人之譏耶儻葛不備知之者鮮矣方子方自以為娓娓謹甚特以感慨遂不禁其狂放也歸入北門猶還望龍眠不忍別見投子有人舉起坐意亦有乘興若我等者乎詰朝行市中遇默公果從龍眠緣山登投子同行者亞侯子桓也方子既樂其事又感慨不能已夜與諸左飯援筆記之記示咸晨起治家事屢又滿恐後此記終不成遂過默公舍成之艸成而子桓忽至云子建之圖且成持以待記讀余記數過悒悒然吁矣昔蘭亭盛事而右軍但敘感慨讀後遊記者得毋更有後之感慨者乎哉

醫學序

先曾王父本菴公精醫學。以爲人子須知。先王父廷尉公曰。三才之故。身建天地。靈素不可不學也。中丞公遇經驗方則抄之。遇醫輙問其所得。又研易象數醫切此身。其確徵也。小子吕智少承家訓。禔躬循牆而已。塾中誦讀之餘。好窮物理。故兼醫爲一編。丁丑老父爲南尚璽卿。因食蟹飴腹悶。爲醫所誤。得金申之而解。于是學醫。老父曰運氣經絡。脈理病能。藥性醫方。皆通其常變。歷症而驗之。可千可萬。是其變化。一言而終。是其要歸也。張仲景。劉河間。李東垣。朱丹溪。薛立齋。各發揮其一端。而踵事相補。正欲學者集大成而知其苦耳。智未行醫。且窮其理。就

靈素之條貫。詳證治之準繩。約而記之。名曰醫學。聊備遺忘。將來或有所引伸而會通之。固協藝濟人之一助也。崇禎維單春

皖桐方氏子吕智識于宓山之室

四書大全辨序

國家欲使士子深於義理之文。若者士子競進。徒以義疏章句爲進時資。勸說焉耳。何暇問義理果當與否耶。此吾友爾公所以有大全辨也。夫深於義理者。必博學君子。廣見洽聞。然後能覽聖人之大指。士北儒林。志在身通。唯通。斯得其全耳。謂成祖之論楊文敏亦曰。諸儒論義有與傳註相發明者。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發明正欲其博也。切當指大指也。今之業此童習章句。祇知爲制舉義。博學故難。亦安知所謂博學近思耶。何尤乎不得大指也。即自號不屑辭章。于義理獨深者。亦苦少不博學切問。以其耿見。執一省覺釋此不能通彼。自相謬轕。即日先

民是程。吾豈許之哉。吾觀聖人之言。非可以一端論也。情見乎辭。書不盡言。或反復得之。學者當以聖人之言解聖人之言。思其意之所指。勿以辭病義。諸子百家。可合觀焉。故得大指者。恒不事章句小儒。然章句間不得大指。亦不能讀也。爾雅有釋詁釋言。合而釋義。今但執訓詁。遂謂全得聖人之指。不亦迂乎。先儒亦惟恐其指不得。故思而釋之。晚年每有所得。不自以爲是乃一切拘守之。襲其辭以爲制舉義。若此者。不惟不得聖人之指。抑且不符諸儒求得大指之指。自謂深於義理。不屑辭章。誣矣。況有口程朱。攘臂爲徇羨。又欲行其說於天下。徼天下從之他日者。望其以聖賢之學。上進君。出政事。不更誣乎。爾公躬行

不苟博學著書亦既久被服天下矣嘗曰明王務學惟正已知人是急不沾沾章句訓詁盍讓讀聖人之書內以淑身出則期不負國家徒以爲文章讀之已非矣至於藉此爲逢時資豈所以對祖宗訓士至意哉是安可不辨也定其同穴正其靡曼攬其要戁畧其附會其不合聖人之大指者盍鮮矣參考者數年而始成書成予讀之曰可謂發明切當矣道德文章政事出於一矣士君子讀而學之理學大明人材一歸於正所學即所用矣爾公之對祖宗不負國家志何深也其爲世用豈不大哉又豈弟望其立朝之後上以此諷諭下以此廣勵乎崇禎十二年仲冬月既望

激楚序

初看花[illegible]安杏園雁塔分部遊遊郎昔人弗禁也吾友方君寄
之於其時獨寤嗟食咄邑邑若不終日既已上書闕下不獲請
數扶服策蹇詣闕扉躬覩辭涵於是乎飄風之什作焉情異反
覆義從然楚原失騷所繇名離騷猶離憂也王逸注曰離別也
騷愁也寄之起盛年雋譽稱射策子大夫族又鼎貴所至羣趨
之車騎爲滿非刈蘭紉椒比而直以家難未平國威方震庶幾
借孝子履霜之操一伸其纍臣罪帥桑友怨婦壹鬱無聊賴之
感說狂乎女娟氏之歌河激也觀其攘袂捰袖變波浪狎蛟龍
倡爲禱祠怨辭之詠雖偏主未免神動氣天日赫然者乎先是

寄之爲諸生時輙已擬九章七發善楚聲蓋亦性近之矣予姑
援先朝舊事爲寄之慰無論裏東二美終徵分宜即如雲間馮
行可黃梅瞿甲豈不亦括髮刺膚自縛登聞鼓下或伉然而始
一濟覩寄之何如哉茲且擁銀艾奉板輿歸拜家慶爲歡復以
絲恩當擢爲諸侯王傅相淮南小山諸篇日益紛出繇斯言之
寄之即變其激楚之音爲虞廣周頌焉可矣或云激楚義類深
意別有在噫天下事壞於楚而蔓滋於激楚者予何敢言之亦
未知寄之意果出是否也過端策拂龜其人其尚爲予質之崇
禎辛巳晉江黃景昉拜書

譚寇患至今日裂矣而攷事者蓋以穀城爲胎始云夫穀城楚
地也舊理楚人也以楚人而策楚事胡爲乎至此耶原楚理之
意在功撫而罪剿剿撫局分則勢不得不罪罪以功功於是乎
苦心廓清八策涵血如方仁植先生者乃遂以罪聞吁嗟乎豈
惟是哉邇來兵燹結連以致兵枝餉蔓無已時如增兵之獘流
於竭澤抽練之獘極於空伍剿練餉資飽騰也獘至以罄飯制
腹矣即四事亦以固吾圉也獘至以控弦揭竿矣顧寇患雖楚
理胎之而兵食之變則至武陵而大備上下今昔寧無感乎寄
之方子殷殷忠孝至性成文欲以其言以存仁植先生之罪之
繇激楚云乎其自此遠矣殼滄弟戴明說拜言

寄之弱冠負盛名今登第而即遭其尊人之虎不可謂不苦矣

予每見其鳴咽爲之拊心天何嫉寄之之才而苦之若是乎此
激楚所以作也中丞之冤人皆知之而激楚推於先世指信天
道態問古之人何以爲生是誠孝子之言哉是誠忠臣之志哉
今一時公卿無不敬服寄之惟恐後者正不獨以其才也然其
才逾與日月爭光矣嗟乎天又安能嫉寄之乎天蓋成之也萊
陽弟宋玫

穀城之癰既潰不東下而西走楚撫之功最大而八勝一敗爲
法受過爲人子當此難矣讀激楚者能無歎乎比寄之危苦時
幾無人色而予等以爲聖明在上自然蒙恩天蓋生孝子以報
忠臣乎哉昔屈平傷君之信讒而作離騷是以忠成文寄之傷

父功之不成而作激楚是以孝成文然孝也而忠兼之矣以寄之之才出爲國用何功不可成今固勉之勿復以詩歌自消其烈也海陵徐耀

皖城方寄之名噪海內予初以爲文章士耳庚辰榜放予獲與同門亟訪之不可得云已歸去悵望浹旬而寄之至至則形面悴黧神情蹙候皇皇莫知所措予知其爲尊人年伯事也詢之鳴咽哽噎不能出一語已而淚數行下且泣且言曰荆之役驕將違制敗家大人八戰克捷遠在千里而罹於議父寃如此子何以生於是食不肉衣不帛卻讌飲聲歌之樂出入圖扉省覘扉倦蕭然寒邸絕無新貴容午夜露禱拜疏辭廷對願以身代

徒腸鶻血哀動長安上愛其才欲用之弗許然忠臣孝子已見於方氏之一門矣予時過尉爲破萬斛塊壘因出激楚一賦示意予讀未竟而屈左徒志思辭令無一不肖其至誠惻怛之言根諸至性以婉孌於君親間者尤得風雅怨誹體亾筵篿嘽緩之音無何上燭非辜憫從寬典長安無老稚莫不手額頌皇上之明嘉嘆方氏之忠且孝予乃服寄之不獨爲文章士而已也昔甯俞脫君于深室樂恢救父於市曹流誦到今不衰豈非才足以濟變誠足以回天者乎予於寄之亦云以告善讀斯賦者門年弟魏藻德題

風變而騷古人所爲發憤而作也忠良蒙屈縶服荃以祈察者証憚殃愍傺已乎稔知玉石自分臣心可自竆天呼君而告無罪冀獲光明公道爲罔忒兩寄之天性篤孝上書爲父解難義緜於中感動金石今讀激楚二詞悽惋悲壯抑何摯也聞言格旺其以辨晳功尤使僇力封疆者不與袖手同過將勵勤有典而國憲用昭焉是猶合美信修之志也盍發情止義而體歸不怨矣年小弟葛世振

婁東王元美以才而死其父雖將相忌之抑亦不善自養晦之過耶然晚年位躋貴顯猶修園亭之觀寄之少負盛名方舉於禮部而即遭尊人先生之誣拊心涕泣食不甘味衣不安寢卒以脫親於難人以爲孝感所致今者又飄然出國都將淡然於

功名富貴之外且闡其求爲王相以著書自娛也覩婁東爲何如哉激楚之義比亦足以觀矣同郡年弟顏渾題

方子獻策長安時都人士咸願望見之顧閉户屏跡拊膺自苦予每往返周旋泊如耳憂喜不形諸色其爲人性摯思沉君父之際多所流連間有懷抱不乏詠歌如贈答懷人諸什洋洋灑灑抑亦所志不存耶歲餘事得間方子侍尊人旋意稍稍適盃酒游晏之間得嘗奉色笑也一日簡得激楚讀之憫然方子曰此以當涕泣耳予曰嘻甚矣其傷也然余觀忠臣孝子之行明感君父幽格鬼神初未嘗不顛躓困頓而後乃彰明顯白也曩予讀九辨私心謂貴公子負不世材顧出此抑鬱無聊之辭今

其激楚殆有進焉豈非誠有不獲已於中者而維以告哀耶故
夫可已而不已之九辯與夫不可已而不已之激楚大氏慷慨
悲憤之所為作也若夫廟鼎彝辟雍鐘鼓庸此陳諸樂府登之
大雅又何匾匾雖於國風之為美乎是則予所怏悒而樂道者
耳弟田有年

旻寓艸上

激楚 庚辰秋作

智既上疏不獲請懼伏窮巷拊膺疾首百爾摧裂家君
子適至入省圜中天乎天乎謂之何哉自任楚以殺賊
為事遇賊必戰戰必捷八捷而僅一敗遂致於理設隨
時言撫豈有此乎嗟乎苟臨時矣則賊潰必東下東下
則勢必張豈特楚之為厲耶此役也家君子言左將軍
既敗之後山不可深入嘗具圖說陳其山川形勝畫洋

洋待糧設奇之策而督師羽檄迫催三路合剿又復調
楚撫同守襄陽楚將素勇貪功深入而川兵不至是時
襄陽太戰地且八百餘里寧及救耶自愧無以贖轅
之鼓又望有谷耿之力乎業在患難中自分難求憐於
人矣嗟乎人生不幸何以遂當此哉虛喝時起使人立
僵病悸之餘傴而自敘號曰激楚當涕泣耳其辭曰
傷飄風之汨起兮渤衰木以晨號遼巢彭濞以彌天兮擁椺中
人而難逃匿陋巷以屏息兮激褒牖其來襲予窺飛磔之蔽空
兮其容懼伏此窮居彼車馬之擊互兮策卿勿其前驅紛淺襪
以振倖華兮爭非尷以徽呼惟軒軒其揄此兮安望其惵而過

也有生各有倫脊兮顧獨罹此厥也歎杜門之不敢見天兮又
孰敢卬而籲之眡白日非我有兮心懆懆其誰訴之銛刃而涉
血兮抱鼠思而口呿俶逆旅其望賓石兮慰蒼頭之居居夫有
功而獲戾兮自振古而恒然況得罪於維毘兮何一眚之能全
瞻荆門與當陽兮㻢夫磽而屑涕苟信洋泙之前晝兮又曷慮
劵空而盾敵朮蘭師姑之八廝兮矢崇朝而翦滅之迫險中而
反其員幅兮已漻文而挐之將卒既用命以夾兮即箕谷亦可
以躋是昔議迕於敢戢兮曷能不斂以箭鏃郢上剢剢其在天
兮實式馮而鑒之寧委罪以喋喋兮悼褱功而陷之子幹不善
左豐兮勛巳集而檻車徵尹守憙平之失利兮誰其贏服而間

行公謙之如薺兮誰當送之於淯灑服勞寧冀有故功曹兮誰
倅廉而自稱候圄扉而恫恐兮對獄吏而搶地甘覲瘠以枕格
兮徒捽屮而佁儗何叱咤之威於三木兮欲噫嚱其裂眦搖琅
當而穿須捷兮何堪此鶴亭之灰骨相隨中夜憢憢以椎心兮
爲人子者罪通天矣褱藁葳而進兮固難忍夫䁥䁥矣顫舉幡
而升卿出兮安得孫張而知其忠務十五而勳袞繞兮加髭鬚
而僂僂擄蔚氣而悖兮雖盡夾不可以爲人見者太息亦何益
兮齰舌恨恨其爲陳聯鋃丈與故舊兮㦤股弁而獻欷矧古處
之不可再兮各善用其韋脂冑客而克梟兮起穢不聞而益恣
非麟趾與褭蹏兮羌但爲候人之所攜蒙頸以膝行兮將扶服

而安之素手顛蹶以希引兮信淸廉之不可爲凡處閭人何旬
兮瘁閔馮生其欲塵纍繁之無因兮謨君知其不可思白髮之
在堂兮倚枎根而北望孱余弟其愴愴兮徒蹣躅於容防謂決
旬其有音兮都門之人何當歸發仟來而不詹兮闚瑕丘平陸
其囬餞朝采桂荏與蘄茝兮夕懷堇藉與芝薁熇骨然薰而查
擩兮髓首㫖繇其示予候正直而弗爽兮判若否其當治帝其
不可以理兮念勞人而使知靈肸飾而來荐兮羣𤍜𤍜而祈之
或反接以藉藁兮猗梏拲以相持壓閔其若有聞兮曰女曹胡
爲乎餽餼忠蓋不得其報兮逆臾焉能以爲非探諸理既已然
兮熏醳滿謌斯何時囹圄可以受道兮古賢喆之所宜刑章以

輸作兮此弃台之所能助也刻深希寵而驕舌兮此非女之所
吝憤怒也勝石之兒上騰兮卽卽塡閬閬之前故降罰以昔祲
兮俾旱潦疾疫而連年■豕突而賊蠶午兮横術數千里其無
㷀言及此而氐首兮觸堦流血而思捐靈拚咽而起兮沾余襟
之漣漣馳西陸之沉景兮儵莽莽其晻瞌嗟榈楄棱栩之立楅
兮歎蒸葵唐蒙之凋敗夜穢頷而不寐兮痛謍㯓之聲惡耿濮
鉛以暨祝粟兮魂欲之而奚托夢登天而蕭彗星兮挽弧矢而
井狠役射屏翳之吐雲兮爾胡蔽聖世之雙闕駕蚪龍使南征
兮驂齎和爲雁行亘中原而越宛雒兮抵漢沔而遊江湘招雲
均於洞庭兮詢太傅於羅洋摟羊杜之砯於岑淵兮睠躬耕之

廬於南陽。兮何日而搶捽兮。蹂北土其張泓。擁牙節其若何兮。恐僇辱此尚方。嗟渠率其蠢爾兮。何不剷此而距躍。既爲天下雪冤兮。北首燕而受爵。顧乃殘生民以逞兮。使大江以北爲戰場。悲無家其仳離兮。乘埃風以聘故鄉。里人爲流庸兮。田井荒而骴骼積。上龍眼之塚兮。號先人而噴噴。我生何不辰兮。歷兵火而加以困厄。承松楸而頓足兮。入圮垣而反靡宅。嗟嗟臾杖者余廷尉兮。奉明善而危坐。冠岌岌而被襜褕兮。手負劍而詔我爾勿以詩書爲足徵兮。何爲出不得於時也。爾勿以朋友爲足信兮。禍急奚爲而辭也。吾家世有隱德爲昭詔兮。自斷事而監其忠今披闇而茹肝兮。上帝方儕而憪憪。世已亂而卒瘵兮。

念爾之材宜坎坷。好從頌以加食兮。報爾父以無它。無它兮今且奈何。鷩寤兮泣而歌。歌曰泣已盡兮。歌不得聲。風颯颯兮。夜不得明。天道其終無信兮。吾不知古之人何以爲生。

顧聽噫 辛巳秋作

運期公過京作五噫之歌。傷之矣。本懷民之劬勞。而顧瞻帝京有心哉。辛巳之秋。可以出都。苟獲餘生。肩與世事。然倉兄菴結。有不能不感者。故爲廣其意焉。志隱也。

氣稜稜以薄人兮。晨蔌蔌其披衣。窮緒風其吹肸兮。嗟百卉之奄離。迫葉籓之稠嶻兮。蔽塵雖而來奔。劇駿已成陘敦兮。塞市肆之衖門。宮闕駘盪以駊娑兮。環西山而嶙峋。日生暈而黑雲蓬淳兮。射睥睨而穿重闉。躡靰屩而呿吟兮。辟軒車而徒步。沉沛屛匽之黝濁兮。矜纓障面而不堪其汙。匿局室而塞向兮。卽膚揭而驅不去。噫素綱之化爲緇兮。心邈邈其匪霧。天幾日而

不黃兮。人何日而不匡懼。般紛紛而來此兮。憯不知其何故。既引慝而沉滯兮。所遇何其蹇也。伊媸惡之太不相讎兮。杌我又安適也。荃果其爲茅兮。何忍蓫藉之地也。謂蘭蘺而蔽可薰兮。靈且連蜷而至也。有儺列埒之蕣荽兮。獨摧連蔞之喬木。豈位斯而敢望兮。傷功多而詬辱。土可譴而石則畏兮。孰幸繼而能齊。惡聞聲而請塞耳兮。遂嗥闞而莫知。折柄而不鍜其斲斸兮。恨錯鈍而不以爲非。病蹊螫而日尋斧斤兮。又將以之治痱疾。嬋媛而羣謠諑兮。孰矜憐者其羿之。梗楠然有材兮。彼樗散其誰治之。維麒麟以輓棗棧兮。黍蒙頌於巖廊。蒲越不祭而躪之兮。列燭臉其不享。儐鬼神使巫覡兮。何弗詛亂階而汩汩。躁號

而毀顏瑕兮肩爲而不循彼州留之坑屯辦修兮亦大丙之[illegible]
䫉原盆發而封亾血兮俾牽傷而縛其手疆槊用黃兮輕樊用
火蒂華藕於修㛐兮冀壽道而矣可天胡阼冂而天祿兮生數
輩若是其心㕣兮俗挺桐爲所悁喝兮恣毒螫而卒任倚左且以
信信兮敷慝橫肱以驚人没利而易患兮方藉與朱郭爲鄰者
古而持簡畢兮誠喤之以爲愚窘急不能以匄貸兮又何顏而
坐其趦趄寧迷陽勿傷吾行兮重於地而焉知烏知其卽輻於
甍兮安往而用其囁嚅惴赴蹈之焦爛兮又繼轍而并轍所羊
其將至兮山且崩而豫其顛氏夫人各有所迷兮惡可強而合
也寧粃食而梟兮何忝於齊𥚃之雜沓也甘臾㬰而容容兮縣

金盤而應應門縣願以沉沉兮敢嘵嘵於建鼓高眠而徵太息
兮卽覲閔而受侮擊明踧踖而昏拜謁兮吾甚䘏其勞苦赤白
囊之押至兮顧乃秘而莫宣采四市之謠兮胡以盼未央而卷
卷幕龍地而據地兮徒佚笑余而適然被酒與人逢俉兮豈其
好詭越而蹎蹶或供具而藿肉兮資醯醢以腹便不躶餌而傳
食兮鼓或罷而成篇篇已成兮不能語醉起舞兮泣下悲秋兮
自古望江南兮風以雨風雨作兮江水波不能語兮能歌歸兮
歸兮歲月無多世不容汝兮當如何

激楚顧曕噫跋

逐者左徒失意君國行吟江畔作離騷九歌其門人宋玉景差
之徒適廣其意音旨日富而後如賈誼梁竦過其地者濟沅湘
弔靑流必悲感爲之涕泣至今傳楚辭嗟乎果何必楚地而後
可騷耶客之居京師痛父冤不章拊膺百結中宵聞其嘆息之
聲則激楚所由作也予聞古人之義不以一眚掩德中丞先生
治兵於楚激厲弱卒所市名馬數千不枉國家之經費逆賊畏
之無敢窺我東諸侯舍而西走彼其之子貪功違制以有今日
是果何眚耶含泓如蚊俛伏褻牖奢兒斯瑱未敢告苦邇日積
已久而悲咽之語遂滿於麼紙敝麓中予嘗反復歎息失聲此

又非楊子雲好深湛攻苦作畔牢者比也噫嘻郢事之來實痛
之矣豈其果必楚地而後可騷哉若顧瞻噫誠可以感矣何必
楚乎旣過邗上再讀是篇又名公巨卿贈荅之文皆使人泣下
不置因爲方子刻之且曰毋使靈均侯光輩滋歎息也同學愚
表弟吳德操鐙在頓首題

請代父罪疏 庚辰三月上

會試中式舉人臣[illegible]謹奏為楚疆一敗有因。聖朝直告無隱。小臣昧死上控。願以身代父刑。伏乞 天恩俯察情罪。以中國是以鼓後忠事。竊以君父一體。誠可籲天。 聖主當陽。情迫何避。臣父孔炤撫楚。以香油坪一敗。督師奏聞。遂蒙逮問。夫臣父在楚年餘。九戰八捷。令獻賊從穀城走入房縣。時楚撫在荊門。州撫兵在夷陵。沅撫兵在歸州。閣部檄三路進勦。楚將楊世恩羅安邦敢戰深入。後救不至。二將陣亡。楚撫又奉調守襄陽。相去八百里。鞭長不及。二將正荷鄖典。川沅尚且不問。而獨逮調守襄陽之楚撫。此臣所以仰天椎心者也。又臣父據穀城

令阮之鉶報可勦之狀。曾具八議。而是時撫局已成。恨誤此機賊果西獗。此臣所以感時痛憤者也。年來勦賊無功。疆事日壞。廟議惟有厲責。刑部惟有深文。督撫前驅。邊卒同律。誰念軍中情勢。而借忠謀切畫哉。國法森嚴。 聖明在上。小臣何敢嘵嘵。伏念古有緹縈。求代父死。吉翂十五。為父白冤。是以不避鈇鉞乞以身代。上帝國體。而願赦臣父。以策後忠。 皇上如天。聽臣呼籲。諒其愚孝。死且不朽。臣家累世受國恩榮。今叨南宮。粉骨方始。而親遇其父寃苦如此。焉有安然圖榮覲陛者。尚可覥顏聖世乎。謹昧死上。伏惟天恩憐允。無任哀鳴感激之至。奉
聖旨。叙試在部。方以智不得以私情陳請。該部知道。

請緩疏 甲申正月二十四日上

翰林院簡討臣[illegible]謹奏為不分亂賊披猖。微臣誓棄此骨。願就河北行伍。父子枕戈。以報 國恩事。臣父孔炤自戍所特起 召對。授以屯撫。感激 天恩。念臣祖大鎮理學忠訓。不避忌諱。舉國家之要務。勸為芻蕘書。留在玉案。以為今日之勢屯緩兵急。乞假機務入銜。就便收練。奉 旨下部。遷延至今。今賊果出關破山西矣。其氣甚惡。意在先攻九邊。後乃入腹。或分一枝橫衝濟兗。斷我南北咽喉。大可憂也。臣父早言之矣。河北山東。跳馳白跡成羣。而抱義塢主不乏。誠持尺一。招為義旅。可賴之以自為守禦。兵機得勢。而興屯在其內矣。伏乞 皇上加

臣父軍務之敕。臣願矢骨原野。如范仲淹之子。挺身行伍。感泉效命。古固有之。臣每侍班。親見 皇上不勝焦勞。而鑛賊恐陵如此。一念憤至五內迸裂。誓願馬革。以報三世 國恩。臣本二甲出身。遲遲例應予部。望以兵曹參謀。出聯鎮協。臣年正壯。堪任艱苦。賈勇前驅。剖肝瀝膽。自有同心投袂。共酒血者。武侯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且覓死友。為國先聲。所有事宜。再容詳奏。至于講職甚閒。別選充之。此時何時。義無遁避。父子枕戈。 君親並報。畢命行間。早刻骨定分矣。是以冒昧上陳。伏惟 皇上鑒其愚誠而許之。敕下該部。酌議事宜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召對補考

翰林院簡討臣[illegible]謹奏為恭承　召對奉　命補本感謝
天恩忘其愚戇茲特隨條陳列以備廟謨事二月初三日
上御德政殿召對畢　上曰所言多有可采即補本來欽此竊
念　聖心憂勤時事孔棘小臣對越咫尺天威一時指陳語無
倫次幸蒙　天語優容令其補本謹分條上列以備采擇施行
而岌岌者目前決斷也按賊破潼關得西安乃出取寧夏延綏
榆林而從偏頭入太原其勢將犯同宣昌薊以強兵險路在邊
欲先取之而後分哨真保相與期會此賊似有粘罕之謀深可
慮也各路增防禦京營練衝鋒現經申飭恐仍故事宜調吳帥

就近統制重在居庸傳聞雲中隊伍喪氣披靡左白觀望援師
其可恃乎畿南山東以至淮口多有輕剽標馳一輩其信大義
蘊雄略者原自有人當下　詔許所在倡義結塢使朝臣通聲
氣者招之此輩聯絡實護南北喉腹之衝龍驤勞軍常山有勢
不則且為偽檄所驅而虎翼前驅矣此臣名夏臣學濂等之所
共知而朝夕講求矢以血報者也至于非常之舉定于帷幄非
小臣所敢輕言然唐有房琯分領之策祿山聞之破膽靈武之
興皇子亦領天下兵馬元帥之號宋幸澶淵王旦預請監國靖
康時孫覿曾奏宗廟社稷之計驗往知來又何諱乎　皇上神
明取前史而覽之自有萬全廟謨愚昧區區謝天而已

一曰督撫之權當重凡臨敵之撫勿掣其肘所屬之官應令自
選報部錢穀之數惟所適撥則郡邑皆將也從來將強皆由家
丁偏裨指臂義如骨月銀都可以自練賞拔可以題授則權之
所在激礪十倍矣所進議者直如藩鎮乃能大有作為如秦晉
邊地已失者許其恢復即給世守齊淮楚豫先撤巡方此今日
文武合用轉弱為強之急劑乎監軍容使最宜罷遣杜黃裳裴
度有明驗矣如王允成兇掠風聞左良玉能誅逆將遣中使厚
金幣以旌之良玉中拒抗保允成之非掠成何體乎孫傳庭催
之出關諸將陽從陰背今反加廣恩總督五省遣中使犒之而
豫賊劉洪起亦緣軍容得賞高傑效尤亦議加銜矣成何體乎

督撫親在行間自可相機駕馭豈是九重懸揣貂珥囁嚅所能
華而彼起狗鼠而成虎狼者反令呼吸帝座而責督撫之節制
成功安可望哉且巡撫之上有總督又有督師閣部輿甎瓢裂
不若歸之于一慎選其人之為得也
一曰衛軍興屯臣父孔炤前上芻蕘云凡上林艸場諸禁地西
北山諸禁水似可先之勞之該管衙門募屯開種三春一麥便
見充盈目前城衛之軍自可任此再加贖作招應自廣勸屯多
者獎其首事授之以銜若近臣親臣勇于倡義備本別墾所墾
之利仍歸各姓行之蕃庶何愁穀粟之不饒乎近先倡之遠以
信應只在朝庭信行賞格耳去秋　御前發十四萬為和糴本

誠至計也宮府一體薄務卽能應急十庫改折所收不啻兌綏
造之數惟裁決而行之。

一日招商海運夫海之衛京師也直如腋下取物此天助國家
之大利而今猶不肯享之乎元朱清張瑄已有成效先臣王宗
沐丘濬早言其便矣所慮者洋漂船費也夫海人之不畏海猶
江人之不畏江年來巨猾何嘗不走潮如鶩耶但倣 祖宗朝
中邊中京之法招商運至天津多者予之以官南北之貨聽其
均輸彼任漂沒何勞過爲之慮乎有效則許其自練船伍足爲
海道一旅可以急遞南北神行豈不壯哉如是則漕可間歲一
免或可連免海道既壯設官統之而外洋之均輸亦用商而榷

其稅此一舉數千萬足備封樁庫矣何用苦逼練餉而敲朴民
間乎。

一日用人練才鼓舞之幾今國家邊腹並棘所望者督撫之才
使天下之能爲督撫者慷慨而願爲督撫不能爲督撫者講求
而學爲督撫則督撫不勝用矣乃 主上宵衣旰食日望天下
有盡忠報國之心富強制勝之學而天下之竭精畢命惟在四
衙門（上時警問政府何爲四衙門以吏部科道詞林對上爲之歎）善地考選而京堂而公卿
是所謂致福者也空談養望統別流品賢者建牙便爲失職稱
麟鳳則喜稱韓范則怏是陷之爲沙場戸也封疆之役專委之
一種苦命之夫一授危地身先將盡而所在巡方持轄加以大
璫監軍內閣密勿之府司其風指而自簡督責以爲能不知
兵難遙度多言亂聽而行間焦勞百事掣肘竭蹶內顧周旋寄
吾又何暇全力辦疆事哉少有敗衂與行伍一律勤引矣誰肯
敢又暇煉之幸而論功立亦終身嚴疆已矣誰能與安坐至
公卿者比其福樂尊寵乎此天下所以不肯承擔督撫之略以
兵事爲諱而巧宗虛無者方且恥言富強于是乎天下之才槃
磨于逶迤彌縫徼倖苟偷而邊腹兵餉制勝濟急之務俱付故
事以虛文行之誰是爲國家艱大講求撥亂報王者乎嗚呼所
教非所用所用非所學議論支繁督責無效忠義無略鼓舞不
切非不破格非不重武而人才不出禍亂不止者何也以

重不知務情而賞罰不當其實也夫守令切切矣兵衛邑令有
功者以錢緡而見上司或給京衛而領縣事卓異竟予科道自
然感一則夫必襟循而備壯勇煉民兵而築城社鑛穴開冶工
產稅商皆地方官可以親酌而不必別差大僚矣又今日之太
守監司甚贅空弁監司之權以予太守守得辟舉下僚握兵民
之實務不見漢之平賊立功皆太守乎重權久任方可責成時
有卓举乃新其氣守令皆熟將略豈憂流寇之馳與客兵之橫
哉以臺省鼓有司以京堂鼓臺省是在朝廷知其機耳昔安石
有選士料事之法取古危疑策問之以練其因物情轉特勢之
學目前舉動則各封所宗以縣斷之許古則知其學之實矣後

驗則愈顯其識之確矣臺省建白不敢浮詞料事料人密奏不爽然後優升京堂京堂必試督撫乃轉部堂而考選之條必先優待艱邑能控禦者其散秩異才先令奏記于大臣而難問之審覘之乃考選之外則太守歲舉報國幹才分科記之天下明知朝廷所重忠義為本濟時為用三途平視賢能畢出奬選而敎習之愈礪愈精則舉世在野無不講求而受任受知又加練習 天子不時召對訊之特恩勸之使人感激刺骨而忠良侍從益知切用耐勞不徒恃其高氣節已不能亦不苛于責投艱之才矣如是而不得人不定亂未之有也

上通州魏相公書

小臣忽承 召對激切失次復蒙 天語優容令其補本此相公之玭也各路調防京營選練見在申飭而重督撫撤巡方有司兼將招商海運 上皆稱善謹一一開坐奏聞茲所恐者前日請纓小疏出于愚誠督父加勑原有舊議陳百史竟兼吏兵科都智止願改兵部招諸場王以成義旅新鼓銳氣須藉 勑印機到勢應或借漕米募商海運以還 朝廷此華約略聲氣相通陳百史魏于一吳介子皆知之昨未及細陳也 君親一視父子畢命時機岌岌無容迴避至于非常之策非小臣所敢言而又不能忍故引唐宋之議微開其端惟老先生從旁詳陳

請 聖斷焉流聞匈匈似非申飭一句所可抵敵東漢南唐以及金源以遷而亾唐以遷而存西晋北宋又以不遷而亡未可執一論也昔漢周馥睹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遷都壽春宋靖康時胡舜陟奏乞遷都而孫覿申之張叔夜亦請駐蹕襄陽可以紓難而復振若親征監國諸王都統之議皆為宗廟社稷計非屬駭聞唐太宗征高麗宋眞宗幸澶淵房玄齡王旦直請太子監國亦無所諱天寶之亂房琯請以諸王分領都統節度祿山見分鎮詔撫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此忠策之深者也東宮臨晋都二王分藩總憲大臣已有此議至萬全也粤撫方震孺昔之伯也亦揭言監國分藩事恐事變路梗又言海道之

便疏雖未上。其愛國則誠矣。以老先生之遇殊寵。千古無兩。當此時節。進退內外。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據古直告。此大機宗廟社稷幸甚。復何所覬覦乎。此心忡忡。恃老先生同門之誼素憐其愚。故敢以聞。

帝學

天下之故。理兩勢兩情兩。兩端用中。而明四目。不過通上下之情。就天下用天下。而泰已無爲矣。帝王之學。豈若士子之習經義。溺詞章。爲博士官掌故哉。然而不讀書。不喜近士夫。雖天縱乎。亦何由鑑古今而折衷之。明于求賢。而逸于得人。秩序提綱。勸學礪事。此治平之政也。體天地之心。保育羣生。納諫勤政。不以九重九有。惟于莫達此誠正之要也。使上下不相通。則天地不交而否矣。何因類其情而知其勢。舉大理而使盡其事乎。不就天下用天下。雖羣襲熟爛之詞。誦說堯舜。而與今日之時勢人情相倍。則督責程石。猶闒茸也。陸贄曰。上下不相通者九弊

不去故耳。上有其六。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寔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詞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議不申矣。今夫世祿之第。隱賑之家。嗣子驕倨。惟狗馬聲色是好。畏見正人。其視詩書若弁髦然。又況天子。生于深宮。長于保姆。親妃嬪宦寺之時多。見學士大夫之時少。便僻以謟佚誘其縱樂。而古今載

籍浩然無涯、其關切情事者、誰提而陳之、素不熏習、良久欠申矣、烏能勝彼乎。其循故與而晉接者、經筵日講也、故事先陳訓詁于內閣。閣芟其犯忌者、翼日依文宜讀而已。此上下交之幾、啓沃之本。而柰何乎泄泄至此也、一二腐儒、嘐嘐耳不得聞鄭聲。目不得視艷色、手折花枝。蹙顏棄去、遂使黃屋厭見儒生、又一者爲玄默虛無之說、高出于經史是非之上、從此不務詳其事之當否。而柄者得以飾詞矯亂而行矣、又一者浮才倖進。摛文倆會、及乎所行敗露、而左右指摘南牙日。親近儒臣。彼竊用寵靈如此。而君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君心舉不信羣臣。一無所倚仗、而憸邪因其疑忌。以術數中之。豈不可歎哉、眞德秀曰。

學必求之古訓。以自得爲功。學必施于事。乃爲有用。 太祖命以大學衍義。大書西廡。以備省覽、誠切切也、蓋用人理財。因民好惡而挈矩焉。事不歷漢唐宋之得失。以徵今時之勢。空以堯舜相都俞、亦何爲耶。宮中省覽尚嫌繁累。講筵數演。秪完常規。上下之情未洽。何以能委曲批導。使九重知人情物理。而因時勢。以振發之。臣于以遠古之語。責備聖躬。既已不受。而又見腐儒無益國家之急、其望臣子。期限甚過。往往以大賢之行、律天下之庸夫、繼而以不肖之心。疑天下之賢者、于是乎天下無一人可用矣。此無它、上下之情不相通、而庸相素無學識。好相意任敵賢之故也。但得一休休仁智之相。因民好惡。振綱紀。申敎養、通變舊例、鼓以報効、則百職自理、天下自平矣。然此一人者。天子從何知之。天子通德類情、則在宥中。自能決斷耳。愚臣嘗以宮中閒適而欲廣聞見、莫若與士人處、莫若漢時執戟侍郎之切近、博士具官待問之備體也。小臣怙忌尚少。其黨不立。所期遠大、感恩直陳。且以閒適優客、得曲盡其各事之情、而古今之小謹偏長。奇才巨奸、皆無逃于明鑑矣、又得觀古論事。魚水之樂。異時將相。天子亦具夾袋焉、敬大臣、體羣臣、道本如是、選庶常。選臺省、猶古遺意也、而終以格制疏遠、安能及漢唐宋待侍從之親乎。然要自人主好賢好學始。

相道

每觀開創之主，多自天授，再傳之後，格君用人，總在宰相。昭代自胡藍之變，疑權獨重，析一相而六，各部主之，後以大學士入閣辦事。文淵閣印，止可緘上，不可下行也，豈與漢之丞相大府、唐之中書、宋之政事堂比哉。然加銜兼秩，崇至部堂，特進宮保，則職親地秘，綠綸在手，沙堤絕班，校尉傳呼于禁闥中。近嘗召宴內苑，詢事賜坐，尊寵極矣。要以首輔爲主，參知聽之，雖不坐政事堂，而六部百司承意先請，豈曰無權，正患持祿保位而怙權耳。怙權必塞言路，怙權必結近侍，外以黨嚇方鯁之士，廷杖挾威，密乃陰行時局之毒，收召羅網，事苟阿順，倒爲雙擬，使中書泄其美者，後或不驗，則曰內擬也。即有素依躡躡而主疑權落，伺察細行，歛身不敢見客，言路因以挾相，又因以附相，精力所注，瞻顧彌縫，幾何而爲國家擔當，盡知人謀寔之效哉。夫不格君心之非，不可以爲大臣之道，而不得君，不可以行道，徒爲衆人所共覩而責之，是兩者方且自飷語矣。大學以休休爲宰相經，而郎日惟仁人爲能好人能惡人，夫豈以容頭過身爲渾厚哉。結主之誠，致主之術，必有由也。徒以所聞迂遠不切之膚言，方砥帝座，久之而與上不合，同類或中之，若滎識達變者，兓而卷過納牖，則諵論諓諓，遽乎朝埜，但取名迹，不論事幾，務求于君之所難行，而不顧己之未嘗行，以是僥然曰忠而不見諒，

豈不悲哉。旁觀指手，類曰伊周管葛房杜韓范合爲一人而後可，其所自望于相，則見我爲恩己耳。朱子曰：惟公惟明，相道畢矣。果其身在無可指摘之地，又不與上瑣瑣辨爭，令彼不能舍我，如李泌之見喜，如夷吾之言驗，然後可以舉大故，行大政，而惟吾之所欲爲。至于入粗入細，知柔知剛，則視其時與其事也。承秦苛礉，故曹參以清淨養之；漢武雄夸，故公孫弘以節儉挽之；魏相嚴刻之後，故丙吉以天道和之；憲宗値尾大之局，故杜黃裳、裴度以決斷輔之。彭思永曰：宰寵事吾所不爲。王沂公曰：恩若己出，怨將誰歸。惟寇準爲能不用例簿，仲淹以百官圖陳，呂夷簡亦各互濟云爾。要必生平學問，先究其寔，留心人才，達于事變，以此濟時，以此報主，則爲天下求此一相，與相之所以化天下，始不負惟公惟明之一句也。選舉考績，兵戰河屯，錢穀漕鹽諸務，寧患其不背使指，如星拱辰哉。

中涓議

宦者四星，表天市垣。周官統于冢宰，止供掃除，不畀以權，得矣。
管仲處之曰：中央之人，以緩為急，而取威以急為緩，而惠民能
易賢不肖，而威黨于下，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危哉。王褒作
中鑒錄，非以備中官之鑒，以備人主之鑒也。李騰芳亦編為志。
鐵碑不許議字，高皇聖人之謨也。宣皇時開之，非僅此也。東廠
建于永樂矣。近年復稽此典，不得得于國朝典彙。故建且有西
巡廠。京營侯伯戎政皆讓監軍容之座，衛與廠合，白領緝事。重
足一迹。政府植根，絲綸雙擬，以美者上中書，簿市德于外。故驚
心者必通一呼吸而察之。一日得御覽鑑，乃黃屋厭煩，而令約

之者，不令史官為之，惡外覺也。凡屬此例，極力廻互，尋常謂朝
臣有門生故吏，親知之恩，歸鄉有阡陌田園婣懿之樂。若內臣
惟子身事主而已。時例二十四監掌印者沒，其名下以簿聞，皆
入內庫。以為生足其用，死仍歸我耳。此所以十庫改折之議，首
藉艸場之議，皆必不聽，固以此也。早于劉鋹見之矣。鋹之委政
龔澄樞、陳延壽等也。曰羣臣皆各具家室，顧子孫，誰與我盡忠，
必盡忠也，惟宦者可任。遂委政澄樞等，作刀山劍樹，以明珠琉
瑁飾殿，離宮數十。刑酷歛重，宗廟竟滅絕，身為俘，澄樞等身首
分于千秋門外。夫人臣居官任職，固不可謂無家室子若孫矣。
雖有家室子孫，亦何害其為忠君愛國也哉。果世無國爾忘家
之臣，足以生人主之敬服者哉。又上者，自此于漢武明皇，恃我
足以制之，不過且以適其諛悅耳。疑者非所疑，而疑于其可託
國之賢材；信者非所信，而信于其必敢度之宦豎。此非獨九重
不能闢門達聰之過，蓋亦大臣不學，無以導主之過也。或曰：不
如用士人給事常侍，如漢制。然以今之大臣容祿保位如此，士
人之為客保，不相遠也。已而中調，其弊何異。况宦禁在今，詎可
改乎。或曰：宦者亦人耳，既用之，當教之，而制之。吾黨平覩，不疾
如仇，亦何亂焉。勃貂、管蘇功于楚晉，景監、繆賢著庸秦趙，巷伯
嫉惡，趙整刺雁，寺人披奉命，曹日升解圍，鄭衆辭誅橫之賞，呂
強勵直諫之忠，馬存亮遣將誅張韶之逆，楊復光感泣伸討賊

之義，嚴尊美遜避樞權，逋青城以寄迹，張承業請立唐後，甘餓
殞以明志。我朝金英叱毀南遷，覃吉傾誠輔導，懷恩申救林俊
之枉，寗瑾力白大夏之誣，若曹麟、鳳，士君子亦有愧之者。又况
張敬、薛邑之為所嗤笑乎。張永嘉結主知，故能罷各鎮守內臣
及鍋牌之制。張江陵寬之，使不吾畏；結之，使不吾貳，乃以展吾
志而安行，亦一幾也。毋已，則楊一清用張永除逆瑾，亦一時也。
不然，當從大計黜陟，庶可風乎。正德中浙鎮守鄧文欲自理刑
訟，徑拘問官司，而諫臣裁金糾正之。有曰：如河南鎮守呂憲、山
東王思敬，皆靜約奉法，百姓相慶，輿論許與之臣，豈敢有外言
于時文同類中。覽疏至此，皆重咎文之橫甚，而文亦內懲惡以

為公論。稱其同類，卒縮縮不敢如所行。故曰敎忠謹微，勿溺于覓，養其廉恥，勿逞于頑。是在君，尤在相矣。王繼恩有討蜀冠功，宰相欲以為宣徽使。宋太宗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它官。宰相力言，帝怒，深責之。嗟乎，毋乃比周植根者多乎。如宋文貞一路不與言者，幾人哉。大臣行已光明正大，彼自敬服，而又平心待之，不示以隙，則善矣。韓魏公之斷，今日米可行乎。

錢鈔議

錢法之足以裨國也。鑄百萬緡，則天地間生百萬緡之用矣。豈徒與商賈牟贏餘之計耶。就計之，今官遣市銅于南楚，每石直銀一斤。正赤（按廣市日本銅每石九兩）加倭鉛盧甘，十剤四六，則色正黃而望地鏗然也。內好摩鎔，其重一錢，槩直者釐，十倍于銀。是斤銅爬加而得三百餘，以其息三分之一予商賈，而官收其二分之息，則轉輸行矣。南方米賤工賤薪炭又賤，雖京行四銖，亦可移式南方冶之。然而不能者，工部鑄工，戶部鑄戶，官與吏各利其餘羨也。弊則倍加鉛甘，其色遂黝，墮且碎矣。棄而輸之，其用自賤。賤則不行，官何利焉。又錢所以久而不行者，不能與銀爭也。

人自藏銀，銀無增減，而錢鑄不定，漸必偷薄。又縣官之徵入者，例不收錢。錢無火耗平準積溢之數，毫無所資。此錢之所以不信于下也。天下之勢，率因民情，因民情而制以法，因民情而利其用，則君之權斯行矣。權行而民情忻然，則信其實乎。智嘗攷秦鑄錢，用金幣，獨禁不許用銀。漢武更鑄麟趾裹蹏。如吉字挺，則不許民𢇁散用銀也。銀禁則錢重矣。然必上收徵賦之錢，其下乃信。信則下令流水矣。又攷洪永間，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犯者准奸惡論，首捕者以其物充賞。隆慶時亦嘗申禁銀之令矣。欲收錢之利，并收鈔之利焉。小民所出布帛菽粟交易之間，惟銀為約，銀不得用，而錢司其權，然錢亦不便遠行，藏

賫也。故交子務飛楮以會若券期取。此鄭鈔之意矣。在今之勢。
嘗與鹽屯通。令積鹽于塲。冶錢于南。而刷鈔于邊。召商納粟于
邊。而受鈔以支鹽。不與支錢。惟其所便。司鹽司錢。不得勒減。特
示厲禁。許商之首。而鈔于是乎暗行矣。大抵銀錢之源。本出于
鑛。而行錢行鈔之源。本立于信。信若不立。雖嚴刑疊勑。豈有益
哉。周官荒政舍禁。則鑛穴常時閉之。恐民務末而輕農也。然銅
鐵之冶原未嘗禁。而滇黔之鑛。又何嘗閉耶。但當令有司司之。
勿輕遣內臣耳。前年遠臣進坤輿格致一書。而劉總憲斥之。近
日蔣臣獻鈔法。而倪大司農奏而官之。然鈔造不能行者。以未
先識禁銀行錢通商屯鹽之幾。信無從立。而徒以片楮令人寶
之。豈有此情理哉。

曼寓艸中

攷古通論

古今以智相積。而我生其後。攷古所以決今。然不可泥古也。古人有譏後人者。葦編殺青。何如雕板。龜山在今。亦能長衡。時勢必至。豈能禁而廢之。河源詳于爾雅。江源詳于縉志。南極下之星。唐時海中占之。至太西入。始爲合圖。補開闢所未有。可畫定禹貢之(石虗)山。太初之天官。不必求多哉。由是觀之。讀書好古。貴求定徵。攷證之家。藉以決疑省力。不在專已守殘。洸洋弔

詭明矣。于思在魯。繆時核以遷表。自不得見孔子。焦弱侯曰。伯魚生于思。而卒在孔子前。猶不決耶。不告而娶。在底豫後。孔子無誅少正卯之事。三一公斷斷然也。(吳觀我宮諭別號三一)學庸貴闡禮經之心。不必苦辨古文。畫卦即是文字。不必苦辨倉帝。詩之爲樂。桑曲之爲兎園。左傳非丘明。夾漈得之。俊卿之論魯禮。戴埴之言泮宮非學。戴和之論雖和。張東之明二十五月禫。史繩祖明常儀爲官。升菴以修文御覽定西施之死。郝京山之言周官春秋。明辨類函言老子出于管子。顧生微論明內經之附上。此皆獨發。虛舟子衍河圖爲洛書。(王化卿先生。長于易。著循河洛。)漳浦公衍天方圖。(吾父與黃石齋先生在西庫論易衍此。老父嘆曰。此方圓同時圖。)尤爲絕學。曠代始聞。習常見數千年不決者。輒通攷而求證之。春王正月。聚訟詞費。明堂朝廟。不悟通稱。昭穆祫禘。膠執其名。繪繡齊斧。遂成典故。合止柷敔。乃限六聲。黍離王風。豈得言降。四時五行。即爲六宗。娶妻生子。辟卦周七。春官庸樂無商。二十八調無徵。蓋必非鉄一之說也。生今之世。承諸聖之表章。經羣英之辨難。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間。豈不幸乎。

書晉賢傳後

尉氏譏沛諸賢。一昔以下。往往自行至性。儒者譏流放矣。然其可尚者。獨以㵎澹然于利祿也。效之者反是且以自便。是豈能曠達者乎。今靡靡世人。欲其一旦以禮義嚴自裁。皆有不拘畏而反者與。文人才士。正當以懷曠達之意。可引之㵎然于利祿。㵎然于利祿。聖人許之矣。澹泊者。學之輿也。功名之士。恒謂爲小節。窮理之士。又以爲狷畧。宜乎其自便耳。士誠能以澹泊爲本。則曠達與廉讓。不相悖也。老莊之學。可取其退讓以遠禍。而不必流于刻深。釋氏之學。可取其虛化以不膠生死。而不可溺于福報之說。長卿不慕官爵。延之不喜見貴人。澤于文雅。度量

固已遠矣。必曰分未及儒者。何其難天下之士耶。坐木榻五十年。因樹爲屋。超然知幾。猶謂其藏拙乎。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此人已知生死矣。嗟乎。富貴貧賤之間。君子當之。多所不免。危乎危乎。小節云乎哉。狷畧云乎哉。大奚爲而能自行至性乎哉。鹿起山人方以智書。

余作此論久矣。鄉欲以示農父。使示吾弟。忽忽十二月二十四夜。二十四夜故鄉最重。當此不能無悽然傷懷。適馬倩若同左碩人姑丈過予爲慰。偶見此幅。慨然命筆。遂爲記此。以智再識。

余與吳子鑑在。當風雪之夜。每引十七史相論難。因舉予向所論者書之。遂作交論好色好貨三論。頗以爲近人嘗可以顧化。後有識者。察而并觀可也。以智再識

人生易老。恐後來見此。忘其爲何年。故復記庚辰云。(此紙得之友人鄭氏處中優記)

書鹿十一傳後

鹿十一傳者東海楊夫子所著也命其門人方以智書之智方厭寘寘往來薫隧中急入局室室故隘匿敝巷雖未暇灑掃然知此地䒶除無益也既讀十一傳乃毅然除之拚席膺揭袂拘而退下重帷整冠拂衣盥而臨池十一君今其如我何哉當其書時環堵以外車馬斐斐未嘗絕聲飄風忽發驚沙堰薄甕牖雖有心者能不動乎然心奉吾夫子作傳之意反覆簡畢則固已忘此紛挐矣吾夫子與起絕學不染于世將挹東海之澤洗天下之垢小子跬步而從之其庶幾清明乎嗟乎一室塞向不復動心亦已苦矣固何如絕流大江登三山之顛以仰止岱宗也崇禎庚辰四月二十五日書

智故褎昔不善書法特抱尉律書不正之懼又有梁子初楊于林袁㚟自寫異書之奸故未嘗敢輟筆耳其實無所得晉唐人萬分之一也既承我師之命自忘其醜每間侍燕坐得聆河洛陰陽之秘聞所未聞思欲從傍記之使天下之微言不絕又非特摶心揖志厪以書時不動于紛紛也汪五河[illegible]得臺蹟抄

以寄我中履記

采石文昌三台閣碑記

采石上江之望地而姑孰之水口也形家者曰宜水環郡城而滙于江由巽而乾采石山顛當建三層高閣奉文昌其上則人文蔚起家給戶足矣曹光祿根遂先生以爲然遂變產三千金獨力舉之閣成以三台名榜題丹檴飛甍若翔閣下周桀徘徊若翼東西各三楹以居黃冠登高望之萬家煙火風颿蘆岸雲霞出沒護郡治二十里外如後屏焉岷江從天門澹蕩洄淩其下漱山之足危石壁立湍流有聲古所稱燃犀牛渚寔爲名勝透迤山臂夭山慈磯上下三山直達留都此爲天門以望東南梁山黛色如画蛾眉亭所繇名也謫仙樓在其陽廣濟寺廊之

其麓有承天觀于公祠萬松星布三台閣皆俯瞰之矣光祿公于家君爲丙辰同年其嗣梁甫爲余妹夫以書屬爲碑記予甫落艸而客問曰形家傅會汨陳所謂文昌之神杳冥彷彿君子曷徵而記之予追然曰山川之靈氣鍾于間生之人與人之光其山川皆天也天之爲天也神不可知而神于可知之人體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故形家以地蟠天聖人以人事定天道通變成文而治教以昌神明其中而器度爲之表莊子曰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不測不二端幾惟心豈患其杳冥傅會而遂廢其徵應哉文昌于天在北斗之魁東應角而起兩兩相比是曰三台泰階之符天與人也文與質也流與

峙也。感與應也。神與明也。無有不兩相錯而用其中者。聖人合
俯仰遠近而冒其如斯。晶光莫文于天。條理莫文于地。配義而
昌之以名。人受中生而傳乎其中。因表其象。因而亂之。人心之
所吹响流注。卽神不可測者也。明堂位丙。登樓以巽。圖用于巽。
八一環中。乾巽爲門戶。豈無謂哉。人當盡其所以光山川者。智
莫能察耳。猶記家君與張二無先生。解逅釆石。深談天地之道。
必託斯文。以垂昌明之運。生才間出。山川供其吞吐。此地毋論
虞雍公之勝。常定遠之躍。足壯岳岳浩浩之氣。卽如袁虎太白
端叔。以經泊登臨。一篇一詠。百世之後。其光猶在着目間。文之
不負山川如此。歟歟昌哉。根遂先生。上江之㠌望也。督學中州。

春秋發者其首六十四前列發者無算。灼然文宗。其手筆爲世
圭璧。好古不倦。寄與林泉之間。不與時競。觀與左周諸公札。曲
突徙薪。先幾辰告。是文在中者也。居鄉賻貧。掖荒施轉。置義地。
不一而足。卽如此閣爲一郡利。獨力舉之。仁風遠猶。公諸人間。
非山川之鍾生間出者乎。梁甫金玉。英英蔚起。怡怡好善。必有
所以爲山川吐氣者。郡志釆石得此閣而益昌矣。文既不負山
川。故還以文記文昌之閣。其爲閣庀材鳩工董事者。某某也。侧
得並書。崇禎辛巳賜進士出身工部觀政桐山年家子方以智
頓首拜題

通雅序

函雅故。通古今。此鼓篋之必有事也。不安其藝。不能樂業。不通
古今。何以協藝相傳。詎曰訓詁小學。可弁髦乎。理其理。事其事。
時其時。開而辨名當物。未有離乎聲音文字。而可舉以正告者
也。爾雅之始于釋詁。而終當名物也。十三經從之。博而約哉。自
篆而楷也。聲而韻也。義而釋也。三蒼五雅。詁疏字說。金石古文。
日以孳然。匿庸嗜奇。一襲一臆。兩皆不免。訟加辨駁。愈成紕繆。
學者紛拏。何所適從。今以經史爲槩。遍覽所及。輙爲要刪。古今
聚訟。爲徵考而決之。期于通達。免徇拘鄙之誤。又免爲奇僻所
惑。不揣愚瑣。名曰通雅。雖挂一漏萬。然從今以往。各出所核。庶

月甚長。偕物致用。採獲省力。諒亦汲古者所樂游之苑囿也。辛
巳夏日宓桐方以智寄之題于上江小館

此藏軒音義襍說引

聲音文字小學也然以之載道法紀事物世乃相傳合外內格古今襍而不越蓋其備哉士子協于分藝即薪藏火安其井竈要不能離乎此時移改體沿變傳譌株守臆造兩皆紛然學者苦矣束髮讀經史之暇游衍升菴元瑞諸公之辨駁而聽之久乃知其互失及來京邸縱觀吳國華聲湧圖所藏考質金石因而折中所疑隨作斷論彙從其類以就正博雅君子韓修成日爾雅注蟲魚犬非磊落人覞而視之晉裴臨筆詎賢于奕亦日歲月毋荒夜來省力更有所會通云爾崇禎辛巳浮山愚者智識

吳鑑在北征艸序 名意揉于壹之堂任

嗟乎吾舊年不得吾鑑在同啓處吾其不免矣以落落之性覯歷禍患一迹幽處仰天雄心吊影痛骨苟非有故人其何以爲生乎鑑在勤學善詩歌處此踰一年夜夜相對三鼓猶嗚嗚也其家故貧每發家人書感歎久之然卒爲苦人不忍言太今年春見肆赦詔謂可蒙恩又故邑兵荒尤劇其家人盡病乃從借若還還一月在錢仲馭所梓其北征艸寄予予讀之失聲鑑在豈知予尚不得歸耶初秋家君子得出予乃爲鑑在序之鑑在攻苦方聞好深湛之思手不釋卷爲人雅樸類周農丈既游京師其文情益肆劉伯宗所序云云誠然矣昔孔北海郭有道賈

偉節輩皆以少游京師名震曹士豈偉明所稱京師英雄四集爲交結之秋耶不則詡覽官闕援公卿可開鄉里握譽之習焉耳今日者顧瞻遑遑緊惟觀壯麗云爾乎汲汲衢路寺門建鼓車馬鞠鞫金紫銀艾傳呼爭道誰其執手稱良璞不剖泣血相明者哉朝宁之間容容爲上豪黠以翹人爲能詭言羅絜瑣瑗可以恫恐人情之變日益俏張寓目時事非復昔比以當古人游學京師者感剌骨矣發爲文辭尚指其慨慷已甚得乎每作成見示增我泫然我之泫然適也今江南諸士歌鑑在之詩不惜惜長嘆者猶有詩人之情乎哉余長鑑在五月畏苦昂藏之什此時再諷固難堪也嗟乎吳子負才如此而不得遇又悲我

之得遇猶不遇然。親見苦狀爲之徬徨，是北征本與子壯遊也因苦人而苦矣。辛巳相月。同學方以智題于長安僧舍。

周元亮友聲序

予既幸獲與元亮同門。嘗讀其詩歌，心折爲才士。及今濰上治聲溢都下。嘗南還過其境，道路輿論又過之。何才士之能吏如此也。彈琴之暇，登與吟咏。合諸舊作，號曰友聲。予讀之，音指清狡。內蘊温厚。大抵皆追惟昔所與游，俯仰有感，超然興懷者哉此聲乎。何作吏而不廢文人之風期又如此也。世之所號通才博眷者，及出爲吏，周章程石，爲胥徒舞文，尚不能肴列，不則日磬折當途，爲撰譽諂安所興懷良友爲。且需歌言念，亦豈暇及邪。元亮當之任時，予適送之，車馬在門，乃出章侯所圖彭澤令像，命予書歸去來辭。予已歎其風期遙遠矣。再讀友聲，豈惟其才士，殆非今之人乎。元亮自金陵之大梁，即其歲，予始流寓金陵。夫金陵游冶地。四方之士，多于茲締交。何吾兩人一去一來，徒聲相聞而不相值，乃者天使之爲同門友邪。詩稱求其友聲，如其同聲，蓋不待求而合也。

(二)刑部主事項公傳

公諱如臯字孟凱南畿太平人自號幾石子慕介石之贊知幾也崇禎丙子舉于鄉庚辰公車留者試禮部天子思異等材廷試之將不次用執政陰陳部曹急人實抑之公與雷介公首列當戶曹已改刑曹或勸公座師王公是華可一關說事至無難公曰以青瑣之分忽蒙不次不論何地惟矢乃心乃心計冷散可丟差乎年來朝廷遺大體無所以風感人才收實畧公忠之報視此岌岌督責益嚴因有逢迎刻核以固寵擅權者有司風指刑用以峻文內而煆煉之罔密事叢小則褫問甚則廷杖緹騎四出中外大臣動以辟決幾何而非不辜也茍報聖天子第

一事任此曹矣受事之後各司正郎多嘗貲輭公以主政兼福建山東湖廣篆比其時重足一迹無慮求苟免累日月以遷不且爰書單辭輕重其間可以膏潤與吏爲市公曰吾祖履齋公父惺吾公以淸介立教我安得負吾祖若父以負國家耶自計偕及今皆匄貸同鄉以瞻朝夕同鄉同部雷介公與幾石趣尚相礪黯然方梗京師傳介石冰霜之目焉曾問出一總戎虎大威戚後出閒戚殊怒得趣遣人餉金蔘無算公郤之其人再三公矢白日引入僦舍視其狀蕭如此豈求餉謝者哉其人歸匄月復來伏地泣主人戒命不受則蟣不得歸公大怒將收縛之乃乞命去嗚乎世有冰霜至此者乎厰衛察察日以詗事倖功讞獄自北寺轉部者日益簿格介公多執爭之平反其所擬慝奉嚴旨鐫數級公曰此亦非以救人也嘗就事委曲爲脫人故不直以次得寬若朝臣之獄胡周蕭賀鼎皆得輕比其他吏士所全固數數也獨吝嗟者黃石齋先生之事物禁已甚以黨中之者至深故廷杖後復詔錦衣獄並四公救之者考訊臉冬背株指使乃移刑曹當律擬罪公正司其事思所以全之急則止煽不測無益適天子以悼靈王之故測然開恩布大赦之詔命輔臣范公復粹專理之公喜曰天牖君子矣久之范猶違其事密揭求會審分別揣靡釋諸小獄以塞責若諸君子獄則恐悖時指遺後悔此年來逢迎刻核之故習也公毅身自請曰十四

年一日之恩如此矣大臣踴躍使天下幸以爲朝廷幸豈特自計種德之時哉卽不能豁然縱遣當爲積年諸滯槩輕一等何會審分別之有分別歲秋審耳范搖指曰皇上英明特甚若有藏隱骸骨所係子何慢言公反復陳之卽分別當以大獄爲先言會審示公可也分別之事有司居其責臯奮螳臂爲朝廷廣語至此范則瞠矣公他日再見白如初答亦如初三見公流涕恩爲先生種德卽有禍臯身任之范始爲之動色長揖曰子大德如此再三辭讓子當先疏老夫繼之公並以語本堂劉公題其事詔下大審十三司諸大獄任其任者交推公公司本科具州列名無避也然范公終尤與艮忌替十餘日勞長揖出斜欽

不過二三人。皆吏民疲病者。士夫之案。毫不敢闌。是時以大理寺爲公所擄其堂曰皇恩大赦。實故事。秉筆畫疑而已。其後諸獄以煙永得減死論者。乃部擬上。久而得允者也。于大赦何與焉。石齋先生一案。有解石帆中丞以薦首領。同黃公廷杖者。葉潤山戶部。則告章格菴預囑後事。疏救黃公而拜杖者。涂仲吉。則以太學生控疏申理者。馬通政思理。則以封本董主政養河。則以擬罪徇情者。一年間。繇戍擬上。凡數駁。駁至煙瘴。一則曰結黨亂政。一則曰未敢厭辜。意不辟不止。至是公爲具審。曰沽名釣譽之情。前兩疏已痛切嚴責之矣。至此惟有一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緣我皇上自御極以來。所論死諸死。非封疆

大事。則貪酷大罪。從未有以諫言誅大小一臣者。而今以此加道周。是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諫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皇上無不覆無不載之天地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相聚訟言。乃爲植黨。道周自上一疏。空言無當。睿照一臨。肝膽寒裂。試看如某等者。始未嘗不相與。而今且斥之短之。周亦不與之較。日惟禱祝聖壽。怨艾無已。無復絲毫怙忿。是何足煩聖明之震怒。動朝廷之大法耶。昔孟子之論生殺也。不取決於左右諸大夫。而審情於國人。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今道周國人皆不以爲可殺。而臣論殺之。豈確案乎。臣仰見我皇上于今年行刑時。即負罪之人。猶忽

然傳旨停免。滿城老穉。舉手加額。祝頌無極。聖天子豈有積恨於道周乎。萬一轉圜動念。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所以當此主死之關。不敢不其難其慎。恩威出自皇上。皇上如天之度。有非微臣所敢窺測。故躊躇冒死。仍以原擬。仰候聖裁。而非微臣之所敢必也。解學龍疏舉循例。非敢創行。涂仲吉等愚昧取咎。仍照原擬。至若某等。項背相接。比肩事主。豈無臭味相關。一當利害。反面攻擊。若辨寃焉。翻覆變態。薄似秋雲。縱不相干。亦非良士。亦照原擬。以示薄懲。疏具面題。三堂視之。猶不敢上。然後卒用此得放。卒用此成周陽羨初三月之善政。則公之苦心曲護。爲之先地也。公爲諸生。即以清介名。舊有夙疾。在曹八月。茹

苦不堪。驟勞疾發。發即知不可藥。乃先書戒其弟若子。奉祖父之訓。惟恨犬馬不能報皇上。特用之恩。命也。王公昆華。與雷介公。鍾無奇。視其喪。入室簡笥中。惟十五金。敝衣囊。書數帙而已。爲之斂賻殯之。上江舘中。亦爲經營。値鍾無奇差出高郵。以其櫬歸。以智曰。幾石在部時。老父以撫楚爲楚相楊嗣所中。被逮。每入鐵門。幾石提宅。與語終日。切齒時事。無秉公盡分者。方以斯世之責望之。不幸即世。介公爲述其同事之苦。與其家世道風。屬余作傳。所稱履齊公陛。即周仲仕令似源。聘修邑志者。敬讓好施。眞理學耆舊也。惺吾公館。隱于酒。而隱德尤多。鄉人皆能言之。余故詳其所目及。而傳之以待。

通雅又序

學惟古訓博乃能約當其博即有約者通之博學不能觀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貴書簏乎古有博于文畫者博于象數者典制者箋註者詞章者名物者隱怪者經史既別各有專家小學原流忽爲細故上下古今數千年文字屢變音亦屢變學者相沿不考所稱音義傳訛而已上古眇矣漢承秦焚儒以臆决至鄭許輩起似爲犂然後世因以爲典故開道者自立門庭糟魄文字不復及此其能曼詞者又以其一得管見洸洋自恣逃之虛空何便于此考究根極之士乃錯錯然元本不已苦乎摭寔之病固自不一屬書贍給但取漁獵訓故專已多半傅會其以

博自詡者汪異志怪學于橫子年且不逮豈許差肩曼倩茂先閒乎反不若君道至能艸木狀虞衡志爲足佐景純元恪有裨多識矣宋之編考夾漈頗有所見章馬夾之伯厚夾之金石則比輯于歐趙呂王而原父子固彥遠長睿辯考爲力朱子每慕六一而于存中泰之蘩說亦無不留心也洪武初劉宋之根極瓊山荊川之編彙潛谷本淸之圖纂皆目大畧少有是正子元仁寶瑣瑣記之陸文裕于文定時有一端京山若存所窺矣支與流裔未委悉也李大泌阮霧靈可謂強記李屬方子謙補韵會其疏畧猶之直翁無大發明也新都最博而苟取僻異實未會通張東莞學新都竊取尤多嶺南之九成子行也舊圍有功于新都而廖伯元美元瑞駁之不遺餘力以今論之當駁者多不能駁駁又不盡當然因前人備列以貽後人因以起疑因以旁徵其功豈可沒哉今日之合而辨正也固諸公之所望也壬午夏以智又記

字彙辯序二

聲音文字之小學蓋道寓于器以前用盡神者也智嘗論曰李斯亾古文沈約亾古音功過等也羅泌謂古有蒼帝作字頡乃黄帝史作籀大小篆波磔之筆至周列國繇餙具備如楊桓所載一字至數百秦并天下始禁列國專從秦篆故漢末說文僅存率傅會秦篆秦篆行而古文亾然使無李斯畫一則漢晉下各以意造紛亂可勝道哉古音隨自然之氣至有七音韵鑑叔然之反切始起東晉謝傳屬徐氏廣遂作音釋而沈約增定之陸德明孫愐因之宋爲禮部韻自沈韻行而古音亾然使無沈韻畫一則唐至今皆如漢晉之以方言讀紛亂又可勝道哉六

書之法不出聲形皆事也則皆意也音託于字故轉假用多同類應聲故叶之爲韻遂守李斯以論古聖制字之意遵沈約以斥中原自然之聲使人益痛李沈矣顏之推即欵依小篆是正爲不通古今況今日耶智故曰音有定字無定切等隨塡而後人沿守也漢以來有通用者有分別者魏王吳朱因漁仲合洪而曆矣長箋守徐郭王漢篆則泥矣何怪郝京山一埽而通之乎然有古可借今不必借者自衞包改古文之後史漢尚存舊文石經時可徵引當明其原委乃不爲辯攷者所惑耳音韻之變與稽楷同天地推移而人隨之今日之變沈即沈之變上古也上古之音見于古歌三百漢晉之音見于鄭應服許之論注

至宋漸轉元周德清始一暢之洪武正韻正其入聲者也必如吳才老取宋人之叶而菴殉漢讀之異亦何貴乎審此數者可與言折衷矣予友張芑山宗格致之學飭行躬躬覃思經傳輯者四書大全辯御史臺特題進覽頒行中有餘暇復取字彙是正其譌屬智序之歎曰世有勤劬其力以資後學如此者哉梅氏取韓道昭篇集與方子謙韻會補及周伯溫正譌數編而已子謙尚多疏舛伯溫竊合洪而譌者也道昭因黄公紹公紹因孟蜀孟蜀因玉篇字林皆以傳會秦篆之叔重爲禰祖經籍四部幷未淹洽況知原委之所以然乎智年來從吳恭順肇潟圖博稽金石返質傳記悟古人因沿之故方與諸千年博攷者參

較古今集成通雅苦不能竟業則山川詩酒放浪之累也芑山獨攻苦食淡無山川游聚留連詩酒諸習毅然起衰濟溺爲已任手編扃室終歲通覽何患業不成智滋懼矣家三世寵理好學智獨放浪自荒仍是攷究古今差勝雕蟲博奕耳竊嘗歎芑山生平明體適用悲世孔棘以儉慎爲飲食以著述爲干城即小學諸編猶且需之歲月詳爲折衷其用心專壹爲何如也後先所著書不止是智謹先序字彙辯原委于此壬午孟夏日

熊伯甘南榮集序

壬申過臥子于西湖。一歌而合。癸酉伯甘公車過稽古堂、慰我傳侲。力倡大雅、歸于中和。許銅盤矣。忽忽一紀、先後通籍。猶未獲邑邑于明堂。且有癙泣、翻作好歌。何驟變與賊躪江北。從此流寓。枕上蒿目、酒後嗚嗚、有父壺痛。而以冀逮。幸蒙召環外遲內訌。督以疆畫、而芾采其蒭蕘。柄者纍繫。劝權、上下蹴盭奚止乎六月民勞。變局惟焉。臥子覽余流寓艸、誡予曰。悲歌已甚、不祥。余雖欲更變其變、已不自知其然、非援辭車之墜、以爲解也。伯甘歷年令義烏。舉卓異。與臥子同乎許都之亂、行且爲天喉舌。其南榮集寓書適至。余讀而歎之、皆雅音也、籌書米鹽、劍敵

矢石之間、而猶能若是。天才逴絕、固也。觀其深哉。溫柔敦厚而不愚。南榮子奉官聲以轉世。有淵源矣。智嘗問中丞公曰、詩三百篇。大抵皆貞諡孤孽感憤之所作也。于中和也已傷。曰、汝信思無邪乎。怨即所以興。發即所以止。苟爲不然、蔚氣倚之。倚則安能不偏。必且詆娸以媮快。鬭勝。琴太促則入慢、鼓太嚴則隱雷。貴中節耳。廷尉公不云乎。詩志也。詩時也。隨時永志、有變變而不變者存。與時消息、感不自欺。知此幾否。今所謂浮濫者傷于不情。苛癢者傷于纖佻。苟而之俚、掉而之險、祇嚴詞章之雅未及乎聲。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有知感之所自來者耶。學爲之養節乃能中。不可不自問也。我鄉大司馬公之論致中和也、猶

我廷尉公也。家君在長溪、早傳提命。全琴皆音、歲指相叶。敢以聲無雅俗之冒論、挈極自遣。倚毋乃甚。正望熊子之入。上以感論下以同風。余得以化其愚而深之。且書此以先報。癸未秋題于旻寓

送周農父還故鄉序

周子從不欲出游去冬家君子被召北上阻■徐淮間農父鼓韋短後鞭馬羽檄旁午中卒以間道夜行與■火相望冒險而至至京■正遏宣督方以陽和兵屯柳巷遣騎招之數千里稅駕可少息矣又慨然往往即鼓其軍設奇逐■至牆子嶺樺樹之戰若佐農父布算■安得歸惜乎將仍故習即主者無如之何耳予自束髮交農父至文弱當澤社咏歌志必于儒者目天下多事起而談兵今遂能披甲馳突親當矢石豈非天下事無不可為者乎農父口吃而善著書自詩詞外所條論當世之務動數十萬言流徙攘攘涪遭焚失頃酒酣與人料成敗輒如桴

鼓此係觀古今熟非但精陰陽占驗家學也吾邑經民變寇警益易練習農父登陴以為常家君子在郢周子實左右之八戰而捷每算必中王佐才何必多古人耶古人之游京師以成名者多矣賢如林宗猶告季智曰此智士交結之秋趙元叔且哭京尹之門要其車騎以為非此人無可與託名者農父何難傲五侯七貴間而顧漠然惟二三故人往還未嘗輕投刺要津達官門也日潞河相公聞其名固欲見之而農父不肯見臨發適始貽書指陳時事能犯忌諱潞河相公益重之欲薦以官此愈非其志矣天下之危言正論不足重于當道者以其有所求也遁來伏闕成捷徑焉農父恥之故去而留書耳嗟乎故鄉為戰場余與農父同此無家之苦而農父更苦于余上有高堂下有稺子傲市鋼官益無斗儲止以急故舊之義而來豈因今日如百史其武故人暑多而竟不一還省親耶嗟乎余又感矣上不能如陳涉江請纓殺賊又不能見天子言胸中所欲言又不能退身遠引為古高士之行下不能交游要人以澤其身父子相依踞促輦下佯狂不可避世不能舒章此言反復堪痛視農父之飄然出京愧且美之且老友如農父而去竟無以奉菽水之助而僅為文以送其行益愧矣敘何足以盡之

曹根遂先生博望稿序

每歎世無言文章者矣。同郡有霧霈先生、對江有博望先生。切近典型、而忽已往矣。今年梁甫以傳望稿郵致次定。余卒讀而歎。歎此道在我朝凡數變、大雅久亾。卽束髮事筆硯、敢向悠悠語此哉。根遂先生于余為父執。稱博望者、以山名也。重之梁父托骨月之親、期古人之業、兩家皆淵源詩書大雅之好。然余不得親奉朝夕于此父執前、竟以不遂、僅得一讀遺稿。顧瞻四方、又無與言此。此能無歎乎。霧霈先生。阮公堅之也。余石塘業師師事之。霧霈循及見婁東、故其教尚博學、而文主王李。其近青州志序者多私心猶以為口不屑修武、然曹王碑聱牙詰屈、或

尤甚焉。根遂先生之文、皆由修武以陶鑄龍門者、又絕不落濟南之蹊徑。此余所以徘徊而歎不奉朝夕也。世未嘗有元本、而好相是非、卽有應是非者、豈受今之所是非乎。自劉宋以正大符開國之治、孝皇時崆峒起而振之、以秦漢為倡。世廟時濟南婁東竝烈。然婁東年老、歸之自然、政府諸列傳、其文則江漢之流也。其時方不屑歐曾、故不屑歸唐。歸唐故步趨歐曾者、已而學者不能如其博學而如其貌、故詩成浮響、不復入情。公安變而刻削、竟陵變而淡薄、然已畢矣。古文辭、則又有義慶之世說、蘇黃之小品、月以玄遠別成清尚、空疎挾之、苟焉亾俚、故日各有所長、各有所敝。然徵其實、于元本之間、相去萬矣。會典讀諸子、而近情盡變者、于長固大雅之壇坫也。韓蘇得力于秦漢、而議論駕之。歐曾號曰平正、未免為平正所誇于鱗迹之已甚。元美有大體而未能盡變、猶荆川之歐曾未能盡變也。要以朴雅為能事、入大家與秦漢、雖分淺深曲折、其門則同也。今之事歐曾、事秦漢、至相詆訶、等事皮相、又烏知其所以為秦漢歐曾耶。而率意自便者、又襍之以佻巧藻繪、欲辨大雅、將誰屬乎。能辨雅者、可以秦漢、可以唐宋、竝可以六朝、可以詞曲、但不當襍厠失體耳。博望先生之詩、合取天寶大曆元和之調、而出之以性情。古文以韓合子長、時從敘事起波發論、間有題跋、則馳驟蘇黃。此其有元本之學、故能出入縱橫、可大可小。自如指揮也。祖

構之士、既不能辨體、又不修辭、曰吾行吾意耳。先生嘆之、蓋已久矣。先生好古博學。工書画、精鑒別、收藏古器法帖、過于長睿彥遠。喜客樂施、自光祿歸、則徜徉青山采石、載酒詠歌、未嘗以寒暑閒。方欲攷古今成著述、忽值不仁之疾、臑有淡飲、言不如其所指。小子盤辟榻前、恐以不獲上下質論、此所以始終為此道嘆也。謹依梁父之請、先次其詩古文若干篇、使天下讀之、且志吾上江之典型。

史統序

經以窮理史以徵事設身處地自忘其心之成見而體之乃能灼然天下之幾而見古人之心此所謂鑑也自馬遷倣春秋作史記歷代相沿卷帙遂繁溫公奉詔聘賢以局自隨始成通鑑而袁樞紀為本末鄭樵廣杜佑之通典馬端臨合為通考學者便之呂東萊詳節馬維錄纘纂約載而已荊川左編乃以評騭分品類李贄竊取標新見奇銛鋒所趨巧言偏詞恣設無由是非何能不紛紛耶鄧潛谷函史益欲隨而雜之今得莆田牧仲之編一秉以聖人之道知人論世稱物平施誠學古之津梁濟時之指南也涂德公言與牧仲同事石埜先生好學不倦余廣

之師亦汲汲稱其淹通條達持論和平豈近世翹明剽竊所能萬一者乎牧仲正統例起三國不泥涑水考亭最為委帖其議得失述成敗別淑慝賞才力亦旁取古論大觀論定其後長中知人之短短中知人之長持有其宜不沒一善漢治近古武乃恢功唐多雄姿撥亂得力晉流清言而量定者廣宋明理學而國失之弱不必冒言三代而鄙漢後之瑣瑣也不以後賢之守閑敦厚而薄漢唐之剸割濟務也十六國在北者久漸華風才兼文武故士樂為之用北魏孝文直以中國帝王待之矣道自孔孟以後于少保張江陵正堪入樂而鍛煉之隱見隨時貴在求志達道訴乩以拮橋虛憍為高哉如論新法宋常強幹介甫不達物理空負特達之主知而溫公所執亦偏安得明道起而任之此吾所謂知人論世平心而見古人之心者乎士子體道學古得其大用有此明鑑已省十半之力矣余雖未見牧仲而獲讀其書知其志致中和事措時宜白心正骨砥礪攻苦又習閩銅海之天道成德達材交濟時雨其何可量卽日出而報國啓沃廟謨豈虛言哉敢樂而為之序崇禎癸未

周易時論後跋

家君子自辛未廬墓白鹿三年，廣先曾王父易蠹、先王父易意而闡之，名曰時論。以六虛之歸環中者，時也。又八年，撫楚，以議勦殺城忤楚相，被逮，時石齋先生亦拜杖下理，同處白雲庫中，閱歲有八月，兩先生脩然相得，蓋無不講易朝夕也。肆赦之後，家君子特蒙召對，此兩年中，又會揚京開邵，以推見四聖發揮旁通論諸圖說。自晉以後，右王左鄭，而李鼎祚集之，依然皮傳鉤鎖也。至康節乃明河洛之原，攷亭表之，學易家或鑿象數以言占，或離象數而言理，豈觀其通而知時義者哉。一有天地，無非象數也。大無外，細無間，以此為徵，不者洸洋矣。觀玩環中，原其始終，古今一呼吸也。雜而不越，旁行而不流，此時論所以折衷諸家者乎。家君子之于學也，不跡于壇坫，不靡于文詞，通籍數十年，職方忤璫，幾罹不測，武陵一中，幸感天恩，皆怡然處之，安往而不逍遙環中耶。余小子少受河洛于王虛舟先生，符我家學。尤恨為詞章所廢，周章好博，且日謹守父師之說，以晚學易，檮昧而文過耳。時乎時乎，猶恐不及。崇禎癸未冬日，不肖男以智百拜謹跋于上江小舘。

史斷 癸未冬作

尚論古今，貴有古今之識。攷究家或失則拘，多不能持論；論盡其變，然不攷究，何以審其時勢，以要其生平。雖咎繇操律而斷之，烏能不究，烏能不漏乎。讀史廢書而歎，歎莫大於此。資治書皮日休仕黃巢，綱目書莽大夫卒，說者曰：正人心也。皮猶與鄭元璹存疑，子考異，子雲不幸名高，談道者惡其壇坫，而宋之文章，又惡其深，故受責備獨苦。而漏者如宋弘、王祥，反得褒辭。嵇紹與諸葛靚同科，而靦面君父之仇，塞責蕩陰，猶不足掩趙王倫之宰相，顧乃至今稱之。溫公載山濤用嵇紹之語，微詞已見。士既不讀全史，又不讀全鑑，專奴循襲論斷，斷斷是非，遂使漏者漏而冤者冤。漏則已矣，冤何能忍。宋弘為王莽共工。王祥為晉太尉，則長揖之骨可眥。司馬氏殺嵇康，篡魏，而紹事之。又為趙王倫侍中。故紹自云汙偽職。按當時侍中，宰相加官也。王敦為大將軍侍中，上表曰：臣備位宰輔。自此南北朝皆以侍中為宰相。兩山墨談，據渭南集，辨襲美之不仕巢；筆乘載胡正甫、簡紹芳，辨子雲之不仕莽。雪其沉冤，豈非陰騭。吾子是歎攷究之不可以已也。小說載皮日休臣黃巢，為作讖文而見殺。通鑑考異及胡三省注已辨之。陳水南按陸放翁渭南集，以皮遁吳越，死。子光業為吳越相。四世孫公弼仕宋，謂宋子京以入王史，公弼欲辨于朝，未及而卒。焦氏筆乘曰：泰和胡正甫為子雲辨，[illegible]縣簡紹芳其說尤悉。言本傳雄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王音奇其文，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當成帝時。至天鳳五年，合四十餘，不抵牾耶。蓋平帝時卒。後世止因投閣與美新耳。簡公謂大家所補，或谷子雲作。蓋東漢著作多托于子雲，如連珠之類，世或文雅，因訛而傳。不然，如張平子、韓退之、曾子固，肯服之無異詞。胡、簡、焦三公言多，不盡載。楊新都言野史不可盡信，唐之河洛春秋誣顏杲卿上

祿山降表。而郭子儀塵贊之賢。皆加誣焉。宋代尤多。趙清獻娶妾。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弈競。議者已辨之。至于國史。有難信者。則在秉筆者之邪正也。兩朝國史。貶寇準而褒丁謂。盎蕭宗孟之筆也。蔡京及卞。誣司馬而詡宣仁太后。非楊中立與范沖。孰爲正之。嗟乎。世不生攻究之士。紀傳之所載。且不能省覽本末。何問紀傳之所不載。而望其推而斷之乎。陶長沙之明哲似魏武。忠勤似孔明。此目最當。獨以諷取故節。正論上流。而青箱累世與淮水同絕。故秉筆者舟旋貴盛之族。或出其親知士行傳中。遂謂有八翼不軌之志。其大節昭彰。無可言矣。乃搜記其指文叉徵之以夢中之意。嗟乎夢中之意。可得徵乎。此不問而知

爲誣詞明甚。侃于胡奴。拔刀問袁宏曰。先君功業如此。足下作西征賦。何以二不相及。宏懼而杜撰數語以免。豈不見當日之情哉。李鄴侯事三朝。寧澹忠亮。其早爲神仙之言。正以顧榮所云。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留侯赤松。用是道也。舊唐書不勝其詆譏。今鑑于其卒也。猶云好言神仙。爲世所輕。夫言神仙。有何可輕。其人之功業出處如此。遇事極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輕身定難。制人之所不能制。同紇屯田。策人之所不能策。神仙乃其寄託超曠。古明哲之風也。何爲乎譏。吾因歎曰。此陸忠宣門生故吏之言也。忠宣與鄴侯。同時。同遇主。宜膠漆矣。然不聞同接寄議。兩人者皆口不相齒。吾是以歎兩賢之不同調也。忠宣

從幸梁洋。號爲內相。一不在。天子如失左右手。以忠宣所負。人所望。忠宣無不以爲卽宰輔者。及京都底定。乃不相忠宣。召鄴侯而相之。鄴侯相三年。忠宣遂無一言。至鄴侯且死。天子問誰可代相。討當時之人才。宜無過忠宣。而鄴侯顧不薦。薦竇參董晉。晉僅不久太。參遂得重罪。說者且言忠宣搆之。則謂忠宣愛鄴侯。鄴侯愛忠宣。恐無此人情也。忠宣當時文名重天下。門下士皆濟濟。而鄴侯嘗有超然世外之度。不屑作儒生聲價。必以是不合。而又兩人皆不出諸口。爲之門人者。親見當日之迹相形。從而貶之。鄴侯不立黨與。以道家自得。進非科目。致位宰相。故右之者寡耳。泌一子繁。爲親故細事。下獄論死。鄴侯之功如

此。當時遂無出一言申救之者。人情槩可知也。司空表聖。隱笏而歸中條。一慟于王官谷。生平大節表表。五代舊史。梁書。至謂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爲端士所鄙。昭宗反正。召之。謂已當宰輔。時人惡之。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稱知非子。范公偁曰。世何毀譽之相反也。以休休亭。耐辱居士進退皎然。而不見知于當世。乃至是乎。王元之爲五代闕文。始力爲之辨。元之時去五代不遠。故猶有所傳聞。新唐書取之。王偁五代史闕文云。圖河中虞鄉人。爲絳州刺史王凝所知。擢上第。凝出爲宣州。辟圖從事。已詔圖監察。追之。圖感知己。不忍輕議。暮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後乃知制誥。集有文曰。戀恩稽命。黜繫洛司。于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于進取者耶。嘗見致仕中官用事。棄官歸中條。及昭宗播遷。昏遁乘輿。故一奔問。卽復歸山。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

借夯欵朝參。此豈有意于相位耶。王重榮請國撰碑。得絹數千匹。晉致于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宮谷。士人依晉獲免者甚衆。昭宗東遷。以兵部侍郎召。一謝而退。梁受禪。以禮部尙書召。以老病辭。卒年八十餘。敎翔李振杜曉楊涉等。譏之。故拾其瑕。以厎大節。借虛中云。道裴汀宦識春醉野人扶。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有時看御札。不復對朝衣。言其尊藏存誠。非遯君也。許敎夫紀事載之。嗟乎。異同之間。不能免於謗詠。名尙爲天之所忌。况同輩乎。加以子孫故吏。各爲其私。亦人情也。吾惟望讀史之士。具卓識。觀大端。若欲論斷。必立旁證。攷究之功。其可忽諸。

史論二

井觀瑣言曰。孝經三才。聖治。事君章。本竊左傳子太叔北宮文子士渥濁季文子之言。而或者又謂傳者竊經。爾雅如切如磋等。本禮記大學之文。而或者謂記者采爾雅之辭。謚法經天緯地曰文等云。本竊左傳成鱄之言。而或者反謂成鱄倣謚法之體。鶡冠子貪夫殉財等云。本竊賈誼服賦之詞。而或者反謂誼賦盡出鶡冠子。子華子今世之人一則本竊薛文柳子厚墓志之意。而或者反謂退之此文出于華子。筆叢言升菴謂文子載老子人生而靜四語。取入禮記。不知文子乃僞作。雜取經子之語。而楊反謂漢儒取入禮記。非矣。歐陽永叔。不信文言。謂元者四語。先見於左傳穆姜。愚者曰。古人之書。不盡傳于後世。或其

則古者而稱之。或各達其意。而偶同其辭。如諸公以左傳爲證是矣。將謂孝經爲顏芝所托乎。十翼爲田丁所托乎。然何其信左傳之深也。春秋爲闕文。傳皆臆說。余別論之詳矣。即左氏彷彿舊史。然默其專餙文詞。穆姜老婦。能作微言如是乎。明是敘事者。取文言之文以遣筆。乃反疑秦火不焚之典。而信歆逵所餙之傳。葢亦不達甚矣。東坡曰。史記堯本紀舜歸而言帝。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古書。足證西漢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奸極惡。則必誅之於堯之世。不待舜

矣。屈原云。鯀倖直以亾身。則鯀葢剛而犯上者耳。四族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裔之俗哉。葢誅責也。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爾。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彥遠跋堯母碑。言漢人尚讖緯。以高祖爲雷電感大澤中以生。故追敘慶都感赤龍生堯相配。劉焯嘗謂左氏。稱在夏謂陶唐氏。其處者爲劉氏。非魯史本文。乃漢儒特爲此語。以漢出堯後。託左傳有明文。求重於世。而孔穎達信之。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爲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俟望十年不獲。而羽父殺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可知傳者本皆遷就所傳之史。

而揣摩立說。故展轉求當于聖人。而捉衿露肘。補綻不及。左氏畧近于二傳。然自明者觀之。其未嘗親見仲尼。甚瞭然也。陸文裕曰。論語反魯樂正。事在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五。前此詩禮棄散亂。存十一于千百。季札聘魯。在襄公二十九年。是時夫子八歲。安得樂工之所肄習。與季子之所審定者。皆夫子國風雅頌之新編也。疑左氏之傳會以此。又季子所論。旣往則或有據。獨于歌秦。則推其方來。是于音義何所取。而與列國異例。疑後人之附會左氏以此。先儒以爲左氏出於子駿。而君子曰。皆漢儒之文也。郝京山言左丘明爲魯史官。謂左傳卽丘明作。非也。察其力在藻繪。而畧於聖人作經之意。此後世詞人借玄晏求

傳而已。公穀襲左而加側。胡氏襲三傳而加鑿。致使聖人忠厚之作。成險刻瑣碎射覆之書。皆因信左太過耳。習推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之語。必丘明在前。夫子因之。故云。若許可門人。則不必如此詞氣也。孔安國曰。左丘明魯太史。亦未嘗以爲受春秋之弟子也。疏乃曰。以魯太史而受經于孔子。則傳會矣。虞臏庶長制乃在後。振孫斷之。謂非一人。蓋戰國時。揚才立說之士。或更有左丘氏。而出於漢儒之手。又託之丘明。觀歆移書讓博士爭立。豈不欲多方求勝乎。左氏失之誣。一語定論。太史公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然史記多采國策。而少左傳語。豈直未見耶。必出本有漢人增加明矣。元凱長曆之僻。豈待問哉。

史論三

頁備賢者此亦學者借事自鳴其所學也尼山之門以觀過為衡人要束上下千載正可因端曲證安得漫然聽著史之取予乎張釋之于定國為古今名廷尉以無冤不冤稱然釋之時絳侯下獄至因牘背行千金乃得免釋之何無一言與犯蹕同自邪宣帝殺趙蓋韓楊皆定國所奏當何謂不冤意者蕭望之欲殺韓延壽魏相欲殺趙廣漢廷尉不敢不承指乎蓋楊更為天子所惡宜其不爭矣不則趙蓋等之崖岸淩厲卽同類之賢者亦心恨之邪黃龍五鳳終以此為過舉則廷尉何說焉意者漢有大獄嘗令丞相御史雜治之且有黃門北寺若盧獄共工獄

足以為張于二公寬耶劉賁對策在甘露之變七年耳當時物論囂然稱屈諫官欲論奏執政抑之問執政為誰裴度韋處厚也馮宿郎無論中立德載皆大君子也李郃旌直之疏入而不報此毋謂文宗初立尤璫有功太阿未振不宜使之生心乎然劉賁乎不得任于朝終於幕僚裴韋二公亦未有以待之乃為牛僧孺所用豈賁之剛氣激昂素不與諸君子款洽邪李咸擣椒自隨以爭配食而不敢言陳實之枉裴韋亦是意也又有說焉楊賜為楊震之孫楊秉之子方正矯矯靈帝時天投蜺嘉德殿與蔡邕召對金商門皆極言忤宦侍邕竟徙朔方賜以師傅免咎然生平絕不贊服李杜等亦不為黨人稱冤則將以伯猷

伯喈為非我輩乎賈偉節郭林宗表表人倫而范史雲得鄙二乎如不屑道可知賢者各有意見立志所尚引氣偏重史雲之鄙豈無所見哉當延熹時標榜品目天下高其道而汚穢朝廷此本非盛世之事聖人之所貴也然末季頹流士且醜其面目甘作牙爪苟可論附不難剚刃其親戚故舊以合時趣矣求以隱忍為正人吞聲者已寥寥矣又況挺身赴節百折不撓何得不拜服此天地間之正氣而猶責備之耶然以道自量則不可不一推其情也

○任論

子長序游俠中篇而歎曰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其語未卒特自痛其情耳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伐其德此其于正義何不軌之有孟堅責之故意掩前人以自鄭重不惟不知此情又何嘗明此義乎周官鄉敎敎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鄉有重難慮莫肯任故貴其能出力擔負者六行之敎任居一焉俠者任之靡也先王之政敎息上失其道無以屬民故游俠之徒以任得民慕其風聲延頸願交者接轂塡門其人因得藉勢作奸睚眦殺人藏亡匿死擅主威而干國紀蓋任俠之敎衰而後游俠之勢行袁絲曰一旦有急扣門不以

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此任恤之流風而俠者所藉以成名者也所謂不軌于正義謂以武犯禁捍功令奪亡命之類也必其上之誅罰不當于三代之直于是里巷之義發憤犯難而任之若所任非其義是豈得爲俠哉任而義也見義不爲孔子恥之非直爲常人之緩急論也古風日遠人不好義里曲之娽惟計自便無怪已士君子高則談道德次亦立名稱一有不平之事干涉禁令則惟恐枝梢之及已聞聲股栗見影而伏平素陳雷蕭慶者患難倉卒則閉門搖手但不出首卽其德矣詩曰惟其忍之人豈無故而甘此獸心人面乎哉不過畏禍偸身而已知有身則不知有義波靡至此擧世皆肉

而無復肯矣詡詡自任道德名稱者且然而況從不以一事自任者乎嗟乎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蔚宗曰繁霜被野艸蔵莫亦云已彼但知有身矣究安能長有其身悲夫

○淮陰侯論

石塘子曰淮陰當蒯通之舌反復說之而卒不動者心懾於漢高之晨入趙壁即臥內奪符易置謂非所及也挈豨手從中起故為文深自不可知然待晏駕後得毋是其心乎明仲管見責淮陰何不學子房慕赤松子遊人主定無從介意先廷尉公曰子房貌如婦人即從定天下出帷帳之畧然往往不為之先終書生耳淮陰起行伍指麾搴旗即使終日語辟穀事歌大風者詎信之邪當楚漢時變轍尚少士學道尚不知所以善處况千金酬漂母辱已兩中尉功名快意以豪者哉固不可以高寄之閭門藝祖之杯酒論較號令三壇之君臣也智毋以情斷之信

不反亦不得不反高帝不疑高帝不得不疑惟其情有負人者豈惟其勢說者曰平齊請假王此疑本也固陵不至又疑自齊移楚陳兵出入又疑疑安得不擒陶氏惡其多多益善之對為信所以取死愚曰死不在此死在獻鍾離昧以媚漢耳嗟乎人無賢不肖皆有投分之義起徒步功百戰封侯王而不能庇一故人此豈人情嗟乎同時前一年又有不相知之朱家為冒說滕公而釋髡鉗之奴拜為郎中楚王即不敢言楚遂無一客邪即不能解楚邊南越何不早縱之顧乃出此賣友之下策忍乎哉高帝豁達大度之主也天下已定行此非常之樁安知不爵昧與季布等雲夢之縛也高帝曰此人急則自便貨心如此據形勝畜餘力事何可量即畏我我在不動我子孫能忍之邪信自此乃死矣帝自此疑始決信自此反始決也鍾離昧曰公非長者公亦隨手亾矣斯言也長樂鍾下鬼神憑之樓護甄邵之所為萬世而下且為里巷之所恥痛而謂畀千金于中尉之豪卷者為之乎

㓜安論

東坡嘗于酒後獨歎㓜安而予由爲之賛以爲三國一人而已彼盖以同時之文若文舉子布子魚文休輩歎之時方大亂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直已則害身枉已則喪德處亂而能全非㓜安誰與哉然余之歎㓜安不獨在能全也㓜安少即遭亂渡海居塞北三十七年又封公孫之饋汎海而歸歸老田廬終不應命八十四而沒其于世亦良苦矣在遼語惟經典不及世事歸朱虛後皂帽布襦隨時單複要似自隱忍以求全而吾謂不在能全者全不全命也士能安之而已世士襲休明之職文漸古人輒曰㓜安累表謝魏朝稱臣惶恐誕頌魏德何爲乃爾

嗟乎此與責子容不當比新室於堯舜一也古之達人自不爲生死所累而必欲取死以自暴此非達人之情也莊子動言齊得喪等死生而漢之學者猶曰莊子其有畏死之心乎安之若命者先有以遠之不爲世用與既稍左輕世肆志其受刻士之責備亦少殺矣㓜安內省頑病日薄西山之書乃其措詞之故事耳而責備之猶且如是士誠難爲士乎既已輕世肆志矣彼又安問人之責備以不邪所悲者不爲世用與既稍左定得全其天矣然王偉元竟殉壙墓庾叔褒殞于大頭楨文林糜喪於合浦之獄王孝孫立槁于瓌車之下此豈情哉以屯落讓歿之賢海浪火島之險加以網羅之世刺史程喜之所察無此一表

白首蹈蕪君黃劉璽之轍而始免於後世之責備則又爲莊子所笑矣何平李敏不知所終得毋畏責備而爲此邪士不幸生亂世既已幸全于當時而猶不得全於後世之論吾是以讀眉山兄弟之所歎而重歎之

孔北海論

賈生所謂馮生謂壯士自馮其氣一往者也然嘗易之而淡泊寔難非學道鮮有能樂其澹泊者嗟乎澹泊如幼安誠哉龍德乎而世士猶摭其稱臣之表以爲口實以今推之世固有慷慨之士寧富貴以死必不能貧賤以生者矣孔北海爲世士所最擊節而聞道者竊歎之其說何居傳稱文舉才疏志廣卒無成功悲之也圓囹委曲固不可以每其生然文舉死其所不必死是足悲耳死不足悲其所以死益未當也守北海而被困得邪烈而解託身入許以文舉之智寧不知孟德之俍心猜賊姑欲收人望而濟其所欲哉文若欲試其譽歼衡一世無如曹車騎

者其始必有以動之畢知竭力爲之謀主逮乎九錫不從其顧不得不死文舉則未嘗爲謀策共事謀策共事如賈詡程昱皆能見幾求退閨門見遠文舉胡爲乎來哉徒以其盛氣死結無所發泄顧乃頹放其孱齒發詞偏宕以敖弄之若不爲屈果不屈當直明舉大義以勸其未然若嗣宗醉中之文猶日慕箕由享喬松以爲諷論文舉未嘗一語及此也以少府同建安之朝食許下之祿其太仲宣賦從征之樂幾何當其時徐庶爲老母入魏終身隱忍言語行事遂不槩見其不肯出一策享其羸確然矣文舉之志定爲徐公所賞而未嘗不爲徐公所惜也郗慮既承風旨奏免融官宋人待客大罏酒酸之譬將更欲求解邪以此時引退荒野如胡昭之陸渾以經籍自娛張琦之援渠壽至百五擬本重文舉之名外相容忍何故必殺之爲即不然容身與仲容等亦徐公沒沒之意也何乃自快座上之客樽中之酒乎復除大中大夫此豈有所不得辭邪久立朝位跌蕩放言與孫權使語如遺張紘虞翻書此亦常事而止以成路粹語吉利之功豈不哀哉諸葛武侯日來敏亂羣過於文舉此言必有所見吾謂北海非不灼然于世變獨以聞道荒忽任情難禁寂寞之地一日不能居遂莽莽然馮生而死愚者乃益歎曰士有寧富貴以死不能貧賤以生者無他不能澹泊耳幼安之木榻安得不在泰山青雲之上

清談論

或謂清談放曠。起于漢末。仲長統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鄭泉臨卒。欲葬陶家側爲酒壺。畢籍伶之先鞭也。愚者曰。楊貴之裸葬。老父之弔龔。陸賈之酧越裝。平陽之醉捷寵。其旨皆達。若賈生之造化爲爐。陰陽爲炭。枚乘之如遠行客。趙壹之不如囊錢。何殊公理之詩乎。其源濫于莊列惠秉。孔子同時之原壤。即此見也。在易之終。飲酒濡首。有孚失是。象曰亦不知節也。知節則從容中矣。呼唯呼天也。相師取瑟也。皆冷峭之清談也。浴沂與點也。不火推琴也。皆隨緣之放曠也。信及豚魚。又曰利貞。素不出位。宜觀時措。士君子以禮樂爲膳啗。故不墮坑塹耳。晉人刻意責高。因以護短廢事。而詭隨造驕。愈遁愈奇。毫釐千里。弊遂如此。虛舟子曰。蒙莊一生高隱。恬淡自得。阮籍媚司馬昭以達生。嵇康傲鍾會以横死。皆失蒙莊之旨者也。然阮以亂世陸沈。嵇以憤世亢激。後世太平順流。縱恣滅禮。以談莊者。又太嵇阮天壤矣。安得不以一鼓牛飲。犬寂樂定。爲放曠耶。然則處此時者。如佪而可。世既目爲讀書癡矣。牛之而牛。馬之而馬。老子曰。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處此時者。藏身于讀書癡。是中和之道也。李温陵謂向秀在七賢中最可鄙。沈幼宰曰。秀佐康鍛柳下。注意依附。叔夜許之。正如幼安不絕子魚耳。愚者曰。向子期頗能平心。不作詭態。肆顛倒之語。孝標云。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康傲世。安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以此嗤之。此乃子期之所以藏刀乎。在遯之顛曰。大壯非禮弗履。遯之咸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嚴君平以簾接人。戴安道以禮自逵逝。一不用而寓諸肅。肥矣哉。崔銑謂陶靖節潔身如嵇康而安。遯保如孫登而平。放志如阮籍而法。知其所以騎日月乘雲氣乎。與懷六籍。無絃拍撫。此靖節之肥于清談也。胡耶張玠枕藉自適。玄晏借書一車。雲禎八十細書滿篋。不與人爭高嘯。而以老蠹魚藏其清談。又何所疑。

論虛談大道不講寔務之病

子由曰晉室之敗也士夫大言無當無慷慨感激之操而畏兵革天下英雄知其所忌而乘之霜雪饑饉所勞之筋骨而以高堂不習寒暑者捍禦宜其隕越矣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于患難此其病起于自虛太高不習天下之辱事子瞻判官告院上神宗議曰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可得聞而今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視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中人之性安于放而樂于誕僤禮義拘束之耳子瞻頗好微言而爲國家立論確然如此宋之諸儒過晉遠甚然而經權實畧殊不相應邵

子觀化忽云幽州正以天下大關大臣實學此日時宜莫先於此而徒貌爲雍容之度何爲乎韓范經濟得體而未究其功安石銳意富強而剛愎自壞其餘則無其材無其志也維州還悉但唐最失策温公寧爲牛僧孺所掩不肯直李德裕則時惡朱脂四砦爲開邊生事之成見耳（夏將嵬名山取李諒祚來降先贊六十萬後夏來爭又喪師數十萬温公定與富鄭公同意蓋觸一時之計耳拘儒拘忌尺之義坐失事機則非也）章惇固憸矣開梅山自其功長沙安化五寨至今無復徭患濟北晁無咎言梅山不必開則爲章專其事爲清議所不與耳方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時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不勝娼嫉巧爲之阻自此金甌遂太宗玩愒而已轉思

漢武之功大矣哉後儒苦以黷武譏之安得不虛耳代于忠肅王文成滴二人哉大公無我明道適用旋元覩履知人善任雖難兼長然學不通明虛講何益細謹者維俗達機者策勳休休者包之因物付物時乘統御使國家卿士以此倡鼓以此疎心豈患人材之逃無而廢事哉聖人體無妄而享大有即器是道本末一貫後人執離器顯道之談而不歸實用自與帝王經世之務遠矣蟲漸之上廢或中權卮寓放言則又一時位也

箕山說

康公曰洪水歇蹄鞱標荒度水土漸平由鮮食而粒天地生機聖人不及舖張粗具艸稿而已茅茨樸角素題越席太羹鉶簋不惟無享天下之樂而且有叢天下之憂堯黧舜黑固其宜耳許由亦何所艷羨而受之也哉智按韓非早如此說矣夏楷曰洪水爲害天子粗衣惡食許由荒山匹夫受用又可知矣今田畯家隻鷄斗黍便起爭攘其又何歟樓暘叔湯君錫曰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之事石塘子曰左傳言許太岳之後猶然小國諸侯苟安無累何苦受天下所爭之天子而自苦耶王維曰許由挂瓢巢父

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愚者曰摩詰爲敎家聖諦所垢尚未至第一義何以能曠夫第一義而可駐乎曠一病也摩詰隔膜之談翻字較勝云爾挂瓢洗耳藐姑射之雲氣也而欲以寔法繫綴之耶槐里武仲皇甫寔之楊雄定以爲無亦所不必楊誠齋曰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黃溍曰莊生寓言也子州支父石戶之農又爲誰乎韓修或曰留傳箕山者所以敎後世之讓也敝屣之藥幹蠱在此此爲誠諦不妨流通考據寔跡贅矣遠矣堯許當時各事其事而已本不以曠爲高

舜娶說

宗一日不告而娶必帝女也必底豫之後也不則在下何久鰥耶孟子不難桃應之戲語以囘敝屣天下之神則無後一例肯爲野合不告廟者托乎温公子由皆言之矣尚論曰瞍保虞幕之國象欲奚齊瞍畏後寵而奪嫡不然豈家庭無故而遽殺人哉陶河濱漁雷澤猶之泰伯之荆蠻也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耳此出禖書實得聖人之意瞍象之欲殺舜在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在克諧之後史記反復重出何也舄工龍工引者逸語然孟子亦載謨葢之言虛舟子曰古人心行一真從權遂事原無成例後人執三代後折中明備之式

以衆聖人舉措無微不合所以往往多囘互耳孟子不在於辨世俗傳訛之跡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其發明處變之心亦以陶鑄後世使之精義入神非以此核聖人也上古事跡自不必拘拘與辯

李斯斬趙高說

志林曰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李斯畏蒙氏奪其位故俛而聽趙高若會百官申明之而斬高扶蘇德矣何蒙氏之足憂劉道原曰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敎信隱之詐故曰讓耳愚者曰隱不能爲子濊而桓方躁于衛晉翬顧不可得而誅也以扶蘇諫始皇而觀之固切齒李斯者也斯正恐與扶蘇鬩禁豈憂蒙氏哉

子陵論

罪子陵者曰光或取高帝之天下還之高帝後人光雖一高士猶高帝遺民而不臣高帝之後人可乎以足加腹艸野倨侮范升之劾周黨正此意也太公封營丘殺東海居士昆弟二人或問焉公曰吾聞其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使也耕食掘飲無求于人是望不得賞罰勸禁也齊策曰於陵仲子尙爲至今不殺乎是率其民爲無用者此法家之激言耳或曰使爵不足榮則天下不可勸也使爵足榮則天下之欲不可得足也將使其亦榮亦不榮其輕之害帝王之權矣其不輕之害處士之義老父曰權與義本一道也處士不貪爵

祿正所以重帝王之爵祿而生無窮之勸也往蹇來碩隱亦尊君高尚其事志自可則范文正冢子陵曰雲臺爭似釣臺高又云但得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臥林丘古人遇事感興因症畜藥貧賤富貴均不與于道而必過貧賤關乃能過富貴關造次顛沛豈非倚天之長劍方正學曰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知幾故向桐江釣煙水此又一說也後渠曰舜卽帝位鄧墟七友終身不見子陵不離富春乃更可思此又一說也宓山愚者曰人之刻責子陵與過賛子陵者皆非子陵之寔地也人各有所好子陵容與山水蕭然自足其所好也何嘗計及薄糟糠之後患與藏拙之嫌乎哉

王叔文

王叔文八司馬。一敗而史極意詆之。與李訓輩齊稱。抑何冤也。順宗初罷宮市。卻貢獻。召陽城陸贄。貶李寔。相杜佑。賈耽。皆叔文啓之也。最要者。用范希朝爲神策行營節度。韓泰爲司馬。奪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吏。卒爲宦官所持。遂至秕敗。實由于此。當劉闢爲韋皋求三川。至許以死相助。金錢溢進奏邸。使叔文小有欲。不難爲所餌。顧叱而欲斬之。抑何壯也。卒以逆知叔文之失宦者心。故敢抗疏直言其失。而亾所顧忌。豈得爲定論耶。嗟乎。叔文不必其君子。然其禍自宦者始。不五月而身被惡名以死。此其情有可原者。八司馬皆有才。正以誅宦官正義舉也。特計出下下。爲所反噬。惟范文正公嘗爲原之。

涇川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草中　三五　此叢軒

防亂

亂起簫墻可懼。其權足藉也。遊俠博販可懼。其智畧足駕役也。文墨齷齪。無能爲矣。妖術誑庸人。不足欺豪傑。五斗米。紅黃巾。豈終濟乎。內亂大臣若王莽者。謙恭收名行之士。推戴而陰移之。曹操以權謀挾威。狃士而明奪之。然以名致人。名敗而士叛之。向爲所烘。必將恥爲所賣。心腹之托。即心腹之憂。懿固操之私人。卒何如耶。若乃宦官女子。非有彈壓之軀。固天下所耻北面者也。然呂武公然垂拱。而漢唐宦者之亂不遂。奴智奴威。非有所恃。必無自立之勢也。毋后猶有臨人之分。天下之爲分屈也久矣。愚者曰。鑑于光武。喜其黜呂雉。于五王恨其不僇武曌。

涇川文集前編卷之五　曼寓草中　三十六　此叢軒

正爲定分虛名。不可一日不赫赫于天下萬世之耳目也。名教正名。所以定分。合天下萬世之分。以勢其理。而狂情屈其七八也。豈不大哉。世有湯武。所以教萬世之爲君者。論者曰。湯武非聖人也。將以教後世之爲臣者。義不得而貸也。

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舊以微子當之箕子則五表之矣所謂入門庭而立門庭者也象正曰周公之學蓋多得之箕子矣箕子紂之諸父商禮兄終弟及箕子嘗勸帝乙立微子不聽竟立紂及比干誅微子去天下屬望一綫危哉周公讀至明夷之五變坎濟離佯狂免禍忽獲其心故以繫象以其內難正志傳洪範于萬世也孔子至此遂以文王與箕子比肩合贊羑里衍易萬世之斯文在茲初之垂翼非其象乎或曰箕子幸處朝鮮足矣何又來周以洪範傳武王此非入箕子之腹者也或曰微子抱祭器歸周是亦不可以已乎此非入微子之腹者

也智謂微子去國最先與秦伯同史記抱器歸周者太師疵少師彊尚書微子篇亦稱父師少師故訛傳耳以爲抱器歸周全宗祀者亦非入微子之腹者也訂詁曰孔子不以去取仁仁之權也其去魯也以爲燔肉以爲女樂皆未入孔子之腹者也自成邑之不墮而去志決矣稱彼婦者以是遮覆桓子桓子亦借此自受罪焉義不可絕不必聞之于鄰子是十四年不反從以康于歸歸亦不仕志事託于斯文斯亦箕子出門庭立門庭之範也由是而論舜之陶漁季札之遊何非以出門庭爲左腹者乎節之初不出戶庭無咎二不出門庭凶出不出獲不獲蓋其時矣同人二五相遇先咷後笑初之出門上之于郊象之于野

安往不獲其心乎哉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子思獲其心曰惟聖者能之請循其本

兩端之中

或曰道通也大也所以竝存也合處也不大不通不可以相至而又相與爲反也或曰事必行兩物固待彼而論此苻堅用王猛則兼誅樊世仇騰黜席寶元祐用司馬光則黜章惇蔡確邢恕懸衡者左抑則右舉右抑則左舉抑之所下至舉之所上至也未嘗有能以不抑而舉者以爲自相待之勢也此言竝存者言一舉一抑者不相悖耶穆留曰齊桓兩用管鮑成湯兩用尹虺然魏兩用樓翟而亾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亾郢郢將獨用耶潛王一用淖齒而擢筋東廟主父一用李兌而探鷇餓死此言事勢之用兩在明主耳呂覽相劍曰白所以堅黃所以牣黃白

雜堅牣矣難者曰白不牣黃不堅黃白雜不堅且不牣矣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此言事之設兩造辯也淮南曰師曠撞琴諫君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爲寡人失孔子曰欲求諫也韓非曰臣失禮又弗誅是縱過也賓見人于宓子賓出宓子曰望我而笑是攓也交淺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坦也交淺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此言好惡之兩臆也列子曰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得亦中亾亦中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得亦中亾亦中將何以異乎甲曰心是則取非則已何暇擇利害天道之不與吾事也久矣乙曰數義而前

逢禍以信義得也逢不善以爲義之無類也善不善之取利害不失一髮矣二人者爲道不同其善自取得則一也此言直心細心之兩用也措事於義之所可亾於義之所不可然猶得利是兩得也不幸而犯患其不失是則在前矣自取安焉此之謂無全失也或曰事後未可知也設曲巧幸造化可以得矣然而未知也其未可以必之理均而秉義從邪先多一失矣由是觀之將取畸士之巧說乎將由聖人之中道乎譏以畸士之巧變而不動者眞不惑也不惑則定定則誠明泯矣泯于聖人之中道者也泯則可以忘言乃可以言

卽事而隱說

禰衡之掺撾也。容態既澗。音節復殊。時衡目中。豈復知有操哉。而操已不能不辱於衡也。舉座擊節。操愈不能不辱於衡也。本辱衡而辱于衡。奪於衡之氣也。衡若詬傌不屈。或諂媚優倡。操怒欲殺之。已喜而縱之。一喜一怒。而操已無餘思矣。惟使之怒不得喜不能。終其身有愧而已。夫以一鼓史而能使人愧已終其身。雖鼓史可也。戴安道之隱於琴也。謝招與琴。固已輕之。戴無忤容。而談琴理愈妙。目中寧有謝哉。若絕不與言。或移之他。使卯其達。一知之而謝已無餘念矣。惟以爲琴士。卽與之言琴。終日無忤色無芒詞。夫乃服其人之不可得而辱。并不可得而

榮也。愚者曰。今日破琴。毋乃犯手。不爲王門伶人。謝幼度護虎丘。固得力耶。伯之岑牟。孰與哭坐。若能押黃祖爲鸚則老瞞眞爲所辱矣。古人地步甚高。不惡而嚴。安道禮論。曾讀之否。非徒同塵爲無敵也。有時爲井丹之責盛饌。李充之抵肉于地。有時爲王述之張目不答。顧愷之羚酒勸桂。高座之胡咒。何如貫休之誦詩。仲御之振足。何如子驥之條桑。至於謝鯤之鸜鵒舞。桓伊之箏歌。終不爲反巾帖地簾外執板者藉口。不惡而嚴。天山之遯肥矣哉。

名教說後

或問名教。曰。教必正名。節自然也。盧毓對魏明帝之畫餅。其一端也。田況曰。名者由實而生。堯舜三王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有實美而然也。古爲人上者。志于有爲。名非所嘗嫌也。薛季宣言士大夫好名。特爲臣子純德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議。何鄉不立。仁宗遂命爲大理正。高忠憲曰。名不可得而好。亦不可得而避。各自盡其實而已。近世言高行穢。專以好名吹賢者之疵。乃可公然好利。而得豪放之名。或以因陋而得掃除之名。或以頑鄙而得藏納之名。甚且以很狡而得英雄之名。是世間之不學不修。不顧職業。而捷

子名利雙收者。必以偶名得名爲錦囊焉。倪鴻寶疏駁祠璫。可歎也。台夫頭上安頭。鑿空言高。而慾咽廢食。沒恒自快。荀子所謂錯人而思天。失萬物之情。陸贄所謂以情失士者也。卒之以食色爲天眞而縱之。以禮義爲人僞而薄之。口口總教。定藏總赦。誰勘破其巧乎。木鐸大汐一潰。是非顛倒。悖經抗法。巧鬭自雄。而國是安可立乎。近世士夫全賞李溫陵之偏鋒以寃賢庶人。全慕水滸之椎埋以快意。而天下大亂矣。是誰作偏。噫。易曰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包荒馮河。得尚中行。教立化行。而後公享其無名之福。主世責者。寧可爲詖遯之言所惑。

明堂說

戴記曰明堂九室十二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月令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法龜文也夏后世室殷人重屋四阿周明堂度九尺之筵蓋漸文矣黃帝明堂中一殿四面無壁茅蓋通水複道有樓從西南入則公玉帶所上漢武者也朱子曰意當九室如井田制東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

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總章玄堂倣此中為太廟太室只是三扇九架屋而已矣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伯喈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陳暘取袁准之辨殊未盡然智按廟者貌也前廟後寢古以前堂通謂之廟如後世之呼殿呼廳皆廷轉聲霆即電可證也後此乃分別宗廟明堂之稱耳禮天子無事不于廟中以朝諸侯則天子永無南面之日矣士禮迎于廟門外即應事之門外也所稱漸熟故各執以為常古則猶通稱也所謂明堂者表嚮明而治之堂也齊之明堂猶行在所巋然靈光也由是論之祭祀之殿亦可謂之明堂朝會之軒亦可謂之明堂辟雍教士之宮亦可謂之明堂四阿九室自然之理其制大同小異隨時增損何必以考工之五室大戴之十二室為疑耶堂必軒其三楹而室或夾焉奧焉則通為九方分者何不可各面呼為三間耶以八八之方圓合洛書之九宮其論自確畫州建國井地制兵莫不法之上棟下宇取諸大壯豈有祀帝祀祖明治典教之宮室艸艸不合表法者哉月令分居配位大氐制器尚象之意非必定如此也黃帝明堂中一室寓藏一也樓從西南入寓巽方也此即漢說已證古有八宅之精義矣今之中極殿大享殿亦上圓而下方是其遺也俗儒泥迹往往執名虛談通冒先並精義而荒之鄉飲偶射皆有天地陰陽之義何謂明堂不法洛書哉

祫禘說

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又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又祭統云，春祭礿，夏祭禘，陽義也。秋祭嘗，冬祭烝，陰義也。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艸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艸也。禘嘗之義大矣。周公旣

沒，成王康王追念，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又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凡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秋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周禮言祭不言禘，其言四時祭曰，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韵會曰，礿，一作禴。易西鄰禴祭，薄祭也。王制祭統春曰礿，此夏商禮也。愚者曰，周尊大禘始祖自出之名，故改春礿夏禘，爲春祠夏禴乎。然孔門述禮，則猶稱礿禘，統論治道，則槩稱禘嘗之義，以四時擧陰陽，則通稱春禘而秋嘗，以其祭曰祫，與一犆二祫之禘，槩而言之，則曰祫禘。儒者未覩其運，故紛然也。公羊曰，祫者何，合祭也。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禮記外傳曰，禘祫謂之殷祭，司馬彪續漢書曰，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禮緯稽命曜載之賈逵劉歆云，一祭二名。馬融王肅云，禘大祫小。鄭玄云，祫大禘小。皆各見一端者也。祫爲禘而設，禘爲主而祫爲從。何爲以大小名。張純以祫爲冬十月，百穀成熟，合聚飲食，則是天子大蜡之祭，所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于祫禘嘗犆禘之故，原未洞也。禘以祫爲大，以犆爲小，以每歲爲大，以越歲爲小。其曰天子禘，諸侯祫，禮無此明文。後魏書曰，古祭時祫竝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今當夏之月，祓時以從要省。蓋天子諸侯祭禮之殊，不過在時歲之疏數，與犆祭之各于其廟，祫之合羣廟而食，爲差別耳。惟禮祭法曰，周人禘

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是則以禘爲字法，而號其推始祖之所自出，謂爲大禘焉耳。然攷周官所稱大祭祀者，惟是禋祀昊天上帝，迎祀五帝，將事四望，肆享先王而已，不聞有大禘之名。豈禘爲周天子特隆之大祭，而不設職掌于周官哉。

魯禘說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與于蜡。既賓事畢。乃出遊于觀之上而歎謂言偃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捨魯何適矣。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又曰。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故饗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據此論之。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爲成王賜伯禽是也。董子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劉貢父取證呂覽。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此平

王也。王伯厚應麟 羅長源泌 以爲然。元許白雲謙 言之。我朝何子元楊升菴暢之。明堂位。魯儒借名文過世。遂謂成王無賜周公禮樂事矣。禘果僭矣。按所引呂覽左傳閟宮皆言郊言雩或言郊廟本文無禘字有言禘于莊公剩在莊也。謂禘從此始則非。何以決之。孔子曰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則知賜周公之禮。即在賜杞宋二王時。非越西周而東周。明矣。天子非平王。更明矣。天子之非魯郊者。非其僭禮。非魯禘者。非其失禮。不爲其僭禮也。何也。子言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而下文止明言郊同杞宋爲非禮。及禘之義無譏焉。又明言禮達于下。惟郊爲天子之事。社旅則諸侯與焉。五祀則大夫與焉。是知中云禘祖廟。所以本仁。在社之下。旅之上。非止天子事也。魯禘之非禮者。簡巫後史卜書瞽侑之殺說也。非謂僭也。此夫子之言也。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曰郊及禘非禮者。魯因禘而先郊。自郊及禘。則不特郊非禮。而禘亦因繼郊而非禮矣。明堂位。于郊直曰孟春祀帝。天子之禮也。于禘。則曰季夏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其禮與天子禮實有殺焉。文甚明曉。而讀者不察。魯禘即夏禘也。周用六代禮樂。魯受四代禮樂。不舞雲門咸池。樂止夷蠻而無戎狄。尊祖止夏商而無有虞。牲止白而無騂剛。其移天子禮樂于羣公之宮。則因周公而僭也。若禘于周公之禘禮一 僭也。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

祖。則諸侯之及其太祖者。豈非禘乎。以周禘魯而配稷論之。杜預注左氏禘文王于周公之廟。而不立文王之廟。魯亦何僭之有。然則既灌以往。吾不欲觀者何耶。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速也。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又不于太廟。故譏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曰。秋禘而致哀姜。非禮也。致者。致新死之主于廟。而列之昭穆。此譏禘而致夫人也。成風之非。所以歷三禘者無譏也。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僖爲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嘗爲臣。今升閔上。故譏之。曰逆祀。宣八年。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譏遂卒而繹之非也。定八年。從祀先公。陽虎順祀取禍將殺季氏而致。襄十年。宋以桑林享公。士匄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正謂既灌而往。至于繹祭。復陳昨日之樂。用以賓尸。而因以享公也。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是則既灌而往之

非禮有不可勝言者。春秋不書歲事之郊。而特書改卜不從不郊之郊。明乎魯之可不郊也。定十四年郊。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行。故知春秋歲不勝書。夫子對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又祈穀上帝。此二者。天子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享。降殺于天子。函史引記曰。啓蟄而郊。郊而始耕。蓋周之圜丘祀天。正歲建子月也。迎長于郊以報饗。其正月建寅月也。啓蟄而郊。以祈穀。正月而郊。郊而東作焉。正歲而郊。郊而受朔焉。季秋則大饗帝于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之。詩序有合饗天地之樂。而以昊天有成命當之。分之則青黃赤白與黃靈而五。謂大神示。仲夏則大雩。孟冬祈來年于天宗。蓋王祀天歲十舉。而郊爲尊。孫宣公曰。歲九祭。皆王于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大饗。天戎六改。則亦于上帝。

詩亡非雅亡論

迹熄詩亡。今說者以爲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王一之六注平王徙居東都王城。于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吁。泥極矣。夫十五國風。合周南召南與東都之王。共十五也。東都之王當爲雅。則西都之周召二篇亦當爲雅。曰東都之王。降而爲國風。則周南召南。亦降而爲國風矣。辟如今之北畿南畿。以貢舉言之。兩畿與十三省。各錄所試而爲書。豈南畿當有試錄。北畿不當有試錄乎。周南召南。猶之周之西畿也。東都之王。猶之周之東畿也。關雎至騶虞。周西畿之風也。黍離至丘中有麻。周東畿之風也。采風者。分地而

錄之。豈分時乎。如曰黍離行役悲感宗周之宮廟宗室。追怨之深。以是疑其爲降。則關雎亦後人追思所作。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漢明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則亦足以生疑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言春秋之義。專明上下。大一統之禮。莫大乎巡狩述職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巡狩。則太史不采風獻俗。不采國風。則詩亡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六宗說

尚書禋于六宗諸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立六宗祠摯虞曰月令孟冬天子所來年于天宗六宗之神也劉邵以爲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孔穎達曰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四時寒暑也日月也水旱也爲六宗孔註尚書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孔晁以乾坤之子六爲六宗賈逵以爲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鄭玄以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爲六宗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校經傳別無他祭也劉昭以爲此說近得其實張髦曰父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魏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杜佑取之智按尚書本文上言上帝下言山川羣神此似爲地大社之說近是矣然一六太[illegible]無據也嘗以五方有六神東方少昊之子曰重爲勾芒南方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西方少皞之子曰該爲蓐收北方少皞二子曰修曰熙爲玄冥中央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較諸家爲確矣蓋五行而二水也

合止柷敔論

事有數千年相襲以誠而究不知正者不少矣柷敔之用其一也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擊柷之椎名爲止戛敔之木名爲籈其用之也樂之初擊柷三聲以作之樂之末戛敔三聲以止之自馬融鄭玄李循白虎通其說皆然唐六典協律郎舉麾鼓柷而樂作偃麾戛敔而後止遼法舉羽或提燈籠是已然則柷敔之用果此六聲而已耶總因尚書合止柷敔誤解合爲始合止爲終止也夫合止者合而止之一字一轉或數止焉節之謂也吾觀時樂得之矣時之度曲可以使人人一律者版爲之也版有眼故加節焉十番之奏一聲版二聲負皆以木爲之取其音清烈不爲衆樂所掩夫柷敔之聲猶是也伶州鳩曰革木一聲革音直非若金石之鏗鏘革之團鞈絲竹之噍嘵綿長也不過挏櫟相擊砉然而止正如版魚用爲節奏曲之遲疾視此爲準雅相之聲近乎拉颯悄然以輔柷敔之闕此度曲之所爲大襯小襯也柷敔不得其用今乃用銅鈸杖鼓以補之琴瑟設而不作亦以不知版眼也琴曲中有入慢則有趣可知矣今之單彈琴者猶度清曲也使其引喉轉聲以意長短不合拍拨豈可聽乎琴與瑟合遂與六琴六瑟合遂與衆樂合皆恃拍拨之節以一之若專以靜遠緩細爲高無

很版眼、則竟可隨意短長、是焉能與衆合耶。人之用聲。聲有常止。止以更氣、止以言乎齊也、合止明矣、春官教春牘如柷。小春謂之應。以應大春所唱之節。又云。牘以應柷、則柷非三聲而畢。可知也、房庶曰。金石、鐘磬也、而變爲方響、絲竹、琴簫也、而變爲箏笛。木、柷敔也、而貫之爲版。焉貴與亦編九拍版。六拍版、于柷敔之後。胡以代拊、唐名樂句。宋以檀若桑爲之。非明徵乎。貫與亦疑之、而不敢決耳。

星土說一

孔子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邵子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于此乎。鄭漁仲曰。河出圖、有自然之象。洛出書、有自然之理、蓋謂河圖之如星點者、爲諸圖形象之祖、洛書之如字畫者、爲六書文字之宗也。時運之輪象天。列位之方法地、二十八宿當方圖之外圍、星土相占。掌諸職方。文理互顯、方圓互用者也、禹之治水治地、皆用九爲規、奠九州、刊九山、滌九川。陂九澤、固有取爾矣。圖編取中豫。北冀。南揚。東西梁。西北雍、東南徐。東北兗、西南荊。以配洛書。其槩也、唐志、山河兩戒之釋星土也。然乎否耶。今泰西合二

圖補金魚火鳥天河坤維續參井。艮維續箕斗。首尾相環。此何以分焉、嘗攷地毬之說。如豆在脬、吹氣則豆正在中。其理然矣然未言其如蓏有蒂臍。而赤道之腰。分南北東西。與二極爲六合矩也、卵之所伏。必分上下。圓物而水浮之、絲懸之。便自定分三輪五線、證知中國當胸、西乾當左乳。中土以卦策定禮樂表性命、治教之大成。獨爲明備中正、豈偶然乎。當北極之下者。無用之地也、黃道之下。人靈物盛。而中國在腹輪之南、天地人相應、其幾自應。地勢符天。全地應之。一方之地亦應之。可以平列。即可以環列。古人因民之所知而列之。惜今無神明、不能重定中土之分野、而猶守隋晉之志、更今郡縣名耳。

禹貢水說

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攷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蓋夫差掘溝以通晉。而江始達淮。孟子指夫差之邗溝爲禹跡也。河自龍門至大陸爲一流。至秦決魏都。始有二流。遷作河渠書云。斯爲二渠。復禹舊跡。是以決渠爲禹跡也。桑欽作水經。酈道元注之。其于中江九江敷淺原。未明也。江入會稽。遂謂楊子有口通于浙。記之甚矣。浙卽漸江也。愚者曰。古會稽郡大。後乃分半爲吳郡耳。後人有精于前者。禹貢導河自積石。而元瀾瀾泝源出于甘采。江發于岷。而緬甸志載蜀馬湖江。本于緬之金沙江。金沙源在崑崙之南。與黃河源在崑崙之東。此豈不詳于禹貢耶。

用幣說

前食貨志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小顏曰。言黃金以斤爲名。錢則以銖爲重也。李奇解圜法圜卽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非之。以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爲九府。圜謂均而通也。秦幷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鎰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筴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平準書。更命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云云。智按黃金一斤四字上下文不甚洽。疑有脫簡。

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其他又云馬至匹百金。武功爵凡直三十餘萬金。陸賈槖裝直千金。賜斥上將軍四十金之類。詎如今俗之以一金爲一兩邪。惠紀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吏二金。注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斥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錢也。下言黃金。眞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值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謂與萬錢也。公羊百金之魚。何休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智考晉灼所引食貨志。黃金一斤值錢萬。此乃王莽之法也。黃金何其賤歟。下又云。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

直一千五百八十宅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本八兩銀矣乃直千錢何其懸絕毋乃爲大錢乎莽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言當五十小錢也小錢直一重一銖次曰幺曰幼曰中曰壯則小錢正鵝眼綖環之比矣大錢五十止可當銀一分耳智固以莽之所謂黃金二斤朱提銀一流者乃貨品而以金䤬之猶武帝之白選曰白金也承上文錢貨六品而言下又云是爲銀貨二品其義明甚獨疑周之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曰一斤則一斤矣何爲重言方寸乎此承上文九府圜法而言爲九府之一幣必有制度所云方者或如漢白金之二品曰重差小方之乎李奇曰圜一寸而重九兩未可厚非也可因而

推知方寸一斤之說矣平準所云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者蓋謂一黃金鑄幣號曰一斤也食貨志又曰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爲半兩實重四銖也然則周之方寸漢之白選莽之銀貨應皆別有實法今不載其法耳古不許民散用銀必成幣而後今用之是秦之幣二等不及銀者固有以也銀即在金鎰中矣世代既殊稱謂移易遷固文字古簡自魏晉唐諸人即以臆揣作注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此說爲近猶可旁考縣斷耳徐鍇曰書金作贖刑古贖皆用銅漢始用黃金少其斤兩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一疋禹貢金三品康成曰銅三色則或者曰金幣是銅鋈金者乎晉志引

漢金布律有罰贖入貢以呈黃金爲價科有平庸此自鈞金之遺然金有高低况漢制金爲幣或有倣半兩而實重四銖者乎故須呈價也景帝六年定鑄錢僞黃金律元封五年酎祭少府省金金輕色惡者奪爵王子侯表地節四年裹隄侯聖坐酎金八兩少四兩免五鳳四年朝侯固城坐酎金少四兩免太始元年更黃金爲麟趾褭蹏師古曰舊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猶今時吉字金挺之類亦曰馬蹏金往往于地中得之或帝表祥瑞故普改鑄錢爲麟趾褭蹏之形以易舊法耳常璩巴志言黔中弱頭虎子夷秦精秦王刻石與盟殺人顧死倓錢盟曰秦犯戎輸黃龍一雙戎犯秦輸清酒一鍾所云黃龍一雙

乃當時之金幣也由此觀之余謂不許散用金銀而金幣有形此確證也董彥遠曰漢一金金四兩直二千五百文此揣古今而兩不决爾方勺曰漢法聘后用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又曰當時黃金一兩才六百銀一兩才二百宋王栐燕翼詒謀曰真宗問曰咸平中銀兩八百金兩五千今何增踊如此東坡但惟古黃金之多直未攷爾智以李時珍之言一當十則太少酌以沈存中程太昌之言則古一斤爲今五兩而少一兩爲今三錢而少然則漢之四銖錢正如唐開元之二銖而少漢之筴錢則輕極矣

詩樂論

五經無樂獨以樂記當之乎記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絃詩三百舞詩三百周禮太師以教國子內則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春秋大夫賦詩論志猶遺風也孔子修之以教弟子取瑟及琴造次不輟故曼子有繁絃歌鼓舞以聚徒之譏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六經遺三何哉蓋以書治政事春秋採是非易窮神化若自成童庶士刻不相離而泯于日用薰陶鼓舞則詩禮樂最切而已藏易書春秋矣教經學詩禮而樂亦藏矣小子何莫學夫詩而禮樂亦藏矣鄭夾漈曰魏得漢雅樂郎杜夔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太和惟存鹿鳴至晉又亾漢有齊魯詩毛注鄭箋皆言義不知音六亾詩所謂笙詩束晳補之不亦贅乎鄒聲敏曰南陔即天保白華即頍弁華黍即棠棣由庚即瓠葉崇丘即伐木由儀即菁莪亦一臆耳愚者曰雅樂拘于漢宋之泥說終已不復而學者無以節宣拘則疲循肩則大潰愈溺于淫靡之俗樂矣揚椒山告韓苑洛其槪也夫元聲冒統也節奏樂器實事也聲之中節本自易簡不過高下疾徐錯綜而合節奏爲調法耳十五字七調五音三等不能違也較今俗樂側調低二字爲正調即雅矣管色均絃人聲依律唐之絕句皆入樂府理學歌詩林希恩歌學譜止執一法是則三百篇不必旋十二律非拘而何聲音之故微至之門律度出于河洛而未覩其通柷敔所以節奏而不知其用又何言哉黃鍾損益猶之人身兩乳之尺度各自爲長短而不差者也必待截管候氣乎倫論天然不限古今惟神解者乃可與言

詩攷

史記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顏達疑之歐陽修信之（十分九）有周太師樂歌次第今詩次第鄭氏詩詩次第相傳大序子夏作小序毛萇作則鄭玄王肅蕭統所守也韓愈鄭樵不信而楊慎駁之洗重曰鄭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後漢衛宏敬仲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隋志云敬仲潤色程明道信序伊川曰小序固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大序非聖人不能作朱子以為宏作焉端臨不從朱愼曰朱子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陸釴顧澹眞皆有呂氏讀詩序左傳燕享屢賦鄭衛則刪淫之疑可解

矣王柏云所刪者或存于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亾乃退何穠削野麕歸甘棠于王風黜鄭衛淫奔之詩王陽明信王厚齋之說陽明以音論與漁仲合漁仲曰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鄉聲則不存其一端乎邵康節謝上蔡蘇轍皆謂孔子所取之詩必無邪詩蘇轍謂非一人之筆程大昌有南雅頌之論（與詩傳合）許敬菴乎遠作思無邪論信申培之詩說也詩傳子貢著詩說漢人申培著皆近代出隋志稱魯詩亾于西晉或子貢申培所說韋賢所治者乎亾于虞喜所傳石本之代也（喜字仲寧餘姚人）黃文裕公佐（字才伯香山人）詩傳跋曰此晉虞喜所摹石本書一廢于梁天監再廢于唐貞觀發于宋宣和紹興尊信于趙明誠黃伯思董逌洪适胡元質范成大各有緒詩及之余得本於秘閣梓於成都附以申公詩說新安吳懷古重刻之姚應仁鄒忠徹闡其義焉（于貢詩述進邪風于雅退魯頌于風于曰魯頌不可訓也吾許而為風周公燕享有小正焉雀鴞所以修身也從不菁我隰袞自駒燕賢也魚麗嘉魚鄭業燕大臣也樛木諸侯慕文王騶虞虞入舉其職四國害召公康叔冀南亲音叔將畔六夫諫之賦雖雎何彼穠矣周社齊襄公齊手知小白之君青也鄭世干忽辭昔于齊祭仲諫之宗有文同車鄭靈公棄世臣而任狂彼于良愛之猷扶胥小弁為尹伯奇疇大夫閔之麥秀子良諫靈公翊為鼓戒在小雅閔言宮公詩作申培詩說取豳風鴟鴞諸侖與魯頌綴于周南召南之後取曹檜列于鄭齊之前取七月置小雅而以秦風殷十五國大小正即雅大小正續大小傳即變雅也有周頌商頌無魯頌其說多與毛韓相抵牾）魯之不應有頌宋子固嘗致疑高邑趙公南星曰關雎文王之詩猶稱風焉以其未為天子也周自東遷後且降而為風矣魯安得有頌豰然降魯頌于國風實

本申培也石莊曰列國凡有宗廟必皆有宗廟之詩詩必皆以頌為名不特魯有之也魯之異于列國者升歌清廟下管象武耳太師陳風采民間之歌謠而已諸侯自詠歎其祖功宗德則于民風無涉故夫子不得而見然則列國之頌何為絕不一出曰逸詩多矣安知無雅頌襍于其間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樂記曰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此賜之天子者也不則自為之者也駉駜泮水閟宮魯也它國其類也

樂調攷

按律樂歌曰正月太簇本宮黃鍾商俗名大石如萬年春之類二月夾鍾本宮俗名中宮如玉衔行三月姑洗本宮太簇商俗名大石如賀聖朝四月仲呂本宮無射徵俗名黃鍾正徵如喜昇平五月蕤賓本宮姑洗商俗名中管雙調如樂清朝六月林鍾本宮夾鍾角俗名中呂角如慶皇都七月夷則本宮南呂商俗名中管商角如永太平八月南呂本宮南呂宮俗名中管仙呂如鳳凰吟九月無射本宮無射宮俗名黃鍾如飛龍引十月應鍾本宮姑洗徵俗名中呂正徵如龍池宴十一月黃鍾本宮夷則角俗名仙呂角如金門樂十二月大呂本宮大呂宮俗名

高宮如風雲會唐俗樂二十八調曰正曰高曰中呂曰道調曰南呂曰仙呂曰黃鍾是為七宮曰越調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調曰雙調曰小食調曰歇指調曰林鍾是為七商曰大食曰高大食曰雙曰小食曰歇指曰林鍾曰越是為七角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高平調曰仙呂調曰黃鍾曰般涉調曰高般涉是為七羽唐樂志俗樂二十八調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清徐景安書曰俗樂調有宮商角羽而無徵調徵在商之中也今九宮譜北曲十六調南曲十三調皆本諸此段安昌樂府雜錄二十八調以平上去入紀之但于末記之云商角同用而宮逐羽音此可推矣隋志周文時龜茲人言五旦之名以華言譯之旦即均也遼史有四旦二十八調曰娑陁力旦即七宮也曰雞識旦即七商也曰沙識旦即七角也曰沙侯加濫旦即七羽也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蔡元定嘗為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采其畧附此黃鍾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為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鍾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其黃鍾清用六字大呂太簇夾鍾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緊別之緊五者夾鍾清聲俗樂以為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畧也一宮二商三角四變為宮五徵六羽七閏為角五聲之號與雅樂同惟變徵以于十

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變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四變居宮聲之對故為宮俗樂以閏為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為角而實非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畧也聲由陽來陽生于子終于午燕樂以夾鍾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為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鍾為律本此其夾鍾收四聲之畧也宮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鍾宮皆生于黃鍾商聲七調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揭指調曰商調曰越調皆生于太簇羽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鍾調皆生于南呂角聲七調曰大食

調。曰高大食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揭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于應鍾。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畧也。存中曰。十二律幷淸宮四聲。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盖今樂高于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蔟之閒。下四字近太蔟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工字近林鍾。尺字近夷則。上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鍾。凡字爲黃鍾淸。高凡字爲大呂淸。下五字爲太蔟淸。高五字爲夾鍾淸。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合字音似呵。四字似思。一字似伊。尺字似扯。六字音靈悠切。凡字音似翻。高凡字似

泛。五字音鳴。即合簫管七調諸法也。朱子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後人失之。惟存四聲。有四淸商聲。即半聲也。王洙有古今樂律通譜云。今胡部樂。乃古之淸商遺音。總論之。凡樂無五音。即不成聲。猶聲高下不備。即不成歌。外國各有其五音也。樂府之以淸商名者。謂法之名也。如今山坡羊曰商調。山桃紅曰越調之倒。陳暘樂書曰。樂有歌。歌有曲。曲有調。故宮調。北云婆陀力調。又名道調。婆羅門曰阿修羅聲也。商調。北名大乞食調。又名越調。又名雙調。婆羅門曰帝釋聲也。角調。北名涉折調。又名阿謀調。婆羅門曰大辨天聲也。徵調。北名多婆賸調。婆羅門曰即羅延天聲也。羽調。北名般涉調。又名平調移風。婆羅門曰梵天

聲也。變宮調。北名阿詵調也。金華文萩曰。太常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汴蔡沒。而東嚴侯得其故樂部之國初徵樂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其義不能究矣。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黠卒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書。津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玄鼎水又溢出。是不久矣。樂有古雅樂。有俗部樂。漢采譯巳不古。六代多吳音。北樂襲外國。乃隋平得樂。存者什四。世以爲中外正聲。蓋俗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人白蘇祇婆善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調。大石等國。本在西域。而般涉即是般贍。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爲太蔟羽矣。教坊色長張俁。會製大樂玄機論。七音六

十律。八十四調。不脫白猷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節。四部弦管。尚循唐來梨園之遺。此非鄭俗祿行乎宜雅樂之本易復也。崔遵度作琴箋。非止夏至之音也。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右泛有三焉。及其應也。一必于四。二必于五。三必于六焉。考盡法而考之。乃有二十五徽焉。是一氣也。凡絃具之。丈絃亦具之。作易者。又地之象也。作琴者。天地之聲也。愚者曰。凡操皆自七徽起者。中也。聲起于中。兩頭分盡。鼓雖擊邊。聲亦中起。凡音匏土革木一聲耳。竹止十三聲。高下借用金石以厚薄備十三聲。則無所不備矣。此絃所以均鍾。而琴瑟所以不徹也。通典以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不比于正音。故爲

和應鐘生蕤賓不比于正音故爲變徵二變不得爲調以其非正聲也所謂和繆者蓋以繆和之取齊助耳醫家有繆刺左病則鍼右恐其意亦當然歷于消曰通典八音之外又有三舜時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樂器至周時改製五音減樂器至五百至唐又減樂器至三百太宗朝三百樂器內挑絲竹爲戎部五音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藝苑卮言何元朗云北人之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宮高平般涉三調道宮至低南亦有九宮然南歌或多與絲竹不協豈所謂土氣偏詖邪皆按不然今南歌皆可合笙

但不以合絃以北曲促而絃宏連響也南曲則緩故難合耳若精論之皆可合也元美謂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元曲擅長但大江以北漸染胡語沈約四聲遂闕其一余按北無入聲不始于元時而外國忍收之語非無入聲愚者曰大氐五音二變之名不得已而立者實則變動不拘也其生也以奇一而止五必加七而循環始均開處各一故以名記之猶勾股之記甲乙耳推及聲原雖音有七而用則用五大經所言七調正與律原合而謂諸名宜掃除之此不必也另不可爲典要而有典常也使渾渾然以伊憂相視豈能定哉以笛列七則尺上乙五六凡工也尺生六六生上上生凡凡生乙乙生工工生五五生尺變之重之如十六鐘加清聲謂之寄聲中聲此則可高可低六字即有合字五字即有四字每一調則閉二字如閉凡上二字則爲平調閉凡乙二字亦爲正調閉五尺二字則爲梅華調閉六尺二字則爲弦索調閉五工則爲淒涼調閉乙工則爲背工調閉上六則爲子母調北調則徵犯之名曰犯此凡吹人皆能言之琴有七弦宮商角徵羽少宮少商是也以二聲相合命之曰仙翁以和其調則七而用五其細分十三徽定五音者乃定格耳豈盡循環之妙哉不得已而名之曰由低而高曰宮商角徵羽至第二調則又變矣此須與解人言精簫管者止能用其法而莫能推原其理

四禮說

儀禮周禮皆云周公作後有大戴禮小戴禮是曰四禮小戴今禮記也最後而列五經以述孔子語也儀禮周禮列十三經大戴不列學官大小戴雷同家語而大戴載孔子語獨多則漢藝文志稱曾子十八篇此類是也正義序云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本耆有一禮必具一義禮本周公義本孔子經明于傳四禮定于二禮矣大學中庸禮經之心百世可知此易簡之至理也禮運曰禮本于大一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列爲鬼神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協于分藝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孫智崇于禮與內外本合易禮會通而幽明一矣司馬談宗道家而遷

尊孔子繼春秋禮樂二書詳哉言之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此卓見也此遷所以爲孝也古作亂後作禮以禮運運禮器也使人履其禮理也後世或失拘牽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祭以孫爲尸將嫁教于王宮三月大饗已廢夫人之禮而謂後世可泥古之迹乎郊祀疑天地分合宗廟疑昭穆迭毀大學令太常擇民明堂遵玉帶之圖漢始綿蕞其後止此唐貞觀禮出玄齡顯慶禮出無忌韋公肅有禮閣新儀王彥威有曲臺新禮宋聶崇義進三禮圖陳祥道著禮書劉温叟上通禮盧多遜有纂義王曍賈昌朝有新編新禮王洙尹師魯有禮器禮衆而朱子家禮則儒者所宗也洪武革鈇笠都納之後桒徐一夔梁寅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修禮書宮闈外戚駙馬除前代弊祭祀而省俎豆冠服而省五冕誦儒而議再拜封拜而嚴本支父母均喪三年冠昏逮于士民三年大明集禮成諭陶凱曰教化必先禮義政刑非所先也叔孫雖禮榛秕然創制于煨燼兩生迂待百年朝廷之禮廢矣時哉大哉

參兩說

天三合九。地二合六。圓一圍三而用全。方一圍四而用半。此本說也。蓋嘗借泰西爲問郯。諮趺表法。反復卦策。知周公商高之方圓積矩。全本于易。因悟天地間。無非參兩也。參兩者。所以用九六也。九六爲十五。十五爲三伍。三伍歸一五。五即一也。邵子之言。一役二以生三。又役三而役二也。以二生數。二其天三爲六。而六止用五。五藏于用半之四。常維四而八而十二而十六者。載上天以爲用也。四恒立而用三于四中。盈虛在手矣。參兩實用。見于洛書。前此三千年。未有發明者。故列其槩云。中統四生四成之河圖。旣變中應四正四隅之洛書。則一極三而爲九。

三九二十七。三其二十七爲八十一。極晐秭無出一三九七者。此以四正之陽參天也。兩一爲二。兩二爲四。兩四爲八。兩八爲十六。兩十六爲三十二。兩三十二爲六十四。極晐秭無出于二四八六者。此以四隅之陰兩地也。七六數少而後于八九者。先三極之而以四爲歸。歸于兌乾。爲終始也。蓋因算黃鍾律而得之。因辟卦之七十二。藏百八。而得之因八卦之二十四。藏三十六。而得之。則八卦亦十二卦也。六十四卦。亦九十六卦也。三十六卦。亦五十四卦也。河圖四周。自乘爲八十。而北則不加。南減三五之一。獨用也。東二十四。西三十六。乃平用也。即老陽老陰策也。二一少則不會參兩矣。十數以內。惟六會參兩。故易止用六

爻兼三才而兩之。即參兩也。偶倍二圍而八。中不及六。猶之四隅之參兩。不敢及五也。三倍三而爲九。中亦不及五七。故卦畫七七爲蓍用。五則無非五也。董銖所云兩二一三爲七。兩三一二爲八。則十數之中。無非參兩矣。且就適用之節舉之。琴徽爲天地人正聲之合。故絃具周天。七泛十三藏圍之度。凡絃具之。丈絃亦具之。一徽至十三。乃四分用三分也。八洛書而首尾空二洛書也。一徽至二徽爲十五度。二至三爲十二度。三至四爲十八度。四至五。則倍十五之三十也。五至六。則倍十二之二十四也。六至七。則倍十八之三十六也。七爲中徽。從半如前半。非此三等數之微幾哉。十二者六之兩也。四之參也。九而三分益

一也。十八者九六之會。而那律參之三分損一也。十五者。圖之中三五。書之交午十五也。三五之會也。進退一而進退三之樞也。任其參兩而旁羅。歸于五與十者。紀之以十爲成。五爲中也。猶一月三十日。氣候之一中一節也。五六者。十數之中。生成之終始也。月法。爻策。半甲。其會也是十其參。十五其兩而六其五矣。此三十之繼十二。爲元會日時之大用乎。陽尊九而九不會。兩其九爲十八而會。易尚八而八不會。參其八爲老陰策而會。猶之十數以內。兩其三。參其二。爲六爻而天下之變盡矣。由兩其六。參其四。之時法十二而推之。兩其十二爲二十四。而參其八。亦三十四也。此四六合節。而二十五之天數藏一也。參其十

二爲三十六而兩其十八爲三十六也此四九六六之合而環宮主陽者也兩其老陰之二十四爲四十八而參其十六亦四十八也此六其八而四其十二之合也兩其老陽之三十六爲七十二而參其二十四亦七十二也是八其九而六其十二之合也參其南方二七之十四爲四十二而兩其三七之二十一亦四十二也此七其六而洛藏三之合也兩其三十參其二十爲六十此五其十二而十其六之合也甲也律也除四之通期卦也參其三十六兩其五十四爲一百八此象限也十二其九而十八其六之合也兩其七十二參其四十八此坤策百四十四也兩其百八參其七十二此乾策二百十六也參其三十二兩

其四十八此全爻四破之九十六也參其三十兩其四十五通期四破之九十也兩其九十六參其六十四此陰陽爻平分之百九十二也兩其百三十五參其九十此邵子所嘗言四分三之二百七十也百三十五者三其四十五也或損十八或損六而用之則二百六十四二百五十二皆參兩可分者也兩其百四十七參其九十八是三分通期益二十四之二百九十四也百四十七者三其四十九也三其二千三百四十而兩其三千四百五十六爲六千九百十二者三十六其百九十二也三其千五百三十六而兩其二千三百四十爲四千六百八者二十四其百九十二也以至三其四萬三千二百兩其六萬四千八

百者一元之十二萬九千六百也從此無量安有出于參兩三五錯綜者哉言三五者十數之中約用生數止矣至一得五而六二得五而七三得五而八四得五而九五得五而十即一二三四五也十不用而大一不可見小一不能加乘故止用二三四五而言二即具三矣列四即具五矣一切數度因地立體而天用之以天參統地數故但舉三五而已

人身呼吸合天地卦氣說

人身即天地誰不云然然非徒冒言其道理也試質析之行于骨節間者氣血而已氣為衛行脈外血為榮行脈中血實統于氣而流行氣血于十二經十五絡者皆脈也八奇經脈之縱橫約槩也沖氣統之肺為氣門寸關尺浮中沉之候乎旦也寸口其大關鍵乎難經曰寸口者五臟六腑之所終始本清曰候脈者必取平旦雖云陰陽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調均血氣未亂然此其便槩而習矣莫之察也其實脈行十二時夜半大會寅則會肺寸口肺經也每日從寅至申屬陽從申至寅屬陰人目動則行陽目合則行陰寅乃陰之盡陽之初

故上焦中焦之營氣寅會太陰于寸口下焦之衛氣會睛明于目故目與兩腎之中皆號命門雖曰上中焦隨營下焦隨衛而總統于宗氣呼吸則三焦之火一氣所運也故越人洽內經而約夬之曰平旦變見于寸口診法取夬于寅時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時經脈各有所注陰陽升降與天地應蓋宗氣營衛所謂陽在陰中而包其外者也醫家誰究心乎音出于丹田而宇滿于商肺所司也噫人生于寅子輿謂平旦之氣雞鳴而起豈特可以察脈已哉聽聲知病聽聲知吉凶猶有先此者

物理小識自序

盈天地間皆物也人受其中以生生寓于身身寓于世所見所用無非事也事一物也聖人制器利用以安其生因表理以治其心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一物也通觀天地天地一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轉以可知者攝之以費知隱重玄一實是物物神神之深幾也寂感之蘊深究其所自來是曰通幾物有其故寔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艸木蚉蠕類其性情徵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質測即藏通幾者也有竟掃質測而冒舉通幾以顯其宥寄之神者其流遺物誰是合外內貫一多而神明者乎萬曆年間遠西學入詳于質測而拙于言通

幾然智士推之彼之質測猶未備也儒者守宰理而已聖人通神明類萬物藏之于易呼吸圖策端幾至精曆律醫占皆可引觸學者幾能研極之乎智何人斯敢曰通知顧自小而好此因虛舟師物理所隨聞隨決隨時錄之以俟後日之會通云爾且日自娛歲拈邵揚汁洽日至其三浮山愚者記

象數理氣徵幾小序

為物不二之至理。隱不可見。質皆氣也。徵其端幾。不離象數。彼攝器言道。離貧窮隱者。偏權也。日月星辰。天縣象數如此。官胲經絡。天之表人身也如此。圖書卦策。聖人之冒準約幾如此。無非物也無非心也。循二之乎。自黃帝明運氣。唐虞在璣衡。孔子學易。以扐閏衍天地之五。曆數律度。是所首重。儒者多半弗問。故秩序變化之原不能灼然。何怪乎舉禮節樂律而弁髦之。舉倫物舊章而放棄之。謂為聖人之所增設乎哉。核實難。逃虛易。洸洋之流。實不能知其故。故吹影鏤空以為恢奇。其言象數者。類流小術。支離附會。未覈其真。又宜其生厭也。于是乎兩間之

真象數。舉皆泯然矣。胡康侯曰。象數者。天理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天示其度。地產其狀。物獻其則。身具其符。心自冥應。但未嘗求其故耳。學者靜正矣。不合俯仰遠近而互觀之。又何所徵哉。智故隨聞而紀之。自天象始。

物理總論

野同錄曰。子夏之言生數。曾子之言幽明。律以庸言。不類舉乎。要其理有不可誣者。伏羲讀俯仰遠近之書。故其範圍如此。氣行于天曰五運。產于地曰五材。七曜列星。其精在天。其散在地。故為山為川。為鱗羽毛介。艸木之物。聲色臭味。別其端幾。黃帝論人亦以五五約之。正謂獨性各別。而公性則一。陰陽和乎。中道為貴。若生有所乎萌。成有所乎歸。誠無所逃于始終相反乎無端也。邵子言變化感應而歸之于道。虛舟子曰。道無在無不在也。天有日月歲時。地有山川艸木。人有五官百骸。其至虛者即至實者也。天地一物也。心一物也。惟心能通天地萬物。知其

原。即盡其性矣。董子曰。天地之間若虛而實。故性命之理。必以象數為徵。未形則無可言。一形則上道下器。分而合者也。莊子言虛無。然歸于極物而止。則曰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聖人與民折中日用。使之中節而已。其格致研極之精微。皆具于易。誰固達而知乎。襲言常理者。拘膠闒茸。千萬譨譨。不肯研幾。究為生死鬼神。飯斷齋字者。所封而僻。徒跆蹶耳。其造逃解閉。偏高釣奇。塞通為術。而困人從之嚼破黃葉。悟何道乎。兩末一往之說。時為藥耳。空藥對治狗物之病。而鈔藥更消執空之病。折中適得。事所當事。乃不為逃兩所累。而遂贅守此樹前之核。不復學問。彭衆田駢。是虛生浪死之人牛也。不為生死所惑。并

不爲超生死之談所惑言動象占。見其物宜俯仰遠近極事通變。此學而不厭者真絕學也本末源流知則善于統御合物則理亦無所得矣又何格哉病于言物者好奇之士好言耳目之所不及附會其說甚則構虛駭人其拘謹者斤斤耳目之前外此則斷然不信其蔽均也宗一曰學有專門未可執此以廢彼也人生而耳之目之至平常矣卒而問之有奇于此身者乎有奇于天地間者乎倮而九竅言語老少無不同者無一同者星辰何以明雷風何以作動何以飛走植何以榮枯噫怪極矣老父曰聖人官天地府萬物推曆律定制度興禮樂以前民用化至咸若皆物理也其常也即其變也變未有極乎變極自反乎

惟神而明之者知之天道自東而西星曆自西而東地之陽氣自南而北陰氣自北而南人推移其中而變有不變者存焉不知差別之常變而執常者則周公之儀禮有不可以治世神農之本艸有依之足殺人者矣鄧潛谷曰區宇之內土壤少殊物生隨異而況分華夷限山海其恢詭假怪之變胡可勝紀古所無者何知今非創產今狎見者烏知後之不變滅乎密山子曰因地而變者因時而變者有之其常有而名變者則古今殊稱無博學者會通之耳天裂孛隕息壤水鬪氣形光聲無逃質理智每因邵蔡爲嚆矢徵河洛之通符借遠西爲郯子申禹周之矩積古人神明間出不惜旋漏而且言之自護則不必言矣常

統常變灼然不惑治教之綱明倫協藝各安生理隨分自盡中和易簡學者勿欺而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易簡知險阻險阻皆易簡易豈欺人者哉或質測或通幾不相壞也。

四行五行說

或問中國言五行、太西言四行、將何决耶。愚者曰、豈惟異域、邵子嘗言水火土石、而畧金木矣、地藏水火、分柔土剛土為土石也。朱隱老曰、四為體、五為用。金石同體、言金而石隱矣。周子尊水火在上、次表中土、下乃列金木焉。金木者從土中生出者也、今所該者地之五材也。金為土骨、木為土皮、是也。水為潤氣、火為燥氣、木為生氣、金為殺氣、以其為堅氣也。土為冲和之氣、是曰五行。黃帝曰、六合之內、不離于五。既言五運、又分六氣、不參差乎、播五行于四時、非用四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非用二乎。謂是水火二行可也、謂是虛氣實形二者可也。虛固是氣、寔

形亦氣所凝成者、直是一氣而兩行交濟耳、又況所以為氣而宰其中者乎、神不可知、且置勿論、但以氣言、氣凝為形、蘊發為光、竅激為聲、皆氣也。而未凝未發未激之氣尚多。故概舉氣形光聲為四幾焉、楞嚴七大、地水火風空見識也。地水火風之四大、猶之水火土氣也、有四實、則有四空。實皆空所為也。而猶有容餘之空、故表空焉、皆因人目之見而顯。見本于識、而藏于識。故表見識焉。心藏神而主性、腎藏精而主命、以見識表之、亦可悟五臟六腑之實是二行矣。若欲會通、正當舍二求一。而後知一在二中。謂之二即是一。謂之不二不一。謂之三兩、謂之九六、謂之七八。謂之四五、謂之五六。無不可者、且請學易。

水火本一論

水濕火燥、相反甚明、而易傳曰、水火不相射、何也。愚者曰、本一氣也、而自為陰陽。分為二氣、而各具陰陽。有時分用、而本不相離、有時互用、而不礙偏顯。有時相制、而適以相成。特人不著察耳。天一生水、而反成陰潤之性。地二生火、而反成陽燥之性。呵氣屬火、而化為氣水。精液為水、而反以成人。果二物耶。人身言之、腎水也、心火也、時時交濟、不可間隔。以理言之、智火也、仁水也、理水也、性火也。是水直以火為性命矣。不見夫雨露霜雹、皆陽氣之蒸餾、硝礦發而砲滴、雷鳴而泉通、春火力深而礎石潤、熱爐之下、必有氣蒸乎。是火直以水為性命矣。不見夫螢燐珠

珀皆濕氣之凝聚。薪經浸而火不斷、燈加賦而益明、并油得水愈熾、高奴之水肥可燃乎。日炙艸木而滋茂行汁、參補陽而口生津。水中之石、擊之得火、煉劍淬水而剛。二者之用、交濟相成、莫不皆然。識者于此、益悟代錯之本一矣。

水患說

人以水生，以火死，蓋以水火交而生，以水火濟而養。以水下流火上炎而死也。天地開時，初有水荒；天地壞時，火急生風而吹壞矣。一元中之一會，其始亦有水厄。太西言洪水時，亞你墨尼亞爲甚，猛雨四旬，地面全沒，止遺諾厄數人。考其時，當帝嚳之八年壬辰云。中國洪水在堯時，是一役也。林孟鳴攷堯時水患有十七年。揭靜叔攷有一百五十八年。引竹書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六十九年黜鯀。七十年錫虞舜之命。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八十六年司空入覲。是則先用共工治水，次用鯀，皆以堤水無功，而導之成功者，實終于舜攝

之巳巳歲也。舜歷試役，乃使治河，書所謂納于大麓，孟子所謂舉舜而敷治焉。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正與尚書孟氏之言合。而孔叢桓譚乃以大麓爲大錄，張萱以爲壇會諸侯，從爾紛紛，不知舜實治水也。益烈山澤，水氣盛，火氣微，故用烈，刋木便相視，亦用焉。國語，共工從孫四岳從禹疏川導滯。史記殷世家，契長佐治，亦有功。然則禹之治水，益佐之，岳與契又佐之矣。國語太子晉云，共工墮高堙卑，以禍天下，皇天弗福，共工用滅。有崇伯鯀，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羽山。虞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水不治也。愚者曰，古時水患甚久，當營巢時，亦有甚不甚，史書頗簡，今合觀之，瞭然矣。治水之法，隄退最下，導之爲上。孔子贊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溝洫即治水之上策也。何待賈讓畫三說耶。張江陵居正，在政府，集門下談治河，刑曹商爲正獨無言。公問之，商曰，河不可治。江陵默然以爲得，遂遷御史。愚者笑曰，爾亦謂禹治水時，空平原東郡以爲積潴，以入東北海，其勢易，馮逡欲濬屯氏，賈讓欲徙冀民，皆因而導之之意也。然有說焉，以安耆之郡邑讓河，今可行乎。人各護其土著，誰肯無事而徙其田宅耶。是與羊謀其羞，神禹所不能行也。縣官歲費數百萬，徙漬中飽，不如已之。聽其決後，乃下哀惻之詔，爲之移措安置，當委之河者竟委之，旁分浸淀者旁分之，豈不永遠安瀾乎哉。是在明君哲相，不言而默運耳。

發智于物說

說卦傳類萬物于八卦悟此幾乎禮運本天殽地舉五六十二之相旋悟此幾乎以天盤加地盤而生克制化隨變應節易軌三式皆有經緯宇宙焉常運經也占以人歷其位者緯也焦熱沍寒視歷此者何人耳愚者嘗言以推移之宙消貪心以規矩之宇辨物則而一萬俱畢矣去者已去來者未來今又逝也貪執何為達人樂此而荒狂又竊之故必明六合五破之宇處處皆然乃知物之則即天之則即心之則也管子曰宙合謂宙合宇也灼然宙輪于宇則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春夏秋冬之旋輪即列于五方之旁羅盤而折幾類應孰能逃哉聖人不惡賾動

發智于物共圖書象數舉其端幾而衍易以前民用損益盈虛推行變化在其中矣要不離乎統類配應之時位也人人本具愚夫取識猶且不爽況齋戒至誠而叩神明靜正之士乎故曰至誠如神

醫藥通類約幾說

老父曰至理不測因物則以徵之醫固一大物理之橐籥也嘗者跂者核者柯者皆可以任督榮衛觀之皆可以好惡制化窮之形色精神臭味燥濕無非元氣陰陽之升降出入也無非五六十二之運氣經絡也用在中節謂其亢承類應之綱符幾不二盡其性者秩序變化在其中矣豈愁約則荒而博則混哉雖雄子母藥之偏也水土之抽為艸木其水母而土父乎動物之榮衛脂膏其水母而火父乎究論之六淫亦水火也七情亦水火也其病也亢火與元氣不兩立停水亦與元氣不兩立其交濟也水火即元氣也氣為體水為相火為用不相離也是皆可

以參兩而通類研幾焉氣味寂切而形色應之輕重各分陰陽而上下遂專升降凡有頭尾三停以分皮骨筋節皆應表裏腐棄瘦通同主于化物體全具取其專長其通類固犂然矣永叔曰船上驚病者刮舵牙汗末和丹砂茯神飲之而愈蜈蚣螫者堂墨書雞咮啄之止痛此亦以其神情而通類也

書姓氏抄後

自有統譜原引槩然然未必盡當無舛也如所氏引伐木所所以古有虞衡因主伐木遂以為姓此亦支矣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穀梁傳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此與顔籀巳異朱以為舜臣朱虎後似之東觀曰其先宋微子之後周衰宋滅奔碭易姓為朱廣韻本自高陽後周封于邾為楚滅子孫去邑氏朱則朱有三說路氏國語妘姓陸終子求言後別封路廣韻唐世系姬姓帝摯後封路急就篇注路水名在涿郡界居者氏焉此亦三說也苟州名所居饒之因命氏又云晉荀氏後避難改姓姓死又云黃帝後說亦參差今關中荀音苟去聲其實

說文苟字从羊省苟古文也龎為高屋之名其先殷富好為室屋審引審曲面埶當為司空之官則尤同穴矣兒倪本為一姓郭壽文合斟尋求即是裘而師古不能原甬本無用而應劭分為二又何在是正閻閭逢逄以為功哉觀通志所載稱避所更相伯袁爰之為一疏棘桂痛之更變京嵇之自取賀師之避諱呑之音他前遺之音帷賁之音肥不之音彪玉之音肅能佴二姓之音耐員綦子胥則平聲不當音運毋丘即貫則雙姓不得音無加以遺複沿改無常博雅者不能無漏宜矣是用裒集刪其稱僻者備遺忘可也

養生約抄序

養生之說老子有云外其身而身存莊子曰澹然無極衆美從之緣督善刀火傳無盡養其生之主矣神仙家言方技也特附玄牝耳守尸鬼窟大乘呵之然而不亾者壽何謂非仁者壽無量壽乎噫嘻生固累人生亦何負于人執之皆病善用之皆藥玫亭注參同契亦以圓居職備者無嫌乎此順性命之理者不可不窮盡而至也不以播精寬販傀異而以卻疾病平民心孰非仁壽之域歟艮背行庭狀離交濟鑊九本然革囊本然用之治世用之理身何分于因物付物之大公邪塞兩間皆氣也知其所以為氣氣即神矣知其神于精神精神謂之聖矣夭壽不

貳顔子無殀三十二堯舜無殀百餘歲也防其自私而忽正務故畧言之已一生死矣何用言之其寔生即無生養身養德無二道也平心而已矣心誰肯平乎以養生之澹嗜欲少嗔恚陰平陽秘恬愉自得使人適從而致中和此黃帝之心哉今且為醫衍法一日治神謹芟支蔓約指彔齋于此

神仙說

顏之推曰。神仙之說。未可全誣。但牛毛麟趾。不願汝曹專精貴受。養神明遂其所稟。勿爲夭折。郝早服曰。無此渣滓。亦無此清虛。離御神氣。別無玅道。高人達士之伸吐也。失遇之不得已也。尋常理語。不足以爽脾胃。遊諸寥廓。取不可知之汜沃而遣放爲曼衍焉。犬覺金仙。猶之法身佛也。智者一笑。是巧語溢言耳。其情則眞。其文則奇。以是而易傳。後來竊裔宇而異其幡。奉此刦誘。又何怪耶。千金方云。列僊或負篤疾。或干重典。或挾才而傲不一逞。乃一決而就此。則神仙亦不得已而爲之。非樂就也。有勉范忠宣以攝生者。范云。萬一如丁令威化鶴歸來。見城郭人民俱非。亦有何樂。韓退之曰。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如也。老父曰。太史公述道家。以爲形神離則死。佛言緣生無自性。此質論也。老子曰。死而不亾者壽。佛曰無量壽。岐伯曰。不生不化。靜之期也。黃帝曰。有不生不化乎。岐伯曰。與道合同。惟眞人也。蓋生死之中。有不生不死者存。此通幾也。自非智者。難言不惑。藥木心題謝道士混元皇帝錄曰。人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世論也。存之而已。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無假繁巧。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司馬承禎曰。世人學神仙。反爲神仙所迷。學無爲。反得無爲之病。神仙亦人也。在於修我靈

氣。勿爲世俗所淪拆。遂我自然。勿爲邪見所凝滯。則功成也。文中子曰。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郭象曰。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無死無生。養生者非求過分也。全理盡年而已矣。屈原遠遊篇曰。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朱子每謂此廣成子告黃帝。不過如此。鐵脚道人霞外襍俎。言坤復之交。亦此旨也。王世懋望崖錄曰。無輕生之徒。無養生之厚。無求生之過。修短有數。早定於有生之日。求仙至人。非凡福可企。吾必曰長生。即妄也。要使生時胷中空洞灑落。太日分曉自在。朝聞夕死。本無限量。亦無執者。是在勉之而已。

嶺外稿上

寄李舒章書 乙酉五月晦日南海寄

嗟乎舒章寃一至此哉弟之皎然不污自北來者塗之人知之矣竟爲鄉井佻隟淵調横誣鬼蜮障天以白爲黑知舒章當何如爲我皆裂乎自四月十二夜得問臉㙮垣昒且給出崇文門倉卒冒死遂不及通問踵决旬食毒蟄何言五月朔抵清浦是時閣史閣部議定策有連諸梟帥出掲者爭權未決高傑方恣掠邗上乃迂道繇泰州渡盂河至留都五月十日也新主監國

史閣部出師鳳督入覲小臣伏疏請罪且欲悉報賊狀而錕臺閼阻不令上達白版鉡印方擾擾競擁戴功老父曰汝以我故入城然在此人且以汝干覬盡出相隱地我欲以老故先至横山以待足下令弟與諸故人更衣食我巳乃得老伯殉難音耗猶子蔚地始益自痛痛我兩人何命之窮也臥子以書導余遊天台而老父云長溪民德我其地僻僿可以家焉矜莁浹月朝議沸騰天方降罰陰氣遂熾憍倠擿觖發十七年之憤而抗劾者紛紛皆謂指出於老父佻家日夕造蜚語何所不至然公道在人艸野佐直至自北者各著紀錄猶未有以中也老父曰彼謂降賊諸名半出汝口將鬻汝以實此案而重汝之怨今吾道愛危賢者獲罪伊蚤暮且柄用亾慮累紳善類不留遺巢何況我家患無名乎遠之遠之故秋歷台宕轉入太姥所嚮觀海遂漂百粤然後知用兩登樞後豺虎生翼嗾人誣彈坐以詭名刑章之罪懸定贖徒此猶司冦之仁也嗟乎寃一至此哉儻惟生乎燥髮持簡蒞則古昔誠無一事不可相爾室者此寃胡爲來哉昔新莽毒弑平帝纂奪孺子陳少府世受國恩僅以祖臘見垂史册又况子容堯舜之對不當伏歐刀乎甄孟成爲慶緒昇致蘇司業稱病自謝旋皆擢以優秩表其後凋靖康御緯國宫淪於腥羶辱莫甚焉張忠獻趙忠簡止以逃太學不署立異姓名今其勲光遂爾赫奕如弟何人可以比此謂雖以年餘不挂

齒牙之散秩不宜僅守次簡責之以死死固士所當勉矣嗟乎當城破時握舒章手委地飲泣絶命之辭綜於袺襭翼日聞諸老有投職名者憤而引决而足下止之以爲前歃血所謂者何十七之夕天子召戚臣劉䇲急入東宫二王固巳在外天意不忘可以出則舉事前日蒙召對稱賞許君父之言在耳此半年陰結山東河北之忠義臨時求護龍種之苦心天日在上瀝血可對高皇是以忍須史死耳大丈夫貴能用其死以有所爲舄　溝壑亾俚耶既巳哭東華被賊執則求死不得矣至廿六日押入呼名不應者反接驅被鋒鍔箠考慘毒刺劉攻心内外瘞除垣廡間梏拲輙數百人嚙膚掠髁脊痛徹天病骨膚之動即

僵死從血肉枕籍中阬瞰上蒼欲鬭不鬪捽髮把土恨何以不先死而忍詬及此死固應耳適有天幸為其書記卒所護卒故雒陽書生也急因慰持枕格背後蹈背熅火治創給餐會張芷圍抗氣而折賊鋒我輩稍有生路念已忍詬及此孟威履善之事故狂苟公達既能自若鄭議郎乘便脫身棄妻子冒湯火而奔此固已萬死矣靡靡之家倖亂真贗僥倖之俗善妒成風遂乃禁治公道諸單廳造重輕招賄出入方飲狂泉承望希寵正人齰舌誰敢發言貪無厚賕積怨難釋貞女蠖為淫婦平地沉於海底豈不哀哉嗟乎大丈夫赤心苦節明如日月而坐為伉陷無以自伸上不能慰白髮下不能庇黃口便足仰天絕亢然

而此時愈不可死古來忠良被謗者數數也而此名難當不留此身以待昭雪則遠辱祖德近傷親心且使天下後世以為懷忠蓄苦不獲直報英傑喪氣義士灰心則罪更大矣靜言思之我固當罪先王父廷尉世傳闇修媚笑聲譽而乃少弄文翰操筆是非尊古學辨風雅舉止異趣為時士所忌其罪一也既已寮迹玩世據地歌陸沉於金門又好指斥臧否肆志軒鶩其罪二也間冷得親伏御前條奏急狀遂爾不知忌諱痛言時弊其罪三也善不可為而祖父立朝居鄉礪節守正身既疾邪而弱弟復剛腸徑情已然詬分涇渭不能奕棋事仇無以救之其罪四也樊姬曰哭城城崩歎市市罷今忠誠格皇天而眾人莫為

毫釐其罪五也正在轉側卜肆囂然忽示朝廷更始一切宥赦稽首天恩小臣實不任受也分矢暴骨疆埸人又以為熱中匿而佔俾崖谷則又疑為議謗嗟乎他日此心苟白退伏艸間卒成半生所著之書惟有叩鐘山下自脉耳嗟乎已被惡名受辭欲焉聽乎舒章親見我萬死者遙聞去冬已間關奉輀車歸忠孝薄天與君文章并已千古游汝附書卷切為慰知已之前不覺嘵嘵嗟乎舒章視我故抗慷士也當鈇斧加匭湯鑊在前甘心受之坦然無怨一罹奇禍究氣死結脉不可忍甲影無慚輒復痛骨雖頗喻老莊之指焉能釋邪轉憶讀書攻苦生免鈇鑕之習弱冠出遊投分足下業好悲歌臥子嘗戒我不祥驗矣甲

戌敝邑案變嗣經兵火江以北為戰場清白數畝廢同蒿萊流寓江南筆耕僦市所願閉戶覃思研究載籍述其家學參記所聞備采史之用愛閒居不慕官爵此自文人恒情非為高也倖脫諸生便值老父以議剿穀城受武陵之毒荊門八捷反致逮理方臥虎兩膺用事大臣阿邑摧殘君子廷杖漳浦先生時斯何時也護侍圜扉重足一迹膝行沙堀中告哀者兩年傾家以免僅存皮骨幸荷聖明可得歸耕以養矣然比新法拘迫禁人逃選因乃羈絆朝隱猶冀勒當代務為一書上瀆聖覽萬一直言得罪其夙願也適老父賜環陛見一啓其口陷阱機發矣[illegible]復[illegible]畿南山左自秋及夏老父僅乃受命河北弟即請纓終

以銳氣指陳。聖明賞之。而爲時相所沮。此足下共事。爲我怦怦
者。嗟乎。言不見用。忠不見信。國家坐視十餘年。爲庸夫所誤。小
臣拜藏十七石耳。我兄時亦以高堂相牽。嘗歎云。避世不可。佯
狂不能。兩人文章意氣爲友。古人相期。乃竟同遭國難。豈非命
乎。嘗一日纏銀當歸爲郎舍。道過足下。急語杜陵三徑。當復何
時。搖手而別。繇今痛之。此易世語也。非無季鷹之識。竟遜庾袞
之疑。平原且受禪詔之疑。崔寧妄被逼書之詔命之寃矣。究一
至此哉。近見曾二雲先生書。及市肆鬻販金陵時務策畧。所敘
北事。苦人皆列褒恤之條。始歎世猶有人心在也。仲翔不過謫
徙。尚云一人知我。我亦不恨。況受此奇寃耶。家長子者難免耕

陌上者。猶及故鄉子幹於上谷。步臺卿于海濱耳。日且驚心。非
特一也。方濟憲憲。如彼樓苴。道路以目。不知何解。浪傳■騎奸
馳。連烽拯酒。長江天塹。專賴神烈。明主漸親政事。公道久而自
彰。但未知容有衆正之朝廷。爲木石訟寃不也。言及乎此。涕洒
交流。孰視斗血。欲灑何地。老親在金紫山中。恐不及從家長孫
當攜細弱來貫鄉。栖大岣耳。古處無所事屬。聚首難期。鄉風鳴
咽。

啓之甄齊蘇源明。宋之趙鼎張浚胡寅。以視寄之守節之苦
尚且遲之。而寄之尚鬱鬱放歌湖海。豈不痛哉。光武中興首
推不仕莽之卓茂。今赤伏再造。公道揭於日月。豈不日明召
下詔肆罰。請寄之以許先帝之血佐中興。又不必過九眞而
沉玄石也。如何如何。程九屛評
忠良被謫。從昔有之。然不謂抗節負義。炳若日星。如我寄之

者。當寓矣一生之餘。而乃爲其使罪證箋至此。豈不哀哉。一議
人伏棧既久。天下之所共知。身用明之。讀此書。令人感憤一
時濱涕千載。林六長評
漢王莽之亂。卓茂見推于光武。朱泚之亂。蔣沆到廷表奏于
西平。祿山之亂。汾陽恢復兩京。天子親定功異。秩樊頸蘇二
公。靖康之亂。有李綱持正。故一毫無枉。豈有懸斷頭倒如今
日者哉。余從燕都。親見國難。寄之抗節。獨苦忠心。壯志可薄
雲日。而值佻憨障天。蔣能不悲乎。假此特親復舊都。寄之尚
遠出漢唐諸君子之上。豈僅僅足當從逆者三司列拜而已哉。
嗟乎。何甲申忠臣之不幸也。鹿公評

附裁公論

湯煬巷日南都孫刻論首日。王莽弑平帝篡。儒乎。何乃稱爲
堯舜明王。自稱小臣。可斬也。世受漢恩。而不能死。僅用祖儀
史何發焉。如此。則是光武不當封褒德安衆侯。而蕭宗不當
拜泌昔割詩矣。專以比干律人。則箕子受朝鮮之封。有罪矣。
以結纓律人。則高柴逃。不辭實者。非矣。以召忽律人。則豈推
仲父無恥。季札之復。令哭墓復位而待。亦無恥矣。豈公論哉。
烈女不事二夫。封髮刑耳者。何愧焉。刻論之心。非邑則軌聖
人所惡也。李賊在北。郝露刃九門。走不得出。甬都城開三日
從容迎國。則今日之安坐剪髮稽首。腥殖者郎耶。日之掾刻

論者也。楊機部先生曰。亾國之士夫。當以死自矢。而圖恢復
之。朝從無聚。責以死之典。肅宗定六等。後猶悔之。子儀克河
東全。用陷賊者爲內懸。況今日竟未怏。後凡土而遠逼人事
賊乎。朝廷但定表死事。以隆典。而擢守節者。以美官。則得禮
矣。此公論也。姚有僕上石齋先生曰。馬死報恐。南都以亾。自
抜來歸者。得問罪矣。西北之人。不俱渦綱乎。且有不歸而旋
降■者。其父兄揚揚于家。不敵問也。云臣于以禮守節。不當
問受恩之孫淺。然朝廷以法服人。則官之大小輕重。宜分別
而等發。如自宇輔而下。金紫六臣。何許其執政要路數十年
者何許。今止逮二三南歸之小臣。官未滿百日。祿不過十石
爲王維鄭虔者。鍛鍊六降而尊寵與賊。召語者反業收用其
何服後世。嗟乎。士有幸不幸耳。早生數十年。皆忠孝廉節
身名佀泰。不幸遭亂。一不免。遂爲世所隷。嚴至此。才與名眞
老莊之所恨哉。至爲國濟蘇源明者。事入論定。芳名自傳。時
當害才之世。不得受罪。蘇之賞耳。若今日南都降索頭等。豈
得籍卩王維鄭虔此乎。

乙酉四月。楊楊菴自南都來廣州。桑曾二雲先生書及國
變本末爲一卷。曼公吉節源見。贊服王。六月開南都之變
而諸爲刻論者。無不降■。故有侯之語。似爲百史輩惜耳
然定公論也。因楊菴書。故記諸公之言于左。丙戌十月淸

江輿有僕俱守章貢必難。余覽公論之語，重有感云。鹿公方氏識

嶺外文序

極治生才，極亂亦生才。才人之貧適逢世，豈不有命哉。余自結髮知文章，好友朋，即當鄉井之變。已賊遍午江北，流寓移徙。盱衡忼慷。十餘年。天下竟板板至此，所交天下知文章士，蒿目當世者，亾慮不得見用，又不暇坐而講論方聞，豈不有命哉。嗟乎幸免椎結，轉側嶺外。又幸一時同流寓者，有初白樹本覲臣子霞紫佩諸子。又幸亦伏再造，中興之典，注意嘉與，諸子又皆負天下才。平日則古昔。敦詩書者，聚而講習。此亦足自慰才人之命矣，嘗嘆古人遭亂不廢其業，春卿抱經而匿，伯山漆書荘身，後皆輔翼建武，彰中興之絕學。今諸子同此忼慷，尾瑣比落。不

以無家廢其懷抱，投分砥礪，簡畢不輟，豈不難乎。余方處姚有僕署中。因與長公以式稾之曰嶺外文，嗟乎筆札久廢，眷念誰昔諷誦，惟有永嘆，仲宣荊楚，止存二篇，炫焯敎授，且憂不行，乃者得讀諸子之文，褎然絹勒，海濱逸人，安得不用此加慰藉耶。又見諸子所作，皆廓達高古，固治世之文也。而生亂世，天其生才以已亂乎。極太常杜司空之業，請以為諸子勉

送黃公之潯州序（代姚有僕）

黃公秉憲治廣海且歷年。而又之潯州。其屬吏某。乃敢為文以述其卷卷。并送毅旌之下。夫屬吏雖不慕善事雷同然懃懃以文送上官。亦至非分冒昧矣。然不自以為冒昧非分者。以公之遇我深也。某自奉簡諒時。即以為士君子師表後世治行第一。惟以清為舉首。然清而才足以弭亂為難。節已尚無可矜之色。為尤難。既當吾世獲師表遂何幸甫受一職。而步趨下塵。親承辟呷也故事鼓吹入謁趨承奮巳後堂盤辟。唯諾而已。公每見必開顏悉同。孰疾苦利害。孰豪有力。孰無辜號無告。作官其地。必以身範物。以情達隱使興者不敢營。同者不見德。庶為上治。

豈惟東涇取名能耶。同事相顧沒者。清夜無愧耳。粵服舊遠都下。所轄無慮下得以饒其上。自公來而猶有敢挾苞苴。伺公門者乎。吳甄城之飲貪泉而澣衣被絜。王東海之遺子孫不在越裝。以今媲美無少長咸以為過之過之。以加荊州之惟恐人知也負望之嚴嚴未免玄亮察察若思峯岠。惟公以惟恐人知之懷出之飲人以和誘民孔易恒若不及故與人無私而人自不敢干以私不然。以負雕悍之俗。忮憸相尚收魁宿為之囊橐犬庭讞定以竿牘要之過所旗亭。蒼頭廬兒踵相錯焉。幾何而令衙門自毀乎。與人無私。夫人而能為誦也。人自不敢干以私。公真難及矣。此地谿洞林箐與海上為出沒。雀符弄兵。依阻山澤往往而然。容貸羈縻。求則鳥集。奪如飄風。將欲驅一切潢池之餘以徇之。其為亂階。豈特未見其形哉。即舊歲之變。海邦蠭午。一二亾命。因緣為奸。挾持左道。動搖衆心。閭巷巷甲而趨。外訌內潰。又復訛言孔多。恣睢詭隨。全粵之執。固幾乎僨矣。公為之清壘坐鎮。居以威重。蒞以嚴謹。使諸豪右鼓弁。或摘骰其黨。令自解散。或謀未成而逮繫之。不俟尺符。提於烽火。無待撾然。而提封賴以安晏。功顧不偉與。是豈徒以擬龍博廉隅者所能指揮而號令與。此繇公之清德洽於人心。故所下輙服。不但流水之源也。某以無算之材。昕夕趨事。宜其斃斃無補。而幸以鮮戾。公之教我。不謂深乎。今父老摩肩然頂。無不為頌公者。然不如

某之誦公之深也。憶公曩在儀曹。其時柄國者。載翕其舌。小蛇大附。無一不激昂得權。或謂公稍稍突梯。久理尚書郎事。則東宮大婚近。可循舊躋清卿。何必僕僕外藩也。公則固已心鄙長安暮夜驕人者矣。覬意求出。恬退自其所素然也。繇今思之。可不謂明哲乎。即乃者巾朝多難。然際會中興。或又不能不幸陳留一日之間周歷三臺。悊明徵至台司僅九十五日。賢者有所不免矣。甫珍輴轃。至皆兼兩走蔣山者。能不如舊。公以夙望先達數十年察此治最旦夕三獨坐。入佐輔弼天下庶有慰乎。然適以潯州相徒。是其不屑意于當路。不已較與元凱道將。千里數數。猶謂非求為益。欲以免禍。繇今況古。能如公之清夜不耶。不

知者以新除遺道爲公若擧知之者服公明哲之足以儆世然公則澹如耳萬無所可矜者置諸懷抱也公愈難及矣繾綣之私又不惟遇我教我之深也故忘其非分而書以送公

送晏公序 代姚有僕

我公通籍二十有七年而今始以璽少卿入粵海之士大夫以逆父老子弟沐浴膏澤既深且厚則無不夾道謳思銘諸鼎鉉以爲公賀然知公不受賀也其屬吏某固已心折我公之心久矣以我公負天下譽出則定亂方垂入則坐論謨弼直指諸掌獨以行已高抗節清正無復意于高官大位乃公又襟退不伐猶猶如不出諸口故人莫得而贊之如受賀也曾數十年不趍遷歷台司而乃待之日者豈公鄉令吳江吳江太我鄉錚相聞也清而子諒正而和易吳人至今尸而祝之乃今得親奉行治化益信我公之清正非夫樹清正以自槊爲名高者也初趨承堂皇間念以子丑之際我公執不議封仵大璫既幾不測千仞凛然之節空若岱宗高不可仰然公顛實揚休與與接引甚于下執躨明也公之再召入銓曹也又以與墻方鑿失權相指故有是出自古蘭陵雅意疏言不可濮陽之願辭過大行賢者之于本朝雖非睠顧亦其情也而公獨不然容與趣車剸心理臬不惟毫若無惱惱者又何嘗以仵璫仵相自岸然詡哉公謫拾級輒命堅坐語移晷諄以立身治人之槩處世善俗之方諄諄若慈父悊兄之惟恐不盡也訟獄之情洞若觀火小民大家各服其志或順時而鷹擊或復一無所問杜周甫之多所陳託劉季陵之閉門掃軌兩無嫌於今閑休揚也亦惟是清以服之正

以明之而已。通者海上之醝百壺生集。將追累氣虛文無底者
攘而往。非武毅能一切禁之也。越俗豪居爲雄。必有高明之家
爲之憑籍。六畜生耳。爲家讖計。何可勝道。牽分鹵場而擅其權
視氣力爲高下。與隱販發迺而責其息。乃其餙者耳。私粥以趨
勝制之不可。錄來非一。自公視事而豪貴俱不敢銳然自服主
名。不自服主名而憑籍者亟矣。一署篠篆。而姦宄列眚。前此所
嘗嘗陋規者。一旦華态。與人無私。小大共見之。故紛起而息。亂
作而定。謀建而不自矜。勲立而不自歸。好成人之善。奬人之嬿
惠敎人之不能。子諒和易如此。有不欲尸祝其清正也。豈人心
哉。

送龔銓部督兵出虔序

建木龔公少負名稱。余子弟佔畢其文章。余讀之心折其立言
之指。折衷古今。故必經術士能引義抗慷者也。今來理廣州。得
瞻魁岸。接緒論。益自嘆其然。天生材爲國家。有以矣。國家不幸
當四七。幸有聖人應赤伏之符。將以一隅再造區夏。所需中興
人材。顧不急乎。龍飛之元年十月。粵東舉取士之典。公分闈得
諸士而訓之。諸士感公之訓。謀所以書諸屏。屏且成。公已募兵
出虔矣。余益作而歎引義之難。若公者中興眞經術也。嗟乎承
平既久。冠裳習委蛇。無慮美安坐至公卿。何用經術爲。談者愚
人矣。即年來搶攘。臣子非不歆然引報國之義。然誰昔不好講
求。加以習安乘便。見事畏葸。坐視爲高。郗金鄉紛紜致台鼎之
歎。宦者之情比比。何足彼哉乎。公涖任時。留都之問押至。此鄉
方橫賊竊發。道路疑駭。公以奉命無所逃。忼慷單車。抵治而亂
定。建州之詔亦下。聞公與公卿諸長老相期萬一起義之語。神
明鑒之。公之計爲士行思遠。業足素具。豈猶復仕宦過廣州門
諺邪。中興奉詔之後。擁蔵蒙恩。晉秩加寵。人人無不以清華賀
公。公獨夷然。余蚤信公之夷然也。當公成進士。朝廷十年復開
石渠之選。公鄉首推公。公以爲世方多事。臣子宜勞習外務。不
與其試。顧今日肯能索求美官乎。日者公卿楊公入輔。留吉安
支拄攻嘗。焉公已拜新節督虔。皆知公經術忼慷。能得人。能悉

事故請公司馬而走書望公。是時賊梗雄韶。行人股弁道惡。公竟突騎度嶺往赴之。至即與二公營中布算。條畫機宜。聯絡諸路。故有正月十八日之大捷。此與思過廣州門者胥壞矣。今公歸而募兵。刻期而出。恢復指掌。豈待問乎。公頃且補銓曹。賀公者謂可勿問兵事矣。公則日勵行伍間也。曰人惟畏難。故不習兵武。鄉作正議曰。據道討濟。不在衆寡。天方多難。不為其難。寧安坐邪。埋金德胡。下髮戴義。苟實心為之。何機不可乘。何人不可用乎。益發憤報國。不避湯火。夙志也。志在恢復。故無日不以察豪傑。訪技勇。考地利為事。不然。五羊都亭。手版磬折而已。何膺心焉。至持廉平。公泰甚。郡上讞。大獄吏引案而驚服如神。

劃吏治。不畏強禦。固為第一。此又不暇誦公耳。公訓諸士曰。士不學經術。其於浮獵章句。何益。今日餝身之始。值鄗南艸創之會。枕戈報國。誰不同心。務在講求石畫。毋避難而就易也。六師近臨章貢。公率異軍露次。稽首杖策。及剃之喜。寧過此邪。旦夕復豫州。合制黃。順流而定舊都。然後高寄裂甲兵。敦儒學。公更著金石之頌。以獻宗廟。諸士其當進而歌之矣。及門先得李生等七人。闕生則別門佚落。公拔而出之。其林生則公為流寓之士。銳身得者。今荷聖恩矣。余之樂得稱道者。不惟喜公以真經術佐中興。又喜公訓經術之材以報國也。

歷聆紀畧序

余來端州。遇嚴公伯龍。與比落閒處。得讀歷聆紀畧。見吾友徐子巢友為之序。歎其徒手書力。全城復城。而人竟泯其功。以為遇不遇命也。時勢使然。然哉。嗟乎。古之英傑。目極難。乘阽危。羣垂成而不遂。或功成無言之者。或且以功得罪。豈不比比乎。然在末世猶甚。士夫綰印數習清平。翱翔仕路之學。其中懷原不切切憐人之才。故所至不復訪人所行事。忽舉公道舉求之耳。甚則求之斯矣。世安得不亂邪。時也勢也。英傑生此時之命也。酒後抵掌。足以於邑。伯龍自引成紀之數奇。吾謂大丈夫求無愧數奇。亦已矣。詎必積勞中率。封安樂侯。乃為榮哉。嗟乎。天下

如此矣。有功而必見用。與今日之時勢繆矣。伯龍豈惟命乎。然為伯龍喜。喜時勢復當今日之屬中興也。丈夫枕戈嘗膽。勉無愧數奇之屈。何憂侯不侯邪。余之抵几書此者。一以望當世之猶宜憐才訪問也。一以幸艸野高士之從旁紀是非也。

書通雅綴集後

智每歎藏書難讀書難編論尤難漢隋唐之志皆因朝廷之尤此王堯臣陳騤所以易從事也宋士夫藏書如李淑宋綬尤袤晁子止陳振孫之輩皆稱好事各有書目聞爲評敘較唐吳兢西齋杜信東齋爲盛矣夾漈之畧貴與之考此至今耶耶者也夾漈言前人編錄有見名不見實者有見前不見後者以雜史上下分爲二家隋唐二志不成條理崇文目評虞記云博采分門則何以異於御覽又譏孟堅之無倫類不知班依子駿之書也貴與乃痛詆之以竊通典之細注而疎於田賦等夫七音六書前所未發經制之事俱有成文彼詳於難者耳夾漈之卓犖

豈可沒哉編志依通典猶漢書取史記史記取國策世本不得不相因也以重無心爲墨氏弟子玉格入譜錄樹萱入艸木則誠爲少室山房所笑矣貴與所編之經籍考但取公武直齋二錄中亦未免重誤何以譏人如李濟翁之資暇一云李匡義一云李匡文文乃義之訛也渚官故事云後周余知古撰又渚官舊事云唐知古撰載荆楚事此晁氏少載其姓而以其書言事止於唐也西夏須知一卷晁云劉温潤守延州編蕃爾雅一卷不載姓名而別條又有羌爾雅元瑞亦並載之不知其卽蕃爾雅也按宋史藝文志直載劉温潤蕃爾雅此應據崇文目也編年通載晁氏曰皇朝張衡撰又是別條斷論亦作張衡按衡乃

得象之孫嘉祐二年進士第一則是章衡浦城人矣黃長睿議王堯臣之失而不知張萬福鄭炎皆有同名書史綠羊欣之目而附會學士陳蓮程懿卜原治篇遂據之王洪洲自云補通考之漏而自漏不免又多以宋人書置元人之後升菴以示兒編爲孫鐩以抄書者爲王融錯云刻誤如玉海筆叢之毋照尤裹也而敘毋煚爲毋邵裔後引管寧別傳以證幼安銀鈎之語無乃如聯伯之所料乎曩在都門有聞見畧記少爲廷尉公所藏家君從壟鄉還逐日課之所有經史諸監本諸子百家及諸大類書文集表表者皆具但無異書及宋元諸經解小說天下志書未全耳年二十出遊徧訪諸藏書家就抄其目許借者借之

欲走越就祁公之四部又以家信返止與臥子定交問其所藏書正不必異書也流寓白門收焦顧兩家之遺吳中所刻小說亦多方選古今詩風從事文集終日諾際潦倒詩酒僕僕中偶然過目而已固常自恨通籍後郎值老父在西曹不與宴會掩寓則讀書又與鞏鴻圖吳恭順往來所收金石古文漢唐碑榻生平未見之書舉其副悉以相遺或得抄之因以所見錄其大畧不必盡我所藏也其宋唐以上有名無書者輒列其名或他書所稱引如升菴弱侯輩所載皆別記條目或好事家藏有論敘者因而記之概之曰聞大約異書多僞亦無大書如永樂大典俱不可得見然吾家藏亦自足枕籍也詎知流離至此盡棄

不問。追憶所記彷彿夢中。嗟乎。若天許我還故鄉。抱少伯之漆書畢朱虛之木榻。欲求尋常書册盈尺皆難。況其異乎。嗟乎。生乎雅志在經史而不自我先如此從刀箭之隙伏窮谷之中。偷朝不及夕之陰以晢一旦之鼎鑊隨筆雜記作挂一漏萬之小說家言。豈不悲哉愚道人今年三十六矣讀書固有命。

為朱子暇太守画

高房山以王容溪如夢令。繪之為圖。而倪雲林亦用其意。贈王仲晃。今坐三洋。偶夢得之。聊倩雲山以苔青松紅葉之筆。墜武改元春日宓山方以智

為瞿稼軒題画

石田恒取董巨子久以入梅花成其蒼古。此卷獨倣雲林。皴山磊落。都似礬石。不點一苔。而以壘沙襯其下。回渚層折。枯樹離離。又造一巒秀深濃之境。稼軒老伯撫粤而携此以遊。其胷中之瀟灑何如耶。沱石湖言桂林山峯挙立。為天下最。恨不令石田見之。必更別創一奇。時與朱子暇林六長徐巢友同觀年家子方以智

又春溪圖

石田欲顯春溪。不復設色。夾岸作翹起蒲楊。間以桃樹焦點作花。而春色爛然矣老手賣弄。以意為之。奇哉。

為子暇跋小米雲山

米元暉湖山煙雨圖。有廬山黃石翁。是其妹夫李坦。以澄心紙屬之者。林樹遠近。淡積焦破靜對當自識也。往見輩鴻圖得楚山清曉。有朱子洪适尤袤錢端禮諸人題識。正自難知。侍郎自題夜雨霽後。曉煙初泮。此更得之。今日覩画。何可容易。

為徐巢友画

太白祠前詩。一醉古人亦。止此久聞之。七星巖乃過且作百仞筆。筆乾起雲霧。三面石臨江。破唐歆松樹。請君放開兩蛾看。可是采石當年句。巢友曰佳。

瞿稼軒年伯詩序

曩者家君子令智候先生虞山。今十年矣。豈惟日從喪亂之後。流離天末。復拜牀戟之下耶。智時卜寓康州。先生從蒼梧東赴行在。維舟城下。猶子進一飯。辱長者之手。語如再生。因隨舟至松臺。日侍辟呵。遂得盡先生數十年詩歌。伏而誦之。先生諸體出入衆家。一笵于朴。至余小子。何敢論詩。所伏誦而識者。先生通籍三十年。立朝抗節動與時忤。集中十半。皆家居所作也。然肝衡感慨。出以安和。始信小子生而好悲。其病甚矣。言志永言。固自有韞藉原於學問也。當留都昏椓時。先生慨然引出。及滇粵西。而西事迅發。相傳撫軍金石之志何如哉。識者錄數十年

前讀先生之詩。即已知先生之志矣。古者相見。歌詩論志。人生標季。鮮不噍以殺矣。歷觀數十年譏論。淵感然無往而不得吾情。蓋治世之音也。其當中興乎。其學問豈與以智名勇功者乎。嗟乎方求鍾簴不驚。戮力艸創之會。功名可謂至難。然又至易。圭爵之加。封即三等。智見先生手不釋卷。歌出金石。固爽然不在此也。功已高。故可以不言。學問已深。故可以不瞽。人盡能讀先生之詩者乎。讀先生之詩。想治世之音。宜可以忘悲。然小子踐此。幾已島邑闕筆。悲不自勝矣。轉側海底。驚見父執。近傷時事。遠惟故鄉。欲言有所不敢。苟欲歌。能無悲乎。憶東皋教我曰。女毋好遊。遊吾數郡。皆好名鮮寔學。遊見世所謂名士如是而

巳學必自損。今十餘年。果何益邪。幸而九死不汚其志。瞻旻告哀。長者哀之。故撫其手而與之言詩。是以識此。

氷井記代翟年伯作

蒼梧郭東門稍北。有氷井寺。井居寺之西偏。味至甘。有源不涸。本州載其主治之功。梧人賴之。考一統志。唐元結於肅宗時爲此地容管經畧使。過郡嘗之。題曰氷井。爲銘刻石泉上。有火山無火。氷井無氷之句。宋宣和間。郡守蕭盤有詩云。井名未磨滅自我發沉晦。則爾時已堙塞。從訪求得之矣。我明天順六年。崑山御史中丞葉公。與征東將軍顏侯彪。有事南徼。師旋。索是井於莽蒼中。得次山斷碑一角。辨可數字。公六位姓名獨存。因重浚之。紀文於石。覆亭其上。時郡人陳洙作漫泉亭賦。漫亭云者次山自號漫叟。遂以顏之。余來西粤。泊蒼梧時。值國變紛紜。東

方戒嚴。朝夕爲備禦計。雖聞氷井之名。未遑履其地。屬靖藩變起。潢流橫發。江水沸騰。余亦遂有桂林之行。賴新天子威靈。波濤頓息。越明年謝事將歸。復泊此地。一日至氷井寺。求所謂漫泉亭者。則井存而亭烏有也。淤泥旁塞。甃石迸裂。井匽無導。濁流反美入井中。余不覺頓足曰。此氷井。乃汚井也。飲此水以療疾。若不反以致疾乎。念謀之有司。董其役者未必盡制。適新安舊家子吳君。僑寓寺傍。因語之故。吳君故同志。相視周旁。知泉源不在井中也。乃躬督錯劘。發旁鉬砌。離舊井凡四五尺。而源見。蓋原有巨石爲山之根。洑泉穴出。從石罅中汩汩流者三。此乃所謂氷井也。汲而嘗之。甘冽與前迥異。吳君喜而告余。余再

觀之。則新池中已泓然滿注矣。井湮七百餘年而始見其源。豈
非隱見有所待耶。爰庀良材。爰出新規。廙廙然亭成矣。輔以欄
楯。甃以堅石。其四周復疏溝洫以瀉山坡之水。俾自頫之潴潦
不復入。從此挹之不竭。酌之愈甘。其功不益永賴乎。余按諸舊
牒。或曰冰井以脈郡火山。或又曰雙井。自元公以唐大曆來。後
遷徙不一。萬曆間郡守林喬所刻寺石。袁表所記二池之蓮
地已變異。今乃得真源而尚之古人。或美停泓。或歎淵注。其意
各有所托。不獨以有功永賴居民已也。反復業文莊公碑。歎以
元公天下士。道州之政最故人至不欲名字之。今石可泐。其文
不可蝕。字幾畫。名不可泯。卷卷於往還京國。道出其下者。得以

想見公之爲人。立碑之意。蓋其遠哉。乃者將當搶攘。適覯斯舉。
豈曰元凱淵底。幸其必傳邪。亦幸慕文莊之慕次山云爾。

答吳年伯書 諱炳 夫夷寄行在　丁亥二月

日正辭少詹之命。陳情於老年伯。憐天涯猶子而庇之。不謂役
濫及此。捧綸讀論。病人驚懼失魄矣。老年伯欲提挈之。其如蹇
命不足植何。小侄自木石海濱。寃憤入骨。沉病一年。有感即發。
近日嘔血之後。益覺虛仆。目昏氣逆。頭大如箕。顧影幾生。無復
人理。命也苦矣。仰惟老年伯屹然天柱。輔佐廟謨。故半月間長
沙亂定。平樂■通。諸鎮爲長城堵禦。桂林鞏護。南部出鋒。皆老
年伯調劑布置。同心戮力之桴鼓也。幸在餘庇之下。得少喘息
安枕耳。賤性狂直。外放內狹。與人齟齬。動而得禍。是以未嘗一
日列班行。老年伯所知也。向在端州會議。原自矢不加官。是以

聞命。未嘗敢受。今尺寸無效。半年之內。猥升台次。論資循俸。國
體所無。苟有人心。當之愧死。况樗材無益萬分。而止有躓埳。失
魄不亦宜乎。今在局外久矣。伏乞老年伯念同鄉同譜之子。止
餘一人。矜而宥之。全其愚分。使小侄以春坊病痊。進供講職。所
全於國體非細也。小疏哀陳。總恃主持。允其下悃。感更生矣。嘔
病吐沫。語語至情。不敢上欺長者。百顙以懇。企求體恤。有妻有
且哀鳴仄復。

夫東山寄諸朝貴書

二月晦日得吳年伯書。始知不免諸君子果謬傷海島。橫斤山木。以塞責耶。弟監察原尋死地。但平生讀數行書。欲少畢其著作。然後暴骨原野。此其至願也。今日將突梯滑稽乎。抑不避恩怨耶。則今日出而死。死固不能待疆場間矣。拊心弔影。無一可者。請畧陳之。自北都萬死守節而歸。爲馬阮所陷。以白爲黑。忠臣灰心。灑天彌海。卽得怔忡驚悸。嘔血頭暈之症。病且一年。今桂林復發之後。僅存人形耳。近日目昏不見。加以氣逆。一有所思則暈大如斗。何以勝勞乎。一不能也。賤性狂直。見人之不善。則若不能容。今日之勢。能一刻與人處乎。二不能也。性又疎懶。

每荅人一書。則先愁竟日。病來尤甚。晝刻六時。四分皆臥。今何以接待羣賢。三不能也。當端州會議。自矢不加官。方在屢疏控辭。而今乃坦然受之。食言不信。違神不祥。一可笑也。生平愛閒居。不慕官爵。見人營營皆笑之。而今何以自白。二可笑也。本文弱書生。而氣奮則欲橫尸戰場。今出則速死耳。殊非年來難後所講老莊之學。三可笑也。一弟議廢三衙門。以六曹帶之。分班直中書。又欲廢廵方。廢監司。今可行乎。一不便也。一愚議不必每事差朝臣。今諸公乞差者差矣。朝堂幾空。得無恠乎。二不便也。一賤性外和內方。若一念偏至。則百情俱斷。遇事執強。毋乃嫌之乎。三不便也。諸君子憐其不能。體其可笑。審其不便。不如

公斜參之上。以免誤國之羞。中以兩全朋友之情。莫感恩乎此矣。凡人無事而受用官家。有事而掉臂。則義有所不可。若自聖人登極以來。未嘗一日立朝。一事與聞。此業已局外久矣。光武不責周黨之絹頭。謝玄請絕戴逵之召命。卽慕古人鑿坏踰垣之躅。其爲罪不亦末減耶。今未敢如此也。求以原官病痊供講職。不允則藉虆請規避之罪耳。方今假□適自平樂長沙之變已定。卽帥將復五羊。規避之罪。或可移等性冀仁人君子。若猶念故舊之誼。惜病夫之苦。曲全踈慢不材之質。合力詆言。而赦之。陰騭固不小也。伏枕頓首

九龍盆飯僧題辭

丁亥竊月。余止夫夷。理疴逆淨剎中。日與芋芩伍。絕不見人。有僧卅錫來自衡嶽者。詫其卒律壁峙七十二峰。古王碑赤石字。遂勝夙心。不覺神往。僧因是屬其岣嶁之側九龍盆飯僧叢林。乞余言為諸檀越舍者倡。云嗟乎。丈夫生亂世。欲舍此生久矣。以好遊名山之嵗生。咫尺衡嶽。而又不獲茲蹋高天。踏厚地。悵悵其何所如乎。泰岱太行太華嵩高霍山。俱淪區脫矣。圭五衍八正者。其亦悲世有願棄家遊五嶽者乎。嗟乎。向子未知死何如生。自今論之。其亦徐舍其身者乎。其猶有未能舍身者乎。又何怍世士之蠅營濡忍也。嗟乎。今日者浮雲蒼狗矣。朝及夕如木舜矣。吾固願世之食厚安温者。何必作沾沾觀乎。

劉遠生生還疏序

嗟乎士死難。難矣。然氣一往。易耳。必以萬死守節。冀為孟威履善所為。此其難哉。茲年劉公遠生為[illegible]執。卒乘間扶服見主上。士誠烈矣。余讀其生還諸疏。為之下泣。泣余亦萬死守節者也。麻鞋露肘。反為奸仇所陷。踰年乃見白于思文皇帝。嗟乎。余命不及遠生遠矣。遠生延津見閼時。思文皇帝大撫掌。歎異之。然不能卽用之以恢復。則遠生所遇。又足歎矣。何歎也。余所覩奸臣障天。遠生所見者明主也。當其撫虔一月。練兵七千。支饟僅八千。遂能身先士卒。大呼抗戰。以一當百。使白水聖人視之。豈直歎馮魴已哉。今又直五成陑上矣。天益護之以恢復也。朱恭祖。魏鉅鹿。奔還樹勛。錫以上國。何足道乎。烈士撫心。亦望人知其難耳。

曠達論

世以曠達爲踰越禮法者，淺之言曠達矣。夫至人之曠達，正所以成其謹介也。禮以言乎敬也，讓也，誠也，忠恕也，欲其謹介，立坊表耳。微言大義，其所論不離乎人情，安之利之，必于是，不離乎富貴貧賤之間。人情易遷，故欲其謹介，然後能淡然有以自處，合于禮法也。曠達之士，自行至性，而大不踰閑。黃金千駟，軒冕公侯，視之漠如，不易其所有，故其遠覽世外，旁若無人者，要以淡然于利祿，不動心也。淡然於利祿，聖人許之矣。聖人之教，以謹介致其淡然。至人之道，以曠達致其淡然。其致一也。世之儒者與達士，何相非之甚乎。世所爲儒者，多有二病，窮理而不務學，聞道而不爲善，故其所言，未嘗不至精，而所謂粗者，正恐未必能淡然也。世所爲達士，專以任誕，自便于聲色貨利之場，豈非老子之罪人哉。仲尼不貴詭異之行，名教本非苦難之事。拘守苦難以尊禮法，與好作詭異以超禮法者，皆好名之徒，極其至性爲之者也。好名已甚，則必不近人情以取之，烏有不近人情而能不拂其性者乎。

俟命論上 丁亥天雷苗中作

曹欣時曰聖達節，次守節。今之刻論，且病箕子。而達生者曰，聖人無死地，交相警也。論人當論世，論情考其生平，烏可執一哉。綱目譏莽大夫揚雄死，而曾子固以雄處莽際，與箕子之明夷合。溫公以爲監于孟荀，程子讀中首，歎曰，子雲之學已至此位，蓋許之也。箎公以爲雄年七十，在成帝時獻甘泉，已四十餘，則雄死在莽篡前。明辨類函曰，劇秦美新，或谷子雲作，班固忌雄耳。鄧潛谷言孔緯與蕭遘，卻劭遘汙僞命賜死，以爲遘負大節，風裁峻整，本以僞署避地太公，而猶死于讒，史不白焉，哀哉。惜才者如此，刻論者如彼，不有聖人，公道何明。余又嘗歎宋弘之賢，自投橋下，以拒赤眉，而魯爲王莽共工。嵇紹蕩陰登車，血濺帝衣，而先爲趙王倫侍中，則何以稱焉。夫畏死者，人之常情，而害仁則名教所惡。聖人峻其防，則曰忠臣不事二君，有死無二。論其學，則曰修身俟之，所以立命。生寄也，死歸也，不動心而已。其保身之道，則曰既明且哲，守死善道，無道則隱。此與老氏身退，其指一也。向平不仕莽而遊五岳，曰已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尚未知死何如生。夫人能富貴貧賤不動心，即已知生死矣。曰未知何如者，聽其自然，俟之之道也。君子居易以俟命。易也，俟也，至人所以不傷其天也。時至則死耳，初非以死博名也。王尼候死車下，豈同劉炫之凍餒，司空圖之卒于中條山，豈同龔勝

之逼迫哉。老父弔之日非吾徒也。何不早學向平乎。崔篆日生無妄之世。上有老母。安得獨潔巳而危所生哉。到大尹而稱疾此又一道也。至于受主之官爵而反面事仇。守國之封疆而以城降賊。三尺孺子亦得誅之矣。我故謂劉殷孝感鬼神。罷下得粟。問拜新興而不受。後何爲劉聰錄尚書事乎。謝朏朝服出東掖還宅。可謂定矣。永明中義興吳興二守。不可損乎。王祥爲晉之太保矣。前此之愛人以禮又何貴此揖乎。阮籍大醉六十日以辭司馬之婚。後在袁孝尼家草九錫文。何乃醒乎。餘此論之共工侍中。故不能爲宋稽二子飾此瑕也。或曰弘先爲布衣。何傷紹之侍中則司馬一家也。然則遜國之際不巳激乎。黎美周

日朝廷既傷士氣。而正學亦失中道。以季札無廢祀之義推之可以無死。余日城破之日。閉門飲藥可也。何至忍九族以自取名耶。後世得向平之意。而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其陶潛之居栗里。韋夐之號逍遙公乎。古人不輕受高官厚爵。恐以身許人。紫芝之歌肆志。鹿門之悲鷄豕。是巳。史有變易名姓。不知所終。盍眞俟命者。吾甚慕之。此既爲至人之所貴而又聖人之所許也。

俟命論下

讀德公之於忽操。誠不禁其飢而後噫也。窺其所尚。猶以獨拜牀下者。定軍山爲不得天年乎。可以見。可以隱。聖人之論也。無何有之鄉。虞眞之對。以楞梭全其天年。此老莊之指也。馬融日左手持天下之圖。而右手扼其吭。愚夫不爲。今以咫尺之義。減無訾之躬。殆非所謂此則其指之流病矣。是不可以訓。可以訓。可以全其天年。而合於聖人者。晉之嵇延祖。唐之顏魯公。吾不能無歎也。叔夜之懷抱。豈惟晉不當事。魏又當事乎。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是其所以玩世也。然不知用其光。然巳爲共和所笑矣。康生値魏。司馬篡魏而殺康。是爲國仇。豈特父仇乎。如紹者親比也。諸葛誕見殺。靚誓不見晉武。背洛水而坐。紹即不爾。學父之鍛。老于鍛何如。不即何不爲季鷹乎。季鷹之飄然還吳。吳猶遠于譙之鍾也。何至以血著于蕩陰乎。若日有死

而巳。則前此貂蟬盈坐。厠其中。何以自解耶。顏文忠公之死於希烈也。年七十七。當遣宣慰汝州前一年耳。代宗立。請臣爲刑部尚書魯國公。德宗初。兼禮儀使。魯公年七十二。知足不辱。可以休老矣。巳爲盧杞所深嫉。改太子太師。罷使。盧杞之權日以煬蔽。公何不以死爭。既度不能爭而除之。則去國耳。當時鄴侯之歸衡山。豈不得請者哉。龍與西壁之墓誌祭文。何如老歸臨沂而傳書法也。何爲老戀戀於朝。而坐待大奸之陰中乎。思尊自著首丘之賦。潁陽早講神仙之學。則進退俟命之道。自爲之計者預耳。於此以德公之指歎之。知二公者。故不能不受吾之歎也。

勸學編引

沉有老文學李梅溪。年八十。猶手自折簡。以學勸人。嗟乎尚哉王元禮曰。吾少好抄書。老而彌篤。後重省覽惟興彌深。沈雲禎八十尚火下細書二三千卷。滿數十篋。魏武曰。老能好學者。惟吾與袁遺。顏之推曰。曾子七十乃學。荀卿五十始來遊學。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言人有坎壈失於盛年。尤當晚學。不可自棄也。李公自云學詩之好。老於達夫。而不失鈞芒。樂於輪扁。公殆能以學免亂者哉。庾叔褒墜崖于大頭。王偉元受害於戀墓。公獨老居鄉黨。優遊于干戈之世。而不傷其天。此乃天以報學者乎。天下人孰不好學。而乃望此於遐陬山邑耶。亦曰學以免亂。且以度日。故樂得而勸人耳。必曰濟南口誦以待挾書之除。龍亢抱經辛受稽古之寵。則又迂遠矣。

書劉翬傳後

愚道人曰。智論古節烈奇丈夫。奇女子。直心所至。迸塞天地。未嘗不隕涕曰。此蹉形脫生死之真種艸乎。開天六論。以日月洗發虞廷。方黃諸賢。碎首以明幾希。冠絕千古。惜乎崔魏之孽。人心剝蝕。先帝十七年蚤朝晏罷。以孝經磨礪多士。無救萬一。悲夫。惟以萬歲山死社稷一霹靂。結六論之款。千古帝王所未有也。劉文炳新樂侯翬永固駙馬俱年少。以肺附之戚。左提右挈。全家殉死如歸。從烏號之側。合之十八公。亦足為方黃諸賢之後勁矣。蹉形脫生死。以此振鐸。鬼神護之。追憶寄語書于天末。朝廷贈䘏至隆。當從後錄。

嶺外稿中

寄首輔瞿年伯

全武劫駕。恥見逼縶。故負石灌園。掉頭不顧。然今躡足苗洞。爲[illegible]所追索。而寘寘何爲。卒保髮膚。猶得章甫深衣。望雲稽首者。此何莫非一年前秦妻子之力耶。柳州在永。卽云風起。以爲異候。吏狹雜語。百狀難堪。况今之塗首垢面。弔影昕夕者乎。然甘心無所怨也。所以中夜鼠泣者。上不能乘會以暴此骨。又不能扶服以見老親。命之苦矣。何以爲人。去秋天雷。曾致一札。變亂之際。客生寄語老奴云在鹽在所。計當達矣。吾道大君子長者。又素知此一猶子。愛之憐之。故復無聊。道其苦命耳。春初敝年姪姚生入苗見慰。得悉近耗。老伯之烈。與神烈山埒矣。人心思漢。舊占必驗。屬其遊說鼓倡。旁探要領。旬月之間。則所在括發也。以式忠孝出於天性。欲赴湯火。以無忝二存之嗣耳。適聞有黃公被執復生。發憤其忠義。不避艱險。以入告故。敢附耿耿。近事緘以式楮中。定宵衣樂聞也。哀企何極。

寄閣部雲從何公

社稷賴長城於楚三年矣。四七之厄。符應會昌。耔耤老先生手扶日月。再造天地。圭瓚華殘。阽危復存。高寄好時。何難于此時乎。今閩鉞鉏耰所在糴應。皆老先生之布聲靈也。功高南嶽。昔天幸苙术石如智素所服膺。入楚擬候。而病荒事阻。全勝有劫駕之慾。卽慕王官谷矣。棄家一年。幸全遂首。更生托𦬊。復覩衣冠。每念聖恩。未獲碎骨。而積病支離。惟有熱視斗血耳。爲今之轶。各督各鎮。戮力同心。天子爲神祖之徵。中原有不歸命者乎。然蠟詔不可不早布也。車駕不可不出要地也。老先生負蓋世之望。有蓋世之功。露檄所至。人自投誠。但祈速徧以定人心耳。朝廷制藩鎮之太阿。惟在居重馭輕。老先生身統六軍。成山嶽之營。卽爲行在所。則李昌言豈敢逼鄭畋。王建豈敢迫韋昭度乎。便羽附問病中艸率。

與楊肖若

夫夷在使者車貪茲未獲執手此後聞金陽正色之凛則衆幾然顧少連笏擊奸臣楊文先終斷郭汜朝廷頗越幸以此重病夫悉之一則以拜服我同年友一則以感而黃鵠舉矣一年孤身吊影之苦苦不足道幸保數莖於苗地忽覩陳公重扶大義首復黎靖所在解辮響應遂有更生之望吳將軍聲震天下全師反正於豫章惠帥會兵於九江近得口信事之最確者天命誠昭昭哉冬春以來老年翁與呂東老陳盟翁峙足抵抗于上瞿年伯撐支於內何雲老拮据於境均之功在社稷日月臨之然長驅策應聯皮張王馬而調度直下此百姓之所壺漿仰竢

者也若弟之荼毒萬端僅存斗血杯央木石椎胸何語惟有姚年姪以式端暗中相親耳特囑其因便詳列近事以慰焦勞以式偉識英風具烈丈夫器誠不愧我有僕年兄也然端州子以供奉亦大凶俚矣濫觴末流何止錐印之誚乃獨惜於忠臣之子而少年名孝廉乎昔李文水慳之子源特詔賜緋魚袋授成公秀寔之子伯倫與三品正員若以式固宜即石渠天祿矣然其忠義奔裂嘗欲一走湯火以報君父當用臺省銜監軍爲稱老年翁爲特題之以循子隨長者爲幕府得與人弟私心以爲至適便即與瞿年伯道之在以式被劫之後非急於游宦以爲資營我輩固爲愛才又以報政有起見耳知老年翁必擊節見嘆也義旗相望道路可通當亦以一檄示諸鎮及士民使可字及崖蜜一切瑣瑣不具悉

與程金一

端州恨臥虎之嘷全勝悖劫駕之虐瀟江一別總計弟始終未嘗一日立跡行者惟我兄知此心耳陸宸必將避岐華之鋒司空圖豈受柳燦之誅所以去春一當寵命卽棄吏雲棄妻子胃病舉家入山不再顧者古人故有取也艱苦既深擧擧遂保苗夷崎絕漠臟長存然東望翠華北望老親憂從中來鼠血豈能已耶時時有人說我翁擁兵數萬人屯思南境爲之喜慰當將屈指計命世之才固在我兄弟輩行此苦行實才百倍不如也幸有姚年姪墥漂泊之餘忽仮閩閒時令其間探要領陰行鼓倡令逖人心勃然所在起義矣陳友龍將軍一擧而復黎靖猪

牧老銜鐵而抗胥䘏漢官威儀更生重覩驚喜之信不一而足特令以式列之以上偵報想鈐關所業聞也老兄急宜以此時同呂楊合調諸鎭使其一心則李綱遂成長沙之旅鄭政不患鳳翔之謀招降摧朽尤在持權郭子儀之用韓旻李抱眞之收勵王武俊豈非以義氣感之哉以式大有王佐之畧氣可舉泰山時時發憤暴尸以無忝其父老兄若托其遊說固此時一策士齊仲連也以爲受官爵則失之矣長驅而下野人以一壺迎牙門此其胡盧何如也

答金道隱

自棄妻孥匿天雷碕擱我兄子然逆旅播分同隱獲追求羊不謂狂風復爾吹散荒落之人艸衣木食苟全踰年矣乃復爲使者之伻所識引■見索伏歎北都以來守此然且萬然然復何惜亦曰未獲見老親又暴骨非所也幸而遁入深洞以苗得免仰撘種種可對蒼天始信古人誦卽塞北或一朝棄妻子者既不辱其性命又無礙於老莊其行益非誣哉若弟者非敢爲高以保身莫此便也人心欲然天命烱烱天柱至此淚月迄今久已解辮是以得抱經徒步托食於門人孝孫不殺車牛光伯免於凍餒直一間耳

又答衛公　二

賢者立節惟在皎然不欺其志而不必爲所極難達者自行至性柰在俯仰無愧而不必傷其天以爲名子眞之吳市何讓於君實之栢堂蕭定之潜窟何亞蔣散騎之絶食其志一也若有百倍久暫徑庭則所遭耳足下於聖人王人之道均之無閔也然猶嗛嗛如此此其學能克已而恕人此其度足以宰天下盡感人才而用之矣候命二論太年天雷所作又書數篇則告若人之薄命也弟雖獲與君子同籍然比時老父在圖扉滕行忍痛不與宴會同年好友竟缺杯酒之懽後君謁選時僅一握手耳聲聞相交固未嘗使君子久處實觀其心也况弟有北都萬

死不屈而歸爲人陷之奇事乎裴莊園以㕎賊爲老先生而逮問弟之贖徒則以刑章定罪此一定例古亦有之楊國忠誣韋陟盧杞誣崔寧孔緯誣蕭遘秦檜誣趙鼎然此皆當時恢復是非難揜豈若南都馬阮之懸斷報怨者乎阮以逆案與弟家世仇其欲甘心宜矣可惟者同時好名之友肆其擠人成名之術又從旁樂道而下石焉謂今樂人之議者有一不辨髮者乎嗟乎當其用心何不仁之甚也然究公道不可泯北來之人直筆益著無論史道隣徐虞求會二雲蔣八公諸先生謌言奬擢郎艸野細人何嘗不歎息於南都之市耶國變録中興書遍富谷矣卽令親周修之所㨿金閶時務弟皆見褒白豈非世猶有人心哉本謂馬阮必敗泉正當國北都恢復事久論定此心不憂不明豈意索頭猖披至此今受聖人奬擢槩膺殊恩亦可謂昭雪之至矣然若人猶以爲未獲死所我兄皎然雲霄無分寸之議操天下之管鑰弟安能不一白其生平乎若聽其然疑則此人可以不交書札矣死固士所自矢士所自責而謗詠詈之豈能漫然從前學道浮不得力快口刺譏爲人所惡宜其受此屈也今傳劄公且復北都北都路人無不能言苦節者事久論定何問悠悠也耶今者嘵嘵可謂迂且誕矣然不避迂且誕者敬我兄也惟鑒察之

寄張爾公書

平生忠交篤行明理莫如爾公爾公其尚明吾人之苦乎哉智萬死不屈於北都北來之人無不人人知者當時米吉土韓爾公汪于白諸人所親見夾我棄妻子南奔告諸督鎭以賊狀五月至南都九月阮大鋮用事而節婦晉爲滛婦矣寃哉寃哉嗟乎同郡之佻君所夙恨先祖家父歷朝居鄉與薰蕕素矣戊寅歲吳下同社頂于方吳次尾輩以其爲逆黨之魁宿而揭之彼以爲出自我搖舌甘心何所不至一旦柄用翻先帝十七年之案欲盡殺天下善人名士何獨於智而止于贖徒而又赦之此幸矣所疾額痛心者輙近假薄以才相忌以名相傾平日所忮

儻欲彷佛之不能得者幸樂見其禍恨不立擠之深淵而下石其上舍弟年來使氣伉俠智嘗令師事足下而剛腸措斥終不復改其所中怨皆移於我聞素所稱一二交好者幸而旁觀事外便操刻論欲誅薛方而斬陳咸親戚宗族望惠不至羣增餙說以沸騰之降賊之家又利於愚猾豈直楊國忠欲誣韋陟耶北來漸多直筆益著昏移障天又搧禁艸野公道之書然弟被無妄時人雖畏懾虐燄然無不暗中太息以爲奇冤也徐虞求先生慷慨言智當同甄蘇之表擢曾二雲先生以書與羅給諫以爲趙鼎張浚胡寅曾璠發大呼闕下以然保我之不屈吳邦策逮下北獄必欲左證殺智然至兩槩斷而正論不撓弟亦何以得此要之事久論定公道人心自在也嗟乎甲申忠臣之不幸也以朝廷不能恢復舊京天子不得親見是非而逆黨馬阮方誅以東林佻禍藩之論重刻三朝要典一網善類是以贋造縣斷招賄報怨國遂以亾此眞千古一奇事故智受千古一奇寃耳壟武在延賜環昭雪劉鷴叔袁特丘輩屢疏以爲難于卓茂韓滉等適何敢當正以傷命之苦至此也先是老父知大亂方起命余出相隱地而南都遂變遊子就友于粤而延汀又變永曆改元權璫亂政智辭中允之命留病梧州而肇慶廣州又變翠華西幸智扶病入夫夷山劉承胤自全陽劫駕如武岡智遂苦辭闔衙棄家孤隱變姓名于沅州天雷苗中而武岡又變

甕袭肆毒追索朝臣智未嘗一日立班行而孤身如庸保者踰年矣是以得全短髮復見義旗衣冠耳嗟乎數年之間國統三絕行在五遷而智一甘刑戮兩棄妻孥又萬死中被奸佻之鋒極難時遭奴僕之叛命不謂苦乎知者謂智北都膚刃聽然不汗偽職天雷題詩於壁自拒[illegible]使以方汲鄗之封刀不應劉宜之抱經林藪然古人更有苦於今日者吾人此生已憾不及比于夷齊又何道哉中夜泣血嘗不能止不恃老親四年矣南都將變老父遺拙妻稚子來視余丙戌季秋遇于粤海故畧知龍山踪跡干戈阻絕兩募寄書猶未見返茲復托二人從貴鄉走建德惟我兄導之

又答爾公書

讀書之士生當亂世可謂至苦然當亂世而舍讀書則尤苦矣余不才好讀書爾公故知之然何繇遂總角時祖父之訓誦經閱史不呫嗶訓舉義年十五十三經畧能背誦班史之書畧能粗舉長益博覽百家然性好為詩歌悼挽鍾譚追復騷雅殊自任也弱冠慕子長出遊遊見天下人如是而已遂益狂放自行至性而不踰大閑以為從此以往以五年畢詞賦之壇坫以十年建事功于朝再以十五年窮經論史考究古今年五十則專心學易少所受王虛舟先生河洛象數當推明之以終天年人生足矣豈謂甲戌敵邑民變清白之家善不可為繼以賊擾江

北者十餘年甫得通籍老父為武陵靳水所陷弟兩年苦侍圜扉告哀感天卒蒙陛召比欲歸山而今嚴逃還羈絆朝隱國變倏然悲哉悲哉智弱冠夾木數十萬言皆詞賦也後稍稍有所進著作古文皆不以示人考辨經史不敢與人言論以末世惡人學問也矢死倖還後一切生平著作所悖記經史之疑所收金石古文文字之原所考天官輿圖律歷異記所訊邊事土情俱灰燼矣流離南海時為門人姚端有所纂錄及入楚遁沉又多亾失遐方無書可考所記善忘恐復紕繆用修貶所所論元瑞元美摘而詆之今隨野老問艸木方言而已嗟乎少年溺於雕蟲中年荒於禍亂父師所授生平所得皆未成編海內之言智者或以為狂生天性不愛利祿特以曠達玩世故不為邊幅以自彰飾窮理者嫌其異於宋儒而非之者有矣計天下沉朴一心究考古今者惟吾爾公知亂不慕功名隱處深山者必吾爾公則天下知余心者必為爾公爾公自下與余交時余猶流連詩酒亦未深言也然爾公許我定知我者君山中必有桃源可以避兵雜書萬卷可以考藪化行成市可以分肄能招故人與同席乎經史所志請陳端緒三禮三傳各自為編必附以後世之事其辨乃明孝經論語詩書則先祖傳有定本足衷漢宋之說古今博物則通於爾雅文字小學音律切均統而正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少所學河洛象數能守師說庶

辰黃石齋先生同在西獄以性與天道語我二先生求之太深時有同穴然其合聖人之指者誠千古未有之絕學也患難自慰時加紬繹此則當靜告吾爾公以就正者廿一史得失成敗之林設身其間究其世變體乎人情折中聖人斷而論之名曰史疑多聞闕疑不敢自以為是也若乃著一代之史則昌黎讓之子玄難之所記時事不敢以出固宜專奉爾公成直筆耳古今之詩歌當代之古文智舊有選本論次十年將成而天下亂若得盡集書帙更選之亦非難也第嘗自恨貪多技藝分其心力又曠達之性放浪山川不能勇於立名既無同學蔽礪之旋作旋廢不亦宜乎每敬吾爾公有和靜沉毅之氣是以眾推之

僻然弟亦時有逸懷超覽或以解足下之莊兩人交相益也若得同學讀書以過亂世不爲苦矣貴郡於敝邑近省侍往返抑又稱便尚未知兵交何時可息得道路擔簦耳

屈子論 戊子洞口中元讀騷既歌以弔之又筆此論

嗟乎天地所以不死者其猶此憐才之心也乎古人往矣士子俗誦讀其文想見其生平其文不概見而以名傳者亦必史氏之文表之至有文傳者則人心尤反復噓唏而憐之不能已反復噓唏而憐之不能已至於離騷至矣豈非謂屈子之文以死而傳乎世人畏死故憐人之死傳其文耳夫烏知古人之不以死生介意乎哉夫烏知古人不以死生介意者定以文博名也乎哉謂古人不以死生介意而并不以文介意者此後世聞道捹儲自尊之談而非不以死生介意者之情也古人其心翔翔乎天地呼吸乎古今隨所出處倘然自適或著書以垂教或發

聲以言志何與乎死生詎必以其無文見其無情詎必無情然後能不爲生死累乎忠不見用信而見疑其心一其聲悲不必以傳不能以不傳此其日月爭光之文文固已傳天地之心矣吾故謂屈子之死故不死其文固不死也弱冠時爲文弔屈子謂其入則與王謀議國政出則爲王應對賓客嫺于辭令上官大夫私見其文欲竊之而屈子不與以是見害則屈子之所以死固孫登郭文輩之所笑非直子長之嗟其何國不容于雲之歎其文肆盾纚猶憐之也雖然公和文舉將椎陋不能文者耶毋亦守老氏之說聰明譏議爲近于死故忍而不傳其文以偷其不情之生然則世謂二子聞道者二子蓋畏死之甚者也王

介甫魏了翁竟以爲汨羅自沉爲未必然信之首陽餓死乃食薇以老耳今世三謂彭咸爲神仙而屈子葬之嗟乎此眞以後世之愛惜其死以愛惜古人之死深知古人之心與天地之心同不必其死不死也屈子以不死之文死其所不必死以成其不死之死天地日後世貪生畏死日甚一日蠅營狗苟視節義如冠佩故留此日月爭光之文以引其憐才一綫不死之心而因以傳古人不計生死之心則雖令千萬世傳疑可也雖令千萬世不深知屈子而羣謂其以死傳文可憐可也嗟乎孤臣孽子何代無之彼寧知天地反覆之試其心乎里巷砥節之匹夫未嘗不十百于溝壑而幾人以文傳或有文文不可以傳則本

非不以生死介意而爲文故其文不足以記其不死也然世一有文人舉世嫉之惟恐其不死天地又妬之猥日以死傳其不死豈不痛哉毋亦文人固能傳天地之心而又傷天地之心已甚乎嗟乎果有不以生死介意之文人則何妨傷盡天地之心聽舉世嫉之天地妬之而已矣特患世不讀書斯道將喪則有才而不知憐憐才之心又死雖屈子日月爭光之文艸木同朽天地亦無如之何是可悲也

姚忠壯公傳

姚公諱奇徵字有僕號二存錢塘人鄉試爲石齋先生門人深以爲得師忼慨立節天下已任非直故事座主也中庚辰榜出闈先歸癸未廷試人皆曰十年罷石渠之選今復之莫不磨淬而公以爲有司親民士君子練達必當始此何必高步玉堂而羞州縣乎選南海濫任聞北都之變思中途倡義北指會龔建木司理廣州湯濬菴作海道同心保障以爲受命此方即從此方戮力五羊故鹿蹼外瀕海嶼內多深菁賊出沒不能制而豪有力之家且囊橐以分其資網捕獲賊賊無不故縱者公縣格相告海渚肅然賞信刑斷大家稟稟南海歌之曰安此方姚與

湯大家斂手小民良有海賊羅亞福能風帆躍五兩斗中公募降之令其子端與歃血盟又因南海之保結練成一營一年之間遂平諸賊乙酉夏聞石齋公以隆武起公馳記條列當世之事甚備行取召對言及中外嘗膽先自聖躬勿以一隅粉飾故事此第一義天子爲改容即授御史使按粵東公再三辭臣方作小吏于其地即衣繡衣操激揚之斧人其謂我何人人謀安避危此天下之所以亾也視今日最急無如虔臣願先矢石爲諸將士倡上尤喜即日艸勑以都御史關防監諸軍時督師則楊公機部總理則郭公雲機撫虔則萬公吉人吉人又題留吏部龔建木兵部黎美周于其軍有僕至虔則[illegible]已屯皂口急甚

六君子相對偪壁。皆寄命于將。將各有意指。不相下。龔走木激邏亞福造舟下灘。而陛兵袖手視之。一戰而蹶。遂不支。畫城以守。守虔四閱月而破。六君子皆死。有僕畢命于西城。其所招呼南海之舊營。竟同死無一生還者。可不謂忠烈所感乎哉。有僕之入虔二月也。本以監軍調度。虔可駐。信豐有一軍。亦可駐。其贅也。公反入虔。天子又撤回監軍。而公不出。曰吾與龔建木黎美冏相期共事。吾寧自取便。負吾友。使獨死乎。願同死此。時丙戌十月也。公之子端以乙酉卒于流寓。越二年。爲御史。泣請于朝。贈兵部尚書。謚忠壯。智曰。龍倫自虔州出。爲余言有僕延視菴廬。時時以納鞶刀。自礪曰。吾惟恐負吾石齋師。余知有僕志

死此矣。嘗告我通籍先一年。祈夢于少保。以劍相贈。劍以定難。亦可自決。今決于此烈矣。

寄朱震青相公書 戊子十二月

入粵後。稍見邸報。始粗知一年來事。目今各路漸復。可以刻望中興。而居重馭輕。基於肯綮。日進桂城。從敝年伯虞讀老先生大疏。及屢次書。上自君德。外備方畧。誠撥亂之眞經術也。所云立京營。請駕出。今日舍此。豈更有握機制勝之道哉。此所以望風下拜。同鄉大君子。爲天下幸也。敝年伯似必不能入。智則請罪退聽。出于至誠。惟候江北信來。賤骨少强。即覓死所耳。同鄉惟老先生帡幪天下矣。前書唐突。引楊國忠誣章陸。盧杞誣崔寧。秦檜誣趙鼎三事。蓋北都一案。惟智與張家玉爲一例。而智五年來。未通箋牘。今又重承下問。故不敢不重白于大君子之

前也。智本駑劣。少好詞章。慷慨疎狂。議評月旦。虛名浪宕。惡之者多。既爲阮誣。而同名相忌者。旁觀樂道。聽其傳疑。固不免矣嗟乎。甲申忠臣之不幸也。不能逢朝廷恢復舊京。親見是非。豈能望如肅宗之擢甄濟蘇源明哉。智棄妻子奔君親。以甲申五月初。至南京。可謂最早。同伴喜言北事。而降賊之家。痛恨入骨。此又不幸也。至九月馬引阮柄用。盡翻先帝十七年之案。而老父屬左三山。首犯其鋒。此尤不幸也。懸斷智以贖徒而又赦之。小人良心。不敢厚誣。此亦幸矣。當甲申五六七月間。州野北來皆有直筆。公道人心。自不可泯。如國變錄。中興實錄。智二雲先生與羅給諫一單。閶門張魁血誓單。家傳市齋諸書。不止一種

昔人皆見袁白也既必欲陷之無所發端直至八月既方然劉孔炤以刻書之名見劾又禍禁艸野公道諸書然比時逮吳邦策下獄挾令報智降賊而邦策至死無二詞徐虞求先生史道鄰公祖皆不畏邪鋒以爲確證不屈于賊智此時先巳遠引不置一喙本謂馬阮立敗衆正當國自有公道重定北都之案而不意昏祿覆國之至於此也今蒙思文皇帝昭雪復職皇上褒獎竟被殊恩夫復何嘵嘵耶然大丈夫赤心剖血乃爲同郡佻奸障天樹鍍而又爲浮名險士故意傳疑豈得爲不辱哉人心忌才嫉能至此此世之所以亂也翻恨當時僅聽賊殺之而不能先爲夷齊此恨何及此所以必欲一見老親斷覓死所耳至

智之甘死不汙北都行路之人皆能言之兩粵瘡痍至今尚著天日在上無愧衾影事久論定舊京旦夕且復又何嘵嘵然同鄉有大君子叨留衙門即爲前輩烏敢被難五年以來以爲既往之事不一上陳乎一字有欺神明殛之是以復贅伏惟鑒原

掌憲疏序

掌憲疏稿袁子特丘際再造之世就憲事所係上也袁子自淮李爲儀曹先帝名對置之給諫余江北前輩皆以聲氣善之從在南都亦以此故忤時而恭覽三朝封事表表矣今皇帝龍飛端水再興此地以建中興之表四方響應迺還故都則南天反正之功袁子實方造之功豈不偉哉袁子之言明國體應經術今自在憲振紀綱杜徼倖操持不阿猶之乎日也再造之世開功名之門有操持者未免物禁然袁子何恤焉生爲其難死爲其易昔人歎之矣朱彥鄭元壽之還朝呂好問朱勝非之竭忠願遂功成豈不誠難哉于文定亦曰賢者所處極難耳特丘以

中郎先生之嗣名著方內當余掠地金門賊潦倒放歌不過與袁子馬上揖厭而已余北都與敦汲郡同苦而還與趙聞喜同寃士比好妒且有哆後衆道者袁子爲白之延乎未嘗相聞也袁子故自行其直道耳余於袁子亦猶直道也大丈夫秉心報國自有本末天下士覽其奏疏即知之矣豈以余感知己之恩而阿所好乎

代瞿年伯壽新興焦侯序

自余奉命來撫粤西，則獲與公左右五年矣。五年中當彌天之變，幾歷死生，乃猶得與公容與此土，河山如故。一奉公觴，舉相慰勞，有不長言之不足者乎。時中興之二年，聖天子重蹕端州，殷殷念留桂林行宮，爲再造根本。新興之封，晉公爵侯，又適公嶽降之辰。一時同事謀稱觴爲壽，余即不一言，安能忍哉。桂林前院昭州蒼梧，南控南海，後障嚴關，湘山北制楚徼，最初承乏即念多故，以爲國險民附，一不幸，何必不莒即墨也。今不兩年□前後馮陵我矣，幾不且盡版圖，而天祚中興，留待廻孝，□遂自此敗，以此頌公功，天下後世皆知公功在河內信都上，然拊

心痛定而言之，未有不讓余親見心折者也。當去年二月，□陷平樂，官守奔散，老臣一人，分坐此已矣。適公單騎赴省之日，爲□兵踰城之日，士方披甲，給延厥米，倉卒巷戰，公馳譽關弓，直接鋒刃，矢貫于肘，戰益疾力，一呼擒斬之外，□以遁。嗟乎，即非公，又安有今日奉觴者哉。未已也，五月十四日，又有劉承胤標將之變，佯入援，實挾宇以去。公傷將指，而□乘閒再至，非公裹創礪師，出戰兩晝夜，俘新其僞官，殲殺其陳，□便絕迹灕水乎。此當爲公進觴者也。未已也，陽朔又有黎獻之變，廷惑我猺猖獗，都蕩山爲□前鄉，公銳身鼓之，一奮而下，梟馘無遺，此又當爲我公進一觴者也。以此收已散之民心，綏而輯之，厲兵選將，

方將東顧，如鼓若袍矣。拒意有卹兵之來，蹂躪耶。凋敝之人民，初輯之疆土，空盡之帑粟，曾幾何供其恣睢乎。二月二十一之事，勢所必至，余既已知之矣。湖湘之□必瞰全陽，予既已料之矣。國家數年環海之城邑，多半望風靡靡，未有拒者，況敢戰乎。彼其乘險而剽劫內地者，當此而鼠竄亾怪矣。駕既去，城已空矣，□騎且追逼入嚴關，抵城下矣。使非公北門之戰，甘棠之戰，八桂之於歷犨，有不殆哉。以四潰饑人，直揣淪胥耳。獨有操戈赴難，身先士卒者，誠所謂歃血尸立，誓不俱生者也。公之戰也，嚼齒欲碎，謂不親冒矢石，士安有必其死者。北門甘棠，呼動天地，會□驍騎斬之磧上，然後與諸擁旄者并起殪之，追奔逐北，

連復堅城，此其慷慨陷陳，調劑主客之功，鐘山馮式矣。言念及此，公安得不大舉于觴乎哉。聞公少年投筆從戎，天下方處堂晏如，公每飯未嘗不切切，以爲我輩血戰之秋也。高寄汾陽，公業自許矣。今果以二身存宗社，爲中興元勳，翔□橫天下，而粵西首敗之。天下後世，比公功何等哉。前此癸未之復永保焉，殷在聖心。乙酉之定謀平靖，全活生靈，道路尸祝之，且不暇言矣。余日與撫軍直指公告朝廷，有曰爵臣有大異人者三，而豐功偉績不與焉。此一言，固堪爲我公再進一觴者也。何何久矣，承制假節，以力相傾，道徹剌兗，至掘鑿燕避亂，推行主阨塞奉塢主，苟便以逞，何恤殘民，起治未免南塘之出，伯卿且盡恣聽之

策何兄摩雲破寨號以爲雄寵洲李才。或敦以賞艸菅民命。弁髦王制。亂世由來太息矣。使皆如呂蒙之斬取笠。道規之誅遷席。天下幾將不簞食壺漿。以迎官軍哉。公之不言功。不委罪有司。不徑行科取。率兵行止秋毫無犯。古名將所難。顧惟今日大異耶。自公敗■後。方內鬨皴稷鈕。所在響應不日且從公飲至鑄山之前。如公之忠勇謀退有節制之將。論次開國丹青間。與中山齊烈矣。何忝自許高寄汾陽乎。公功在天下後世。良史自有實錄。余不佞獲左右久。同患難久。燧燔喘息。擧目山河。于危急中。心折公之心。擧旗布置。心折公之署。日與往還鈐閣。氣度雍容。求之陽夏公孫。又深心折公之學問矣。是以不辭冗猝言其所親見聊將奉觴之意書此以壽。

鑑在變詩序

士生世而乃作變詩。殊可嘆也。龍眠之詩。以雅爲倡。自子數人者始。十五年來。賊擾江北。親友離散。獨鑑在從余燕都朝夕兩年。其所作詩曰北征艸。余初脫難苦。曾歎而序之。至今日者。求如昔日之歎離散。又隔世矣。乃尚留我兩人于天末遐荒。子又得出苗峒。免傭保。爲鑑在序變詩。能無再三歎乎。延汀變後。鑑在遇我於蒼梧。我書於忽擦而歎曰。惟劉子高郭子橫爲可以免。故棄妻子。變姓名。孤身遠遁。入艸不顧。然歷盡荼毒而僅全蓬蓧。我鑑在以柱史侍從。四蹕播遷。兩當■薨。獨能崎嶇涉險砥礪臣節。宜再造之歆。顏色不變。印綬如故。言若于子。殆祇以

異。然其志趣同。其苦故同也。嗟乎。干戈之世。文人無不苦者。王高平既老荊楚。但存流寓二篇。邊浚儀才氣不屈。傳止章華之賦。今鑑在儼然繡衣使者。方從容案牘之暇。盡理其諷咏之什而刻之。以慰同里之好詩者。足嘆否耶。昔子美麻鞋見主。拾遺以傳。次山逃猗玗洞。名播南徼。二子之詩。皆變於唐之本調。後世慕其悲凉。感其切直。未嘗不以爲盛唐之音也。今吾子既著變詩。而天下方以中與。采風者安知不以龍眠之變雅。當六月民勞乎。予既序鑑在變詩。題以天雷所作自序篇。屬鑑在序之。或又一變也。

為鑑在直指圖

別鑑在後歷沅州天雷苗貴州赤溪土司武岡羅公洞口大畢猺而至此敘錄詩後意不能已因寫重叠關山以贈故人直指掩門時正堪壁上相對戊子冬表兄方以智

庚山一遊已作小序癸年伯更欲圖之桂林山皆笏立不沾寸土山谷曰李成不生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愚強為之畧皴松頂石臺其奇突插列者悉以遠山染成亦一異觀也以智槀上

題粵西直指署中後堂扁

先斷事伯通公之孫佑中弘治進士巡按粵西有詩集今吳鑑

在侍御適奉此差居此堂而咏詩皆宗盛唐吾皖有盛唐山故題曰盛唐纔軌永曆二年行在學士[illegible]書

臨黃寉林泉讀書圖書其後

京日堂視叔明所作林泉讀書圖自題曰虎鬬龍爭萬事休五湖明月一扁舟綠簑衣上雪風颶雪月光中垂釣釣得鱸魚春酒熟一縷青煙燃楚竹蓬窗曉對洞庭山七十二峰青似玉又題曰邵氏聞見錄宋南渡後汴京故老于麼圍中飲歌太白秦樓月一闋坐中皆悲感莫能仰視良由此詞乃北方懷古故遺老易世泣也余亦嘗填憶秦娥一闋以道南方懷古之意花如雪東風夜掃蘇堤月蘇堤月香銷南國幾迴圓缺錢塘江上潮聲歇江邊楊柳誰攀折誰攀折西陵渡口古今離別錄前觀之太受用哉錄後觀之真悲感矣嗟乎生死風定功名難居讀

書而享林泉人生之至樂也離別不無且看今日在碧磬林立之處為鑑在臨此亦非容易它日傷官軍還故鄉扁舟自錄丹青在此手矣因抄其語送成長卷戊子冬宓山愚道人識

為璚王孫數筆

王孫引我遊獨秀峰。盤桓顏魯公洞。出坐花軒。臨曲池。山百仞揷水中。怡然樂之。因求我示筆法。二十年間。鄭千里告我以法。鄭超宗告我曰蕪。楊龍友告我曰彩。魏子一吉我曰埃幹。子覩此數筆中具否。子生長此鄉。山水太奇。嵲石皆斧劈。不可下手。且以黃大癡寫之。宓山愚者記

寄朝中諸公書 己丑春日畫 田山中發

愚道人嘗言本朝屢得天助。乃今果然。朝中喜可知已。然竊以朝廷即還故都。正謂諸君子憂國方始。勿遂得意也。昔建武鄗南受符。親以戎衣平定禍亂。靈武之興。據朔方之全盛。兩年內即克復兩京。今從嶺表爲繼統之規模。業巳勢殊形異矣。毋乃太興建炎乎。青北有祖劉幸捍。內有陶溫經營。然數年之間。兩宮內變。宋賴韓張劉岳。乃能偏安。然始不免溫州犯海之險。而後不免稱臣之辱。據有天下之半且然。況天末乎。籓鎮之勢。日且幾幾。惟在朝廷聲靈速遍。控馭有道耳。富貴苟安。或且以建安義熙爲想望。有識者能無憂耶。今若上下一心。臥薪嘗膽。則

業可過晉宋。不則廿五年。十五年。亦未易安枕也。艸創之初。在收人心。收之先須服之。四海雖大。然豪傑觀政事而歸命。望影立見。若束手偷安。倖漁人之利。則唐末之馬劉王錢。亦以練兵愛民。勤於政事。選賢用才。乃能自立。今朝廷以神祖之孫。詔書所及。自然符響。然要在以政事立表布一令。行一事。必思有以服天下之心。此所謂先定規模也。丙戌監國之初。毎謂四海先朝之正人君子。又數年來守節之士。死事之子弟。皆當加恩。令所在踴躍。使山河父老。刺骨啣誠。知朝廷不以近而遺遠。此其關係正非淺鮮。然今三年。猶未遍行。至擁戴言功。不惟臣子所不忍言。朝廷亦不宜言。言之則示私於天下矣。夫起業於一隅

者。計通于天下。一軍之將。猶養死士。布間諜。欲周知四方之情形。況帝業乎。朝廷當日夜搆招艱貞智計之士。乘機遠圖。苟得一間。十道并發。得一烈士。如獲異寶。分布四海。提播聲靈。併得諸將之情性。招山谷之忠義。使內廷處分。皆當察察。而吾黨士君子練習之。便可爲將。上所重在此。則下趨學之。始求斯弛。或容徼倖。既已買骨。神駿自來。豈非國家大便乎。以愚觀日者輩下之所爭競講求。恐甚不在此也。惟安坐而聽天助之福耳。而待喜信之自來耳。不勝死人之懷。倘得復此艸艸。

平西答劉客生書

劉子之責方子出山。猶方子之責劉子還山也。弟之入粵。非赴召。乃避兵耳。古人有半途而返者矣。有至都而返者矣。即有罪。自聽范升殷浩議之。昔人云。欲厚風俗。當聽朝士從志山林。今日留一恬退人。想亦漢晉明主所許耳。亂劫屢更。平昔知交。流泊天末。能有幾人。安得不相庇。安得不加愛。以史局安養閒病之人。愛我至矣。弟之愛我兄。則前引莊周同聲歌寒凉回固。可以久長。二語而已。出處分途。各有其理。君德責經筵。當以開言路。慎左右。辨邪正。取雄傑。爲誠正之實務。開時進講。或帝鑑圖。或衍義。取其切比。引古觸今。知開創君臣有朋友之道。他日執

爭獻替。則以沁入者爲憑據。足下之任也。說既入旁。不能惑。則強幹橫行於天下。而賞罰出自朝廷矣。得君而行。則武侯。不得君而因人扶國。則荀文若。不得君而立朝不退。則孔文舉。此東坡之所以嘆幼安也。或者沉浮末世。如阮咸之在朝不在職乎。每念足下舉止豪俠。嘗欲自行胷臆以爲快。此其鄭公業之實友高會。王濬冲之談讌自若耶。位至台鼎。分土留青。非所敢祝也。不其爲賈文和乎。相愛之極。不禁長言。家兄一案。既已笑破。便可置之一笑矣。見所見聞所聞。冷眼笑分工拙耳。豈甚相遠哉。末幅欲償所負。誠笑其云然也。鹿湖遺老。兩辱天章。閒局遂野人之願。寄謝貴要。尚乞侑函。正此慊慊。若以十數年之交。棄

家出苗尚者當路宜贍視之又何償之云乎自去冬亦蒙繼金之惠矣桂林長者所給足支今年仁祖有米當以來春爲始勿以爲笑也龔在岐雖未讀其著作然器局淵雅爲天使不訝山人之侵是倜儻聲氣人增價臺閣無疑矣山中傳外事如蒙近畧聞二三諸君子計畧有功矣日不暇給無乃勞乎瞿年伯云客生相與三年終未嘗特作一詩見贈愚道人亦將此倒云云致意温玄博儀部代筆不准也

與丁金河

天使至甚惶恐伏聞勅諭專以修史屬望此聖恩以閒局全病夫也遂其拳曲矣史事不必人直弁不必張大其事蓋雖大典而寔緩局今天下未平舊都未還何爲急此但令後人揣朝廷借名優待恬退之士則可耳天下事有諸君子任之外方擾攘朝廷能粗立紀綱功亦非細若欲展掃癃痞則尚煩深心大力也治道通明在乎言路而言之得入責在講筵請以鑑切時事而開入之天縱之資無不豁然則無所容其蔽矣此乃中興致治之本外此必屬伯道因人取權或用機事功一不就道詎可謂順乎鄉在京師見鑑抄一部如犯諫危語甘露等事皆畧衍

之乃宮中所嘗覽也先帝時奏章但稱堯舜而漢唐宋事多不敢引以譏切有用者則以爲誹謗比擬失倫宰相或因而中之曾見疏引漢文而旨曰漢文中主明人敢視遂重處分之金天樞苦救劉念臺先帝震怒蔣中堂引唐太宗納魏徵諫以解先帝曰劉宗周不是魏徵唐太宗有慚德朕豈學之此當對曰太宗雖有慚德而納諫一事乃足千古然徒竊跡而已此皆平時無以沁入臨時安能爭引乎江陵作帝鑑圖說正此意也人主宮中豈能讀全綱鑑然又不令史臣纂本恐見笑于臣下乃令中涓輯之至今可爲浩歎故以此勉客生得毋以爲迂乎開言路辨邪正慎左右馭雄傑四者乃誠正寔務若貌言誠正則眞

迂矣。七月一札，入覽否。徐爾與何不出。前小疏恐其流連。甚矣
輩下之迷人也。姚年姪有留守相公薦。客生申之。諸年伯力任
可以曲成矣。此自我輩同年，爲忠臣死友，完一古道行誼也。以
式有才有氣。氣太盛耳。未免淺動。然在長者有以養之。即所以
化之。即責之，責有以成之。弟嘗苦勸其讀書。然見彼好學之志
不勝其立功之心。撫節刀鳴，思繼前烈。嗚呼。少年英分。當此晝
印之時，安能遽以古人懲責之耶。諸公執持風裁，自宜嚴肅。然
大家扶植一殉難同年之子，雖私亦公也。常衮裁抑僥倖，崔祐
甫一用用八百人，皆所以爲朝廷。裴度韋處厚，不能拔劉蕡，而
反爲牛僧孺所用。是爲兩失。夫延獎人才，不能十五，尚可二三。

以報宗國。詎徒以孰簿長楊爲祖制乎。以式久無字來，憂其爲
溫嶠矣。弟之嘵嘵，亦以有僕爲患難知己，不能存歿異態也。太
年在楚寄書瞿年伯與年兄，已詳言之。忠臣之子而名孝廉，以
觀武攸南寧以來，何所慚公道資格耶。以式意氣慓厚，甘蹈湯
火，愚以爲因其飢而用之，使以臺省監軍，奔走營伍，必得其用。
又練其才，異日爲一儒帥，不亦善乎。數十年來君子，好稱麟鳳
主風裁而不講兵農經濟，雖有罷起，終至美官，習氣相沿自便
小人藉口詆之，遂以亾國。今何不造就此子，使作奇男子，定以
不可得無所用之畫餅詞林，許而不與，令烈士千里棄家，忍餓
含淚于行都破郎耶。倘激而爲納牖之行，則我輩貌似刻薄，而

此子根基不正。亦父執之羞也。燈下艸艸。不覺多言。書甫畢。弟
遂愚至此。此時此子或已得美官。且諸公以美官許之，彼必不
樂苦事。而我猶以苦事陷之。愚矣愚矣。

與金道隱給諫

金河客生前後貴智當出。智知與周太原同罪，侍白水真人赦之，自登極三年中，一日未立班行，與累印敕而思掉臂者罪當殊等。時又太平，律以規避，不又蒙滅等乎。智自避兵入粵來，屢向諸知巳言之詳矣。伏波抵足夜話，原知反正之後，麖至摩肩，此席自應累累，何暇強一病夫來作贅疣。野人定可以背受積薪，堅臥外野也，猶且獻其區區，再三勸留趨朝之駕。雖出處各有其道，撐天拄地，足覆野人。然野人自失本心，寔以此爲愛良友耳。年兄既抵行在，與弟書云，不聽良言，遂沉苦海。後又從瞿相國函中寄語，勸智勿入，極感知巳至愛，刻鏤雞骨。比時奉札，尚望朝陽一鳴，還徙南滇之翮，盍以亂劫之餘，晨星數友，既相倚慰，必相體亮，情愫直披，不真何益。君子握權吐電，自光台鼎，然我輩何用作台鼎浮詞耶。老年翁天授峻格，氣凌四維，慷慨入朝，自爲朝重，然上期正主，外期自強，舍此二者，山中人終以其背向日爲可愛，愛人相歎也。智本詩酒狂生，遭難頹憊，寔不敢欺君倖位，致悞國家。憶語我曰，何乃以詩酒自畫耶。非自畫，乃天性有限，長卿之愛閒居，豈有伯夷之操乎。性生如此耳。故都可還，何不作官從六師，而堅忍自苦，直是性與澹泊相近，絕非爲名高，隆中白沙，樂得抱膝耳。或爲泰山，或一丘壑，或爲鳳凰，或爲麋鹿，古今大哭，何相關乎。昔謝幼度爲戴安道上疏，請

絕召命，至今歎其相成。知巳不肯施此恩耶。散牛之樹，不中繩墨，其受雨露則一也。

祭姚默先文

永曆三年己丑七月乙酉日，默先姚公既歿世于平樂之平西村。方子爲之殯斂入棺，題明旌，以牲醴庶羞，與流寓及地之賢士，祭其靈曰：嗚呼。公父子噴血抗難，三年不屈，可謂忠矣。延汀天子以仁武賜爵，錫之特典，爲令子封。公冒難來端州，金給諫崙疏伏闕薦公于公。公年五十有九，自非夭折，所攙擊者，丈夫馬革素志，竟不得馳驅還都，與中興之功，嗟乎。余邑錢幼光言公不肯庭闕非入班次，而顧願西遊，此又有高士之風。吳見吾言公究岐黃，嘗施藥以救人，今乃自安天命，不藥其躬，信乎逸我以死，自有大數。公方入視余之子，而余乃爲公送終，嗟乎。亂世擾擾，士大夫不得其死，數數矣。旌旄印組，黃金橫帶，嘗不免於刀鋒。如公灑然而蛻，安知不尸解于山中。入山病矣，未嘗一杯亨。公兮與椒漿，靈其來降。

姚吳二君墓誌銘

己丑七月，姚公默先既卽世於平西，方子爲之卜地淺壅之，黎軏作隧，爲後日迎歸便也。踰月，公同來之吳君參，亦以病卒，因壅於公隴之南。方子感離亂之世，兩君相得而相繼沒於此地，援筆誌之。姚公諱之朔，浙江錢塘人，占籍開封，起家明經。其子姚志卓，以起義軍功，隆武元年封仁武伯。閩中之難，父子相失。仁武伯屯保廣信山中，公復與副將陳克美等起義汾陽，爲■所迫，走江西，至行在，又慨然不肯徘徊輦轂，直拂袖西上。此眞古烈士風矣。北都之變，公在承恩寺，與張拱所處，知苦人之節最悉，故頗敬慕余。入山見訪，正不獨爲稚子診視也。公能醫，相

見已瘧，初寓吳見吾館中，耳微鳴。余曰：虛也。公自以爲壯，曰：一汗可已。及汗後，熱止而不能言矣。嗟乎，豈非命乎。公年五十有九，在亂世爲令終，于仁武伯爲中興元勳，何不可自慰九原也。吳見吾，吳君參之字也，溧陽人。其兄見末，與余相識。見吾遊惠州，遇■潛匿踰年，值反正，過行在，不肯作官，而以經教授於粵西，此亦非近日可得者。與默先取少同派流上，故與默先交甚厚。今誰知其先後長往耶。余令其塚相向，兩君其當招呼白雲之間乎。銘曰：與良友兮相望，乘白雲兮翔翔。天下將平兮魂歸故鄉。

嶺外稿下

林子詩序 銓

余識林子于六長自南海始余方以北都萬死歸爲同郡之奸仇所陷遠遊南海南海令姚有僕以張芷園之言服其苦節與林子言之故三人者相朝夕也今忽忽七年矣余與林子幸覯中與而中間間阻各歷苦難余又于沅靖經[illegible]毒匿髮于苗崗踰年乃得重解后灕江仮留守相國之庇吟咏强飲握手太息而有僕先以監虔軍死難其子至今困躓於時家人細弱復陷異地嗟乎余是以序林子之詩而重怦怦也林子素伉慨嫉邪扶正旋已然諾向遊吳中與虞山論合嘗爲鄒忠介公裒刻疏集林子其人固不必以詩傳然今讀其詩識量風度亦往往概見中興嘉與公卿頗易林子事留守至久今第一舊門人中獨能長守儀郎此其風度何如耶桂林唱和集中林子之詩日益高遠余勸其編年紀之日林子書來欲來平西旦夕有僕之子以式亦當西來又可以相對石上擊如意矣

壽曾開府序

今天下中興賴有西粵維時繇按粵以撫粵者則我曾公鴦發也公以撫粵時聞訃[illegible]難方熾不敢以避反五羊反正車駕蹕端乃敢抗章哀請今年之春諸將佐欲爲屛以壽公公唖息以辭嗣因兵退丙地攘攘公又不敢以謝事安處山谷也調停主客經營候代歷盛夏踰凜秋西粵屹然而衡永遂復中原響應諸將佐請申今春之請公猶然辭諸將佐乃入山乞言于余以爲且夕北還舊京將以此文懸公之堂且公之服將闋矣余是以知壽公而公可以不辭也昔袁中書以國家有事墨縗出任事平之後乃請終服綱目是之著以特書溫始安以絕裾而來阻亂不得奔喪以三司八坐之議終受散騎侍郎之命今公哀請之疏前後且十一上矣況巖疆之重任三年中之孔棘非散騎之比乎余與公同生江北又同社白下同爲諸生時久已知君之持已守正引義伉慷誠報國之器也今幸同在天末覯遇中興公立功效忠三年中從循吏拔御史授旌節余雖未一日入班行然知公者莫如余惟余可以言惟公可以受之公何辭焉改元之會聞公令夫夷沿行殊異朝廷擢爲侍御史公不之知也及天子幸全陽公乃從零陵入班分道是時劉承胤以迎駕爲名炭炭然有岐華之劫矣薰灼之下小蛇大附慮無不出其門者公則斷斷然不可今觀與楊總憲書何其介也粵西正

急公慨然以直指行行遂從外寇內暴時支持多難左右成留守之功因亦直指之功也丁亥之冬東西幷恐[illegible]勢重沓公獨當東一面卽馳耶乎偽鎭偽令傳牌已至非徼水平姜木格之捷桂林豈得安坐討出嚴關耶募問合義自春迄夏開建三失而三復之躬率大師抵梧夜猶對壘而反正之信適至此其功豈在恢拓下乎梧陽兵燹之餘益以饑饉室盧灰燼士女仳離饑殍載道公給蘧舍露行栫寬扃鑰任人出入捐粟賑荒禁兵淘擄疏通商賈往來將帥所在暴橫然戒兵士從二十里外徑過不敢入城市一步取民一木一艸何以致此塡梧七月民不知兵室家安堵咸曰不意當吾世猶見太平之日也及返塡桂

林梧州失煙火矣野行聞哭聲矣經過客兵搜牢不堪小民思撫梧中丞無不雨泣者撫梧之功又曷可沒哉劉琨荀藩之在北自承制設守令李晟鄭畋之在渭橋鳳翔亦假官吏分供過來成敵習矣委署所至剝民取償往往不免公獨不行此皆公生平持已之素非矯情也數十年間方內正人以我江北為宗公久從金天樞先生聞人倫是非甚悉故自砥益嚴引義尤篤當南都鬼蜮障天公獨為苦節之士冒忌抗言入圖扉護視周仲馭雷介公道路為之齒舌嗟乎此豈委蛇取權而又自僞名高者比乎方今神州歸命天祚國家赫聲濯靈大振于我江北卽日從六師還故鄉重拜廟貌之後掃墓而祭復過全椒見金

先生公可以不愧江北矣效忠而功成豈非大孝乎哉凡余所言亦祝公不愧公之生平祝公不愧吾江北而已矣至若丹青台鼎之詞曾何足以壽我孺發也

祭瞿相國夫人誄詞 并序

嗚呼夫人事我師相凡四十有一年老當國難倚匪危疆重立社稷抗虜■歷暴亂且五年以鍾山之靈甫都義振旦夕六師返故鄉而夫人先此即世此我師相憂勞中涕既隕之諸門下士與事治喪不能不重為之於邑也夫人自為瞿氏婦以至為夫人躬行孝敬治家勤儉其懿行自里門迹之雖更僕未可終即乃者粤西日傳夫人丈夫也豈特世祿之家相萬哉計留守桂林桂林歷刀兵之阨不幾幾乎自丁亥迄今■薄非一矣兵亂又非一矣留守殉國之志自其素學故能處之不驚夫人固可以先請也然死之之義每亂益堅以為吾事夫猶臣事君生

則同生死則同死而已■烽每至舉城無不空者夫人曰死即死此焉避為故靖變而見血衣則一慟踣地■騎已入城巷舉家自若變起倉卒徐商內外倉庫匱乏悉捐簪珥謂此非大丈夫乎哉豈非天生大忠臣而即生此女丈夫為之配乎嗟乎虞山之瞿邵為方內望夫人以名門文遞大君子席兩氏累代綴紱傳詩書禮義之澤相夫至黃髮子若孫皆爭達名稱躬受中興宰相夫人翟茀之命人世所歌俾爾單厚者非耶夫人故貴居無與比夫人故可以炳炳怡然受享矣然終身荊布率先操作免蕘滫瀡恒自治具未嘗一時安逸侈封靡享一日之繁華也我師相素愛才好士座中常滿每客至商榷不問蚤暮悰酒

酘羞肴蔌未嘗煩咄嗟焉拮据益體夫子之憂國而憂之也誠哉與以死勤事者矣今夫人之孫萬里蹈海馳目鋒刃適與喪會益其感焉乙酉之秋師相以秉鉞抗節為逆靖繫困夫人率數十口轉側江者賴聖母多方護之幸脫危阨比聞發喪皇太后能不減膳垂悲乎聖天子視師相猶尚父股肱日且遣使致祭慰唁夫人之靈輀佇臨黃鉞扈從即返舊京虞祖于先隴阜復于寢室又何憾焉諸門下士敢先藉白茅而為之誄其詞曰

皇佑元忠誕生元配奕葉文英俔天贈佩肇訓維溫秉心維正嚬唯則節婉嫕廼性下禕執笄申之以敬不逮事姑藏帕悽悽

趨幾以礪設奋以舞采衣成名象賢繩武牽絲文水輔以清廉投香乃悅式布勝衲治行入最代視晨昏徂賁孝婦德不可諼先帝誅璫言入掖垣獻替歷沒勸其直言黨禍歸野守此盆飧里中厭厭匪我思存已而謫謫逮致于理吾人在患天鑒臧否惴熊挺挏人情可歎獨持門戶悉宗多端屏綳歸來汲井水寒擋為陶翟終焉盤桓教子一經獲登賢書既媧目前言念先姑虞山之麓下築東皐采采蘋藻以祀以遊詿云天步三七為期江東賓禮雙爾倭遲出當昏椓閉兩障天外任荒徼南都倏然嗚呼夫人哲秉幾先死則同穴扶老舟旋甫建雙旌靖孽爰熾中丞抗難遂被楚縶夫人慟仆惜不欲生幸依聖后闔門以寧

赤伏告符。東廂建策。擊輿屢遷。西都尤宅。岌岌桂林。以托老臣。
登陴擱死。紛哉■虜。誰非明哲。出此城闉。闡惟留守。與其夫人。
昔留傳變。呼宇別成。李燈在維。道室潛行。猶有稚子。汝其經營。
夫人太息。仰天一聲。死則同死。副君忠貞。竭力守禦。曷恤此情。
廼鬈其裝。廼揮其囊。惟絲惟銅。彼筐彼箱。苟可饗士。手燀壺漿。
苟可以甲。夜縫鐵裳。棄子勉阜。傾貲與祀。名媛烈識。侔古無兩。
將士感勵。奮力樹功。卒免腥羶。留護紫宮。歷此三年。甚亂非一。
明知搜宍。忍苦綴輯。忠臣烈婦。聽之有昊。寧溘無怨。剡剡奚告。
開衙蕩平。借旋故鄉。詎謂一朝。長逝茫茫。使我師相。哽咽徵墨。
念國勞瘁。增此悱惻。灕江湯湯。漣舫帷堂。軍事旁午。具稱莫將。

合營涙涙。四方彷徨。門下諸士。掩袂在旁。天使孝孫。踰海會喪。
御祭來寵。曲蒙褒賜。隆以殊恩。爛邵未央。盡其褆褆。來格來饗。

壽留守瞿相國六十序

今皇帝中興改元三年。而先生以首輔留守桂林者即三年。三
年中。前後抗■。更歷它暴。社稷阽危。以留守而安。迄今各路再
定。醜■豕竄。舊都且告復矣。八月上澣。適當先生壽晉六袠。賓
佐在事。踴躍於門下。以相國功在社稷。自勒景鐘。顧謀先奉觴
為國家壽。而徵文于小子智。智固先生同鄉同年子也。又與老
父同朝。同道相砥。智弱冠雅游。即走常熟。奉敎于東皋。比來天
末。携持等骨月矣。雖梼昧不敏。無所于辭。敬從平西山中。作歌
序之。方將濡艸。不勝感集。先西望而拜曰。嗟乎。天代生二三大
君子。為天下係治亂。詎意國祚中微。神州板板。忠良及難。多半

淪亡。而獨留此一大君子于嶺表。佐中興。黃髮正冠。扶六十之
杖。指揮軍國事。豈非生民大慶乎。天下從此治矣。私計吾道大
君子。如劉念臺。鄭玄嶽諸先生。立朝不滿數十日。為邪黨所沮。
未嘗大用。史道鄰先生之在南都也。驅縶之江北。黃石齋先生
之在閩也。阱之于湖東。今天子舉國聽先生。爵列五等。中外倚
望。此吾道之盛遇。前此豈有比哉。曩者諸君子。但喜分別流品。
恥言經濟。守已峻隘。不能集衆收材。若論舉成功。亦寔不能及
今日之留守相國也。嗟乎。人皆知天下茶毒。而桂林一隅。獨不
被腥羶。此乃留守之功。不知此一隅乃天下也。功在一隅。功在
天下矣。武攸之逆。勛責國。自非桂林。以何為信都靈武乎。郝兵

逼駕踰嶺之後。自非桂林、何從集諸將而恢全楚乎。■■長驅而南、從未一戰、惟自粵西敗回耳。即五羊反正以來。鑾輿為所迎矣。矯稱蠹出、遠益侗疑。自非桂林。何所係楚蜀滇黔之望乎。試姑再思之、丁亥之春。倉皇幸楚、先生留之不得、泣疏爭之不得。乃請身自留守。此留守之始事也、是時■自東上昭潭、省會逃奔。虛無人迹、天子在全陽。念首輔甚、馳驛書召還、縣縣不即既險地而留守堅誓與■角拒、比急時、■衝陴上、留守坐文昌門府、調算自如也、甫■退而又有劉兵之亂、劉兵走而■沓至、徒以大義感激兵將、必命、禦截追伏、無日不戰、戰此半年間、捐橐措饟、悉夫人之簪鑷充之矣、既復平樂、方爭梧州、而驚聞

蒙塵、且入柳象、再四爭蹕桂林、合防楚敵、未幾而郝兵潰入矣、明知必劫駕、明知必有洶擄之毒、突梯悅之、故有免者、留守仍侃侃爭戰守。以為為國受慘、所不辭也、赤手驚痛之頃、猶手招諸勛鎮、灑血誓師、成中興第一戰功、從此各路、景起響應、蠶表至自中原、繇此言之、功不在天下也哉、即乃者何督師以輕身失抹、湖南私御、轉以讓賊。全永兵退、訛言匈匈、桂林一日。信八九異、流人魍魎、盡室浮家、獨留守怡然、神色不變、日惟調劑主客。倍任憂勞、卒保無事。而楚中旋可匯復、若如世人便計。則前者當官敦趣赴至再三、尋封文淵印以請、何故苦辭政事堂之權、而不一覽釋巖疆。選嚅觀望乎。直念許身國家矣、今未能銷距外、且誓至遣瘁之義、刻骨至孰。此所以當事變而氣定也。聞之曰、忠能生勇、志定若愚、信哉、御賜銀章曰精忠貫日、然往嘗與人書、緘識其篆曰、愚不可及、是素志也、是誠不可及矣、間讀留守兩年奏草數百十篇、論事慷慨、直切無隱、忠懇反覆、使人骨滴、所斥強寇之失、所駁預行之舛。皆在一年前。絕非後來吸汁異意者比、惜國家猶未能盡行先生之言也、嗟乎。先生之忠。固見于留守。尤見于留守之所言、條奏執爭、囊封露板、世不能悉顛末。詞頭或徼隱之、動稱其元老擁戴之功。夫擁戴豈忠臣所修聞耶。臨桂世伯之劵。璽書屢下。而發憤固讓。誠以風耳。然天下賴先生者。以今皇帝神祖之孫也。天與告祟州野、以莫親

於桂藩、謂安仁讓之。漂泊蒼梧間。兩膺綈冕。舊粵撫之護視至矣。而初撫粵時。即值靖江舉事、使梁曠不發竟陵之邀使。李希言不詰永王之擅引兵。尚可言耶。彼固怨中丞之先事論軍衛以大義也。已又怒中丞之檄帥調很以禦變也。摑而上訴、困之郎中。先生正色無所撓、彼將甘心。尚欲挾之。未有以害、蓋已寄致閩將圍城矣。獲逆之日。市肆不易。黨與悉縛。閭巷無一人究者。中丞輯變之功大矣哉。變已定而東人至攘而上之。故獨傳中丞之節。而中丞之功遂隱不言。此又愚不可及之一矣。憶從端江。嘗獵綴曰。天下亂有其本。本在逆案巨奸。用烏程以苛刻阿邑排殺善類。內以羈繫左右。外以熏轑天下。十七年陰行逆

案之道而國亾矣先生固卅有漑不合不能忍見。一生搤擊爲此也。以廉吏入給諫承先帝詠璿。奸人方合冪圖中立。非主公論罪容定乎。及陰行其道者柄用。周客事叢犯之者禍拏不解先生曰。亂本始此矣。直糾疏三四上。遂以他中削籍。彼其黨未厭也。從文致之。逮入西曹。幸賴聖明廑得生還方抗疏寧不知黨禍耶。愚忠惟知爭國是。分不避耳。江東初立。或云求舊。先生知黨禍又將烈矣。因其遠我而遠引遐方。今從此地建中輿之基。豈非天祐忠臣乎哉先生以文懿公之風醞藉兩世組紱之下。篤志詩書。雖在裯濁。常不釋卷。數經兵火輒復購求鼓譽剛拾之。性特愛才好士。如恐不及。客過伏波者。無不得承顏盤辟

晋後車燔炙焉。趨朝者求示朱紫忤時者依此蟬蛻流寓之士。自遠輻輳。覩此方吏無鋸項野無白著。農桑數畜猶覩汚邪。始劉弘傳贊所謂沸海恬波者與。先生晩更強健。贍給周浹。每黎明起。發章報答。接見將吏。畧治程品。會賓客與談讌。日所行事必手條錄之。人姓名書往來。舉其年月默識如流。自亽秋今春鈐閣之暇。時乘興登臨虞山諸勝。庵置導從。散屧郊野。載酒招集揮麈賡歌覽桂林唱和集能不想見歎之乎。智考郭忠武王收復兩京。裴文忠公自京都留守。復同平章事。年皆六十。兼資文武願以誦祝。然汾陽不能義格神策。晋公不能獎直劉蕡而先生遇大刑賞昌言補救。諫官得罪。必爲之伸吐。苟非早蕆而

前識超而言者。時時引領西望焉。仲公理歎蔚蔚胥晋崔亭伯憂紛纏塞路。要以清議有在。郎人心可以不亾。此固先生天性正直。爲吾道揚眉耳。日長君伯申。使其子浮海來省。必知故鄉義旗近耗。而劉國疏已至行在。旦夕首輔督六師合軍江淮。拜廟貌。還故鄉。朝廷喜北道主人。同年老友供張享至。而小子從伯申雁行。前伏膝下。奉觴爲壽。斯誠吾道君子千古嘉談矣。又竊美先生蚤得一奔越萬里之孫。煦嘔嘗膳。言念孝思。以慰忠懷。可不爲先進一觴乎。勿近以舉案與感也請先爲上壽諸子作奉觴之歌以志後慶。歌曰。

登虞山兮望虞山。暘顒顒兮龍江關。率王師兮拜神烈。報故舊

兮今年還稽首兮君恩。扶老兮有孫。檄雷雲兮答桴。菼楨榦兮盈門。湛湛兮離水。禾禾兮蘭芷。將進酒兮多士。誰作歌兮循子。馳馬上兮晋詩書。食邑本土兮傳海虞。天子萬年兮赫明明。建南宮兮圖丹青。

和州王良翰傳

王君良翰字仰周和州人崇禎乙亥之春和州爲獻賊所破王君罵賊死死事中君與州守黎公爲並烈矣余時僦居南都聞和州之事詳魯孺發故嘗言王君生平君蓋長者少以孝聞行甚敕備又非娖娖者流居里門引義然諾不既信士之穿決攻苦食啖皆取賴焉和之士不必匄貸以有王君之好施也教家嚴正子弟無敢不嫺嫺者年五十爲鄉耆賓自州侯往往式其門閭嘗曰吾儕有數畝負郭足以飦粥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扶杖稱老以義自處固人生之至樂矣其訓人如教家然當賊旁午大江以北中都之寢廟且以東苣沿江城邑亾慮匄

匄謀渡江王君慨然曰士守墳墓從長吏有急者子弟爲父母效此土捍禦庸亾何爲不幸而死死義人何能不死乎一時翕然遂倡守具嗟乎承平久矣一旦搶攘民不知兵州守故賢者獨仰天曰死耳城始閉賊蟻附一日而破破之日黎公闔門自剄王君則爲賊得罵賊不止賊刃下先其鼻血流溢吻飲以噴舌聲愈厲王君之子用賓以身衛父賊斫之十數創以爲死且急淘擄貪它鈔取故置之用賓得少蘇而王君竟死此固其生平以義自處之志也王君之妻魯氏先王君死其諸子方爲賊驅子婦四人與其女同時死死于一室賊火夜發四周然盡而此一室存五尸如生猶有二小口雖餓不能言然夜隨其母尸

臥埜其異哉黎州守名弘基岳州人狀元黎淳之後史臣曰賊初橫江北獨和城破殺傷最慘然士女死義比比今無城不破矣安所可望和之士女乎哉魯孺發以其宗族及本州之死義者請於朝皆蒙褒卹又遺書余平西山爲其同里王生用聘用極爲其父作傳又余舊聞之者于是乎書

劉大司馬傳畧

自巳丑隱于西山中。因留守所晉蕞近年事。爲之檃括。虔州之難。楊機部(廷麟)郭雲機(維經)萬吉人(元吉)姚有僕(奇胤)龔建木(棻)黎美周(遂球)同死最烈。此後吉安山中之熾。先後俱盡。如劉須彌司馬。其一也。適吉安諸生劉大樸。從安福轉桂東。入營道。來言西江事。因畧記之。劉公諱士楨。萬安人。中萬曆壬戌進士。通籍二十餘年。秉豫章之學。方梗任質。不求媮合。歷侍御。播泉浙黔閩楚粤凡七省。所至先難任事。事不能憶其詳。當崇禎癸未。簡命南京兆。以控䚡陳悉及朝端之要。總憲茂明李公常舉之。余所知也。受事及期而甲申變矣。公分一死。與姜張諸公議恢復諸策。時

偷安半壁者。不過定非一語。儌擁戴。趦殊異耳。畫清溪爲鴻溝。豈不誠如卞彬所歎哉。公偪偪曰。今日上下。惟有背檐瀝膽。誓清中原。滅而後食。鞠躬盡瘁。義節爲大。彼都人士。皆能言之。言之非難。而新亭藉卉。竟無言者。是以知忠貞之言與哂俱益天性也。由通政領工部尚書。時阮馬障天。羅織善類。公孤危在朝。猶施救護。禍將及矣。以無所得中。僅而獲免。忽忽有劫駕棄城之計。公星馳息蹕。破竹之勢。土崩瓦解。昏椓之毒。道路指之。一年矣。可奈何。歸至西江。與楊郭諸公歃血。大建旗鼓。羽檄滇廣各路。雄師數萬。假天之威。每戰輒克。值八閩立天興府。起公大司馬。勅諭聯絡江楚吉贛二郡。漸開。未幾而萬督喪師。竟以決裂天顧有在。端州告祡。召公大司馬。并大司冦。屢奉溫綸。卷卷勅屬湖南首事。義無所顧。變產破家。號集虎落。旅距且有年矣。己丑七月。大被圍困。公之子肇謙被繫。囹圄迫近。幸甦。其弟肇顧憤𢜽不屈。箭劍而死。公乃冠帶東向拜。呼神烈山諸陵在天之靈。引罪自責。刺血繕疏一通。作絕命詞一首。急馳書撫州揭公。勉以國事。瞋目怒眦。數日不食以畢此命。大樸曰。畢命之日。可謂從容矣。野史氏曰。今日無往不死。死惟恐不得其死。所至於能用其死而不死者。豈非天乎。劉公後傳姜公曰廣。傅公鼎銓。揭公重熙。皆殉節。不得其顛末。並畧記於此。(大樸後亦死于曹志建營)

不改居默記引

不改居者。余流離南楚西粵所作之行郭也。兵燹之開。所過籬落。陋巷穿敗。設此郭之。未堪宗茂深蘇門之圖。聊當扈伯重飯甑之厨而已。既巳堅坐不起。苟有饔飧。長日無事。觭鐘雜處。擕書爲難。自北變以來。一字都失。時復記父師之訓。半生之一得。豈曰三篋不遺。抑亦元禮督觀省覽之好也。永附己丑涂月。愚道人方以智識於平西山中。

與留守相公借書

伏處平西山又一年矣。有斐既歸。倚杖躡影。所戀戀者。惟此殘編。時一披對。野人見者。未嘗不環視瞞瞞。村墊一二里師。其許更甚。望如退之當日之匾生遠來一語。何可得乎。間數月亦有軒車策騎而入者。留之信宿。語不及此。道其懷來。非汲汲于桂林。卽欲向行在者。望以平昔爲之道地。又汲汲行在不暢意者望爲之道地于桂林也。幸有留守相公。爲愚道人之父執可以一行。然非其本願。卽有所語。塞責而已。向曾求幕下有開敏之士。分一就王隱以層稿從事。亦征西之雅志也。以此觀之。知必無此不事事之一木石人矣。嗟乎。功名人之所不能浸然者也。

况今日之易耶。自流徙五六年。五羊之海。灕江之洞。夫夷武攸。以至沅靖之深山窮谷。凡爲愚道人一屬目而接談者。無非明知沸鼎。貧望一遊者也。此何足恠。可恠者。愚道人當此時。皇皇求一人同讀書。而樂其所樂。知老年伯固已捧腹久矣。今不復望人。惟望架上之書。分其十之三四予之。此日之仲宣。必不向許下一寸。其不負中郎明矣。乙酉在姚有僕署中。所輯史紬。猶出艸艸。老年伯抄本。暇以予客生。客生僕僕魚佩。翱翔金華。何暇閱此。不如見還。若再兩年。巖穴餘光。當有條緒。足供後世。所以望開敏之士者。匃匃不可知。有非筆所能及者。欲以傳之于將來也。鈐閣森森。何爲及此迂緩。然知羽扇之間。不妨一笑。

夕可先生讚

姚夕可先生者。杭之西溪人。衛公爲紀其行。請余讚之。當板板之末。伏于表舞。而涸於市墨。西溪以至南北峰。曳杖偕輿。如雞落間。世之所盛鼓吹。襆服金襧以恣者。即古之逸士所以振足激天。大雨響至之地也。先生豈夾。不必其坐照。未嘗非坐照也。嘗由。以黑白子著算勝。要諸披逢人則延以就地。松下移晷。披襟當風。此豈營營計勝負者乎。有酒必醉。無論其人。呼大白屬之。已發聲撫指。仰天而歌。視肆中與單外等。旁若無人。人亦不知其所謂。謂之狂叟。先生曰。我何狂。謂我以夕可狂可也。噫。先生其朝有所聞者與。余自歷世變。轉側九死。倘然曰。道不必聞。

死無不可。恨不即見先生。一問所聞。得毋莊生之可乎可。不可乎不可者哉。嗟乎。世人無慮無如死何。因而諱死。先生乃以死著之額上。以爲號。使呼之於人間。是直以其額爲鐸。而世未有眞相可之者。有子曰湘。能文章。爲人峭而遠。每一念至。恥生死而不顧。眞夕可先生之子也。余故可衛公而爲之讚。讚曰。我不我可。謂我有生。生本不生。復何所聞。天以之幕。地以之席。躬且萬年。奔此朝夕。知可以夕。即可以朝。菽弄塵坰。遊矣道遙。維伶有鍤。維泉有壺。澆此黃土。舉世嗚呼。可黑可白。可止可行。羅什多事。成龍鳳形。先生之號。驚此終古。霹靂半天。問之無語。愚道人智。題於平西山中。

青莊子後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或曰。皆才之罪也。懲咽廢食乎。嫉其才而善用之。才與不才之間。似之而非也。才全而德不形者。誰乎。歌巷謂才膽且追逐。何暇從事枯淡之道哉。然安知今所從事非惑之尤乎。有逆施而後獲者。勤之所以息也。莊子生戰國而全其天。彼時貴人。不盡橫死。而老死牖下者無算。即如稷下三千人。亦多善終。何嘗不全天。豈皆聞道耶。所難者。莊子以絕世之才。自知其忍俊不禁。而別路以爲善刀。不犯鋒芒。使人莫爭。不墮暗癡。留其高風。故爲貴耳。魏公子牟之巖穴。難於爲布衣之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故女偊告以聖人之道。無其才而

藏拙。反以道爲名。是欺德也。豈足以服才士之心乎。據質而論。才有大小。悟有淺深。究因其所長。各如其分而止。不能禁。亦不能強也。學問深造。變化甚微。是聖人之所惓惓耳。

曾少司馬墓誌銘

余隱平西之二年。虔之二曾。以書為其尊君請誌銘。余自惟通籍後。即辱與章菴先生交。今以盡萃慾。是何所辭。誌曰公諱應遴字無擇。本號二濂。慕瞥道之濂溪也。其號章菴者。自以天性茲急。見事不能忍。常自矯艾。故佩韋焉。然其生平坦直剛毅。任僨不畏難。自為名諸生至督軍秉中丞節。如故也。公中崇禎庚午鄉試。甲戌進士。壬西曹事。審决江北。所至稱神明。調職方郎職方為中樞邊腹之要領。叢脞而任怨。戊寅巳卯之間。岌岌乎難哉。先帝時■騎三入內地。喜峰之入。自戊寅冬至巳卯夏乃出。其始入也破昌平。逼畿輔。攻西阜門。公所商畧布置多出成

算。中外賴之。而宣督盧公象昇援至。京城始解。然蹦兗濟臨清。破州縣七十五城。以溽暑而引退。其時尚以此紛紛敘功晉級。公喟然曰。封疆至此。尚貪天乎。巳改兵科給事中。痛發其所目擊。上嘗嘉納之。然行之難矣。天下之壞不壞於加派乎。臨軒策問。欲追聖祖養兵不費民間一錢之良法。公議腹邊二屯法最詳。而部覆不行。滋議加派。從此益紛擾。民不堪命。柄國何人。能辭無策乎。十庫改折。金花織造。一支補。即數千萬。天下既不講求經世之務。大臣又忌諱。不敢深切更新。大率固寵保祿。推諉而巳。朝廷方銳法苛核。宰相逢迎。又藉以喝言者。言者多被嚴譴。動則日訕視。日沽直。廷且杖矣。公卿廩廩然。公率本鄉以水

災求蠲則得請。因風靈畫暵。上天心民命。疏。剴切聖躬。以軫念始為修省。天子為之動容。覽疏畢。行陛數帀曰。予一人罪也。諫官自有其道。豈憂九重不霽威哉。庚辰廣寧報盤嶺之犯。公策其借廣義為犄角。持久計。欲乘其瞥未固遣銳出師。奮所老營。以招至海鮮水師。牽掣其後。疏上未報。適有高麗國使李舜男見旅順北岸。巳駕鮮船御尾矣。此皆防邊六要中所預陳者也。未幾督江粵餉。餉不足額。雖曰民困。實奸胥之梗也。廉得魏銜等立辟之。又除奸役以淮米僉發窮里之弊。復官為起運。民始得甦。當其為公也。雖親舊無所私。有故人子載米十餘艘乞放。公念民饑不忍以私情鬻父母之邦。捐橐謝之。及歸里。一無營。

惟就西疇為梅逸公建祠。創立祭田而巳。梅逸公。公之高祖也。餉竣復命。遷兵都給事中。是時邊益棘矣。往者各口有欵賞任邊者乾沒之。而虎兎永卜諸酋。旹以携貳。今三十六家部落。為吾守邊者。皆掉臂歸■矣。東江乃搗穴牽制之一勢也。東夷又去矣。僅僅一山海關。尨泥可封乎。公疏陳固關。必恢松錦。恢松錦。必陰間諸部。為吾用。今計惟借資馬市。使哈卜德我來歸。松錦可指顧取也。然主者習故習。因循不之省。而泊界嶺黃崖不守矣。督師范志完。束手無策。■遂襲破萊蕪長清諸城。再逼京師。聖上焦勞。惟倚重首輔視師。逗遛不行。公憤甚。抗疏促之。嗚乎。其罪豈止此時耶。天生相繇以貪冒為性。■將出。諸帥欲坐

而冒功督師怯不能戰知罪大埸力卷甚其日[illegible]以多金致首
輔買口而出且勿論矣時趙公光忭兵追之亦失利志完錢神
所及遂使罪歸于趙公公尤憤激立艸功罪大案疏糾志完倮
國爲光忭訟寃自內閣兵部文武諸臣無一寬假首輔百計彌
縫公不得而諸權貴忿阻轉攻趙公竟同志完西市豈不惜哉
是時自河陜襄鄧已大苦冦氛上每文聊德政中左召對憂形
於色公言國家病在兵自兵民自民兵日擾民而民日怨兵如
使兵民合一要當愼選守令操練以備緩急無事則擇地屯
有事聊整槊待戰又言淮揚朝蒲兖青三處宜分鎮戹防以爲
京師門户最委悉中機宜上嘉允然竟寢者宰相無擔當決斷

之者也公掌科來一年疏論盈尺忤時招忌錦衣鎮撫駱養性
特疏款列上前欲搆公上日遂在兵科久得罪人衆中豈無譏
言非黨也事已竟釋公六疏㥀斥乃許之過別總憲李公邦華
言及國事相對嗚邑次桑乾遥見寶頂誠不知叩頭流涕之無
從也抵舍而三月十九之變至矣哀號幾絕變産勤王淊路募
兵閭巷之勇决素食公德往年獻忠破袁吉公疏設兵駐寧以
曠地課稅供餉後土冦陳稱保竊發寧都獨聞公義無不願執
挺者已得南都旨禁止義師師遂散捐金歸有司此以知南都
之政其亾也忽焉以東南半壁正人心以守此可以晋宋而爲
馬阮昏椓至此每望神州痛心嘔血遂成瘀欲之病乙酉八月

思文帝天興告祟起太常寺少卿相國楊公廷麟人望也書勉
恢復强病就商之而公伯子燈素然諾已與永寧監軍陳丹等
有招閤總之謀閤總大冦也自崇禎戊辰蹂江閩焚剽村里官
兵不能制虔屬邑苦此久矣公以冦必與[illegible]合爲禍益烈縱百
萬豹虎欲不噬人得乎國家方急需兵旣資以禦敵又消地方
之蠹是一舉弭內外憂莫便於此相國喜贊即遣燈拜疏行在
召對擢兵户主事督催丹所募赦相國同公悉心招撫蓟甫至
陳丹已先令羅纓魏勲往論之公直强病與守道彭公期生入
其營語之曰爾輩受祖宗三百年水土之恩不能操甲胄以捍
閩顧哨聚以糜爛鄉井罪豈容誅今皇上俞允招撫之請恩至

厚正更新立功贖罪之日勉哉爲中興功臣于是首禁焚殺淫
掠以軍律稍整戢之時衆新撫所請或不允輒瞋揚肴公以情
法馭之尤費調劑自古招徠必先自成勁旅故指臂使之今事
出倉卒袖手起田里所以能服之者至誠與大義也相國調援
湖東移營黃金高樓候餉未發而土民以撫衆故冦也頗懷猜
懼公欲呼其父老與語釋其疑會有大桀煽動爲亂土民益疑
莫敢前已遂譟公舍中爲之一空撫衆欲爲報復嚮集城下公
命次子燦急走止之遮道哭拜諸將爲之感泣乃不俟給餉即
日拔營渡河而去三月升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三
賜手勅督湖廣師命所撫爲龍武新營以寵異之五月吉破閩

虔虔督萬公元吉求援于相國相國率標兵南下燈亦督陳丹
兵至虔一戰而潰公愴然以虔為閩越咽喉一不守天下大埶
去矣吾龍武一旅分當援湖東先援虔時燦亦受職方監本營
軍公呼燦曰吾父子受國重恩今不報其尚何待爾速趣軍敉
贛吾雖病死無吝辭燦泣求諸將或不應更以餉為辭公計窮
乞匄得二百金分給之曰此何足餉示投醪而已諸將乃大感
奮並辭二百金不受十二月冒酷暑數萬人徒行二百餘里無
怨色抵雩相國喜燦兼至而前軍抵贛敢還公怒欲親督戰會
萬公貽書以[illegible]退皂口止援師薄城而公愈憤病愈劇矣劇甚
燦何忍覩其父委此無益身公依山營遂解散當其時賈勇者
渠率也餘十斗思歸農矣又里民舊嫌未釋故相枝惈主者又

疾[illegible]無散得手逾兩月公以蘇爾汀叛之變伏枕嘆曰嗟乎吾
故撫龍武為國殺賊不幸衆散歸籍雖十萬盜賊已為良民虔
南閩越無剝膚患亦十世之利然非吾之始志也今若此吾生
不如死遂摧心垢面頹亢絕食太夫人勞之曰吾尚在也復勉
遷延五閱月語燦曰吾終死已矣國讐不能報少孤又不能終
養吾母死且有憾遂暈眩不能言卒以此死死且曰吾忠孝未
盡死勿旌我嗟乎孔北海之志大矣終以書生無成師稽乎徒
爾意氣感激是以不得遂志然士君子處此無畏難遲嚅者况
公素剛教任事者乎人安往不死死此盡瘁之心君子之所講
也古何人無憾哉公生萬曆辛丑四月十一日午時歿永曆丁
亥十一月二十五日寅時娶溫氏封安人側室楊氏子六人傳
燈燦焯煜煇熠女四人孫四人儆俶倬倫女孫一人伯子傳燈
次子傳燦已詳前序皆引義忼慨能文章以亂故改塟公萬斛
里第一橋是用銘之銘曰若若古人舉舉此義不惟其功當論
其志家濂溪公天生毅毅必於儒者死生從事正笏立朝為直
言士康回殄國抗章無忌辰告訏謨表左歷試空承允歎奉行
能敵知亂癙憂悼天其墜倏焉南北淪胥以棄倡義禁止用金
儲峙周吧賀循躬明以俠天輿會輿病中踴企招捺艸澤棘矜
布置彼著用餘惟有盡瘁士雅埸主親客比佽希馮本土廼埸

容易傷哉今日是何時埶不然南奔粵有餘地平原道梗退亦
無罪烈烈髮指仰天直視寧灑此血喋喋吐氣儒生命矣天子
良嗣克成前烈以待碑記

祭鹿公叔祖文

嗚呼公之同我南奔也其親見我之封刀愚血耶其憐我之命蹇耶其憐我之才當以雕益工耶謂我累世紈袴子能衣敝履冐犯霜露與祖構重趼千里此非人所及又遭不世之難磨不世之險反被不世之冤而逆旅饑寒之間毫無愁容常云以曠達行其謹介今脫累生死超然得失真有老莊之風忿與求慝老以歌詩其願同也故南都之赫炫白版公慨然而棄之已延汀之印敕燿爍炯交無不流連者公斷斷贊余之遠逝焉鹿公其材何往而不可官自隱白沙之耕寔無意也端州造食人求公不可得用公不可得始歎此公真鹿門之志矣今虞山乃以

職方相重固已重公之所輕而公不及受豈非公厭此塵世哉嗟乎余之悲也約隱定隱隱竟分背復來尋公公竟長逝值此擾擾人生如寄曠然遠覽塵土富貴酒以埋憂詩以對臆生既逍遙死何屑滯道風念舊是不可以不誌乃遣伻至西寧之鄉爲公立碑而祭之歌曰靈乘雲兮鴻鵠與飛不見兵燹兮山川是非極目滄桑兮故鄉可歸可以不歸

鹿公小司馬墓誌銘

職方主政鹿公方公余族叔祖也同余患難來嶺南計買田西寧爲隱計公先入居余以倉卒走楚復以戊子冬入桂林踰年知公卽世遣伻細訊陳喬生及趙將軍爲理葬事余堅不作官遯居平樂之平西兼用兵亂庚寅之春當人竣役山中遂以交分不嫌行畢敬誌諸石公諱麗本名大掄從慕鹿門麗公而改自爲諸生躬行謹樸而中懷倜儻以睥睨於貴人公又巖巖不爲之下從爲他事伏闕其胞兄弟不免於理北都之變同逃出東便門窮貧而南反爲郡佻所陷公感我萬死不屈遂相左右歷台蕩太姥過程鄕老龍入五羊投姚有僕有僕義之與黎美

周梁漸子陳喬生皆相唱和曉乃好學爲詩益工福州創建香山再三挾余行余避之公以余爲是遠決隱地丙戌遇端州監國當事聞公名欲官之公竟入西寧矣余家累先在康州因與當事不合不入班行車駕復還端改元余則堅臥蒼梧泝甘村之口忽忽亂至隱約遂失戊子反正天子復以端州爲行在粵西中丞魯公聘公參軍事廷揚之留守桂林督師瞿公題公爲職方主事贊理及余再入粵問公已不及受故知公必不出也銘曰雙鹿遺風公其尚兮白沙之衛偕余望兮靈其逍遙詩以思兮躬耕之地今以祠兮公生于其年月日時卒於丁亥年月日時有子在桐此山淺壟爲隴隧以可扶還也

稼軒瞿相公傳

公諱式耜，字伯略，蘇州常熟人。稼軒其號也。瞿氏在本朝最顯文懿公景淳，中嘉靖乙未第一。其制義學者稱昆湖如闕里。節公王父也。文懿公生星卿公汝說，中萬曆壬辰進士。星卿生公，中萬曆丙辰進士。奕世剛閩，盍其盛哉。乃公少折節，行寒士也，耿直自遂，明其家學。邵文潔公多公無世祿習尚，以女孫妻之。初筮永豐，直指察廉，斂上治行最。江西人至今無不稱公耿直者。當上計行取，忽星卿公病，輦下心動，方候考，欲馳還。同資皆驚，固挽之不可。還則易簀前兩日耳。孝哉感乎。自此一生，公遂無登高日，以星卿公忌在重九也。崇禎改元，復應部徵，先帝擢

給事中。未數日，彈諸事皆偏，時烏程相繼柄國，龍飛首政，欽定逆案，逆案之奸憝千百。其伎欲行胃臆，乃變南黨為時局，柄者得之，植根于內，詞宮中喜怒，以便阿邑。一切深故文巧，若無所私者，可以固寵。固寵必塞言路，言者必故以他事羅之，外不敢言，而內日密，相繼七八年。漫滔進。就逆案雖不能起，而陰為逆案行胃臆，翦除善類。自示仗馬之威，小人之計得乎哉。或為上所覺，則暗傳其術于後人，烏程所以號傳衣也。公勃然論之，視此不直言，言復何為。疏再三上，竟忤旨，削籍去。禍且不測，僅見斥。同輩為公賀，公曰：禍自未艾。然君子正無所事辭禍也。亾何，復社難起，果因它以中公，緹騎逮理，舉家匡懼，公坦然就

膠致。然生以之豈動色乎。久之，天子知其無它，罷歸田里。如是者十六年。北都既變，留都建立，公以夙望起少尹，條恢復之議。馬阮用事，豈惟議不用，且深疾之，方翻先帝十七年之案，昏稼摩共。朝不及夕。公之出撫粵西也，以瘴徼稍稍遠引耳。抵粵西，留都變矣。福州稱天興府，隆武甫頒詔，而靖江王以桂林稱兵矣。公在蒼梧，其牙爪挾公以上，百計要脅。公雖乘襲不為動，密致征蠻將軍，外合端州兵，而平之。公功甚大，而以節見東督援平粵伯，而西撫惟少司馬。公豈以為少乎。平粵旋進封侯，總督如故。而廷汀喪矣。平粵總督者，丁魁楚也。今上向駐端州，端皇考生安仁、永明二王，安仁于天興，已高克讓。今獨永明歸然。神

宗之孫，誰不歸心。隆武帝時時言屬之，豈須猶與比總督擁眥次如山，惟欲走耳。公強責之，乃進箋監國。然彼復結中人為之地，自處首揆，以少宰處公，加同參懷。雖同參懷，權不自已，區畫無所聽。端州梧州車駕往返，廷爭不得。一遷而瓦解，夫何怪乎。丙戌之冬，潛華西上，而總督竟入岑溪，卒以餌降。又焚其身，公曰彼能分十一以資朝廷，猶可以背城借一也。歲丁亥為永曆新元，駕至桂林，公始秉政，乃進岐亳會典，不以地限之論，而羽檄押至，朝咸股弁。內議幸楚，公卿失色，無能言。公獨侃侃，既陛奏，又闕陳之。一二日凡十數爭，爭不能得。行宮夜戒裝矣。公知不可留，願自留守。排闥入，言天下之所以亾。今日所當痛哭者

走而已矣。自兩京至閩以至此。走一城。失一城。走一步。失一步。皇上郎自萬全。臣犬馬無賴。惟有死此。臣願獨請留守。車駕左右爲之動容。上慰勞。郎賜爾守敕印而發。此留守之始也。上蹕全州。心念公忠。獨留守危桂林。素無重兵。何以支持。詔令扈駕。又遣使敦諭。公手疏反復言其不可。時[illegible]已屯梧州。奄平樂。征蠻將軍思恩侯陳邦傳分守平樂。棄入柳州。[illegible]竟發縢陽朔道上。桂林城中無一官。獨留守坐文昌門內耳。公散家財。募奔命有黃沙將焦璉。宣府敢死士也。素立功粵微。平八排。卻湖南賊。受公知遇。同守不去。丁亥二月。平樂有孝廉黎獻。勾[illegible]入寇。截西省官屬符印。旌旗蔽道而上。焦璉方從野外來。分兵城北倉

給米。[illegible]六騎入南城。鼓箭旗亭往來。公立署門。招士卒。殊寥寥也。拊焦璉。璉沓步挾箭出。虜中璉背。璉收血射殺之。市上兵始合。閉城門。獲其數騎。然外騎沓上。矢集如蝟。乃賈勇開東門出壓之。城上呼聲動天。遂大克獲。追至竇氏羊角而還。全陽闈之爲加御膳。武岡將劉承胤來迎駕。意欲分功。以兵一隊佐桂林。反與焦營角。譁索公門。公坐堂上責之。遂劫焚民舍而散。此一亂也。璉亦被創。公復慰璉任事。親裹其瘡。邵夫人悉簪珥以供軍。前半月。恢復平樂。露布至行在。行在又在武岡。劉承胤封安國公。威福自出矣。公猶以疏爭行在當蹕桂。不則蹕全。何得奉天寶雜之行。露指承胤。承胤連邦傳于柳。欲掣公肘。公直劾邦

傳明知青身殉國。無所惜也。丁亥八月。承胤果賣國以降。幸祖宗之靈。聖駕由靖入融。公拜疏龍城。迎蹕桂林。嗟乎。當此時。曾天牖衷。獨留守守一桂林城。屹立以待南巡。豈非天哉。承胤既降。孔有德。而王進才。張光璧。馬進忠。各營退散。郝永忠從永退全。何中湘因之保桂。詎知狼子野心。終不爲用。十一月。全陽之捷。可以長驅矣。顧乃安坐索餉。戊子二月。索桂林。掠公卿。劫駕。縱容之舉。公非不知之。要以先國後身。舍此安逃。故坐受其憎毒而弗避也。郝永忠既走。何中湘在永寧州。公收合餘燼。招中湘出。而[illegible]騎至桂林北門。適有周金湯閉城。城上發炮擊之。焦璉輩合力死戰。壓甘棠渡。敗之。追及靈川。又敗之。進據溶江。遊

屯興安。而田之。三月復全陽。此其轉敗爲勝。皆留守忍慘城中之力也。是年正月。江右金王反正。已而李成棟以廣東反正。陳友龍以靖州反正。馬進忠出復嘗德。何中湘牽趙印選胡一清曹志建諸將直恢永衡。且通長沙。朝廷封公臨桂世伯。進吏兵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賜蟒玉。公辭不受。並其封賞諸公。尚失次第。如金聲桓封豫國公。復改昌國。王得仁封建武侯。改封建國二營皆不受。致傷國重。李成棟初上表章。引罪恭謹。朝廷獎敕過當。虧損大體。漸生其驕。後何以制。語甚詳切。而詔指乃陳邦傳所出。聖駕自柳而南寧。南寧而潯。邦傳在潯。故專斷賞罰。自封慶國公。世守粵西。其子封侯。妻父毛守憲封寧端伯。幕客胡

執恭封武康伯。醢極矣。留守痛之。奪其世守。乃一則也。李成棟既迎駕。以端州爲行在所。内一敕封八伯。卽成棟亦憂之矣。小人覘兵勢蒸轉。則相諂附。朝端選耎。則委曲市恩。留守虛言力爭。能免方柄圖鑿枘。或說留守以此時選將練兵。與邦傳爭強韓收經賦資鹽榷。屯輿靈之田。以養守戍。畜威訓厲。外禦強暴。内清君側。如此。然後可一號令。風行山立。留守純臣也。儲與未決。過此則豫章報陷。嘗德自棄。成棟醉潰于烏匽。友龍見斃于永忠。何中湘失足于湘潭。境日以蹙。政日以靡。烏能復改弦更張乎。何封中湘王。旌死褒報前烈也。公哭之痛曰。君去矣。安所留吾。吾畢吾留守而已。朝廷有大得失。必抗言無所畏忌。諫官

有敢言者。輒錄其奏疏撫掌嘆息。行在數播遷之後。恩怨依倚。自相引挑。朝廷且有詔獄之事。公爭之如爲諫官時。雖不見信。然阽危之廟堂。亦因以存國體。顧不重乎。已丑四月。警忽至。嚴關桂林之城。又空矣。留守晏坐如平常。諸將因少定。而關以之守。守桂林前後四年。血戰存城者三。中歷暴掠者二。天性忠貞倉卒素定。故九死而不移也。生平讀書好客。雖在旁午時。緩帶詠歌。客至卽和之。常熟古虞山。桂林有虞山。故自稱虞山老人。常熟有東皋。故于伏波對渚。顏曰小東皋。與客談笑。知其詩者。大都劉琨破涕之音。小東皋者。知不復歸。志死其地耳。五月。邵夫人卽世。卽殯之小東皋。適公孫昌文。以邑士趙延年力。浮海

而至。正會其喪。公于是以諸事屬之長孫。自分必死。勉強支吾。朝廷有不能行者。將卒有不能行者。日夕惟有悲歌耳。悲乎悲乎。庚寅六月。失龍虎關。復力挽之。至十月。恭城靈壁大塔三路困憊。兵饑糧盡。民刮骨矣。一月五日。諸將走矣。城遂坐破。臣力竭矣。可奈何。將破之辰。總督張同敞。勤二馬邀留守行。公曰。吾以君爲來同我死。我豈出此城半步者乎。張公義之。便留同死。呼酒痛飲。飲盡乃衣冠往而見執。雖孔有德之喑啞叱咤。尷闒酷暴。無所屈也。謂公坐。公曰吾不知此烏獸坐。舁牀坐之。爲訊細故。公曰。分有一死。閉之複室。令降者胡服或隨帳諸同鄉人出入更勸之。公瞑不荅。與同敞賦詩已耳。有德一日自往說降

同敞厲聲噴詈其面。每一聲。公從旁爲拊手擊一節。有德令搥同敞頰爛。然猶未敢害公。踰月以所親堅報陰爲道地。公曰。死耳死耳。會以絹帶達焦新與令其間舉。爲邏卒所獲。遂與張公遇害。同時反接。營人聽公翔步至風洞山。公曰此山吾素所愛。當死于此。刀兩下。口猶恨恨絕命詞也。尸卽塟風洞下。百姓合城野爲號哭三日。天爲作風霾大雷電。陰雨二十日。日有公故糧道降者。無病呼公赦之而斃。公故旗鼓獻公孫于營。亦暴號見主公嘔血死。[illegible]營將士咸夢公爲神。公詩傳播。孔虜亦聽之。古人嘗稱萬世下有生氣。信其然乎。公三子長玄錫。壬午舉于鄉。公所命守墳墓者。次玄鏞。間關歷年。達粵西。未見父而桂破

孝子之命苦矣哉。三玄鏡被擄時。五歲。罵賊曰吾宰相子。汝安能害我。我有日當報汝。此亦家門天性矣。今在昌文處。智曰。余父與公同年友。受魏璫之難。先帝詔舉職方。公所薦也。余二十遊矣。公開東皐飯之。忽忽二十年。同在天末。悉公甚深。今亦見執誓死而未死。故痛哭灑地而為之傳。

徭峝廢稿

夫夷山再辭疏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 ]謹奏爲庸才萬難勝非常之任，寵命不敢膺非次之榮，仰祈聖明垂鑒愚誠，以免誤國事。臣自聞命之日，驚懼失魄，方瀝血控辭，冀蒙矜允，近奉聖旨，卿名臣家學，典博鴻儒，立需嘉猷，共勷國步，即日就道入直，以慰佇望，不允辭，該部知道。欽此。臣益擊首皇恐，心顏無措矣。臣之惴惴，一則不敢以後進淺俸，踰越老成，超厠非分。一

則自矢不加官，今一旦連冒殊榮，貽誚增累，何以自解。然所以懼死愧死者，尤以國事委任，必賴非常之才，經緯並濟，以臣庸劣悴憊之身當之，其于覆餗，即在皋庭，若復隱忍，臣肉其足食乎。謂臣尋章摘句，優倡諷誦，此力所能勉者。謂臣前臨難不屈其節，此臣不敢不自矢者。若責其有撥亂濟變之畧，臣雖碎首，何益萬分。夫朝廷用一人，必先養其資望，足以服天下，練其才具，足以理庶務，然後舉而用之，瞻拜得體，遠近相信，建一議，行一事，不拂人心，庶可有益國家。今臣以呫嗶書生，病苦薄命，馬齒未及四十，歷官不滿兩年，而覬爲中興恢復之相，雖路人亦知其非福相也。又臣秉性疎直，動即多忤，半生消慌髀于詩酒，

人目之爲狂生。年來憂憤，遂得痼疾，人且憐之爲廢人矣。唐鄭綮知歇後之誚，尚能累表致仕。臣即闇昏，猶自知恥，敢不守此難進之矩步乎。臣屏營展轉，度力報稱，誠不獲已，受少詹之命，謹圖即老稱操持，伏地加紳，叩頭謝恩訖，容臣調理，庶効趨蹌，若非常之任，則臣萬萬不敢冒受以誤國家。昔鄧騭之有死無二，卒蒙詔許，楊倫無北行一寸，亦荷見原，艸薢苟淹，敬勤愚欵。伏惟皇上矜臣所匄，特廻寵命，則微物知免，銘存歿沒矣。

四辭請罪疏 戊子八月自楚中洞口上

奏爲積病不膏原野，新恩疊下川巖，謹瀝誠請罪，乞賜處分事。臣自元年三月再疏陳辭，復蒙特差翰林院待詔臣張應斗齎詔敦趨，臣方惶恐哀控，而張光璧與劉承胤相搆，洶擒押至。臣冒病投小艇，展轉西延，屢遣奏章。俱未得達，止因臣衙門臣劉湘客有信相聞，附具辭疏二本，時事五策。自此以後，驚風日烈，竄跡日深。土宄猺魁時欲吞噬，臣慮難自免，遂棄妻子，散僮僕。孤身強病，遁跡幽峒，比至沅之西溪苗中。已八月矣，傳見抄報錦衣衛馬吉翔尋臣不得疏，奉聖旨，輔臣[illegible]簡命已久，肥遯何深，勅著整之徵還加尋訪，欽此。臣進退維谷，引歷籲呼。隨卽

傳武岡之變，翠華幸粵，瞻天蹐地，局喻悲惶，至十一月初八，則沅州亦被[illegible]矣。臣變姓于天雷，復爲同類役吏所露，引[illegible]追索。臣又遁入深箐，潛轉天柱，稱身骨立，等于傭伍，志存漆炭，樂受饑寒。是時僞偏沅，僞沅靖道，再三嚴索，必欲搜出誘致，以獻功于恭逆，適有天幸，所在脫免，然東望車駕，北望老親，上不能酬馬革之夙願，下不能及五岳之自保，中夜鼠泣，何以生爲。會監軍道臣王國柱與姚端等所舉義兵盡合統于陳友龍之大營，以圖武岡，而王國柱報臣云，本年九月皇上移蹕龍城，奉有敦請勅書，差副總兵王正體訪臣至黃狗山西延，不能得，繳于晏輔臣處，復于正月廿六日，在桂林，蒙皇上召對，又奉有勅過義寧。被獞人劫去，亦曾奏明。臣流滯伏地，何皇上之念臣不置也。自又三月至七月，奉天始告恢復，臣喘息於洞口。擬攝怔忡，卽可奔覲。八月初六日，寶慶繼復，南楚道路，庶成坦途。忽八月十七日，准奉天府署事范承燁差經歷胡文垣云，奉粵按臣吳德操文閱邸報，都察院劉湘客一本，奉有敦趨閣臣[illegible]之明旨，本年六月十六日，復奉聖旨據奏[illegible]鴻才亮節，尚滯荒鄉。已有旨，著行敦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不勝感激殊恩，焚香扶服，叩頭投地，拊膺自痛，痛念我皇上之恩如此日厚，而臣之罪日益重矣。一年以來，臣凡八奉溫綸，三蒙特使，而臣曾不能一有應荅，此則臣之罪也。權奸亂政，臣每畏忌其鋒，不能抗

疏劾爭。此則臣之罪也。醜[illegible]憑陵，臣僅萬苦伏匿，自保短髮，不能起義嬰城，與蕭曠等罵賊而死。此則臣之罪也。有此數罪，方當席藁，而皇上儼然敦趨寵之，臣有何地可自容乎。用是恇懼，謹瀝微誠，伏乞明賜處分，以肅綱紀。至于臣才之不堪，則臣前三疏哀辭懇切，已瀆聖聽矣。臣無任悚仄待命之至

請修史疏 戊子十二月粤西平西山上

爲史學自當盡職綸扉實媿殊恩敢乞矜許原官俾專舊業并舉名儒共襄盛典事臣前于玖月貳拾五日准留守東閣大學士臣瞿谷爲聖治方新國史愈急請勑遣訪史學閣臣以奏中與大業事據提塘官抄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劉湘客一本奏前事等因奉聖旨輔臣□□起家兩𢡟學擅三長癖甘泉石之號未赴絲綸之席匪朝伊夕簡在朕心蒸奏三朝實錄編次需人朕雖戎馬間關未嘗刻忘文獻□□著卽專勑趨召入直劉湘客著卽竣差事供職該部知道欽此抄捧前來爲照專官奉敦尚艱風火之途赫淢代綸早叱鹽梅之駕理合移會希

卽遵奉施行等因到臣臣感聖恩憐才而因以自覓其病劣曠職之罪矣臣承祖父之訓篤心簡編自諳生遁籍來恒時操槧記問適值變亂率多失亾今遇日月重明中興光復欲紀先朝之典誠甚盛事臣雖憊弱焉敢不勉但念干戈未戢臣之義命合塗郊壘何敢習安而憲臣劉湘客不以其爲椎魯當與再造之時旁求文獻之請謬及于臣臣滋愧懼然病骨亾俚徒自憒瞽今憲臣請之皇上憐之而使專局于此亦見聖朝無廢材耳雖不敢謂雕蟲小伎自倭纂修而臣命以閒冷或可少延臣罪以退守或可少逭惟待病骨苟強再請馬革而已必乃驟加宅揆慚惡非分政本機務錄稱難勝臣方懼罪日多而病且不日

劇乎臣積病連年慮入骨髓近者粗能拜起而膝理已殘此詔使臣之所親見也倘蒙天恩罷其入直但守翰院老爲史官諸輔臣膺總裁之榮命而臣受皇上憐才恤病之恩得專領此局苟寒中興之一盧則出獄之班固論職之劉知幾庶可比而稱焉然烽火之後書册多遺編考之煩尤資夙望昔司馬光居洛十五載聚集文章分釆名流而後成編苟史學旣需專局尤必亟請名儒廣搜晉籍乃能集事有如袁州張自烈者臣請爲皇上舉之自烈本候選貢監先年臣父孔炤在楚曾與道臣袁繼咸薦舉又輔臣史可法累辟之皆不就竆理著書砥行不苟名著海內且二十年崇禎十四年江西按院臣徐養心特題增修

四書大全奉旨刪纂刊刻頒行後按臣周燦復題奉旨進呈御覽隆武元年冢臣郭維經特疏題翰林院編修兼御營監軍御史不起赴職遭□之後隱居葛源㳙經捨攘講誦不輟更刊大全于深山眞一代儒者今日之桓榮鄭玄也臣與之交亦十餘年知其酷好圖籍雖嘗遁徙必抱經書又嘗自著本朝實錄定本此一臣者篤行守節博聞明理名士碩果無與頡頏若天留之以徵中興之文獻者也伏乞皇上特賜優擢使之專意國史或仍史館之銜或拔置坊允之列旣資其人又資其書誠中興黼黻甚盛事也故臣因留守輔臣史學之咨而并舉之伏望聖鑒采擇施行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六辭入直疏 巳丑九月十三 平百上

奏爲屢蒙專使恭諭天恩謹更吐愚誠伏乞始終憐允以安閒
病以免罪戾事臣前具瀝誠乞請處分一疏奉聖旨朕經營州
昧寤寐名賢光贊中興共襄啓沃屢勅召卿殷於饑渴惟卿星
駕遄赴徵蒲愼勿固辭久羈成命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怵惕失
顏懼愚誠之猶未能上達也已見臣史學自當盡職一疏奏聖
旨卿篤志簡編時操鉛槧雖間關轉徙或有散亾而奚囊履笥
可當文獻蘭臺石室倚佇實深其卽早賁蒲輪星臨史館所薦
張自烈隱居講誦窮理著書仍卽趨召前來共襄修纂該衙門
知道欽此臣感拜而悚歎知皇上動憐恤之意矣嗣因徐應運

齎江北諸臣及臣父蟠充至崙佚領勅望其同鄉然後敢以私
情上瀆聖鑒而三月以後退兵搶攘案息乎西合家困病又傳
臣父荷蒙寵命募力謝恩而梧途中梗搖搖久之忽行人司行
人臣龔之鳳齎捧勅諭一道皇帝勅諭輔臣[illegible]朕以卿文
行黼黻一時潤色鴻猷賁若淹洽朝夕納誨亦惟博通蓋自監
國嗣服之時代言頒布人心感泣勝彼奉天爰立之殷已基於
此及歷官詹登揆席而卿復艱貞自處謙牧不前勅召再三尚
稽翼贊朕以德宗未能相贊是以盛業有愆而朕既相卿乃復
爾在遠一日未登政事堂不且使後世謂朕無異德宗乎且卿
一代良史之才不讓班固而東京之盛實傳漢書今際中興圖

書宜紀非卿纂述胡以炳然三代同風特遣行人龔之鳳齎勅
敦趨惟卿卽日揚帆順流赴行在所朕終始典學竝望文修跂
予之懷佇矜寤寐欽哉特勅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頭謝恩慚惶
伏地感我皇上憐臣恤臣之意蓋已至矣修史大典也亦閒冷
之局也積病以閒可養在直以冷可免此臣前疏所求尚塞中
興之一囊也勅諭比臣于陸贄則臣無切諫匡拂之功臣實愧
之比臣于班固則臣無私著國史之嫌臣幸遭遇過之矣本朝
王世貞私作史料焦竑私作獻徵錄臣今奉勅於前有光雖多
病漂流焉敢不勉至於遜席翼贊之任才實不堪此所以奉命
且三年而終不敢受也蓋論臣之分惟有馬革裹尸而憊骨支

離又無資藉修史之事乃其本職而時切烽火未敢輒言今旄
頭落芒光復指刻臣可以老爲史官矣旣蒙明勅許其專領臣
于僑寓調攝中便當思輯舊典或招博通之士與之分稽伏乞
皇上收回閣銜免其入直以史局自隨令所在有司供其藥餌
紙筆此則憐恤之至恩也臣自避兵入粤以來留守輔臣與臣
父同年念猶子而給養又多購書籍頗足温考王隱依征西遂
成晉書流離夢想時嘗比之方今朝廷急務在乎廓清一統史
事尚緩何須開局行都不以臣庸劣因材恤病使之專心則臣
有發憤巖穴偃伏之餘紀其所知疑則闕之以續史料獻徵云
爾隨還舊都問中原之文獻輯備采錄庶成一編此卽臣没齒

之事矣。豈敢固辭于三年。而併棄于一旦。竟汗顏疾趨。入政事堂。以遺譏後世哉。伏惟皇上始終垂憐。伏地幸甚。

七辭疏

爲恭謝天恩。哀請臣罪事。臣苦辭歷年。未蒙鑒允。正擬伏疏請罪。忽接行人司行人臣方菲亨。恭捧勅諭一道。皇帝勅諭輔臣[illegible] 朕纘承大統。紹緒鴻庥。朝夕兢兢。日思克還舊都。用光前烈。惟賴名賢碩彥。以弘濟艱難。共襄再造。今西北義旅已掃[illegible]氛。東南士民望幸甚切。誠得累朝節義之臣。爲中原人望所屬者。入賛啓沃。用襄匡勳。則巋然靈光。具瞻中外。偉矣喬嶽。式藉聲聞。於以規畫廟猷。必能聊戡定之功。致興平之績矣。卿天人實學。忠孝世傳。鼎鉉弘謨。人倫師表。北都著節。南徵艱貞。識備古今。才堪四應。實望卿居端揆之任。理機務之繁。樹表于朝

廷。則四方豪俊。知所歸依。發策于疆場。則遠邇羣英。共奮撻伐。纂修固屬鉅典。調燮更藉鴻謨。且卿以高節邁風。徒思秉杞著書。後世必笑有臣如卿。朕竟不獲煩卿佐理天下。其謂朕何。今特頒勅召。令行人方菲亨致趨。其卽星言速駕。慰朕寤思。幸勿再辭。益深懸跂。欽哉特勅。欽此。臣不勝惶恐。叩頭謝恩。汗懼匍匐無地自容。又臣第六辭疏。屢蒙專使事。奉聖旨。卿節義文章。久標海內。經綸事業。注望端揆。時事多艱。豈忍堅臥。纂修固屬巨典。燮理更藉鴻謨。佇俟匡襄。用慰飢渴。着再頒勅趨召。惟卿卽日脂轄。以慰朕懷。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伏念自北都遭變以來。久當殉國。而乃以不汚僞職。孤懸艱貞。上荷勅諭。再三褒獎。

臣之未獲死所也益自悲矣臣之苦曲前疏已陳實無分毫之功尺寸之才何敢叨冒宰相以誤國欺君是以屢年控告冀蒙我皇上之一矜許也前承皇上憐臣恤臣業專許以史局而此時俛復爲急開局可緩日聞車駕幸梧臣引領東望叩心如擣加以天使頻臨引疾滋甚違命之罪何待人言臣惟有席藳請罪而已既經公彈而靦顏疾趨忍冒廉恥爲罪愈大伏乞皇上重賜處分或聖恩憐之不即膏斧鉞則如東晉蔡謨三年不受司徒免爲庶人如此臣荷天地之德世世犬馬無極矣

八辭疏

爲詔使頻臨臣罪愈重謹恭謝天恩再陳罪悃事臣方附行人司行人臣方祚亨拜疏請罪又接中書科中書舍人臣賈徹聖齎捧勅諭一道皇帝勅諭輔臣[illegible]朕以國家再造寤寐求賢必藉大儒以資匡贊茲因小醜匪茹雄部失守朕暫蹕蒼梧調發將士則紆猷濟變夾輔朕躬非識具古今節高天下者不足羽儀一世戡定時艱也卿忠表四朝身經百折北遭寇變則表箕子之明夷身可殺脛可斷志不可屈南遇[illegible]氛則尚西山之大義苗可居卜可賣髮拄必全道數千年之興衰治道本於經術習二十一史之人物學古乃以救時亮識鴻謨蒼生望其

霖雨清操正骨百職仰其高風允爲紳鞸之儀刑洵作朝廷之柱石屢勅敦召未見脂車竚念于懷匪伊朝夕今命中書科中書舍人賈徹聖齎勅前來趣召卿其即日束裝以慰懸望是非寤寐也欽哉特勅欽此臣惶悚至地叩頭謝恩懃戰隕越手足無措皇上之恩日隆臣之罪愈重矣自此山中一年以來凡三蒙特使臣有何德能足以當皇上眷注如此不惟懼死抑且愧死臣踈散之才實不足以濟國匡時屢年哀辭何敢自欺其心以欺君父然世受國恩涓埃未報臣丈萬死守節倡舉無効尚蒙聖恩擢加中樞之銜臣兩遣開歸皆半道而返每一念至中夜飲

泣槊難之力既無寸効而臣屢次抗違忝辱興數臣之罪固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矣伏乞皇上速加重法臣分乃安臣年來流离轉側之地亦在邊疆伏枕荷戈等于待死仰惟皇上廻日月之照憐其愚誠勑下廷臣議罪以肅斧鉞臣死且不朽矣。

九辭疏

為愚臣罪方三請敦趨使已四臨謹惶恐迎詔恭謝天恩并哀陳請罪之愚誠事臣今年來接行人司行人臣方祚亨及中書科中書舍人臣賈龍聖齎捧二勅尚未復命恐懼拜疏正在請罪忽接中書舍人任斗墟齎捧勅諭一道皇帝勅召輔臣[illegible]朕漂搖江滸篤望名賢臣彌朕躬以濟險難茲者東事未定西警方殷朕焦勞殊甚卿忠節見于燕都堅貞烈乎南徼鴻才碩望朝宁儀刑偉畧壯猷中外仰服着卿命世之材以抒定變之畧屢勅敦召未見脂車饑渴以懷匪朝伊夕茲特命中書舍人任斗墟前來捧勅敦趨惟卿稟此簡書即日就道入佐啓沃以輔交修力贊中興惟卿是望慎勿再堅高蹈久滯東山致殷宵寐之思以重朕焦勞也欽哉特勅欽此臣惶恐不安恭迎詔書叩頭謝恩戰慄立僵無地自伏何皇上隆禮至此臣之罪誠不可逭矣從來朝廷召用新卜不過降麻敦起耆舊老成方遣專使然差出者大約以一年復命今一年之中詔使四臨而此數月中前使尚未復命而新使已至矣臣方請罪不暇有何德何能足當皇上之殷切乎臣之不可為宰相非獨臣自知之審也人皆知之夫朝廷用一相必其心有以自信又必盖其望使天下皆信然後參贊佐理內外咸服如唐肅宗之用李泌官不過侍謀軍國元帥長史養之至于子孫朝乃相之德宗之用陸

賛倚之爲左右手。官不過學士。及復京之後。乃相之。然旋以伉直見罷。反不如當日不爲宰相之有益於俶復也。以臣之薄劣。萬分不及泌賛。然老爲史官。嘗備顧問。臣不敢辭。若望其秉政撥亂。真覆餗矣。臣不惟半世疎狂。無益世事。兼且天性直率。動與物忤。覯閔受忌。無禍不歷。以言仕宦。竟爲廢人。即自皇上監國時。臣議開創之政。一切與人不合。得罪首輔。從此聧違。比時坊允少詹之擢。臣皆固辭。詔全陽忽降。殊與臣在西延山中。惶恐驚伏。再三自揣。不得已謹拜少詹之命。以明繫心投分。有然無二。豈曰立其朝。居其位。食其祿。而後感恩乎。至於不次之位。萬無此理。哀辭四年。不蒙允察。此臣罪之所繇日深也。前者東

西並急。留守輔臣。時時見責。故有楚蜀之請。然病骨支離。毫無資籍。又臣所素告皇上者也。今中原好音漸至。東西機局漸就廓恢。臣又可以徹辞乞恩。求賜處分矣。

十辭疏

爲請罪出于至誠。聞言適遂本願。懇乞聖明速賜議罪。以尊朝廷事。臣前後屢疏請罪。正在惶恐伏聽處分。而忽聞有彈臣者。臣一年中從不見邸報。此疏適有人自行在來。抄以示臣。臣讀而感其意。以爲此愛臣之至者也。臣本詩酒狂生。遭亂頹德。臣第三辭疏引鄭綮之離史猶嘉之業。已熟陳哀控矣。四年堅乞。一字無欺。君父之前。何嫌瑣訴。臣性疎易。少頗不羈。嘗自行其至性。以爲淡于利祿。聖人所喜。而曠達之懷。可明謹介。故自諸生通籍。恒比東方朔據地之遺。通脫蕭然。不修儀體。若曰慢世。恐不能免其罪一也。又好學古歌詩。高視遠論。爲世所嫉。學道未深。則筆舌招侮。其罪一也。實無拔時之畧。豈愛麻耻。既已自

任其麋鹿。而又勸人勿貪祿位。其罪一也。臣之家學。以淡泊恬退爲主。臣所自信者。惟此而已。至于修飾邊幅。貌應繩墨。惟恐有累官箴。不便瞻聽。此則率性。有所不能。其罪一也。臣木石殘喘。尾瑣無家。自出苗嶺。避兵入粵。依臣父執。滯桂一春。嗣後在平西山一年餘矣。僦居敝廬。上漏下濕。雞豕雜處。稱等山農。嘗疾時發。舉室頻連。當道有司。從不聞問。此屢次天使所目擊者。若世之君子。責臣以爲安享。以視薰灼鮮華。盈門溢乘。恐世之君子。亦未必以此爲安享也。臣于患難。無所不嘗。膏肓之疾。增發無次。然臣之哀籲。本爲才卑庸劣。叨冒史官。已爲過分。何

敢冒黍授地誤國苟榮非直以病為辭亦前所上告也至拜少詹之命則臣萬不得已受于西延者亦不敢大異同於衆人耳臣今請罪正待斧鉞若黃冠野服則聖人之殊恩臣前引蔡謨之例上恃浩蕩者也乃者羈假之地俱是邊疆萬死分定避亦安免𠎝討聖明御宇已經四年雖有幾時戒警亦有幾時暇豫以為各路底定扈蹕舊京而比時臣未嘗不哀辭也臣之所恃浩蕩而少寬一等者此耳臣今恇懼失魄俟伏水次專候廷議即拘司敗更復何言所望皇上勿降詔遣使速賜處分即是真憐臣真恤臣矣又以流離竣梗總依覆疇𦔳徙筆耕無容欺隱類億之命兩絓彈章若論廉恥何顏可汗伏乞聖鑒垂憐死且不朽。

芻蕘妄言

一日制之當更也端州之始議曰以行在為大督盤天子如總督羣臣如偏裨不設百官不用部覆君臣同心文武勠力魚水之深義猶朋友詞林臺省罷兼六曹而統于政府如漢之東西曹司有所為則帷幄商之朝謀而朝發毋復文法紛紜體貌隔絕諸葛武侯引志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是也光武之在河北昭烈之在漢中此豈步太平繼統守文之貌哉惟在講求居重馭輕之術謀臣死士羣策羣力臥嘗而圖以之鞭使雄傑降盜招寇無不可者此謂橫行故勢緩則居中布置日益自強勢急則姑避其鋒或以進為退故有守之而徒敝有棄之而乃取者

去冬之五羊是已何也遐方遠徼[illegible]能虛聲取之而必不能守吾緩其強而攻其弱坐取軍資而侯中原之機亦至便也今其機近矣下岳鄂可下豫章可取資於粵可要在服人心而鼓將氣耳今日之至可憂者百姓怨兵而望[illegible]也今欲使將自為謀而民與官自相為保則有守令兼將帥之一法守令兼將帥則貳也幕也尉也胥吏也紳衿也皆參佐行伍矣監司諸官盡裁之則其權一矣行在不設官而四方夙望盡下詔加銜聽所在倡義則行在官少而西偈之源清矣若疆圉之郡邑則竟以將帥兼之如古以將軍管縣事其例也彼自兼守而以其戚暱為令者聽蓋自取其地自出其財則自愛其民即有他侵盜彼必

議之而其地之有力者亦相附以守其家官有守險指臂之助民無殺掠逃竄之慘莫便於此孰如選一市人而涖其地爲必逃之奴隸乎此畫地以守之上策也必當與土寨團練合而議之

一曰土塞之當倡也民之苦鋒刃非一矣性命不暇保而責其爲官衛乎人先論之保身家而後忠義可鼓也江以北十年苦賊民自爲寨而官軍亦因之以偵探至德安黃州土寨尤勇[illegible]大兵至則上寨兵合則殺其僞署如此兩三年今且與孫守法相應矣光固之間至今亦未降若今湖南粵徼處處有險如日者科臣李膺品之團守靈川山中科臣蔣奇生之團守羅江村

一方振之若舊臺臣劉與秀之在永州山中詞臣劉自煒陶汝鼐之在攸縣山中鎮臣黃金台之在道州皆是意也朝廷若俾使聯絡之使所在賢紳富室爲之率長團其保甲明其約束可以助官軍之聲援通偵探之郵置扼塞要路棊置星峙往來正營合符而行亂兵則不得縱橫矣各出其力各守其險官兵得專心于致勝不費朝廷一粒一錢而有猛虎在山之勢此正與守令兼將帥之法相保相衛而料地屯田即在其中應詹虞詡有不爲家國當長城者哉今當加銜獎勸已立之寨而倡其未立者其富家能出貲團練則授以官若能率衆復一城則竟賜舉人進士出身蓋今日之可動人者惟此而已不破此格復何用乎伏幸裁議大氐此類事朝廷及檄而獎之則恩威在朝廷若遲遲不行將來人必自救性命自相部署則所損者多矣

一曰議餉當求其源也言兵餉至今日難矣然古人起事于危亡之餘收合于散敗之口豈無術哉要亦出則因糧守則料地而已料地即料人戰國動稱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則其說何居後代李抱眞在澤潞李德裕在西川皆用三丁選一之法任光信都招兵聽其恣使祖逖庾亮渡江惟在收賊事當初起不得不然耳所謂料地者屯田爲本而鼓鑄開採次之袁曹戰爭中原爲墟非有村邑之可掠也一用棗祗而軍用遂饒亡慮問武侯之久駐子儀之自耕爲行軍上算已今兵賊遺午之餘

耕種多棄良田牛無誠料人爲兵以護農又料人爲農以畫地募悍傑爲壑率獎之以官十分其四官民兩利則一郡之禾已足數十萬兵之饋矣向年江北被賊比屋逃亡官軍借民田耕而食之成效炳如也此其說又在以守令兼將帥紳豪團土寨相須而行者

一曰說士之當求也朝廷之權有時虛尊而不能行者可以說客辨士談言微中而行之故尺一之詔不如三寸之舌定天下者未有不汲汲求此者也凡人之情不過避害計利耳怵其大害較其大利然後引以名義感以意氣焉有不動者乎彼有其謀主有其親暱有其所畏忌有其所亂國得其竅而入之明臨

以朝廷之命，鮮不合矣。即敵亦可說，况駕馭羣雄耶。今[illegible]之必
衰，合之圖讖昭昭矣。自開闢至胡元，爲中華之厄閏，豈有中華
方數百年，復歸胡人之理。論元會運世，我太祖開國起元，曆數
正未艾也。今傳三桂率三衞入矣，山東蔡琦橫絕南北，漢中孫
守法勢通德黃闖粵孫章全無[illegible]兵。英雄擁衆握權，何不長驅
下城，易如拉朽，獲無窮之利，而有復土之功，安民之德，孰與曠
日無聊，咀食于山陬窮鄉耶。嗟乎，事至亾俚，惟降耳。夫[illegible]之忌
猛將極矣，即爲之用，高鳥盡，良弓藏耳。彼封王者，何以不終臣
事之乎。且降者十半，奪其本營，別屬他部，則縛鷄倍易，命如懸
絲。丈夫何不爲張轨李克用，受王侯之利于平日，享忠義之名

于萬世，而乃束身受戮哉。揣自說士陳之，有不待其辭之畢者。
自朝廷命之，則彼且索餉徘徊矣。事如此者非一端，要見定天
下者，說客間諜，汲汲爲甚。

一曰間使之當廣也。無間諜，是無耳目。無耳目，則聾而鳴金鼓，
盲而持旌旄耳。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此言賓客間諜之
用也。敵何強弱，何虛實，敵將爲何將，何隙所信，何客也。如此，然
後能料之，能使人間之。此皆以死士效用，豈望揚旗一擊之塘
兵耶。前者端州詔書，東不及漳，北不過虔，何論其他。英雄起事
一隅，而天下如指諸掌。天下之勢，全在中原。今北地中原一輩
正在猶豫。朝廷可以遠置漠然乎。大江以北，江浙以西，忠義不

之持遠伏乎。一呼則響應矣，可弗一通耶。閩堵撫臣僞錫便宜
達詔于漢鄖，此最得機者也。臣以爲朝廷宜多募義士，變服蠟
丸，布于四方，就中即有間諜之用。若臣江北，臣即募人可以達
之。朝廷處一隅，而中原義盛，宜使之知所推奉，此甚不宜遲也。
要之，賞罰當，是非公，行一事皆足以收人心，布一政皆足以服
遐邇，則遠方賢哲望氣而歸命，艸澤烈士聞義而效死，是又在
乎賓客之地，帷帳之中矣。

自龍飛以來，以殗殜控辭，益未嘗一日立班行矣。二月十五
傳駕幸沅，倉卒載病，趨徑西延，已乃知蹕全陽也。鼠思泣血，
伏蓐尤甚，條此未上。會劉客生使過西延，因附一冊。丁亥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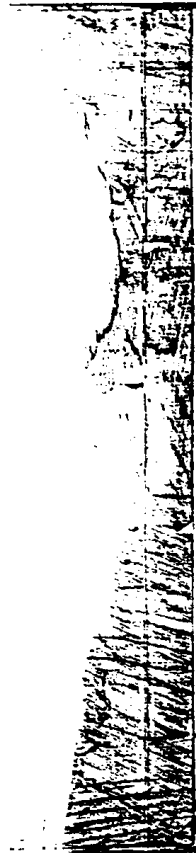
明後十日，納臣[illegible]識

藥地愚者智隨筆

辛卯梧州自祭文

自甲申至庚寅。無可道人以猗玗洞之縣絲流離嶺表。十名堅隱。不肯一日斑行。爲白髮也。轉側猺峒。以璟納爲歸路。庚寅之間。樓一瓢於仙迴山。不幸同隱有相識者。係累胥及。被縶而膠致之平樂。將軍奉默德那教。尤惡頭陀露刃環之。視此衲之不畏死而異之。逼而訹之。終以死自守。乃供養於梧州之雲蓋寺。大病垂危。久而小愈。無可道人自燃香而祭之曰。生死一晝夜。晝夜一古今。此汝之所知也。汝以今日乃死耶。甲申死矣

自此而阮石巢之鋒。乙酉三河之盜。丁亥大埒之刦。天雷之苗。被左之遁。寅冬之平樂教場。何往而非死。若自無始以來之道人視之。邵子所謂虛過萬死矣。蒙莊氏曰以齊生死一殀壽爲言。而乃哼哼于曳尾櫟社樹。養生全其天。若眞有莫可奈何殀者。夫烏知剖心納肝之爲大養生乎。夫烏知雷首山之大全其天乎。非不欲五岳不知所終。而卒不能以五岳。則卽以鼎鑊爲五岳。無不可也。于乎哀乎哉。未之知耳。天地不殺。則無以爲生。人獨以殺我爲佻也。一何愚哉。借爾傳舍。閒往閒來。白駒過隙。速于遠客。況今日者。虎狼也。水火也。兵戈也。文字交游之場。皆可以齊唇而拭舌也。死不必一道。卽以道守死者。亦未必死。汝以名。嗟乎。世人其莫可奈何于此。又安得不以生死爲大事哉。有以名敵生死者矣。有以氣勝生死者矣。有以一生死之說遣生死者矣。果有眞知其故者乎。能以死知其所以不死。知不死之無不可以死。則此死也。誠天地之大恩矣。罽賓王彌羅崛秉劍謂獅子尊者曰。旣離生死。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又何悋。王卽揮刃斷尊者首。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象白山人言往世皆爲白衣。以嫉忌勝故。陰戕于崛。乃今償焉。安世高度䢼亭同學。化廣州市少年。又往會稽市上畢對。皆以往世嫉法懟恨致之。無可道人。幸可以忘此。此年來感天地之大恩。痛自洗刮者也。獨卷卷者。白髮望之久矣。尚未得一伏膝下。姑以逃

勾吳爲解。是則白馬曇照之所呼苦苦者耳。因起而歌。歌曰。風飄飄兮雲莽莽。地之下兮天之上。香烟指故鄉兮安所往。未能免俗兮嗚呼尚饗。

祭直之弟文

余漂流七八年。冀比幼安火島、得歸白鹿之堂、詎意渼山一瓢、竟攖維縶、乃聞吾弟之喪、且三年矣、舉聲一號、謂之何哉、痛定作詩四章、以哭之、已乃爲位祭之、以文曰、嗚呼。此何時。人何能不死、此何時、石何爲死、蒼天蒼天、何竟使吾爲獨子。獨子在膝下、猶可言也、顧乃分背歷年。而限之以數千里、遙望高堂、睠睠而已、以吾弟其才。可以出入乎古昔、而凌獵乎書史、可以湖海、可以桑梓、可以丘壑、可以城市、既伉俠而離奇。又突梯而骫骳。萬無奈何之時。有若則猶可以破巢爲門戶、以蓬蒿爲甘肯、胡爲乎一病不可復救。毋乃還居巢之背疽、而莫救大心之不覗乎。憶余自北全猗玗之命、執余手而悲喜、僅三日而送余雲間、以雲間有卧子。逢黨人之鄗天。嗟昏椓兮誰與爲理、禍發之後、導余轉徙、溫龐太姥、乃中丞公甘棠之里、謂此別不過搖手。彼小人之敗可以計晷、嗟乎。孰知其巨浪蹈天、而舉世瀰瀰、年以一年。視此如煅。惟孤身以轉側、且藏匿乎嵬壘中間、寄書獨嘉余之不仕、將謂擇禍猶可免累、崑崙既傾、增城安恃、長書遂成永訣。乃厭亂而不終。訊之鄉人。皆能歎吾弟之素履、遺孤三尺、可繼鞭弭。嗚呼。獨痛汝生平騎馬彎弓、肩上磨壘之志、乃不先不後。而同此委廢、洒淚書之、不覺一紙、嗚呼哀哉、焚之而已。

等切聲原序

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所以爲氣者、無有無、統天地之天也、氣發而爲聲。聲氣不壞、雷風爲恒、世俗輪轉、皆風力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鳥獸得其一二聲、而人能千萬聲、通其原、盡其變、可以通鬼神、格鳥獸、蓋自然感應、發於性情、莫先于聲矣、故聖人立文字以配之、作聲歌以暢之。制音樂以諧之。其通語言。定訓義、猶其教之最明顯者也、流傳至于祝由而去災病、長嘯而召風雨、皆其遺也、五行之位西方屬金、主聲、納音起焉、故等韻出於西乾、今數千年。而泰西復以西音入、其例可以互徵。中國文字之教獨盛、人未深於耳順、其講此者、不過守初譯之字母。沿守溫之所加、或增或改。各執其方言、終未嘗有較然開明之論、使天下便之、所謂通華梵、僅通其彷彿之義而已、九州之人。對面抵掌、嘗不能解。又況言及通鬼神格鳥獸哉、歷唐宋至今。無慮數十家、十數變其法、而終不明者、其起例最日未盡善也、彼或強別以傳會前人、或創改以便於所習。半屬遷就、遷就而竊者、亦自以爲不知、即欲一暢其所便習之理、終不善說、試問之曰。前人何故爲此不便者、唐宋方言若何、漢晉方言若何。因以推三代方言若何、空其無詞以剖析也、晉定漢釋。已采吳音。休文一編、唐宋宗主、沈或折衷于越音、而後世精此、惟吳越之牙吻與沈韻合、（如今蘇綰作官談是也）然以天下之大、而纔十三部、獨聽命

于吳越數百，至于宮丙當百之四五耳。天地鐘人之氣遂偏至此，豈通論乎。智嘗論古今動植器具各物事變得失，人之賢不肖，學者必學而後知。東坡所言子夏之日月當矣。義理聲音，則人所自有。今人具五官，發諸心，出諸口，與無量聲音王之五官無異也，與伏羲神農之五官無異也。古神聖無師可受，無書可考。何其通天人，識物性若是。人與艸木，皆芸芸天地間。草木猶上古之草木也，人獨非上古之人乎。良以習便囂俗，未嘗自窮其統理氣之理，自盡其無有無之性耳。有人焉通而明之。世又互相非是。上者守典要以爭之，而不知所爲典要者，有上古之典要，有後世之典要。上古聖人不得已而爲之立名，此上古之

典要也。今且傳於世者不備，已而補之，已而就所變更者附之。後人不能遠推，則愈傳愈失，遂以訛誤爲典要者有之。此人忽欲廢典要，而言聲原，能免妄造之誚乎。此人曰廢典要而後能言聲原，通聲原，然後能言世之何以爲典要耳。必且盡讀世間之書，盡察世間之言，然後能旁引曲證，以明各代各方之所沿變。故先立一近法。近法明，乃能以近推遠，以今推古也。近法莫先于起例。起例者，借一事配一音，而字窮音混，故合字以圖之，唇舌腭齒喉，又各有淺深內外送氣升收開合之位。不立例，何以狀之。與人言，口呿而不合，舌撟而不下，如是而已矣。談勾股和較之法，使無甲乙丙丁之號，則安知其所指爲誰耶。近法者，

先就天下之大，取其近者，折衷爲一法，猶西儒入中國而忽創字父字母之說，未嘗不相通也。使吾能暢言吾之近法，使吾能盡解吾之近法，何難再舉此法。以論法前人之法，由宋元而唐而晉而漢，則三代以上庶幾乎夢寐矣。漢唐之可據者，當取各箋注、各詩歌、各謠諺以證之。無證者，則以此證彼。由華而推梵，由回回、小西天、蒙古之字母，以推大海陀羅尼，豈無端乎。惟其有近法起例可比可辨，則我所不能明者，後人得因此以著論加詳。數千載之下，億萬里之外，皆可對翻。小則明文字之音義，一貫而知，大則知無聲之原，以盡聲音之變，和樂律，通鬼神，格鳥獸，神而明之。六通豈欺人哉。道寓于藝。小鄭藏大，易包天地

而以著策名，字母括天人理數，而以衆藝名，惜無衍者。邵子以天聲肖，地聲和，誰知之乎。有無而形氣，形爲物，氣爲聲，形色臭味皆氣，惟聲至神，與物相表，故足以推萬物之數，通萬物之情。陳礸菴、廣祝氏涇之說，亦一端也。愚者之作聲原，起例也。欲凡有聲者，各自知其聲之原，因知聲即無聲者，善適其用，而又非以聲即無聲，荒學而蟲豸也。無量聲音王其嗤矣夫。恋馱散漢愚者習識于梧州之冰舍。旹于甲戌，成于壬辰。

匡廬名字疑

唐虞箸言秦立廬江郡。山因此名。以禹貢山海經爲斷。不必匡君廬山。疏非之言漢武始立廬江郡。潯陽在江北晉永興乃以江南名潯陽何言秦漢潯陽有廬山乎。山海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又曰。三天子都在閩西。注云。在歙浙江出焉。水經又云。漸水出三天子都。以爲疑。智按吳艸廬注南濱言率山爲三天子都。都一作鄣。陽水出浙。陰水出彭蠡。一作漸江。乃浙之訛。山海經廬江彭澤柴桑之山。甚明。史遷曰。予南登廬山。漢書年表北界淮潁。畧廬衡爲淮南。顏籀曰。廬衡二山名。衡山記云。武帝南巡以衡山遠。乃移南嶽之祭于灊山潛山。則廬山爲

江湖之望。由來矣。郡地更割。史略于古。智以禹貢山海斷之。近是其日廬山古南鄣山。謂之天子都。則因彭水出三天子都而訛也。亦日輔山。九微志云。周武王時方輔仙去。惟廬存。謂顯碑云。匡續修煉虎溪之上。七百年輕舉。周景式云。匡俗子孝。當周武王時。唐類函作匡裕子俗。胡元瑞分爲二人。豈知續訛爲俗。又訛爲裕。邪方匡聲近。皆周武王時仙去。廬存殆是一人傳疑亦可。山水固在。何不可以質論。潘謂山因郡名。智謂郡因山名。廬江者。合廬山九江而言也。智更有疑焉。禹貢紀州。必表大山。島有彭蠡。入中江之處。廬山巋然。而反略者。數淺原。云在德化。朱子非之。智按棠棣之萼鄂不韡韡。言萼之專也。篆𠂔象形。易

震爲專。左傳三周華不注。山如華之專也。不專敷。古通孫愐曰淺流疾貌。平聲。猶漸嶄之類。勿泥淺淺也。原古源宗廬山如華而瀑最多。其爲專淺原乎。亦稱方輔山。皆專音之轉。又一證也。謹書以俟後之遊覽者。古今相傳。必用名字。傳虛成實疑之者譏。不知實際。而掃名字。尤謬也。闕疑乎。傳疑乎。證之者譏。

向子期與郭子玄書 係炮莊二書

世皆以君竊僕書。補秋水。至樂。易馬蹄。行世。或譽君。或詬君。君將謂有功于莊子乎哉。爲此言者。將謂有功于僕乎哉。請爲君釋寃。以釋吾之寃。莊子者。可參而不可詁者也。以詁行。則漆園之天蔽矣。莊子歎世之溺于功利。而疚心其始。又不可與莊語爲此無端崖之詞。巵之寓之。大小重之。無謂有謂。有謂無謂。使見之者疑憤疑憤不已。乃有旦暮遇之者。鵬之與鷽也。椿之與蟁也。豕零也。髑髏也。蟲臂鼠肝也。會則直會。不煩更僕。豈特天道天運爲正論。末後敘六經而悲一曲爲本懷乎。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雖曲爲之解。亦終身駢拇而不反者也。況以註

名。膠膠然曰。我莊子知己也。寃哉寃哉。嘗莊子之瓌瑋連犿其書。非以爲名也。即欲傳其書。欲傳其純音大者耳。非欲傳莊子也。即傳莊子。傳其所以爲莊子。非必蒙城之叟也。鴻蒙拊髀雀躍。河伯望洋而歎。北遊罔罳弃之默。童子指七聖之迷。老龍死矣。嚗然放杖。支離無脈。攘臂全人。何處非華封。何處非新沐。以爲堯。則皆堯也。以爲孔。則皆孔也。天皆天也。人皆人也。莊子猶向子。向子猶郭子。不知千載上。果有莊子否。果有蒙城否。而且辯詁莊之爲向耶郭耶。僕固不受矣。君胡爲乎受之。世之以莊子解莊子者。非知莊子者也。不知者以爲迷此自樹畸辯耳。知之者。以爲欲人之混沌也。果如此乎。是徒以上古之塵垢。塗轅

近之耳目。莊子之寃。愈不可解矣。人生天地間。當立天地之前。回天地之後。以其前後。禁之俄頃。反而自問。何以謂之我。何以間我而我遂我其我。何以爲官天地騎日月之我天地何以有我我何以即天地。何謂無我之眞我。久而一覡。我還我。我不自知其我。又何容所謂無我眞我者哉。號爲混沌。我不應也。無物。而物物者誰與遊乎。物物無物。乃與物冥。循乎大變。故無待而常遊。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指正屈時屈無待也。指正伸時伸豈有待哉。齊生死者無死無生者也。齊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以齊爲冥者非冥之至者也。冥之至者又冥其冥。無所謂無生死也。無所謂無大小也。不聞其言乎。歸天而無地。其不可

行明矣。果蓏有理。人倫相齒。天地之行。聖人取象焉。非曰靜也善故靜也。不生不死之攖寧。疑始無始。用心若鏡。重閬天遊。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得主矣。恢詭憰怪。道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適得而幾矣。因是已。是之謂以明。照之以天。參萬歲而一成純。未始有。即庸有者也。以明者。即止其不知者也。吾故曰莊子者。殆易之屈而中庸之魂乎。方圓同時。於穆不已。森羅布濩。即無待之環中也。雖不可詁。何礙乎詁。不見天地之詁混沌乎。卦策之詁太極乎。文王綜轉伏羲之環而錯之。孔子顚決文王之環而雜之。老子塞無首之環而黑之。莊子恣六氣之環而芒之。此與子思以代錯鼓反對之環。孟子以浩然充時

乘之環有以異乎庖丁桑林真中節者也蝴蝶栩栩真踐形者也問禮柱下服其猶龍何乃退艸春秋遵譏議近欸之訓此非尼山善學青牛者乎可以知櫟社曳尾非怫欸苟且之謀矣以刑爲體謹𢍰此刀以禮爲翼謹怒而飛寓宅而致心齋無所逃于大戒此莊子新發槃辭齊戒之硎以利用春秋之獄也其抑愚胎中屠也特欲安庸人之地步誘人勿貪名利乃可曲全耳豈謂白刃不可蹈乎入水之丈人何稱焉嗟乎伐木殺鶩材不材之間久歎之矣將安免乎將求免爲人乎天地不能免爲天地聖人不能免爲聖人人奈之何求免人乎謂路免行迂矣謂路免塵也乎哉謂海免波迂矣謂海免水也乎哉知必不免不

得不言求免不許苟免免何非苟委蛇者直塞之夫穢劍也以徘徊爲委蛇是亦曾還鼎冰琵絃也蹣闇夜半舟鬭也有不必免而免免者存曾知之耶自掃其材不材之間者適得之寓庸中節也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不厭其天不忽于人欲當則緣于不得已春之有秋也不得已也無累更生是秉神武無卻可塗是爲至常如此自洗如此自慎庶幾倘佯乎無所可用之鄉還不自還藏天下于天下無所可用則無所不可用者也由此論之莊子其洗心慎獨之真傳捷徑乎末學紛拏難以悉數故先噴之以天蕩之以海怒之以風深之以息示之以機適之以蟲噓之以火養之以刀剃之假之反之滑之符其王而物于世而宗應逍遙極矣龍雷倨堂不張皆備南棠遂忘其罔溫雪不可容聲參逍遙之先者誰乎吾友阮嗣宗合處分致意之真率之于巢由喬松之辭州識者稱爲至慎叔夜讀莊子而增放卒以不免然則世之不善讀莊子者皆詬莊子者之過也僕固不受矣君胡爲乎受之寬哉子玄

惠子與莊子書

施頓首子休足下自僕著書五車時足下從不以所著見示也待僕欸而乃布之恢口辯耳以其友爲犖悅又使後世影響之流描子休及沒傳其欸友如此又不苟誇其欸友如此嗟乎古今泓泓若是況誣豈可量哉鼻上有堊吾拭之耳不勞君之運

斤也謂僕相梁恐君代其位而三日搜罰鵷得腐鼠之嚇而後以魚解之僕不自寬此乃足下自遺醜耳曾有畏好友奪位之人而能爲君質又來唁君妻喪者乎揮斤天地之士一當富貴而色室怒市尚曰達士之友鄉人齒冷矣以君所敘僕語大一小一方生方欸皆非妄也正反相伏對而舉之適得其常人自不悟耳即僕之舌漉漉此者又何得以擁腫據梧堅白無用偏逆足下臨深以爲高乎不得已而生生不得已而用喘耎肖翹莫不用其所用無用則不必生矣無用固有無用之用而有用者詎可廢乎擁腫者欲以不材終其天年忽遇野燒忽有伐山通道者忽龍取大木巢海以禦蟲不知能終天年否且君既齊

壽殀矣安所見裒比之弁大全其天者乎貪生畏死者天地之情也君實畏之猶夫人耳乃爲此藐生死之說突梯自解因以拂刀鋸如飴者朘之爲名君獨不好名而著書何爲著書而刻意爲奇僻淵藻之文何爲大宗師終倚戶之哀歌何爲望知其解者萬世猶旦暮也何爲本不知聖人喜用生機之故名空不避名之故未嘗不欲功名事業也惟恐功名事業之爲世所忌而豫避之以保其電光石火之華鬘乃竊最高之門顛倒日月江河之規矩而逃之諱之混則易掩鬼則易畫耳有物有則之倫倫理理也猶日月江河也卽未有天地前所畢具者也聖人因時衍之以濟民行後此千百世有聖人起必有以補救鼓舞

之時也適也君罪聖人耶何不罪天地不得已而有天地乃混沌之所爲也何不辠混沌君之言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吾亦曰竊仁義者道德之賊竊天地者混沌之賊竊混沌者非古今之大賊乎竊仁義與竊混沌其竊一也誣盡世之名以自爲高不可及之名誰容君誣君何不混沌而姓莊何不混沌而名周何不混沌而字之子休將誰稱之世之凡士千而才士一才士百而精禮樂者一凡士安于不知而才士求知才士之巧剽剽刦刦而禮樂之家原原本本此所以逾少也中和中節者則又千不得一矣惡拘而樂放惡難而樂便君之言高矣而放者遁之簡矣而便者遁之不煩終年考究不煩終日

操持何也力不能徧心若惡之行不能合夢若遜之今有此掃斷一切之詞而乃傲然惟所欲爲而莫敢難世更有最便最放最不可窮詰之術如足下之門者哉足下得計矣以爲後世之情必樂我而奉我我足以駴古今而得不朽之名卽有正色閑防起而責我終不勝才士之內憐而外護之足下得計矣雖然足下苦矣足下寃矣世之愛足下者皆不能學問不能事業不能人倫而詭托者耳足下有至性存托乎托乎豈復有至性乎幸有惠施爲告世曰義精仁熟而後可讀莊子蒸湆六經而後可讀莊子則莊子庶幾乎飽食後之茗荈耳不然君旣寃聖人以寃天地而終以自寃遂爲混沌天地之大賊矣誣一死友何

足雪哉所太息者以可以救世者而竟誤世也僕之麻物物本自麻舍心無物舍物無心後世必有希高耿厭當務專言汪洋之心而與物二者矣道何道謂其由焉耳由之謂用通乎晝夜四分用三其不用也所以善其用也衆人皆用君子正用聖人皆用皆不用畸人惟鑿無用之用而不顧天下有用之用別墨有專守不用者死人也無始乎天而天不能用則不肖天也天子我而我不能用則不肖子也苦縣大耳兒守財虜耳君反執之以訾治家好施與人同用者乎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于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圜鑿不圍枘飛

鳥之影，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始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此吾激天下之辯，而辯吾之所不辯耳。日新之天地，必且以此等為迷世奪人之奇方，而自吾聞之，吾不以為功，吾又何辠耶。物既隨天，天亦隨物，天且不能自主，吾又何得不隨吾自信吾者。有口斯食，有口斯辯，食還其食，不以累腹，辯還其辯，不以累心。偶爾著書，不必傳不傳也。人生此世，貴不虛生。士不讀書，而免虛生乎。寓而不居，即有而無，用光得薪，莫若書。伐毛洗髓，莫若書。士一日不讀書，猶一日不食也。書獨簡冊也乎哉。上古以來，乃讀混沌天地之書者也。仰觀俯察，且坐混沌之西席，授天

地以章句，而謂其不肯讀書乎。世鈍且怠，或匿不言，以為沉靜，寔未能通，故囁嚅不敢言。言復為人所難，不如以不言難人。自吾五車者論之，均不與道相涉，而公道有大分數，不可蔽眾盲盲萬世也。然不可匿，絲毫對簿，默容巨偽，非艸木蟲螟則姦宄耳。至人無情，無不近情，既以蛻俗蛻空，而不娛詩書，士由也，乘物以遊心，不遊何寓，且何塵垢非神明乎。不者壽其肉，不者煉其靈，明者笑曰，聚終歸散，存終歸亡，適得怪焉，以數千年為數日，狠籍人間之歲月，蜉蝣之暮，即稱彭祖，何若五十步笑百步耶。道本無得無不得，生斯世也，不知亦然，知之亦然，知之乃受用其不知，而不為談生死者所惑耳。生如是生，死如是死，生即不生，死即不死，人寓于世，世寓于人，吾隨吾之所當以自適焉，適然語，適然默，才與不才，能暢皆暢，其不可易者，忡孝其民，改忠其首，知命俟之，素其時位，與世痌瘝，以濟民行耳。人或不能如聖人之所為，又不知聖人之所為。為即無為，遂專廢其當為，為其不當為，而苟曰無為，然皆聖人之所養，而食聖人之天者也，乃敢輕毀聖人，遂使小人藉口縱恣，為天下害。則見破者未破此矣。意于自受用者，倚混沌而埽天地耳。倚一氣乎，一氣中有理焉。如主統僕，倚一身之外無餘乎。官骸經絡，秩敘歷然不紊也。天下猶一身也。子休自云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皆本然，即皆當然，止有當然是為本然，無當然之本然，本然又安

寄乎。天地間之芸芸也，凡有一物，必有其故。人不知故而舉其生後之浮生安生者，何不罪其無故而生乎。宮室之有囪檽，囪檽之有交疏，以取明而斵木者也。人知其由，則信而忘之。鷃鵡疑而詰之矣。山畔見錦繡，告為蟲吐，又披繭而縷縩之，宜其驚矣。賢知之不知聖人，猶山畔之不知錦繡，鷃鵡之不知囪檽也。好以生死有無曼衍乎。生以死為歸，死以生為歸，生死以無生死為歸，無生死以生生死死為歸，未始有始。今日是也。善吾生也決矣。君惡天地，則何不聽人之貴聽明以速死其天地，而成混沌哉。然且不能，則何如各樂其天地四時之本業而聽之，必欲以鴻荒之本然，罪中古之當然，以冬春之當然，罪夏秋之本

然豈不悖哉。道罔無應，卽器是道。象數徵理，數以度用。夫度其數而中節者，卽不墮諸數者也。權衡者，貫混沌天地之髓也。仁義者，貫混沌天地之神也。政府立，而宰民弁宰君矣。學問傳，而辯之卽養之矣。使其犢犢不知古今，以受足下之黥劓，而獨容足下之單詞，是禁艸木不花，江河不波之條約也。謂吾五車竊天地者累，則以窶室竊混沌者，其累無以異。謂吾治耳目以適心者累，則屠耳目以刳心者，其累無以異。曾知不累之累也耶。曾知累亦不累也耶。卉必不能不華，華必不能不芳，而人免生死乎。自謂生死自生死，足以免生死，則五車窶室，免同一免。不免同不免。聖人之空空，聖人之富有日新也。五車何累焉。都亭

有造冤者，詫于織屨者曰，我尊汝卑，何不拜我。我方恥以道貧監河之粟，以一藝自食其力，何必金顏此市肆，以與足下爭姓名哉。吾愛子休者，眞才也。子休所以爲子休，惠施不與之爭耳。萬世誠可愚，而不可直告。吾故容于休以絕世聰明愚萬世，而萬世亦竟不知其愚之。才眞才矣，眞道不以沒眞才，而假道敢傲之乎。吾傲之而容之者，學適其學，才適其才，道適其道，不必世之知。不必世之不知。吾聽吾，世聽世，然不忍使世之終愚，爲黠者所魚肉至此，又冤我子休敎之也。故以辯，聽後人之辯。

此愚者大師五老峯頭筆也。佛以一語竊諸外道，曾知佛現外道身以激揚而贖從世乎。苟不達此，不須讀莊，又何能讀炮莊。大醫王誤症用藥，橫身劍刃中，此兩噓苦心，矣豈問人知。壬辰秋玉川學人傳笑識

祭姜如須文 諱垓，萊州人，崇禎庚辰進士。

別如須十餘年，從萬死一生還故鄉。知如須在吳，謂可握手翔佯。詎知竟不一見。一尺之書亦未獲將，嗚呼痛哉。涕旣千行，憶如須丁丑走江左，而得余也。猶余壬申西湖之得卧子，皆以叶用大雅之聲。合奏撫掌而起，庚辰同籍，以兄事我，自此始。兩人之心，如乳投水。每歎士不好古，詩亡久矣。君嘗軼駕君鄉之滄溟，更盡其變，以諧溫厚之旨，音中金石。諷諫淵感，縱橫佚蕩，稱賈誼氏出或竝轡。舠則共几擊盞達旦，豪呼感里。早朝則御橋賦月。入市則搆書落紙，又負奇氣，慷慨上視，矜除行人。拜擊碑之疏，誓除逆先，天下以爲讜論，而宵人早已切齒。感時事而乙

其處相對嗚邑而已。詎謂踰年，北極焚燬，子美先使，甄濟矢死，奔就君親，而黨禍發熾于同里。老親命之遠遊，歷瘴海以轉徙，淪鋪被縶，復蹈刃而至此。此惟可以告君，君奈何其不我俟。嗚呼哀哉。哭何能止，沸騰之巾。傳侯光傚羸于吳市，往來專諸之墓，酹酒太伯之里。有詩歌古文數千篇，時時播流人耳。嗟乎，變以世盡，變至無可如何，而繼之以死。此豈特以錦錢集，爲蒼天之所以眷吾子乎。余旣膠致之斗室，自以爲外黃之車，聞赴擗愴，不能期白馬而奠鼻橋之廬。乃以豕筆寫此哀辭，椎心而歌，不知其爲變詩。焚香上天，如須知之。

虛舟先生傳

王虛舟先生諱宣字化卿金谿人生于桐城少負才不羈與先叔祖玉峽公諱大鉉癸丑進士赤城公諱大任丙辰進士為友遁志好古為詩歌文詞凌轢晉唐上軋周秦一不第遂棄舉子業儻然高蹈自號虛舟子桐自先曾王父講學先廷尉公倡之先外祖吳觀我先生好參究合三教而一之先生往來壇坫間無不微言解頤也米公友石聞而交之中年學道屏絕室家以易為終始之學寢處其中米公曾為序其風姬易遡行世世尚功令趣于時之業未有好其書者後老于桐智十七八卽聞先生緒論矚觀于世嘗詩書歌咏問引人聞道深者微之象數其所穊著多言物理是時先生年七十益深於河洛揚京關邵無有能出其宗者智方弱於詞章得先生之秘傳心重之自以為晚當發明豈意一經世亂遂與先生永訣哉周農父言先生往來姑熟曹黎甫惟日少眊耳近百歲乃卽世有遺書在桐之下鄉左氏處一日翛然告眾而化自非深于環中烏能倘佯此搶囊而全其龍德乎其言無之而非道也不以道為名道不出于通晝夜而知而不以知為門庭發明微言旁通指遠不局局紫陽之橅範而恒以紫陽之好學勸人近代公甫達夫標之曰主靜說者以為近于禪虛舟子曰禪無問其近不近亦知主靜之並非禪乎六十四七十二皆一也一無動靜也杳秒而言無極者桎梏其天地

而扞格其太虛者也詡詡曰道也理以窮而愈支矣斯言也豈不足以木鐸千古乎哉世愈下道逾遠止以赫奕利達論人不則以聲名門牆論人宜先生之書不傳也況遭此兵燹乎故記其大指于此他日放其遺言之存者為白諸名山

書顧人正帽

甬東顧人正折節學古有年。豁然以其心。與往古與天下。明善與人同之故。故先與鄉之學古者。柴台甫蔣萬爲張珍仲陳蘊生陳殷六。諸子。麗澤同事。名其社曰與社。與之時義大矣哉。標季相與。豈獨奎塗與屬。卽翹明方聞。樹道論文之壇墠。未免投來報往。或卑疵而前。或汲汲戚戚。詎保終始。不悼泯水鼓妖乎。夫人不能以心相與。由不明其本也。忽然相與。絕不知與往古相與。與天下相與之故。莽莽然以情。斷斷然以聲。此與謨觿散之所不能飾。而著龜鍾鼎之所不能信也。雖昵無間而增名高。其心逾不可知矣。一往之士。因以絕世。孫登焦光郭文。皆羣鳥

獸。埒草木。積年遇人。不交一言。嗟乎。是豈天所以與人之心耶。蒙莊氏言與天爲徒。與古爲徒。而要之乎相與於無相與。此固善與人同之指也。知相與於無相與者。同所以與天同所以與古矣。人正之心。以爲千年一綫。欠無以相與者。雖人人同。人人竟不自知其同。忽曳杖而歌頌。悄然而反桼。不病之。且笑之。玄閣汾亭。旣可誂。而章甫縫衣。又安可得乎。嗟乎。士誠難相與於此時。有心者。誠不得不重相與於此。雖此時而明其相與於無相與者。善其大同。以振捄此千年將絕之一綫。則舊宅金石絲竹之音。實式憑之。吾固願天下同知與社之心。則天所以與人之心。業已木舌而戶曉之矣。

孝經通箋序

愚嘗言孝學教覺皆本于爻。爻者兩中五之交而效之也。天地交而生子。子效其父。始爲肖子。易覺天地而六子盡孝。爻固卦之孝子。卦固太極之孝子也。聖人者。天地之孝子也。而後天者。先天之孝子也。聖人憂後世多不肖之蒙。不知生死終始之易簡。故樹孝爲先覺。憧而大呼於天之下曰。此至要之準也。敎學之鐸。于是乎命。唯者以雷萬世矣。天敎人曰。生生成成。尊卑承輪。春先秋後。終而復始。此可以明代續終始之學矣。故曰孝無終始。孝以效天地。則孝在髮膚之先。孝以覺古今。則孝在身世之後。使十二時。原反元會。因二不二。豈更有他道哉。郝谷者。薛

更生正平也。年過八十。作孝經通箋。刺聖人之血。合甘露瓶。首標新旨。欲輗軏轙而准之。愚讀三復。不勝痛幸。以孝爲戒。以孝爲宗。以孝爲學。以孝爲敎。自覺覺世。見此一題。而萬世通神明于毛裏矣。愚不肖請再箋之。孝無終始者。學無生死也。惕然于生之所從來。則惕然於心之所從來。以天人鬼神通作供養。是何如疾痛苛癢。以元會成壞。珍重一息。是何如烹蒿悽愴。前後代續。盡此一報。則剎那臟縛之幾。卽孝子之所以嚴父事天者也。愼更有愼於此者乎哉。嚴更有嚴於此者乎哉。一部莊子。惟以怵戒之刀。盡年養親。七篇孟子。惟以送死大事。盡心直氣。誰不知續。而不知無斷無別之所以續。卑者續利于身世。尊者續

名于嵬瑣遂爾熏熏赫赫。高高奇奇。而根柢之真。反忘所自。是故聖人以孝爲無名之大名以燒之。此固推千古之高奇熏赫而逼人歸本之烈炬也。人子之生死波靡也。豈在刀鋸幸免以後無敢毀傷乎。自毀其戒。即傷其天矣。自辱其天。即傷其親矣。生死之幾。皆始於儱忽之惡慢。儱忽即成天下之過愆。貽禍國家。流毒後世。鼷蛾橫死。真可憐生。今使之于不敢惡不敢慢。磨吹毛劍。而大地之險阻平矣。閭巷凶俚。不能不護家庭以爲顏色。凶暴至死。亦不能捹其天倫之胏肝。衆中呼之。必且面赤。暗室覽之。必且汗下。況稍知尊親無忝者乎。是知禮樂制度。不過表孝子之舞蹈。兵刑地獄。豈能比孝經之迅利哉。更生發嚴父

配天之謚曰。天者父之天。子尚不敢有也。資於事父以事天。資于事天以事地。資於事父以事母。資於事母以事兄。覺孩提愛敬一念。太極儀象。森列其中矣。始以自嚴。則父子即是君臣。無不愛敬。則君臣即是父子。更生苦心。迸裂至此。其真取髓滴骨矣。視天夢夢。雖夢中覺夢。不猶愈乎。果能夢見無終始之孝子。必爽然通于神明曰。莫孝于心。吾孝吾心吾孝吾天矣。自神明其續無先後之天。即神明其嚴父事天之天。遂使萬世爲父母者之天。皆不負先天之大父母。而各嚴事其無生死無終始之天。豈不大快。孝爲戒宗之梵綱。豈不大暢。孝爲教學之金口乎。此謂先覺。此謂至要。此謂大報恩。

書周思皇紙遠害之弟

庚寅冬。余既被縶於仙迴山。廖致平梟。一管環刀錢而祔于怡然就刃。故其師異而養之。廱城思皇。聞來視余。自此移蒼梧雲蓋寺。思皇遂相朝夕。中間王者。勒書趨降。矢死不應。又環集邏者。連及它事。數數瀕死。寺僧有遠引者。思皇皆左右。未常避。越二年。兩粤法一章金等。無不畏信。施尚白自其直指。因得聽之鼎湖桂林。忽亂嶺表。會皇念此不急歸謂十年孤隱之意何。竟獨從尚白度嶺。惟思皇從。蒼梧法屬俱不及相携矣。壬辰八月。止匡廬養瞖目。匡廬就遠公社養親者子甥。伊可懷也。思皇爲余先報白鹿。明年元正。余歸省子舍。既已不能茱葉燒庵。又半

生重累。累係之白下。猶之雲蓋也。圜是天界。掩關高座。又踰一年。思皇自其家溢洪潢流千餘里。而來敍之。余感其意。何以爲贈。請書年來所以感天地者。書以贈乎。可乎。曩以蒙莊之懸寓適安樂之環中。嘗曰道不必聞。死無不可。生死小事。時至隨順。何足膠膠言之。然才情所發。輒多搯擊。自北都守甄蘇之節。歸與越鼎同寃老親命之遠遊。從台宕歷太姥羅浮。苑結過當。仰覩天。頫視地。發聲激齒。山石爲之崔隤。飄湍爲之濤射。若無所可容其忏怦者。七年中五變姓名。展轉天雷。被左。赤嗾之罰。卒封刀於平樂。畢命俄頃。而大笑自若。豈非天地之爐鞴。鍛鍊相成就耶。加此一年。比前三年之大笑自若。進乎不乎。白浪稽天

銹扢可鑿。圖數市而跂歌。譁竆求通。遻之時命。知之斯安之矣。益信死者。吾之大恩人也。非爐鞴如是。焉能親見死卽無死。生卽無生。而受用之哉。思皇負踔絕。具遠鑒。能超然于世網。獨托志乎古昔。家有先人之田園巾箱。而又出求天下讀書聞道之士。翛翛往來。何所不自得無何有之逍遙耶。然旁觀天地之爐鞴如是。又聞我感天地之爐鞴如是。則共和用光得壽之指。其光必更灼灼有進於生平者矣。是以不辭渴筆。爲滿此紙。遻過匡廬之傍。見同卓而返之寅明。拓家見藏明寄頌之稿木。并以示之。珍重此爐鞴時。正當有火發之襄。斷勿以無所事之逍遙爲自得之極致。一枝書止也。寅明潤口孝廉王必述也。稿木梅思達之頫也

擊磬集序

紫淀張氏。以擊磬明其四言。坤五氏舉石以立辯。謂其訕然而止。不肯婿人。以問紫淀。紫淀。然乎。我讀其語。荅巷伯小旻之流懷沙惜誦之變。而短歌碣石獨滅善哉之調也。察其時。荅君子聽磬聲之時也。樂記曰。辨以致死。君子聽其聲。其所思者爲何臣與。古之人或有志於時。時於忽乎不可以爲。爲之非其人。卽其人。不延致死。死且無葬之者。淪胥以鋪。謂之何哉。不得巳。託之于礬。以爲傳言旅市之比。悲矣。又不致自悲其悲。或矢死以傳其文。或齊生死而慰之以道。此皆休心於聽致死之聲者也旁觀者僅曰。不得志於時。此豈知其心哉。或曰。磬立秋之樂。夷則之氣。故易以悲。嗟乎。苟習咫尺之便。未嘗一驚心塗膏曠埜。琢浮瀛之石。縣招仙之閣。彼且植耳愉憚。與闒鞈謕呼等。不謂栖栖之変。乃得之荷臾。異乎哉。今察其時。又進乎擊磬之時矣。聽此聲者。尚不瞿然生死之間者何人哉。反復無巳。以專門生死不當復聽此聲。吾請以山河大地爲磬。以無孔鉄椎擊之。不知其碎與不。張文峙爲莊節公之弟。瑤星之叔。選昭代布衣集百卷。自定紫淀集五十卷。終之以此。可以知其人矣。

范汝受集引

汝受詩歌樂府纚纚大奇，永言大雅，不事銅鉦。不藍纂組，風度翔武，黃初以上。使二十年前，帶馳鳴鴇亭下，必且與之揖拏而談河梁之響，竊竟陵之壁耳矣。奈何哉于九死之灰爆之，而欲其以生死之說說詩也。一切法法而無一法，詩何嘗不如是。則請以詩知生死。知生死無他，死其心則知之矣。尼山以興天下屬詩，而極于怨。怨極而興，猶春生之必冬殺之，以鬱發其氣也。行吟怨歎，椎心刻骨，至于萬不獲已，有道之士，相視而歌聲出金石。亦有大不獲已者在，存此者天地之心也。天地無風霆則天地瘠矣。嘻噫，詩不從死心得者，其詩必不能傷人之心，下人之泣者也。明允曰：竊于禮而通于詩，聖人知讀書之士無知其性情何，故以詩爲風霆以激之，當其節宣哀樂不能入也。世之情其性者，任情而爲詩，不知中節未嘗持志耳。詩也者，志也，持也。志發于不及持，持其不及持，以節宣于五至中，則心與法泯矣。法至于詩，真能收一切法而不必一法，以詩法出于性情，而獨盡其變也。不以詞害，不以理礙，其下語也能令人死，能令人生。專門生死之家，衝口迸出，鏗然中乎天地之音，況能以不變變者。詩而不自知其詩，而出久生死者乎。由此觀之，詩固隨生死超生死之淡義也。幸哉，二十年前不言言之，二十年後，此言詩者之變乎。以不變變變，亦隨之，謂爲詩家之風霆也可。

孤史序

自有天地，未有作孤史者。孤之有史，其見天地之心乎。知天地所以托孤者，知生死矣。試其友序之曰：張子年五十有八，先自祭與于訣，而今不死。無可道人年四十有四，庚寅以僧被縶於粵，求死不死。自祭之遺書誠乎，而至今不死。兩人得毋近以死諦天地者哉。觀易至十貞悔之際，酉碩果反下，而長至得元，此其天地之托孤于小大雪乎。振古終今，立天地間而不負天地者，即天地之孤也。雨潤之，而又霆擊之；勾芒之，而又蒸鬱之；繼且吳落之，彫傷之，必墜其實而穡㒼之，乃已。是何用心之辛螫耶。天地曰：吾以成吾孤耳。孤而能以天地之心爲心者，始不負天地矣。以天地之心爲心者，能死其心以學天地也。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吾輩下地時，即時時以死自存，存矣。吾故知天地之知吾兩人，不以死諦天地也。天地亦欲托此兩人于雪中耳。兩家之子，但知其父爲天地之孤，則可以讀此史矣。

雲前告哀文

嗚呼痛哉何以至此極也崩裂又崩裂矣刀頭滑竄而拜膝下甲申之五月十日也旁人方憐韓洄見休而臨安且戮忠簡矣大人命我遠遊奄忽十年兩歷淪喪以祇支過法場僅乃匡廬歸省一月又逼煜火以閉關高座謝之詎謂博此一場之終天絕地乎哉不肖之子罪無逃矣大人通籍四十年為官八年職方忤魏璫撫楚忤楚相楊嗣昌姚明恭晚歸三徑發明秩序變化之易以繼明善公廷尉公之學無疾而逝何所忝乎為子者竟未能盡一日菽水之職又況過河三呼彌天皆血之時不得親視含斂擗地自絕復何及耶嗚呼痛哉自恨少不能學家學空事博

雅蓄日悱惻怨誹無忌卒以俺詩感時見犯樞密為門戶家所摘觖而中之庚辰大人在西庫中傅大司馬語及顛末此男之罪不可解者一也當是時徒傷吉掰控疏之愚且行魏邵賁郎之事庚辰辛巳涉堰兩年不曾禀命大人而為之權柄煬蔽翁舌洞喝因破荷薪之產罪一也大人與黃石齋先生圜中講易而不肖子不能入此猶然悲歌忼慷娶談時事開卻要津大人已賜環名對而井研惡之阻樞貳之命罪一也大人既出濟上男為范質公中堂所薦與魏于一陳百史先後名對德政殿不勝狠狠刺譏時弊犬犯物禁故大人屯緩兵急兼請名募之陳不允男請纓疏亦閣不下不得遂從戈戮力之志蓋人以其平素詩酒潦倒不自鄭重憤作壯語嗤其螳臂罪一也甲申三月十九不能絕亢乃為三木剌劉之囚冒死得間比蔣沇之滑竄五月十日泣拜膝下時方旋戴不當與議指激北伐而平日之忌者詠之黨案又翻致令大人不安乃命遠遊歷台蕩轉太姥泊五羊遂此九年違侍溫凊而權奸吞噬剥牀以膚罪一也留都忽天興倏端江為五成陌男與粵督參差寄隱漂泊翠華浙桂林過武岡入直之命屢使敦促而終未一立班行家鄉傳聞遂令大人有子相南海之嫌迫令索歸受盡委迮洗索倖免罪一也繫出平樂法場之後氷舍二年乃得放還匡廬迫冬歸省僅僅一月操江逼之出三省又逼之出惟矢涅槃閉關兩花遂

遠子舍罪一也大人寄信曰安之所以安我也忽忽三年易簀之際竟不得一送破關奔喪遑問法雲有例乎祖踊襲絰無髮可指無地可入罪通天矣合明寺之陽舊卜佳城洽命即事襟土攀柏之餘念及遺言合編時論且以自盡留其殘喘耳嗟乎忽言至此更有一痛家有數千年正決之學而復不能倜倜木舌且行異類託之冥權是又將誰告乎不覺直敘聲已復吞椎大人在天之靈式憑鑒之

宋子建秋士集序

不見子建。又十餘年。忽寄其集。遠來命序。發而歌之。號曰秋士。
悲哉秋之爲聲乎。時以秋成。風以秋變。士益以悲爲性哉。非以
今日秋也。生爲才士。則已秋矣。集目始于壬申。則余初過雲間
之歲也。當是時。合聲倡雅。稱雲龍焉。一俯一仰。不自知其聲之
變矣。邸子嘗累書戒我悲歌已甚不祥。嗟乎。變聲當戒。戒又安
免。子建曰。彼然不欺其志已耳。詩也者志也。從吾所好。曼衍以
屠年。變不變何問焉。忽忽崩裂。以汲郡青叢餘骨。過蔟文之塾。
子建開後園。執其手。泣數行下。聲滿天地。變不變乎。自此轉仄
鋒鍔法場。餘鏟瀕死。此十餘年感天地恩痛自創艾捽中塞齒。

然且啾啾變不變乎。今讀子建之樂府古今諸什。栖逸終老。詠
懷悼舊。何其蘊義塞淵。以溫厚之聲滿天地也。以子建數十年
詞壇老將。白首抗志。三洲之樓桑樽如故。副書充棟。已不易矣。
天又予之兩才子。楚鴻漢鷺。以手筆事親。吾子建坐享張子明
逍遙之福。皎然不欺其志。豈偶然哉。樂記曰。哀者直已而天地
應焉。喈然者衝口。直已而已。曳縱之聲變乎。鼓檝之聲變乎。皆
衝口也。御六氣。負青天。遂自以爲決疣一生死矣。何春何秋。猶
倚戶而呼乎。悲與不悲。以悲慰以悲戒。一也。變本不變也。大椿
合春秋以爲春。蕙葭合春秋以爲秋。一以爲棣萼。一以爲庭柏。
其黃葉耶。爲秋士者。初不以黃葉自委也。子建汲古好學。譬比
僧編三老不賴父子鼓舞以古今爲膳習業業其業是始終以
雅道風世不以變變者也善乎維節氏之序之曰。平者粹者豐
者靜者悉從咏歌文章生。得其道可以伏處不恨。當其至崇寂
如橋葉。一塵一芥。幾會所關惟其性之。是以志之聲滿天地。是
不欺者無可道人拜題

周易時論合編後跋

重覽癸未跋忽忽十五年老父歸臥環中堂時論又再易稿矣時乎尚何言哉小子感天地之鉗鍵刀鋸百淬癢徵歸省復遇煨火鉄限封關老父則無不以生死相反復也不恥衣盆不忌濟壑習坎繼明懼終始矣痛此終天古今皆血既已剝爛黃葉緣無所避合編未竟遵命譔譔時當病瘵墓廬碌碌命兒編錄薪火而已嗟乎環中寂歷善用維時拂迹者膠柱竊宾者荒蕪統御謂何獨立亦未易也姑曰委化罔無罔乎果不可以莊語而以卜筮象數寓之乎差別難竄賴此易集待好學者淡幾而神明之存乎其人同時哭笑

讀書通引

聖人以可見傳不可見三知終于知言心聲也風教也肆在讀書之士何容避耶象數表法書之本也未有天地蘊之矣爲前民用表而教之因有制用之言因有救弊之言因有通變之言哲士有審幾之言謀士有遂事之言忠諫有曲喻之言失志有類激慰解之言教亦多術矣中衢既立四達旁通甚者迥人遂有充類顛倒之言至于名物稱謂則訓詁家也徵覈譬比則考究家也諷歎悲怨則騷雅家也載古今之得失則記事家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文屬情生筆起勢決宛委覆折以取餘波詎免于齟齬乎道以人宏言主維世太上太簡則輕蔑禮法偏黨吹索則周納文深著述以掂撼成家恃才以偏鋒快意大道既裂各護專門以訛傳訛因便巧託不通其故能辨之乎理之事之虛其寔寔其虛言人人殊約而舉之曰正曰反曰冒曰衍曰質曰通而已必知其全乃能知言果其知言則辨亦不辨也七略四部以來天人陰陽禮樂名法器度藝術以類相從然各高其所知則吡其所不知詖淫之流爭差黍忽非有是非是又有是非偏有是非全又有是非交綱倚伏巧曆不能算也從之言事者何暇知源言道者窺豹一斑習泥成見或爲畸異所炫刻舟以求之劍去遠矣文士尋行采獲鉤章棘句焉耳詎能穿紙背乎愛惜所加冤誣古昔不之恤也夏蟲語冰雖極譬聖人猶

之狎侮也，聖人之于天地間也，其有所言耶，其無所言耶，其言即無言耶，何以然，必有所以然，其究也不得不然，三而一之，一而三之，或謂或不謂，有謂無謂，矯枉而矯矯枉，可以折中矣。得訣歸來，正謂有分合正反同時不相壞者在也。易大傳曰象其物宜，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唯深唯幾，即唯神矣。學記曰道而弗牽則和，強而不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自離經辨志，而知類通達，謂之大成，不於其類，安知其會，不于其會，安知其通，不知其通，安行其宜。會者，會其類也，引觸者所以通也，多之會多，猶一之引一也。遊五都，登崑崙，失其鄉井矣，物之觸物，猶心之格心也。步日月，歷古今，豁然呼吸矣。然非上智，必由困衡，不由困衡，焉能深通天下之志，志能繼乎。執兩以竭之，藏三以悱之，欲其深造自得焉爾。今夫身經險阻之士，覽史論世，設身處地。一觀古人在患難中，我湯火矣，適古人得志揚眉之時，我撫襟當雄風矣。歌咏所適，神為之解，耳目為之憊申，手足為之舞蹈，送易水者，髮上指冠，是子長之髮指也，是即萬世讀書者之髮指也。漁父歌滄浪，遂去不復與言，是屈平之鼓枻也，是即萬世讀書者之鼓枻也。聞一知十之縣解，乘雲氣，負青天，何足以為形容。又安在其古人，安在其為我也乎哉。使膏粱讀之，所見無非頤指也者，不惟鴻鵠將至，周章其事與姓名，即與之句櫛字比，日數行下，掩袂

欠伸矣。凡人之志，順則為飽溫嫺豔所牴，逆則為佗傺拮据所奪，淺猶難之，何言乎深。望其止黃鳥，思崇棣，躍龍馬，通晝夜耶。語上語下，相去何啻九等，故曰不陵節而施之謂孫，時教必有正業，不與其藝，不能樂學也。研極之至，蒸化有無，刻畫虛空，如數一二。如是觀象得之繫表，我與璣衡九宮若相疾痛苛癢，時搔之，輒手之于背然者，是故大無外，細無間，舉而宜之，秩則有司，統則君相，并包天地，運之掌上，甫言不可典要，即曰既有典常，既曰樂以忘憂，又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全藏于寄，以前民用，代錯不悖，更何疑焉。倫必對待，道以事交，此代錯也。禮嚴樂和，此代錯也。書戒詩興，此代錯也。春仁秋義，此代錯也。所讀者書也，能讀書者誰乎。以可見之六經傳不可見之六經，此代錯也。若然有正，所謂分合正反同時之易也。孔子與諸高弟，未嘗一語及易，何非易耶。嘗言立禮，禮即具樂，為其合外內也。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即兼書，為其善引觸鼓性情也。物必有則，當則與否，是因二也，因二即春秋也，易一其中矣。一入志林，漸摩鼓舞，氣質不知其化而化矣，操履不知其和而和矣。出以濟國，處以善俗，業立行達，無忝所生，仰事俯育，通于神明，匡坐絃歌，足以引年，朋來不慍，足以忘世。人尚不知此謂讀書之寔務，又能知讀書之神于用虛耶。士既時乎刪述之後，左圖右書，為吾省力，觀察建攻，莫不一揆，又何必高言碧落之秘本，棄環中之

萬卷南面，托于泥龜水花施固陋乎。士之簡畢，農之耒耜也。所
貴會通引觸，彌綸言先君子不器。能器其器，豈毀器以矜道哉。
不好非知。不樂非好。天地四時，爲我田宅。經史百家，爲我播穫。
不欺以爲種，好學以炊之，與萬世之士，於稽于講習中，其樂至
矣。

文受序

卲子曰。春秋，盡性之書也。漳浦公曰。春秋，聖人忠恕之書也。宗
一公曰。無是非而能因天下之是非也。因是非而能轉天下之
是非也。轉是非而能藏天下之是非也。自鄭樵、啖助、陸淳、趙匡。
以至今之郝京山，可謂辨矣。吾虞之本師，定爲存侯，要不出于
孔子之一懼也。香嵓李子，少受此學于姚現聞先生，而晩貫一
切見成之指，其編既成，屬愚者指其大路。豈非欲人忘指，而卽
以指指者哉。愚者喟然曰。撕有希無，禮無寓有，謂之不落有無，
而不離也。噫嘻乎，是大反因，是爲公因，故明不落不離之宰。以
理其形神道器之用，夫婦也，鬼神也，卦著也，禮樂也，費隱也，理
事也，皆一在二中者也。天無先後，中有條理，前用正經，不落其
不落矣。豈貪洸洋之泥龜，而執倏忽之黃葉哉。表夫婦本有之
公好公惡，以安養其夫婦鬼神之天，而麟角之秩，拭日月矣。天
何言哉。春秋冬夏焉已耳。聖人玩易之時義，而以春秋律之。見
諸行事，淡切著明，不名之曰冬夏，而名之曰春秋。此何謂耶。一
年酷寒酷暑，爲日不多，餘皆中和平分之候也。直謂之春秋矣。
名春秋示中和也。董子治春秋，而指其微曰。二中配二至，二和
配二分，東方和北方之所起，西方和南方之所養。此中在和中
之指，所以明一在二中之指也。知此兩端用中，舉一反三之指，
皆歷然，皆寂然矣。一切見成者，公好公惡之一切見成也。寂然

者不二。歷然者不一。不一者不二。則歷然即寂然也。寂歷同時。豈舍歷而寂哉。即歷是寂。又豈有作好作惡者哉。聖人懼充類之僭竊。伏其應之闇熾。則蝸高狼顧。真率獸矣。故垂木舌。轉此風雷。盥洗萬世之目耳。以吞吐亭午之夜氣。天有何例。而即以一春一秋例之。春秋無通例。而即以民視民聽例之。苟信天之必春必秋。而同此民視民聽之懼也。則隨諸家斷之可也。隨人偏舉之定斷之可也。隨末世經義之協於夘萩可也。法言曰。不見天常為聖人之筆舌乎。以民徵天。以天治民。人苟知此為忠恕盡性之書。因之轉之以藏天下於天下　斯固本無是非之可得矣。推虛空之座。巡幢旆之地。以權稱物。以平用權。苟能指之。即是總指。盡古今是吾李子之一懼。則盡古今是吾李子之一笑也。

貨殖傳評題詞

白白齋貨殖傳評。吾桐姚康伯先生筆也。一生恬澹寡營。師事吳觀我宮諭。得其別致。為人猖而狂。能自遣而不傲。何芝岳相國極重之。然一無所干。時時讀書。偶有所著。發詞儻遏。先祖廷尉公最厭放佚。然時稱之。愛其人也。晚年左夏子館之。為抄其書。令明山欒廬中。重得此冊。反復數過。渼刺人情。以反衍為曼衍。頹激生波。令傷心之士。徬徨起舞。時方炮莊。因作而歎曰。子長不得已而寓之貨殖。子休不得已而寓之盜跖。苦心堤眉。誰解此乎。得無有誤解之者乎。白白曰。好古者好其款識之文。規製之妙耳。豈以銅價哉。貨殖傳垂數萬言。謂無一字及富可也。今人竟欲以富當太史公。是鬻銅于太史之門者也。況欲以盜當莊子耶。藥地愚者。更發一笑。

易餘引

三時以冬爲餘冬卽以三時爲餘矣大一以天地爲餘天以地爲餘然天分地以立體而天自爲餘以用之卽大一之自爲餘自用之矣石徵羽者商之餘商者宮之餘五音爲無聲之餘無聲發聲發聲不及餘聲十之一也無聲者且與之用餘矣法者道之餘法立而道轉爲餘以神其用矣死者生之餘生者死之餘以生知死以死治生無生死者視生死爲餘生如是生死如是死視無生死又爲餘矣人適所用以無用者爲餘知無用之用則有用者爲餘矣不以有用之用廢無用之餘豈以無用之用廢有用之餘耶易無體而前用者善用餘也卽餘而一其體

用者也知因二圖三旋四中五之爲大餘乎知三十六四十八之盡其小餘乎幽明萬變繫於指掌天道人事措之飛躍貞夫一則餘皆一也謂之無一可也一皆餘也舍日無歲舍餘安有易乎幾其畫後之有餘必渙其畫前之無體幾渙其後卽前則神其無前後矣逆數順理三立三與則用餘無餘而有無之見氷消矣或徇餘或避餘或立餘與無餘而棄之皆非知易者也役物刻迹是宋人之守株也厭岐求齊是斷梟而續鶴也雨不立而踞其最巔仍是涓蜀梁之影而不免於黎丘之殺其子也大義既著乃可微言物物不物於物者視之何義不大何言不微然等世宜民藏通於貿貴舉其切方近譬者耳苦爲塵封情

錮如塗塗附未能爛反漸矣不蕭則臘故别路旁通之盡之然地而後生蓋習故困蒙之存乎疢疾也惟其病病是以不病厭學而係絕學之極則是養痾也故以志學爲砥石不被外轉倫之經之始能立本自爲藥苗乃能勿藥知而從之從其志矣大成之苑何往而非天游乎其日是吾憂也是其樂以忘憂也自憒以憒萬世是其隨緣放曠也精義成事卽絕義事知其冠處卽與儔侶天中衞室自有適得之富富豈在長袍屠剝無民之酷案貪溺誤髒縱脫之羽花藏身電激以專門禪販黃葉乎詭隨旁睨肆其幾遲箠撻天地鞭笞帝王遂令風竽相沿悍然不顧以善爲諱以惡爲榮毋乃假乎泯以率獸食人乎哉無不以

畏學護其短無不以鄙夫柴其懷而或以聖賢莊其色或以至人逃其迹其弊一也以聖賢莊其色者人猶得而責之以至人逃其迹者人誰得而糾之此其流弊之尒藪主教者不可不辯也大泯不泯至平不平辯學者不可不知也散木高乎狂𠤎藏拙耳枯木難乎栗株受惑耳能行異類彼其人哉風吹不入固聽之矣抱涉川之全材而敦其高尚以治蠱者眞羽儀乎時乘其達天行地之龍馬而含身作明倫繼善之蓍龜者眞球圖乎明珠辟塵非掃塵也廣居喜雨非逃雨也寥廓之談利於閑拓鬼神幽暗表于魂魄變化之中何奇非庸灰壚澆善於牖民主景在乎正告聖人以元咎素其險易以似是矩其毫釐以好學

燒其薪火以因應還其蕳攵而惟客乃公之情常古自覆翥其
代錯矣孟子之于諸方也先擘之而後蚓之旣塞之而乃闢之
兩不由而時任其雙風巹淚於學易者乎不能反復於一在二
中而酬酢以用餘則動賾者執外限負者執內徒炫畫前而遺
落畫後者適執一而廢百也徒守後卽前之倏忽漫汗無漏而
忌諱治漏不問通志成務者尤執一而廢百也外也異也百中
之一耳況其遁邪生害乎知其蟊賊收其蛭螘祭貓蔔蚾大地
皆藥養其成用容彼遁矣勤食其力自無害矣不知不能者卽
與知與能者也與知與能者卽不知不能者也然全與全不之
弃包中不礙乎有知有不知有能有不能之類辨也知卽不知

能卽不能之合喙中不礙乎知而自以爲不知不知而望其致
知能而自以爲不能不能而望其成能也八千歲之大椿旣不
足塞蟪蛄之耳豈畏饑噫食得之鷄豕詬厲曠代之麟鳳耶悲
矣已矣厭常喜新亦風力也不因之不足以鼓舞分藝成材皆
臣職也知有天王盡咸若矣地之大也人忘之太華瞿唐驚奇
峭矣然奇峭皆地所載也天之高也人忘之奔雷隕星彗有駴
者然奔隕皆天所覆也遂有大其地而罪人之分九州辨風土
者矣遂有高其天而罪八之歷星辰列干支者矣源之當窌也
豈謂僑守甘朶緬畚廼爲知江河之源乎流之當窌也豈謂桴
處沃焦歸墟乃爲盡流於海者乎汴漕者汴漕江漢者江漢耳

道不遠人不知卽遠習俗將牢直告誰信苟非以不耻衣食自
竊其溫飽不忘溝壑自淡其天淵牆高基下輿瓢必裂矣靈艸
護門尚恐不勝招芷降渠復何望乎聲卻雲梯堙垣蟻穴爲淵
敺魚空其三星在罶矣神武其齋戒神明其幾淡貴知因濟輿
民同患不因不濟何用易耶責人不暇言自責也直道漸滅膜
視不仁辨而不辨豈得已哉古之人有赬肩者有黜靦者有蕉
山者有洊至者有伏下宮經爝火者苦心衛道寧望人知知我
罪我萬世猶旦暮也萬死一生封刃淬海餓有瓢飲樂得隨流
多封此業緣也不如緣其疇人之世業萬方此一路也何所免
於道人之孟春三且不收一唯自信果有餘乎有知易餘之言

先者乎可以餘消餘矣偶聞何生當士平公之問答而錄之或
有問答或無問答如問問荅無問荅之故十二世後自有問荅
者筮餘之繇曰爰有一人合觀烏兎在旁之中不圜何住無人
相似矢口有自因樹無別與天無二章統十千重光大淵皇覽
以降過不惑年

浮山文集後編卷之二

藥地愚者智隨筆

五老約引

素逝之士。以山水為性命。何必其山水。何必其不在山水乎。各有不得已者。哀樂不能入也。子平子夏。相約以五岳老。而發兩不如一何如之歎。是誰傳之。彼如歷封刀于青巖。極潛竄于交管。火鳥而還鬱洲。傳一鳴于王谷。其為五嶽何如耶。九死刦灰。顛沛苗籊。壬辰得離粤。穿息病匡阜。開三疊路。上五老峰。庶幾于驟。欲約同心而終焉。歸省鹿湖。兩逼煴火。竹關墮竈三年。樂廬溅血又三年。哀何能已。適在浮山藥地。夢五老為五嶽之老。趣余杖以樂遊。嗟乎。夢何能已。藥何能已。遊又何能已。夢中告曰。五老峰下雪浪奔雷。何其怒也。五老峰上浸天拔地。何其曠也。誰能一怒一曠。而一其仁智之二樂乎。樂何能已。種藥之孤曰。惟有灑此上池。組此雲峰。續白蓮青松之主賓。播不欺之種耳。天下有傷盡古今之心者。約歸于此。約又何能已。或哀其樂。或樂其哀。何不可以哀樂之夢為藥。而享其哀樂不入之山水也耶。五嶽之老歌曰。組疊得力。山天不知。我則隨風藥遊。叶之醒而如約。是亦哀樂不入之藥夢也。聊當邪許。自有和者。

正叶序

卲子旋韻而歎曰。其知道乎。一行配聲。有洪幾焉。嘗以古韻悉曇太西。合之珙溫康節。乃知天然之叶。本不容造作。而享其中和者也。世守沈約。以唐宋皆頒行于禮部。歷代沿習。無知其故者。挺生定中原之響。洪武正韻。加以入聲。柴廣敬所傳朱子諧。鄭京山約為十二韻。陳礪庵析為三十六韻。皆因正韻而折攝之。正韻為宋文憲所訂。雖細切未改。而中原之氣大暢。時定正叶。不獨同文也。豈有天下之大。惟從數郡鼓唇乎。轉注假借。無往不可以叶。天然相應者。時乎定矣。以此唱和。夫復何疑。通古通沈。隨人自廣可也。浮山之孤。序至此而噫曰。悟不二不一之公因乎。叶歸如矣。叶即當矣。知如當當。叶二為一者也。環韻而起於冬。中和以平。心法寓焉。呼與吸叶。開與闔叶。有聲與無聲叶。通晝夜者貫之。兩間皆氣也。所以為氣者何在乎。生死也。喜懼也。天人也。理事也。虛實也。中旁也。頓漸也。統辨也。世出世也。無非代錯之交輪幾也。皆叶其中。皆貞夫一也。平心和氣。而善用之。不期而叶矣。心氣偏倚。平何容易。黃帝知風之自。寒伏雷火。表叶蟄于冬至。陰洛新洛。表四五六之獨順也。巽風之順乾也。叶用乂于天地門戶。見心制權。聖人得其幾焉。生於憂患。以死養生。因懼以制其喜。因喜以神其懼。罔足以戒。激怒亦中和也。孤孽哀鳴。怨與亦溫厚也。聲氣風力。心光相續。塞乎天地。有

王之者、臣奉于順、鼓舞盡神、發即未發之中節、魚逆流易習風、叶其本叶焉爾遠祇易堂。一時鏗應、托孤妙叶、我歌可乎。莊生曰欲當則絲于不得已、永言論志、衝口隨類、比興寂感、何非洛萬世而風之也哉、千叶二五、支叶二六、聲先叶律、言以五七、奇號偶也。上沂騷雅、隨意短長、猗蘭在今、何爲不爾。衍之寓之、或以爲均不。或以爲啞鐘、已不得已、又何所遜。

遊薛川赤面易堂記

程山款水、三牾止。山言赤面三巘冠石之勝、先走信回薛川。令愚者過萬安砦、頓黄介五竹、遂過于宣、語逸日、而彭逕士來相訪矣。乃從頭陂越秀嶺、望仙橋、臨鍋口渡、乘筏下梅川、未至縣二十里、望羣峰如劍戟、莊甚。逕士導我步入小峽、憩長亭。其山如果壘盒、上爲玉皇殿、對面巉嵓不可上者、乃赤面也。喜欲見逕逸士云、且過金牛洞、洞在三巘之趾、傾崖疊兩洞如赤城。少息一飯、乃過穿田、主人彭躬菴出迎、步須秫硐齋、至晋宿樹廬、語至夜分。樹廬者、因一桂樹而廬也。林確齋居冠石、明日陟前岡、經東巖、穿小瀑、乃上磴、置梯入關、其山石若幞、故名冠石。自

聚ㄏ茶、日白水香艸亭。款客、愚者歎曰、在此蓬萊中。與門人于弟、晝耕夜讀、豈容易得哉。三魏相過邀、上易堂、經一線天、至赤面峰下。如千尺幢、如桂府獨秀山、四面塹立、惟南裂一縫、如蟶口、僅容一人、鑽石絓木、浸没而上、中半爲樓、再百步從井出其顛。横廣百弓、長且里許、易堂在其圩阿、東房居之。此山之凹、有石池、汲泉歃在此、和公結宇焉。易堂之後有谷聚水、冰叔爲勺庭、其肩立山神廟、旁有兩廡、廡望三巘頂、茆屋參差、呼聲相聞、而阽危斬絕、不可飛、招手在此、與仙何異。志所稱金精十二峰、此翠微峰也。金精在黄竹砦之下、前作樓、仰洞簷如水簾、從則大士崖、實連卷如橋闕、相傳丽英辭吳芮而仙去、在此上人

砌其石亡為開以禦亂也。三嶽從迤稍廣。止山與李咸弎。彭天若、逕士皆編籬若鏻次。別建一室。往來過從。丘邦士。李少賤。別從鄉至躬菴之坦。胡心仲。訓逕士子。適箴作塾。就談信宿。視掌廓然。積翠當囱。豈不快哉。蚤暮鏗聲。穿松濤來。則圓通巖之鐘鼓也。其路從冠石之腋入。圓通之背為雷屏。路從水莊入。各一谷也。冰叔設帳于水莊。過道山之溪橋。一村隨流。分軒設榻。且息浹旬。因語集賢諸巘瀑水之奇。送我再遊。由玉皇閣過陘十旦為青陽洞。洞臨龍潭。旱祈雨者取神水焉。相望為飛泉巘。入從石廓入洞。而瀑注之。如吾浮渡之金谷然。側上鳥道。復有小瀑橫過集賢巘。巘最高廣。可容千人。其瀑數百尺。自簷墜谷。大

似龍湫。但厓宕自剪刀峰入。而此從深洞內向外坐觀之。不見注潭之狀。其搖蕩裊娜則同也。僧以竹筧引歸小池。便瓢酌耳。此巘之頂有田。田後石崖亦有二瀑布。古建園焦。今圮矣。伏虎巘在兩巘之間。松杉蔽之。結室爽塏。愚者因留臥此踰月。每隨日陰。倚杖聽瀑。天地之供間人不既多乎。丘邦士來語象數。有神解。因以研極理之。魏石牀來。忽有二嵩之奕客。愚者觀之。與石牀一咲而已。山水間不作談道語更勝。然惜不得石牀為少文圖也。郭山庵主體湛來迎。遂越東坑。經磨盤砦。山石兩層相次如磨。磨之隧。土人梭閣。圜而居之。再入為溫氏砦。其西十丈上有小湖。主人不在。不暇登矣。稍南為仙洞。迅雷墮之。北行至

四圍山口。入郭山。則幽栖平林也。觀旂金玉間來下帷。版屋開牖。諸公皆直。愚者安之。而壽昌遣人至。謂黃龍背新築一藥地矣。愚者奇此山川。因約記之。曰。梅川之望為蓮花。西山一帶。分枝衍簇。頓起諸奇峰。挺拔峉嵤。自黃頂至蟆嵊。長四十里。殊似武夷、陽朔。所少者九曲與灕江耳。山石質稍朔。然絕壁峭立。不沾寸土。漩突渡窪。為小竅穴。不可勝紀。其山根皆四斷不相屬。可以周行。特荊棘塞之。亦有流磵嶮窅難步。是其祭也。志所載金精云云。烏盡其十分之二三耶。又奇者。諸公或土著自城依巘。或流寓種植自給。二十年來。各携全家踞峰頂。讀書懷古。敷衽彈歌。扶義古處。有茹肝濯雪之風。山川以人發光。良不虛哉。

愚者蹋南北而登易堂。幸有三世之易。應留此津逮之窩矣。因用朱筆寫此數圖。而記其後云。

河郵集序

柱端桂之戊己。曾孺發吾厲使琥節烈以上聞。敷敬夫其同里也。吾許余隱乎西。觸痛爲之一歌。今閉竹關見其子務旃無忝。如見其父。又爲之觸痛一歌。劉存宗編河郵集。邑山梓之。屬余弁之。余不忍讀。且以墮淚三反。廿一燹厌忽忽終天。絕地盧墓合山。無忝重㑹天下。復抵我不擇地而與之莽艸杞土。此痛何如。黄葉燒空。惟一塞地。頂踵直塞。自不容已。作而嘆曰。敬夫丈夫。其子丈夫子。冷風刮耳。聲滿天地。爲之再三歌其所歌。愈歌愈變。愈變愈和。此吾黨學道之砌也。神武不殺之劍淬之以懼。今日藥病。與此吹毛吞吐毫端。其可避乎。宦丁四頗善藏。卸于所淺歎也。不覺觸痛而亨之。序其不容自已者耳。其生平淵學。實歷懿事。不及更僕。俱在集中。嗟乎。三十年前。上江聲氣切切。對江則秋浦宣嶋諸子。江北則歷陽有孺發敬夫。與敝邑數人倡和。前輩言岳鹿友天樞諸先生。與先三世。時時提撕。故其風俗如此。半宇燹事。半守燹報。其人之天則已矣。痛則安能不痛。所爲河郵痛而慰者。有此頂踵直塞之丈夫子在。能學道以事其天。發顛轉天下人學道以報其親。是爲河郵慰也。爲上江慰。不特此也。爲天地慰。又戊己書。

炮莊引

子嵩開卷一尺便放。何乃喑醷三十季。而復沾沾此耶。忽遇破藍莖艸。托孤竹關。杞包櫟菌。一枝横出。㬥然放杖。燒其鼎而炮之。重翻三一齋稾。會通易餘。其爲藥症也。犁然矣。讀書論世。至不可以莊語。而卮之寓之。支離連犿。有大傷心不得已者。士藏刀於才不才。背負青天。熱腸而怒。冷骯而笑。荀之于胥。某之破𣴎。直塞兩間。孰能錮之。天以戰國報漆園之天也乎哉。厭常駭新。偏勝媮快。中道腐矣。直告不信。故寓之。別身焉繙譯瞞之波。瀾熏游子之耳目。使盡情偽。自觸痛耶。吹影鏤塵。取其敝帚。曾有外於生死有無者耶。誰墮溟涬。衷其是非。使人怒不得。笑不得。聽其自已。而亭中庸上天之載。此固剛柔四克之奇方耶。自莊生後數千季。評者衆矣。或詆譏。或擊節。抑揚墫墫。疑𣁽頡滑。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此固剝爛彌縫。旁通正變之冷竈耶。浮山藥地。因大集古今之削漆者。苓桂硫礞。同置藥籠。彼且嬴糧揭竿。與之灑濯。彼且踉位閹翟。與之謦欬。彼且屠龍劊鏌。與之作月。彼且犗餌燹水。與之伏火。彼且甘寢秉羽。與之消閒。隨人自嘗而吞吐之。愚者不復一喙。果有整紛唐許藐姑者。不容聲矣。或問古人云。大地火發。始得與逍遙遊。進一步乎。退一步乎。曰炮。

東山俗民和五老約題辭

余來西江四年。聞有俗民無冬無夏。一布通裁。不與人辨答。人就之。雖須捉筆者無怍色。不啚一卷。而好作詩。傳乎叔陳少游與之倡和。篆刻圖書。閒寫山水。動隨天機。不假師法。其詩創發不慮。天馬引履霜操之意。獨臥東芙蓉山古廟中。一野人爲之粥薪度日。有年所矣。此非公和。殆叔夜乎。今年遊廬姑來。見資聖。其懷甚眞。自言有病非藥所醫。和五老約。一夜傾瀉而出。天界之過矣。何乃自錮於區區者。欲勸公和以遊世。養叔夜以禮樂。雖不見聽。各盡其不欺。嗟乎。人耳人耳。何必如此。何必不如此。數千里而一人跂跂焉。何傷。翛翛過夏。余還廪山書此留別。

禮部儀制司主事黃公墓碑銘

海岸黃公。旣歿一十有六年矣。其鄉諸門人舉葬縣北之忠孝橋。其門人南豐湯堯湯子誌而銘。以旌諸幽。其墓隧之碑。又請之智。智病辭不獲。寧然而歎曰。歿生亦大矣。而不能與之易。君子道者三。未能者成能。豈易言哉。習俗之汩人深矣。士非雄分權奇向上。鮮能自拔。拔矣而後可以化歸中和。果中和矣。雖怨怒亦中和也。愚於黎川黃禮部公。能無歎乎。公名端伯。元公字也。嘗自稱爲海岸道人。父九德。建德縣令。妣李氏。封孺人。生公時有赤光照室。長而嶷然。天資特達。有志性命之學。不欲科舉。建德強之。乃出應有司。以崇禎戊辰進士。爲寧波推官。壬申丁

內艱。歸乙酉移補杭州。丁丑再丁外艱。又七年。甲申。擢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明年八月十有三日而歿。凡通籍十有八年。守內外艱及居匡廬山中。越十年矣。公已遍上當事書。即言天下憂固在邊。以邊病生腹病。寇禍將烈。毋乃土崩。而天下卒由此敗。其書見集中。公在寧波邏海卒計居奇。輒誣入商通倭罪。公爲理解。活數百人。以杭州治行爲天下第一。講學西湖上。與行先廉恥。引薦佳士。雖未見顏面。惟恐不力。兩郡碑誌。至今誦之。居恆舉六經歸之於易。每申引李伯紀歷然分別寂然一體之旨。所著易疏。獨善京房本之商瞿。創爲圖說。貫穿錯綜。數變皆合。余岸少曰。公著易疏成。夜夢有龜伏胸。明日著之。得明夷

貞無悔再著如之其悔既濟作而日用晦涉川命我矣公少負奇才豪飲遇壽昌經公恨悚之而服遂受戒下帷廪山溪參有年忽遊匡廬坐歸宗壘池一夜不見身明日又見自身與虛空等乃大喜後以語證公證公曰未在其叙壽昌發揮直指呵斥偏枯鹵莽之弊申明行解相應之印冬雷震出上通下類作四書五經頌標寫大指不墮纖毫咀茹近溪滑谷互相琢磨學者各有從入眞不自欺歸于一寔而已矣諸見所著瑞光東海集中公生六十有一年後爲乙酉公在儀曹花兵且至署其官于門卒擁見帥帥三致意竟不肯屈久之帥呼卒剸以刃卒舉刃擲顱棄去易卒如之公謂卒曰何不剌我心而乃怯爲卒如其

言以死公舉甲子鄉試同考官吳䶵徵得公公後爲同考又舉楊廷樞爲解首與公先後死云家居龍安數畝一椽宦遊無增覺瓦灼然不同流俗晨厭闒娼與其因循不若三疾一往之士所志不輟既已脫然喪其所喪席海岸章推倒宮闕坦然平地時乎過涉又何咎焉難之將及也或勸公披緇匿僧寺中公不肯許及帥知公篤于佛欲以善知識禮禮公公又不許人有謂公不欲以此自待者果有彼此也乎哉果無彼此也乎哉果有生死也乎哉果無生死也乎哉惟一寔地是常光幢果公以終匡廬之大喜乎哉非知公者矣嗟乎世道之變喪也鮮有不爲生死惑者鮮有不爲標季之談生死者惑造遊所迷非堅瓠邪

蕩然横逞非徧覦耶有烈士而未聞道者有好奇而非正命者有襲委化而貌中和者有以悟自詡而不顧法位者夫烏知夫致中和之超生死耶夫烏知夫怨怒之皆中和耶夫烏知法位之爲眞無爲耶須是其人不容假竊公之示此生死也煉世出世之大藥允者也惑生死者惑談生死者可𢡟解矣公臨死賦詩在兵間猝不得傳好事者各爲之詩與速其傳故詩互有異然公詩世自辨之不具錄也公初娶孺人楊氏再娶范氏皆無子以弟端叔子甲先爲後始甲先既葬公泣且請曰礱悲也願以垂示智既不得辭又一年始克爲之然智豈能碑公者聊系以銘銘曰天闢石廪蒼龍騰九都一橋蒸黃雲及門卜藏端韡

緋四方作歌同貞珉建德命試後乃輿儀制升天閶闔崩畢此夙夜以報親是奇男子扶正輪法位名空不避名死死不死超死生枹鼓鼓鼓不鳴物論因是消兩行世出世間何嘗嘗兒悲哉笑俱失聲頑石動兮斡斗靈

徐巨源榆墩集序

與新建徐子巨源交，且三十年，而竟未識面。戊戌特走西江，豫快西山之麓，必有猿鶴振足，與余和歌者。至則巨源已此避矣。又五年壬寅，過北山，始得讀榆墩集，佰廿日。巨源不輕許可，獨於龍眠愚者心折，序安可少。此非嵩高之壁，足以塞此直心也。余爲之反復三日，吁而起曰：是誠希有，可惜不得一縱横盤礴。余觀此公，天資過人。出以易直，下筆馳驟秦漢唐宋，惟取其氣任我舒卷，方内皆曰逸才也久矣。余何容溢一語，所歎者，爲其生平好讀書，善攷究，不泥古，不滅古，犁然有所見，或一端突入，必暢之，兎起鶻落，既盡其埶，足爲典要，固非特天凌轢，可以浮

高曼詞也。夾漈每歎眼學耳學，日以泚然掠虛易，核實難。才子易，學者難，才學之循襲者易，才學得眇悟者難。今日之悟易，悟同未悟難。否莊引修武之咨嗟，空其然矣。一徵不竟其用，舉世爲之搤腕，然不用而原本家學，以其文傳，正榆墩之單厚也。用則早死，所學安能至是。觀其清浪雜錄，敘悟不動心之淵源，陶論三隱，以致敬者而後晏然，不已悲乎。愚者序至此，更一咨嗟而閣筆曰：余雖未識面，今可以告後世曰，此徐巨源之影也。

十年前，竹關寄三子會宗論炮莊二書，巨源長紙荅之，三五黃葉云云，恐爲所紿，知己潸惜，切切如此。造閉解閉，黃葉可燒，然三五四破，在在歷然，易且徵之古之至聖差別易簡，正賴此生成之符，特從畫前畫後三番兩折，死心㬥放，乃始盡變，而不爲一切所惑耳。不可謂土亦難消，而以竟無實法者，荒一切法也。生死鬼神之故，費隱象數，藏其端幾，神而明之，不可戲語。余正以巨源可以究之，而巨源不與人語矣。相傳翠蟂反復書，奪幡果多事乎。故復書此以當挂樹之劍。

極允斈人說 斈乃古文學字

或問極允斈人有說乎。曰斈古文也文也爻也效也孝也教也覺也學也聲義由來本一者也學以悟為會通之候悟以學為新火之緣學久未有不悟者悟未有不藏於學而能善用同人者用始交兌知好自樂孝弟學文自少至老無間也道不可致君子學以致其道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于思曰吾嘗淡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學則寤焉含日無歲無內無外心學事學原不可扞格為兩截也專求其源詎以有極無極太極作三九而摩盪之研極之乎六合之間七尺之身皆秘本也皆極允也伏羲仰觀俯察遠取近取而忽然一畫表出方圓之圖由是當名辨

物開成致用彬彬盡在此矣生而知之者生而知好學者也士生千聖之後圖書禮樂明備時宜既悟目前全樹根幹枝蕊即核中之全仁也猶可綴疣首上之首而不承先千聖之恩力乎知未致者問學乃火候也知已致矣問學乃茶飯也神明萬古不壞愈用而愈無窮道寓天地寓用光在乎得薪尼山之學而不厭謂是絕學者之隨緣放曠也得乎藏經曰鏤允極數大地眾生一齊成佛是則多生相續皆學之日也三世諸佛蓋萬劫之學人也與其空腹高心何若即薪傳火以為樂莫樂于此以為忘莫忘於此矣。

游子六天經或問序

天經或問建陽游子六所約以荅客者也檃言歷象取泰西之質測以折世俗之疑往季良孺熊公作格致艸原象原理晚隱書林而子六學焉子六沉潛好學角立淵渟遭亂棄舉子業隱於歷算日者以養其母專精天人之故一室碣塞風雨掩戶不汲不戚蕭然自得愚者聞而敬之讀吾三世之易反復鼎薪致書見問愚者荅之曰神元方而象數其端幾也準固神之所為也勿以質測壞通幾而昧其中理勿以通幾壞質測而荒其實事人者天地之心人不盡人而委天乎人不明天烏知所以自盡乎不通象數烏知天人之本一而享秩序之不亂乎黃帝經

曰六合不離於五地在天中大氣舉之唐虞在璿璣而以曆數傳道統孔子以曆閏衍易明中五之用周公商高著周髀之法郤朱詳勁風旋轉兀然浮空之形漢志有海外星占唐志有見南極下之星者今屬午運萬法當明萬曆之時中土化洽太西儒來脬豆合圓其理頓顯膠常見者駭以為異不知其皆聖人之所已言也特其器數甚精而於通幾之理命詞頗拙故執虛者闢之于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立靜天以考度定黃赤之兩軸穆天心主之目如斯也原不破也資為郯子不亦可乎郭守敬曰上推百年長一下推百年消一朱康流云下推亦當長一熊伯甘以燈與籠明日之體揭子宣發槽允激滾之論小

見中通明彭瘦光肥之理太西之說本自不一今摩公云五十年明一水星金水圍日繞爲輪可以分二天乎先中丞約兩間之質測而申之曰氣幾心幾二而一也陰陽之氣人事之變各自爲幾而適與之合自非神明難悉至理積數千年聖賢之智而我生其後何不可資以決之而遺諸將來耶智病且老空有其志而弗逮也謹書之以奉神明格則之士

獨孤子集序

俞吾體孝母畢喪遂以元紫芝趙至終其身危行不苟固窮不變五十而卒識者曰此古之孤行士哉愚者曰士固有至性又緣於不得已偶然類此安其偶然非好苟難也吾體自葛源師事芭山最久愚者閉關高座時過從問難所謂緣生無性事究堅固之宗三五妙叶微之於易未嘗不與吾體攻堅木相說以解也管東溟曰應濁世之機緣則大聖或修偏行郭象曰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吾體安之矣時發而爲聲歌如入九淵摩九霄引商刻羽不覺已厲最好黃文成倪文正歌咏而見其人必入肌骨往往奇峭過之時襲香山塞何爲作此信貨哉從吾所好而已世厭人之感愴則責之以至人無情及見其爲元紫芝趙至之行則又噤以爲不近人情嗟乎至性之不得已也安往而不孤哉愚者方申炮莊托孤之說芭山亦作孤史吾體曰塞之改姓獨孤安矣同門搜其遺藁得若干首曰獨孤子集有以也夫芭山過訪汋林出諸笥中快讀一過爲之嗚咽屬余鼎定故敘其槩于首

莆田通天寺碑文

通天寺在莆田之西庚西庚余氏世居也寺建崇禎庚辰季盧夫子記其昆仲耐菴羽之居士創始舉之門以內成之益以承太翁尉盧公之志也寺規既具殿廡既周乃祠其左而子若孫歲學其中追來孝紹先烈法不孤起合莫而興盛矣此通天宗是常光幢覺王達孝之旨不于此揭日月而示也哉自庚辰二紀為甲辰吾師與其舊徒智會于青原因命作通天寺碑小子荒落已久文不可不石然欲合闢以獻者固無所辭于此時也孝覺之本上通乎天玅叶惟心究不可壞歎歟微哉黃摩圍曰物之成壞蓋自有數要以有道者為所依然後崇成將以成壞之

物為天耶將以為所依者天耶三一老人曰佛以虛空立一切法常處乎人之所不爭其後莫能與之爭夫固有其不可壞者無與于彼此榮衰故彼此榮衰不得而間之將以榮衰成壞者天耶將以不得而間者天耶佛之言超人而又超天者何居浮山遠公舉三點畢而云須具通天正眼者何居莊子以為天人不相勝莫逆為天誰主役物而又曰開天之天反以相天者何居然則列傳頭篇之怪天報澤畔行吟之代天問其不能通天者耶後之牖民者瓦礫牆壁從而塞之果通天者幾耶通此不可通莫之為而為下上其音耶若不通此為人惑為我惑為天惑并為弩吷通天者所或馳驅漂泊顛頓九折逐人狂狂空將茶蓼不者壁上梳不者市門卜不者社下楪至于犍椎萬指裝面土苴號通為一不敢以益知吳壁曲折憍而關勝也一鈃一盋行若飛鳥宴坐拾剎艸萊金碧殆天所以卹苦獲者其或隙光破暗連環挺碎豁然直致無聞之表更在諸方高座佉拂之外知我者其天乎乘物天遊遇緣何閡焉西庚之顏通天也緣起不必此此地重保鄣其曠收海初有神示自堂徂門寺祠并立長者開園時節適爾直謂之天也通乎即二紀來六合為爐金鐵皆流刀兵水火蹂躪糜爛加以斥鹵厲禁撟虔熇暴驅焚為灰無異于望屋而食然此一阜之林百堵重檐獨巋然晨鐘暮鼓如故祠之伏臘俎豆亦儼然如故故是盧中福德多世畢

厚孝覺之本不可思議一日倡一家感一聲倡百世感得不謂之天也乎哉天非委之有所倚也秋霜冬雪守此松柏之徑擿擿不輟以永其淵源塤篪中節一宅雍雍不以降罔易其素業請呼摩圍三一而申之曰是天之天也是固水火之所不能滅刀兵之所不能害者也是超越世間出世間歸無所得而事竟堅固者也聞者信否即曰託諸不可幾及以藏其不壞不厭深湫以為壺子之應無不可通者不信請疑苟況曰疑疑亦信不相廷也止為望人之腹覯而多責故不如蒼蒼下視為快通晝夜而知爭人所不爭而人莫能爭至誠感通掌屈伸耳聖人之于天道也過此以往示之或知也屈贅精入在我自盡何思何

慮日往月來。一常光中。何成何壞。何彼何此。止止不須說。故書以報夫子之命。

甲辰秋遊記 自玉華浮槎潮山至春浮遜圖快閣而終

芝穎爲愚者言。遂與梅陂之勝。去西昌四十里。舟入蜀口。直泊嘉會堂後。遊莫快于此者。忽忽汋林。久雨初霽。三笑菴主復來迎我。倚杖遂行。望玉華之阿。蒼然芝穎先去檑菴所。俟我。我且迂道造之。果有精舍。穿松盤澗。有懸水挂石壁丈餘。喜得浮槎。橫身當之。下復有院。小閣倚石。繞廊架溪。楊寨雲長者所構也。施愚山題詩于壁。因次其韻。已乃望斌母潮山。日秋遊先得此開卷矣。翼日至潮山。有洞甚小。相傳四祖曾棲於此。飛來一塔。卓立田中。劉槎翁有記。今不可得讀。沿峽而出。去斌山西巖已遠。芝穎又來促之。云蔡項且來。羅仲吉先至矣。三笑又與劉叔

導約。勿踐此明月夜。迫便過梅陂。陂口兩山合峙。蘇溪人作陂灌田。其來舊矣。並崖里許。入嘉會堂。堂在中洲。水環之。山又環之。急欲得舟。三笑主人曰。舟在後門。且一飯去。隔岸皆絕壁百尺。挿浸潭底。屈曲如連屏。不知是武夷慢亭第幾曲也。一仰一俯。天耶山耶。林耶潭耶。青青欲滴。不可分疏。倪文正曰。青得山無奈。果然果然。時九月十四日。顧諸公曰。必待月。必待月。已而微雨。且喜到門黃昏之一泛矣。明日渡溪。由梅院觀山靜室。而上團焦。石自爲垣。楠楮糾之。所謂天根。一峯特立。其後有罅。罅中穿如汲井。解衣猶且罥棘莿中。令童子陟其頂而坐望之。若棲雀然。毋乃馬牛邊作意筆乎。緣壁援藤。花數百步。得月窩焉。

可坐十餘人。苔蘚剝蝕。內有篆文。其半可讀。橘菴讀之曰。嘉靖乙巳中洲郭治東廊鄒守益師泉劉祈杲南野歐陽德洞岩周賢同集嘉會堂。刻石于此。愚者屈指曰。兩周甲子矣。遺風猶沁人也。由此而左。鐫壁曰臥雲。參當時必以雲梯書之。謝康樂題石門第一泉。高興類此。側身而下。入一石門。蜿蜒如巷。出臨危磴下則深潭。不容佇顧。看不盡時。皆壁立。到無餘地。一潭收之。芝穎寫出矣。還寺竟雨。雨忽止。月朦朧于雲中。急呼舟。舟具。又雨。遂作望月詩。款梳達旦。日出渡南坡。坡上數百級。爲獅子巖。儼然廬山之佛手巖也。土人以祀水火之神。其肘古樹盤根有結茆者。茆毀基存。坡可建靜室。容百十人。今麻蒿蓬蓬矣。望獅崖

之南。有樵徑。渡舟泊其下。因竝樵人渡而上。上緣石廊。廊長十餘尺。有大字三。曰到此難。其旁曰隆慶元年王修叁書。噫嘻。狹路相逢。進不得。退不得。到此果難。晡時晴無雲。今夜月可必得。乃以版加牒。藉之以氈。趣茶爐寒具。與客噱談而待之。少頃赤輪如車。湧出天根峯上。仲吉大叫。得未曾有。愚爲言泰山華頂太姥日觀之異。可以此借觀否。月上皎甚。水天爲一。碧潭之下。自雲間之。深不測處。魚吹泡而弄之。以比夕陽穿入龍窟。各一致也。乃趣上灘。灘碎其月。琉璃成堆。金支翠旗。搖漾有無之間。石舡艸曰。月豈能如此。還因山水奇。奇哉。十七之月。完完如故。近歷取巧。寔與天不合也乎。公泊茶具。挐舟再遊。放乎下灘。聽煮雪之聲。煮雪王遂東所名也。夜深。兩岸之鐘鼓互起。東若在西。西若在京。灘聲櫓聲。分其餘韻。芝穎舉篙擊汰。而引之爲輪光如虹電。又一奇也。愚者向笑公笑曰。當於嘉會堂後門。建三層樓。則翠屏潭影。四圍供我。月與雨雪。不能難我。我坐享之。奇盡在此矣。十八日。擬作獨源立石之遊。汭林人來。言廢之本師且至。前在青原。期遊春浮。遂乘漁舟。下灘甚駛。一日夜抵元金而歸。我師扶杖。全人隨之。顧汭林三太息焉。甫一宿。孟昉舁肩輿小騎沓至。下榻跨牛。黃山谷爲跨牛道人稱之者也。卽趙春浮。今秋水滿。繞湖三曲。中洲雖無片瓦。然確石古木。斑斕菴藹。愚山浮山。窿穹雙峙。松柏森然。皆二三尺圍。小礀數曲。正穿其

腹。計伯玉先生創此四十年。竟成古阜。何人而非天耶。渡橋穿畦。入逕圃門。層樓複道。回薄宛轉。野塘隨檻。磊石高下。孟昉布置。大有匠心。閣曰楚頌。其種橘之意乎。晚登快閣。霞天萬里。江帆來往。出几舄下。後閣供佛老僧守之。古人善讀三世諸佛。卽以三世諸佛自善護也。山谷曰。成壞有數。要以有道者爲依。然後崇成。信哉。吾師曰。天容我輩之儲與所依多矣。愚因言梅陂并舉嘉會堂事。當天啓時。魏璫毀書院。改爲吉祥林。聞風化雨。山高水深。諸公之靈爽。何嘗斷滅。嗟乎自門徂庭。不過安一名字耳。奚斷斷爲。吾師遂作臥遊梅陂詩。芝穎取連日唱和諸什。彙而錄之。終於快閣。固一快事。藥地愚者智記。

耐菴李昌谷詩解序

奇才間出。吐古吞今。造嵩引觸。羞寂有所感而發不及知。後百世之心相見者。遊息泼泼亦必有發前人所未發者。于是乎奇。不然。不必更爲之解矣。吾師以其伯氏希之先生所刻昌谷詩解見示。又讀心水先生之序。滄塵岳灌依栖共聚商略酬倡。眞奇緣也。才既已奇。時哉又奇。上下千年。心與心寂然相感。安得不奇。就以昌谷解解之。詩至杜陵。其變也備。而韓修武橫盤雷破。又杜所未有也。韓又見李長吉而歎之。不容口。昌谷之奇。又韓與杜所未有也。騷之苗裔。誠然哉。修武惜其理不及騷。須溪又謂其所長正在理外。世詎有解者。豈惟不解。且以牛鬼蛇神襲而究之矣。今耐菴老翁。一旦爲之白心。是前所未有也。杜牧作序。獨取其仙人辭漢歌。及補庾肩吾還自會稽宮體詩。其意至淺。而後人猶曰。牧未嘗盡讀。讀未嘗知。今讀此解序。論世攷年。比于凝碧之管菸。聞樂之舞焉。且引秦取九鼎。不聞寶鼎出泗。以相激發。又前所未有也。所謂遊息泼泼。千年相感。奇莫奇於此矣。豈筆所能繪哉。或曰。耐菴自以昌谷而寫其耐菴。或曰。耐菴自藏其耐於昌谷耳。卜度不可謂無。亦發不及知者也。嗟乎。世有知寂感於存侯者。其能感昌谷詩解之解矣。發不及知。昌谷雖欲不啞地容得已乎。耐菴雖耐。亦有不能耐者。容得已乎。古人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又曰。竅於禮而通於詩正變也。發

止也。竅通也。一寂感也。詩之所以爲詩。騷之所以爲騷。知其不及知者。何以解焉。溫伯雪曰。陋於知心。交臂而失之矣。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以感爲體。便是易耶。祁公一問。遠公復何言乎。吾師曰。奇哉此會。不可無言。小子憮然曰。天之道無奇無平。人之道務得其不知以爲奇。久而忘其奇。故者欲其拔俗也。歎其奇奇矣。又抑其奇。達士快語。不惜疵漏。率吾眞而已。率吾眞也。何奇之有。奇不奇姑置。且呼昌谷爲耐菴一歌而耐之。歌曰。肉角化兮烏翩翩。仙垂淚兮鼎無言。知不能及兮感也寂然。奇不可以忍兮又安敢乎諆天。

余小蘆賦序

賦於六義居其一焉。其實也詩。而長言之不足。如是焉耳。蘭陵佹詩。繼於賦篇。楚侘傺者。沉鬱造變。其弟子以風倡之。此賦爲專家之始也。兩漢以宏麗爲盛。晉後以淸俊爲快。宋人解散之。但以寫意。謫夏生之服鳥與雍公之詠蚊。吾安所用大小之哉。蕭中余全人。爲吾師之才子。年二十二。十行俱下。落筆如湧泉。翼翼騄騄。出門已無萬里。吾觀其銕笛耐菴雙松蘆柳諸賦。溫厚而摯至。特寓之於前藻。其意淡淡。本悱惻之遺風也。它若讀史咏懷。或憐或快。趨庭步題。合門唱和。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盎以此而養其親焉。乃者隨親杖屨以遊。朝暮一卷。好學不倦。是

豈與潘江陸海較祖構乎。吾請得寬舉以慰之曰。莫非賦也。善言者必寓諸物。故古今之以寓而賦者。莫如莊子。古今之善賦事者。莫如太史遷。推而上焉。古今之善賦物者。莫如易。爍而日星。震而雷雨。森而山河。滋而天喬。跂而官肢。觸而枕藉。皆天地之所賦也。寓此者進乎賦矣。以此養親。其壽無量。以此自娛。其樂無窮。全人能無驟然乎。雖然。吾亦因賦而長言之耳。

周遠害詩引

飲者數斗爲上味。而旁人憂其廢餐。非杞憂耶。渴者見水。皆甘於斗。而復與之論盤限。非刻葉耶。性情之發。發於不及知。各以其生平出之。或時爲之。非可以執一以程品也。二十年來。知遠害之爲二。旦過於青原自鬻之間。愚者出炮莊以慰之。遠害出其詩遊艸見示。愚者方以莊子爲詩。遠害殆以其遊艸爲莊乎。觀其自序。引同人曰。不必定蹈一家。不必定馭一家。隨時即事而已。有無病而呻吟。無得意而嘻笑。邪乎。數十年之遠害。不可以已。一消於詩。手舞足蹈焉矣。不知與大宗師之纍飯安乎。相去幾許。遠害之爲莊。遠害亦不自知。愚者何故強以名之。又何

暇以嚴滄浪唐于西諸人置喙哉。生平也。時也。觀其淡矣。愚者初見遠害。苦欲其同一疲瓢學道。今寫至此。殆成閒語。雖然。此一閒語。自非閒人。其誰聞之。

青原山水約記

自螺川而望東南其青青者皆青原也特以七祖道場居其中而名其實此山自文水嵩華來叠嶂盤紆起天嶽芙蓉轉黃原嶺爲賁福寺其幹南臨張渡爲洞巖朱陵觀西華峰白竺菴西北嵐嶺臨贛江爲灘頭泥灣起雞江峰渡永和東自鷓鴣嶺下龍集寺浮山分叐並驅銅塘齋樓至於梅林由是而言中間一帶爲玉原里淞溪隨華蓋峰爲雲里下里又衍而北爲花園里皆青原之麓阪也淨居寺獨居帳內雙象重抱青又菴之三溪出金粟谷口爲待月橋南流歷萬善磨下諸坂而入贛江故水繞山覆皆無道場門戶自郡來者二十里自雞江泊來者五里

會於紅亭穿松林而入聖域祖關雙峙傳心之堂祖關顏魯公所書也泝澗而進象口百花臺塞焉是爲鏡石過新版橋乃見刹竿丹青巍然殿居池中環廊三橋毘盧在後其上則七祖之墖層樓覆之曹溪宗派王新建題旁啓篋門則倒荊樹在其右本圍丈餘而枯旁生一幹枯木之皮發三枿焉因笑曰杏壇以檜奇藥樹以荊奇奇果在此乎不負其材貴自植耳塔左有泉燭人須眉飲之清冽相傳爲七祖卓錫泉其下爲碧乳泉噴雪泉胡忠簡所名也由卓錫泉而展臂過峴爲五笑亭亭據青龍石下臨壘潭潭之西怪石壁立羣木爭高歲流其根青蔭蔽日是日翠屏構亭相向是趙李諸公所修蓋古有之矣安成愚祖從曹溪來卓錫故鄉魯公題名在唐爲臺黃山谷與周元翁碑在殿壁元翁濂溪子也張商英有詩姜公輔李彤韓衢韋悅張勔謝邁皆有建造信公書青原山其字五尺空庭蟠棘之句又五百年青原之爲青原所由來也元有宋長者施田葺宇其後零落逮萬曆間啞羊棲之惟新建之心學起於江西而鄒東廓聶雙江歐陽南野羅念菴諸公倡之於此連篇酬和照映山谷鄒忠介與郭青螺蕭伯玉劉晉卿諸公議改建傳心堂于馱峰之陽而以其谷還淨居屬之寂公鳩工十半寂公寂已改舊志有曼殊閣歸澗閣水閣歸雲樓齋蒼軒寢堂蒙堂雷泉亭茅亭龍穴亭徘徊亭皆唐刺史宋元尊宿所建今莽如也毘盧架空

漂搖風雨迺至笑峰大師來重開七祖之顏遇緣扶起萬瓦鱗次周檻複道四望森然主此三年正欲舉五賢祠而新之復聖域祖關之舊而又脩然去矣愚山施公來屹然竝坊大振傳心之鐸冷灰重爆時哉時哉夢筆杖人主廬山圓通時以易衍道場願集大成兼中妙叶寂歷指掌而要以懸崖過關享與時之消息三世一報托孤在茲今青原猶廬山也愚者適寓噴雪之軒因紀青原而噓噓焉青螺舉杏荊以示人酒山卷卷解聖諦之縛忠介曰江河納百川而不欣受豈作二見然不敢隨衆和合患不得人領其事耳愚者曰在山水言山水可也仁者智者相代而錯然乎必三番乎不落階級者誰乎是在後之遊者

青又記

由水碓而入青又菴、凡五里許、溪之源三。一出千佛樓。一出謝坪。青又菴其一也。縈澗而行、澗岸亡慮皆嶄峇樛葛。故右窟則渡澗而左。左窟則渡澗而右。凡二十餘渡、渡皆石步。足不得停。水行石間。斷冰雪、驅雷霆、人不能語、語不能聞。紅塵之囂、至此盡矣。其淵渟爲渚、少衍爲潩。清淺之流、分沙漏磧、魚掛空中。人影湛然。草苔石枕、隨處可歌。此青又菴之大概也。七祖塔後、爲桃樹牛尾山。其下爲長潭、号泥坑。當其面、石從北起、磊坷岁崩、而浸趾潭中。是日釣臺。黃魯直曰、似漁非世漁。愚者欲架離鉤軒以臨之。似不似奚計焉。並長潭爲漫山、踰其匹。古墓芊芊。不

知何人也。已渡爲滴水巖。虎巖。雞山。鴿山、相峙錯立。遂入長坑。兩崖如峽。天爲之小。鳥道委迤。白雲生焉。其兀然鐵壁障日者、片雲石也。其踞而回首者、香象崖也。其在山半獨出者、麟角石也。又轉數曲、爲激青峽。溪之中有方石。如棋盤。笑公常坐此終日。是爲中頓。少息奮臂、再折而入、峯焉石巘。茶蔚其上。土人呼爲觀音坐蓮。從後陟其巔、形適肖之。其下陡削、不可攀援。一水自左來、則千佛樓之流也。參差數百步。一水自右來、則謝坪之流也。由北數轉、爲石樓丹梯。梯之下、兩崖如闕。號曰關門。躋而上、忽闢平田。禾黍瓜瓞、彷彿桃源。却無人家。獨前阿茶叢之中、垂瓦兩下。是所爲青又菴。千峰青又青。殆取此乎。行者烹所采

茶。正不必北苑岎法也。飯後、經大小嵾、歷觀茶圃、皆笑老人所經畫。前人種之後人享之。後人當如何。田有膠而半荒。溪山多野獸。惟種茶與薑。晝夜守田艮苦。設機驚之。久亦晝餅矣。過岡爲千佛樓之頂。其麓開陽數百丈。樓毀多年。其腋有茅房。將以興作也。千佛之肩、爲定慧菴。其背爲嵖菴。菴之谷口、有荊朧洞、可容百人。破廟塞之。越嶸爲鳩嶺。與道士剈、則主山之龍脊也。稍偏爲窰坑。外爲浮山館、古遺社地。劉須溪所記江祁國之皋歌。應在此處。今結宬公塲、于孫守之。它日從龍集、訪資福五峰、並路遊焉可也。遂衝棘而下、循流而出、會於謝坪之谷。謝坪安可不至。躡而登焉。山上有山園之中、坦如掌。舊有堂基。今皆榛

蕪。其墳如着、土人傳爲文山之祖塋。求碑記不可得。此地外襟大江。內案隱苑、或在斯乎。其陰有崖嵬然而突。吾望崖返矣。南有徑達張家渡。六仙所出。北下爲泥灣村。雞江嶺、渡永和。冬酒石骨見於河堧。周益公所稱不虛。宋永和之五傑。至今瞻仰也。遊青原者、舍舟登岸於此。愚者爲建一亭。前軒後室。顏之曰青原岸云。是遊也。先盡幽隱、後得平曠。或者猶述龍湫三疊之瀑、浮渡林屋之洞。意將以軒輊乎。愚者曰、天地間各適成其天然之致。原不以夷險大小角爭也。知此者可與遊矣。

遊永和記

東昌石窟爲兩龍相交哉山來趣盧岡鷄嶺過江會之蘇黃清都之舊跡文山之堆花井益公之蓮池讀書堂蓮社士言之鑿會鷄嶺之下就岸建亭往來息肩愚者問遊至此詢鷄嶺洞洞門甚小蒲伏乃入中容數百人永和隱賑搶攘以藏故秘之嗟乎聚散寒暑也藏舟于壑又將何以秘之乎呼船西渡止慧燈寺覽曾鈍于曾東昌志略永樂癸巳梁潛蕭時中兩太史序之步經蓮池街則周益公晚年種蓮自娛之地也益公之祠與歐陽監丞祠相望巋然監丞諱詢宋南渡後使命死燕山者也由米巷入仙關爲清都觀至元劉時槲記玉局堂歐陽中立記

逍遙堂劉三吾記三門當時飛霓周廊金碧魚如今惟殿兩重耳東坡歸自儋耳山谷宰西昌同下永和游清都坡公書清都臺三字送道士謝于和詩爲曾安止書秧馬歌安止之孫好古爲道士傳其墨迹謝嶷然刻之于石王今傳蘇黃戲擲金錢于池中池中閞金錢花采而視之乃四葉草黃花如錢此其遺風命人千載想見者乎入市有墨井云坡公躡履于此穿之得泉昔崇公韓廟文曰公之神在天下如水在地中無往而不存景行行止文仲進之咏其能已乎三市兩墖一在本覺一在智度智度卽唐資福宋祥符改額焉胡忠簡從海道歸莿城小寓寔寓於此謝矩所記也本覺寺後爲靜圓禪師之母墓隣人歲時爲之拜掃一日嚴陽尊者謚靜圓也自桐柱窑西南三里許爲石窟文山祖居此長于富田有堆花井文山生時此井溢出爲秀水溝柴市之後其井遂竭崇禎戊辰文震孟相國發時此井亦溢事固有不可知而叶應者何怪乎里人之口津津耶其爲窑嶺者六七處宋時所開出土明膩宋末窑變乃移于饒或曰土漸近之不見王麟洲云饒之鮮紅土漸乎今青原殿上所供大淨瓷名曰舒嬌是永和舒翁之女所畫也畫水塘尚在中有金印魚魚額正方如金他處所無今全市之甃地壘牆皆累前代之坯因窑立鎭置監主之估商帆集萬煙駢塡相去五百年蕭條乃爾閱志所槩劉將孫爲碭思齊記巽溪堂謝子方易菴

之臥雲樓李君美之竹所葛常魯之守道堂劉君和之迎薰齋王起予之予隱堂曾思齊之守約齋解縉爲蕭尚賓記讀書堂俱在榛莽瓦礫中矣惟凰岡精舍其額如故青原遯叟蕭飛遺筆仁風文物遺澤流遠刀兵水火澌磨不盡嗟呼一盛一衰人間之勢其中之不變者安在遊人目擊能無怵然夜坐隨順軒而記之永樂進士蔣翹之兩解隨順之義曰一帖然于倫脊而安其條達一儻然于未有天地而泯其得喪是隨順也果兩解乎已而曰山水遺放時不可少已而曰隨順世緣卽隨順天則也何遺何放客因問愚者如何是兩解隨順之義愚者曰遊

武功遊記（丙午五月筆也此間前輩久遊或忘其名故註之中覆讀記）

武功爲袁吉之岳以葛仙名劉平田曰馬季房告我高士阜耳
無奇也愚者一日讀鄒文莊（守益）遊武功龍窟詩曰瀑布九天來
四壁如削鐵舫翁久居此山亦曰未見或春雨有之馭遠爲文
莊裔且曰先人筆端溢語耳愚者不以爲然遊者循朝山之路
陟壇而止山之奇奧必在壑中誰是歷盡幽遐之劉歆乎遂泝
入安成安成東十里五老拱東陽其下爲石屋向所稱麟鳳龜
龍沿江而峙野老指彭文憲（時）李忠文（時勉）故居歷歷村樹間石
屋東陽菴爲彭刺史公（簪）建不磷玅峰兩菴則周白山浩若（鼎清）
翰建也山皆峭起岁崱玲瓏石皆白理有細峰如大孤齊山之

石大洞而北崩塞其中有淳祐禱雨石刻小穴以火入可出山
頂一山皆空東岩一門土蔓閉之旁有聖心洞從仄徑下曲而
入突石汁滴垂如心倚壑爲闌闌下有石廊當時鄒文莊羅文
恭（洪先）與王龍溪（畿）諸公遊息於此此地靈哉繞麓廻塘浩若之
疏鑿也觀金公（幼孜）石屋泛舟詩則古有而後濬耳聞白山立書
閣前臨水後面巖豈不暢甚今無片瓦惟二菴鐘鼓如故佛幢
儼然不可思議麟山相去二里一洞委曲巔石銳峻如角其前
則車田周氏之族處也浩若之秋墅樓朽不可上容與旺堂（懋極）
而已臨潭者龜也委蛇者龍也蒙岡者鳳也西望黛色矗矗亘
夕陽者武功也蒙岡爲王莊簡（學夔）之後其族夾潭石攻居北謹

山居南石攻已作古人謹山與濟漁適有他事惟雯野一老肯
爲先驅遂與而往過寅陂橋入楊梅村宿獅子林楊梅張簡肅（敷華）
之里也鄒康寓焉上若馭遠皆下帷獅子林叔監與顏張諸
老更共信宿雨未歇與上若且遊近山石巘如屏大似陽朔寧
前但不如其多而高耳龍雲口內陗塹離立有巖前觀覩後有
洞榛蕪破屋塡之一瓏中斷是爲斷山與崖相齒有泉橫衝而
激其下大石磊落側行崖宇雨中白浪激崩疊澗濕衣歸菴是
亦捵濼銳心之前茅也明日出獅象口上金沙橋止清江清江
齊雲高峰白竹之水所注也侵晨上嶺舫翁追及云七梅道人
且至知有龍窟在圖坪下十里若非先剪荊棘明日詎可遊乎

越講經臺是爲前案西陟皆劍鋒脊上行愚者憩白竹坪遣人
先至圖坪屬西菂西菂韻僧也白竹有行者善識藥材采火燒
蘭供佛引我躡前嶺而眺之得懸水三處皆長二三丈來曰登
竹篙嶺有石如雙蓋中徑若玉川門東西有廊俗呼礎石者也
轉折嶝峴之肩對面箕峰之壑自溜羣飛皆懸水也急不得至
其處耳箕峰祀二葛仙寄禍居之數年一火故誅茅以爲殿焉
復下五里坑客蔭垂級流瀨壁爾愚遂呼爲五里箏斜枝擦視
壁溜亦不少矣道士遲愚叢竹之蔭栲三天門有白宇堂白玉
蟾遊此潑墨於壁神之者班孟之噴字歟今作墨榻鐫之貿泉
長庚咲否過迎仙橋爲西菂永平新菴飯後傷洗耳溪所謂馬

跡石船無異也愚知是白龍崖全峽爲一石版衝流其間迤且
百丈雨甚愚避敬崖下舫翁直窮其源久之全身帶雨而報曰
果得眞珠簾愚遂冒雨再上砯石之槽正方如瓶泉拂下潭其
潤幾丈向來遊者至石船而止未及此也永平前峰爲翠屏第
三折爲回頭尊尊之下屏石垂綃所泄爲蝃蝀滙跳濁石以往
是可常盤桓者明日大晴結隊窮高峰之壑行二三里皆古木
老藤陰翳不見日積葉泥滑下足不禁非開之路架橋剪棘數
里亦窮愚則誤乘高而登一臺西望九峰巍巍石立如筍大似
石門礀鐵船諸峰因號之曰九老臺俯而拾級東西瀑出齒阿
不見其底道士呼之左旋復援葛穿林而東數百步又從林隙

見大瀑甚壯白光射日遥語舫翁此必有奇彼則已墜崖而下
同行數十人多先至龍窟號愚就之果然四壁削立如懸壅城
瀑瀉其中雲雷洶涌陰氣冷濺中人毛豕上下窺之不能以瞬
舫翁來敘中瀑之大且高如此瀑穿石孔而出乃石梁也諸同
遊者任山者皆以爲從未目也今日之緣快哉快哉童子摘石
須刻陰晦龍何碍乎汝而作態耶適溽蒸而欲雨耳乃循來路
而返西蓊爲言齊雲三十六金牌牌前皆瀑瀑注擊石潭潭亦
有龍雷岩烏潭之龍尤毒聞謀聲即雨天井瀑下亦龍潭也旱
則里人於此取水龍亦何怪焉明日上白法菴菴負觀音崖踞
獅子牙舊爲牛塘白雲禪師廬白雲峰遥此而捌梵刹因牛塘

爲殿前之池門向箕峰其徒隱之乃大興作是此山雙輪並運
之幢也十仙之上觀山河於首楞之掌莫尚於此左有鳴玉峽
上有連昃岩穴垂濇而不立其中呼爲神仙塔又左而折鳥道
有石壁橫亘上登石笋高數丈如是者四五呼爲金燈塔以夜
見光也滿空皆火濕蒸觸發五臺峩眉樹葉放光是誰信及此
耶聽其號而讀之漆園日明不及神詎激言哉自白法五里登
仙壇之頂累石爲宇者三爲茅菴者一有井在側浮源之所出
也滿源在其背穴下雷峽者探項左覗有峰屹立壑中高百仞
其頂叠旋其狀若鏞舊謂之繫雲幢愚謂之天柱頂欲登天柱
頂過天阿罡雪竹四歷嶝乃上有石術若置梁焉松盤其上可

作蒲團四布攖拏若飛又有水松短針穿石是斧斤之所不到
者天柱而東望一絕壁其下無極有洞焉禾石耳者言其容數
十楹天柱之西舊有圖焦所謂仙人掌也然必從袁州路來雷
峽對觀之乃見屹然一柱耳雷峽之右望雷巖隱隱巍巍削切
千丈岩不留寸土其下有潭雷瀑注之望若白練惜未開路造
之從太平寺過齊雲四十里寺與路廢此山之奇何窮留待後
之入矣千丈崖之內一層爲州字岩殆太華之掌痕乎頂過棋
盤而南爲九龍菴菴前一橋是最勝處背即雷崖懸瞰洞口萬
松離離恨無羽翼望崖而返亦竹林之疑影乎山約十二壑西
袁東吉總自庾來至廬爲尾衙與武兩肱也宿頂菴觀日落霞

㒵山紫比于天池其觀日出則固讓太姥之凌霄峰以踞海也無雲之曉赤如車輪台宕衡岱皆殀湧而後出水光浮也七梅曰二滚陰三滚兩兩日大霽千里如鏡俯視萬峰宛若沸濤前此上頂雲生倏忽不辨咫尺俄須破裂青螺累累平鋪大瀛海乘一翩翻幻矣哉隱公子孫請題其像隱公親覩蓮池憨山合滴乳放白雲淡處光大幢林數十年來慈雲布濩遠近戴之固非與敦脈血拇比倒而鬬無上也明日遊集雲路下香爐九龍之水奔湍躡杖屐行凡三十里而至錢山則天井之瀑會爲一矣過赤江門樓嶺至書林背則瀘瀰劉徵君所開之雲房石渠也洞以炬遊下凡數層如秬如盎如瓔珞幢皆石乳所滴其如

田者雩西花盆類也洞中有溪前山入後山出隱不可賁索林屋玉華桂林七星皆此比類石本火煉水土烝氣沓結其下多空復何足怪宛委藏書曾知一切象之爲禹書乎龍威雖竊終不能出此圖畫之則夫奚慼焉出洋澤乘舟下瀧過羊角潭回望雲中香爐白鶴果尊貴矣雲龍之衡是名石下七祖之家篆龍之裔山中敘尊貴者何必藉竺騰耶雨後之月送至麟山嘉林水天浩浩谷因取山中口占引而歌之是遊也以二洞終始以登頂開雲入塹探瀑爲二幸至於陰洞火照之變狀不堪受享知之矣無足疑駭是亦一受享也天地之間本讓人遊視其人耳言及乎此直須過三番山水之關乃可以遊山水

青原得瀑記

青原向未嘗以瀑布聞問之里人不知所謂瀑布也告之曰石壁飛流直下長數丈者有之乎曰有三焉何三也一在天玉山一在朱陵觀一在石勳廟石勳水藨至近過紅亭數百武是已卽往觀之道傍之阿山如壁際有洞焉舊以旱禱供神存笵覺道泉從洞檐垂丈餘入潭懸空不倚似雁蕩湫但小耳廟障其外有不落葉之楓民以爲神視其碑咸淳勑建祀昭應侯云便走天玉山過龍集湖望浮山纖經天井岡井口而下如陂固一奇也仰山祠後數石突起如甘園小蓬萊其石玲瓏瑩翠有鋒莶鈎人衣殆齊山大孤一類也又二里至浙公就嶺嶺背爲石

龍峽數折見橋焉山如環屏瀑五丈直瀉壑中練飛雪實研訇怒奔立使人寒傷有圯廟蓋胡文穆家坪下歲修祀事遊此吟咏錢習禮所稱十勝之一也去青原十里非屬青原尚何屬邪歸一日劉潤山吳六益張逢伯來訪青原語新得瀑布狀便乘興連輿往吳舫翁追及之因題曰青原白練郭入H又追遊焉風飄六月㫖頭雪日照千單刃上鋒作如是觀豈不快哉又問自雨巖亦十里許諸公有事不能去遂別愚者異日獨往張渡尋洞嵓觀觀在青原山之陽一名朱陵張浩署書解春雨碑記唐廬陵太守閻寀入道處戎昱有詩二首贈之南澗有鹿橋基石七星潭諸勝北澗則自雨巖其瀑小于天玉自下視之三丈

胡澹菴與于槐榭讀書于此羅文恭構亭題曰自爾今惟基存
解春雨手書戎昱二詩藏胡盧山直之後人處愚者因和之踰
日乃從西華中阜返青又菴圖寄愚山此青原志中之故事新
聞也夏遊武功搜得圖坪千丈厓之瀑歸念青原諸箐谷中必
有奇而隱者適吳季六來尋靈壽木入溪壑中樵人言荊蘢洞
嵁菴之東有懸厓流泉射日荊棘蒙蔽是虎穴也季六素勇乃
攜斧钁往開之燒其荊棘果得飛泉四泄大喜以告愚者愚者
策杖從石梯前千佛樓溪入閒叢薄中水聲知其為瀑非過詑
矣其壁巉立上有三玉井溢潭潭旁可容茅亭下置玉華浮槎
豈多讓邪愚山冬來又聞此勝即偕客入逕滴水巖前此叢塞

親揮輿人芟其叢篠水涓涓下此在種藥浮廬之右亦向所忽
略者越三里至新茅舍問開荒僧不畏虎邪曰相忘矣今日之
客入虎穴因知其相讓也攀步至泉壁下愚山與桑發從險厓
攀蔦以上諸客徐徐集見愚山踞厓采冰而嚼之飄飄乎仙哉
共擬何名以其石瑩宜名玉井似蓮花漏宜名玉漏上有厓穴
古楓覚之宜名楓崖愚山曰實三疊也以讓廬山五老應目之
為小三疊客爭賦詩中頓于青又菴愚山援筆淋漓壁上紀同
遊者沈治先楊商賢溫玉山徐伯調吳舫翁季六郭入冂丘貞
臣林祖涵泝溪而出石壁聳立白瀑澎湃則所謂激青峽也儲
與从之視去年愚山與毛大可堵于威胡萬咸及大于刻石處

曡棨儼然何分今古晚晴山愈蒼翠欲滴請公激流放歌年年
此山有此勝事自非偷閒何能及此今年則更為青原開面目
矣山谷曰山水所以飾閒戴安道作閒遊讀終念嘉契之難會
也今固勝谷能不珍重因大笑曰武功從不以瀑布聞而今搜
得之青原從不以瀑布聞而今又搜得之山毋乃笑閒人多事
乎哉愚山曰皆其固然也人不識耳愚者曰顧將時也因緣偶
然愚山曰即此偶然大非偶然故記之以終篇歲在兆牂浮渡
山愚者弘智記於箭參中

浮廬愚者隨筆

跋介公舊本千文

智永禪師，右軍[illegible]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胄昱之子，謝少卿外孫也。與兄孝賓俱出家，當梁時，歷陳閱隋，年百餘，以老其感別路藏身之思乎。卽其不下永欣寺閣三十年。其始一無所可爲，而姑寓此筆籬游焉。天地間，想見遺風，奈何日晒其生平苦此，此眞作矣。心成一頌，略示河悶，必以白椎上堂。乃詡詡然善知識耶。鐵門限至千餘本，曾不寫經。當日之至尊，方數捨身同泰寺，令羣臣贖之。今乃責永公以好書法名，傳

之辨才，甚矣其目皮相也。

介公謂此舊榻有永師押字，乃薛紹彭所藏。畫禪室曰：孫虔禮千文得之章艸爲多，永師千文亦爾。乃知楷自分篆入。歐陽信本千文，眞有完字具于胸中。若構凌雲臺，一一皆衡劑而成者。余從虞書入永書，顧終歲不成千字卷，何稱習者之門。自分於此道遠矣。時一爲之，以款浮氣。携謝閣曰：元章有小楷千文，間入率更，而沛有餘閒，不涉矜持。徵仲得永千文之遺姿，而整比成章。然其老到，固自適也。人各有入處而後化焉，豈拘皮毛，然皮毛亦神之所寓也。愚者曰：此因天分而習伏衆神。秩然順理，乃遊別路，不習之天寓于習中。法與神致不相離也。體正而畫變，變亦正矣。莫非寓也，莫非遊也。過庭所云神怡務閒之難也。學未知法而驟詡神致，不爲苛律所縛，卽爲談神所誤。曾知古人之流傳，與閒心之評款，其寓此以遊者，果何在乎。且問春雨樓之筆籬，閒不閒耶。介公爲閒不過，與我消閒耳。區區較量點黥，隨人軒輊者，依然目皮相也。

跋魏于一做顏字後

甲申封刀時，于一兼墨樹我，指其段成公區區血淚之言，猶在耳也。已余得潛竄後，乃聞于一不得當而自刎死。此志與成公何異。後此十年，余復從嶺嶠鐵鋒鴉納留影，封此鐵限，能無蚍足生涯，傑傑耶。山影居士扣關，手一扇，乃于一做魯公筆也，爲

之俯仰。山影居士曰：頃從友人處苦索得之，以爲至寶。或日同一泡影，有何鴻毛泰山之見。然魯公之筆，于一能做之，今又有寶之者。山谷冷齋每稱忠義日月之氣，筆間挾之，千古不滅，未可執空亾一掃也。

書司空圖詩後

表聖曰：醞止于酸，醝止于鹹。花之味，人知其在酸鹹之外。東坡以二十四韻，三復而悲之。余觀其自列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川明虹照雨，樹寄鳥衝人，驊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枌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客窻當意慨，花發遇歌成，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得劍乍如添健僕。

亾書久似憶良朋。未易如東坡所稱之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也。久而不浮。遠而不盡。其有之。自鳴集所云。撑霆裂月。劻作者之肝脾。殊未相比。余特以禎貽濯纓。獨重于王官谷中耳。耐辱居士。休休莫莫。衝口遺放。徒執酸鹹論詩者。曷足以知之。

跋楊周二公所書詩後

忽覽提公獨藏二公筆跡。不覺倉兄憶余交仲馭以辛未。在鳩茲識楊公當戊寅。會八分舒者二字見贈。轉盻矜莈蒼天艸艸。金壇爲弘光巨懟寃死。清江以天興督師。與萬吉人郭雲機姚有僕龔建木黎美周同殉虔州。觀其忠信魚鼈日月弓影之句。慨歎壆窓。使人蕭條。生死之間。悲歌者固已早自必矣。清江詩

與漳浦同調。而葱蒨流利過之。書法逼元常。稿行稍變。金壇晚家茅麓。邈明三看生。砥礪攻苦。肆志風雅。是其筆跡不必以人傳。而今正以其人傳矣。又歎世士好藏名公巨卿書者數數。而提公獨藏二公之二詩。此尤當爲天地珍惜以傳者乎。後之覽者。豈無感焦隱懷魯生。洒涕而傳吾黨者哉。由白馬之苦苦言之夕則可矣。悲不必無。

書周苦蟲卷後

周貞蔞歸依赤嶼以讀書。杜西之作長語送之。愚但寫其歷歷黃州對樊口而已。少時寄惠連云。江山新落葉。風俗舊悲秋。今再舉此以問赤嶼讀書人。有書可讀。正不必作新舊想。

書遺教經後

眞西山見楊大年所書遺教經。歎下學上達之不可易。新建曰止有下學。即是上達。夫上下原不相離。特以狥雕奇之情識。自蔽耳。一心六度。以戒爲基。世尊最後珍重。長劍倚天。東坡所謂食鹿之美。加以易牙。猶是當日之味也。中道當當。即自性戒。琉瓶獅乳。在選器煉器之爐鎚耳。三一老人曰。屋以築基最先。然屋之享用。其基也最後。亦此基也。五教分時膠鼓矣。超而上之。掃而執之。詎非膠乎。三番山水。畢此雙樹。此一最後。萬古之最後矣。覆船笠公。囑書此經。以覆船爲木乂最後。即是先着。誰是一心奉此經者。斬新條令。恢復舊基。覆船駕船。不妨求劍。

題嚴相國家藏坡書

李端叔謂東坡研墨如糊。握筆近下。而行甚遲。然未嘗停緩。游延盈紙。王履道謂坡不在驥奔猊決。獨取其絡繹蕭疎。往見王性之所藏東坡五帖。似徐季海李泰和。今觀常熟養𡭕公所跋御賜坡帖。呂夢得八十三歲讀書篇與栴子玉。寶覺師。會金山作。神致蒼逸。眞乃遲緩絡繹。行乎不得不行者乎。施愚山一日截向芝亭展翫。滿座軒舞。因識於此。猶徒執朱繼細密燃之以辨眞乎。瑣瑣矣。

跋樂毅論帖

李陽冰與李嗣眞書云。右軍樂毅論。有忠臣烈士之象。或謂黃

庭圓。蘭亭逸曹娥圜樂毅論方。歐顏皆從此出。是葢質論其狀、勿膠柱也。神于跋形。則頫毛即神矣。詎曰謹毛而廢之哉。山谷謂樂毅論王著所書。未免小僧縛律。此急于展其別致而借以淩轢耳。李端叔曰。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樂毅論于其覆。梁摹唐摹。勿論也。愚者忽見胡耽一本。頗自流逸。因歎曰。手與法化。隨意具足。風韻勃然。砍陣藏鋒。詎可作二觀乎。古人各以其所至者臨之方圓。固同時也。米南宮曰。行書十行。不敵楷書一行。然米終帶行狎。賀方回曰。坐乃立。立乃走。宋無楷書。不若就其摹晉楷者。與之爲緣。臨楷舍巳。所以罅巳。敬學即此。泯心即此。手舞足蹈。未嘗廢坐立也。書固由巳。豈由人哉。

書合璧耑友集後 霞舟諱鍾鑑

愚讀晦山明白乾淨之語。始知錫山吳公之以火光衝天也。嗣君公及見訪。出示合璧端友集。囑以一言。所謂合璧者。友山公畢逃國之法位。霞舟公畢隝上之法位。所謂端友者。李忠毅致命于二十五年之前。霞舟公與錢希聲致命于二十五年之後。祖孫師友。偕蹈遂志。日星爲光。天地間之固然。合符如此明白乾淨。猶不信哉。巳書一幅留螺山與公及而南浦。復過其兄野翁。舉及蓮花法位爲易包决。自事其心。哀樂不易。惟望信此固然之符。即巳萬世造命矣。儻然相對。久之伸紙索書。故識其後。

題朱叟軒陶燎說

叟軒所居昭山之麓。小軒廻翔。庭種蘭芷。一窗燎然。屬余題之。余題曰陶燎。問其所自。余曰。王褒九懷有陶壅枺昭之訓。曰乘虹驂蜺。步驟桂林。意曉陽兮燎寤。皇門開兮照下土。枺穢除兮蘭芷覩。可以藏身。雖壅可也。

跋施敬臣藏頫井蘭亭本 施逢觀法號五中

陸友仁見蘭亭十一本。陶九成所裝百十七刻。悅生閣藏蘭亭八百匣。今傳幾何耶。此則萬曆中頫井夜光本。或以爲褚河南摹。董宗伯定爲米襄陽。近之施敬臣出世。無所不捨。獨此帖猶在枕中。噫。天下之物。豈有常存之理。精入而神化。則有水火不能燒者。首楞嚴譯曰。一切事究竟堅固。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古有語曰。看破巳矣。用免則挪愚者曰痛。

題東坡狂艸醉翁記

東坡狂艸醉翁記。乃元祐六年在潁爲劉季孫書。趙子固珍藏。趙松雪宋昌裔沈石田吳匏菴皆有題跋。高新鄭亦云。徐潁南以豆易之泥塗者也。劍州乳雲超然遺世而懷此以進其延津之舊傳耶。其泥塗而珍藏耶。愚者反覆觀之。由方藏圓。乃知方圓同時。坡公自云綿裹鐵。山谷最賞其沈着。此幅脫剛稜與圓熟。真行艸相間。別有奇逸。老而見之。真可長一倍矣。彼不知郎

官壁楷，悟顛逸之法，而毀方貌圓者，吾豈許之。嗟乎，古今一致。竭才候足，其神自傳，不必問爲紹興方氏所藏，白麟所摹也。摹而神，卽其悟後之火候矣。苟悟其眞，不磨者隨寓以遊焉可也。忽泥塗，忽珍藏，何驚之有。

書遺筆卷

一曰此心休之則淡，鼓琴聽泉，正是入寂樂定。一曰此心用之愈出，讀書窮理，當作無厭足。王祗如陶貞白之層樓松風，別錄本艸；葛稚川之披榛排艸，著抱朴子。沈雲禎八十，手寫細字滿匧，休耶用耶。陸放翁入蜀記，有酷好者，尤無意爲文，文之至也。狀物適狀其物而止，敘事適敘其事而止，不增不減，自爾錯落

然。是通神明，類萬物，古今稱謂，信筆淋漓，乃能物如物，事如事，而成至文耶。迹蹟動惡蹟動者，固陋簧鼓，詎受紿乎。張元長曰：蘇東坡之于爲文，純是遣放，非有意于爲文，所以可傳。此于刻意剔劌，屑奈納被者，涸竿頭妙藥矣。以衮繞爲桎梏，而甘心鬼彪也，寧許之哉。

跋藏眞自敘帖

紹興曾公卷跋藏眞自敘三本。一在蜀，黃山谷以魚牋臨之。一在馮當世家，歸上方。一在蘇子美家，元祐間蘇泌携至東都，與米元章觀于天清寺。蘇黃門、蔣穎叔皆有題識。呂辨老、黃長睿云，在唐通叟家，亦南唐所畜者。寶章待訪錄言泌父補六行，題

跋淪亾者多。李西涯公見之徐謙齋處，嘉禾項氏購得，分宜本卽陸完所收，嘉靖壬辰文徵仲令章簡甫刻入停雲矣。愚者反復觀其所搨，忽大忽小，間多不屬，所遲疑者寄傲養性之士，不羈之致儼然。何乃自敘諸公贊句以示夸耶。殆後之好事者擬爲之乎。可以六行，亦可以十半矣。黃山谷曰：張旭千文，蘇才翁所爲；才翁舜元，卽子美舜欽之兄。金玉皆精此技。一時游劇有之矣。愈久而虛者愈實，藏者示客，客誰肯如劉𪿷之直出葬丘哉。已而歎曰：秃筆成塚，夏雲隨風，一生如此本以寓其別致，而後世之寓者復寓之。要亦當時承蜩弄丸之凝神，所流傳不可昧滅也。

題倪文正公芝石圖

韓修武橫空盤硬，乾坤雷硠。劉屏山謂宋人目爲雷大使舞。蘇長公沉着痛快，筆不停綴。李端叔謂其將錯就錯。忽睹倪文正公芝石圖，磊砢渾沸，欒櫨蒸成，不吝一草一木，想見解衣盤礴。其沉雄爲何如哉。達人遊戲，寓意甚遠，目爲雷大使舞，將錯就錯，彼不辭也。先生一生詩文書法，亦絕不肯雷同面目，又非淬園碑、楞寮帖所可比例。嗟乎，世盡皮相耳。亞夫與小孤過，一片比于崔嵬，東坡以石易画，遂引鵬蛇捧腹，今以配此，有咲者乎。在陵似子長，大令似莊周，不遇出格人，咲何怪焉。望于遠携至此。此已出格矣。秋山晴窻，安能忍俊。

題季子画與表弟

趙子固蘭竹，禪者也。表弟皇甫子昌表得其法。天台董中齋楷舉李伯時表弟喬仲親授筆法，遂入能品。子昌勉之。趙君澤孟濚舉山谷題宗室大年画曰。大年學東坡作石竿少故柔，老自十倍，當入神品。子昌勉之。阮季子，吾鄉之爽坐也。于叢蕨中而画梅竹之致，于梅竹中而暢風雨之神。青出於藍，禪耶画耶。子欲得解脫三昧，可從此入

墨歷為雨樓画雨

少年聽雨歌樓上，銀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天濶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懽離合總無情。一

任空堦點滴到天明。此蔣竹山題王叔明聽雨樓圖一闋，虞美人。偶爾寫雨，借題其上。雨樓居士猶分別此三聽否，毋乃為境轉耶。直饒不被境轉，依然不知雨點。

題沈啓南虎圖

乳虎最怒，厲歸真圖之，妙有生意。昔稱顧虎，惟趙邈齪一人。謂其形似而有氣韻也。此圖風艸披靡，正狀其一笑生風之意耳。眉公不以為武。必歌斑斑嚙人之詩，寫其攫猘，使倀為之前行耶。石田長歌朴老，而匏菴結韵有致，雖伏虎者故自不妨色變。謂之侍者警人可也。客豕遺山曰。千年虎豹守天門。一日牛羊臥秋艸。警在何處。

為了菴作画

三十年前鄭超宗告我以千里之訣，曰法熟自化。𥠖子一告我以臣虎之訣，曰有榦有埃。楊龍友告我曰。莫妙于鬆。愚者曰。而前具足。各宜應其性而已矣。將謂子久縱橫，責以房山鷗波，李伯時瀟湘圖，尚乏蒼莽，彼受之否。是亦太白所云。枕席烟霞之雙蓊乎。了菴于此盤礴已久，應不以愚者之指。同聱軒也。

題画寄羨湖

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合。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然通。如參禪人將金剛王劍。一截截斷四路。使計較中無商量。在得失中出生死，方得暢快。領其天然，或曰背水之塵。易幟之奇。孰

先孰後，愚者曰猶不信承蜩弄丸之頃漸同時耶。退穎五簏。手乃能與法忘。悟成竹於胸中。揮洒始真自在。此幅面壁，便請同參。

題徐伯調松柏圖

人間世匠石。診櫟杜樹。終其天年矣。德充符又曰受命於天。惟松柏獨也在。請問松柏之樹，不可以窮年耶。外物曰。春雨日時。艸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艸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將謂誰在誰不在耶。直饒山木篇。處於材不材之間。亦未夢見在。別峰愚者曰。松耶柏耶。誰與汝安名。拈作一莖艸。不怕懸崖傾。

岱　名山臥遊圖

倪文正詩。一望白難分。馬鬣千年青不了。龜蒙。登泰山小天下。何必泰山之內登泰山乎。東方白光。先讓日觀。此孔顏讀書開眼處。吳門匹練。是第一寫生手。相傳描遐曠過者多。可惜嬴家官松。刻碑遂鑿壞其面目。金泥玉簡。轉引紛紛。何暇恠富媼爲元君。磨前碣而刊新銜耶。泰山俗矣。郎從名山例斲。三天門亦無奇也。別有巘嵓隱洞。在幽仄中。遊者急完一題目爾。或曰此慆漫漫。非急完一題目乎。曰爭奈白難分。青不了。

華

子雲曰太華爲旐。田駢慎到作華山之冠以自表。文太清證爲

魯司冦冠。三面削成。中爲南峰。東爲玉女洗頭盆。西爲蓮花峰。遊者從青柯坪。挽鐵索上千尺幢。上此卽具希夷之蛻骨。何煩王涯王履辨掌迹哉。于鱗記曰雷中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决吻䁛中之縭垂餅中之縭筒皆自汲也。足巳茹則畜膝也。足巳吐是以趾任身也。人上出如出井。朱白民再遊。始歎其狀非親至也。耳贫鳥能知之。吾初以銳心上而不知險。既以忘心下而忘其險矣。亦有善截其腐肉朽骨者乎。愚者曰。如是二心。先心難。寧可退之。鷩哭遺信告絕。不負親至一回。未可以杜陵遙望題詩爲風流好事。得便宜也。

嵩

嵩如立。嵩如臥。得之矣。盧鴻乙巖。放瀑壁餅。石淙峽澗。碧峭幽菁。此中嶽之二勝也。天下乃以少室五乳奇之。西來斷一臂。歸一履。奪中華之中而踞之。中華志林清濟。多半爲石壁所囿。而峰頂亦不能造。丘壑亦不能遊也。奇哉。一菴欲送達磨上學。比之薛正言所記爲奇。杖人有藥。毒殺達磨更奇。愚者曰。平。

衡

衡八百里。首回雁。尾岳麓。大矣而無瑰異。故圖画不能艷傳。傳以岣嶁碑艷。繼以一懶二宗艷。韻璘言韓愈開雲。朱張霽雪二事。最堪圖画。或疑之。何不疑何子一之岣嶁碑耶。禁菴曰。泉石不能如雁宕匡廬。而峰峽旋雲。祝融日觀。果是二絕。友夏曰。山

雲出入艱難際。莫使關門此念淡。望衡九面。殆所謂雲中君乎。吾知遊山者必疑而不信也。遊山若一無所疑。亦不免爲芋頭咽殺。磚頭踏殺。石頭滑殺。

恒

崑崙三支入中國。北支在黃河北。起伯顏入塞。爲渾源太行。山東山西以此分。恒山屬中山。其猶帳中坐乎。五行五帝。北方皆二。叶光紀廟祀在茲。龜蛇表玄武也。而說者謂此山似蛇盤龜。然且冥勿論。㨿憶其有護門之神艸。當入此山求之。謝在杭嘗欲易置五嶽。以天壽爲北嶽。何不廣之爲五。須彌縮之爲王母囊之眞形耶。且看此五壘點不安名字。亦能迷人。亦能指人。

龍眠

東西龍眠皆先壠。今日伯時不待盡畫矣。儼玉峽瀑流最壯。叔祖戶部公取以爲號。寥天一峰。卽老父跨淵之游雲閣也。俱從境主廟入。左忠毅之三都館在焉。極半天嶺而北爲舒矣。固非一幅可寫。但指幽石清湍。卽當歸夢耳。

皖天柱

海門江上。南望九華如掌。北望天柱如指。冏雲中奢秀之一奇也。從皖口泝沙河入灊。爲三祖寺。上馬祖巖幾四十里。乃悉巖而見一峰。挺立衝霄。卽所謂皖公尖也。人不能到。愚故以淡筆染之焉。祖乃馬自然。名湘。鹽官人。非馬駒也。擢秀閣。爲陳瑩中讀書處。在山西麓。南行爲山谷寺。遊山懷古。因而記之

九華

憶天啓丁卯。隨老父自安石師。雨中命駕。至五溪橋。橋北有臺倚檻展眉。九峰如列疎指然。黛色娟潔。聳人襟懷。誠奇觀也。又二十里登山落阿。如小村聚。金地藏禪師之塔在焉。旬然以爲印度之地藏而朝之。陽明王子坐處。土人亦好言之。東上舍身巖。所謂九子之一峰。峰圍數里。對面天柱峰。計抵之亦二十里。天臺朝陽洞。則四十里餘。故不顯其峻削琳琅耳。九華可望不可登。此誇竟傳。誰能具濟勝。糜時日。而盡此山之奇者哉。周益公紀覩縣瀑。隱在峽中。棘莽塞之。故仍寫五溪橋望之意。立馬于前而得之。何爲不可。

石門洞泉

青田石門洞。非洞也。舟入峽口。兩崖菁𡑞潭渚淺碧篙剌里許。北面如闕。全河下傾。對岸沙擁作亭觀之。瀑未有大于此者。壁上刻天下第一泉。謝靈運書。陳諶咲其咫尺而失雁蕩。何用伐山開道。爲古人亦從其輿之所至而已。少從老父出長溪遊此。聊記彷彿。

匡山三疊

朱子輿楊伯起書曰。三疊新泉奇勝。此生無由至其下。當託黃商伯陳和成摹以來。則南宋始出也。老父庚午遊匡廬。言三疊

最勝。然必峽遊。始盡其勝。壬辰同施尚白。周思皇遊。遊人皆從湊雲舍上嶺。據北崖松望南崖之谷中。有瀑布三疊如練。相去二里許。以上睨下。何能暢然。已過石舂。一綫天。綠潭。卧九雲屏借廬。求老僧爲開九疊谷之路。越數日。自玉川門入。側身出洞。循澗行。是爲鋏壁峽。峭削衝天。獅象蹲躍者百狀。龍潭激電。天爲之小。投距而過。見天門焉。是爲外龍潭。瀑五丈注之。其上有篆蘚中識李夢陽名。此舊路也。沿北壁捫蘿二里。行奔雷中。忽見一疊。拾級獅子峰之傾嵓。三疊出矣。銀河直瀉。冰霰湔騰。全身雪窨。寒濯其骨。豈復有人間世耶。是可以得開闢之句否。坐金鰲石。許建一亭。因題之日。不容下語。

雁宕

沈括云，祥符間建玉清宮，伐山取材，靈峰靈巖乃見，奇峭惟創，總不出永嘉陳謙一記。嘉定巳巳，遊至絕頂，得所謂雁宕者，前人未之識也。懷素與律公書，貫休有詩，則唐時已開矣。或已開復塞，至宋更開耶。李孝光稱石佛南溪散水崖，終不如大龍湫。忘歸亭與忘歸矣。向曾敘名山諸瀑虛懸入潭，蓋無有勝此者也。從能仁寺五里沿澗，曲折而入，兩峽夾天，至則北東西三面連屏，合拱懸崖，如覆半幄然。剪刀峰一片石，卓起百尺，獨蔽其南。過剪刀峰背，乃見觀不足亭，亭踞危石，在潭之陽。下石磴，臨潭而轉其陰，為忘歸亭。至此覩之，所謂連屏拱幄，與剪刀峰齊。

人立蒼壁之趺，如井窺天。瀑挂其幄之簷，仰而上睨，從空注潭。瀑之四圍，人可迤走，拍掌風起，瀑飛不見，少定復垂，嫋娜變幻，或直霤，或旋烟。秋日正午，射之，球成五色。其注潭之縱橫分合，激波騰沸，聚則墜溪而濺，高散則數十百縷，撕雹而起，雪花成形。潭影正碧，不相亂也。非黃巖石梁倚壁者比矣。寧都集賢巖瀑亦虛懸，然自內視外，又無剪刀，不見潭波，韻不如也。浮山金谷巖內之滴珠巖頗似之，高十餘丈，惜泉源小，雨後壯觀。石如大螺旋而成樓，樓頂破而人從天上傾瓶耳。

天台石梁

陳臥子以書追愚，寓高明文心院，讀山志，盛稱天台之大，而歷雁蕩，以為小。步寺門之圓通洞，乃大鵝卵石而累之。石筍三丈，陰山未離土也。惟石梁奇，斷橋次之，桃源南洞峯頂平平耳。後游雁蕩，參天惟削，月不暇瞬，因歎世之大言，以抹撥物之真奇處，而掠虛雄尊者，皆此類矣。石梁從下方廣橋上觀，縣河二十丈，橫青玉以東之，即雁蕩亦無有，況它山乎。特為貌出。

滑大龍山

滑邑大龍山，有瀑數十丈，泉所注處，下立圩頂，石激為水輪，其徑三丈，亦奇觀也。近聞土人燒鑿其立石，放彼直流，為之叫屈。

桂朔

中國山川之奇，無如桂林陽朔。柳子厚云，發地峭豎，林立四野，

皆似劍鋩。吳武陵陽朔廳壁壯之甚悉。韓退之碧玉簪，殆憶之也。山谷云，桂嶺環城如雁蕩，得之矣。范驂鸞以為平地屹然特立，森列無際，其惟且多如此，誠當為天下第一。愚和稼軒相國云，恨無奇字說青山，更寫長篇，徒作皴皺耳。嘗畫近峰巉洞，便從沙足上層漯遠峰，略取其意，必欲相肖，須呼李成郭熙乃可。

寧都金精諸峰

梅川有金精十二峰，蓋在縣治之北，其山皆石骨，拔地百丈，不沾寸土，大似武夷，但少九曲泛舟耳。峰名十二，其實數百。南北十五里，東西且四十里。林确峚彭樹廬魏丘曾彭諸公，皆家其上，雲中雞犬，峰頂相呼。愚者有記記之，茲圖其槩。

峨眉天門

七重露地此門中。不斷烟雲染大空。矯首諸天憑素柱。浸人雙眼是青葱臺邊偶點蓮花色。昇際常吹井絡風。勞盡鬼工携不去。却將布袋拾鴻濛。此老父峨眉詩也。由峨眉縣至銅鋘殿。且二百里。入夏餘雪。晴日西見雪山。亦其連嶂耳。范仲闇云。其陰通縣度。出松潘。絕壑古洞。幽糾難窺。志亦莫載也。故就天門一詩寫其槩云。

浮渡野同巖

名山巘洞。如金華。七星。書林。將樂。皆行地中以炬進。即齊山之洞不炬而亦下行。惟桐之浮渡山洞最多而連蜷平步。人植門

窻居之所借金谷滴珠之瀑冬乾。三面湖水冬亦放耳。先祖卜築此藏軒以報老父乙丑使蜀囘。笠得同人于野。題野同巘于海嶠前。葢取其面南也。老父曾夢邵子于此種松。故又書行窩焉。先母塋山之北。久許此藏。且作伯時之顧贈云爾。

太姥山

山石欒欒。大至數十百丈。九鯉一線。皆在山顛。山踞海涘。摩霄峰最高。覩日爲快。無雲之曉。先碧後紅。其紅彌天。千里之島如䌫髮然。葢水光蕩漾。映其出沒。故倏忽而成此奇狀也。

釣臺

懸者兩上釣臺拜嚴先生祠。方玄英謝皋羽旁立王焉。兩釣臺峭踞江岸。對面之洲即蘆荻原。如意碎矣。沈仲連彙從來釣臺詩。屬我作圖。慘澹三日。乃揮立幅與之。今欲廣名山冊。縮爲五寸。亦景定詩人之一絲在也。

武夷

削石骨立數十百丈。則陽朔雁蕩金精黃山武夷一類也。獨武夷有九曲溪可以擊櫂。比離江耳。仁智堂負大隱屏。而展緣以當五曲。故爲帳中。重洗仙顏。老父庚申題于雲路。葢譏之也。天游一覽亭。即在仙掌之上。舩板槎枒。不得不請晉工伸手矣。

黃澥

桂次白云黃山總爲一石。植於起堵。分南北海。強名之耳。沈昕

巘施尚白詩稱長邵漆夫。皆有此約。不知夢何時圓。獨聞石筍罔鳳翅松。故略寫其危翔之意。

石鐘山

崇禎庚午。老父同張庯之先生聯句于此。金綠堤刻之。風濤湏洞以崑崙爲殷狀矣。小孤危砥北浪。更爲嘈吰。泰之狼山。與區包山東北風起浪數十丈。雄哉。當以郭忠恕浙潮之法寫之。

釆石

樅陽下金陵。必泊采石。愚仲姊適曹梁父。中頓在此。牛渚月下。與謫仙樓盤桓熟矣。略命大痴。皴起石壁。更爲之淡抹蛾眉。

雨花北望

雨花一望城闕參差塔樹影略江光一帶自左覺天神烈歸欸獨當其北 去且三十里松濤艸色幸不辨耳六朝雲入夕陽殘許用晦虞伯生不須重詠

武功圖坪新瀑

武功山在安吉之交圍八百里朝葛仙者秋必禱焉直上箕峰鶴頂人遂以為上阜愚者同吳山觔屬西崗率衆開圖坪之瀑數十丈不亞黃瀑也其州匡下之黑潭亦有奇瀑以囑謹山故為之圖

九漈

老念廣之木師因擔簦往寓東山石扆走六十里至湖宮所云丹竈雷轟漂紗大小珠簾玉枉石門棋盤響蠍將軍皆溪澗峽石之漈而變狀者也惜不從下沿溪上而從嶺上墮而遊之丹竈者溪石六片里許列孔如星而水漫其上故捌一法以寫之如此

三峽

三峽瞿塘愚少隨老父布帆船六櫓下猶記其影此中嘉陵合涪而下夔巴矗壁險礎古蹟鱗次杜陵諸詩放翁入蜀記皆可想見之因以荆浩然存其意

連雲棧

唐宋類以棧道圖雪自寶雞十五里益門入棧至漢中寧羌州出棧共八百里號連雲棧今車馬在谷中行無棧閣矣人力開闢後過于前豈獨此耶然而峻嶺危坑崎嶇鳥道為客之險萬古不易杜陵所歷猶在眼中孰謂此幅不足休人盤嶺雪棧復藏古寺如此艱難亦未見行人斷絕也噫

洞庭君山

浩然之域杜陵之深何如太白之刻耶愚者嘗作詞曰竟把青天埋在秋風浪裏渺渺愁予斑斑幾點而已

觀潮

赭龕二山所束故錢塘潮頭可觀古稱廣陵曲江如素車白馬今杳然矣錢塘且咲東坡潮又何惟焉不必月推不必脉喻吾且遣趙千里作弄潮兒以消鎮海樓之一晌

吳區

王叔明林泉讀書圖自題曰蓬窻曉對洞庭山七十二峰青似王叔明本錫人別業在夫山故常舉其所見耳縹渺莫釐夾消夏灣樹石村居重寫麗集則太湖之波光不顯故且以包山縣石略藏一角却渲淡筆點湖中諸小峰則蓬窻青玉儼然矣

徑山

雙徑原無奇惟倩房山點子放白雲層層託之故自顯其幽勝情知山有毒龍要不敢作惟來欺吾筆端也

赤壁

顧起元曰。楚赤壁五。漢陽、漢川、黃州、江夏、嘉魚。惟舃林對岸。壘山見崖上赤壁字。此燒曹處也。黃州赤鼻是坡所遊。董宗伯欲以雲間赤壁敵之。圖赤壁者無奈東坡耳。坡又奈其賦何。

武岡洞口

洞口在都梁之西。濱江所出。愚者以丁亥從沅天雷被左苗。轉埼清水郎江。從過洪江。至洞口。兩石峭立如門。飛橋渡之。時館蕭有斐家。與姚以式泛舟作詩。葦緣秋社。易貢題壁。蓋時自稱爲易貢云。

二姑

麻姑雙飛練。似廬山馬尾而短。特以魯公一帖。令人懷舃爪耳。

靈峰石戶。似玉川門。疏源幽邃。則其北谷也。從姑緣此相呼。羅明德十區玉立。附之裂罅。跨橋彷彿虎嘯之頂。猶不信蓬萊水淺。期種桑田耶。因倣黃鶴樵戲作舃爪法長卷寫之。

牒水巖

馮時可云。貴州牒水巖瀑。天下第一。以其濶數丈也。又有天生橋。橫二丈。長二十丈。因以一幅連之。或云兩者未必接壤。愚者曰。太白引壁遺鎬池君。秦人去桃源。爲一事。便留此紙以爲仙都可乎。

點蒼

大理點蒼山。下滙西洱黑水。石關入都。寺塔星列。升菴所記。郎

以爲雞足山。愚雖未得至。然方壺蓬萊。猶傳水淺。冀倖一遊。存此乘雲而觀之。未必不可以謝抵鵲也。

峋峋崖

峋峋崖爲天壽右護。帝京景物略載之。壬午同劉淇雲鞏鴻圖遊。從紅門望長陵而西。迤入峽中。爲得勝口。關城雉堞。樓櫓甚壯。渡溪上嶺十二盤。爲中菴。再十二盤。爲玉皇殿。殿踞一崖之獨出者。嶗嶆壁立。廊檻環之。更登其高頂。遙望諸陵。藏抱疊嶂之下。雲中明樓黃射。斜陽圖此半幅。猶儼然也。蒼蒼茫茫。敕勒何限。銀山也耶。一靈蒲伏。松色尚存。億翁歲旦之歌。碧寧有改。

臥遊册總跋

宗涅陽曰。余眷戀廬衡。契濶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搆茲雲嶺橫墨數尺。嵩華之秀。玄牝之靈。一圖而得之。撫琴命操。眾山皆響。澄懷味像。暢神而已。夫嵩華與玄牝何與。而少文以仁者收智樂乎。流峙相鮮。原無情識。筆墨寫照。寓于別峰。素逝之士。故足以寄其千古一往。而遊焉息焉。亦代錯固然者也。愚者自少好此。老而遺放。忘山忘道。兩折三番。理窟尊幢。未免齗齗角立。不如以烟雲化之。前身餘習。輞川不妨自招。跨屐借還。安道寧拘家數。將謂新硎技進乎。呂梁曰。吾無道也。閒遊可讚。不必窶茲五岳時行。毫端自足。黃摩圍曰。丘壑須胸次有之。筆墨那可得耶。不覺一咲。

跋客生聖教序

画禪室隨筆曰古人摹書用硬黃自運用絹素此卷爲懷仁聖教序眞跡卷首有宋徽宗金書縹字與內景經同一黃素知爲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禖取碑字右軍劇迹咸萃其中非也黃長睿書家董狐亦以書苑爲據恨其不見眞蹟隨人言下轉耳愚者曰安知非集字久熏而自成此小王體乎安知非劉器弼書慶虬托名而行世乎書苑尊其所宗聽人傳而寔之矣斤斤以紛紜何以出辨唐榻宋榻猶纍籬也視斷不斷猶近之比來是處摹泐必依其全者一日惟論書法耳然唐以法勝而風致蘊焉必且日畦逕易循而抑之從事此道卽自曼詞以

爲低昂又安見其不轉于人言乎此本客生得之雲雛者亦鉠五字較斷碑稍腴而神勢道利紙墨色古則傳摹久也

跋褚河南書聖教序碑榻

包嚴介以褚河南聖教序碑見遺云褚書眞本只有此序其同州倅廳事翻刻者不入賞鑑或疑聖教序無別碑愚攷于司直金石目有褚遂良書聖教序碑依明誠之錄也攷唐高永徽四年癸丑冬褚遂良爲右僕射書聖教序勒石至永淳三年壬申懷仁復書此序蓋褚以戊午年去去後武氏正盛疾褚遂更命懷仁書碑懷仁欲勝褚故曰集右軍字耳叔則云褚碑元駱天驤翻泐之世評褚著大節而字如瑤臺嬋娟其在長沙後當不知何如也愚者以虞取俊潔而褚特沉著體方勢穩此碑是其本致其臨蘭亭樂毅論疑汪健朗而有騫翥之勢可想見也泰和清臣皆取資焉

壺華礓礰

天啓丙寅王虛舟師持米仲詔先生画石爲吾祖廷尉公壽峰巒宛轉鬱積蒼秀每從而做之不得其下手處後與吉士往還所見不一壺中九華皴法變化猶東坡之寓意也若馬楨卿竹下石千篇一式披麻亂墨而已鄭千里常言攀頭荷葉解索壁錯家數各殊然貴在生動不拘又不亂也子久橫破處卽是小斧劈雲林削鐵寔出關同而斜疊亦用側筆惟花卉太湖石透

漏玲瓏別是一格其背面陰陽轉側之理豈有二乎豁然通悟無不可者因皴一礓礰戲作篆籀文自圖雪浪刻于常山亦是仇池詩魂曼衍寫照云爾

題九成宮壺中本

書法至歐陽渤海始一整齊之以律觀者如向殿陛正笏垂紳然其丰骨珊珊自具高朗蹁躚之韵米襄陽從此煉力而化之故趙吳興不能似也後人無此浪鞘淬錀之力將以塗鴉貌梼寮便藉口楊凝式唾王著爲書家奴耶南泉依壺山之嵁嵓數十年忽爾千里訪道攜此同遊其意安在愚者爲題壺中本勿輕示人也

書於陵子後

徐文長評於陵子終日天地間嶔崎歷落之致正須牢騷倔強之人出之莒蕨羊棗與八珍九醞同于說口炰炙之餘忽進州藻卿謦吻寒齒而野趣槃發謂人人盡好之不能謂人人必不好之亦不能也愚者曰莊子敘墨翟曰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舉世溫飽而目雷同有一于此嶔崎歷落正以不平乎之亦薑椒苦荼之資也水激風鳴何嘗有意此畸人之意乎。亦可以哭亦可以咲。

書呂覽造閉解閉說後

楊大復曰黑黃白馬同作馬。白馬非白白馬啞逃天棄地入梲孟瓦不問石石不荅瓦無已姑相與為閉解一而不解一也呂覽曰或獻閉于宋元王王令國中解閉兒說弟子解之解其一不解其一造閉者曰彼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更巧于我尹宜子曰止侭別刱一奇專以本不可解者困難人。壓倒天下之一切法。及其悟也竝其本分日用當解者而混縱之辟如始則罪結禍後則艷雉罌矣豈不可歎李端叔所云不得而詰非詰之難。知所詰為難。正為此乎人心無古今。當周末時即有造閉解閉之學術故呂覽引之又況後之熏香吹影。巧護神叢者哉。嗟乎閉而誤然已耳。解而明其可不可是亭中節者也有此鏡在又何能欺。

書閔于馬說後

周原伯不說學閔于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無學不害。不害而無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殖將落衰采曰子弟三病華衣豐食而驕惰不恤。一也不讀經史。惟事嬉遊。二也。身既不學又忌人學三也然且藉達人之快口以荒逞而引才人之偏鋒以寃賢其病益深莫可救藥愚者曰今人藉口絕學寔則不學也。快口偏鋒。何以藉何以引耶多有是說而及其大人。此幾危哉。

書方虛谷序牧潛集後

方萬里序天隱禪師。季父姚勉夫文叔兄雲皆進士。與回同年鄧光薦善。言道晦幾時節因緣牧潛之文章世多重之而惜其不為立政無逸夫性無三教也乞士遇緣寧濟為本。穪穪積積回避不及彼且以電拂拂之相謂弄匙箸客超宗者言下不欺人人自不達耳離情見性貫知心師一門深入煅之於虛空。而噤然同途御風偕行矣豈可以無覌地之炎浸。與無顧王之莽蕩而疑亢營之間乎宗殆。杜龔禮陳陶趙孟倜目為三教夫卽彼之立政無逸也寘權隨寓別路之中。又別路焉世智安能測耶環中老父托孤杖門公因反用發揮午會疊疊如此竟無感者乎哉可惜許。

題清芬閣白描大士像

清芬閣者。愚仲姑也。適姚前甫公。十七而寡。依廷尉太恭人居。愚小子智。壬戌失母。仲姑撫而教之。曾定古今宮閨詩史。因有李龍眠本。朝夕彷彿。嘗畫大士。甲戌遂居晋都。屬求藏本。一日見陳旻昭𡭊。有鏤舜舉列女圖。取鄧曼許穆夫人括母。是蘭葉描。有大德四年金華胡長孺跋。丁雲鵬羅漢衣折。用重筆。以淡墨泊其線路。而細作錦紋于其中。鄭千里亦倣之。盧山石刻大士。筆分輕重。益有妙於筆先者。近且望八。焚香作觀。出示毫端。非尋常可比也。曷能潭丁茁生。曾以石摹其立海之像。推倒洛伽。乘流占步。自非析骨析肉。曷能下此金剛手乎。紉蘭閣者。愚伯姑也。適張鍾陽公山左方伯。城破殉難。亦善白描大士。嗟乎。世止知念捄苦捄難。誰知念捄安捄樂。近年刀兵水火霹靂之下。無不焦爛。生于憂患。到此拜立。誰謝指頭供養也耶。

寫憇寂圖寄益然大師　卽汪扶光

李龍眠爲栖仲遠作松石圖。取杜詩屈鐵交錯回高枝。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東坡目爲憇寂圖。系之以詩。一日晩對隱屏。松雲溪雪。不容人語。因潑墨爲一幅。寄吾益兄。聊當舊期小桃源之憇。

書鶴銘卷埃菴語後

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雲林子以爲陶弘景。以何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得之。蓋宋黃伯思長睿。亦號雲林。邵瘖曰。孫恩反。會稽軍士碎雲門之鼓。鼓中有二鶴飛去。雷門又名五雲門。此東晋末事。瘞鶴銘曰雲門去鼓。正用此。乃以爲右軍書。何哂耶。梁天監十一年爲壬辰。十三年爲甲午。隱居于天監七年東游海岳樓。駐會稽。壬辰甲午正在華陽。蔡君謨曰。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銘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山谷曰。小字無過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愚者曰。所謂楷隸筆者。中鋒也。魯直雖得筆意于鶴銘。卻取楊景度。欲破俗書。將以欹側爲鸞翔耶。忽觀埃公卷。二十年孤處層巘。而傚鶴去之筆。多用章艸八分翹尾之埶。益信古人出鄙之後。閒心隨寓。往往奇勝。而正不書本名。使人疑之。自未可與俗人注解也。

題吳季六乾筆佛像

高麗畫大士。原出于唐尉遲乙僧筆意。今西洋堆染細皴之法。能使顴高眼深。正其不約而同者也。至以乾筆寫生紙。不藉影本。不試朽枝。信手展揮。輕埃鞻積。亦與西畫同其凹凸。此則吳季六。冥得未曾有矣。道子圓光一圈而已。季六嘗作十方長焰四布、、又或染紙地如雪天法。以漸漏白儼然一圓光。籠其首上。奇哉。季六少以舉關力聞。魁梧山立。衣鐵馳馬。千人辟易。而今乃運絲髮之腕。茸毛不亂。又何其收放自由也。然吾見其伸紙也。亦必止觀累日。然後起而成之

書韓忽忽篇陶神釋詩後

韓昌黎忽忽篇曰。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閒人。孫文介曰。人非參澗不足以消其心。億略曰。人惟不勝其情而乃求釋其情。凡言忘情者皆不能忘情之甚者也。李長蘅曰。必極其情之所之窮而反焉。然後可以至于忘。陶靖節神釋形影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遂爲神乎。退之忽忽作歌。將求所謂無生乎。本不借一物一法以自慰者。不可不窮盡而至也。過關矣。此等又何庸迭迭逃逃爲。雪峰曰。單提之則一切不是。然厭惡一切。又成大病。醫經腎主恐。

脾主悲思。肝主怒。肺主憂。心主喜。五志互克。而止是喜懼二者。猶五行止是水火。四時止是寒暑南北耳。知北遊曰。山林歟。皋壤歟。使我欣欣然而樂歟。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然則奈何。以然養生。猶頮弁之詩。張老之禱也。一懼一喜之間。乃所以享其喜懼不及者乎哉。

重潢子暇靈山遽廬圖

朱右司馬改號遽庵。贈愚者以下巘青。因画靈山遙盧圖。筆文而法老。愚者爲篆遽庵一束以酬之。同時賞鑑者。臨桂瞿稼軒年伯。李巻舟給諫。徐巢友煉師。丙戌愚者入大埠猺。一切棄寘。吳鑑在御史處。詎知戊子從沅返粤。而鑑在役以此石見還耶。諸公皆如空中仙。而此石崇覽藥遊行鄣。嗟呼。無非遙盧也。遊肰寐中。不妨寫画。

爲蔭公書卷

嚴滄浪以宗乘論詩。湯君載以宗乘論画。將謂門入非珍而多方誤之乎。將求智過于師而逼觭摙翅乎。將倚此宗原無定法原無肯路。而任其矯亂乎。亦貴夫淡造自得耳。向上一見。永不再見。則所謂無定法正即一切法而各象其安也。彼徒以無肯路恣臆詆訶。竟以無定法廢法。而自便其鹵莽。則㵎媛欺人已耳。然又非可然執枯椿而膠柱鼓瑟。亦不妨于專門精入而旁觸互通。願力大候。何可眛乎。孫位画水。張南本便能画火。道子

寫像。楊惠去而學塑法。開行醫。即是說法。一行衍曆。早已超宗。是則相代相錯。迹且舛矣。其貫之者果何在耶。以元人筆寫朱人法。又蒼又秀。明暗交參。則營丘昭道不見鉤斫之痕。解索梅苔。總是破焦之點。先吟摩詰達夫。而後撫以杜陵義山。能爲昌黎東坡。而散爲香山放翁。於是乎曰詩有別才。画有別致。落落穆穆。消歸可也。鐘無鼓響。鼓無鐘聲。本來證空。鈢盂依位。寂寥非內。寬廓非外。南看北斗。午打三更。箇中到者。代錯于一毫頭。豈闕三重四破哉。借喻取快。亦偶撇其一重一破耳。宗固無所不統。而變變各止其極者也。隨類不二。本泯何言。過關者少。曼語者多。塞壑塡溝。何消氣急。愚者嘗謂天公是第一画手。伏羲

是第一詩人。得毋引孫休之詫否。

跋王晉卿孝行圖卷

李龍眠山莊圖。寫其家廟與其世墓。又書孝經于宅兆之卜亦具焉。謂是孝子之終事耳。王晉卿說寫孝行圖。舉孝經通于神明爲主。故讀誦諫諍。王事靡盬。無非此油然者。古今無間也。晉卿以駙馬好古能詩畫。與二蘇伯時諸公投契。且以諸公黨而遠置瘴徼。後乃還朝。與坡賦舊。其爲人固自有其本矣。終卷以丘壟松楸感亦固在是也。

跋清明上河圖卷

宋翰林張擇端正道善畫宮闕闤闠人物。所至以萬計。清明上河圖。張著以爲神品。至正間楊準得之。武塘盛子昭摹倣之。泰定趙彥徵麟爲之賦。愚者于鞏湧圖處見之。今復于清遠堂見此一本。彷彿無二。但後苑較獵遊太液池略別耳。夫以江南而寫汴京。輓近而憶宣和。王孫芳草。空張羽何嵩遠之咨嗟徘徊也。

書藥王說後

蕭元聲梟埋菴曰。梁武捨身是大舉提。昌黎一表是眞供養。陽明許朱子晚年出家。一菴要送達磨上學。且道具何眼。合此等湯頭耶。劑分寒熱。有時互用。毒藥衰其半而止。倘急尤。反得不泄。誰人感恩。

書評文卷後

張元長曰。近世好詘濟南。如笑子雲以艱深文淺易。不知言于雲者。必其見于雲之爲淺爲易。歷歷可揭示人。而又自能滔滔汨汨。不艱不深。以成一家之言。可以俟後之作者而不惑。然使後世有子雲。猶未必其言之盡是也。今之人何鑿鑿也。嘗覆按其人之文矣。鼓掌盱衡。自喩滿志乎。則未有不爲險句累詞者也。其險句累詞。又何嘗不顯然出於濟南而無所顧忌。猶曰文須獨造。安能爲昔人所嘗爲。今之人何鑿鑿也。王遵巖爲沈青門序曰。君恂恂恭務。風致藹然。其所爲邊關諸詩。意氣激發。不擯于聲律之外。如彈鋏欲邀公子之車。欸戶必得美人之首。攝衣欲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持槃招他人以歃。徐出謾言。又如覕在秦庭。不辭碎首。擊筑燕市。髮上衝冠。使人讀之。憑軾而有擊轂之争。隱几而有按劍之怒。抑又何也。豈其濩落無用。雖託以爲佚。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時時見于此耶。然則裝飾贈詞。以快形容。必不免者。而俳且不揀徐庾矣。愚者曰。史漢大家一路也。而今乃齟齬不過後人歷前人以驅門耳。艸木各有花實。此天地之正也。析理序事。紀物寫情。學識足以達才矣。度量風致。其所醞藉。豈日修詞成章。聽畫墁乎。自晉競玄言而小品艷宗乘。白著而遁者夸。市井亾俚之吻。糞掃六經矣。噫。徒讓畫鬼者諆詒乎哉。

跋南泉所藏銅海書帖

崇禎庚辰。先中丞以忤楚相逮理。銅海先生拜杖。同在西庫。衍易象正。小子得侍。時見揮灑。文不加點。偶請象正洞璣之旨。疑尚書不合易策之故。以虛舟子圖質難。先生甓然揮之。別書寒松問。少年幅當時謏謏浮氣作飲。知先生之敎渙矣。忽移北司。所衍二十四圖。亂播在地。先中丞收之。皆手書宋體。鐵畫森嚴。河南伯卽此是學。况在憂患。跬步不失。學者能容易至此哉。牧仲親炙最先。珍藏一冊。且數十年。携之出遊。示我噴雪。庚辰癸未諸詩。并行間艸。寄示楷筆。或取鍾王歐虞。而時出之。隨意瀟洒。要亦無常師。骨峭神淵。是其心影耳。一夜月明。三家雷火千

春筆冢。四壁蝸涎。墓廬對榻。嶰谷笙簫。天地近玩。惟時時磨礪。是所望親。親者末一扎。知世必亂。叮嚀志事。凡人生病痛。皆不在博約分途。儒墨互非。只是割不得利祿二字。割得卽高車駟馬。與蝨孔舟旋。讀至此處。誰不愯然嗟乎。安得長此羨牆而苟揄以湔血爲解。實惕日耳。牧仲易史。雪纂三尺。天下誰知此者。立誠居業。寓藝轉風。矢此一報。自遇其人。奎占無光。受命如響。集於斗極。深藏遠待。安得不珍重乎。

書蘆棨合艸後

㢛之本師世居蘆中。其門人鍔出世托孤。自稱藥地。甲辰師來青原。丁未鍔詣莆田。親拜客窩之廬。遊覽九漈。盤桓黃石。其一時隨寓之語。酬唱之句。客窩記室。輯而存之。吾師旣衍臨別薪火之旨。因彙一編。題曰蘆藥合艸。亦以三十年之白髮師生。留此一會。非偶然也。昔歐陽公作山中樂。送惠勤。勤謂子瞻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岳而跨滄溟也。子瞻在潁。嘗挑詩曰。玆師須是老門生。今鍔不敢比子瞻。亦不敢言挑。而吾師金石之音滿天地。不遠千里。命小子書之長箋。以留其家。乘雲馭風。且托以寫山中之樂。惠勤所云。豈復讓古人哉。是年爲庚戌。藥地六十。聖域祖關之中。新建別峰。遂議此而歎曰。天寓于人。人寓于世。世寓于事。事寓于時。隨寓冥心。豈有迹可避耶。山水筆墨皆薪也。皆火之所以傳也。後之覽者。翛然別峰。以不借借。山中之樂。眞千古之樂矣。

跋直之弟所臨顏帖

中履携吾弟直之臨魯公一幅。蓋其三十歲病中所書。神情蕭然。饒有逸興。亦不拘拘以三折撥鐙而膠致者也。吾嘗謂法以忘法而神。竊蓋一切法。乃無一法可得。此鄭杓所謂大成也。臨者之意。亦在此乎。坐位屋漏痕。天然尊貴矣。詎以多寶塔爲田舍翁耶。吾弟少負豪儁。其才不羈。遭時翫髀。三十而殀。有時術堂稿。其孤中發集而藏之。筆跡爲當時所賞。今亦稀少。忽然見此。人琹俱亾。藉之以存。因命工雙鉤過朱。泐諸石。噫。屋漏痕豈徒以書法譊譊哉。浮廬愚者智識于青原之歸雲閣

跋渡海羅漢卷

劉後村跋王摩詰渡水羅漢曰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鼉黿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于岸雖目視雲外孤鶴然服衣在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渡緩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常以蘆渡杯渡爲神哉吳州盧題曰傀奇磥砢近狡獪雖未太乘亦機警誰能領取象外意觀者空疑燈下影慈尊長惆衆生痴直到如今痴不醒愚者曰在此海中休石援杖機固不得不警也矣谿然燈影蘆一龍也杯一黿也誰知醒處更生神癡也耶方外閒人灑一滴水破一微塵

無非捏碎蘇彌踏翻娑竭將謂意生身與十刧觀樹差殊何在波瀾回互即以固然而泛泛然苟未窮過偃岳乾海者其能信乎六箭老年精此不二偶以李龍眠過海墨本放而演之不加諸色信筆有神然須問画此者題跋者意生何處燈下之影伊可惆也又況迹迹屑屑乎唐王宋李與本乎哉不如以大癡放筆爲樂

跋五乳遺筆

一切法無我得成于忍入門之藥多方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究竟寓諸無竟畢矣書法殊古世不貴此而以其腊袍嗟乎不斷監警澹然以老無不乾矣況資丹頌耶愚駭神錢格惟一笑

爲俗民書竹卷後

鄭所南推篷竹卷自題云清風清曉𩙪吹過露出青青一簇天恰似推蓬偷看見溪林半抹古蒼烟至元五年靜山周壽孫跋曰鄭翁先考益友画蘭竹求則不與不求或與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耶陳昱題曰我坐小船中竹自在沙沚靜觀不推篷固已識全體此君徹上徹下矣相逢無言只彈指春山車馬東風前荒渎一脉秋花天百年揮筆誰別傳欲另此君吾亦顯由此觀之億翁披緇承天殆于別傳一場出沒者乎須見俗民画竹書以與之青青一簇彈指問直爪透矣小船推蓬且以抹悶

書綽山卷後

金粟道人顧仲瑛置壽藏曰金粟冢而與知已遊燕倪原道爲做龍眠袈圖匡廬于立作序米珪爲小篆書之地名綽山愚者曰司空圖傳奕早有此風才人遣放以出意抄此題目故自不俗若必曰如此乃是一生死一流人則反俗矣愚者嘗有語曰生時生灑巾哭墨雙眼青死將死荷鍤行殯不作鬼生死本來一莊子不消開一尺竿頭進步王右軍欣然有感于斯文

書王日休坐脫卷後

周益公曰龍眠虛中坐脫有作而無爲不在此時也倪文節曰有餘則戀不足則憾了此者誰劉道原比于客寓一毫不携始了其故乎愚者曰隔日瘧狂留作呼桓九峰忌口寧食馬肝

書小愚卷

米元章云大字如小字。小字如大字。以勢爲主。乃規摹古帖後。遇錢穆父訶。而自出機軸者。華亭宗伯謂奮翕險絕勢奇反正。平淡天眞顏行第一。自於八還悟入。然曰余解此意。筆不與意隨也。頑仙廬則自出峻峭一路。孟津宗伯則又笑之往往濃墨淋漓。骨力纍錢。而宗圓順者。又復抑之。愚者曰。必臨古帖。乃不墮惡道。光與古人爲一。乃能別變。筆泯於法。腕忘其心。始享方圓同時耳。人本不能徤整而騈語刓順。祗屬奧穉。不能牽展而但言縮歛。祗屬局促。欲得陗拔。卽側戾剔踣。不中虛和之度。欲得險絕。卽蚍糾鬼攫。不入高朗之格。莊則太痴。散則太漫。大約人各就其所近。各自取一法。而又巧爲之說。奪人以自爲地耳。鄭子經所云盈虛消長之理。雄奇雅逸之觀。寔是寓形上下而備焉者。漢晉唐宋無異也。縱橫出入。屈伸剛柔。人不能自盡其才。自得其法。而委於不學之性。寧惟書法乎哉。且看池水黑否。

因二貞一篇跋

心之精覩已疎物。心之神。用外爲內。精無人。水內景。神無我。火外景。學問[illegible]能以享其性。皆性之所爲也。用光得薪。薪盡火傳。尚紛縠耶。[illegible]發藥。以[illegible]治生。來處騰凝。惟惟了之。剔心于識。猶之尊徼于危。神不可知。在可知中。理泯于事。究混不得。故曰天無先後。中有條理。賾不惡。動不亂。豈求無爲於恍惚哉。

浮山此藏軒別卷之二

浮廬愚者隨筆

題大士垂一足像

三十二應。不起于座。試問大地平沉。誰許汝坐。無端添出一足。伸不得。縮不得。作麼生過。大士曰錯。

胷心大士

楊枝不見根。四時春風雨。請問大師今日向何方去。白衣無縫裁乾坤。不知不覺露出胷心一句。

爲石筆老宿題覆頂大士像

莫將兩條髮繫縛虗空。且用一幅而包天蓋地。若遇着石筆來。捏住鼻孔。不知者老漢何處出氣。

姑山定菴請題

白衣丹抹艸蒲團袖手。不作如是觀。只恁麼蒙頭縮腳。也大無端。踢倒淨瓶去。雙瀑飛噴吼。半邊鼻孔有甚氣息。除晴倏忽蒼崖寒。到此者。再看看。

花冠古像

乾㵎推山。虗空壁立。古鏡花冠。滿身黑漆。顛倒兩手。按天過日。且道者胷間掛劍一場紅。是誰點的。

墨刻[illegible]

墨中白路衣線[illegible]乞。一塊石頭。萬[illegible]生花。末後圓光。是個甚麼。相傳至今見者。莫不隨聲喚作大士。愚者曰差。便有人喝曰切忌隨聲喚作大士。愚者曰差

露頂雙鬟垂手像

月伸廿露掌。卻用春風枝。放出青螺頂。又作雙鬟垂。且咲耆婆全跳脫。持此欲何爲。正爲含與世人咲。不妨平地生支離。

爲藥雲題

大地平鋪作草藁。卓立金山又推倒。從來夸口甘露餅。此回袖手無處討。奉送藥雲歸鄉。大展三拜特東方自曉。

爲栁齋題大士

蹙鼻貶眼。屏眉遮面。十八變中。是那一變。可笑頭插瓶心栁一枝。踏倒膝下葉千片。我今推他起去。不知世上人又向何處相見。

爲懶生題大士像

蒙頭抱膝何爲。爭奈蒲團有眼。且問楊栁瓶何故插在背後。曰懶。

瓔珞像

艸漫漫地隨方踏。莫是一個大花押。且須放下胸中瓔珞珠。自能轉此一百八。將謂是觀自在菩薩麼。軋。

金蓮山請題

紙衣若問不借借。兩眼向下。不荅者話。翠竹桃花笑有聲。東風

托出當空掛。

彌勒如來贊

雲頭墮在街頭掛。一幅包此人間大樓閑閣閑指尖開撞倒背後拍一下。滿布袋是甚京西百雜碎無人着價待問他時有理難伸但消得一個嗄嗄。

別路杖影

此何人。支離其身偏出門衙四面風蒙葛巾。手弄七尺揮浮雲頂踵何股古圓輪。九萬里只一步三藍逆踢作塵藥籠嘗毒。自吐自吞聊且大咲空累兒孫有八問之徒見嗔世出世間皆不聞。

文題小像

坐此何爲。疋皮雖大未免支離。左接苡繩縛小鬼。右抛拄杖摧須彌拂袖去也是誰得知。

遊山像

自來自往。一葉指掌。渾身蒼蒼日出肩上。踏碎青天。衆山自響何不歸歟。問擁腫杖。

題畫冊後小影

奇不奇。痴不痴。大地無寸土。曳杖何所之。坐久恐成勞。牆壁羞管窺。遊戲遠登臨。老病路險巇。不如一筆掃落五岳十洲之烟雲剪紙嗔起狂風吹。究竟此意不可解。裝而弄成千古疑噫。

題倣古冊後

氣韻生動得天爲多。然天自蘊一切法。流峙動植。一縱一衡。莫非天之法也。學先資于古人。能徵古人處。卻自見其天矣。久之而心手與之爲一。古人一我也。天一我也。造化在乎手。宜僚之丸。郢匠之斲。開花許可言說耶。當其事此。獅子搏兔。必用全力。未可以苟而冒之。塗殤者自謂張顛劍器。不踢而仰空管箭。且夸吾法端落處。定中秋毫。譏讓何異洪谷子曰。道玄山水有筆。項容有墨。吾其兼之。夫手容之謂積翠之埃。蒼乾之入有無烘潤之藏。烘染。惟成乃化。頓在漸中。正如甌冶之燒淬。夕累之乘除。固未有不兼者。僕何可以自欺乎。噫嘻。摩詰餘習未忘。

蕭貫止以自娛隨場遣放已耳。又何讓讓。然讓讓亦遣放也。況自有同心木石不放過者在。

題枯筆山樓

乘六寄我白門小筆。渾灑既久。聽其所至。遂成此種古秀蕭散之致。因歎山水造命。寄之退處中。北窗南山。西崑東坡。盡爲此樓四面供張別一天地。假使李成董源。責以撥行。則又有淵明請恕醉人之例。

卷幔看泉圖

透過三番山水之後。一任飛流恠石。終日爵爭。樓上披帷人。全享二樂。不作二見也。觧索披麻。早已自信。必日得之夫山黃鶴

耶。

枯樹圖

盡爲榮枯久矣。誰知冬煉三時耶。匹木咲曰。我正開萬古之花。有人見賞否。法者時也。道者歲也。寒忍而後溫發。從來代錯。多少人被幾條閒名相換卻眼睛了也。遍大地總是文章。供我揮灑。而猶以秦漢韓歐齟齬角爭耶。蘧窓靜對。適而已。亦不可自以爲高。

騎驢過橋圖

石若冬雪。樹若春雨。人都猜作灞橋驢背。我便道是天台騎虎驪黃九方。且請削壘易駁牸牛。不妨弄瓷。方且遊戲大羅天外。卻來墖墶堆頭撒土。也是禿筆作祟不覺舌爲之吐。是誰面壁九年。來此敲空下語。愚者放筆曰。聊讓此人一日。餘者不敢相詐。

偃松芝石圖

一松如文殊在蘇摩城上垂手。一芝似長慶坐蒲團上卷簾。腳下石頭。大者大小者小。齊來祝讚一毫尖。

題三咲圖

浩瞻東坡。固是隨口詮聊。于充蠟崖辨難。亦屬綴旒。愚者曰何溪不虎。何咲不三。各人就地寫其致耳。如猶疑此。不能散場。且過橋去。

題橡芙洲岸圖

槁木之枝若蜩翼。無花無葉抽荊棘。湘南柱浙山藏匿。農屋漁舟不可得。壁上觀者以爲空中五色。愚者咲曰。祇是白上黑。

縣厓松標圖

披麻削鐵。不過是石。亂插針吾知爲松。單介守多應是標。或問莊子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又將何見。愚者授記曰。包管斧斤不到。汝汝且面壁。

題畫寄俞部

俞部竹關相見。忽忽二十年。項得書云。蟬寫壁上。正望青原老人半幅不得。一日臨窓無事。天氣乾蒼。敗筆又渴。遂成此種雲樹。不知摩詰巨然當時曾夢到否。因起歎曰。山以灰堆成解脫。雲從紙背獻兜羅。

又題

三文錢買雜毛筆。遂能別造山川。與百金買不龜手之藥。遂以封。有同別否。槎椏數枝。荊州一亭。亦具濯纓之樂。御無乎鼻之憂。因以輞川前身爲洴澼洸。戒祖後身記起然。臺嗔作竿頭。是誰解咲。放下筆。出溪邊林鳥來歸。又過一日了也。

題靈壽木

偶從溆青峽得之。似薑似蕉似竹。通身棘張。三冬不變。固知是靈壽木也。因圖之以待識者。

爲剛臣題

陳公弼家柏石纏根。黄山谷手抉馬砍陣。忽然引此。又似指東話西。要須識過木石者。與之寫。向中磊落耳。剛臣居士蘭臺中且作壁觀。豈無一人來買此方者乎。

乾點

米襄陽高房山。流傳巨然點。下曾知秖是烟垢藏身也耶。若問閣上人。自然不答。

遠峰入樓圖

忽然吟日。我與小樓俱是畫。觸着一點。別有一場快活。亦不徒在烟雲也。

山肩小閣圖

巨源日登高臨下。自然洨遠。如此閣上。灌莽當前。幸得白雲間之。然則窗中人。亦是背負蒼蒼而下視者乎。愚者日暗享此福知未必知。

崖下放舟圖

樹似富春之釣。船似圯橋之履。將謂巨狩而貧軨諷叩椎而渡山海。循以上下判天淵耶。臨公遠寄素縑。画者題者。料踔何涉且面壁着。

埃皴觀瀑圖

狠毫禿渴。何以寫來烟潤耶。本自不染而隨一毫頭以現身。試問墨池。墨池不容聲也。瀑布不離青山走。參取過橋携杖人。

烟柳圖

江干烟柳。特立一樓。卷幔杳然。何無春興。忽歌天下傷心處。靑道如此唐哭。必有故矣。杜陵故園。愁中盡生。誰餉空餅。又驚此曲。

又柳亭

風流可愛。漫說張緒當年。樂府横吹。莫問新鋪誰綠。郵亭如故不見去來。惟許閑人。免傷春意。

爲硯隣作

削鐵師開同蟹鉗師浩然。猶是牝牡驪黄相馬耳。別有蕭條難寫之致。隨□露一毫頭。因作洛下聲曰。不亦說乎。

題雙松

其根抱石。□針刺天。無端幻出影儼然。盡道歲寒雷山川。忽聽風濤過耳曰。誰信此筆在天地先。不妨白紙日生雲烟。若有人問抄染中如何得解脫法耶。袖手不傳。

題画

米襄陽老來伏口。烟雲共養。王安道老來自首。熟處難忘。愚者曰猶是別峰描邈。畢竟如何一句相償。禿筆笑曰。却不可求。從吾所好。

雪中騎驢圖

古今吟擔子。盡在此驢背上矣。誰經盤嶺過寒關。且看半路青帘影。

懸崖遠覽圖

一覽江光自爾超曠。若曰列子被伯昏所追。吾不肯受也。因咏日無事自高興。歸帆但信風。

扁舟洞口圖

古有伐木興。道以遊山者。何如漾舟入洞口耶。雖然。邂逅之奇。遊潘之逸。尚可頡頏。子美望岳。自是愛惜退之眼淚耳。

松石圖

河陽新婦子。臨濟小厮兒。化作松與石。鑑湖重配之。

題蕭尺木畫

以乾筆枯絲寫吳裝人物。故是尺木奇致。忽見所刻離騷九歌圖。李昭道趙伯駒。皆其衙官矣。以畝章屌水滸籍沙蓬杳寫磊由。爲何如耶。人無大心。難脫瑣瑣。人無細心。一事不成矣。蓬索轉關。其中節奏。不差絫黍。詎曰一撥剌聲。便以豪放名乎。

題望子閣帖

此泉州馬蹏本。泐痕儼然。近日多裹一公翻本。無此泐痕也。可喜者適存右軍大令父子數卷。淡心此道者。豈復爲唐皇米顚抑揚所齟齬耶。鐘溪望子。千里出遊。携此不舍。意在緊表。外人那得知。何局局較泐痕爲。

跋畫石卷

黑又白。圓又方。乾又溼。柔又剛。茸然毛。截然光。其枯若朽。其腴若肪。其落筆也次第秩然。有先後而適還其無先後。其成品也倫脊翕然。分中旁而實未嘗有中旁。將謂變化如幻。解脫三昧。卻又乎尹𤓰理。條達成章。以爲輪囷渾噩。椎樸自然。卻又造化在手。裁成陰陽。止乎不得不止。行乎不得不行。官與神不須臾離。手與筆本自相忘。確乎宙輪宇矩。歷萬刦不會移易。儼然析骨毀形。盡一生用其短長。何乃以一毫淡水。遂能破五色玄黃。永不落生欸得喪。卻讓其指點徜徉。因悟立象盡意者。遊戲物表。果然別峯藏身者。隨類逢場。或問浮廬愚者。畢竟是何意耶。信手舒卷。起而咲曰。偶爾偶爾。莫惟郎當。

題蒼㟝粗豪幅

或看翡翠蘭茗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故有時如儲光羲幽肷閒門。亦有時如韓退之盤硬雷硠。何必避鐵綽板而豔杏子衫乎。猶守一家。啞黙皮毛。且上此松。看駕浪去。

題韶秀蕭散幅

既掣鯨魚碧海中。仍看翡翠蘭茗上。業已櫓激瞿塘。自爾帆吞雲夢。九子皖公餐秀色。六橋烟柳醉春風。東坡以玉環消杜陵之瘦硬。致光以香奩消池底之悲涼。下筆之先。無二致也。只是吳興小兒。莫強解事。陽五伴侶。不得效顰。

題方解石

是誰割切方壺。來供荆關削鐵。鑿翠鏟疊。或能過杜陵之九折。崩谿崖垠。何乃畏昌黎之嶄截。隨聲附和作飛凫。早被此石咲不徹。

玲瓏石

是誰琢受吳區波。泰山穿霤為我磨。手摘大千還老圖。藕絲孔咲巖穴竅。近來名園假山倣大痴。花卉玲瓏棄置之。山水家見汝皆攢眉。吾謂雅俗各有宜。世間好奇不知奇。多半為文人指點之所移惑。

潑墨疊崖

黑山鬼斧真怕汝。白衣蒼狗同什伍。玄圭沉玉堆卦書。千年之墜出黃土。強為泥池撑肩臂。頗咲鳥鲰妄吞吐。將謂開簾放烟與潑墨有同別耶。守黑老子曰可惜許。

雄踞石

艸中誤認將軍虎。山上曾為道士羊。此唐人王感化詩。拔得水犀頭上角。變成嬰鵡夢中螺。乃吾友汪子白句。忽然感憶。附記於此。

列指石

九華可望不可登。三山立海遊不能。莫咲空拳廷秦漢。皇帝自娛加此名。窟崖突兀發奇夢。卓筆刺天天可升。我謂漆園龍門多画出世人碌碎信不曾。且莫驚。何不看韓昌黎自題赤螭藤。且放平。何不看陶元亮細揣山海經。

題黑石芝

誰獻水蒼玉。莫是山海礪。黑墳蒸成菌。雷雨何神速。還有種識無條達天然尺。可謝北方帝。安置愚公谷。

穿漏石

輪囷不必入櫟社。磥砢不必附崑岡。以為守黑。御條理而白章。以為砥礪。乃淡然如水蒼。自非鑿空。長居艸堂。

擬雪浪石

高浪驚天輸不盡。項刻青黃浮濰蚤。韓修武以之論文章。蘇和

仲買作佽池頂。甘露莊一拜難換。玉蠑蜍滴淚不肯。亦曰惟心所造。何以得忍也耶。波浪天下咲必至矣。

鬼面皴

龔聖予以画馬名。而又自題墨鬼曰。未有不善真書而能作艸者。竟謂墨鬼為戲筆。是大不然。然則画馬其真書乎。恐仍屬牝牡驪黃之見也。且看此石是幾十年。乃可信手為之耶。即曰馬也鬼也石也。皆戲墨也。吾又何辭。

回字皴石

地出雲雷堆綖餅。蒙倛方相領毛乍。聖予画鬼當艸書。東方曼倩何勞傌。寧歌少陵鏟疊嶂。勿引熊渠夜删射。若遇醉僧踞地

楞寮題定悟紙衣不借借。

題石寄玉田

是誰析得崑崙骨，洗濯江湖雲出沒。昆明歷刦蕾蒼浪，漫說天根標月窟。寄與玉田懸高堂，磊磊落落生毫光。墨池別路足揮酒，信得青山白石披肝腸。

累圓石

聖人師萬物，毫毛有脊倫。方圓本同時，砂礫皆金珍。鐵鋒尖起甄陶鑪，崑崙背上牛毛菽。削鐵劈斧諸家到此莫惟，今日是金粟如來大轉法輪。

鴞爪石

仰胴石屋齊臨池，翠茸鴞絺青玉肌。爪甲稜角鈎人衣，吾嘗玩之不能携歸，想成綠火盤雲飛。寒邓瘦島其逦肥，觀者毋惟人雕鎪。

羣峰小屏

黃海雁宕與武夷，未若桂栫陽朔奇。髣鬌劍鋩碧玉簪，平坡萬笏穿清灘。當時虞山命我寫其狀，李成郭熙搖手辭。愚者拔出鴻濛骨，幾年刱作珊瑚枝。蹙縮蓬萊供盆几，傾湫倒岳太兒戲。噫嘻，果何為䒽腸拄肚休䋎碑，駢指會蕞與支離。

題石寄黎愧曾居士

陳後山云：岱宗小天下，惟以石自奉。楊誠齋寫石人篇，周益公許其倒三峽掃千軍。東坡曰：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澥。衆耳禪師提鼓舉揚之，杖人銘：性本不動乎。尹旁達黑白方圓，同時周匝。今愚者寫此於諸公，還有過焉遺焉否耶。且寄我愧曾居士，日晚對點頭，不妨惟供。

文孝貞述兩先生遺帖後跋

前幅為先祖廷尉公泰昌庚申寄長溪諸條，後幅亦廷尉公霧澤軒敬業之訓先父中丞公晚徑書與吾弟者，藏在鹿湖蒽通，復發篋出之。浮渡之孤臣智讀而歎曰：竭致闇修，隨分一寔，敬遜時敏，沉火于薪，此日用飲食之灌灌也。廷尉公書法近過庭，中丞公筆勢似大令。手澤所存，見者感發，而況其子孫乎。不幸

降喪哀侗，卒荒風木，遺音一夜，且五起矣。因鈎上石，以付四男子，立于此藏軒面山之壁。

書桃源卷後

淵明桃源記，其無何有之大樹乎，其毘目仙人握手之故處乎。坡云：記言先世避秦亂，此則漁人所見，是其子孫，贅矣。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支矣。南陽菊木，青城杞根，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化為爭奪之場矣。仇池九十九泉，仍作望梅止渴之藥可耳。公安似乎知之，然好以花事擅人艷情，得無誤執桃源縱盜耶。晚乃悔之，歸于平約。嗟嗟，今之以無何大樹毘目故處為爭奪之奇徑者，淵明能不縐眉。

方竹杖銘

乘五雲出空谷可以環天下而藏軫轂。

又

動罔不宜在坤之師。

又

登高臨深惟汝不慄環中四顧惟汝藏密。

又

左之右之惟爾卓立四面風來吹不入。

又

莫笑削圓行地而天。

又

還四顧吾天地在手。

又

雷風恒著一止時止時行惟直可以縱橫。

又

四不環二何七日參前立不改。

又

恒立不易扶老勿恃。

又

方圓同時惟爾中節握手乘雲周流無轍。

猛筞竹杖銘

空心者實還頭而直在山水間善遊以息。

竹根筒銘

雲雷笈毫端立。

筆筒銘

參天遊息且立研北。

班竹根筆斗

舞林一斗直立斯受以風霜斑逢擊節手。

臃木筆筩

擁臃如此又空乃腹且教人直立其中亦享樵株之福。

班竹詩筒銘

有筍無心寄共知貴。

又

餉空有句點點霜露。

又

信汝彬彬寄懷故人。

又

且見一斑褁中往還。

又

漏痕不欺往回自知。

又

雲山幾點墨天地一笛筒。

又

風霜班班寓此閒閒。

又

汗青以報握手一笑。

概株筆筒

斲筍爲容無心而藏鋒。

又

裁此輪囷廢而中選讓直立者藏身弄眼。

竹根殼旋銘

方圓同際日許規輪光天中地節取時因。

又

山空美圓理根有節環中見天是神手得。

旋銘

命地承天古輪知始定位恒圓主賓時此。

又

在未有先將何爲問界地剖天常歌時定。

又

片雲立日輪空指掌見門入室眞風始賞。

竹根盤銘

剖雷九奉一拱。

又

節錯根盤以承則安。

大理石盤銘

惟平素可以栽其孚尹無內外。

竹根鉢銘

通身金粟不啻一粒米而無不足。

梡嶡

出土雷文安哉以熏。

枅木案銘

不必其爲梡嶡不必其爲洞案何以報之雖濵奔而居玩斲留致此無羨無畔聊承爐以上歆不覺嗒然而歎。

枅板銘

交讓之木裁版胖合可以爲蓋可以爲夾雖置一方而用也周匣藏書時展問則不荅。

戒尺銘

第一作得主不被物轉知其用處可以舒卷。

又

維直以方風吹不動周圓合宜隨時應用。

又

可按可切，常裕而不設，大巧若拙，用過無數。

又

得此而用，自畀吾信其直。

赤心文木戒尺銘

赤心結實，裁之斐然，過此正定，當我案前。

荔枝瓢銘

瓠落誰剖，常掛樹否，卷曲信天，且伸一手。

木如意銘

非蛇非龍，不求先容。

又

紫芝不朽，天地在手。

圖章銘

大圜內，伏羲說印，方塡同而別。介如石，方寸鐵，安名字。裕不設

象秩秩，手切切，無首尾，隨巧拙，赤日光，露霜雪，當其初，歷然墨。

寶藏虛，泯白黑，問何人，卦之德，此藏軒，兩閒塞，琢磨畢，平四克。

善藏刀，養其直，將屈伸，恒自得，傳古今，識之默。

今升紅黃圜帶硯銘

□流在中而周，四維不一不二，判此者誰

硯銘

信古下，推天地，臨之毫，不可欺。

又

君之不動，古今奉重。

又

善耕此田，臨池如淵。

又

鉢以爲硯，賴汝鎭。

又

煉欲何補，一窗雷雨，淬天地于此池，亭山中之太古。

又

荀況賦鍼，言其先引而功成，不見也。賦蠶，言其舍身利世也。賦

雲，何爲乎。愚者曰：筆先引而功成，不見也，墨舍身利世者也，硯

何爲乎。此可以悟三不離，而處閒用物者之超乎動靜矣。雖然

讀天地之書者，方能享此。徒爾閒中消日耶，彼不答而熟視。

又

閒無事而有事，青相視。

又

遇方寸鐵，裁成水泉，天山誰識，青花且作龍蛇斷碣。

又

研之不已，我心乃洗，其介如此。

浮山別集跋

方小愚一日示余以浮山別集余受而讀之卒業憬然曰大矣哉老人盡性之書也世言禪悅通脫可喜於是蔑經毀教屏置一切類爲不可測其於世也擿埴索塗冥行焉已矣號稱聞道高譚宣渺趣簡便而苦賾隱片言證聖宮牆自峻執燭揣籥遞相爲勝噫孰是無我而備物者乎孰是範圍曲成而不過不遺者乎老人承四世之易淬血焦鼎極深研幾不憚垢衣蓬首假別路而會通之翾中彪外游戲遺放故其矢口肆筆隨物賦形皆能究晰天人綜心變化若燭星日而滌江漢豈猶夫廣川之藻長睿之博南宮之韻坡公之筆舌詡詡哉後之讀是編者卽

一點一畫銷歸自性恍然寂歷同符理事雙泯之旨則於老人之旨思過半矣若徒侈樓堞人物市邑車馬繁富綺麗之狀就躭蜃影是豈爲識海之源者哉青原學人劉砥拜跋